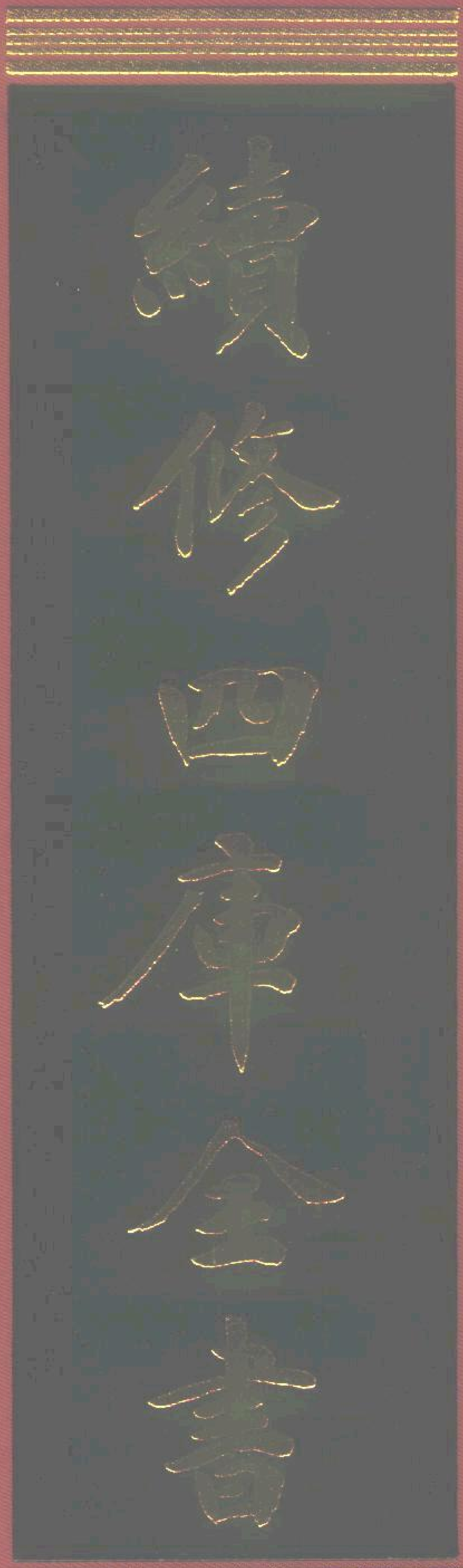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三九・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卷一百二十四至卷一百八十四）〔明〕嚴　衍撰……

E280/09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明

宋紀六 起元嘉十九年盡二十三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壬午 元嘉十九年 魏拓跋燾太平眞君三年 春正月甲申魏主燾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籙也脩志曰道士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錄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謙之又奏作靜輪宮水經註靜輪宮在道壇東北道壇在平城東灤水之左 必令其高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

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爲仞之高爲功差易魏主不從 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奔且末且末故國在鄯善西 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人據敦煌繕修城府安集故民寶高之孫也 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爲柔然所逼擁眾西趨高昌欲移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 魯陽王匡平元年契與李寶同奔伊吾 契弟和收餘眾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昌白力二城 李延壽曰高昌交河田地高宿白刃鑽鼓等餘不具載白力當作白刃 遣使請降於魏 甲戌上以疾愈大

赦 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辨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翟石宏祖守蘭皋 元豐九域志階州將利縣有蘭皋鎮按五代志將利縣後魏武興郡之石門縣也蘭子蓋日武興西北有蘭皋戍去仇池二百里 使其子無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爲後繼方明與宏祖戰於濁水濁水城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關道元曰濁水即白水也武街城故下辨縣治 大破之斬宏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係熾初難當以其子虎爲益州刺史守陰平閬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辨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爲楊元後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爲雍州刺史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 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沒後恐丙胡傳崇之沒在明年二月即真道傳誤丙寅魏主燾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州稱爲楊難當報仇 甲戌晦日有食之 唐契之攻闞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辭柔然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儁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考異曰宋統曰留在六月傳在九月末今從傳 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羅爲晉王翰爲秦王譚爲燕王建爲楚王余爲吳王 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十二月辛巳魏襲城孝王盧魯元

卒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魏主燾之爲太子也魯元給侍東宮恭勤盡節魏主甚親愛之及卽位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善由是公卿咸親附之

丙申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闕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益種松柏六百株　李寶遣其弟懷達子承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爲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　雍州刺史晉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議蠻皆備發經號哭追送

玉河口未幾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甚衆蠻大震慶之撫以恩信降附者萬餘人　魏主燾使侍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粲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係庇沮渠氏而欺誤國賜順死

癸亥元嘉二十年魏拓跋燾太平眞君四年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奚之等敗沒魏軍進至干羅將軍彊元明等敗死二月初崇之與魏戰於淵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苑入紫宮須臾有細流星或五或三相續又有一大流星從紫宮出入北斗魁須臾又一大流星出貫索中經天市垣諸流星並向北行至曉不可勝數　丙午魏主燾如恆山之陽三月庚申還宗城　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魏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

魏主燾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略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苻達等皆關氏官屬也○脩青尾　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人安軍古葭萌地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云拓跋燾聞兵起遣追擊斬齊周睹白崖使後魏柯胤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符昭哭龍等帥氣助文德斬龍擒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　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宋書在三月今從魏書在四月今從之　甲午立皇子誕爲廣陵王　丁酉魏大赦　己亥魏主燾如陰山　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奚之等敗沒魏軍進至干羅將軍彊元明等敗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淵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苑入紫宮須臾有細流星或五或三相續又有一大流星從紫宮出入北斗魁須臾又一大流星出貫索中經天市垣諸流星並向北行至曉不可勝數　丙午魏主燾如恆山之陽三月庚申還宗城　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魏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

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燾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略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苻達等皆關氏官屬也○脩青尾　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人安軍古葭萌地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云拓跋燾聞兵起遣追擊斬齊周睹白崖使後魏柯胤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符昭哭龍等帥氣助文德斬龍擒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　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宋書在三月今從魏書在四月今從之　甲午立皇子誕爲廣陵王　丁酉魏大赦　己亥魏主燾如陰山　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奚之等敗沒魏軍進至干羅將軍彊元明等敗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淵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苑入紫宮須臾有細流星或五或三相續又有一大流星從紫宮出入北斗魁須臾又一大流星出貫索中經天市垣諸流星並向北行至曉不可勝數　丙午魏主燾如恆山之陽三月庚申還宗城　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魏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

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燾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略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苻達等皆關氏官屬也○脩青尾　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人安軍古葭萌地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云拓跋燾聞兵起遣追擊斬齊周睹白崖使後魏柯胤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符昭哭龍等帥氣助文德斬龍擒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　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宋書在三月今從魏書在四月今從之　甲午立皇子誕爲廣陵王　丁酉魏大赦　己亥魏主燾如陰山　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奚之等敗沒魏軍進至干羅將軍彊元明等敗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淵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苑入紫宮須臾有細流星或五或三相續又有一大流星從紫宮出入北斗魁須臾又一大流星出貫索中經天市垣諸流星並向北行至曉不可勝數　丙午魏主燾如恆山之陽三月庚申還宗城　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魏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

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燾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略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苻達等皆關氏官屬也○脩青尾　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人安軍古葭萌地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云拓跋燾聞兵起遣追擊斬齊周睹白崖使後魏柯胤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符昭哭龍等帥氣助文德斬龍擒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　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宋書在三月今從魏書在四月今從之　甲午立皇子誕爲廣陵王　丁酉魏大赦　己亥魏主燾如陰山　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奚之等敗沒魏軍進至干羅將軍彊元明等敗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淵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苑入紫宮須臾有細流星或五或三相續又有一大流星從紫宮出入北斗魁須臾又一大流星出貫索中經天市垣諸流星並向北行至曉不可勝數　丙午魏主燾如恆山之陽三月庚申還宗城　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魏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

督十五將爲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鹿渾谷卽鹿渾海之谷也在今高車袁紇部所居其地直平城西北其東卽弱洛水　遇救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尙書令劉潔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石水在今朔州北　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以輕兵引其前大軍繼其後晝夜兼行四日四夜追及之於栗水大破之殺其王及將帥以下數萬人俘獲馬牛車乘不可勝計柔然自是遠遁漠北莫敢近塞而部落離散衆心恐懼多來降附魏主皆撫納之其兵威遂振於北方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文帝元嘉二十年二十一年　五　聚珍倣宋版印

魏主以水灌之令東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十一月將軍姜須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閒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甲子魏主還至朔方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考異曰宋書索虜傳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晃曰王者大業繼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以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賞第其優劣晃今從後魏錄事無小巨悉以委之晃自是威權日重矣時朝請饗宴欣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宣復煩以劇職更衆賢俊以備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還平城　是歲諸州郡水旱傷民稼大饑道使開倉賑恤給賜糧種

甲申　元嘉二十一年　宋書武帝紀太平眞君五年　春正月己亥帝耕籍田大赦考異曰宋書帝紀辛酉籍田大赦下有戊午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令從宋書

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覘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魏主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絜然遂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勑魏主委軍輕還魏主不從絜以單出無功請治倡浩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魏主魏主至五原收絜囚之魏主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絜在勢要好作威福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絜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魏主每言之則切齒癸酉樂平王丕以憂卒初魏太宗築白臺高二百餘尺

乙酉起白臺於平城南高二十丈　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蘇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允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庚辰魏主靡如鹿鬮　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　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為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為太子詹事　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遣遣平城　癸丑魏主遣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

為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衛陽公奚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為營戶　壬谷王慕利延兄子縯代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為歸義王　沮渠無諱卒其弟安周代立　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眾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魏主鑾從之　是月連雨水詔有司各隨統檢實給其柴米必使周悉　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隋志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　八月乙丑魏主鑾敗於河西俯君介古弼酋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魏主大怒曰筐頭奴敢裁量朕朕還older先輒此奴弼頭銳故魏主常以鉾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幷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不速載麋鹿俏可緩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遣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戊辰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帝不得已用之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詔自中出不經門下

者請之中詔今之手詔　比表求還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纍下聲著西土爲士庶所安論者乃未議遷之今之問換更爲汝與師護年時一罷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江左大朝以荊楚爲西夏遷代之議必歸責於吾矣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復生評論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庚辰會稽長公主卒　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燾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爲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　丁未魏主燾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聞之遁北救連尋卒子吐賀眞立號處羅可汗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

其不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事之可也遂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懼逃竄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帥河西魏渾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　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琰爲兗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爲冀州刺史徙兗州鎮須昌　沈約曰武帝定河南以兗州治滑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鄄城山又寄治彭城徙須昌也冀州鎮歷下　據下卽歷城　恬誤之弟也　十二月魏主燾還平城　是冀沙州牧李寶入朝於魏魏人留之以爲外都大官爲李氏貳太子燾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日與月對衝光相掩而知之　又以中星檢之知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此以冀州晷景推之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候二至差三日有餘此亦用圭測日景之法也

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日或在晦後食不在朔望今皆以氣稽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　據宋書曆志有大餘小餘史記曆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十二月而一周天故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日餘五十四日爲大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大六三百六十除五爲大餘小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日盈奇日爲大餘奇分爲小餘積而成閏也　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二小比舊法殊爲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南兗州刺史臨川康王義慶卒義慶少爲武帝所知常曰此吾家豐城也元嘉初爲丹楊尹九年出爲荊州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唯謂心撫御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還五吏餉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改授江州又遷南兗州爲性簡素寡嗜慾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然足爲宗室之表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陳郡袁淑文冠當時在江州請爲衞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皆引爲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帝每眄義慶輒加慰勉

元嘉二十二年　魏拓跋燾太平眞君六年　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歷初漢景帝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爲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律曰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爲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創易之法猶如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鍾長六寸一蕤則

從申呂還得黃鐘十二旋宮聲韻無失中讀曰仲律歷志黃鐘律
准六寸三分林鐘一上生太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三分
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
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
夷則損一下生夾鐘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
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孟康注曰從子數
至巳得八下生林鐘數本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
此爲率伍間也八八爲耦然月令注中呂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
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若上生黃鐘當不止九寸故
孔頴達考其同異於月令疏曰十二律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
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其餘生則以陰陽六變黃鐘
爲宮大呂爲變宮太蔟爲徵姑洗爲羽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
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五大呂又下生夷
則之九六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
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
同聲而位故爲夫婦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鐘上生
太簇林鐘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又是呂生子也
云五下六上者鄭注云五下六上乃一終矣謂林鐘夷則南呂無
射應鐘皆被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大呂太簇夾鐘

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以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
上生應云十一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
無所稟生者故不數黃鐘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鐘生
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鐘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鐘爲
天統林鐘爲地統太蔟爲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
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徵
上生太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太簇
生太蔟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第二宮上
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宮上
宮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鐘爲商上生蕤賓
爲羽下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鐘爲徵上生蕤賓爲
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鐘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
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鐘爲角蕤賓
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鐘爲羽下生無射爲角
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爲
羽上生中呂爲第九宮上生夾鐘爲徵下生無射爲
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鐘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
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鐘爲羽下生林鐘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
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鐘爲羽下生太蔟爲角中
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鐘爲羽下生林鐘爲商上生太蔟爲羽下
生兩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
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

經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去滅
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六十律
之名詳見續漢書補志

壬辰以武陵王駿爲雍州刺史帝欲
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魏主燾使故騎常侍宋愔來聘　二
月魏主燾如上黨西至吐京郡通元曰吐京郡漢西河郡胜單縣東夏及俗音訛也後魏置吐京郡隋屬汾
州石樓縣魏吐京郡地　討徙叛胡出配郡縣　甲戌立皇子禕爲東海王昶
爲義陽王　三月庚申魏主燾還平城　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
以經義決　夏四月庚戌魏主燾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
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蒙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
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　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
與魏郡大懼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閉斷
魏遣西域之道也　使者往來輒鈔劫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燾使

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　六月壬辰魏主燾北
巡　帝謀伐魏罷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
州刺史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或治壽陽或治汝南　秋七月己未
以尚書僕射孟顗爲左僕射中護軍何尚之爲右僕射　乙酉以
南兗州刺史義季爲徐州刺史　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沔諸蠻
猶爲寇水陸模擬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
駿至鎮整斷驛道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
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溳山蠻最彊水經注云水
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紫基所跨橫圍一百餘里溳水出於其山之陰時人以爲溳水所導亦曰溳山　沈慶
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　吐谷渾什歸聞魏征
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

而乙烏頭守枹罕　邏萬度歸至敦煌聞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丁辰鄯善王眞達面縛出降度歸留屯守與眞達詣平城考異曰本紀作眞達按其今從西域傳西域復通　魏主燾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北海牧以餌柔然　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夏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璝之子被璽逆戰那擊破之被襲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踰元日三危山在敦煌南帥生擒被落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磐而還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平城乞伏成龍籍因赫連定之敗沒於吐谷渾慕利延之子成龍皆送者歟　九月癸酉上饗衛陽王義季於武帳岡杜佑曰武帳岡在廣莫門外直武場設行宮殿便坐於其上因名　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

至有饑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渴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僞易以躬臨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服制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每服五百里對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僞職也高祖恩固本枝崇樹磐祚後世遵守迭據方岳及乎烝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衿袵者動數十人謂明帝泰始之際諸王而未齊諸代國之存亡既不是繫卓肆民上左傳晉侯使一人聘於民上非善誣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

與瞻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瞻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瞻曰大將軍英斷聰敏大將軍謂義康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罪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瞻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毛玠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張溫事見六十五卷魏黃初五年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寵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言與時實比肩競逐榮利所在眾所共爭將不得遂其志也近者

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見上卷十七年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殘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迨壞而有之豈可乘運而不取哉瞻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思則未敢道耳瞻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弈葉清通瞻曾祖正祖寄父秦皆有名行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誠乎哉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瞻默然不應反覆乃決瞻與沈演之竝爲帝所知每被見多回瞻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引見也瞻以此爲怨瞻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義

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瞻求解睽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間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楊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獄江南謂禁中爲獄許爲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牋分名目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跸禍流儲宰趙伯符時爲領軍將軍故欲以嫌逆之罪歸之言禍流儲宰蓋欲併殺太子劭湛之瞻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追護軍將軍臧質來鎮綏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眾瞻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討武帳岡也瞻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

帝扣刀目瞻拔刀微出制爲扣刀瞻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書遽召諸將選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瞻留答省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屬與客合令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瞻瞻猶擬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耶帝以瞻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謂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散騎侍郎集書省官也瀹子顗曰自散騎侍郎及通直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諸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耳直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諸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剛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勿遣棄在之中誓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

泉之下少寒疊貴瞁在獄爲詩曰雖無稻生琴庶同良侯色瞁本意謂入獄卽死而上寤治其獄遂經二旬瞁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廣事或當長繫瞁聞之驚召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略昔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長死乃爾設令時賜以性命人臣固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瞁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瞁母至市涕泣貢瞁以手聲瞁頸瞁顏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瞁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瞁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瞁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瞁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

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市衣暹字蔚宗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眇嗜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暹僞若不曉終不可爲上彈上嘗晏飲歌遞謂暹曰我欲歌卿可彈暹乃奉旨上歌既畢暹亦止弦及入獄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暹令書詩賦美句暹受旨援筆而書之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初爲尚書吏部郎以罪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數年乃成至是從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吾狂瞽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慙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但才少思難所以每

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證於彰情意謂入獄卽死而上寤治其獄遂經二旬瞁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廣事或當長繫瞁聞之驚召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略昔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長死乃爾設令時賜以性命人臣固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瞁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瞁母至市涕泣貢瞁以手聲瞁頸瞁顏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瞁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瞁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瞁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瞁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類工巧剛給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管爲人言多不能實意或異故也吾雖傳論皆有情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放縱皆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泰論管其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實自是吾文之傑恩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瞁文藻絕世人多慕之兄晏獨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沖天之擾薄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常均猶言平常也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劉宏仁范蔚宗劉湛字宏仁范瞁字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黨朝而陨鄧之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爲瞁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燕之子也先爲徐克二州刺史與瞁厚善瞁敗以爲義興太守有司奏倒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資朔將軍沈邵爲安成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兒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

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庚戌以前滁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伯符倘之之子也晉註倘之高祖母孝穆皇后之弟也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禮記郊特牲日樂由陽來故迎之於東郊也詩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願乘長風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二舞文舞武舞也　魏安南平南府移書兗州安南平南以南國二將軍府以南國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周官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浙古曰具區在吳克州荅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觀化南國開館飾邸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

丙戌元嘉二十三年魏拓跋燾太平眞君七年春正月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顗龍驤將軍姜仲基等詣陽遵府者交州刺史府　陽遵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水經注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粟城南高山東連區粟城北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城中陽遵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魏王燾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爲

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宏農棄城來奔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此華陰之洛水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魏築長城自郃濱洛者也聞盎吳在長安北覬主以魏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盎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遣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竝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魏主出征太子留守詔平城爲留臺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禍亂夫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邱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厥承天

佛法虛誕爲世蠹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盎至長安入佛寺沙門伎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盎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閹寺沙門悉坑之而發其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魏主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薦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竝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魏主出征太子留守詔平城爲留臺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禍亂夫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邱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厥承天

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爲吳聲援遣使賜吳

緒欲除舊定興復農之治其一切濫除滅其蹤迹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賊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洋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太子晃聚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猶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有沙門曇始者初師羅什三輔人多宗之而祖滅秦留于義真鎮長安頗主勃勃追敗之道俗被坑戮者無算而始被刃無傷勃勃大怒召始於前以佩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始到平城多所訓導及是魏主燾滅佛法境內無復沙門始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魏主令依軍法歷斬不能傷

盧以白魏主魏主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線焉時北圖發虎魏主令以始餧之虎皆馴伏不敢動試以天師寇謙之始近虎檻虎輒鳴吼魏主乃大驚延始上殿再拜稱謝許之復教始自習禪至夜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寢臥雖履泥塵初不污足色愈鮮白世號白足阿羅　魏主燾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遷至洛水分軍隸李閏叛羌　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太原郡本屬并州江左以郡人南徙者僑立太原郡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太原縣屬泰山郡元嘉十年割濟北泰山爲入魏境屬青州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教人送白鹿謂平城魏主燾喜曰我外家也魏主母姓氏故謂鹿爲外家　使催浴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逆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詣軍門降魏人遂簒青兗

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改正自新注云宋書原是白衛其理爲長故改正之）弓箭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聽揚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近郡之師遠屯清濟（近郡謂南徐州所領諸郡及三吳近在邦畿之中者）功賞既重陵怒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倒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彊賢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眾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還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辇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民守之格鬬從夜至旦救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傷士卒未易克也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易矣乃以白虎幡宣告會衆降者赦之會衆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

聚衆屯松多川（水經注松多水出龍山西南流逕降龍城北又西南注秦水）救文又討平之

蓋吳收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魏主遣遭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　檀和之等拔匿粟斬范扶龍乘勝入泉浦（泉浦郡國容浦縣容縣即泰泉林縣地故亦謂之泉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謂全裝）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師子似虎正黃有額髦尾端背毛大如斗蒲撲翼曰裡天子傳發猊日走五百里其爲物最猛雖虎豹亦畏之象至以鼻捲而投之師子直搏而殺之　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水經注林邑國都治典沖在壽泠縣阿貢浦西去海岸四十里考異曰本紀在六月傳在五月當是六月實體和之等今從傳）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甲申魏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寇攻遏西城秦益二州刺史討敕文拒卻之氏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種皆北兵應冒會敕文擊破斬之餘衆推會爲主（休官屠各二種之宋書原是白衛其理爲長故改正之）弓箭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聽揚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近郡之師遠屯清濟（近郡謂南徐州所領諸郡及三吳近在邦畿之中者）功賞既重陵怒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倒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彊賢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眾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還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辇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民守之格鬬從夜至旦救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傷士卒未易克也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易矣乃以白虎幡宣告會衆降者赦之會衆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

聚衆屯松多川（水經注松多水出龍山西南流逕降龍城北又西南注秦水）救文又討平之

蓋吳收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魏主遣遭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　檀和之等拔匿粟斬范扶龍乘勝入泉浦（泉浦郡國容浦縣容縣即泰泉林縣地故亦謂之泉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謂全裝）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師子似虎正黃有額髦尾端背毛大如斗蒲撲翼曰裡天子傳發猊日走五百里其爲物最猛雖虎豹亦畏之象至以鼻捲而投之師子直搏而殺之　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水經注林邑國都治典沖在壽泠縣阿貢浦西去海岸四十里考異曰本紀在六月傳在五月當是六月實體和之等今從傳）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甲申魏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寇攻遏丙戌

又發司豳定冀四州兵十萬人築設上寒圍（魏郡平城置司州於雲中郡是）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　帝築北隄立元武湖以其地在故名元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北十里記穆曰湖今爲後軍營　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爲詩州刺史坦驤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襲主爵以侯咸恩薄於關中復加侯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鎮長安謂侯曰關中奉化日淺恩信未洽吏民數爲逆亂今朕以重兵授卿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若兵少則不能制賊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侯乃單馬夕馳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既至甫揚威信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爲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眾猶無降意侯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超使人逆謂侯曰從者過三百人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侯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侯復遶敢

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侯還爲外都大官　是歲吐谷渾復遣舊土（去年吐谷渾西徙）　天有年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明

宋紀七 起元嘉二十四年盡元嘉二十七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癸元嘉二十四年 魏拓跋燾本年正月甲戌大赦 是月月犯心大星天星並西流細大不過如雞子尾有長短當有數百至旦日光定乃止有入北斗紫宮者 魏叱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 癸未魏主燾如中山 魏師之克姑臧也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 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況復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並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十六年亦見 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於平城 五月魏主燾還平城

六月魏西征諸將西征還討蓄吳之將也 扶風公拓跋處真等八人坐盜沒軍資及虜掠臧各千萬計並斬之 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元嘉七年鑄四銖錢 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貨之興以佐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僧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潛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盲人之賢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戒之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並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何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厭相割裁耶且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猶酣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 魏樂安宣王範卒 冬十月壬午胡蒲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爲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濬爲汝陰王 徐兗青冀四州大水 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考異曰宋略伏羅死左右皆號慟所住屠蘇爲疾雷所擊屠蘇倒見壓殆死魏書楊文德傳曰文德泣血不能聲不悲聲怒賜死此出於傳聞今從後魏書 楊文德武都等五郡氐皆附之魏取仇池遷武都王宕昌漢陽武階仇池五郡民於平城 元嘉二十五年 魏拓跋燾太子元嘉二十五年平眞君九年 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兵敗棄城保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保宗魏晉之間氐豪魏見上卷二十年公主勸之或曰李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爲一國之母忸忘其本邪比小縣公主哉魏主靈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庶免爲之也 二月癸卯魏主靈如定州龍塞圍役者築塞圍見上卷二十三年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千

餘家徙西河離石民五千餘家於平城　閏月己酉帝大蒐於宣武場　三月魏主燾還平城　初劉湛既誅湛誅見一百二十七年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彌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訶詈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尚書令史當省中文案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奇盤佳牘無不乞匄選用不平不可一二言其罪不可一二數也　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縱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炳之爲丹楊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爲治臣昔啟范曄事見十七年亦懷犯顏苟白愚恨九死不悔歷觀古今未有眾過錯錯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爲丹楊尹　彭城大守王元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自廬城瑕邱皆接彭城故云要兼水陸　請以皇子撫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駿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五月甲戌魏以交阯公韓拔爲鄯善王鎮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　當雨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爲便己卯罷之　六月丙寅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辛酉魏主燾如廣德宮魏主起殿於山北殿成而燾當來朝因名曰廣德宮　秋八月甲子封皇子或爲淮陽王　西域悅般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燾許之中外戒嚴　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爲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爲吏部尚書

冬十月辛丑魏宏農昭王奚斤卒子屯觀頭襲爵魏主燾曰斤開西之敗事見一百二十一卷五年罪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先朝復其侯邑使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乃降它觀爵爲公　癸亥魏大赦

十二月魏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留唐和鎮焉耆柳驢戍手乙直伽謀叛和擊斬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　魏太子朝於行宮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遣戍而還是年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市貿

乃滅　徵士劉凝之卒凝之字志安南郡枝江人也凝之孤老棲
巖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
其德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甚盛凝之悉
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羊車
出市買易（笨音奔）去聲　周用之外輒以施人嘗有人認其所著屐笑曰
僕著之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投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
受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凝之荅書
頓首稱僕不修民禮荊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
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
旦攜妻子汎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
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至是卒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
文帝元嘉二十六年

紀元嘉二十六年（魏拓跋燾太平眞君十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燾發平城
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魏主
與太子出涿邪山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　辛巳上
祀南郊　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　三月丁巳大放赦諸州
樂移者數千家以實京口　庚寅魏主燾還平城　夏五月丙寅
詔曰吾生於此城舊物遺蹤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人
故老與進零落曾惟既往倍深感歎可搜訪於時士庶文武今尚
存者具以名聞人身已往而子孫見在優量賜賚之　壬午帝還
建康　庚寅魏主燾如陰山
合取龍彭城太守王元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元謨所陳令
人有封狼居胥意（漢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以臨瀚海）　御史中丞袁淑言於
上曰陛下今當席捲趙魏檢玉告宗（封泰山用玉檢印）臣逢千載之會願上
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曾孫也（袁耽見晉成帝紀）　少有風氣爲姑夫王宏所
賞不爲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縱橫有才辯劉湛淑從母兄也湛
欲其附己而淑不從遂大相乖失淑乃賦詩以見意曰種蘭忌當
門悵蘼蕪向楚楚少川玉人門非植蘭所由是爲帝所賞未幾遷
爲尚書吏部郎　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爲雍州刺史王以廣
陵淺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伐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
力乃寵江州重府文武悉配雍州（沈約曰晉孝武始於襄陽立雍州而僑郡縣猶在諸郡界　湘州入蠻租稅悉給襄陽立僑郡縣至是割荊州之
湘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爲雍州而僑郡縣猶在諸郡界）　九
月魏主燾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
羅可汗悉國內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壍堅守處羅數挑戰輒爲
那所敗以那眾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
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窮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
主會於鹿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
屏迹不敢犯魏塞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河北諸山蠻寇
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
等二萬人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
蠻得據山發矢石以下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
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
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蠻驚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
犇潰　以始興王濬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
軍以尚書吏部郎袁淑爲征北長史濬送錢二萬餉淑一宿復遣

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叔叔與檛書曰閒之前忘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之際何其裒益之亟也恐諸侯有以窺大國之政　徵士沈道虔卒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宏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也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穉道虔誚之不止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逵聞而迎之爲作衣服竝與錢一萬既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無衣者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

斛悉供諸兄子嫁娶道虔年老菜食恆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至是卒年八十二

元嘉二十七年（魏拓跋燾太平真君十一年）春正月乙酉魏主燾如洛陽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威震諸山羣蠻皆檻頸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著頭公每見慶之輒相謂曰著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復率衆軍討peer諸山大羊蠻悉險築城守鑿甚固慶之乃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請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散走慶之令諸軍進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難於進兵乃遣東閤祭酒走泰之等兵無繼復引兵擊之垣誕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

柴黃徼上陵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爲營戶　魏主燾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梁川後漢天平二年置梁城縣於其地領參合雍過二縣帝閒之救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不及豫備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考異曰宋書是月辛丑有平王諜進號西平辛巳素勝爲汝南太守壬午西平王諜薨按長歷二月壬辰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已當作亥南頓太守鄭琨賴川太守鄧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鋭徧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水經注汝水自汝南上蔡縣東逕懸瓠城北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水形若懸瓠故以名城　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魏人又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南城陳憲內設女牆

獨不去曰傷敗如此何面復還下馬坐地爲魏人所殺堅之溺死
天祚爲魏所擒諫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
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
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眞將兵
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眞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劉道錫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八年）
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
鎮軍將軍垣護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輸作尚以陳憲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遣帝書曰前盛炎反逆扇動關
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遣以弓矢蜻人遣以環釧是曹正欲
諮訾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
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　十九　思補樓
（卷一百二十五宋紀七　太祖元嘉二十七年）
富人之子資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輒巷盈滿安成公何
與僕射徐湛之並爲上所寵信時稱江徐湛之貴戚豪家產業甚
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
相尚京師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而二事之美湛之獨兼何孟
之長當爲南兗州刺史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飾南望鍾
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竇琴室果竹繁
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遊遨玩之適帝雖寵信亦嫌其奢侈每以
爲言其敬待不如湛也　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主眷之隆專
制朝權管攝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
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先徵之人謂游雅李灃高允等在職已久勤勞未
著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且守令治民安得更事者浩
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語方
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堋塹自守爲築土以自障
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翳蔽也隱蔽其身而行也彼來偵
課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諮問之彼前使裴方明
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事見上卷二十年）

監祕書事使與高允等共誤國記曰務從實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爲浩所寵信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肅雖注述六經竝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曹魏元王乞收境內諸曹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并求敕浩注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幹標又勸浩刊所誤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管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雒水經注平城西郊外有郊天壇）用功二百萬浩嘗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北人謂其先世從拓跋氏來自北荒者）相與譖浩於魏主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破收太子召允至東宮

因問宿明旦與俱入朝至宮門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爲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魏主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且臣鄉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俾講日久哀臣欲匄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魏主頗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勸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愼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有條理魏主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僕吏凡百二十八人皆裸五族允持疑不爲魏主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魏主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但以偏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爲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竝夷其族餘皆止誅其身初浩少年時人未之知太原郭逸婁王氏宋游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故以女妻之自以爲得壻俄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逅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而竟與之俱族誅浩時勢而置謹檻內送城南（晉魏郡人謂鄴城南）衢士數十人漫其上呼聲啾嘯聞於行路浩平生非毀佛法而斃郭氏敬好釋

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遇禍毀辱最慘人以爲報應之驗初浩之構誣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燒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皆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臨而愍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眞不祥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熬人暴之極也陰乱召禍復己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屬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忠之而不能悛遂有滅族之禍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它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幾吾欲爲卿脫死既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愼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

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君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幸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翟黑子者故遼東公也有寵於魏主奉使幷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浩公孫賀曰若首實非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乃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魏主不以實對魏主怒而殺之敃允云然初冀州刺史崔曠武城男崔諶與浩同宗而別族浩常輕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曠逞之子也崔逞歸魏爲太祖所殺　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李孝

伯病篤或傳已卒踐魏主北巡陰山聞而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李孝伯封宣城公　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之從父弟也體度恢雅達於政治性方愼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當者必手自書表切言極諫或有不從至於再三削滅稟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必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進見必言人所長不盲爲己善故魏主信任之自浩之誅軍國之事鮮謀議寵眷亞於浩初趙郡睦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都與浩相見延頸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事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呼浩小名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浩慮夸即遣

乃以夸所棄騾內之廄中譖相維繫夸遂託鄉人帛祖者譖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睦夸獨行士本不顧以小嫌辱之又使之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遣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浩送夸本縣兼遣以所棄馬爲書謝之夸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時乃止歎曰惜公既死誰更能容睦夸

初車師大帥車伊洛世服於魏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將入朝沮渠無諱斷其路伊洛厭與無諱戰破之無諱卒弟安周奪其子乾壽兵伊洛遣人說乾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奔魏伊洛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於魏伊洛西擊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梁然兵聞道還之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餘眾保

焉耆鎮　魏破焉耆以爲鎮　遣使上書於魏主露言爲沮渠氏所攻首尾八年百姓飢窮無以自存今臣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東境乞垂賑救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　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魏所逼上表求入係越裳　唐時吐谷渾與雲南窺蜀即此路也蓋自漢武帝開昆明之後後人遂通此路耳　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上欲伐魏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元謨等竝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爲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政教徒竝起若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　時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殿下地居上嫡日高祖永初三年置東宮　地據步兵翊軍三校尉　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則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

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壘小戍易可獲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燾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泰南巡聊省我民驅之使還百天地啟闢以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鬬卑生長馬上者衆如何哉更

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貂馬十二匹幷雜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宜可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房近雖摧挫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耕戎裘毓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閒使南人語轉耳遠輸誠款誓爲掎角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甯朔將軍王元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鎭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前廷尉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塹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爲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收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

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二兗南兗北兗也三五民丁備使聚行三五者三丁發其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緣江五郡南東海南蘭陵南琅邪東莞晉陵也緣淮三郡臨淮淮陵下邳也又募中外有馬步器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訾財用不充楊南徐兗江四州此兗謂南兗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卽遇艱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趨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罴德棄城走魏泰常八年置濟州於碻磝城考異曰宋略云虜濟州刺史王淮敗走虜支解王淮傳示列戍今從宋略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樂安千乘博昌之地唐青州千乘縣此時樂安郡也丁亥魏安頡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元謨進圍滑臺申元謨前軍次白馬與虜兗州刺史歌行故戰破之元謨進攻滑臺今從宋書雍州刺史隨王誕避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檀方平建武將軍翟安都略陽太守

守龐法起將兵出宏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賁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賁谷在盧氏縣南山之南盧氏縣漢弘農郡晉分置上洛郡屬豫州季明遂誘說土民應之者甚眾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熊耳山在盧氏故縣東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考異曰鑠傳作到坦之今從宋略魏荊州刺史魯爽鎭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暕兒擊魏豫州刺史拓跋儁儁蘭破之幢主隊主軍主也有幢主隊主總一軍者謂之儁蘭奔虎牢虎牢魏豫州刺史治所也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滑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縣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展覽也九月辛

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晃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元謨士眾甚盛器械精嚴而元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勁眾請以火箭燒之（杜佑曰以小瓮盛油冠矢發射城樓樓板木上塗敗油散臣燒矢內鐵中射油散處火立然復以油瓶鐵之則樓櫓盡焚）請之不聽忽傳呼偏刑（杜佑曰以日將刑誦之不聽忽傳呼偏刑）斌欲固守碻磝碻磝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眾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東過謂越碻磝而過東入青冀界清東謂清水以東也）碻磝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竝謂宜留慶之曰圖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更經也歷也猶此言學問此譏其素不識字而忽通書也）家付匹布賣大梨八百由是眾心失解（爲經歷恐未必然也）慶之厲聲曰眾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耳學謂雖未嘗目覩書傳能以耳聽人所講說者而學之）斌乃使王元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清水南通淮北通河北謂清水入河之口水經清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故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載延之所謂清口也）自餘諸軍還歷城元謨攻滑臺東事閏月魏法起等諸

軍入廬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廬氏令使率其眾爲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廬氏（百丈崖在法起等進攻宏農丙戌龐法起進向之擒魏宏農大守李初古拔辭安都留屯宏農辛未拔潼關（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魏主命諸將分道竝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書長孫眞趣馬頭（沈約曰馬頭郡故淮南當塗縣地晉安帝立馬頭郡因山形而名屬南豫州宋屬徐州）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考異曰宋略云戊子至鄒山今從後魏書）得郡太守崔邪利爲魏所擒（朱脅郡時治鄒山）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蕭城之將五千人救元謨慶之曰元謨士眾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少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元謨遁還斌將斷之慶之（魏收地形志沛郡蕭縣有蕭城彭城郡之蕭縣有蕭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稽元敬將兵向蕭城文恭爲魏所敗步尼（魏主小字佛貍按百萬豈元謨所能當且殺戰

公遇元徹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
魏以爲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水經注苞水亦曰豐水水上承大薛故城南又東合黃水水陂東經已氏及平樂縣又東逕豐縣上舊有梁謂之苞橋）溺死者殆半（自此以上魏主分遣諸將事也詔以柳元景爲宏農太守元景使辟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陳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渡崤救陝（自洛至陝有二崤之險）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兩當屯後當背謂之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順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迎刃而倒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裹甲兼行一宿而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

考異曰康祖傳云大戰一日一夜又云虜死者大半今從宋略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三郎將蓋主內三郎魏謂衙仕日三郎將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肝眙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自此以上魏兵向壽陽事）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車牛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勖欲席卷奔鄴洲（東海郡領檀東海中有鄴洲今東海鄣是其地秦始三年於此僑立青州齊梁爲青冀二州刺史治所）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判決也）惟二議爾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鄴洲有可至之理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

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局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但食雖算朝夕猶未窮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駿小字也）（刺史治彭城故曰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

壬子魏主至彭城登城南亞父冢立毬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戲馬臺在彭城城南其高十仞廣袤百步項羽所築也）馬文恭之敗也（此上繫賦）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韋昭曰橐駝背肉似橐而善負物顧愍古曰言能負橐而駝物之敗也

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王元謨陷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以之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河冰向合元謨晉宏反施未爲失算但因夜還軍致戎馬小創耳我家懸瓠小城陣寒小將魏主傾國攻圍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帥眾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弈逝僅得免脫潤璽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宋息亦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眺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眾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近聞融縣百姓竝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稚元敬以百騎至朗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外田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

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大尉神算鎮軍聖略武校王敬降號鎮軍將軍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眾軍直造瓜步瓜步山在秦郡尉氏縣界尉氏隋改爲六合縣南北對境圖曰今桃葉山即瓜步是也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攝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佛音弼孝伯言辭雅贍亦北土之美畅慷宏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非凡孝伯與左右皆相視歎息且共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若自愛冀萬定有期君若得還朱朝今爲相識之始上把楊文德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平武羌氐拒之文德擊高斬之陰平平武悉平陰平縣漢屬廣漢屬國晉泰始

秦二州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咲提氐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　丁未大赦　魏主燾攻彭城張暢躬自前戰身先士卒於是人各用命久之不克十二月丙辰朔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嚴己未魏兵至瓜步考異曰魏本紀云丁卯至淮陂宋略己未虜至淮上宋本紀乙丑胡崇之等敗今從之　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宂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溼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東山前浦浦旁在盱眙城東南東山之北則爲家山高家山之東則山都梁山之東北則古盱眙城城臨過弱河又東逕徐芽嗣口又東逕宿陵河口則君山魏太武作浮橋於此自此渡淮稍東則趣山質營於城南考異曰宋略云質屯盱眙城北今從之

宋書乙丑魏燕王謂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盱眙城也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盱眙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復屬臨淮郡晉安帝分立盱眙郡今爲招信軍王元謨猶在淮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皆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攻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諸葛恪以二十萬敗於合肥眾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眾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眾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叔

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賊歸都（原本從本舊改正）會資舟楫必不能登城攻為諸君係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剿之苦眾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甯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甯可欲專功而賭虜乎乃開門納質見城中豐實大喜眾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需楫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聚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卽引兵攻城不能拔乃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屯守城兗自帥大眾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

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荷擔而立急則逃走）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於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亙江濱自采石至於暨陽（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七里有采石磯望江樓暨陽今江陰軍）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乘領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始大夫之憂宁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莫府山在今建康府城西二十五里晉元帝初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宋白曰元帝渡江林陵荒落以幕府山幕府之名自此南史幕府山在臨沂縣　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野葛有毒食之殺人）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漢水司馬光編集

明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宋紀八　起元嘉二十八年盡元嘉二十九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庚辰　元嘉二十八年（魏拓跋燾太平真君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人寇盱眙

魏主燾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宏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北兵欲還幕南兵之追載故舉火以示威自晉氏失馭劉石以來始有六夷之名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還之族

謀退於東粱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竟諸之言乎

葢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日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企羨有

桑乾哉白登山桑乾川皆在平城左右賈言本期直指白登師行至准而逢魏兵要當勦滅不容令魏主生歸饗有桑乾之地也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細切曰齏蒜碎米麥謂之齏磨碎米麥謂之粉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眾力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年故耳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刃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鉞鑕鑕斫也鉞斧也曰破城得賀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眾誓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以魏主書言其兵關死正滅民中賊也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屠滅天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幷寫檄格以與之云檄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臺格宋臺所立賞格也魏人以鉤車鉤

城樓城內繫以驅繩（諸註驅弓弩繩繫所居也級大索也謂以大索爲鬼如弓弩之臺懸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爲（補箱木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句絕謂衝車至著城牙也）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因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水軍自建康下江自江出海轉料角則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璞童孺時神意閑審有異於眾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委及長好學不倦練習萬事經耳過目人不能欺質少好鷹犬善補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

寸出而露口禿頂拳髮以轡薄無檢爲帝所嫌年出三十始涉獵文史便敏有氣幹好言兵帝知其可大任故令救彭城而質果能摧挫勁虜爲江淮保障名重一時　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收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還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酇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天祚爲魏所留見上卷二十六年）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傷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趑趄不進也）　又江南白丁輕易

進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諺傳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爲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元之子也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懿家（高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晉分屬高陽郡）史因懿子掠治之懿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拳父命吏以火熬其體終不言而死及魏主燾臨江上遣殿中將軍黃延年使於魏自晉以來有殿中將軍殿上將軍當是宋所置魏主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度世自出魏主以爲中書侍郎（考異曰宋柳元景傳元景從祖弟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爲司徒崔浩所留鄉里素虧以爲折衝將十七年爲主拓跋燾所寵浩誅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爲主拓跋燾所寵浩誅之相也元嘉二十八年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與

浩應接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眾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爲振武將軍與魏事不同今從魏書）度世性預注曰弟娶鄭羆妹以報德　三月乙酉帝還宮　己亥魏主燾還平城飲至告廟（左傳凡公行告於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又曰飲至以數軍實杜預注曰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堡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飢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係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吮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敛板白駿曰（板手板僚佐於府公之下官欲命事崇敬也）

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耶暢曰芟夷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州別駕舉動之右故僉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譖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帆爲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父虔之及徐湛之父湛之事見義熙十一年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燾既而兄弟各有畢魏主詰責之爽懼中使酒多漏失秀以校檢郡人謀反事因病遁還竝爲魏主所詰責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爽祖父皆葬長社　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襄陽奉謝於前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鎮義陽沈約曰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戎寇雖永和太元王化暫及及太和降安還復湮陷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宏農資土三郡少帝景平初司州復沒元嘉末僑立治汝南是後遂治義陽領汝南郡秀爲賴川太守考異曰宋略云滎陽太守今從宋書餘弟義陽隆陽安陸南郡太守今從宋書餘弟姪竝授官爵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爲廟算遠闕特所褒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乙卯彗星見於昴畢月都下疾疫使巡視給醫藥　青州民司馬順則自稱晉室近屬衆眾號齊王置梁鄒戍主崔勤之詣州五月乙酉順則乘輿服御梁鄒城梁鄒縣屬高平郡晉省宋置梁鄒戍爲平原太守治所水經註濟水自晉縣東過梁鄒縣北又東北過鄒縣南參而考之其地蓋在魯青州陽濟縣界　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亦聚眾號安定王以應之　壬寅魏大赦　己巳以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刺史徙鎮盱眙增督十二州諸軍事　戊申以尚書僕射何尚之爲尚書

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僕射護軍將軍尚之以湛之國戚湛之領會稽公主任遇隆重每事推之凡諸辭訴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職官之子記及令文尚書令敷奏出內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諉詔湛之與尚之竝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　壬子彗星見太微中對帝座　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　魏主燾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蓄養鴟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廛市中空地一曰居也說文曰廛一畝半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孔穎達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壒詩傳同夫田之廛與市廛之廛其義不同各有攸當也誘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飛廉多力惡來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惡來善毀譖於紂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而惡來佞巧以此益疏　屢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傅父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收謂收藏其物散謂散與貧民如此則休聲日至誇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黠多不

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仇尼複姓出於徒河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燾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魏主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考異曰宋齊傳云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占候甚眾燾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欲道殺之單以歲籠尋殺之諸子頗齊書亦云晃謀殺佛狸晃之殺宋略曰燾既南侵晃在於內謀欲殺燾燾知之陽而詐死召晃迎喪晃至執之三百史於叢棘以殺焉又索虜傳云晃弟素王烏奔叶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訴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鎖梳罕此皆江南傳聞之誤今從後魏書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魏主思而召之允升階即便廠欷悲罪甚悔之時高允久不進見魏主怒曰汝罪甚於晃何以不死允曰臣罪當死陛下不加誅戮恩養以至今日臣之罪一死不足以塞責然臣竊有所懷不敢不盡愚以聞魏主亦流涕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魏主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魏主曰崔浩誅之庾炳之最後立湛徐湛之何罪之及僧綽凡十二人何罪之及僧綽作何尚之其爲尚之無疑　唐和入朝於魏魏主燾厚禮之唐和鎮瑪奢有智安

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爲濬王乃止時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留左右徙秦王翰爲東平王燕王譚爲臨淮王楚王建爲廣陽王吳王余爲南安王　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於姑孰　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爲侍中僧綽曇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度眾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尚帝女東陽公主在吏部詣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爲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宏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罪之及僧綽凡十二人何罪之及僧綽作何尚之其爲尚之無疑　唐和入朝於魏魏主燾厚禮之唐和鎮瑪奢有智安

西域之功　故厚遇之

正元嘉二十九年　魏拓跋燾興安元年　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州軍定州之軍也　冀州刺史濟斌遣振武將軍劉興叛者迎謀賜死　魏主燾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權詵二月甲寅弒魏主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僻提等秘不發喪疋音雅　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東平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與東平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爲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東平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愛爲大司馬大

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　庚子立皇子休仁爲建安王　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陵廟號世祖　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　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簒凶蓄於自昔未勞王斧已伏天誅拯拔淮蒲殘今其會也可符鎮軍騎司空二府海江夏王義恭降號驃騎將軍鎮江陵進位司空　谷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奬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曾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考異曰索虜徐索虜徐發張永傳並云王元謨亦北伐元謨傳中不曾行蓋脫誤魏紀載六月劉義隆將圍仰之寇滑州梁坦及督安生軍于京索龍蕭斌安都虎恆農都不言蕭思話等而宋紀亦無此數人者至七月云韓元興討之和之退衆坦安生亦北不言思話之歸宋略有臧質

遣柳元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宋略今按考異所謂索虜徐發張永傳亦宋書也永裕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思話等所謂索虜徐發張永傳亦宋書也永裕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詔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眾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兵過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自中山至代有虎牢石門馬關飛狐關冀州以北民人尚懷兼麥已向熟因資爲易鄉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服者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凶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揮隨宜加授加授謂仕於魏有官而能聚眾以歸宋者先授之以官　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言其懷恩有德於常時也若能成功滑亹可待謂河南北地混沌之功可作也　若不克堪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

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街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　方山在建康東北有方山棲誌立於山南曰方山者山形方如印　謙者咸請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六月戊申詔尚之復起親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嘲之

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考異曰宋略七月壬辰永與及碻磝下又有乙酉壬辰攻長歷此月丁丑朔四日庚辰六日壬午十日壬辰疑永以庚辰壬午至碻磝非壬辰也　王辰徙汝陰王濟爲武昌王淮陽王駿爲湘東王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考異曰太子劭傳云濬母卒使潘淑妃養之濬傳及宋文九王傳皆云濬實潘子南史亦云淑妃養爲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今從濬本傳　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袁皇后謚曰元后　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嚴道育女巫也其爲劭坐沒入奚官　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笥竹器也音似囚曰簟方曰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將告信感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故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王奴陳天與備考宋書南史天與作天興貴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祖天與爲隊主既而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恐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爲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爲妾上聞大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那劭憚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

疏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後人戮先與大
與私通既遊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惟
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
驚即遣收鄧鵝封籍其家得劭潛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
得劭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潛自揚
州出鎮京口十八年潛為揚州刺史及盧陵王紹以疾解揚州還
京口史遂其事謂己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潛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
許之潛入朝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
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閨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潛小字虎頭
非復思慮所及汝甘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潛劭
滋悼懼無辭惟陳謝而已上雖怒猶未忍罪也　諸軍攻碻磝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六　宋紀八　交廣元嘉二十六年　交廣二十九年

治三攻消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
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
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壽復破崔訓攻遂張永夜撤
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艦思話自往增
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
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僞遣至長社殺戍主秃髮幡豫
城走滅質頓兵近郊　謂頓兵長城之近郊也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不以時
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前後軍行參軍辟安都等進據洪關水
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流至拒城之西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
門水門水又北歷關之西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
即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堡　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汪興宕軍中兵參
軍龍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謂道成始見於此　魏冠軍將軍

封禮自渭津西渡赴宏農　水經注曰水自渭關東北流宏農縣故城城東故城西谷關也其水
側城北流而注於渭河水於此有渭津之名　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
軍冀黎公拓跋遵屯河內　吐谷渾王慕利延率樹洛干之子拾
寅立始居伏羅川居伏羅川猶未敢寇邊遣使來請命於魏丁
亥以拾寅為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為
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拔
儁蘭戰於大索破之杜佑曰成皐東有大索城東南臨汴水故城在今滎陽縣北四里大索亭小素亭大小素氏兄弟居之故有大小之號括地志曰滎陽縣大索城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進攻虎牢閉碻磝敗退與柳元景
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閒魏救兵將至遣趣仇池己丑詔解嚴
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
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
義恭普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
恭謝奏免思話官從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逆次而立厚賜群
下欲以收眾心旬月之閒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
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　魏蓋以倘書侍中總領衛尉中秘書為三省　總領衛坐召公卿專
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　魏書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無常
月又於白登山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
十日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白登在平城東故曰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余而祕之
余立纔二百二十餘日　惟羽林中郎代人劉尼知之尼勑立皇孫濬愛驚曰
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
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

賀賀時與尼俱與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佯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魏都平城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有鹿苑）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眾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考異曰宋略曰興安燕以烏丑有武略用以爲太子會燕死使賢入宗愛立可博眞爲後宗愛博眞恐爲乘叶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眞懦弱不爲羣人所附晃子浩字烏雷通勤素爲燕所愛燕王誥國人日博眞非正不宜立直勤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眞及宗愛而立浩爲主號年正平與後魏書不同又云在二年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西陽五水羣十八年皆宋書之誤也　殺反歷鞮山出鹽中故以此水爲五水繹五水謂巴水鞮水希水赤亭水西屬水）自淮汝至於江河咸被其患詔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督江豫荊雍四州兵討之　魏以驃騎大將軍拓拔壽樂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長孫渴侯爲尚書介加儀同三司十一月壽樂渴侯坐爭權並賜死　己卯日始出色赤如血外生芒地皸不見　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貞王譚薨　甲申魏主濬母閭氏卒（按北史魏主母姓郁久閭氏河東王毗之妹也）　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古弼爲司徒錄尚書事不合旨驃爲外都大官坐有罪賜死弼言且家人告其爲巫蠱皆破誅弼性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立朝侃侃行大臣之節黎爲人清約公平甚著幹稱官府祿厚而家無餘財太宗深器其忠亮二人皆魏之名臣倉卒誅死人皆痛其冤

壬寅魏陵昭王紹薨　魏追尊景穆太子爲景穆皇帝皇

江夏王義恭還朝辛未以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錄尚書加
故　初魏入中原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魏代燕至
景初歷楊偉所造曹魏
明帝景初元年行之　世祖克沮渠氏得劉歆元始歷時人以爲
密是歲始行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七　宋紀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九止一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己巳元嘉三十年　魏拓跋濬
元嘉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會羣臣於太極前殿有
青黑氣從東南來覆映宮上　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爲司徒揚州
刺史　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高平鎮將苟莫于將定騎
二千救之道成等引還南鄭　南鄭宋梁南秦二州刺史治所　壬午以征北將軍
始興王濬爲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
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道育變服爲尼匿於
東宮又詣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昇家濬入朝復載還東
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受拜荊州
刺史之命是日有告道
水經注江水東逕江夏軟縣故城南縣故弦國也城在山之陽南
劉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爲名其地當在今黃州江州之間
育在張昇家者上遣捕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　浦爲征北將軍
之　按稱
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
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
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
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爲可送藥來當先自飲盡不忍見汝禍敗
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劉劭決也決意爲
弒逆之事也　願小寬愛頃必

不上累　己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其子薦南王麗皆爲元寶所引賜死　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送典故於二人也）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爲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牀檢行慮有窺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潛遣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爲逆（齋帥主書內侍衛又掌扇燭沐燈燭汎掃綵設）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至有黃門三十人（考異曰宋元凶劭傳云二十八年彗星入太微宋略帝座二十九年十一月癸酉朔旦有彗星入太微宋略帝座二十一月辰星入太微宋略帝座二十二月癸酉朔旦有彗星入太微宋略帝座三十年正月辰星晨見東井觀其光芒稍長入於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及明年災異甚多劭傳不悉載今但宋略所書事已與而更加增損今從宋略）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啟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考異曰劭傳云二十一日夜按長歷是月甲辰朔宋略云癸亥夜乃二十日也今從之）劭詐爲帝詔云

召僧綽湛之入宿衛門下省湛之素與僧綽善劭使人殺湛之於內省又殺僧綽於外省劭既殺僧綽湛之矯詔稱僧綽湛之謀反收付廷尉劭自出臨軒宣詔稱僧綽湛之大逆不道已伏誅其餘一無所問於是內外莫不驚駭劭又殺尚書江湛（送典故於二人也）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蕭斌前嘗爲太子中庶子右軍長史也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皆武帝舊臣歷護軍齊之制東宮亦置左右積弩將軍）竝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左傳楚潘崇謂商臣曰能行大事乎對曰能遂以宮甲圍其父成王而試之）望相與戮力因起偏拜之衆懽愕莫敢對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力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嘗慮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瞬淑曰事當克不（瞬目偏合而斜視也）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

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還左衛率省也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畫輪車朱衣太子入朝之服以綵漆畫輪轅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纏朱絲絡其上形制事事如輜其下猶如犢車耳太子法駕亦謂之鹵簿非法駕則乘畫輪車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綵與潮斌共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奉化門東宮西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停習以候門開曰守從萬春門入（萬春門臺城東門）舊制東宮隊仗不得入城言不得入臺城也劭以僞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齊閣拔刀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嫗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仗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趨几捉之五指皆落遂弒之（年四十七）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劭進至合

殿中閤閒帝已殂出坐東堂顧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覬覬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慶何不早啟覬求及答卽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侍中省在上省下省上省在禁中湛時直侍中入直上省閤謨啓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商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南史十六天與傳作徐罕左細伏主廣威將軍吳興十六天與宋高祖之臣有細鎧主細鎧將細仗主等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與主細鎧等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驀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宏惶怖通啟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及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眾屯中堂濬時在西州濬自京口入府舍朝舊居西州府舍人者

濬府之舍人也奔告濬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柰何邊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驟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漉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胖人問狀卽戎服乘馬而去朱邊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役止於歲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閒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經辱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爲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壬午魏主燾

沈慶之自巴水來谷受軍略水經巴水出廣漢之巴山南歷巴中又南流注于江今謂之巴河在新州界源出板石山　三月乙亥與鎮軍元嘉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殿下嗣父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扈衛諸營秀麾秀之等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灋而不峻谷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載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役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閒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經辱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壬午魏主燾

尊孝太后爲皇太后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

浙東五都爲會州以會稽浙東五郡本爲揚州名州也省揚州立司隸校尉浙東五郡爲會州又改

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內謂臺內也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卽

楊州爲司隸校尉以統京以其如叔父殷沖爲司隸校尉沖融之議欲依魏晉都洛舊制　曾孫也殷見九十四卷以大將軍義恭爲太保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太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爲丹楊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爲會州刺史劭料檢文帝巾箱中第所以藏要密文書便於尊閱及江湛家晉疏得王僧綽所啟豐改服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皆願爲致命質悉引遣使勸進於王　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　考異曰宋略庚申武陵王戒嚴辛亥臧敦逃案長歷是月甲戌朔無庚申辛亥又宋略丁有甲申下有癸巳此必庚寅辛卯字誤也宋書敦作敬今從之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　臧皆高祖敬皇后之姪故曰國戚有勳臣方鎮貴宗舉而子弟波逝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

欣之子燁義慶之子弟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父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　天府天府謂建康　若首尾不相應　首謂武陵王尾謂諸方征鎮　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貳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拜謝慶之曰君但當知鎧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竣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晉眾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爲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內史朱修之行平

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　錄元景宗慤以其如叔父殷沖爲司隸校尉沖融之參軍領中兵參軍以備軍之任命二人也錄本記室參軍歷諮議參軍又領錄事參軍以總錄軍府之任命竣也諮議參軍劉延孫爲長史尋陽太守行尋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安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爲宣使長史張暢善師暢哀容俯仰莫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皆願爲致命質悉引遣使勸進於王　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　考異曰宋略庚申武陵王戒嚴辛亥臧敦逃案長歷是月甲戌朔無庚申辛亥又宋略丁有甲申下有癸巳此必庚寅辛卯字誤也宋書敦作敬今從之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　臧皆高祖敬皇后之姪故曰國戚有勳臣方鎮貴宗舉而子弟波逝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

癸巳劭葬宓於長寧陵諡曰景皇帝廟號中宗　乙未武陵王駿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　考異曰檄亦在庚申日案謝莊傳曰泰三月二十七日檄然則發檄在庚子日也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駿少機穎神明爽發爲徐州刺史鎮彭城時魏使尚書李孝伯至駿遣長史張暢與語而駿改服觀之孝伯目駿不輟及歸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士也及是師次入討建牙于鵲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斑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立夏之後風轉而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二蔭于牙上　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武陵王駿同下聞魯爽於江陵劭以充翼二州刺史魯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北張永爲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

部曲還彭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頊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爲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思話與張永於獻事見上卷上年）自爲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爲書與永勒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安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順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驟銳之眾（此江東謂浙江之東也）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兒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王不習兵雖順逆不同然彊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宿可自安譬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弒逆冤酷義不共戴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焉衍有言大漢之雲臣將不如荊齊之賤士乎（此蓋益焉衍責田巴之言荊齊之賤士謂申包胥赴秦求救以存荊王孫賈若淳

（謂以存齊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恐召下番將吏（嚴衛分上下番更休迭代今悉倍下番將吏以自備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猶屬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時武陵王駿鎮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故稱之武陵王時年二十四）三方同惡勢據上流三方謂荊雍江）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慶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蓽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宜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自出行宮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都水漢官處處行之而湮屬水衡都尉後漢屬少府其後分屬郡國晉屬大司農）王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

悉驅民家度水北徙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爲丹楊尹湛之秀之之子也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爲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眾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恭爲湘州刺史檀和之爲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駿於鵲頭鵲頭在宣城郡界左傳楚以諸侯伐吳吳歛之於鵲岸唐志宣州南陵縣有鵲頭鎮兵蓋其地在鵲洲之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求知所從答說之曰方今實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候道猶上聲參之道也今治路列置烽臺者即候遮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爲長史僧達宏

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論議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內辰至江寧步上江寧縣臨江洲之後以江外無事於南浦置江寧縣宋白曰江寧縣本秣陵之地晉昭江寧縣在今縣南七十里故城存焉隋開皇十年移于治城今縣乃天祐十四年楊氏所置縣也使辭安都帥鐵騎躍兵於淮上素淮之上也移書朝士爲陳逆順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恇快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邱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新洲降者相屬已未軍於溧洲王曰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擁王於牖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荅禦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閒以文教書檄應接遝晉暁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

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考異曰朱略云壬戌元景大軍至新亭元景傳元景至新亭經日劭乃水陸出軍今從之新隊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冀啟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諸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領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宿令者先未濕之日而令之也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厲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遂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溺溝爲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

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子劭窘憂迫無計以鞏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王蔣侯蔣子文也廟食鍾山吳孫氏以其祖諱鍾改曰蔣山拜蘇侯神爲驃騎將軍據齊書崔祖思傳蘇侯神卽蘇峻以濟爲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於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卽位儀注己巳王卽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證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爲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冊拜太子偉之下詔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尘

以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楊州刺史隨王誕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爲領軍將軍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王僧達爲右僕射柳元景爲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爲右衛將軍張暢爲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竝爲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其將夏侯獻之遣帥步騎五千軍於瓜步先是密遣腹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繼西陵今紹興府蕭山縣西興鎮是也其地西陳浙江吳越王錢繆以陵非吉語改曰西興劭遣殿中將軍薛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之奔牛塘今常州武進縣有奔牛鎮及奔牛塘故老相傳云古有金牛奔此因以名之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岡方山埭以

絕東軍破岡在晉陵郡延陵縣西北亦有埭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尋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大航即朱雀航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淮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纛充牣路衢是夜劭閉守大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楊尹尹宏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肇及衮冕服於宮庭蕭斌宣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爲軍士所殺剖腸割心諸將爭其肉生啖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窮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劍執之劭曰天子何在劍曰近在新亭至殿前也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后父偃導之元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爲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爲太尉謚忠憨公徐湛之爲司空謚忠

狀劭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見勸如此又謂質曰可得爲政乞還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江夏王義恭與諸王皆共臨視義恭詰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我家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事負阿父江湛斐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罵聲曰汝輩復何煩碎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殿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瓦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勸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竝梟於大航聚尸於市

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濊劭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豬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豬妃離絕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竝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宏王羅漢及諸同謀者皆伏誅淮南太守沈璞少爲文帝所奇及濟爲楊州刺史特簡璞爲濟主簿璞在任數年神州大甯濟亦得免謗讒濟年既漸長璞固求辭事乃轉守淮南帝忌璞爲濟舊屬託書奉迎之晚收而殺之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爲皇太后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后父偃導之元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爲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爲太尉謚忠憨公徐湛之爲司空謚忠

烈公江湛爲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倘綽爲金紫光祿大夫
諡簡侯王辰以太尉義恭爲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
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爲侍
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蕩閤舊制三公聽事前施黃閤謂之內閤五代志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謂之內閤五屏蔣註白洗貌親洗掃也洗與洒同殷沖等既誅人爲之寒心帝
以尚之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所謂全脫者活三縣士民
家口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爲尚書令僃爲大司馬長史位遇無改甲
子帝謂初甯長甯陵追贈十天與袁淑徐湛之江湛四家張邵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平王
鋒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爲中書令丹楊尹六
月丙午帝還宮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

及質起兵欲南譙王義宣爲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即
以質書呈帝語其信同臧冠軍常是未知殿下義篤耳方應伐逆
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荊江後患建議
元景當爲爪牙不宜還田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爲護軍將軍
領石頭戍事　己酉以司州刺史曾爽爲南豫州刺史庾戌以衛
軍司馬徐遵寶爲兗州刺史　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
爲公侯　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立義
宣炎子宏陽侯愷爲南譙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
南兗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爲領軍將軍　乙亥魏太皇
太后赫連氏殂　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曾甲午更以義

宣爲荊湘二州刺史愷爲宏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以竟陵
王誕爲揚州刺史　秋七月辛丑朝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辛
酉詔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貨賊兢利悉皆禁絕宋有細作署令大明四年改爲左右御府令　中直錄事參軍周朗上疏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
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乃
運鎮淪察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造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
里連死枯井共泣而秦漢餘弊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而
望國之治也安可得哉凡古之爲治者教之而已今欲爲教宜三
才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
二十盡使修武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
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
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

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又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
若欲重之宜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苧麻蔭巷緣牆
必樹桑柘列庭接宇惟植竹栗善其事者有司加賞若田在草萊
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
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蹋乃令桑長一尺圍
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實民以此故樹不
敢種士畏妄墾棟菱櫪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
此者哉凡爲國者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士之不廣患
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
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軍以急收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
死者弗望埋鰥居有不願娶生子得不敢舉又戍徭徙役令鄰伍妻老嗣

絕及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旋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開將盡以草木爲世郛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今宜家覽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雖可以聘娶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揀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開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壘人盈甸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邪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粱肉盡矣冰霜已厚苫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近食

十萬口矣使其家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游手歲發佐農令隄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鄉之在體必制其緩處函淫亂區間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應下泗閗何足獨繫（繫下閗應删閗閗彭城湖陸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使歲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舊騎至刪江南之人不敢至彭澗水陸漕輸絕矣）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蹲足而待也扛夫戰守之法當悼人之不敢攻頓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羸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

宜矣臣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役服漢者亦以馬少也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務之勤驅波滌墾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頗謬虛實怨怒實叢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皆我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龍爵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荅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

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漠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其之容聲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啟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瀆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收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與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炫金今之銷金是也）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贊遷橫集服累笥曰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積帶寶笥著衣也何廢棄之劇哉鄙之甚邪遠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民金皮繡漿酒釀肉者故不可勝紀至有列騎以游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惑且細作始幷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則傳於民如此

則遷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向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睨（瞬與睨同）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靡之源實先宮闈又設官者將以變天平氣質地成功防姦禦難治煩理劇宜稱事立人稱官道無空樹散位繁進穴人嘗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曾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哭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淆辰紀下亂幾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當州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愚家之貧（晉法家資者許乞郡想宋猶沿其風）爲郡不得復

遇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此彊仕謂置仕之使仕也）須合冠而啟封能政而議發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興抑碎首之忿陛殿延碑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寶則纘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遘讒於貴黨其益徵於鬼竈醫尊巫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太醫之術宜勇女習教在所遣使受業如此固當愈于媚神之蜀徼正湊理之徹矣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

之本非實故也又患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輒者抵罪嗣駭重者死歷窮揣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都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昔奏忭旨自解去職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絕此實允愜民願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讋申恩便爲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也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莊宏微之子朗嶠之弟也　初太祖始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遞代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喪

永昌王仁皆坐謀叛仁賜死於長安若文伏誅　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爲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已

已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論論之（楚世子商臣弑君父　尚自立卒後諡曰穆　南海太守韶簡據廣州反簡弑之弟也韶新南海太守南昌鄧琬考異曰作劉玩今從本紀　始興太守沈瀅系討之瀅系慶之從弟也簡誑其眾曰臺軍是賊劭所遣眾信之爲之固守琬先至止爲一攻道瀅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瀅系曰更相申五十日申容也又緩爲之期日申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卽破之九月丁卯斬簡廣州平瀅系封府庫付琬而還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爲秀爲司州刺史　辛酉魏主濬如信都中山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晉制東宮中庶子四人中舍人四人庶子四人舍人十六人洗馬八人）　甲午魏主濬還平城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七終

宋紀十　起孝建元年盡大明二年凡九年

世祖孝武皇帝上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在位十一年改元二孝建三大明八

甲孝建元年魏拓跋濬興光元年　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壬戌更鑄孝建四銖錢　乙丑魏以侍中伊敦爲司空　丙寅立皇子子業爲太子　初江州刺史臧寶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寶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

南郡王義宣庸閑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殺之質於義宣爲內兄（臧質武敬皇后之姪年長於義宣故爲內兄）　既至江陵卽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謂國家多事之時義宣已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中宜相推奉也）　時義宣已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悵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出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必上之從己）　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劭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過之政刑處賞一不咨稟擅用湓口鈎圻米（湓口米荊湘郡三州之運所積也鈎圻米南江之運所積也水又歷鈎圻如南昌歷鄱邱城下解而詰問趙）　帝注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

以爲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瞥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他人所先若命徐道寶帥舟師爲前驅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爲公前驅已爲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義宣都督荊雍梁益湘交廣南八州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間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爲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爲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超民奭之子也景平元年奭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討竺夔等功封豫寧縣侯竺超之從父弟也義熙初爲東陽太守東陽有功　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邕之子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八　宋紀十　晉思溫撰

孝武孝建元年

考異曰宋本紀二月庚午爽臧質南郡王義宣徐遁竟舉兵反義宣傳曰其年正月便反宋略云二月義宣等反按爽之反帝猶遣質收魯宏則非同日反明矣又按長歷是月戊辰朔然則庚午三日也義宣傳起兵在二月一日不知爽反在正月與二月耳

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眾戴黃標臧質以爲標識僞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己同皆殺之徐遁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宏爲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卽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除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晉宋之稱藩方僅宜授吉者謂之板授　文曰承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竝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宏輔國將軍下成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將萬人就宏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叩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柰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元謨爲豫州刺史欲以代曾爽命元景統元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時梁山江中有洲元謨等舟師據之於兩岸築偪月塢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甲午魏主濬詣道壇受圖籙　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代徐遁寶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考異曰宋略宋本紀皆作癸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八　宋紀十　晉思溫撰

孝武孝建元年

下有辛丑按長歷是月戊戌朔癸亥二十六日辛丑乃四日也當作己亥辛丑以徐州刺史欲以代臧質柳元景爲雍州刺史欲以代朱修之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欲以代蕭思話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崔仙松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眾十萬下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恰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知修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元謨聞爽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遁寶之姊也遁寶遣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遁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蕭思話已離彭城長史明胤守之　胤與夏侯祖檄垣護之共擊遁寶於湖陸

宋元嘉十六年冬十月以前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
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
州則梁山中絕（柳元景屯南州爲梁山後續若坂之則梁山之路中絕）萬
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諶
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
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冗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
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度東岸就元謨
計事間之馳歸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元謨元謨不
遣大司馬參軍崔勔之固爭乃遣勔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
比至城已陷勔之詢之皆戰死（考異曰義宣傳曰五月十九日西
日甲寅宋略於己亥上有甲辰下有甲寅然則決非十九日與己
亥或者是己酉與辛亥也今不書日闕疑）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奔還東岸質又遣
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元謨元謨時元謨使其將鄧
琨武念戍南浦其
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莫由焉鯨爽以亂世之情
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施用失所　故繼其名）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並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
豐生所統去年（慶之鎮盱眙分使之專征蓋兼督竟豫）近聊帥輕帥指往翦撲軍鋒裁
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言義宜與爽相結情契異於常人）或欲相見及其可識
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宜與所聞其死皆
駭懼柳元景軍於採石王元謨以臧質眾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
元景進屯姑孰（考異曰南州在南岸姑孰之傳作南州蓋南州即姑孰也）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
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假兵推誠事並見一

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桓元殺殷仲堪見一百一十一卷三年桓元字靈寶王蕃字孝伯）臧質少無美行弟
所具悉今籍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
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
州則梁山中絕（柳元景屯南州爲梁山後續若坂之則梁山之路中絕）萬人緩梁山則元謨
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諶
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
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冗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
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度東岸就元謨
計事間之馳歸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元謨元謨不
遣大司馬參軍崔勔之固爭乃遣勔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
比至城已陷勔之詢之皆戰死（考異曰義宣傳曰五月十九日西
攻梁山西壘陷之按長曆是月丁酉朔三日己亥八日甲辰十八
日甲寅宋略於己亥上有甲辰下有甲寅然則決非十九日與己
亥或者是己酉與辛亥也今不書日闕疑）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奔還東岸質又遣
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元謨元謨時元謨使其將鄧
琨武念戍南浦其
地則今之大信港也俗謂之偏塘河）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此以上皆
事朱修之斷馬鞍山道（水經註牛渚溪水出襄陽西柳子山下東爲
名也高處有三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修之所敗乃
遣江陵修之引兵踰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
則攫不可迫也王元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
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
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
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

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陽贏弱
自守悉遣精兵助元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
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
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宣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
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質與劉諶之進攻東城
元謨督諸軍大戰靜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諶之
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
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
舸遁走閉戶而泣戶艦也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
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己未解嚴先是帝
嘗以寶劒賜左衛將軍謝莊莊以與魯爽送別及爽以叛誅帝因

宴集問劒所在莊對曰昔與魯爽別猶爲陛下杜郵之賜上聞其
言甚悅　癸亥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丙寅
魏主濬如陰山　丙子以武昌王渾爲雍州刺史朱修之已赴江陵柳元景又留
建康敎以
渾刺雍州　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僕人何文敬
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
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爲武昌郡
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江夏爲武昌郡又按
晉志吳主權以東鄂置武昌郡今嚻昌軍是也　質往投之沖已
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南湖今在嚻昌軍
武昌縣東入里　庇之
運實啗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軍主鄭俱兒望見
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
承天志江夏太守本治安陸自此之後徙治夏口今鄂州治江夏縣即其地　龍
康晉武帝置護南蠻校尉遷荊州治於襄陽江左初省尋又置於江陵水經
註南蠻校尉府在方城自油口以東屯營相接悉是南蠻府屯

兵太傅義恭議使鄖州治巴陵尙書令何尙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自夏口入沔溯流而上至襄陽雍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夏口自以下守江之備船艦爲急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尙之請復合便故以浦大容舫爲使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爲重編二州上不許　戊子省錄尙書事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修之書首志曰五書尙書一僕射二令爲八座朱蓋一僕射一令也令丞相義宣自爲計謀未達庾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幷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尙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唯免德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

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纂無異於事爲重上乃原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詔按才路狹謝莊上表曰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泰爲殊升靡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衛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愚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瞻九流之鄰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閉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非親士疏嗣祁奚豈諂儻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稟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宏明成子舉三哲而服閎撝婁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爲業以樵箸置道頭輒身致魏帥應侯任二士而已捐泰州田季和冀缺而疇以田采張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勃進陳湯而坐以禠簡此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彝鑒臣謂宜普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簪而去或遇寒雪樵簪不售無以

自資輒自揚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頗言元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遇輒酣對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斂無緣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顗留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顗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憮謂顗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顗亦爲之傷感顏竣爲東揚州發教倘百年穀五百斛不受至是卒於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斐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興宗廓之子也

乙未孝建二年（魏拓跋濬太安元年）春正月魏車騎大將軍樂平王拔有罪賜死　鎮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二月丙寅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上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兗州刺史

夏五月乙未熒惑入南斗　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壬戌魏改元太安　甲子大赦　戊寅魏主濬畋於犢倪山　甲申還平城　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祐爲山陽王休茂爲海陵王休業爲郯陽王　丙辰魏主濬如河西　雍州刺史武昌王渾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八月庚辰廢渾爲庶人徙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東海鍾明賫詔賫渾因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丁亥魏主濬還平城　詔祀郊廟初設備樂從前殿中曹郎荀萬秋之議也　荀氏南渡草創二郊無樂宋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及破苻堅得樂工始有金石之樂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此所謂創樂非能備雅樂魏晉以來世俗之樂　上耳順帝昇明二年祫虞謂朝廷禮樂多違舊典盡指此類欲削弱王侯冬十月己未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奏裁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爲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幷幄帶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舉不得重擡鄣扇不得雉尾劒不得爲鹿盧形　晉灼曰古長劒首以玉作井鹿盧形　翠羽不得孔雀白擘夾轂除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袷衣不得裝面薄花正冬會不得劒舞杯柈舞長跽伎趍舒丸劒博山伎縿大橦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綾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內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敓不得稱臣止稱下官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竝不得過簏諸王子纘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非輜車不得油幰平乘船皆平兩頭作牖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鏁不得作五花及堅荷形詔可　以侍中張暢爲會稽太守初元凶之禍暢助義宣計之北有功績事平微爲吏部尚書義宣謀逆隨軍東下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故義宣敗得以免原至是出守會稽未幾卒於官

庚午魏以遼西王常英爲太宰　壬午以太傅義恭領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司空領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宏爲尚書令

是歲以故氐王楊保宗子元和爲征虜將軍楊頭爲輔國將軍元和雖楊氏正統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頭先戍陰平盧母妻孝弟並爲魏所執（文帝元嘉二十年魏克仇池楊文德敗走葭芦母妻子弟爲魏所執當在是年二十七年）而頭得免（始使驍戎陰平盧）請以頭爲假節西秦州刺史用安輯其衆俟數年之後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元和才用不稱使應歸頭頭能藩扞漢川使無窮患彼四千戶荒州殆不足惜若陰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從

丙申孝建三年（魏拓跋燾太安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爲順陽王休若爲巴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尚爲西陽王　辛丑上祀南郊　壬子納右衛將軍何瑀女爲太子妃瑀澄之會孫也　甲寅大赦　乙卯魏立貴人馮氏爲皇后（馮朗降魏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九年）　朗爲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誅后由是沒入宮　二月丁巳魏主濬立子宏爲皇太子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甲子以廣州刺史宗慤爲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興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爲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之權稍重至是雖長主臨藩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慤爲豫州臨安吳喜爲典籤（吳分餘杭爲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安屬吳興郡）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正一作止）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丁零數千家匿井陘山中爲盜魏遣部尚書陸眞與州郡合兵討滅之　閏月戊午

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丹楊尹　癸酉鄱陽哀王休業卒　太傅義恭以南兗州刺史西陽王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秋七月解義恭揚州丙子以子尚爲揚州刺史時榮戚守南斗上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斗揚州分故厭之）　揚州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懷文懷遠之兄也　八月魏主濬畋於河西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擊伊吾克其城犬獲而還（李暾以伊吾敦煌降魏實既入朝伊吾復叛故擊之）　九月壬戌以丹楊尹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甲申魏主濬還平城　丙午太傅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十一月魏以尚書西平王源賀爲冀州刺史更賜爵隴西王賀上言臣聞人之所賣莫賣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濫恕權其輕重有所矜

恤雖楊氏正統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頭先戍陰平盧母妻孝弟並爲魏所執（文帝元嘉二十年魏克仇池楊文德敗走葭芦母妻子弟爲魏所執當在是年二十七年）而頭得免（始使驍戎陰平盧）請以頭爲假節西秦州刺史用安輯其衆俟數年之後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元和才用不稱使應歸頭頭能藩扞漢川使無窮患彼四千戶荒州殆不足惜若陰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從

丙申孝建三年（魏拓跋燾太安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爲順陽王休若爲巴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尚爲西陽王　辛丑上祀南郊　壬子納右衛將軍何瑀女爲太子妃瑀澄之會孫也　甲寅大赦　乙卯魏立貴人馮氏爲皇后（馮朗降魏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九年）　朗爲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誅后由是沒入宮　二月丁巳魏主濬立子宏爲皇太子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甲子以廣州刺史宗慤爲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興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爲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之權稍重至是雖長主臨藩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慤爲豫州臨安吳喜爲典籤（吳分餘杭爲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安屬吳興郡）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正一作止）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丁零數千家匿井陘山中爲盜魏遣部尚書陸眞與州郡合兵討滅之　閏月戊午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丹楊尹　癸酉鄱陽哀王休業卒　太傅義恭以南兗州刺史西陽王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秋七月解義恭揚州丙子以子尚爲揚州刺史時榮戚守南斗上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斗揚州分故厭之）　揚州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懷文懷遠之兄也　八月魏主濬畋於河西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擊伊吾克其城犬獲而還（李暾以伊吾敦煌降魏實既入朝伊吾復叛故擊之）　九月壬戌以丹楊尹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甲申魏主濬還平城　丙午太傅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十一月魏以尚書西平王源賀爲冀州刺史更賜爵隴西王賀上言臣聞人之所賣莫賣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濫恕權其輕重有所矜

龍駒新平太守楊自倫乘郡奔魏按沈約志濃陽新平皆屬京兆
又明帝泰始七年立當考又按而不載治所當僑郡也新平郡
五代志臨晉城縣舊置濃陽郡
者多不同青冀二州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
勝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
歸順者易近忠民思遠申王威安邊之上策也由是遂定青州本治東陽
冀州治歷城今并爲一鎮　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
利言鑄一錢之費適當一錢之用無贏利也故民不盜鑄及上卽位又鑄孝建四銖形
式薄小輪郭不成錢外圓爲輪內方爲郭　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
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朝
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閒喧擾是歲始
興郡公沈慶之建議以爲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
也朕爲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

斬宗之於都南　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延之字延年少孤貧
居負郭窪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
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娶適劉穆之子愍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
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鳳門周纘之隱
居廬山傭學舊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
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纘之三義纘之雅仗詞辯
延之每折以簡要連挫纘之上又使遵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
善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
亮甚疾焉又爲徐羨之等所忌故出爲始安太守黃門郎殷景仁
謂之曰所謂俗惡後異世疵文雅羨之等詠徵爲中書侍郎賞遇
甚厚延之疏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

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又爲湛所惡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其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可不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值文帝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如言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也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疏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肴若無人竣後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宅宇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笨竹裏也羸日不精也逢竣閑簿即屏住道側導從之次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具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羣敬撙節禍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汝出塵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父憂裁踰月起爲右將軍丹楊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上不許遣中書舍人藏明賫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主衣主御衣服也尚衣奉御之職也

丁酉　大明元年　魏拓跋燾破滑臺執於滑臺門樓下殺之滑臺縣屬東平郡　詔遣太子左衛率檀安都將騎兵東陽太守沈法系將水軍向彭城以禦之竝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比至魏兵已去先是蔡蓋聚任城荊榛中累世爲患謂之任榛任城縣前漢屬東平郡後漢分爲任城國後遂爲郡宋省郡爲任城縣屬高平郡　申坦請回軍討之上許之任榛聞之皆逃散時天旱人馬渴乏無功而還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爲請莫能得沈慶之抱坦哭於市曰汝無罪而死我哭汝於市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上乃免之　三月庚申魏主燾攻於松山已巳遣平城　魏主燾立其弟新成爲陽平王　夏五月吳興義興大水民飢遣使開倉賑卹　上自卽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丹楊尹顏竣以藩朝舊臣上爲藩王時竣爲鎭佐是藩朝舊臣也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朝宋武帝爲宋王齊高帝爲齊王時曰霸朝竣懇切諫爭無所回避上浸不悅竣自謂才足幹時恩遇莫比當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六月丁亥詔以竣爲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　癸卯魏主燾如陰山　雍州所統多僑郡縣刺史王元謨上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秋七月辛未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爲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屬土著之籍也訛言元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衆從多爲雍部二千石柳元景河東解人南徙僑居於雍部乘聲皆欲討元謨元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啟上具陳本末上知其虛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主書後漢尚書令史之職漢尚書有主書令史二十一人江左以來中書省有主書　吐谷渾慕利延寇涼州　八月己亥魏主燾還平城　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爲

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宮縣彭城呂二縣並屬彭城郡從來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鎭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閤門無禮不擇親疏尊卑流聞民閒無所不至誕篤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親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鎭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南兗州時治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使鎭京口以防之　魏主燾將東巡冬十月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遼西黃山魏收地形志遼西郡肥如縣有黃山十二月丁亥更以順陽王休範爲桂陽王　魏州鎭五蝗遣使賑之

成大明二年魏拓拔濬正光四年改太安四年春正月丙午朔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濬以士民多因酒致鬬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鎭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閒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贓滿二丈者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　辛亥上祀南郊　乙卯魏主濬如廣甯溫泉宮遂巡平州庚午至黃山宮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戊寅南如信都敕於廣川廣川縣前漢屬廣川國後漢屬清河郡晉屬勃海郡魏收地形志屬長樂郡長樂郡信都也五代志曰北齊廢廣川入棗強劉昫曰隋於舊縣東八十里置新縣宇改爲長河縣屬冀州　乙酉以金紫光祿大夫褚湛之爲尚書左僕射　丙戌建平宣簡王宏以疾解尚書令三月丁未卒宏字休度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爲人謙儉周愼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

信仗之至是卒上痛悼甚至自爲墓誌銘幷誄　丙辰魏主濬還平城起太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魏主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魏主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魏主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魏主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魏主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耶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其知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部下吏謂中書之吏而嘗事允在部下者　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勞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小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以自給司徒陸麗言於魏主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婆子不立也面也建也謂不能建置家業也魏主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

卽日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冤主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述爲長樂太守允固辭不許冤主重允嘗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雖常曰天喜悠者有生所不能無也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卓茂字子康劉寬字文饒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牛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起於纖微詔指臨責司徒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人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官於都

坐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昔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乙丑魏東平成王陸俟卒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爲安陸王帝不欲權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書置二人吏部尚書拿銓選以其權重江左猶之大尚書言其位任與諸曹殊絕也今置二人以分其權以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吳郡顧覬之爲之　漢置六曹尚書中都官曹尚主水火盜賊事魏晉省宋復置隋改都官爲刑部尚書度支爲民部尚書唐避太宗諱改民部爲戶部又省五兵尚書　漢置五兵尚書魏置五兵尚書隋改曰兵部尚書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上之所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彧爲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彧爲之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耶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不異言選部貴重與前時無以異也覬琳之之孫孔琳之事恒元不務迎合諫其廢錢用穀帛復肉刑或謀之兄孫也

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六事周之大鄉也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爲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宏多矣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譽風遂行不可抑止干進務得兼加諂瀆無復廉恥之風讓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官人者哉

孝武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莊子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

丙申魏主濬畋於松山寒七月庚午如河西　南彭城郡治晉陵界沙門曇標以妖妄相扇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閻爲帝事覺甲辰皆伏誅死者數十人於是下詔沙汰諸沙門設諸科禁嚴其誅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尼多出入宮掖此制竟不能行　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文帝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謝滿席舉論文義慧觀酬荅不暇深相稱美爲宜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詞辨訟多在

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孝武嘗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遞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嘗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耶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去已復還尚之失色甚跌蕩不拘如此帝初踐阼擢爲僕射居顏劉之右顏劉延孫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帝之屢心也二年閒卽登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啟求出上不悅由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并被彈削僧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朝政上已積憤怒會黃門郎路瓊之宅與僧達門並當盛車服詣僧達而瓊之父慶之嘗爲王氏門下騶後瓊之以太后兄子故貴顯特此乃敢詣之而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茨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會高閣反上因誣僧達與閣道謀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賜死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板築爲殷相明敭幽仄晝日明揚視側唯才是與逮於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世分爲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蓄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謂誰州中正也因此相沿遂爲成法周

卜天生將兵會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興共擊魏兵屢破之斬魏將寇瓊公等數人十一月魏征西將軍皮豹子等將三萬騎助封敕文寇青州顏師伯禦之輔國將軍焦度刺豹子墜馬獲其鎧

宋紀十一　起大明三年　盡大明八年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世祖孝武皇帝下

起大明三年魏拓跋濬太安五年春正月己巳朔兗州兵與魏皮豹子戰於高平兗州兵不利　己丑以驃騎將軍柳元景爲尚書令右僕射劉遵考爲領軍將軍　己酉魏河南公伊馥卒　一二月乙卯以揚州六郡爲王畿六郡丹楊淮南宣城吳郡吳興義興也　更以東揚州爲揚州徙治會稽　東揚州見上卷孝建元年　猶以星變故也星變見上卷孝建三年　三月庚寅以義

興太守垣閻爲兗州刺史閻遵之子也垣遵卽垣苗也武帝西征長安使遵守洛當城城據柯靖之會後人靖之垣苗城　夏四月乙巳魏主濬立其弟子推爲京兆王　子推爲京兆王見上卷孝建三年　冦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冦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爲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疑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書壁下年紀姓諱往來鄱陽鄣師憐家祝詛詠之密以啟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爲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

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閻使以之鎮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閻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辨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閻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聚囚作徒坐徒罪居作者繫囚逮捕在獄者　閉門擊閻殺之考異曰宋略云己亥殺閻按本紀乙卯殺誕督今從之　明寶從閒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宗慤爲豫州聞誕兼督司州　聞誕反恐爲慤所害委官聞道自歸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水經注曰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

承歐陽引江入壞六十里至廣陵城余據此地則今之眞州開也　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慤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慤反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翦崔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蹈戈萬沒豈顧盆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臧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　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舁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

壯故耳上憑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此新亭在廣陵城外非建康之新亭也　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眾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眾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諸軍大集欲棄城北走醞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今泰州也還自廣陵北門譟言出戰邪而趨東則海陵之路　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眾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爲我盡力乎眾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眾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主簿劉琨之爲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凶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

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授南史作投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東陽州刺史顏竣遭母憂送喪還都上恩待猶厚竣時對親舊有怨言或語及朝廷得失會王僧遵得罪疑竣譖之將死具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竣愈懼上敕陳謝且請性命上益怒詔荅曰卿訕訐怨愼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反上遂誕竣與誕通謀五月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後賜死妻子徙交州至宮亭湖宮亭湖即彭蠡湖在彭澤縣西復沈其男口　六月戊申魏主濬

如陰山　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桑里在廣陵城西南）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龔晉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壅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幷諸攻具（爲樓車推進以攻城故曰行樓）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於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潛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艦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謀開門納官軍不果物聞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濮陽范義爲左司馬義母妻子皆

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臣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爲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除主沈肩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初誕發民築廣陵城郭自循行有人干輿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閒民人道佛皆諫得止今大臘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誕前後所見妖怪非一及城陷之日霧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亙屬城凡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

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誕姓謚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凡應誅者上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剖腸抉眼或笞面慙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苦酒醋也）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忿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爲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竟築之號爲憤樓山每風晨雨夕常聞號哭之聲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綦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閒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寶送既出門竝散走唯曇濟不去擔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羊璿坐與誕綦善下獄死擢梁臕爲後將軍贈劉瑀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宗越抬軍嚴善爲營陳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行前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辛未大赦　丙子以丹陽尹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秀之野卒無風采而心力堅正其在丹陽爲政清肅以身率下遠近悅服　丙戌以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司空刺史如故　八月庚戌魏主濬如雲中壬戌還平城　九月壬辰築上林苑於元武湖北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築北郊立元武湖於樂游苑北）　初晉人築南郊壇於巳位尚書右丞徐爰以爲非禮詣宮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太常丞陸澄幷同爰議甲午詔徙於午頭山西（午頭山在今建康宮城上元縣南四十里雨花臺東南）直宮城之午位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蔡宮於西郊　是歲帝

俞尙書左丞拍萬秋造五路依金根車加羽葆五路之制與金
葆者愈非古矣沈約曰秦滅三代之車
獨取殷制古曰秦根車漢曰金根車不同加羽
子大明四年魏拓跋濤
卽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魏大赦改元和平　辛未
上祀南郊乙亥上耕籍田大赦　己卯詔祀郊廟初乘玉路　庚
寘立皇子子勛爲晉安王子房爲尋陽王子頊爲廬陽王子懿爲
襄陽王　魏散騎常侍馮閩來聘　二月魏衞將軍樂安王良討
河西叛胡以下文叛胡詣長安首罪觀之此柯西
蓋謂自龍門東至華陰河之西岸也　三月魏人寇
北陰平孔提陰平道漢屬廣漢國晉武帝泰始中分立陰
平郡宋立北陰平郡宋白曰文州陰平郡晉咸康中氐羌所據永嘉
之後羌虜數反遂立部以遏之輿地志云晉永嘉末太守王鑒以
部降李雄晉人於是悉流移於蜀漢其氐羌竝騙楊茂搜此郡不
復預受正朔故前史諸志悉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
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者亦於梁州立南北二陰平魏收地
形志武都郡有孔提縣五代志武都縣後周并西魏之孔提

郡及縣大焉此時殘人叢
寇北陰平之孔提縣也　北陰平太守楊歸子聚破之（攷正通鑑
泥於索虜）
歸及宋略二書乃改孔提爲朱提郡名治中時
孔提二字不宜改朱提明矣但今之於北陰平下作長注陽號句
讀而朱提二字又不明爲改正則讀者終未明了今依李武本紀
改朱提爲孔提又移孔提二字於北陰平
之下則讀者自明矣何必紛紛致辨哉　甲申皇后親桑於西
郊皇太后親禮　夏四月魏太后常氏殂五月癸丑魏葬昭太后
於鳴雞山（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流北有鳴
雞山史記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其肺爲代王夫人裹
子通之至此日代已亡矣吾將安歸乎遂磨笄於山而自殺代人
憐之爲立祠焉名爲磨笄山祠白殺代人
謂之爲雞山杜佑曰嫗州治懷
戎縣有鳴雞山木名磨笄山）　丙戌尙書左僕射褚湛之卒
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
陽侯曇安裴言拾寅今係白蘭若分渾出其左右必走係南山不
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

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都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
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　魏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復置
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魏遣使者安慰之　秋七月遣使如魏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何尙之卒尙之字彥德少時頗輕薄好撈
蒲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尙之
雖好文義老而不休立身簡約車服率素衡當朝畏遠權栖親
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　壬午魏主燾如河西
魏軍至西平（西平漢舊縣晉永寧初分置西平郡宋白曰鄯州
鄯都即古都也唐爲鄯都州　吐谷渾王拾寅走保
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三十餘萬　庚午
魏主燾還平城　丁亥徙襄陽王子鸞爲新安王　冬十月庚寅
詔沈慶之討綠江蠻　前廬陵內史周朗少而好奇雅有風氣與

兄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朗性至孝母亡哭泣必慟而不能禮居
喪常節爲有司所糾帝以其前疏切直且多自誇張深惡之詔曰
朗悖禮利口將亂典刑特鎖付廣州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
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　十二月魏散騎常侍盧度
世等來聘　是歲上徵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爲侍中師伯以諂
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帝嘗與之搏蒲上擲得
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攜蒲采名白黑犢有
雉有盧得盧者勝）上失色師伯遽
斂子曰幾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
滅沮渠氏（文帝元嘉十六年魏克涼州沮渠無諱與
弟安周西走保敦煌高昌今爲柔然所滅）以闕伯周爲
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

辛丑大明五年（魏拓跋濬
和平二年）春正月戊午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

六出義恭奏以爲瑞上忧義恭以上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祗奉由是終上之世得免於禍　二月辛卯魏主濬如中山丙午至鄴遂如信都　三月遣使如魏　有流星數千萬或長或短或大或小或小遊西行至曉而止　魏主濬發幷肆州民五千人治河西獵道（魏道武天賜二年分幷州北境爲九原鎮太武眞君七年置肆州宋白曰十三州志云漢末大亂劉豹侵邊自定襄已西盡雲中爲門之閒遂空曹公集荒郡之戶徙之九原界以立新興郡領五原等縣即唐忻州定襄縣之地後魏書云太平二年置肆州寄理秀容城秀容縣即忻州所治即故末所置九原縣也）辛巳還平城（平城即今大同府）有山高四百餘丈諸羣官仰射山峰無能踰者魏主纂弘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夏四月癸巳更以西陽王子尚爲豫章王　庚子詔經始明堂造作大殿於丙巳之地制如太廟唯十有二閒爲異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司馬新野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欲自專處決深之及主帥每禁之主帥（典籤也又齎內亦有主帥謂之齎帥常懷忿恨左右張伯超有寵多罪惡主帥屢責之伯超懼說休茂曰主帥密疏宮過失欲以啟聞如此恐無好言將得罪也）休茂曰爲之柰何伯超曰惟有殺行事及主帥行事謂庾深之舉兵自衛此去都數千里（雍州鎮襄陽去建康水行四千餘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丙午夜休茂與伯超等帥突殿隊（宋制王有突騎隊蓋左右視兵也出則爽車爲衛）殺典籤楊慶於城中出金城殺深之及典籤戴雙徵集兵眾進攻馳檄使佐史上己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博士荀詵謀（侍讀博士授諸王經者也）休茂殺之伯超專任軍政生殺將軍鎮和龍（和龍燕舊都魏得之置鎮和龍以爲鎮後爲營州）洛侯爲廣平王　壬午魏主濬大將軍鎮虎牢（虎牢宋舊鎮爲司州刺史治所魏得之置係州萬壽爲樂浪王加征北大將軍鎮虎牢在己休茂左右皆萬期挺身斫休茂不克而死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懷文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辭巡山北八月丁丑還平城　戊子立皇子子仁爲永嘉王子眞爲始安王　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沈慶之固讓司空柳元景固

讓開府儀同三司詔許之仍命慶之朝會位次司空俸祿依三司
考異曰宋略此事在戊戌疑誤
辰原是月甲寅朔無戊戌　元景在從公之上慶之家素富產業
累萬金童奴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先有四宅宅宇甚麗又有
園舍在烏湖吳興南史齊武帝永明元年望氣者云新林東冶東府
之間衣冠當在正月甲子築青溪舊宮作新林東府湖苑以厭
新林東府湖也　慶之一夕攜子孫及中表親戚徙居其湖以四宅
輸官慶之多蓄妓妾優游無事謳意歡娛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
素從者不過三五人每晨粲劇月無人從行過之者不知其為三
公也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嘗歡飲酒令作詩慶之曰臣不
知書請口授顏師伯上即令師伯執筆慶之即口占曰微生遇多
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
房上甚悅眾坐幷稱其辭意之美　甲戌移南豫州治于湖丁丑

以尋陽王子房為南豫州刺史　閏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卒謚
曰獻妃　丙申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於朱雀門又自承天門至
於元武湖　壬寅更以歷陽王子頊為臨海王　冬十月甲寅以
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為尚書左僕射劉秀之為雍州刺史
　乙卯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子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
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經過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及為南徐州
刺吳郡以屬之　吳郡自晉氏渡江以來為揚州最為近畿大郡
刺史以山陰岔張岱為諮議參軍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子頊為
廣州豫章王子尚為揚州晉安王子勛為南兗州岱歷為三府諮
議三王行事與興鑾主帥共事事壞而情不相失或謂岱曰主王
幼上當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或江智淵約相與諫會召入
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明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淵
執事多門而每能輯和公私云

未及言上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恆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先鞭其面上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若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遵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上乃出懷文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領廣陵太守懷文詣建康朝正（朝正謂赴元日朝會也）事畢還還以女病求申期至是猶未發兗官禁錮十年懷文竇宅欲還東（還東謂還吳興烏程康東）上聞大怒收付廷尉丁未賜懷文死懷文三子濟淵沖行哭爲懷文請命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上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見視也言其狂塗炭之中不堪眼也）願陛下速正其罪若正其罪當不至於死也上竟殺之　夏四月壬寅殷氏卒（考異曰殷淑儀若弟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希密取之假姓殷氏左右言殷者多死或云賢妃是殷玫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今從宋書）追拜貴妃謚曰宣上痛悼不已精神爲之罔罔頗廢政事　五月壬寅太宰義恭解領司徒　是月有星前赤後白大如甌尾長十餘丈出東壁北西行沒天市啾有聲　六月辛酉東昌文穆公劉延孫卒　庚午魏主濬如陰山　魏石樓胡賀略孫反（石樓胡即吐京胡也吐京有石樓山隋屬吐京郡爲石樓縣唐屬隰州）長安鎮將陸眞討平之魏主濬命眞城長蛇鎮（長蛇鎮在南田縣東南有長蛇水唐屬州）反眞討平之卒城而還　秋七月壬寅（存疑以前吳山縣即其地）氏豪仇儡檀反眞討平之（後支干推之則此處爲得有壬寅非壬申則壬午也然魏書與北史俱作壬寅故不敢改但標以存疑）魏主濬如河西　甲申地震兗州尤甚有聲如雷於是晉郡山搖者三　乙未立皇子子雲爲晉陵王是日卒謚曰孝　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桓元復述其議竝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濛枝派名

墨條分班志儒家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法家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名家正名名位不同道亦異數墨家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尚同至於崇親嚴上厥猷靡爽唯浮圖爲教反經提倫釋氏以自西天竺來者爲經（竺提拘）掊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威夫佛以謙異自牧忠虔爲道甯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謂拜四輩而不拜父母也釋氏有所請戒外四聖佛一也菩薩二也圓覺三也聲聞四也亦謂之四輩也）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沙門重戒禮以捨俗爲僧之年爲始耆老也直體謂不屈身也今鴻源遙洗挹流仰鏡九德贊寶百神登職而畿輦之內舍弗臣之恨陛席之閒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體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及廢帝卽位復舊　乙未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左僕射丹楊尹王僧朗爲右僕射僧朗僧朗之父也　冬十月壬申葬宣貴妃於龍山（九域志江寧府有龍山山形似龍江寧府卽建康）鑿岡通道數十里民不堪役死亡甚衆亡逃亡也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爲之別立廟　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　辛巳加尚書令柳元景司空　十一月壬寅魏主濬還平城　南徐州從事史范陽祖沖之上言何承天撰歷見一百二十四卷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更造新歷以爲舊瀆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今分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盧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又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歷瀆設元應在此歲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瀆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瀆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所謂今歷皆祖沖之更造者也上者桓元復述其議竝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濛枝派名

年凡一百八十年而下元甲子至今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上晏駕不果施行

癸卯大明七年（魏拓跋濬和平四年）春正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僧朗爲太常衛將軍顏師伯爲尚書僕射上每因宴集使羣臣自相嘲詆以王僧朗戲其爲樂吏部郎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尚安擬人疑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由是愚寵大衰又議殷貴妃諡曰懷上以爲不盡美甚銜之他日與羣臣乘馬至貴妃墓輒鞭指墓前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竟以憂卒（考異曰宋略曰帝既以僧安爲辱智淵自是識之無度智淵不堪其恥退而自叙今從宋書）智淵愛好文學辭采清贍上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遲數多命羣臣三五人游集智識之日未嘗相書舍人鮑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照文辭素贍逸人見其然咸謂其才盡而照不爲之遊　壬寅魏主濬如陰山　六月戊辰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爲豫州刺史德願懷愼之子也上既葬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故用爲豫州刺史以賞之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極悲他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剛日自哭亡妾耳上爲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辭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上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雖妾幸臣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江左諸帝既崩以其所居殿爲陰室孝諸御服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牆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以蠟爲蠅以麻爲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爲

辛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元謨爲老傖（江南人呼中州人爲傖王元謨太原人也故呼之）僕射劉秀之爲老慳顏師伯爲鄣鄣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跋以爲歡笑又龍一崑崙奴（崑崙國在林邑南）令以杖鑿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呢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興宗父廓也書爲豫章太守故稱之相府謂武帝相晉時廓爲司徒左長史也）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左傳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王又好爲文章自謂人莫能及中書舍人鮑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照文辭素贍逸人見其然咸謂其才盡而照不爲之遊　壬寅魏主濬如陰山　六月戊辰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爲豫州刺史德願懷愼之子也上既葬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故用爲豫州刺史以賞之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極悲他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剛日自哭亡妾耳上爲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辭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上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雖妾幸臣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江左諸帝既崩以其所居殿爲陰室孝諸御服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牆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以蠟爲蠅以麻爲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爲

過矣顗淑之兄子也　秋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爲淮南王子產爲臨賀王　丙寅魏主燾收於河西九月辛巳還平城　庚寅以新安王子鸞兼司徒　丙申立皇子子嗣爲東平王　冬十月癸亥以東海王禕爲司空　己巳上較獵姑孰　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明根奉使三返上以其長者禮之有加　十一月癸巳上習水軍於梁山十二月丙午如歷陽甲寅大赦　己未太宰義恭加尚書令　癸亥上還建康　是歲立皇子子師爲南海王　以前車騎參軍劉懷珍爲黃門郎孝建初懷珍嘗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閤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既而以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竟陵王誕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

闋往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遂擢是職

甲申大赦　八年　魏拓跋濬和平五年　春正月丁亥魏主燾立其弟雲爲任城王

戊子以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領司徒　二月辛丑特進朱修之卒修之立身清雅其在荊州時百城贈賄一無所受唯以鎮人宅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吏賭之未嘗入己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修之未曾供贍嘗往視姊姊爲設菜羹飯以激之修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　夏閏五月壬寅太宰義恭領太尉　上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少有醒

時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皿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

之莫敢弛惰庚申上殂於玉燭殿　年三十五　遺詔太宰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以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柳元景領尚書令入居城內入居臺城之內也建康無外城設六雉門而已百官第宅皆在臺城之外　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將軍王元謨　舊制外監不統領軍宜相統攝　將事如統領外監　是日太子字業即皇帝位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惕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公杖孫穆子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年矣猶有童心若子是以知其不終也　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甲子詔復以太宰義恭錄尚書事柳元景加開府儀同三司領丹

楊尹解南兗州　六月丁亥魏主燾如陰山　是月有流星大如五斗甌赤色有光照見人面尾長一丈餘從參北東行直下經東井過南河沒　秋七月己亥以晉安王子勛爲江州刺史　柔然處羅可汗卒子成立號受羅部　眞可汗　魏收曰受羅部謂魏言憙也　改元永康部眞帥眾侵魏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　壬寅魏主燾如河西高車五部相聚祭天眾至數萬魏主親往臨視之高車大喜丙午葬孝武皇帝於景寧陵　景寧陵在丹楊秣陵縣巖山　廟號世祖　庚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乙卯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此都座謂尚書八座會坐之所猶今之都堂也　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還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

非一皆刋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濛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濛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以戚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爲義恭陳發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怯憚攝也惟怯也阿順濛興恆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遽事濛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遽事往復論執義恭濛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

名新昌郡屬交州五代志屬交州新寧郡既而以其人望復徵之建康　丙辰追立何妃曰獻皇后　何妃大明五年薨興等惡王元謨剛嚴八月丁卯以元謨爲南徐州刺史　王太后疾篤使呼帝帝曰病人鬼多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割我腹那得生甯聲兒已丑太后殂　九月辛丑魏主燾還平城　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爲特進右光祿大夫　乙卯葬文穆皇后於景甯陵　王后薨孝武帝謚曰文穆　冬十二月壬辰以王畿諸郡爲揚州大明三年以丹陽揚州爲東揚州以會稽爲揚州亦見三年癸巳以豫章等六郡爲王畿　以揚州東陽南徐州移治歷城見上卷孝建三年宋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東方諸郡連歲旱饑東方諸郡謂三吳及浙江東五郡　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什六七　是歲復移南郊壇於巳

宋紀十二　止一年

前廢帝永光元年　魏邦敦薄子業少字法師孝武長子也　在位一年而被弒改元者二永光八月景和二月

乙永光元年　魏邦敦薄平邵六年

二月丁丑魏主濬如樓煩宮（樓煩縣漢屬鴈門郡魏晉棄之荒外魏收地形志屬鴈門郡原平縣有樓煩城賈曰樓煩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余案唐書忻州古樓煩地也）自孝建以來民間盜鑄濫錢事始一百二十八載（孝武帝孝建二年）商貨不行庚寅更鑄二銖錢形式輕細官民皆便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　宋紀十二　前廢帝永光元年　田忠誠機

佑通典秦子作來子　三年二十六

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楚楚酸痛之貌）

魏主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甲辰太子宏

三月乙巳魏主濬還平城　夏五月癸卯魏主濬殂（殂徂也）

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魏主宏時年十二侍中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陽休祐尚書陽平公貴愛仁南陽公渾天度於禁中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治疾於代郡溫泉（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西渡桑乾水去桑乾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乙渾使司衛監穆多侯召之（魏官有司衛監典宿衛）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盍將軍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陽休祐尚書陽平公貴愛仁南陽公渾天度於禁中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治疾於代郡溫泉（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西渡桑乾水去桑乾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乙渾使司衛監穆多侯召之（魏官有司衛監典宿衛）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盍

慎而無愆失太武特親昵之性至孝遵父憂毀瘠過禮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以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及其死也朝野無不歎息己酉魏以渾爲太尉錄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爲司徒尚書左僕射代人和其奴爲司空殿中尚書順陽公拓跋郁謀誅渾渾殺之初魏主始立渾隔絕內外不使相見百官震恐計無所出郁素忠正亢直乃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羣臣憂懼今來特欲求見主上耳渾窘怖謂郁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未接百官諸君何疑遂奉魏主臨朝及是復謀誅渾遂遇害　壬子魏以淮南王

乙渾爲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決於渾　帝幼而猶畏及

卽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漸長欲有所爲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那帝

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

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與眞天子官爲屬天子（屬爲物也）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

與太宰顏柳共爲一體往來門客恆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

法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閣今與宅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

宮有帝遂發詔免法興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法興死

解巢尚之舍人員外散騎侍郎東海繇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與

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人皆苦之帝嘗戲曰顯度爲百姓患比

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卽宣旨殺之尙書右僕射領衞尉卿丹楊尹顏師伯居權日久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爲尙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尙書王彧爲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舍晝夜帝內不能平旣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慴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慨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幷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

目粽宋人以蜜漬物曰粽蜜漬俗以益智粽遺武帝卽蜜漬益智也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飲食寢臥常不離於側武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酸盤而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算得米嘗嗽悉以與人及長性嗜不恆日時移變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齊侈無度賜與不節左右親幸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久之不還民有通辭索直者輒遁後作原字及是遇害人亦莫之惜也帝旣殺義恭卽以自侍帝許之淵俯仰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須臾如戟何無丈夫意淵曰淵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以死自誓凡十餘日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帝令太廟卽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鼻準如何不離立召畫工令髹之髹臭上塗也柳宗元詩曰

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噉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卽以錢乞守園人人多稱之及其遇害朝野無不歎惋旣又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幷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述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旣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尙書與尙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爰便辟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歷參顧問旣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

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僞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面取其悅美首取其髮美進爵曾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俯仰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須臾如戟何無丈夫意淵曰淵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以死自誓凡十餘日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帝令太廟卽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鼻準如何不離立召畫工令髹之髹臭上塗也柳宗元詩曰

晴照曳成藍　以建安王休仁爲雍州刺史湘東王彧爲南豫州刺史皆留不遣　甲戌以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乙亥以始興公沈慶之爲侍中太尉歲之同辭徵青冀二州刺史王元謨爲領軍將軍　魏葬文成皇帝於金陵廟號高宗　九月癸巳帝如湖湖熟漢湖熟縣屬丹楊郡晉宋爲縣治化中廢爲頓屬上元縣　戊戌還建康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辛丑遣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後身不復生王家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母弟母妹謂同母弟妹也又以爲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愛遂欲掘景甯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因縱冀於陵肆罵孝武所爲虜奴初金紫光祿大夫謝莊爲殷貴妃誄曰贊軌堯門帝以莊比貴妃於鉤弋夫人鉤弋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太始三年欲殺之孫奉伯說帝曰

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生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從之　徐州刺史義陽王昶素爲世祖所器民間每訛言昶當反是歲訛言尤甚帝常謂左右曰我卽大位以來遂未嘗戒嚴使人邑邑邑不得志也昶使典籤遵瀅生奉表詣建康求入朝帝謂瀅生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來還甚善又屢詰問瀅生義陽謀反何故不敢瀅生懼逃還彭城帝因此用兵己酉下詔討昶內外戒嚴帝自將兵渡江命沈慶之統諸軍前驅瀅生至彭城昶卽聚兵反移檄統內諸郡皆不受命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妾夜與數十騎開北門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尚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丹楊王　吏部尚書袁顗始爲

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顗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顗督雍梁諸軍事雍州刺史顗勇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山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頊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爲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蕭子顯曰江左大鎮莫過荊揚宏農郡陝縣周世二伯主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　顗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襄陽至江陵水則由漢河陸則由長林當陽　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閒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疏末由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

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顗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顗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閒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袁顗有清望又名門也鄧琬性貪鄙又寒族也故云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蔡興宗爲吏部尚書　戊午解嚴帝因自白下濟江至瓜步晉宋都建康新要地新亭在西白下在東白下蓋今之龍灣也按白下城合白石壘唐武德中移江寧縣於此名白下皆江津也白石壘下皆江津　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錢慶之始議見一百二卷孝建三年　旧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綖與線同貫之以綫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料數者料其多少之數也十萬錢不盈一掬鄭元曰兩手曰掬　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冬十月丙寅帝還建康

帝與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妒譖藻於帝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大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幷誅其二子甯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何瑀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孝建三年倘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爲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談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與興宗使談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爲見拒慶之使談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

道諒恭德改行無復可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魚曰喁喁仰也向上也望如饑魚然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夕及禍四海重貲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謹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輒竄曰鈍又通如字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祿思舊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閒消息若一夫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誰皆公家子弟耳何慮不從且公門徒義附竝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城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代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爲民間傳言公悉預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閒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眾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景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

父兄子姪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飲攸之以被撾殺之攸之隨王誕有功慶之抑其賞由是恨之故果於殺時年八十慶之字宏先少有志力孫恩之亂遣人寇建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及既貴徙居婁湖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柳元景顏師伯嘗詣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富貴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扼損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衛裹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懽帝嘗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

二今棄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益固讓嗳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耳及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臨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未幾果賜死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嚭譖烝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乎陳楚平王信費無極之讒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皆在吳必憂楚楚盡以免其父召之皆來吾免而父榮君曾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爾能報伍尚至楚幷奢殺之員入昂懼平王之墓遂欲慶之藥而死子祕書郎昭明問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經死杜佑通典曰後漢馬融為祕書郎詣東觀典校書經傳中外三閣經書校罷脫誤亦謂之郎中武帝分祕書圖籍為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宋齊尤為美職皆為甲族起家之選居職倘十日便遷齊梁末多以貴胄子弟為之無其才實　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為後沈文

季張誅沈攸之親屬以報仇張本　帝許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元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元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元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為東陽太守元謨與錢包法榮家在東陽元謨使法榮至興宗所興宗謂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恆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收詔帝將遣吏兵收之也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元謨舉事元謨使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圳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耶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閑寫者謂欲清閑寫其所懷也道隆解其意招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壬寅立皇后路氏太皇太后弟道慶之女也　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

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曙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太祖高祖第三子世祖太祖第三子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子　故惡之因何邁之謀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在溢口停不進子勛與錢詡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諸王有侍讀掌授王經有侍書掌教王書馳以告長史鄭琬泣涕請計考異曰子勛傳云景雲遣信使告琬宋略曰帝使道邁賚敕至潯陽琬謂道邁云云今從琬傳琬曰身南上寒士蒙先帝殊恩以變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義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

眾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寶帳山太守辟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爲將帥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江陵盜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爲司馬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眾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遣使諸江州部內諸郡簡民丁上之以爲兵）收繫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爲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鹽左右使摩之南平王鋭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荊湘二州以厭之益無所顧憚恣爲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前廢帝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己以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物其家越等久在殿省悉知所爲休仁休祐每入言

尙頑悖有兄風已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尙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尙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言乘此以奉辭伐罪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早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鴆王既弒廢帝欲鴆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爲黃門侍郎戊之爲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太尉進興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爲司徒仁謂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爲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　乙丑徙安陸王子綏爲江夏王

太宗明皇帝上之上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　在位八年改元二泰始七泰豫一

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泰始其廢帝時昏制謬封竝皆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爲中護軍道隆曉於廢帝廢帝嘗使左右汪逼建安王休仁母楊太妃左右竝不得已順命獨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至是休仁求解職固臣不得與此人同朝帝乃賜道隆死附錢頭道隆嘗侍孝武帝帝酬謝超宗殊有鳳毛超宗謝靈運子也固有文辭而超宗酷似其父故帝云然孝武人不喻輒旨遽出像超宗曰聞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那道隆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退跳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超宗竟日不出乃去其無狀如此　宗祇譚金謂太一等雖爲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權暴朝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閤攸之後平尋陽還總戎北討慇居方面　辛未徙臨賀王子產爲南平王晉熙王子輿爲廬陵王　壬申以尙書右僕射王彧爲尙書令僕射景文卽彧也避上名以字行　乙亥追尊沈太妃曰宣太后卽上母沈婕妤也　陵曰崇憲　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殷琰行府州事晉孝武太元中僑立南梁郡於淮南安帝義熙中土斷始有淮南故地屬南豫州五代志淮南郡壽春縣舊有南梁郡　及休祐徙荊州卽以琰爲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有司奏路太后宜卽前號移居外宮上不許戊寅尊路太后爲崇憲皇太后居崇憲宮供奉禮儀不異舊日立妃王氏爲皇后后景文之妹也　罷二銖錢禁鵝眼綖環錢餘皆通用

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閤時加子勛開府儀同三司故云開黃閤　寶爲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天子開端門宮門正南門曰端門　黃閤是宮門非端門也

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顗旣至襄陽卽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卽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卽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爲江州刺史欲以代子勛　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卽酈本仕休祐不之荊州酈本仕以支之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未至州使爲道路行事治塗之事一以委之　至鵲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迎之令子勛避牙於桑尾桑尾卽桑落洲尾　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謂上婚害明茂明茂謂明帝茂悅謂上婚太皇貴王子尙死也　竊竊大貴干我昭穆實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在者子勛子綏子房

子頊子仁子鎮子元子圓子孟子
翻子趙子朗子悅凡一十三人　聖靈何辜而當乏饗郢州刺史
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徵欲攻廢帝聞廢帝已隕即解甲下標卽
兵立義以募兵罷兵赦下標　既而聞江
大擾郢州居江雍之間懼其卽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鄧景元帥眾
夾攻以問罷兵之由　馳下并送電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
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敬
當尙世祖女帝知宋世諸主莫不嚴妬乃使人爲墩作表讓婚曰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輸蔽伏
用憂惶仰緣聖貺實自晉氏以來配尙王姬者雖累經美
皆亟有名才至如王敦幡氣桓溫斂威貞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狹
足以遵詔王儉無仲都之質而保露於北階何瑤闕龍工之姿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　宋紀十二　圭　恩補堂藏
明帝泰始元年
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朦窶殷沖幾不免於彊鉏彼數人者
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衣悲姑氣無所逃訴倘勑
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
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箠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
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席之
私節其言笑姆嫡爭媚相勸以嚴尼媼競前相詣以急其閉又有
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貫頭
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
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
見晚朝不識晡晨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棋秩而披卷一生之
內與此長乖又聲影栽聞則少婢弄進裙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一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明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宋紀十三止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下

丙辰泰始二年（魏拓跋宏天安元年）春正月己丑朔魏大赦改元天安　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爲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元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虎檻洲名在赭圻東北江中蕪湖之西南也）時元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請諸將曰今眾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之　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卽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張悅爲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文帝元嘉末置司州於汝南孝武大明元年省廢今復置之領義陽汝南二郡）以義陽內史龐孟虬爲司州刺史徐州刺史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鄴安都冀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睢陵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郡孝武大明元年度屬濟陰郡沈約曰濟陰本屬兗州其民流寓徐土因割地爲郡境猶什睢陵人）夏邱縣唐以夏邱爲虹縣（酒泗州復漢舊縣名也虹漢書音貢今音絳杜佑曰睢陵縣故城在泗州下邳縣東南）安都遣其從子直閤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文帝元嘉十年割濟南太山立太原郡庶青州長清縣宋太原郡地也）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旅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群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淮陽郡於下邳角城（角城古城也）請降於索兒龐孟虬亦不受建康之命舉兵應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覬爲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殷琰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漢官有都水長屬少府晉屬大司農後遂置都水使者掌河津渠凡水利事皆治船艦）璪說覬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東揚統五郡）覬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爲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張悅爲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內史龐孟虬爲司州刺史徐州刺史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鄴安都冀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

北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於大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尋陽地記曰九江一曰烏白江二曰烏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歐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揖云九江入今常州界下云水世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到歙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顧揖曰縣北縣說皆謂江水至是分爲九道獨否不然酈氏謂下文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遶北合於匯說者謂東陵巴陵也益今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許慎曰遶邪行也今江水迴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流行合於彭蠡即經所謂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遶北會於匯也由是觀之九江不在湓陽明矣所謂九江者蓋今洞庭也考之前志沅水潕水漸水漁水辰水敘水酉水醴水湘水資水吉合洞庭中東入於江所謂九江者豈非此乎宋白曰江州潯陽郡禹貢九江孔殷彭蠡既瀦彭蠡在州東南五十三里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是也然則彭蠡以東爲揚州之域九江以西卽荊州之域周景式廬山記云柴桑彭蠡之郊古三苗國舊廬山記云秦時爲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潯州界古蘭城是也秦并天下以此屬廬江郡漢屬淮南國後漢爲廬江二郡之境三國之時此地雖爲吳昌晉初尋陽蔡武昌晉初尋陽猶理江北溫嶠移於此而未立郡吳伊分尋陽隸武昌晉初尋陽猶理江北溫嶠移於此

始道尋陽郡隋爲九江郡余按秦并天下置九江郡項羽封黥布爲九江王領六漢地理志所謂九江在潯陽縣南沈約宋志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二漢爲廬江吳立潯陽郡尋陽縣屬焉此時尋陽之地在江北晉亂立尋陽郡後郡治於柴桑而尋陽之名遂移於江南晉惠帝頗江州治豫章成帝移江州治尋陽時人益因漢志所謂九江者爲尋陽又爲江州治所遂謂尋陽爲九江若禹貢之九江其地實難考見若必以夷陵爲西陵遂以巴陵爲禹貢之東陵據取合洞庭之水爲九江考之前志合洞庭者不止九水而酈道元水經註謂廬江郡有東陵鄉江陵有西陵縣故是言東尚書大傳江水過九江至於東陵者也西南流水徑爲湖湖西有青林山又北經討自河口以下有湓口水加湖江水武口水烏石水翠水巴水希水幣水利水皆南流注於江而後至青林水口亦可借合九水之說但未敢以爲是九乃遣巴郡河之迹至湓已不可悉考而欲強爲九江之說難矣

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裴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閒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吳分溧陽爲永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永世縣

賜丹陽郡其地盡在今安吉州進康府臨德軍三郡界下云水世屬令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則其地又大可知今常州界東兵欲自此進取阿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朱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奔琰城過尋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爲土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爲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

上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汝南郡時治懸瓠新蔡郡帖治汝南故周矜領二郡太守自是二郡太守多矣 袁顗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爲太守 上使冗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辟安都諸世在青徐立效爲土人所信重故使還說辟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矣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不從囚置榮祖使爲將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 司徒參軍葛僧韶充州刺史殷孝祖之甥也請百往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禪索兒屯據淮逕僧韶開行得至說孝

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兇剪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煽搆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莫有自容之地闔少有立功之志寔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義勇遵奉朝廷推引也南史作推濟耳義勇義勇義兵意尤爲明白　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紹隨方誘譬并陳兵甲精强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卽日委妻子於瑕邱瑕邱縣故魯國　尚漢屬山陽郡魏晉省宋爲兗州治所　帥文武二千人隨僧紹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壽陽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宗復叛義興兵垂至建陵晉武帝太原二年分泰山之南武陽之北置建陵縣屬晉陵郡　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莫敢先動楚壯士沛郡相人爲楚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

號冠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初上遣東平畢眾敬詣兗州募人至彭城辭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命以眾敬行兗州事眾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邱崇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眾敬盡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無鹽縣屬東平郡　無鹽縣白洑晉以來屬東平郡臨濟水經水東卽無鹽縣界也甘佑曰鄆州東平縣東北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在今縣東東平國縣東北有無鹽城亦在縣東北　纂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　晉咸帝咸和九年　丙午上親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宗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瑕山瑕山在鄧城縣界晉立義興郡分陽羨瑕山瑕山縣屬焉陽羨瑕山東入義興縣界　軍進擊大破之自瑕山進屯吳城吳城蓋在義興西南九十里也劉延熙志所謂秦伯城是也　遣其將楊元等拒戰喜兵力甚弱元等眾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義興今常州之宜興也我朝太平興國元年避太宗御名改爲宜興此長興之水到延熙蓋柵斷制溪之橋以自保宜興縫志曰今常州宜興

亮領荊州以司州僑戶立河東郡隋廢之松滋縣卽其地也　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鋒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宗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瑕山瑕山在鄧城縣界晉立義興郡分陽羨瑕山瑕山縣屬焉陽羨瑕山東入義興縣界　軍進擊大破之自瑕山進屯吳城吳城蓋在義興西南九十里也劉延熙志所謂秦伯城是也　遣其將楊元等拒戰喜兵力甚弱元等眾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義興今常州之宜興也我朝太平興國元年避太宗御名改爲宜興此長興之水到延熙蓋柵斷制溪之橋以自保宜興縫志曰今常州宜興

縣南三十步有長橋即周處斬蛟之所　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眾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勇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滆湖溪水也）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　魏丞相太原王乙渾專制朝權多所誅殺安遠將軍賈秀掌吏曹事渾屢言於秀為其妻求稱公主秀曰公主豈庶姓所宜稱秀常取死今日不可取笑後世渾怒罵曰老奴官慳會侍中拓跋（拓跋魏追諡烈皇帝）太后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中書侍郎頒陽高閭及賈秀共參大政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覬將孫曇瓘程扞宗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猶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眾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鄉（晉永興元年分吳興郡今湖州古吳興也長興縣古長城也在州西北七十里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瓘計事聞臺軍已近璪大懼隨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遂與曇生奔錢唐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

年　丕烈帝之元孫也（拓跋丕烈皇帝）　太后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中書侍郎頒陽高閭及賈秀共參大政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覬將孫曇瓘程扞宗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猶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眾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鄉（晉永興元年分吳興郡今湖州古吳興也長興縣古長城也在州西北七十里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瓘計事聞臺軍已近璪大懼隨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遂與曇生奔錢唐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

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
覬見之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
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
乃去遷御史中丞時東土大旱都下米貴道存爲江夏內史愿覬
甚乏遣史祇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昔在江夏三載去
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卽至彼求幾那能便得此米耶遣載還之及
是爲袁所斬臨刑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辯索兒攻申闡久不
下使申分孫入雕陵說闡闡出降索兒幷令孫殺之　山陽王休
祐在歷陽遣輔國將軍劉勔進軍小峴殷琰所署南汝除太守裴
季之以合肥來降　沈約曰江左置南汝陰郡所治卽合肥縣　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
大權父子專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大

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靈小
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沖之帥龍驤將
軍辯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　劉昫曰池州南陵縣漢春穀縣
地梁置南陵縣治赭圻城　唐長安四年移治青陽城　沖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檝已
濟國活家豈計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異酒艱
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
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辛卯方興帥諸將進戰
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崇
祖龍驤將軍濟北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
大破之追北至姥山而還　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北四十五里有姥山又巢湖中有姥山幼文驍
之子也孫沖之於湖白口巢湖口及白水口也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
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
地在建康之西南也孝祖悉欲

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戍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各散遣共保濡湖濡湖在鵲尾下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以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荒郡荒縣極遠閒曠兵荒殘者也賜之者以都守縣令及參佐職名賜之　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自隱卹故十萬之眾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眾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幷徵舊兵凡十餘萬舊兵謂尋陽先所遣陶亮孫沖之等之兵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蔡邬前陽入一子弟在襄陽胡每戰縣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幷運資實至於赭圻　靜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赭道成將兵救永嘗道成乃屯軍破釜以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為永聲援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為松滋侯

庚子魏以隴西王源賀為太尉　上遣前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勔討尋陽斬盧江太守劉道蔚懷珍淵明之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啟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廣元甘佑曰馬頭城在壽春盛唐縣北　前奉朝請壽陽鄭黑逃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折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史以鄭黑之東折而拒貶之則起兵淮上蓋在東陽之間考異曰宋殷琰傳作鄭黑今從宋本紀略　殷琰將劉順郗倫舉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赭圻郗倫起兵非就郡起兵也劉昫曰平原隋改曰樂邱屬兗州　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元邈據盤陽城武帝道濟河郡於盤陽廣川郡於武強五代志齊郡長山縣舊曰武強開皇五年改曰平原二郡人焉改曰東平原郡隋廢郡改武強曰長山則是平原清河廣川三郡皆置於隋長山縣界盤陽城殷陽縣也陽清南郡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按

水經註般陽縣西南即梁鄉縣劉昫日唐濟州濟川縣漢般陽縣地也　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文帝置高陽郡於梁安地孝武置勃海郡於臨濟地梁安郡按水經註臨濟縣在梁鄉東北　竝起兵以應建康元謀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之殺劉彌之棄民從弟伯宗合帥鄉募復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杜佑曰東陽城青州所治盆都縣東城是也　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大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子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爲兩亡遂死乞僧高元默元遜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勔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齊一月糧既與勔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鬬之

言於劉勔曰劉順精甲八千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　水經註壯承施水於合肥縣北復遶縣西積爲陽湖陽湖水自塘西北遶死雩亭南夾橫塘西注宋泰始初劉順據之以拒劉勔杜叔寶送糧死雩劉勔破之此塘　安國始行齊一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回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夜劉順衆潰走淮西就常珍奇　常珍奇據懸瓠在淮水之西　於是劉勔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爲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與琰書并以琰兄竣子遜書與之琰與叔寶降有降意而衆心不一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蠻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將軍劉乘民爲冀州刺史　甲寅葬昭太后於修寧陵　辭索兒進擊鍾離張永遣前鋒將軍王寬據盱眙邊其歸路索兒擊破臺軍主高道慶於石鼈將引兵西歸王寬與軍主任農夫又進據白鵠澗以要之永慮寬兵少遣淵道成助之索兒欲東要擊道成使不前道成鼓行結陳直入寬壘索兒望見不敢發經數日索兒引軍頓石梁道成追之至葛家陂騎還云賊至道成分軍爲兩夾營外以待之俄頃賊馬步掩至又推火車數道來攻相持移日道成出輕兵攻敵西偏又使馬軍合擊其後賊衆大敗追奔獲其器仗進屯石梁澗北索兒夜遁千人來斫營營中驚道成臥不起宣令左右按部不得動須臾賊散道成又於石梁西南高地築壘通南道斷賊走路索兒來爭道成又擊破之索兒退保石梁　今揚州六合縣東有石梁河江右置石梁郡隋唐之間置石梁縣　食訖而潰走向樂平　樂平縣前漢日湖熟章帝更名樂平江左以來平縣民流寓者僑立樂平縣於鍾離郡界　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辟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之降衛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

之送詣劉毅毅自慰勞詰其叛逆纍越曰九州咸戴豈獨在我
毅又問曰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贖蕩卽其才用卿何
不早歸天網乃逃命草間乎纍越曰將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
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然事之始末備皆參豫人
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酬旌其意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
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
顗都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顗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
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懦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
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舒論事酬對甚僻由此大失人情
胡常切齒悲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貧乏就顗借襄陽之資顗
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云建

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帥蠻
衆萬餘人圍義陽宋白曰義陽本漢平氏縣義陽鄉之地魏黃初中分平氏居義陽郡及義陽縣鄧琬使
司州刺史龐孟虬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
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胡道生竝舉郡來降襲道憐之
孫也誕道成子曄爲南康贛令贛縣漢屬豫章郡吳屬廬陵郡晉屬廬陵郡分屬南康郡章貢二水合而爲
鄧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相康擯曄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
逃於山中與曄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曄南
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曄曄與戰捄之曄自號南朔將軍據郡起
兵宋南康郡也考異曰宋鄧琬傳云世子與南康相沈用之等據郡起義朱略亦云沈肅之以郡邵曄起義按曄始自獄中勃出
琬所署南康相不容便與之同今從蕭子顯南齊書紀　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爲
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康五郡皆在南江上流以防襲等　衡陽

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
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足殺之　始興人劉
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殷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
之嗣祖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斬之上以萬
周行廣州事　初武都王楊元和治白水縣舊立白水郡建威戍省入階州將利縣微弱不能自立棄國奔魏元和從弟僧嗣復
自立屯葭芧欣壽至巴東巴東人任叔兒據白帝自號輔國將
軍擊欣壽斬之叔兒遂阻守三峽江水自巴東至夷陵其閒有廣
曰三峽西峽蹋峽巫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缺處隱天蔽日非日中夜分不見日月蕭惠開復遣治中程
法度將兵三千出梁州楊僧嗣帥氐兵斷其消閒使以聞秋七月
丁酉以僧嗣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諸軍與袁顗相拒於濃湖

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
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
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
溪江岸窄狹新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監錢官下云陳
陵至錢溪軍於梅根蓋今之梅根港是也以有鑄錢
監故謂之錢溪去大軍不遠下臨泓伏疑流曰泓伏流曰泓
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
吳喜茹贊其策會龐孟虬引兵來助殷琰劉勔遣使求援甚急建
安王休仁欲遣與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虬蟻聚必無能爲遣別將
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
榮將兵救勔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眾泝流
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朗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

揚州揚州謂建康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襲之而進戍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已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庾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考異曰宋略曰胡帥軍鵲頭遣其將陳寶以三百舸逼錢溪今從宋書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泬興世命麾敕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相繼竝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幷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以牛皮冒艦以禦矢石四謂之皮艦斬獲千數是

頭以濃湖之急還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眾竝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眾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顗駭懼攸之日暮引歸　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　龐孟虬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灘漢志六安國有蓼縣晉屬安豐郡水經注決水逕蓼縣故城東潕水曾鞏所謂蓼灘在此是大破之孟虬走向義陽王元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虬走死蠻中

殺汝陰太守裴季之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閎擊之閎閎一見一百二十九卷孝武帝大明二年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爲北豫州刺史　崔道固爲土人所攻閉門自守上遣使宣慰道固請降甲寅復以道固爲徐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虬敗竝開門出降　丙寅六眼龜見東陽長山文如爻卦太守劉勰以獻　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鵲洲在江中江水分流故有內路外路　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鬬若步戰恆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計吾不爲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舸攻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寨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

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過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隳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寨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截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楊爲城規欲夾過行至貴口不敢進水經註江水自江城東入爲貴口也張愛民曰自鍋窶舟行六十許里至梅根港又五十許里至貴池口遣閻信報胡令遣重軍拔接今池州貴池縣之池口鄉是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胡眾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顗懼曰城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誑顗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

顗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顗去徑趣梅根先令辭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顗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驃黃馬飛驟謂其眾曰我當自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顗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顗顗走至鵲頭與戍主辭伯珍幷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顗首南史顗走至青林山見殺詣錢溪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幷送首以爲己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己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湓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江中洲嘴節節有之舟行附南岸者謂之內路附北

岸者謂之外路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竝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鬬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尋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猶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悅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琬子竝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無主蔡那之子道淵在郭放亂蔡那作部主作器仗在尋陽城外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冝於上饒晉太康地志鄱陽郡有上饒縣而諸書無之當是吳立今爲信州有路通鄱陽宋白曰信州上饒縣本秦番縣界漢爲番陽縣今州古城遺壁猶存上饒也所謂上饒者以其有下

饒州之故也九域志鄱陽東南至上饒五百四十里帝使蕭道成領三千人禦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道成單容寡闕乃編樧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夜舉火進單賊望見恐懼不戰而退既又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龔雖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晉帝之世衣冠擯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眾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爲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鄧州劉亮及衛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此竟陵之石城今鄖州長壽縣是也捕得斬之鄧州行事張沈變形爲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尺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謂殺王也何而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竝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初赭圻濃湖之平賊軍委棄貲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彊弱爲多少唯沈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　己酉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中書令高允相州刺史李訢之請也訢崇之子也此別一李崇非頓邱之李崇也補註李崇譯魏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九年　上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來非社稷計宜早爲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兄弟尚在將

始安王子眞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二路皆晉太后子弟竟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初王太后崩後數日廢帝夢太后謂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君之相子尙患悖亦非運作所及孝武險虐滅道結怨人鬼兒子雖多竝無天命天運所歸應遵文帝之子故廢帝慮之聚諸叔於都下至是果如其言　劉勔開壽陽垣閎攻合肥俱未下勔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敗奪愼下馬可斬勔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卽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辭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勔擢廣之爲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

言何以平賊卿不貲才乃不於此肅有學術及勔卒更依廣之廣之不以爲恨薦爲東海太守（晉安帝分廬江立晉熙郡今舒州東海太守在齊世祖時　沈靈賓自廬江引兵攻晉熙（晉安帝分廬江立晉熙郡今舒州晉熙其地也晉熙先附壽陽故攻之）晉熙太守閉門湛之棄城走　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龐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眾敬故考異曰宋略作畢標後魏書云小名標今從本傳　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竝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乙亥命鎭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中士五萬迎薛安都考異曰後魏紀安都與常珍奇降皆在九月而宋本紀宋略遣張永等北出皆在十月今從之　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令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鄰之所宥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鎭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詔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不識不足狡猾有餘若長轡緩御則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彼將懼而爲計恐非國之利也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考異曰宋略十二月辛卯珍奇後以郡叛蓋於時宋朝始聞之耳）　皆請兵自救　戊寅立皇子昱爲太子　薛安都以其子爲質於魏魏遣鎭南大將軍代人尉元鎭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鎭西大將軍西河公拓跋石都督翔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魏無南雍州下又書安都督梁雍五州諸軍事蓋一時創置尋省併也）以安都爲都督徐雍等五州諸軍事鎭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

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爲之備魏師至無鬬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眾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眾敬爲兗州刺史眾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他罪誅（考異曰後魏書眾敬傳云元賓有他罪或獨不捨之宋略云樣息在都已誅矣今從之倫考云魏書云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爲汝陽王黯所愛黯上客賜爵須昌侯後以元賓勳重拜平南將軍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眾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趁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收不虧起觀斷其決將所斷是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令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鄰之所宥亦已多矣況安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懸瓠城在汝水北）　中書博士鄭羲曰

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面入其城奪其管鑰管建也鑰扭也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娛戲義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義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建營南歭淮西七郡汝南新蔡汝陽汝陰陳郡南頓潁川魏遣建安王陸被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爲奴婢者赦悉免之新民大悅赦侯之子也多智有父風高宗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吉甫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　乙丑詔坐依附壽陽削官爵禁錮者皆從原蕩隨才銓用

劉勰謂壽陽自首來至於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爲詔諭殷玟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玟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慰行以相慰引愚者安其心引者引使歸順今直

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眞非所以速清方難也方難謂一不從玟方之難也不從玟得詔謂劉勰許爲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衛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玟欲請降於魏主猶譙郡夏侯詳說玟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祉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謂西河公石在汝南之軍也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恩納豈止免罪而已玟乃使詳出見劉勰詳說勰曰將軍嚴嚴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擾躁皆欲自投於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宏曠蕩之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勰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勰意丙寅玟帥將佐面縛出降勰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

士民貲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鄧兵至師水水經註師水源出太遺山又北遶首山西又東逕義陽故城北南北對境圖海河在今信陽軍羅山縣西北界將救壽陽聞玟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玟復仕至少府而卒　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蜀人猜怨號曰臥虎崩費欣壽散沒程法度不得前於是晉原一郡反沈約曰李雄分蜀郡之江原臨邛爲漢原郡晉穆帝更名晉原唐爲蜀州諸郡皆應之合兵圍成都城中東兵不滿二千惠開悉遣蜀人出獨與東兵拒守東兵惠開隨行統帥也蜀人聞壽陽已平爭欲磨城眾至十餘萬人惠開每遣兵出戰未嘗不捷上遣其弟惠基自陸道使成都赦惠開罪惠基至涪蜀人遏留惠基不聽進恐基帥部曲擊之斬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降城圍得解上遣惠開宗人寶首自水道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己功更樂說蜀人使攻惠開於是處處

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與寶首進逼成都眾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皆曰今寇勢使至而拒之何以自明惠開曰今表啟路絕不戰則何以得通使京師乃遣宋寧太守蕭惠訓等將萬兵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召惠開還建康上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使詈狀上使執送寶首召惠開還建康上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且非臣不亂非臣不平上釋之尋以爲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有花草甚美惠開悉刻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慢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如肝肺者而死　是歲僑立兗州治淮陰是徐州治鎮離青冀二州共徐青兗皆僑置於魏故立僑州鬱洲石海中周數百里累石爲城高八九尺虛置郡縣荒民無幾　張永

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平磯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水經註武原縣在平邵縣西北按武原縣自漢以來屬彭城郡宋志南彭城郡有武原縣而徐州之彭城縣他村佑曰泗州下邳縣北有漢武原縣故城魏尉元至彭城辟氓之益台晉氏永嘉之亂其民南徙而故縣邱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璨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眾就永元進攻之

彭城安都始納魏兵乎蓋去年臘之等已敗退今春永大敗耳今從後魏帝紀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太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遂其前鋒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水經注泗水自彭城東南過呂縣南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俱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爲魏所虜

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遣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淮陰志桂陽郡有湞陽縣沈約志宋泰始三年改湞陽爲眞陽縣屬郡興公卒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淮北四州西汝南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南汝陰諸郡也考異曰後魏帝紀闕月沈文秀崔道固東州內屬宋索虜傳曰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執文秀道固又下書曰淮北三州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已前罪一切原免案青州破在五年淮北三州蓋謂徐司豫壬寅二十日壬子三十日也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宋紀十四　起泰始三年　盡泰始六年

太宗明皇帝中

丁丑　泰始三年　魏拓跋宏皇興元年　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考異曰宋本紀去年冬永攸之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鴻宋略今年正月永攸之師次彭城盧掩其輜重敗王穆之於武原薛安都開彭城以納虜永等引退虜追之王師敗績舉措亦舉克州歸虜蕭遂失淮北之地魏帝紀去年九月常珍奇薛安都內屬張永沈攸之擊安都詔尉元救彭城西河公石被懸瓠十一月與眾破內黃十二月己未次於柁山周虎張永沈攸之相繼退走今年正月癸巳尉元破永攸之於呂梁東閏月沈文秀崔道固舉州內附案青冀今歲始叛未去年豈得已失淮北安都爲永攸之所逼故降魏豈得今年永攸之始欠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邱而九國叛公羊傳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邱晉地在陳留外黃縣東南會在十五年春秋之義桓公之盛而矜之叛者九國後漢書獻帝紀建安十三年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大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攘北蕩寓內寰開既而六軍歡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條忽爲戎惜乎若以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三叛謂安都舉眾歸魏常珍奇也高祖蠭蠆生介胄經敵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大雅召旻之詩曰昔先國百里今也播穫堂構豈云易哉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日陸國百里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降蕃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父可播矧肯穫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

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清運載以賑新民新民謂所取徐州之民謂沿清水而運載也魏朝從之　魏東平王道符反於長安殺副將駙馬都尉萬古眞等

丙午司空和其奴等將殿中兵討之丁未道符司馬段太陽攻道符斬之以安西將軍陸眞爲長安鎮將以撫之道符翰之子也

閏月魏以頓邱王李峻爲太宰　沈文秀崔道固爲士人所攻士謂青冀二州之人　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白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此汝陰郡蓋治汝陰也當在陳蔡州新蔡縣界考異曰宋帝紀云索虜寇汝陰太守張超拒擊破之虜遠遁超也宋略本二邑時隸郡治項因曰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七月張超走先卒汝陰又陷亦誤也今從後魏書退屯陳項項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還去超修城浚隍積新儲殺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　初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

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暠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眾心汹懼欲且保郁洲兗州東海之朐縣城也水經注曰朐山西側有朐縣故城東北海中有大洲故謂之郁洲　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安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爲沮撓乎遂進至黔敷黔敷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屬城陽郡宋高祖改名高密郡隋志膠州膠西縣舊曰黔敷仕佑曰漢黔敷縣故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　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高密漢郡平昌郡魏文帝分城陽立宋志高密郡領黔敷淳于高密夷安營陵昌安平昌郡領安丘平昌東武琅琊朱虛五代志黔敷縣舊置平昌郡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不其縣前漢屬琅邪分爲長廣郡唐萊州膠水縣即長廣郡地章懷太子賢曰不其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　懷珍軍於洋水水經巨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北過縣西北過臨朐縣又北過劇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又東北入於海眾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眾少糧竭縣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爲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爲冀州刺史懷珍引還　魏濟陰王小新成卒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元賦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徐陽孫雖陵淮陽皆留兵戍之元賦元謨之從弟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縣漢屬濟南郡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魏收志東太原郡大原縣治升城其地在山東鄒縣東南漢屬濟南郡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魏收志東太原郡大原縣治升城其地在山東鄒縣東南

今有驛亭在圍城東北四十里又克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沈約志皆陵太縣也肥城廢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肥城縣前漢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郡晉罷宋復置濟北郡於肥城魏收志廢溝垣苗二城亦在東太原郡太原縣界又據水經註濟水自平陰城西東北流逕垣苗城西宋武帝西征長安令垣苗鎮此故俗以爲名濟水又東北過盧縣北賢曰肥城縣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則此三戍皆在漢太山郡盧縣及肥城縣界至後漢和帝永安二年始分太山爲濟北郡　休賓乘民之兄子也劉乘民見上卷上年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元孫也燕王姚廟號太祖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鄒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偽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

追擒殺之考異曰宋略云七月纂戰死蓋贈官之月今從魏帝紀　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鄒範曰兵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鄒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

或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賊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東安東南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郡晉屬東莞郡惠帝元康七年分東莞置東安郡唐沂州沂水縣即東安郡地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救百姓狼顧猶懷儻俸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貞水脫身走丗婁俱爲魏人所獲白曜忿其不降欲

鄆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眾規爲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考異曰劉元傳先上表論取四城劉昫書後乃云沈攸之欲拔下邳遣孔道恭擊破之案元以泰始二年九月受詔救許安都此表云受命出鎮再離寒暑又云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則似十表時在四年春末夏初也又案沈攸之以三年八月出師尋即敗退則上表當在攸之敗後今此表但言陳顯達循宿豫不言攸之救下邳又崇容白隆以四年二月十七日拔虎牢此表欲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則此表不在其年春末夏初決矣益再當作冉是也故置於此　崇吉母傅氏中築妻冀語助之辭非謂兩經寒暑也故置於此　崇吉母傅氏中築妻冀氏與濟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疏遠及爲虜所虜度世奉事甚恭贍給優厚度世閉門之內和而有禮雖世有屯夷家有貧富百口怡怡雖儉同之　五月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爲尚書右僕射　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閒人詐攸之云群

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當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成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伯符亡命梁雍之閒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檣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壯遣之考異曰宋略皆云帝怒攸之沈攸之傳與攸之討彭城事後魏書作吳喜不知吳喜鳴別一人也八月壬寅以攸之行荊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

南入於淮水蔡謨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
蔚之收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太中大夫徐羨自太祖時用事
羨不禮於上上銜之詔數其姦佞之罪徙交州　冬十月辛巳詔
龍驤將軍姜產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係顯達營丁酉夜眾潰攸
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
刺史王元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爲下邳太守紹先
不答魏主宏復使昶與上書昶辭曰臣本實琑兄未經爲臣若改
淮攻徧豫徧豫戍將曾僑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大恆等將千騎南
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淮陽太守治角城角在唐泗州宿遷縣界宿遷即宿豫思遷）
韓改爲馬　慕容白曜進屯瑕邱崔道固之來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爲
王元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崔道固鎮歷城）及道固降皆罷兵
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
來以母妻爲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

道固遣報冶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盤陽法壽乃與崇
吉謀襲盤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
白曜自瑕邱遣將軍長孫觀救盤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
韓麒麟與法壽對爲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
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爲郡守白曜自瑕邱引兵攻崔道
固於歷城道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
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
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考異曰文秀傳云八月今從蔡容白曜傳）陵等退屯清西厲進攻城不克　癸卯大赦　改申貌

申泰始四年（魏拓跋宏皇興二年）春正月丙辰朔雨草於宮　己未上祀南
郊大赦　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眾寇武津（汝陽司馬汝陽郡司馬也武津縣屬汝陽郡何志不注置立在陰居上蔡縣界）豫州刺史劉勔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

之又斬魏于都公閼于拔於汝陽臺東魏收地形志汝陽郡汝陽縣有霍華臺此書汝陽之霍華也者蓋以別南郡霍華拿也　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動使司徒參軍孫璨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宋豫州淮西之地春秋陳蔡上以其書示劉勔勔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爲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盤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運城圍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無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倘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關皆勦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彼必壺漿侯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　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讜以團城降魏魏已得彭城又得團城故因宋所置東徐州以命讜據水經注東莞縣治團城城在春秋之鄆邑西南四十里魏後分東莞置東徐州也　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慥沈約曰宋失淮北僑立兗州寄治淮陰慥先已有意於此　李璨與畢眾敬對爲東兗州刺史宋兗州治瑕邱畢眾敬以瑕邱降魏魏以爲東兗州治也故置於此　徐州治魏以下邳　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東徐州刺史考異曰尉元傳沈攸之既去元載元載與魯爵遵崔武仲楊纘皆北途以高閭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則於時未降魏也

泰始四年　十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爲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河西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　乙巳車騎大將軍曲江莊公王元謨卒江夏縣漢屬桂陽郡宋屬廣興公相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爲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不其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　交州刺史劉牧卒州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州反自稱刺史　廣州刺史羊希使晉康太守沛郡劉思道伐俚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立晉康郡今端州卽其地李延壽曰記云鹿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華人錯居其流曰蜑曰俚曰獠曰徭曰黎曰狼音上平聲俚音移又音駚　思道違節度失利希俚還擊思道擒斬之希元係之兄子也羊元係見一百二十三卷文帝元嘉十七年　李璨與畢眾敬對爲東兗州刺史宋兗州治瑕邱畢眾敬以瑕邱降魏魏以爲東兗州治也故置於此

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兗州治瑕丘　魏以南郡公李惠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諸軍事雍州刺史進爵爲王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燕寢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租之半　徙東海王禕爲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爲晉平王上以廢帝謂禕爲驢王故以廬江封之　劉勔收之思道帥所領攻州希兵敗而死龍驤將軍陳伯紹將兵伐俚還擊思道擒斬之希元係之兄子也羊元係見一百二十三卷文帝元嘉十七年　劉勔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考異曰尉元傳沈攸之既去元載元載與魯爵遵崔武仲楊纘皆北途以高閭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則於時未降魏也故置於此　魏以元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豫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兗州治瑕邱以王肅爲兗州刺史鎮瑕邱分南北兗　召僻安都雖敗魏兵於許昌　魏以南郡公李惠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諸軍事雍州刺史進爵爲王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燕寢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租之半　徙東海王禕爲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爲晉平王上以廢帝謂禕爲驢王故以廬江封之　劉勔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則於時未降魏也故置於此　李璨與畢眾敬對爲東兗州刺史宋兗州治瑕邱畢眾敬以瑕邱降魏魏以爲東兗州治也故置於此　徐州治魏以下邳　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東徐州刺史考異曰尉元傳沈攸之既去元載元載與魯爵遵崔武仲楊纘皆北途以高閭

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　五月乙卯魏主宏敗于崞山遂如繁時崞山縣即漢晉羅門之崞縣魏日崞山天平二年分置繁時郡隋志雁門崞縣有崞山據水經注山在繁畤之西灤水之南時崞山據水經注山在繁畤之西灤水之南

辛酉還平城　六月魏以昌黎王馮熙爲太傅熙太后之兄也秋七月庚申以驍騎將軍燕道成爲南兗州刺史　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戊子以前康相劉勃爲交州刺史　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爲輔國將軍統高密平昌長廣北海東萊五郡軍事自將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爲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懸東青州以文靜爲刺史　九月辛亥魏立皇叔楨爲南安王長壽爲城陽王太洛爲章武王休爲安定王有食之　發諸州兵北伐　十一月李長仁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遣使請降自貶行州事許之　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

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百三十二　宋紀十四　明帝泰始四年五年　廿一

入東陽西郭　義嘉之亂巫師請發修甯陵戮元宮爲厭勝是歲改葬昭太后　昭太后陵曰修甯安王子勛昭后孫也故發而戮之

皆以名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人姓名　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士謂巢尚之庶謂戴法興及上卽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竝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迕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嘗國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捉車人持車者馬士陪馬者

己亥泰始五年　魏拓跋宏太和三年　春正月癸亥上耕籍田大赦　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胄生蟣蝨無離

叛之志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爲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宏數其罪而宥之待爲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加禮遇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戊辰魏平昌宣王和其奴卒　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爲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宋置冀州於歷城魏既得之改爲齊州統東魏東平原東清河廣川濟南東太原六郡東徐州統東安東莞二郡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儉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魏主宏命因民貧富爲三等輸租之法等爲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三品輸本州下三品輸他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蠲給

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百三十二　宋紀十四　明帝泰始四年五年　廿二

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太尉廬江王禕禕自以於帝爲兄而帝及諸兄弟皆輕之遂與欣慰等通謀相酬和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告之丙申詔降禕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宣城帝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欣慰等竝伏誅　三月魏人寇汝陰太守楊文喜擊卻之　夏四月丙申魏大赦　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遙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　崔道固傳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旁城五代志馬邑郡雲內縣後魏立平齊郡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　沙門統魏今之僧錄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洒掃魏主竝許之於是僧祇

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六月魏立皇子宏爲太子　癸酉以左衛將軍沈攸之爲郢州刺史　上又令有司奏廬江王禕忿慁有怨言請窮治不許丁丑免禕官爵遣令自殺子輔國將軍充明廢徙新安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魏帥邱王李峻卒　十一月丁未魏復遣使來修和親自是信使歲通　閏月戊子以輔師將軍孟陽爲兗州刺史始治淮陰是歲改輔國將軍爲輔師將軍充州本治瑕邱既又於魏始治淮陰蕭子顯曰淮陰縣臨淮郡後漢國下邳國晉屬廣陵郡孫權時以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乃移帝永和中荀羨北討鮮卑以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乃置立城池是時復火淮北遂爲重鎮後爲北兗州治所九域志楚州淮陰縣在州西四十里　十二月戊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揚州上鄰亞棊相友愛景和之世上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

上漸不悅休仁悟其旨故表解揚州己未以桂陽王休範爲揚州刺史　分荊州之巴東建平益州之巴西梓潼郡置三巴校尉治白帝先是三峽蠻獠歲爲抄暴故立府以鎮之上以司徒參軍東莞孫謙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謙將之官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開布恩信獠蠻翕然懷之競餉金寶謙皆慰諭不受　臨海賊帥田流自稱東海王剽掠海鹽殺鄞令　鄞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今屬明州東土大震　庚辰秦始六年　魏拓跋宏春正月乙亥初制聞二年一祭南郊開一年一祭明堂　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禮明帝永平初始城洛陽盛其儀亦曰宗祀公羊傳曰書五年而再殷祭謂禘祭也然古之所謂禘者合祭於太祖之廟而明堂宗祀則殷父以配帝此先儒之說所以異也蔡邕謂明堂即太廟蓋有見於此與然明堂九室而太廟七室則又不得而合也閏年一

祭非古也　故曰初制　二月壬寅以司徒休仁爲太尉領司徒固辭　癸丑納江智淵孫女爲太子妃甲寅大赦令百官皆獻物多者直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慁封藥賜死既而原之　魏以東郡王陸定國爲司空定國麗之子也　魏主宏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愛頭山　隋代吐谷渾置河源郡有愛頭紀作拾虔今從後魏書　拾寅敗走遣別駕康盤龍入貢魏主宏囚之　癸亥立皇子燮爲晉熙王奉晉熙王昶後　昶時在魏　五月魏立皇弟長樂爲建昌王　六月癸卯以江州刺史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以尚書僕射袁粲爲右僕射上宴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其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裸婦人以爲笑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爲鹽豉婦人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　據蕭子顯書文帝元嘉十九年遣道成討竟陵蠻則在軍中久矣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爲天子上疑之徵爲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憚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祖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遷鎮淮陰以侍中中領軍劉勔爲都督南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廣陵　己巳八眼龜見吳興故郡太守褚淵以獻　初文帝既立儒元文史四學至是又益陰陽學爲五部立總明觀以統之置祭酒訪舉丞一人徵習學者以充之然言陰陽者竟無其人　柔然部眞可汗

侵魏魏主宏引羣臣議之尚書右僕射南平公目辰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選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杜預曰略界也毛晃曰略若疆與親行必望麾崩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白澤衮之元孫也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汝陰王天賜等督諸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為後繼鎮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按魏紀女水當在長川之西赤城之西北後魏置武川鎮隋書宇文述代郡武川人代郡指代都平城也魏都平城謂之代都以北列置鎮將其後罷鎮置州則武川屬代郡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王申還至平城是時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授之張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鬬鋒思臣懈節如此而求事簡民安不亦難乎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為之罷新法　冬十月辛卯詔以世祖繼體陷慧無遺事見上年以皇子賨為武陵王改正通鑑賨作冒隨按隋史賨字仲敬小字智邏辰不宜以小字行且武陵王沒後凡數見通鑑皆書賨前後又不宜相異通鑑雖據賨傳原文書之然於閱者不便故改正之

初魏乙渾專政慕容白曜頗附之魏主宏追以為憾遂稱白曜謀反誅之及其弟如意　初魏尚部尚書李敞儀曹尚書李訢

少相親善與中書侍郎盧度世皆以才能為世祖及魏主宏所寵任參預機密出納詔命其後訢出為相州刺史受納貨賂為人所告敞掩蔽之魏主聞之檻車徵訢案驗服罪當死是時敞弟奕得幸於馮太后魏主意已疏之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敞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訢謂其猶裴攸曰吾與敞族世雖遠恩踰同生今在事勿吾為此在事謂有司也言在官而主案敞之事　吾情所不忍每引攸自刺解帶自絞終不得死且吾安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攸曰何為為人死也有馮翊者先為敞所敗其家深怨之今詢其弟敞之陰事可得也訢從之又趙郡范摠條列敞兄弟事狀凡三十餘條有司以聞魏主大怒誅敞兄弟訢得減死鞭髡配役未幾復為太倉尚書掘南部事敞順之子也　魏陽平王新成卒　是歲命龍驤將軍義興周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宏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萬里北史曰于闐國去代九千八百里　蠕蠕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為然乃詔之曰朕應急敕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二十二歲聞當躬帥猛將為汝除患汝其謹修警候以待大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明

宋紀十五　起柔兆涒灘七年盡著雍閹茂五年

太宗明皇帝下

泰始七年　魏拓跋宏延興元年春二月戊戌分交廣置越州治臨漳　劉昫曰廣州領珠官郡宋分置臨漳郡及越州領郡三治於此又據沈約志越州領百梁置蒼梧永寧永昌南流臨漳合浦宋孝九郡蒼梧子顯曰臨漳郡本合浦郡之北界也按沈約宋志作臨障宋白續通典作臨璋以臨界內障江爲名蒼梧合浦江　初上爲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讎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明帝泰始七年　宋紀十五　二　思蒋樓

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騶字爲驅以其似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啟宣陽門民閒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之名不祥甚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謐稽顙謝久之方釋宮內禁忌尤甚移牀治壁必先祭土神令文士爲祝策如大祭鑾左右忤意往往有刳斬者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竝斷俸祿考異曰宋本紀云日給料祿俸今從南史而奢費過度密遣鯨鮧一食數升鯨音逐夷　噉腊肉常至二百臠每所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考異曰宋書云閉其母於別房今從宋略使寵姬子之至是疾疢以太子幼賜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剌王休祐前鎮江陵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剛簡不受民閒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貫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上聞之不使之續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剛很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據宋紀巖山在珠陵縣界世祖景寧陵在焉　左右從者竝在伏後日欲闌上遣左右詐敕之等數人逼休祐令縊馬因共毆扑殺之傳呼驟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驛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去巾輪輿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是日天忽大寒雪厚三尺休祐故人棚禍無敢至者惟黃門郎虞悰獨來會葬悰餘姚人也建康民閒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愛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爲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返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僞許之敕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

三月辛酉魏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來聘

初孝隱西部敕勒爲殺中武士白魏世祖破柔然高車敕勒皆來降其部落分居白武川之東部依漠南居者謂之北部莫寒大納貨賂眾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婁陵假鎮將者未得爲眞夏四月詔部敕勒皆叛魏主使汝陰王

天賜將兵討之以給事中羅雲爲前鋒救勒詐降襲雲殺之天賜
僅以身免　晉平刺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
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爲後休仁秉政己寵不得
專權頗贊成之上疾篤皇甫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
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
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既而謂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
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鄧事見
一百三十一卷元年二年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能久
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
兵謀爲亂逆賊未忍明法申詔詰鬲休仁悉恩懼罪據自引決可
宥其二子降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

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
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
非實積惡既不可恕休祐之隕本欲爲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
嬪懼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楊太妃休仁所生母也　吾春中多與之
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既經
旦出入於廂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失
適失適謂體中不安和也　休仁出入殿省諸衞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
相撫勞如其意遲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
處分恐當不必卽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
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閒勳誠實重事計交

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
褚淵以風素相善與之善也褚子隆尚書風作風及卽位深相委
仗上寢疾淵爲吳郡太守褚子隆尚書褚淵也吳興太守按尚書出守當得大郡吳郡爲是急召之既至入見上流涕曰語近危篤故召卿欲
使著黃紙襴耳黃紙襴者乳母服也　襴女人上衣也　言託孤於淵　上與淵謀誅
建安王休仁淵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
命復以淵爲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爲尚書令褚淵
爲左僕射　上惡太子屯騎校尉蕭寂之勇健會有司奏寂之擅
殺邏尉徙越州於道殺之　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爲庶人　巴
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
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六

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爲江州
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
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
不爲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恭由遺訓除風足以
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宏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
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
而猶犯恩溥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謂文帝殺
彭城王義康也沈約言義康之罪文帝當呵而訓之不當遂殺之也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
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枝不待顧慮既而根本無庇幼

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墮棄推回改斯盡履霜有漸堅
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捕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
保字螟蛉劉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詩曰
有子螟蛉負之敎誨爾子式穀似之敎世俗謂抱養者爲螟蛉又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則絕也　宋德告終非
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孀煦旁蘖鄰康成日體
推誠愛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幷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
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揄落晉武背
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宿之誓而登合殿者元
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丙寅魏主宏至陰山　初吳喜之討會稽也言於上曰得尋陽王

子房及諸賊帥皆即於東戮之既而生送子房釋顧琛等事見一百三十一卷之上以其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克荊州恣意剽掠嘯
以萬計尋陽既平進安北將軍事見一百三十二卷之上以其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克荊州恣意剽掠嘯
聚淮陵決縣屬臨淮郡後屬下邳國晉復屬臨淮惠帝永寧元年以爲淮陵國宋爲郡屬南徐州宋白曰相州招信縣本漢
淮陵　閏之內懼敢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或謂蕭道成在淮陰有
貳心於魏考異曰南齊書太祖紀云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上民間流言蕭諶當爲天子帝愈以爲疑今從宋略　上
封銀壺酒使喜自持回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爲
之飲道成即飲之考異曰南齊紀云太祖入殿出門逕歸酌飲之喜還帝意乃解宋略云道成懼弗肯飲將出奔
喜語以情先爲之酌于是喜得罪亡道成陰徵之矣故云爾今從宋略　喜還朝保證道成
蓋南齊書欲成太祖之美故云爾今從宋略　喜還朝保證道成
或密以啟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
入內殿與共言諧酬接甚款既出賜以名餌尋賜死然猶發詔賜

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時太尉源賀督治軍屯漠南馳傳召之既至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馭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庶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啟奸亂之心斯乃禍福之源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奸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紀之議春秋魯莊公薨子般弒季友立閔公閔公復弒立僖公僖公閔公弟也僖公兄申及僖公薨人以先大後小爲順遂膳宰公於閔公之上仲尼以臧文仲不知者三繩逆祀其一也書宗廟之祀陛下昭而叔爲穆亂也後世必以逆祀貽議　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拓跋丕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沖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萬機奈何欲墜猥善不以天下爲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馛曰陛下若捨

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咸頸殿庭不敢奉詔魏主怒變色以問宦者邊部尚書酒泉趙黑黑曰臣以死奉藏皇太子不知其它魏主默然時太子宏生五年矣魏主以其幼故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壹公輔之有何不可又曰陸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馛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於太子若追賜祖傳位太子按馮太后傳位太子在馮太后改爲沃野鎮去統萬八百餘里　遣太尉源賀率眾討之降二千餘落追擊餘黨至枹罕金城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俘男女萬餘

口雜畜三萬餘頭詔賀都督三道諸軍屯於漠南先是魏每歲冬發單三道竝出以備柔然柔中乃還賀以爲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罷諸州鎮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使冬則耕種不從　庚寅魏以南安王楨爲都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鎮涼州　上命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經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此指言琅邪蘭陵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是也杜佑曰郁洲在海州東海縣亦曰郁洲　十一月魏東

郁洲本屬徐州彭城既沒崇祖率部曲據柳洲使領二郡能有其地也魏收志蒙山在東安郡新泰縣東南水經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是也杜佑曰郁洲在海州東海縣亦曰郁洲

克州刺史于洛侯擊之崇祖引還　上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過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三新安太守以故第爲湘宮寺始封湘東王故

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

少通直散騎侍郎會稽虞愿侍側散騎侍郎曹樂初與散騎常侍郎及元帝太興元年使員外二人與散騎侍郎同員直事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爲四人曰此皆百姓賣兒賣田爲貧家貼婦錢所爲貼婦謂夫先有婦苦於上之征求而不能贍濟之外貼人貼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怒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上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上好圖基基甚拙與第一品彭城永琅琊王抗圍基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基臣抗不能斷上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博物志堯造圍基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基以啟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胡旦曰以基爲易則聰明者而或不能以爲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絕耐算王坦之以圍基是坐隱支遁非手談非人主所宜好也上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上爲

遵差得無事褚淵嘗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蓍數秦淵歎曰虞愿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王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任上不許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景文惴懼自表解揚州情甚切至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今哀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其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且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損墜之憂張眞雙茨木鳩雨失有心於澤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天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痺於

於畿跗高崖之修幹與深谷之落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胥將邯鄲七戰皆獲死於麾下罔相費稱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荒於虐安不必全福但賢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己然爲教者每誡賢不誡賤言其費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崇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粧數死於溝瀆困於路塗者天地之閉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處卑愼爲道行己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隔參差莫不由命既非聖人誰能見吉凶之先創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過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笑之謂爲畯

胥鴉鳳遂與義嘉同滅卿眼耳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豫圖邪

秦豫元年　魏拓跋宏延興二年　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不平改元戊午皇太子會四方朝賀者於東宮并受貢計　大陽譽會桓誕擁河水以北進藥以南八萬餘落降於魏　此謂五水蠻也河水以北濮藥以南皆譽譽所居謂據以降魏而謂實大陽譽酋也　自云桓元之子亡匿蠻中以徵略爲譽譽所宗魏以誕爲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　東荊州治比陽縣　聽自選郡縣吏使起部郎京兆韋珍與誕安集新民珍志武帝置起部郎杜佑通典曰晉宋有起部而不常置起部工部也後魏皆曰工部起義爲叢　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柏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有祠堂穢俗恆用人以祭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是民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以後悉宜以酒脯代用蠻從約凡所招降七萬

餘戶置郡縣而還　二月丁巳魏主宏下詔曰頃者淮徐未賓尼父廟隔非所致令祀典乖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　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柔然走東部敕勒叛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　上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門族彊盛或有異圖己未遣使齎藥賜景文死手敕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吉不能獨死請子先之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收至景文正與客基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斂子內喬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救示客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中直兵典視兵將官也洪适曰宋有中直兵外兵騎兵參軍　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

明帝泰豫元年　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于景文時為揚州刺史　者為吾百口計乃作鹽敗答敕致謝酌酒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因仰飲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郡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眾皆稱善景文美風姿為一時推重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為江州時人或以與宗為中書監更以沈攸之為都督荊襄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興宗辭中書監不拜王道隆每詣興宗踧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沈攸之自以材略過人自至夏口以來陰蓄異志夏口郢州也　及徙荊州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為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部勒嚴整常如敵至重賦斂以繕器甲廣應供臺者皆潤罰之養馬至二千餘匹治戰艦近千艘倉廩府庫莫不充積士子商旅過荊州者多為所羈留四方亡命歸之者皆蔽匿擁護所部或有逃亡無遠近窮追必得而止舉錯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為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上佐以下面加詈辱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境內盜賊屏息夜戶不閉攸

之賊罰孥蠻太甚何承天纂文曰蜑又蔡五溪俗謂蠻怨叛曰溪蠻王田頭擬死水溺婁侯簒立其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蜑大亂掠抄至武陵城下武陵內史蕭巖遣隊主張攸兒擊破之誅婁侯立田都鞏蠻乃定疑疇之弟也　八月戊午樂安宣穆公蔡興宗卒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興親故壽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爲之名卽以興宗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初廓能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廓亡軌能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之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爲中書侍郎興侍中

王僧綽厚善元凶紹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虞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遽令下車由是失旨左遷司空長史興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姑兄子有聞於世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接敬玉了無忤容興宗奇之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辭札卽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其抑惡揚善若此　九月辛巳魏主宏還平城　己酉魏主宏下詔以州鎮一一水旱丐其田租開倉振恤　冬十月柔然侯倍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將討之將度漠柔然北走四千里上皇乃還

丁亥魏封上皇之弟略爲廣川王　壬辰魏主宏分遣使者巡

省風俗問民疾苦　己亥以鄧州刺史劉秉爲尚書左僕射秉道悚之孫也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責褚引之　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呉郡張澹爲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　干二月庚戌魏主宏下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自今牧守溫良仁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　魏有司奏諸祠祀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上皇惡其多殺詔自今非天地宗廟社稷皆勿用牲脯以酒脯而已

蒼梧王上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小字慧震在位四年爲蒼梧道成所弒改元一

蒼梧元徽元年　魏拓跋宏延興二年　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　散騎常侍崔演來聘　戊戌魏上皇還至雲中　癸丑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終身不仕　戊午魏上皇至平城　甲戌魏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卽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禍及帝卽位年在沖幼親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興鐵新祭許公興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與相資給於

謂阮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也　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興鐵新祭許公興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與相資給於素族謂袁粲褚淵也近習用權素族謂袁粲褚淵也近習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剪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

陰爲之備會夏口闕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爲休範所劫隔使自太湫徑去（南史休範傳作太子洗馬劉湖自五外趣湓口之路）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興謀襲建康裹治城隍多解材杖而蓄之領兵支之兄子也

三月壬午魏主宏下詔諸倉屯穀麥充積者出賜貧人　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夏五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爲大都督發兵討之　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爲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洒掃　六月甲子魏主宏下詔曰往年縣召秀才二人問守宰善惡而實者來幾罪者眾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諸爲人所列者特原其罪　秋七月魏詔河南六州之民（河南六州青徐兗豫齊東徐也）戶收絹一匹

綿一斤租三十石　乙亥魏主宏如陰山　八月庚申魏上皇如河西長孫觀入吐谷渾境刻其秋豫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遣子斤入侍自是歲修職貢九月辛巳上皇還平城　遣使如魏先是蔡始五年青州沒虜後軍將軍劉善明母陷焉魏人移置於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朝廷大臣亦多哀其心事至是議遣使報魏令善明舉其人善明舉北平田惠紹充使惠紹果贖得其母母南還善明少立節行元嘉末青州饑荒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振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及母被虜居官以貪黷削其友崔祖思怪而問之善明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雁所得金錢皆以贖母母既南還猜操如初人乃歎服　冬十月癸酉割南兗豫州之境置徐州治鍾

離徐兗二州之民實於故鎮（離子之國漢爲縣屬九江郡晉永和郡治安帝分立鍾離郡宋立徐州於此宋白曰今鳳陽縣東四十里有鍾離城）　魏上皇照入寇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伍唯和五十石以備軍糧　魏武都氐反攻仇池詔長孫觀回師討之

武都王楊僧嗣卒於葭蘆從弟文度自立爲武興王遣使降魏魏以文度爲武興鎮將　十一月丁丑尚書令袁粲以母憂去職

戊寅魏主宏下詔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民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明其有鰥寡孤獨貧不自存者復其雜徭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　癸巳魏上皇南巡至懷州（魏天安三年以河內郡置懷州因古地名以名州也）枋頭鎮將代入群虎子先爲馮太后黜爲門士（魏有宰士門士宰士門士宰酒倉門士守門戶時山東饑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五百人稱虎子在鎮境內清晨乞還虎子止皇復以虎子爲枋頭鎮將即日之官數州盜賊皆息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乙巳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太尉　詔起袁粲以衛軍將軍攝職粲固辭　壬子柔然侵魏柔元鎮二部敕勒應之（據水經注柔城東城南小山于延水所出也此即六鎮之一）　魏州鎮十一水旱相州民餓死者二千八百餘人詔丐民田租開倉賑恤　是歲魏妖人劉舉聚眾自稱天子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討斬之平原提之子也忠果有智略先以戰功拜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時蔵穀不登齊民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成卒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　資稱處士郭原平卒原平性孝至行養親必以己力性甚巧閑於木工備質以給供養每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

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黑中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醯菜者跨稔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倚廬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性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開練又自買十夫以供衆費奄岁之事儉而當禮本無學術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迴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既學構家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力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蒸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食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

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送而復反者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儉而難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過甚墓前有數十畝田不爲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恆裸袒撩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貿家資賞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沽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如此積時邑人皆識其意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貶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笋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慚愧無復取者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受國恩先朝蒙褒贊之寵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原平父世道孝行

淸儉元嘉四年救榜求閭門閭其稅調改所居獨槩里爲孝行里原平云然原平又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漬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漬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來見人亲逮未過輒迅機助之已自引船不假勞力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訾於縣南郭鳳墜助人引船過有鬬者爲吏所錄鬬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始脩民敬大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百斛贖原平原平誓死不受或問之曰府君嘉君淸行愍君貧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郡

貴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十五　二十一　思補樓

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郡豈苟相存邪興宗慙而還

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可納

[illegible]元徽二年[illegible]延[illegible]四年春正月丁丑魏太尉源賀以疾罷　二月甲辰魏上皇還平城　宰夫魏禁斷寒食　三月丁亥魏以外都大官騎常侍許赤虎來聘　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考異曰宋書[illegible]此月辛未朔無王子今從宋略　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非[illegible]稱力請受者稱其軍力之多仆以杉板合手裝治數日卽辦丙戌休範率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驍戚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坐執錄二弟以謝冤魂庚寅大雷戊壬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

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眾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周禮遺人凡賓客合同而令掌其道路之委積註云少曰委多曰積又宰夫掌牢禮委積註云委猶積牢米薪芻左傳居則具一日之積杜預註云給米薪芻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眾並注同意道成議也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

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袁粲居喪毀瘠故扶曳而入　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殷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新林補去今建康城二十里　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眾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麾前軍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北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石頭城自以大眾攻新亭壘道成率將士悉力拒戰自巳至午外勢愈盛眾皆失色道成曰城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自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淪觀臨淪觀在勢山上江宿對南五十里亦曰勢勢以數十人自衛休範左右若有數百人輿圖敬兒雖勇何以

逐每取之今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從休範傳　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善回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南陽冠軍人本州謂雍州也　乃與回出城前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為質二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置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恆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醑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繞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考異曰南齊書云屯首道側宋略云棄諸溝中今從宋書挺身得脫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眾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考異曰宋書南齊書作黑騾今從宋略　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

人突入東門休範先為司空以惠朗為主簿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之弟也其姊為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悅明時為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騾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阜莢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騾亦拾新亭北趣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甯可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勔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度淮道隆棄眾走還臺黑騾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蘊袁粲之兒子也

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聶城已陷白下石頭之眾皆鑿城縋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太微南藩中二星曰端門東曰左執法西曰右執法東藩四星其北星曰上將西藩四星南第一星亦曰上將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災實必至避豈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閣宅名為東山遺落世務龍遣部曲肅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前軍（考異曰宋書作撫軍典籤芽伯謂東皆為褚澄譌耳今從宋略）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弟桂陽王子也（考異曰宋書作車騎典籤芽伯蓋府稱號南齊書作車騎）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騾徑進至杜姥宅（晉咸和中皇后母裴氏立第南掖門外世謂之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關承明門出降宮省恇擾時府藏已

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眾莫有鬬志俄而丁文豪之眾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耶許公興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悵惋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旦已就戮尸在南門下（南監本作岡閩本作崗考異曰南史以在身是殲平南諸君諸視之名刺皆焚之南岡即努山之岡也）身是殲平南諸君諸視之名刺皆焚之南岡即努山之南岡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懷疑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遏而黑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靜國家（案時居喪故諱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辭色哀壯於自稱孤子）是陳顯達等感激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騾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而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騾等於宣陽門斬黑騾及丁文豪進克

西加荊州刺史沈攸之開府儀同三司攸之固辭執政欲徵攸之而憚於發命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謂曰公久勞於外宜還京師然任寄實重未欲輕之進退可否在公所擇攸之曰臣無廊廟之資居中實非其才至於撲討蠻蜑毛冕曰蜑前夷海種也性成大柱舟實宜治海蜑有三種漁遊海中以魚蝦為業居處無常採取海物貨糧生食之入水能視陳師道曰二廣居山谷謂不隸州縣謂之黎人余謂巴黔亦自有蜑人　克清江漢不敢有辭雖自上如此去謂伏聽朝旨乃止　癸巳柔然寇魏燉煌尉多侯擊破之何誓琴燉煌傑遠介居西北隔寇之閒西謂土谷渾北謂柔然也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舉臣集議皆以為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為燉煌之置為日已久雖逼彊寇人習戰鬬縱有草竊不為大害循常宜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閡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

唯有僻國之名且姑臧夫燉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闚闖之志若驟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九月丁酉以尚書令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加褚淵尚書令劉秉丹楊尹粲固辭求反居慕所不許褚淵以其弟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褚憲明言於朝考異曰宋略作憲明按憲明不為司徒長史今從南史　曰褚澄開門納賊吏為殷凶大郡王蠡力戰幾死秉而不收寘罰如此何憂不亂淵甚慚冬十月庚申以侍中王蠡為湘州刺史而以湘州刺史王僧虔為吏部尚書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鎮京口參軍濟陽江淹獨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糜鹿棲於姑蘇之

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大赦　魏州鎮十三大饑丐民田租開倉賑之　詔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觀察風俗撫慰初班　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躋為江夏王

豪矣景素不納既而防閤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江左之制禁衛王國有防閤將軍也單騎亡奔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卽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州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景素自是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璡獨處曲室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於風烟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初景素好士故江淹慕而從之遊景素出鎭南兗州會廣陵令郭彥文得罪於王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常欲結纓伏劒少謝萬一不圖小人固陋迹墜昭憲履影弔心酸舉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灰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搤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閒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繫單于之頸俱啟丹冊竝圖青史甯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衆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願陛下詳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隸懽高卑同泰帝優詔答之既而轉少府時道成擅重舉朝致敬玩之獨踞履遣席道成取其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繹褐時貿之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道成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道成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舊營做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道成稱善

者久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蒼梧王下

顧元徽四年魏拓跋宏承明元年春正月己亥帝耕籍田大赦　二月魏司空東郡王陸定國坐恃恩不法免官尚爲兵　魏馮太后內行不正以李弈之死怨上皇事見一百三十二卷明帝泰始六年密行鴆毒上皇殂年二十三考異曰元行沖後魏國典云太后伏壯士於禁中太上入謁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悄然不以爲怪又孝文終不之知按後魏書及北史皆無殺事而天象志云顯文暴崩蓋諱有他事之禍今從之壬申大赦改

元承明葬顯祖於金陵金陵在雲中　謚曰獻文皇帝　魏大司馬大將軍代人萬安國坐矯詔殺神部長炎買奴賜死神部八部之一也　戊寅魏以征西大將軍安樂王長樂爲太尉尚書左僕射宜都王目辰爲司徒南部尚書李訢爲司空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制以馮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熙自以外戚固辭內任乃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顯祖神主祔太廟有司奏廟中執事之官請依故事皆賜爵祕書令程駿上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親賢或因功伐未聞神主祔廟而百司受封者也皇家故事盡一時之恩豈可爲長世之法乎太后善而從之謂羣臣曰凡議事當依古典正言豈得但修故事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素儉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收

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於太后太后往往專決不復關白於魏主所幸宦者高平王琚安定張祐杞人馮翊王遇略陽苻承祖高陽王雋皆依勢用事祐官至尚書左僕射爵新平王琚官至征南將軍爵高平王疑等官亦至侍中吏部尚書刺史爵為公益賞賜巨萬賜鐵券許以不死又太卜令姑臧王叡得幸於太后超遷至侍中吏部尚書太原公秘書令李沖雖以才進亦由私寵賞賜皆不可勝紀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皆極其儉厚每褒賞叡等輒以丕等參之以示不私沖寶之子也太后自以失行畏人議己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然所寵幸左右苟有小過必加笞箠或至百餘而無猜憾尋復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故左右雖被罰終無離心　乙亥加蕭道成尚

書左僕射劉秉中書令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灝（灝音米）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顗左暄等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暨道濟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祇祖（祇東都之制羽林左右監主羽林騎屬光祿勳至晉因羽林屬二衛而監不見於志）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濟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偏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即收斬天賜使主簿係諫持首送臺諫素彊直景素處其不從命則將殺之而又愛其為人故託事遣之秋七月祇祖率數百人自建康奔

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勑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祇祖叛走即命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冠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蔡道恭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為都統（都統之名始此）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元武湖冠軍將軍崔慧景屯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祇祖沈顗皆曰今天時卑濕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灝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鬬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為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破臺軍既薄城下顗先帥眾走祇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鵝籠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幷其三子同黨垣祇祖等數十人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初巴東建平蠻反沈攸之遣軍討之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以赴建康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疑攸之有異謀勒兵斷峽不聽軍下攘兵冗子天賜為荊州西曹（西曹者漢晉公府之西曹掾）攸之遣天賜往諭之攘兵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

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鼙軍攻斬之　甲辰魏主宏追尊其母李貴人曰思皇后　八月丁卯立皇弟勰爲南陽王嵩爲新興王禧爲始建王　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爲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　魏主宏下詔以長安二蠶多死丐民歲賦之半　九月戊子賜驍騎將軍高道慶死　冬十月辛酉以吏部尚書王僧虔爲尚書左僕射初僧虔在吏部用人必求寔才不以門第爲高下高平檀珪寵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珪道濟之兄子也恃其家世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嫗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經涉五朔驗歷四晦書牘十二投觀六七遂不荷濶反更瞜鰓九流繩平自不安獨苦一物蟬腹龜腸

爲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鱗不啖誰爲落毛身雖孤微百世國士嫺婦位臣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女檜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妃檀珪同堂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至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喬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紛罔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僧虔報書曰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貴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用爲安成郡丞　己未魏主宏詔羣官卿士下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益政利人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　十一月戊子魏以太尉安樂王長樂爲定州刺史司空李訢爲徐州刺史

甘元徽五年（是歲魏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朔魏改元太和　己酉魏略陽民王元壽聚眾五千餘家自稱衝天王二月辛未魏桑益二州刺史尉洛侯擊破之（秦益二州北魏所謂南秦東益也）　魏雲中饑開倉賑恤之三月庚子魏以東陽王丕爲司徒　夏四月丁卯魏主宏如白登壬申如崞山（崞音郭）　初帝在東宮好寇戲年五六歲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久乃下年漸長喜怒乖節左右失旨者輒手加撲打徒跣蹲踞以此爲常主帥不能禁以白太宗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犢車青蓋檐車也晉制諸王青紛車時有司奏皇太妃輿服一同晉孝武李太妃故事據考後廢帝本紀作青幰車）　隨相檢捕既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不男乃以陳太妃賜雙人李道兒既孕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劉統自言彭城人下也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過目即能鍛鍊金銀裁衣作帽無不精絕未嘗吹簫（簫以竹管長八尺四寸圍三寸開孔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竝執鉦矛行人男女及大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閒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鉦椎鑿鋸不離左右宥白梧數十枚

各有名號小有忤意即加鞭刑爲擊腦椎陰剖心之誅曰有數十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爲樂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歡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閤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遍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進車騎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考異曰宋略作太妃賜今從宋書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殺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江南人謂小兒戲爲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五月地震　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即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登登時也考異曰南史曰孝武二十八子太訓早卒二人爲景和所殺餘皆太宗殺之無及道梧晡者南史誤也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殺太后左右止之曰若

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江南人謂小兒戲爲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五月地震　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即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登登時也考異曰南史曰孝武二十八子太訓早卒二人爲景和所殺餘皆太宗殺之無及道梧晡者南史誤也　劉解犢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廬倚廬也諒闇者居喪者所居也諒闇柱孔穎達曰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又說曰凡非適子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廬在門不欲人覺曰蓋於東南角　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乎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逾桀紂層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臥袒裸帝立道成於室內壹腹爲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射堋今言射埒也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髀箭射之帝乃更以髀箭射正中其臍髀集韻云骨觜也余謂骨觜猶言骨鏃亦能害人況以之射人腹乎蓋當時所謂髀箭者必非骨鏃猶考髀箭前史作遒箭　投刀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鋌曰明日殺頵道成陳太妃竊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爲汝誅力耶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

功成亦慈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子曠時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曠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道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爲長算北固廣陵晉北固廣陵晉北固廣陵而爲守也　今秋風行起卿善明與垣東海微共動廣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領府謂署領軍府也　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卽有叩臺門者言將有告之者公事

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日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爲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順之謀前之父也考異曰齊高帝紀作順之廣梁書武帝紀自相國何至皇考一十餘世告有名及官位者史官附會今所不取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健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閤道路爲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詗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

聞鼓之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考異曰南史作臺岡今從宋書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暈度道人煞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織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度河各曰織女何事度河答曰織女嫁牛也崔寔四民時令曰或云見天漢中森森有正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爲候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開鑰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乾逃避內外莫相禁掘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救兩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柳敬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憲誌之不敢開門敬則於墻上投其首道成索水洗視敬則踰垣而入道成跣出見之敬則叫

曰事平矣道成乃戎服乘輦所騎赤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爲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竇孔竇孔即古之所謂圭也呼門甚急開門而入佗夕啓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考異曰齊高帝紀云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自稱蕭晏然不動今從宋書後廢帝紀道成入殿中驚怖既而聞竇名語所親則須有知者豈得死咸柳萬歲已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須臾斂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眾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五代志梢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幅皇太子在上省則烏紗在永福則白紗墨黃白紗也

杜佑曰宋制黑幅羅紫標標以綵爲之長四寸廣一寸後制高屋白紗幅令卻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之長四寸廣一寸後制高屋白紗幅令卻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者敬則叱之乃止須臾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於是長刀遮粲秉等粲秉等失色而去秉出於途逢從弟韞韞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韞考齊書褚淵傳作手取書後道成此從南史開東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是日以太后令數帝罪惡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爲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順皇帝諱準字仲謀明帝第三子也小字卯獾王休範子也在位二年薦蕭道成殂改元一

王辰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昇明大赦葬蒼梧王於郊壇西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封竟陵郡公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爲揚州刺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尊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斑袁粲閤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儉爲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爲郢州刺史蕭道成改領南徐州刺史　八月壬子魏大赦　癸亥詔袁粲鎮石頭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遜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卽時順命華母養帝戊辰尊昭華爲皇太妃　丙子魏詔曰工商皁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霑流自今戶內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若

有勳勞者不從此制　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乙酉魏更定律令　戊申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爲侯伯子男　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癸酉魏主宏度遣其弟文宏襲魏仇池陷之（考異曰魏書本紀作楊盱氐傳作鼠皆避遜祖諱也）初魏徐州刺史李訢事顯祖爲倉部尚書信用盧奴令范捌訢弟左將軍瑛諫曰捌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輕德義而重勢利聽其言也甘棠其行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腹心之事皆以語捌尚書趙黑與訢皆有寵於顯祖對掌選部訢以其私用人爲方州古者入州入伯謂之方伯後世遂以州刺史爲方州黑對顯祖發之由是有隙頃之訢發黑前爲監藏錄用官物黑坐黜爲門士黑恨之寢食爲之衰少踰年

復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選及顯祖殂黑白馮太后稱訢專恣出爲徐州范捌知太后怨訢以其告李敞也事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二十年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訢至平城問狀訢對無之太后引捌使證之訢謂捌曰汝今誣我我復何言然汝受我恩如此之厚乃忍爲爾乎捌曰捌受公恩何如公受李敞恩公忍爲之於敞捌何爲不忍於公訢慨然歎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趙黑後於中構成其罪丙子誅訢及其子令和令度黑然後寢食如故　十一月癸未魏征西將軍皮歡喜等三將軍率衆四萬攻楊文宏　丁亥魏懷州民伊祁苟自稱堯後（堯伊祁氏故云然）聚衆於重山作亂（重山在河內軹縣之山今在其縣北）洛州刺史馮熙討滅之馮太后欲靡詠關城之民雍州刺史張白澤練邊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悅珍梁州刺史梓道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仁信之士奈何不問白黑一切誅之乃止　十二月魏皮歡喜軍至建安（水經注湯定自關右徙治關城去仇池百二十里屬武都故改焉建安城考異曰是年纂目在十一月末之十二月也）楊文宏棄城走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世和之朋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爲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婿攸之在荊州直閤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華容縣自漢以來爲南郡屬縣九域志今江陵府石首縣北有華容城）自日江陵府監利縣本漢華容縣地）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槊道慶槊中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將殺道慶道慶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爲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儉之功門臧寶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爲司徒左長史故未發賓疑之之子也（臧愛之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二十年）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已出爲外官不在省內也）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刻薄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當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然亦求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譖疑攸之將起事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攸之有素善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博雅曰裲襠謂之衲襖）云是明帝與己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宋齊之際以至卑僕奉呼其主爲官）攸之指裲襠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干遲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

和並斷其使驄表以聞文和詐棄鄧弁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主姚興廟號高祖　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遣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吳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殆流蠱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悼駭又移易朝舊衍置親黨宮閤管鑰悉關家人皆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　葛亮字孔明　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豈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怛懼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內外繁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荊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甲申新安初道成以世子賾爲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

及徽燮爲揚州以賾爲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以賾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賾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爲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賾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艎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謂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眾欲倍道趨建康賾曰轉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溢口內落朝廷外按夏首　夏首　夏口　係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大所置也或以爲溢口城小難固在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推有溢口一城不可以小而難之若眾心褊一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賾奉燮鎮溢口賾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句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賾眞我子也以爲西討都督賾啟山圖爲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賾以爲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溢口　尋陽時治柴桑今江州德化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溢口在德化縣西一里江州治德化縣近溢口古城處　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　初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至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因蕭賾出弔作難據郢城賾知之不出蘊至東府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謂將帥袁回任賾伯猷雲璩王宏興上伯興等皆與道謀

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初淵爲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爲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雖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　謂備袁粲等他　道成頷之及粲謀既定欲以告淵眾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乃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貫堂　係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大夏口　所置也或以爲溢口城小難固在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其爲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爲能盡臨事之宜使

我無西願之憂耳（石頭在臺城西故云然）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時劉毅爲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閤將軍總統禁兵桑乃謀矯太后令使毅伯興帥衛兵攻道成於朝堂責問等帥所領爲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頭道成已併力本期壬申夜發秉恒擾不知所爲晡後卽束裝臨去啜羹寫留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臧婦女盡室奔石室部曲數百赫弈滿道既至見桑桑驚曰黨皆無所問桑與籤莫嗣祖爲桑秉宵通密謀道成召詰之曰袁桑謀反何不啟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求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桑貧才尚氣愛好虛遠每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嘗其得意悠然忘反嘗爲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桑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

蘊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蘊抱敬則敬則參殿其頰仆地而殺之又殺伯興蘊烈等據倉城拒桑（倉城石頭倉城也）王蘊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狠狽部曲數百向石頭（考異曰宋書云齊王使羅慕人已得數百宋略云是夕徵其私兵宋略近是也）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辨認決敗正主書通鑑原文作主事胡身之爲之註曰主事尚書省主事也於理亦無不通但按宋書及南史袁粲傳皆是主書每往諮決故從而改正）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眾莫能改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而桑閉居高臥門無雜賓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物情不接故及於敗劉秉少以清謹見知妻蕭氏常懼禍敗每謂秉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秉不能從故及於禍王氏族多名賢而蘊父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明帝卽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

景文常呼其小字而誡之曰阿荅汝必滅我門戶至是果如其言
粲小兒數歲常騎一大羝犬粲既遇害乳母抱投粲門生狄靈慶
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
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
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當
見兒騎大羝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
庭嗾殺之竝齧殺其妻子

裴子野論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
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
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益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甲戌大赦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儉爲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

延之爲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爲吏部尚書吏部尚書王奐爲丹
陽尹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爲吳郡太守蕭道成欲誅之時司
徒右長史張瓌遭父永喪在吳家素豪盛道成使瓌乘閒取遐會
遐召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
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
道成卽以瓌爲吳郡太守初秉當隘時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事
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爲
得免否至是果見殺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
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宣不協恐宣與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
近習及覘歛愾倏慘舒動中主情雖無謬旨人主謂其身舉位
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
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
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爲也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

五將以三萬人爲前驅司馬劉攘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
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
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
時武陵王贊鎮以安西將軍鎮郢城黃金浦在鸚
浦鸚洲上相傳以爲吳將黃蓋屯兵於此得名　遣人告柳世隆
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
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攻郢城臧寅以
爲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
威令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
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眾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
挑戰鸚鵡洲之西渚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攸之至自發
露其形體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

戰世隆堕宕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季督吳錢
唐軍事初文季父慶之之死攸之實求行至是文季乃收攸之弟
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蓋破正文季通鑑作文秀今
從傳改正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爲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
者矣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
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設有易視之
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形政糾雜理難偏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及覘歛愾倏慘舒動中主情雖無謬旨人主謂其身舉位
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
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
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爲也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

倖之徒慴懾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
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守丞尚書左丞盧毓議以為「諸王公侯皆當親其國事今
刺史武都王楊文度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以龍驤將軍楊文
宏為略陽太守千寅魏皮歆喜拔茲鞮斬文度魏以楊難當族弟
廣香為陰平公苞鼓廬戍主仍詔歆喜築駱谷城文宏奉表謝罪於
魏遣子尚奴入侍魏以文宏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　乙巳蕭道
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將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晉項
強而劉弱袁微而曹實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
終為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道成曰試為我言之
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

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氣小一
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撝紳不懷四敗也縣
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道成笑
曰君談過矣商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眾聚騎造
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
迴不進登應有所待也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
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
六師齊發諸廣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賾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
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憑
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漸耳　是歲魏州郡八水旱蝗開
倉賑恤

戊午昇明二年魏拓拔宏太和二年春正月己酉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之豔
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襲破之蕭賾遣軍主桓敬等八軍據西寨
西寨山在今武昌縣東百三十里界於兩山之間土俗編曰吳楚舊境分界於此　為世隆聲援時郢州長
流參軍南鄉范柷閻家居外而入城固守其子雲為攸之所得攸
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時年尚少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
曰卿定可兒即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領一整柳世隆瓜三十
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
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
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奕降於攸之西陽太
守王毓弈溢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
等將鴻人聲之豫州有建寧武大明八年省郡寄治南昌縣西陽郡尋復為郡蓋皆僑左所居地也五代
志永安郡廢城縣有梁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
北西陽縣又有建寧郡
陽派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
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
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帥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
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
散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
其罪於是一人叛遣士人追還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
兵射書入城請降柳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
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怒衝須咀之收攘兵兄
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斷之向旦攸之帥眾過江至魯山大別山一名魯山在
今漢陽軍河陽縣東一里江水
逕其南漢水從西北來注之　軍遂大散考異曰宋略云甲辰攸之眾潰乙巳華容民顧

其首按是月乙酉朔無甲辰乙巳諸將皆走滅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荆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鄧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盜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卽勒兵偵攸之下遂選江陵攸之使子元玫與兼長史江夕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爲軍來夕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玫奔龍洲寵洲近繫鄉爲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考異曰宋略云辛未敬兒克江陵按己巳攸之以敬兒據城走死不容敬兒至辛未乃入城也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無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爲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於櫟林己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攸之晚好讀書

庾佩玉行府事勰先遣中兵參軍韓幼宗將兵戍湘州與佩玉不相能及沈攸之反兩人互相疑佩玉襲殺幼宗黃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輒殺佩玉冀以自免湘州刺史安國之鎮蕭道成使安國誅候伯　夏四月甲申魏主宏如嶧山丁亥還平城　蕭道成以黃回終爲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爲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并其子竟陵相僧念　甲午以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映行南兗州事仍以其弟晃代之淮南宣城逼近京邑故道成不以授他人　五月魏禁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顧氏族下與非類昏偶犯者以違制論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

府丁丑以右衛將軍蕭賾爲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爲中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爲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爲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上還已定攸表還黃鉞吏部郎王儉僧綽之子也神采淵曠好學博聞少有宰相之志時論亦推許之道成以儉爲太尉右長史待遇隆密事無大小專委之　丁亥魏主宏如代之湯泉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接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　癸卯還平城

三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宕昌王彌機初立丙子魏遣使拜彌機征南大將軍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　黃回不樂在郢州固求南兗遂帥部曲輒還己卯改都督南兗等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　初王蘊去湘州湘州刺史南陽王翽未之鎮長沙內史

以輔國將軍楊文宏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庚子魏皇叔若卒

秋七月庚申魏武川鎮大風吹失六家羊角而上不知所在

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八月奏罷御府御府令自漢以來有之漢屬少府晉大明四年改細作署令爲左右御府省二尚方彫飾器玩辛卯又奏禁斷光祿勳據宋紀世祖大明四年改細作署令爲左右御府省二尚方彫飾器玩辛卯又奏禁斷金薄子顏氏家訓書表禁不得以金銀爲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錦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爲幡蓋衣服不得剪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裲襠服飾不得作鳳行鸞及局腳帳相牀牙角龍鳳雜物綵飾物不得以金銀爲花獸不得輒鑄金銅爲像皆須墨敕凡十七條

乙未以蕭曇爲領軍將軍蕭嶷爲江州刺史　九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朏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

它日請閒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地位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甯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謂方加太尉都督也）恐一二年閒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悰作詔道成所親任遲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柰何遲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遲能制之

淵果無違異（褚淵字彥回）　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　以揚州刺史晉熙王燮爲司徒　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爲南兗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蕭晃爲豫州刺史　己卯獲孫蠻璀殺之　魏員外散騎常侍鄭羲來聘　壬寅立皇后謝氏后莊之孫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四　宋紀十六　二九五　國瑞樓

務在嗇殺不顧晉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寔
醜之制日盛於屬里風味之響獨靈於衣冠宜命有司務勤功課
緝理道逸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朝廷從之　是歲魏懷州刺史高
允以老疾告歸鄉里尋復以安車徵至平城拜鎮軍大將軍中書
監固辭不許乘車入殿詔賀不拜時魏承晉弊士大夫猶以縱飲
爲高魏主宏敕允爲酒訓以誡之其略曰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
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
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
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
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
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適口不亦寡乎所

損者至於亂志而天年不亦夥乎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
也作官以義之申誡以禁之若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
之言之不善則衰矜而恕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也魏主悅之常
書而置之左右　魏州郡二十餘水旱開倉賑恤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四終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陸　衍　參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齊紀一　起建元元年盡武帝永明元年凡五年　按顧炎武曰子顯齊

識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
實應天命太祖從之遂以齊建國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姓譚氏字紹伯小字蘭將本居東海蘭
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惠帝分東海爲蘭陵郡故爲蘭陵郡人高誥墓遷江居晉陽武進縣之東城里時
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爲南蘭陵人墓生
傳傳生樂子生承之承之生帝　帝姿表英異龍顏
鐘聲長七尺五寸鬚文備體始謂是照歷治之甚至而文
愈明宅在武進縣宅牽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
狀如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曾兄敬宗曰此樹爲汝生
也爲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藏惠開雅有知人鑑謂
魏武爲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譚道東當更過之耳

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嘗登女
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氣又有龍出
焉宋明帝忌之諸人子墓左右校獵以大鐵釘長五六尺
釘墓四維以爲厭勝帝後改樹表杜柱忽龍鳴響震山谷
若指王忌帝威名嘗刻木爲帝形置腹爲埏塹自射之又
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參軍崔靈恩進夢天謂己應
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
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爲十九也及爲領軍望氣者陳
安寶見帝身上有黃紫氣鬱天安寶謂親人王洪範曰我
少來未嘗見重士有如此氣也太始中壘謠云東城出天
子時建安王休仁鎮東府明帝殺休仁而常閉東府不居
後順帝自東府即位論者謂應之乃是帝舊居武進縣東
城甲也會稽刻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山當出天子
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民兒襲祖行溷忽見石上有
文若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若晚之其文曰黃天
字道成得賢歸天下大平又壬子年歲日從知其姓草蘭
蕭穀中最細低頭熟聲身甲體永興福穀中精細者稱也
即道也熟猶成也又歌曰金刀利刃齊刈之金刀劉字刈
猶剪也果受宋禪
在位四年改元一

紀建元元年　是年四月受禪始改元建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

蕭疑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延之爲江州刺史安南長史豫子頎爲都督會稽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民坐執役者甚衆凝至鎮一日罷遣三千餘人府州儀物務存儉約輕刑薄斂所部大悅時政在蕭氏朝野之人情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儉處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道成以此善之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之外一無所納　辛亥以竟陵世子曠爲侍中護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馬異非知機也晉文王薨石苞自揚州奉喪赴洛哭甚哀王基深如此而以人臣終乎馬異勸漢光武尊位道成言石苞不能早勸晉文公譚代之事比之馬異勸漢光武尊位道成言石苞非知機者也欲以此言感動謝朏耳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高道成不悅甲寅以朏爲侍中吏以王儉爲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爲雍州刺史　二月丙子邵陵殤王友卒　丙申地震建陽門　辛巳魏馮太后及魏主宏如代郡溫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宮女賚民之無妻者　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　己亥魏馮太后及魏主宏還平城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甲辰以太傅爲相國齊公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時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南蘭陵魯郡琅琊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十郡封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齊國官僚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賾領南豫州刺史　初齊公道成既殺袁王威焰益盛一時人士趨承惟恐不及濟陰卞彬

獨慨感慣謂道成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口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鼓鳴死滅族公頗聞否卩者服者謂王蕭居父憂而衰服也又服者衰服也列管謂蕭也道成不悅俟彬退謂人曰彬自作此耳及齊壘初建彬又曰殿下當以青溪爲滿溝滿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彬險狡有才而與物多忤乃著蚤蝨賦以刺時又目舍獸云羊性淫而很豬性卑而率騖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有所指以斥貴勢　徵豫州刺史劉懷珍爲都官尚書初孝武世齊公道成爲舍人懷珍爲直閤相遇最爲早舊既而懷珍假還寄州道成有白驄馬嚙人不可騎送與懷珍爲別懷珍報以絹百疋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百疋之報不已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爾應員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之多少至是徵之以第四子景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道成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爾當有異見發經日而疑論不止道成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送見謂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惟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果脫然就徵道成甚喜即以爲相國右司馬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道成遣人殺之淩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蕭子顯齊書臨淮郡有淩源縣劭曰淩水出淩縣西南入淮蕭道元曰涉水出淩源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入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遣心腹陳讚詣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襲城內人常有此心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道成庚戌誅綽兄弟及

其黨與　甲寅齊公寘成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爲世子宮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求爲齊官寘成不許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　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寘成爵爲王增封十郡時又增徐州之南梁陳潁川廣陵海陵南沛等十郡　寘成從容謂王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爲鴻濛儉對曰應天順人庶無楚漢之事　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　丙戌加齊王寘成殊禮進世子爲太子　辛卯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可出逃于佛盞之下自晉以來宮中有佛屋以藏佛像上爲寶蓋以覆之　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憚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啟曰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限盈長者別更詳議長多而有像也以褚淵爲司徒劉秉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披猖言披靡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郎名德不昌

輔國將軍是日白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潛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薨疾欲取兼人侍中者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鹽輪車畫輪車者車輪施文畫也晉志云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綯兩箱畫飾以金銀黃金塗五采畫飾子顯曰漆畫輪車全塗校飾如故敬則有減降杜佑曰晉制駕車以采漆畫輪轂上起四夾仗出左右開四望綠油纏朱絲靑交絡其上形如車其下猶擴車東掖門就車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現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攬尾慟哭攬毛可以辟塵故縣之下車　曰人以譬爲歟老臣以譬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宋永初元年受晉禪歲在庚申八主六十年而亡　司空

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安成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桑宮丹陽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還汝陰廟諸王皆降爲公自非宜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留南康華容萍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宏何無忌之後萍鄉縣吳寶鼎二年置宋白曰楚昭王破江獲萍實于此今鄂北有萍實里楚王臺因以名縣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二臺謂宋臺齊臺也名號不同員限盈長者別更詳議長多而有像也以褚淵爲司徒劉秉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披猖言披靡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郎名德不昌

乃復有期頤之壽曲禮曰人生百年曰期頤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頠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成其名正應容之廢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爲政于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瓛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篤志好學博通五經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誦管商傳欣然欲誦熙先更爲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及長卓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雨所倒無以葬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瓛雖姿狀短小而學業冠時時人比于古之曹鄭又爲人謙下不以高名自居丹陽尹袁粲嘗于後堂宴集瓛在坐粲指庭

中古柳謂之曰人言此樹是劉尹時樹母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及粲遇害嶽微服往哭并致賻助嶽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指爲潰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之曾子稱嶽小名也及居母憂住墓廬不出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雊鴝鳥嶽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仍至雊音鉤鴝音浴　丙申魏主宏如嶧山　丁酉以太子詹事張緒爲中書令齊國左衛將軍陳顯達爲中護軍右衛將軍李安民爲中領軍緒岱之兄子也　戊戌以荊州刺史巖爲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映爲荊州刺史　帝命璽臣各言得失淮南兗城二郡太守劉善明江左僑立淮南郡於宣城郡界故善明兼守二郡　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又以爲匈奴未滅

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又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宋明帝泰始四年李長仁蘇文州而叛　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璣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郎清河崔祖思亦上言以爲百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此悖逆禍亂所生也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獠革慮儉奈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無員之官員外官也下所謂限外之人是也祿者所食之祿力者所役之人　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縣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歲優殊者待以不次王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歷觀帝王未有不以約素興侈麗亡者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模寢殿則素木卑

櫨牆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箸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儀下世矣然教信雖孚娠染未革宜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脩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勉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慈律之重由來尚矣實宜清置廷尉三官撲滅文宦之世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矩文宦之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徒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宏庭闕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未之有也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粱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

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鍵然則治天下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病于不均罰不在重困于不當如令甲勳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書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俊矣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庸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鄧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曾稽太守聞喜公子敦上表極陳其弊以爲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愼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

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敦誅完鈹槊微具（鈹音批）願盼左右
叱吒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豈遏津埭恐喝傳郵呵蹙行民罔
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
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卻攝羣曹開亭正榆便振荆革（榆音楡）其次絳
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
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誑
應簀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收力競致兼
漿值今夕酒諧肉俄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恩
科筐貢微闕筆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狡蒜轉積鷙粟
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罔刺言
臺推信在所愚謂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敢爲之期會則从思自竭

若有稽遲自依糾坐之科今雖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謂使者
所屬也）（言取辦於徒相疑懼反更掩解宜悉停臺使員外散騎郎劉思效
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貪小民嗷嗷
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靡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
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使有
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己亥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
湖二宮謂上宮及東宮上宮諸王皇子也東宮諸王皇孫也杜佑曰不以道取曰略又曰略封界也
平城　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安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
提等皆坐貪殘不法洛侯目辰伏誅提徙邊又詔曰治因政寬弊
由網密今侯官千數（謂太祖置侯官以伺察內外）姦巧弄威重罪受賕不列輕
罪吹毛發墨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術（說文曰術邑中

道（音遂）執喧鬬訟而已自是吏民始得安業　自秦始以來內外
多慶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民上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
甚外餘軍悉皆輸遣（輸送也）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
五月辛亥詔斷眾募　壬子上賞佐命之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
戶各有差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
國華不賴勇民遑恤國家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尚
巴西公主儉母宋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故點云然點尚之之
孫也　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
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壬琨聞變惶遽奔赴時牛不在宅丹陽
宮又去臺數里琨卽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且宜待車有損國望
琨曰今日之事豈須俟駕遂慟哭而卒年八十四　辛酉殺宋宗

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劉道
考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孝建二年）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于
劉宗又疏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
陳氏曰孝皇后　丁卯封皇子鈞爲衡陽王　上謂兗州刺史垣
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爲辭侵犯邊鄙南謂北爲
本素頭種也　壽陽當虜之衝非卿無以制此虜也乃徙崇祖爲豫州刺
史　六月辛未魏以雍州民飢開倉賑恤　丙子詠游擊將軍姚
道和以其貳于沈攸之也　甲申立王太子賾爲皇太子皇子鋭
爲豫章王映爲臨川王晃爲長沙王曇爲武陵王昌爲安成王鏘
爲鄱陽王鏗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　乙酉
葬汝陰王于遂甯陵謚曰順帝　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

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倫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時符於事既煩理亦不贍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　初交州刺史李長仁卒從弟叔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于宋宋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卷五孫皓建衡三年討扶嚴夷以其地置武平郡是年又分交趾立新興郡晉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皆屬交州隋廢武平郡爲隆平縣廢新昌郡爲嘉寧縣皆屬交趾郡唐改隆平爲太平仍屬交趾以嘉寧縣爲峯州）叔獻既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巒林帥卒秋七月丁未詔曰交阯比景獨隔晉朔言其拒命不受正朔也　斯乃前運方季西迷遂往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獻爲刺史撫安南土　魏薛瑾鎮王楊廣香請降丙辰以廣香爲沙州刺史（以輿地記參考此沙州當置于唐利州景谷縣界）　八月乙亥魏主宏如方山丁丑還平城　上聞魏將入寇九

月乙巳以豫章王嶷爲荊湘二州刺史都督如故以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　丙午以司徒褚淵領尚書令　壬子魏以侍中司徒東陽王丕爲太尉侍中尚書右僕射陳建爲司徒侍中尚書代人苟頹爲司空　己未魏安樂厲王長樂謀反賜死　庚申魏隴西宣王源賀卒　冬十月己巳朔魏大赦　辛巳汝陰太妃王氏卒（卽宋明帝王皇后也順帝禪讓追貶爲太妃謚曰宋恭皇后）　初晉齊民李烏奴與白水氐楊成等寇梁州（水經註白水西北出鴈門陰館縣東南西流經故關南又西南流注于汾水今山西寧武縣東南入陰平界氐居水上者號白水氐）梁州刺史范柏年說降烏奴擊成破之及沈攸之事起柏年遣兵出魏興聲云入援實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元邈代之詔柏年與烏奴俱下烏奴勒柏年不受代柏年計未決元邈已至柏年乃偕烏奴於漢中還至魏興盤桓不進左衞率隊章胡詣之

以州附魏魏樂陵鎮將韋珍引兵渡淮應接璨章王寵遣中兵參軍蕭惠朗將三千人助司州刺史蕭景先討天蓋蕤韋珍咯七千餘戶而去 考異曰齊蕭景先傳云天蓋與陽相攜扇繫先言于督府類聚也汝南洛州刺史昌黎王馬莎也清邱縈先濮陽侍敵虜退魏韋珍傳云天蓋自署司州刺史攻圍邵珍帥在鎮士馬渡淮接捷略道咸聞珍將至遣將苟景所攻圍邵珍帥在鎮士馬渡淮接捷略道咸聞珍將至遣將苟元寶據淮逆拒珍珍恐背魏擊破之天蓋尋爲左右所殺降于慧景珍乘勝驅進又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城陽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按魏將無類跋馬沙而慧景亦非討天蓋之將蓋明二國之史各出傳聞互有詳略今約取二史大槩而用之 景先上之徑于也南兗州刺史王敬則聞魏將濟淮委鎮還建康士民驚散既而魏竟不至上以其功臣不問 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 考異曰齊書作王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寨上而還 是歲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以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鬻沉凡人能無咎乎于是披考舊典務求平允性好音樂每見伶人絃歌鼓舞常擊節稱善魏主宏乃詔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又以其家貧賚藥補給膳羞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大見則倘几杖問以政治 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數餘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東 契丹舍帥曰莫賀弗隋書曰契丹與庫莫奚皆東胡種爲慕容氏所破城于松漠之間是時爲高運所侵求內附于魏水經注白狼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東北流逕龍城西南又東南流至遼東房縣入于遼水初學記狼河附黃龍城東北下郎白狼水

庚申 建元二年 魏拓跋宏太和四年 春正月戊戌朔大赦 以司空褚淵爲司徒尚書右僕射王儉爲左僕射淵不受 考異曰齊書進元二年正月以淵爲司徒十二月戊戌徙以淵爲司徒四年六月癸卯以司徒褚淵爲司空八月癸卯司徒褚淵薨淵傳云三年爲司徒又固讓四年薨疑位改授司空及薨詔曰司徒奄至薨逝叢二年正月受耳冠舊前後各不相顧王宮幸樂游苑宴集謂王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上稱善者久之後又宴集于華林園使羣臣各效技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辛丑上祀南郊 魏隴西公琛等攻拔馬頭戍殺太守劉從乙卯詔內外纂嚴發兵拒魏徵南郡王長懋爲中軍將軍鎮石頭 魏廣川莊王略卒 魏師攻鍾離徐州刺史崔文仲擊破之文仲遣軍主崔孝伯渡淮攻魏茌眉戍主龍得侯等殺之 考異曰齊紀作龍渴侯今從齊書 文仲祖思之族人也 羣蠻依阻山谷連帶荊湘雍郢司五州之境聞魏師入寇宮盡發民丁南襲城蠻秦遠乘虛寇漳陽殺縣令 蒲子雄齊志南襄府領郡有南襄城北襄城中事城分置爲郡也五代志淮安郡慈邱縣有後魏襄城東陽郡領漳陽沮陽高安三縣蓋皆宋初置也水經注沮水出其西北東南逕汝陽郡北即高安縣界郡治錫城沮陽縣故新城郡之下邑義熙初分新城立郡其地當在臨沮縣西蕭子雲晉書曰桓溫以臨沮西界水陸紆險道帶樊沔田土肥美立爲汶陽郡以處流民 司州蠻引魏兵寇平昌平昌戍主荀元賓擊破之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汝陽汶陽太守戴元孫棄城奔江陵晉武帝平吳割中廬之南鄉臨沮之北鄉立上黃縣治輸鄉屬襄陽郡晉安帝分屬長寧郡宋明帝以名與文帝陵同改爲永寧郡五代志晉安帝分屬長寧縣有章山九域志在縣西南一百四十餘里今荊門軍長林縣即古之長寧縣有章山臨沮水出焉東南流逕當陽縣西北即臨沮故城也宋白曰上黃縣隋改南漳縣 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劉伾緒將千人討之至當陽 章懷太子賢曰當陽縣西北即臨沮故城 勉德請降泰遠遁去 魏將辭淵標引兵趣壽陽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冠軍將軍辟淵書以

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還使假梁郡王嘉代之懷慰衆民之子也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殘力以雪雖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吾欲脩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關非水不固當堰肥水衍流爲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皆曰昔佛狸入寇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宋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于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以來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橹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言策已先定足以制敵不爲人所諫止于城西北堰肥水隋水經肥水自黎陽亭北流逕壽春城東北北方謂之陽又因上流之勢可決以灌虜今安豐軍有小史埭卽崇祖決壅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

貧治通鑑補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指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曰起衆咸不信惟上獨許之及破虜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恆自擬韓白今眞其人也進號平西將軍是戰也軍主周盤龍功最多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盤龍形甚羸而臨陣勇果諸將莫逮　謝天葢部曲殺天潛以降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貢門郎會稽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杜佑曰黃籍者戶口版籍也自頃巧僞日甚至乃窮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强而云六疾此皆政

之巨蠹教之深弊以苟科簿鏨革斯弊玩之上表以爲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隱者其實也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思謂宜以元嘉一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上從之宋幾玩之以久宦貴疾上表告退曰臣聞貨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靈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馳驅老宜休息臣生于晉長于宋老于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于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雖瞽轉積腳不支身喘不絕氣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靡天唯臣獨存朝露未光甯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飢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不逮臣亦

貧治通鑑補舜無窮臣亦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也豪露願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遭孤貧饑禮多缺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閒掃守邱墓以此歸命始終之報遂矣上省表許之玩之于人物好臧否宋末于儉舉員外郎孔邈使魏邈音玩之言論不相饒遇儉疏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曰孤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舊書曰處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謖謖玩之歸家數年空　上以玩之亂分拘益遣巴州以鎮之玩之市以三巴校尉明懸昭爲巴州刺史領巴東太守宋明帝泰始二年以三峽險隘山蠻雜居賊盜立三巴校尉以鎮之尋省廢帝昇明二年復置　是時

齊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縣千四百八十五州二十三南豫南克北兗北徐青冀江揚交廣湘巴郢司雍梁秦益寧也郡三百九十有寄治者有新置者有僅帶郡縣者有或荒無民戶者郡縣之建置雖多而名存實亡境土蹙于宋大明之時矣　乙酉崔文仲遣軍主陳靖拔魏竹邑殺戍主白仲都崔叔延破魏睢陵殺淮陽太守梁惡竹邑蓨浦郡之竹縣也後漢晉曰竹邑後發隸蓋于故地置戍也賢曰竹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睢陵漢縣屬臨淮後漢晉屬下邳宋孝武大明元年度屬清淮陽郡　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鸞爲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爲帝所養恩過諸子爲後

高帝建元二年

鸞奪國殺帝子孫報本　魏劉昶以雨水方降表請還師魏人許之丙午遣直騎大將軍馮熙將兵迎之　夏四月辛巳魏主宏如白登山五月丙申朔如火山灾山在白登山南山上有火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聲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壬寅還平城　以左衛將軍胡諧之爲給事中驍騎將軍諧之毗贊皇猷誠有心力上欲奬以婚姻以諧之家侯語音不正乃遣宮女四五人往其家教子女言久之上問諧之曰卿家人多非唯不能已正未諧之雅不欲連姻帝室乃對曰宮人少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侯語上大笑而止　自晉以來建康宮之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有發白虎樽者晉永正旦元會設白虎樽于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讖白虎樽乃刺舉之遺式爲白虎益是後代所爲示忌憚也言白門三重闕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立都牆　李烏奴數乘開出寇梁州隊主章王寇遣中兵參軍王圖南將益州兵從劍閣掩擊之梁州刺史崔慧景發梁州兵屯白馬與圖南腹背擊烏奴大破之烏奴走依武興考異曰魏書帝紀八月慧景祖思之族人也

秋七月辛亥魏主宏如火山　戊午皇太子穆妃裴氏卒　詔南郡王長懋移鎮西州　角城戍主舉城降魏秋八月丁酉魏遣徐州刺史假梁郡王嘉迎之又遣平南將軍鄧大檀等三將出朐城據赤琅琊朐縣有朐城將軍白吐頭等二將出海西海西即漢海西縣地也宋明帝失淮北僑立青州于襄檀縣秦始七年割襄檀置蘭陵縣立海西郡齊明帝以爲東海郡東魏武定七年改海西郡又分襄賁置海西縣○賁音肥將軍元泰等二將出連口連口連水入淮之口也時在襄賁縣界隋改襄賁縣爲漣水縣杜佑曰楚州漣水縣有連口渡將軍封延等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據班禁春秋之州來國也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蔡昭侯于此後四世侯齊竟爲楚所滅故曰下蔡漢爲縣屬九江郡後省東漏武定六年以梁黃城戍爲下蔡郡隋爲縣屬汝陰郡以下垣崇祖徙下蔡成考之則此戍當于淮水之西五代時周世宗徙壽春治下蔡即其地同入寇　甲辰魏主宏如方山戊申遊武州山石窟寺水經注曰武周川水東南流水側有石祠祠舍并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壘嶽南擊石鼓山因巖結構鎮容五百法世所稀據道

高帝建元二年

元之言浮屠氏巨麗虛也庚戌還平城　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係攻李烏奴於武興爲氐王楊文宏所敗　九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丙午柔然遣使來聘　汝南太守常元眞龍驤將軍荊雍刺史蕭嶷遣軍主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兩炬魏師望見遁去辛巳遣領軍將軍李安民徇行清泗諸戍以備魏　魏假梁郡王嘉帥眾十萬圍朐山朐山戍主元度嬰城固守元姓也　青冀二州刺史范陽盧昭之遣子奐將兵助之庚寅元度大破魏師擊遣軍主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兩炬魏師望見遁去

冬十月王儉固請解選職許之加儉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上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白漢以來侍中常侍向書爲八座據傳帝爲領軍戢爲司徒左長史用與來往數與歡讌戢謹龍潛之舊也若帖以騎游亦爲不

少沈約曰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據晉百官中軍乃及晉以後護左右者驍騎游擊驍騎爲六軍不少者謂其取數已多也乃以城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甲辰以沙州刺史楊廣香爲西秦州刺史又以其子炅爲武都太守炅音烱　丁未魏以昌黎王馮熙爲西道都督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出鍾離同入寇　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四州入魏見一百三十常思三卷宋明帝泰始二年常思也今從齊書　兗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聚起爲寇盜聚眾係五周推司馬朗之爲主魏遣淮陽王尉元平南將軍辟虎子等討之　十一月戊寅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爲救疾實行寬縱囚有時行瘟疫亦殺之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必生大命而潛倒下邑愚謂囚病必先刺郡書病囚之督荊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以隨川王映爲都督荊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竟陵王子良入之數月州資實歲三千萬布萬疋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斛給鎮府湘州資實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實歲三百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與爲比而寵姓好施入府便散歸資所存僅支歲用而已　是歲魏尚書令王叡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開王官二十二人以中書侍郎鄭羲爲傳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　魏州鎮：八水旱開倉賑恤

辛酉　建元三年　魏拓跋宏太和五年　春正月封皇子鋒爲江夏王

陽剛軍主成買於角城　地博濟水入淮之口後梁武帝置淮陽郡角城爲縣屬焉高閭曰角城去淮陽十八里杜佑曰角城當安帝義熙中置在南譙淮水北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與軍主周盤龍等救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民皆驚走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魏軍動靜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波江成買力戰而死先是上遣買戍角城辭于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何面目見朱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後又會豫章王北宅淵與文季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終曲而止劉祥著穆之之會孫也好文學而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于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故人多惡之祥又私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徙廣州而卒

王子以豫章王嶷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以臨川王映爲都

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施丹赭至是將與魏戰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既斬尸猶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告盤龍云拔叔已沒盤龍刀食棄鞍馳馬奮矛直突魏陳所向披靡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陳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陳父子兩騎縱擊殺萬之眾魏師天敗殺傷萬計魏師退李安民等引兵追之戰于孫溪渚又破之（孫溪渚在淮陽之北清水之濱）己卯魏主宏南巡司空苟頹留守丁亥魏主至中山親見高年問民疾苦二月至卯朔魏大赦賜孝弟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丁酉游擊將軍桓康復敗魏師于淮陽進攻樊諧城拔之魏主還平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五　齊紀一　高帝建元三年

如信都癸卯復如中山庚戌還至肆州（魏收志曰肆州治九原天賜二年爲鎮貢君七年置肆州理秀容城秀容本漢陽曲縣地周武帝建肆州于爲門）沙門法秀以妖術惑眾謀作亂於平城苟頹帥禁兵收掩悉擒之魏主還平城有司因法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乃死議者或欲盡殺道人（考異曰齊書魏虜傳威陽王欲盡殺道人案威陽王蕭時尚幼太和九年始封恐非也）馮太后不可乃止

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魏復寇淮北乃徙下蔡成於淮東既而魏師果至欲攻下蔡開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己酉崇祖引兵渡淮擊魏大破之殺獲千計（考異曰齊書作丁卯按是月辛卯朔無丁卯今從齊紀）晉宋之際荊州刺史多不領內蠻校尉別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爲荊湘二州刺史領內蠻校尉別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爲荊湘二州刺史領內蠻疑能更以侍中王奐爲之奐固辭曰西土戎燼之後

五升以報雲恩魏主宏嘉之遣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強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　五月壬戌鄧至王像舒彭遣使入貢于魏鄧至羌之別種國于宕昌之南北史曰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爲羌酋地名號曰鄧至其俗自衒亭以東不武以西汝嶺以北宕昌以南或曰鄧至者因鄧艾所至因以爲名杜佑曰鄧至今文州之南通化郡之北文州陳製同昌翼之地也　六月壬子大赦初豫章王嶷在荊州大得民和及內徵將發江津士女追送者數千人無不垂泣嶷爲之感動成疾至郡永癒上深愛之故爲之大赦　甲辰魏中山宣王王叡卒贈太宰立廟于平城南文士爲叡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及葬自稱親姻義舊纏絰哭送者千餘人時謂之義孝魏主以叡子中散大夫襲代叡爲尚書令領吏部曹　戊午魏封皇叔簡

視疾及卒贈太宰立廟于平城南文士爲叡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及葬自稱親姻義舊纏絰哭送者千餘人時謂之義孝魏主以叡子中散大夫襲代叡爲尚書令領吏部曹　戊午魏封皇叔簡爲齊郡王猛爲安豐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上使後軍參軍車僧朗使於魏甲子僧朗至平城魏主宏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子孫時宜各異耳　辛酉柔然別帥他稽帥眾降魏　楊文宏遣使請降詔復以爲北秦州刺史先是楊廣香卒其眾半奔梁州文宏遣楊後起進據白水上雖授以官爵而陰教晉壽太守楊公則伺便圖之　朱昇明中遣使者殷靈誕荀昭先加魏聞上受禪則伺便圖之　朱昇明中遣使者殷靈誕荀昭先加魏聞上受禪懷誕謂魏興客曰興客蔡宗也漢武帝泰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屬官又有典客令　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劉昶入寇靈誕請爲袒司馬不許九月庚午魏閱武於南郊因宴羣臣置酒朗於百三十五維刑三百七十七　初高昌王闞伯周卒子義成立是歲其從兄首歸殺義成自立高車王可至羅至羅疑即阿

伏至以敦煌張明爲高昌王國人殺明立馬儁爲王　魏州鎮十
二民饑開倉賑恤
廷建元四年　春正月壬戌詔置學生二百人以中書令
張緒爲國子祭酒　甲戌魏大赦　二月辛卯魏主宏下詔曰蠶
邱郡土既福塉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
勞瘁可復民租調十五年　乙未魏主宏下詔曰蕭道成逆亂江
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憫之其
復常調三年　三月庚申上召司徒褚淵尚書左僕射王儉受遺
詔輔太子于戊殂于臨光殿年五十六　太子即位大赦帝深沈有大量
寬嚴清儉喜怒不形于色博學能文善草隸書工奕棋雖經綸夷
險不暇素業從諫察謀以威重得衆即位後身不御牀細之物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五　齊紀一　高帝建元四年　三
高帝建元四年　上
衣中有玉導主衣主供御衣服　上救中書曰朕此正是興長病源
禁中有主衣庫
即命撤帟仍檢按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
使黃金與土同價好賢下士能容異同禪代之際如王琨謝朏卞
彬諸皆有同背而上不以介懷欲見處士明僧紹僧紹不屈既而
僧紹遊定林寺上聞之即枉駕就見僧紹聞風而遁上乃謂其弟
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誥之外臣朕夢想幽人亦已勤矣所謂
經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筇杖其留心道素如此　乙丑
以褚淵鉉尚書事王儉爲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
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敬爲護
軍以不習朝儀乃潛于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
御史中丞沈沖奏謗前後罪惡庚寅賜謗死　癸卯南康文簡公
褚淵卒淵字彦回幼有清譽父蔚之卒淵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

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淵所生郭氏閒嫡母吳郡主求之郭
欲不與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物猶不許淵旒涕固請乃從之嘗
爲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金一餅賂之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
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人大懼收金而去淵
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
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
褚淵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粲舍初
秋涼夕風月甚美淵陵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諸暢王彧
謝莊竝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
不可得已淵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太祖淵舉手指太祖
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將來不可測故顧命之際特引太祖豫焉粲

嘗曰褚淵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世子侍
中貢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爲讓其弟粲屏居墓下終身
六月癸未朔魏主宏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旱之處丐民租賦
貧儉不自存者賜以粟帛　國哀罷國子學　氐王楊文宏卒諸子皆幼乃以兄子後起爲嗣
九月辛酉魏以後起爲武都王文宏子集始爲白水太守（五代史志武都
（澤建威縣置白水郡唐貞觀初省建成入將利縣）既而集始自立爲王後起擊破之　魏
以荊州巴氐擾亂（魏世祖泰延五年置荊州於上洛領上洛魏興等郡巴與氐各是一種）以鎮西
大將軍李崇爲荊州刺史崇顯祖之舅子也將之鎮救發陝秦二
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
須一宣詔宣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

開求誅奉誅比內百官于是諸州郡諸承刺並悉罷減
至明帝時軍旅不息刺蔡史皆兼帶之　以太尉
豫章王嶷領太子太傅疑不參朝政而常密獻謀謨上多從之
壬戌立皇弟銳爲南平王鋐爲宣都王皇子子明爲武昌王子罕
爲南海王　是月熒惑逆行入太微　二月辛巳以征虜將軍楊
炅爲沙州刺史陰平王辛丑以宕昌王梁彌機爲河涼二州刺史
鄧至王像舒彭爲西涼州刺史　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
以三年爲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癸
丑詔自今一以小滿爲限　丁卯熒惑守太白有司以天文失度
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
我禳之何益　魏冀定二州民饑詔郡縣僞瘠于路以食之又施
關津之禁任其去來　夏四月壬午詔曰魏矜袁紹恩洽邱墓晉

尚未得前司徒褚淵僕射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
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方得弔比出飢乏氣息俛
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言於太祖曰臣等所見二宮門庭比荀伯
玉宅可張雀羅矣死論云千載萬令不如荀公一食晏敬宏之從
子也驍騎將軍陳允叔先亦白景眞及太子得失而語太子皆云
伯玉以間太子由是深怨伯玉太祖陰有以疑章王嶷代太子之
意而疑事太子愈謹故太子友愛不衰豫州刺史垣崇祖素不親
附太子人或言其黨附疑會崇祖破魏兵太祖召還朝與之密有
所謀太子疑之曲加禮待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自今以富貴
相付崇祖拜謝會太祖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
東宮太子以爲不謹誠益衛之太祖臨終指伯玉以屬太子上卽
之意太子夜歸太祖亦停門籥待之三更開方入宮明日太祖使

位崇祖累遷五兵尚書伯玉累遷散騎常侍伯玉內懷憂懼上以伯玉與崇祖善恐其爲變加意撫之丁亥下詔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殺之　庚子魏主宏如嶓山壬寅還平城　閏月癸丑魏主宏後宮平原林氏生子恂大赦馮太后以恂爲太子賜林氏死自撫養恂　五月戊寅朔魏主宏如武州山石窟佛寺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荊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脚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常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垣崇祖死敬兒內自疑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上疑其有異志會上於華林閣設八關齋釋氏之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瓔珞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觀監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得過齋後與食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五　齊紀二　三十　武帝永明元年

上八戒故爲八關齋條名義云人戒者俗眾所受一日一夜戒也關八戒一齋通謂八關齋明以禁防奮義也朝臣皆預於坐收敬兒初敬兒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誡敬兒敬兒不能從至是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丁酉殺敬兒幷其四子敬兒弟恭兒常慮爲兒禍所及居於超單　冠軍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唐爲鄧州臨漳縣入魏屬　未嘗出襄陽村落深阻塹壘重複敬兒每遣信輒上馬鞠縶然後見之敬兒敗問至席卷入蠻後自出上恐之敬兒女爲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討安民具啟之上素惡超宗輕慢侮謔御史中丞袁彖彈超宗丁卯收付廷尉徙越巂於道賜死超宗少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然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故及於禍壺以彖彈語不刻切又使左丞王逡之彖彈彖輕文略奏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癸丑魏始禁同姓爲婚　王儉進號衛將軍參掌選事儉以新野庾杲之爲衛軍長史安陸侯讜緬與

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映景行汎渌水依芰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世美之太學博士蘭陵蕭琛年少未爲儉所知負其才氣候儉于樂遊苑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論大奇之即擢居要職嘏中郎張充緒之子也嘗因儉會宴親賓著綸巾葛帔以謁之主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後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訪于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緒諸子多游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充聞之而慍因與儉書曰充生不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以棲貧自濟介然之志峭若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所以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所可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惟丈人而已儉以書示

緒緒秋之一百又言之于帝兌充宦儉既當朝用事一時趨附者惟恐不及惟從弟僧佑亭然獨立不爲降意嘗以詩贈儉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特重之每鳴笳列騶到門候焉僧佑祇稱疾不前儉曰此吾所望於若人也待之彌厚時人雨賢之　是歲省巴州　魏秦州刺史于洛候性殘酷刑人必斷腕拔舌分縣四體合州黠蛟州民王元壽等一時俱反有司劾奏之魏主宏遣使至州於洛庭常刑人處宣告吏民然後斬之齊州刺史韓麒麟爲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公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順之普慶慚懼而起　魏州鎮十三民饑詔開倉賑恤　得中領

石虫將軍褚澄卒澄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登兒謂曰汝有重疾答曰君有至今五年眠寢不差澄爲診脈謂曰汝病非治非熱當是食白鵝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漆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遍屋昭明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時東陽太守秦望山有道士遺求欲留一弧顱頭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藏鵄兒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振海內生子秋夫醫工其術皆夜有鬼呻吟甚苦樓治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虫腹痛死雖爲鬼猶酒雞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謂爲貌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兩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變秋夫生道度秋卿皆精其業道度生文伯拭卿生論伯亦稱其業宋明帝宮人患腰痛幸心每至輒氣欲絕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纏以油拭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滴水繞一髮而已病都差後宮出樂遊苑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曰此腹是女也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子女帝性急便欲剖文伯懇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鍼之可以立下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鍼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嗣伯爲診之曰孝行善清言直閤將軍房伯玉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

來提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餅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餅作主始能動面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恆發熱冬月裸單褌移體坐肥壯又春月出庭離開鼓鬧笪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嫗稱體痛而處處有瘡黑無數嗣伯還煮升餘湯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沒牀者無數須臾所瘡盡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愈云此名釘疽也時又有陽伯宗舊從癰疽公孫泰患背癰伯宗爲氣封之徧遍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爲之接損○蹴音闕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陳允厚　參

齊紀二起永明二年盡永明七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才俊之士皆遊集其門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閤祭酒蕭衍記室參軍掌書記沈約參軍掌刑法此皆子良府屬也庚申如鴻池鴻池即旋鴻池也本經注涼風都積瓜池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又太祖天興二年穿鴻池于平城丁卯還平城五月魏主宏詔振賜河南七州戊辰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六　齊紀二　武帝永明二年

申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六月壬寅朔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蕭赤斧望蔡縣屬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氏分洗此地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望蔡蔡本自曰望蔡縣本漢津成縣晉武帝分置上蔡縣晉武帝以上蔡人思本土改爲望蔡今爲高安縣瑞州治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請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等爲之既總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法亮善于眾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游百萬錢約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眾俗賦食行水賦分界也世頗以爲失宰相體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主儉惕言文臣等專權徇私上天見異禍由四戶上手詔酬荅而不能改也　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綵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之所出丁卯詔曰百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兹制中絕欣憲章舊典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

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賊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爲更始其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爲巴陵王　乙未魏主宏如武州山石窟寺　八月甲辰魏主宏下詔曰朕邇者躬理從簡實欲將視覽以知世事之變　九月魏詔班祿以十月爲始季別受之舊律枉法十匹義賊二十匹罪死至是義賊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枉法受賕枉法而出入人罪皆義賊人私借相饒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賊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宏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魏諱祖高祖皆李氏出也爲治貪暴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命鎖赴平

城集百官親簡數之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除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踧蹐賂賂殆絕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稍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馮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爲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閭又上表以爲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輿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逸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眾不敵　調發人力加倍人不敢鬬也　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

秦漢故事于六鎮之北築長城　魏世祖收統萬夏人于漠南置朔方夏州鎮之東至濡源西至五原綏山筑三千里分爲六鎮今武川懷朔撫冥柔玄懷荒皆其地下云六鎮東西不滿千里則當自代都北徙而東至濡源耳杜佑曰後魏六鎮並在馬邑塞中　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于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慫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遷忠勇有智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鄣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鄣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牽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

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彊弱相乘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瞽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遊有也行運輿糧以實塞下　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荅之　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爲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帶下或近潛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誡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　捉刀執刀以衛左右者也　晃好武飾及罷南徐還建康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　禁司主防禁諸王　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

永亟泣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倣於漢明武陵王睦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貌抄肉柈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疏骨肉帝不悅　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強魏遣諸閤使邱第一高麗大之　益州大度獠特險驕恣水經注南安縣有淫水卻大度水東界流入通望山黎州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爲刺史遣使貢其租賦夾人頭賦賤非曰賦獠帥曰兩眼刺史何不敢調我況一眼乎隋地理志宅之藏乘矢貫鏃達于事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昭王元徽二年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史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爲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興王鑑爲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隨王子隆元年鑑封廣陵王後改封始興徵顯達爲中護軍先是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惡郡縣不能禁鑑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啟臺而宥之於是巴西蠻夷僞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行至新城今興安縣屬梁州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遣士馬不可就啟乃停新城遣典籤張緝暫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曇哲還具言顯達已還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鑑喜文學不重華飾器服遺素有高士風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于謨悵悵曰前中多丈夫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狄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竝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獸蛇形者數斗

又以朱沙爲旱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遣都晉惠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伯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由是蜀人悅之　乙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考異曰齊紀十二月庚申魏使李道固至今從魏書紀傳詔增豫章王嶷封邑爲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豫章王入齊開得白服稱輔見人主宋書之用制高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太極殿也今謂殿前庭爲廂自後此制遂絕上于嶷友愛宮中曲宴聽倣元嘉故事嶷固辭不敢唯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至于衣服器用制度動皆陳啟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上並不許嶷常處盛滿求解揚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嶷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文物衛從祿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瞻望者無不嘯然

甲申永明二年　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毦毦以孔雀毛爲飾也上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閉道自湘州還朝　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起于三季三代之季也經緯之興徒爲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一皆焚之隋者以大辟論又殷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直曰衒曲曰巷委曲所爲也鄰元曰委猶衒里委曲所爲也魏澹太后作皇誥十八篇奏永大鄉黨訓曰于太學頒班皇誥　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詔復立國學釋奠先師用上

公禮　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有差　辛丑上祀北郊　三月丙申魏封皇弟韙爲咸陽王幹爲河南王羽爲廣陵王雍爲潁川王魏爲始平王詳爲北海王鑒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學詣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益有闕矣可於閑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匡成之魏主宏又以諸弟典三都因誡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重任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寶操刀之貴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聰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魏主尤奇愛之　夏四月癸丑魏主宏如方山甲寅還平城　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既立五月乙未省總明觀時王儉領祕書丞明帝泰始六年立

充之（分經史子集爲甲乙丙丁四部又以宋紀明帝泰始六年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然則四部書者其儒者文史之書與）又詔儉以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爲業者儉少好禮學及喪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入坐丞郎無能異者（入坐丞郎自入坐至左右丞諸曹郎也）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中卷在庭（卷冠武也鄭注禮記云卷冠卷也○卷音圈）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髮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悉無不可儉嘗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

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此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于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今雖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梓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覬宗豪族肆其侵陵遂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虛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繁紜連紀不判良畴委而不開桑柔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訟之源玩之等檢定黃籍土斷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僞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會稽呂文度啟上籍被卻者悉充遣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眾作亂攻陷富陽三吳卻籍者奔之眾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于上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爲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

耶　是歲柔然部眞可汗卒子豆崙立弘伏宼包也敬正伏古敬通鑑作伏名敦拔魏書北史俱作伏古敦今從之改元太平　特進王儉度卒儉

雖明悉歸今主然後可安之民絕望于覬覦守分之士永免于淩

度弱冠宏厚好文史儀音徒雖語辭書宋文帝見其書案扇歎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雖過之孝武欲擬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嘗爲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津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豎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昇明中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賦倚書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蹶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夫之宜疾當時嗤賞以比崔石鍾繇虔嘗有書誡子曰吾在世雖乏德業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謬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

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熟諷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牽役性情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各在術身豈復關吾鬼惟知愛深松柏常知子弟毀譽事

丙寅永明四年（魏拓跋宏太和十年）春正月癸亥朔魏主宏朝會始服衮冕壬午柔然寇魏邊　冠陵王子良進號車騎將軍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懋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祇氣臣每一念此寢不安席往歲郡國大旱先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遺餘尚多守宰殷期兼夜課切新稅尚無從出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宜皆原除明詔深矜獄囚而有司嚴爲科網貧非離慾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炎旱爲災或由於此皇圖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魏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亡哉唐寓之攻陷幾唐吳郡諸縣令多棄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道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崇之太祖族弟也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嚴水經注浦陽江即今蕭山縣西流至浙江也水源制溪皆西流至曹娥鎮始折而東流入海）浹口戍主湯休武擊破之士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寓之蜜軍至錢唐寓之眾烏合畏騎兵一戰而潰擒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抄掠軍還上聞之收車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建康有東西二冶今冶即其地亦呂東冶在天福中罷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楊劉係宗監軍慰勞徧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　閏月癸巳立皇子貞爲邵陵王皇孫昭文爲臨汝公　氐王楊後遣卒丁未詔以白水太守楊集始爲北梁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宏之子也後遣弟後明爲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爲武都王集始入朝於魏魏以爲南秦州刺史　辛亥帝耕籍田

二月丙辰大風吳興尤甚樹梁皆赤　己未立皇弟銶爲晉熙王銶爲河東王　魏無鄉黨之法惟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祕書令李沖上言（祕書省在禁中故謂之內祕書省亦謂之中祕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羲等皆以爲不可太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爲宜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調時所謂調課之月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調課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羲臣多言九品差九品上中下各分爲三品事見一淵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五年百匹東擊寓之蜜軍至錢唐寓之眾烏合畏騎兵一

亂遇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不可卬戊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結民始皆愁苦竊盜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役十餘倍上下安之　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古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酉按者大漠之西偏也）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宏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白水貢之厥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聘其使者而歸之　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壇祀南郊（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繡綬青袍之服　冕酉按者大漠之西偏也）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宏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白水貢之厥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聘其使者而歸之　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壇祀南郊（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繡綬青袍之服　冕酉按者大漠之西偏也）

如靈泉池（魏於方山之南起靈泉宮引如渾水戊寅還平城　湘州刺史討平之　五月癸巳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分取見布一分取錢來年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準四百依舊折半以爲永制竟陵王子良啟曰三吳奧區百度所資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掊克剝桑品屋以準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又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準今上直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差徭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存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繼遂使斯民草衣藿食徧處流亡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棄人疆獨絕溫飽又獄訟惟平曹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譽亦合從刑若罰典惟加賤

下辟書必關世族懼非先王立治之本也　六月辛酉魏主宏如方山（考異曰魏帝紀是日幸方山七月戊戌還又云幸方山皆不言還宮蓋闕文耳）　己卯魏馮太后賜皇子恂名大赦　秋七月戊戌魏主宏如方山　八月乙亥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組綬者組織以成綬鄭元曰綬所以貫佩玉而承受者也漢制印綬光合單紐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彩淸白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皆廣一尺大寸）　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　冬十月魏主宏依古禮配始祖於南郊　十一月魏詔定民官依戶給俸以所領民戶之多少爲給俸之差也　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乙酉魏汝南潁川大饑句民田租調倉振恤是歲魏改中書學曰國子學（魏先置中書博士及中書學分遣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河南二十五州青南東徐豫南兗南豫梁益荊陝夏岐秦涼河沙畤又置華陰東雍北十三州司并肆定相冀幽燕營平安時又置懷汾凡十三蕭子顯曰豫陳秦沙譙華岐河西梁南陝洛荊郢北豫東荊南豫西兗南徐東徐青齊濟光二十五州在河南相汾恆東雍肆定等十三州在河北）　丁亥魏拓跋宏太和十一年　春正月丁亥朔魏主宏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　戊子以豫章王嶷爲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爲司徒荊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竟陵王子良啟曰三吳奧區百度所資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掊克剝桑品屋以準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又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準今記室范雲爲孟山閭其常相賈弄脈不復節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太子當出東田覩稼（時太子作東田于東宮之東綿亙數頃日又齊紀太子立楸館于鍾山下號曰東田）　顧謂眾賓曰刈此亦殊可觀眾皆曰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之務

則同拜三司及退朝時徐孝嗣儉于崇禮門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一縣吏耳僥倖得細鎧左右已覺過分更際會風雲遂與王衛軍同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焉人之云然固其宜耳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迷危懇徬徨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人以此多之上嘗宴集令羣臣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上問曰此言何謂也敬則對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向書郎令史耳那得今日上爲之大笑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州莅郡每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　荒人桓天生自稱桓元宗族（據魏書桓誕字天生桓元之子也宋大陽縣省此一是人）與豬司二州蠻相扇動據南陽故城謂兵於魏將入寇丁酉

詔假丹楊尹蕭景先節總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諸軍皆受顯達節度以討之　二月甲子魏肆州之雁門及代郡民飢詔開倉振恤　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卒允字伯恭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歲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永久而能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翁詩有混胡欣戚遺得喪之致及登仕路歷事五帝出入三省（魏書省中書省尚書省也）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宏甚重之常命中黃門蘇興講扶侍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誘人以善恂恂不

倦鴻漸觀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於代（事見一百宋明帝泰始五年）二十二卷其人多允之婚姻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允體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適猶起居如常魏主遣醫李脩往脈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醯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于庭王宮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于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數日而卒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及至年果九十八贈侍中司空賻穀甚厚（布帛曰賻衣被曰

贈）魏初以來存亡蒙賚皆莫及也　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沘陽漢沘陽縣屬南陽郡應劭曰沘水所出魏太和中置東荊州于沘陽故城宋白曰今唐州沘陽縣即州故城九域志沘陽縣今唐州東北七十五里○沘音比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于深橋（戴僧靜深橋皆距沘陽四十里）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沘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邱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邱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怒舞陰舞陰戍主殷公愍擊破之殺其副將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三月丁未以陳顯達爲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　夏五月壬辰魏主宏如靈泉池　癸巳魏南平王渾卒渾善弓馬射鳥輒歷飛而殺之世祖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臨鎮清慎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遇

甲午魏主宏還平城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總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七廟子孫自太祖以下　魏南部尚書公孫邃上谷公張儁帥眾與

桓天生復寃舞陰殷公愍擊破之考異曰晉書魏庶傳云僞安南將軍遣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魏書帝紀云詔南部尚書公孫文慮上谷公張伏干南討舞陰叛公孫遣傳遂字文慮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伏干南舞陰成蓋伏干也天生還京荒中遂表之孫也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古者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當有九年之蓄國無九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臣非其國也　遠于中代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亦崇斯業入粟者與靳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均賞漢令民入粟拜爵又有孝弟力田之科　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奢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衣服綺羅丁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于府庫寶貨盈于市里衣食厝于室麗服溢于路飢

寒之本實在于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毛晃曰貫鄉籍也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峪無入倉雖于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于官官有窻債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贍民出關就食魏都平城郊畿之外置關門于要路以譏征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　柔然伏古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堕石洛侯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古敦怒族誅之由是部眾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古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北前王地也自立為王考異曰魏書高車傳云在太和十一國

人號曰候婁匐勒夏言天子也號高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古敦追擊之皆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眾東徙　冬十月辛未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起部掌百工之事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千二百丁未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四民士農工商也　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under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廄弓矢刀鉦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帛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皁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繈褓孤獨貧窶皆有差

魏祕書令高祐承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為紀傳表志魏主雲

從之祐允之從祖弟也十二月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脩國書光道固之從孫也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宋均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七年卓茂為密令教化大行漢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祐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閱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祐出為西兗州刺史鎮滑壘以郡國雖有學縣猶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學嶽立教學村立小學　是歲魏大饑詔所在開倉賑恤

戊辰　永明六年　魏拓跋宏太和十二年　春正月乙未魏主宏下詔曰鎮戍流徙

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者聽解名還本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初皇子右衛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嶷嶷後有子表留爲世子子響每入朝以車服異於諸王每拳擊車壁上聞之詔車服與皇子同於是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三月己亥立子響爲巴東王　角城戍將張蒲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清中清水中也潛納魏兵戍主皇甫仲賢覺之帥眾拒戰於門中僅能卻之魏步騎三千餘人已至壍外淮陰軍主王僧慶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　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詔遊擊將軍下邳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踏伏踏與踏同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

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襄平氏城未平氏漢縣魏郡陽晉宋屬義陽郡開寶五年省平氏縣魏置漢廣郡我朝因之屬唐州泌陽縣　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拒之　甲子魏大赦　乙丑魏主宏如灤泉池丁卯如方山己亥還平城　魏樂城於醴陽醴陽縣在隨注隨水出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遲平氏縣東北又西流注于泚水　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泚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顯達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其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遏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遁　五月甲午以宏昌王樂獺承爲河涼二州刺史　秋七月己丑魏主宏如灤泉池遂如方山己亥還平城　八月乙卯詔吳興義興水潦被水之鄉賜痼疾篤癃口二斛老疾一斛小口

五斗　九月壬寅上如瑯邪城講武遣子鸞曰前瑯邪郡本治金城永興中乃遷治白下沈約曰晉亂瑯邪僑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興二年立瑯邪郡寄治江乘縣界後省并丹陽雖有瑯邪相而無其地瑯邪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都鎮江乘之浦洲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　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魏主宏方享宗廟始聞之爲廢祭臨視哀慟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詔時令漢儀太史每歲土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遣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向書合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奏以入就席伏讀訖陽酒一爵　閏月辛酉以尚書僕射王奐爲領軍將軍　辛未魏主宏如灤泉池癸酉還平城　千一月丙戌七霧竟天如煙入人眼鼻二日乃止　魏二雍豫三州民飢詔開倉賑恤　十二月癸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眾三千以城附魏　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江夏李珪之議出上庫錢五千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貿　西陵戍主杜元懿進言吳興無秋會

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二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增倍西陵在今越州蕭山縣西十二里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繆以西陵非吉語改曰西興牛埭即今西興堰用牛挽船因曰牛埭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并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浦陽江南津埭則今之梁湖堰是也北津埭則今之曹娥堰是也柳浦堰則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是也乞爲官領掘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補註言西陵戍主雖非檢稅之官然權於屯戍之前兼關稅事亦無妨屯戍之事也餘三埭自舊下會稽曾稽行事吳郡願憲之議以爲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儉以收稅也敬正逼儉通鑑誤作逼試今考南齊書及南史皆是儉字故爲改正乃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百無怨而後之臨領者不遵其本各務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過佗道或空稅江行或撰船倍價或力周猶責凡如此類竝蒙停寢從來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

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冬從豐良由飢棘(棘急也)或徵貨貿粒遷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餬口壞司賈稅依格郎降舊格新減倒末談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爲慈恤隱振窮竭(振救也)而元謐等欲推利重增困瘵人而不仁古今共疾甚比見加倍匿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蓋皆循格猶懼恐元懿令敕亦皆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貿怨元懿與性苛刻已影往效任以物王(張正任以物上猶言使居民上當艱作任以物上今從南齊書改正)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掌斯任者應節廉平廉則不竊于公平則無害於民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于公宜于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

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己牛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發姦摘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者得醉盲輒號爲願建康謂其清且美也及行會稽郡事山險人呂文度有寵于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劾收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憲之雖累經郡宰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　魏主宏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祕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爲蒙昔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爲之等制又國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者則優旨慰

諭北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敗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重旅之警壘纏從役春秋時晉侯公居文公之喪壘纏從役以敗秦師于殽自是之後以壘纏從戎　雖愆於禮非所宜行也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

魏　魏遣兵擊百濟爲百濟所敗

己永明七年　魏拓跋宏太和十三年　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魏主宏祀南郊始備大駕鹵簿東都雅大行備大駕西京減半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祀天郊甘泉乃備之謂之甘泉鹵簿東都雅大行備大駕西京減半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祀天郊甘泉乃備之謂之甘泉鹵簿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綱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一部十三人中道次司隸校尉駕三就吏八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尹駕駟就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九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令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亦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就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綱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就吏八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就吏六人次廷尉生徒引從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

就吏六人大將軍部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御史引從居右並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西東就倉戶等曹並駕一引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就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三行就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二行就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射聲校尉在右並駕一鹵簿各二行次虎賁中郎將騎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虎賁中郎將騎中道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次左右並駕一中道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闓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鶩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謁者駕尚書一人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騎次興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後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畢次御史中道左右前部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掘弩一行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卿御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爲九行司馬史九人戟楯二行九旗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矟一行迹禽一行樵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連細矟殿中司馬點中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行金根連建青旗十二左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鑿壁斧夾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廄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作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夫輦中道夫輦當作大輦太官令丞左太醫令丞右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次青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黑安車次白立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驅建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暑旗安車邪施之次踢豬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熊渠督左伏飛督右次御輜車大御四望車次御書郎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尚書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白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四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仆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三十人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隊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次大鴻臚駕駟鉦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駟並騎吏四人鈴下四人執馬幢辟車六人缺方扇羽林十八朱衣次頭車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次輕騎將軍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越騎校尉左屯騎校尉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驍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騎次越騎校尉角令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騎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繖扇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爺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四將一人持幢一人騎在前習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滿十隊隊各五十人餘袍將一人騎號各一人在前後騎皆持矟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弓一人黑稍矟將一人騎校鞬角各一人步在前習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幷餘之魏之大駕鹵簿參服漢晉之制而官名鹵簿則微有不同者　王戎臨川獻王映卒諡字宣光少而聲悟美言笑善容

止解驛往工左右書左右財應接賓客風韻詳雅出鎮荊州時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倍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人以此稱之　初上爲鎮西長史主簿王晏以傾諂爲上所親自是常在上府上爲太子晏爲中庶子上之得罪於太祖也晏稱疾自疏及卽位爲丹陽尹寵任如舊朝夕進見議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及王儉皆降意接之二月壬寅出爲江州刺史晏不願外出復留爲吏部尚書　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爲臨賀王子峻爲宣城王子琳爲寧蠻王子珉爲義安王多有傷毀今可斷之以本所賜之物賜老疾貧獨者　丁亥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丑還平城　魏州鎮十五大饑詔所在開倉賑給

倉賑恤　上優禮尙書令南昌文憲公王儉詔三日一還朝尙書令史出外諮事上猶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尙書下省月朔十日出外儉固求解遜詔改中書監參掌選事五月乙巳儉卒儉字仲寶生而父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采專心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戒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　閻錫第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讒慝不可從動諮善計毋傷無徵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湛貴不淫窮達行樂耶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詳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栝柏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及高祖受禪儉果爲佐命元勳封南昌縣公歷相兩朝望重爲一代之冠性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麈

素家無遺財手筆奏裁爲當時所重初王寬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及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爲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徐湛之死也湛之死見一百三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其孫孝嗣在孕得免八歲襲爵尙宋康樂公主及王儉皆降意接之二月壬寅縣公尙宋康樂公主及王儉皆降意接之二月壬寅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上嘗問儉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平謂周公誅定多請明農也湖都豐鎮以洛爲東都　儉卒孝嗣時爲吳興太守啟爲五兵尙書　庚戌魏主宏祭方澤　上欲用領軍王奐爲尙書令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甲子以尙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尙書令于奐爲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右僕射　六月丁亥上如琅琊城

汝陰王天賜孫道儀卽位於漢五原郡界是後六鎮皆不能有舊鎮之地仕佑曰魏都平城於禹邑郡北三百餘里置懷朔鎮及遷洛後置懷州　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安王楨皆坐贓當死馮太后及魏主宏臨皇信堂永經注曰太極殿前門南卽皇信堂也魏書帝紀太和七年十月皇信堂成十六年以安昌殿爲內寢皇信堂爲中寢　引見王公太后令曰卿等以爲當存親以毀令耶當滅親以明法耶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二王於高祖爲叔祖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二王於文成帝爲兄弟　曰南安王事母孝謹聞于中外竝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初魏朝臣貪暴遒中散矢夫閻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賂爲之隱事覺文祖亦抵罪馮太后謂羣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春秋公羊傳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僖云無去是

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宰官中散慕容契進曰契蓋以宰官帶中散大夫也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還宰官令契白嚮之弟子也　秋七月丙寅魏主宏如鹽泉池　魏立孔子廟於平城　魏主宏使羣臣議久與齋絕今欲通使何如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深入彼境皆直在蕭曠今復遣使不亦可乎魏主從之八月乙亥遣乘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　九月魏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北鎮六鎮也一日懷朔鎮直平誠北　冬十一月己未魏安豐匡王猛卒　十二月丙子魏河東王荷頹卒　平南參軍顏幼明等聘於魏　魏以尚書令尉元爲

司徒左僕射穆亮爲司空、豫章王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是歲啟求還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鎮東府　太子詹事張緒領揚州中正長沙王晃屢用吳興閭人邕爲州議曹緒不許晃使書佐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自魏晉而來中正率用本州人望爲之緒爲人清簡寡欲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實與客閒言一生不解作諾宋明帝每見之輒歎其清淡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求有北士中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每朝見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爲益州獻銅柳敬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禮宮芳林苑始成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侍中江斆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任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發榻坐定斆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斆湛之孫也少有美

譽嘗爲丹楊丞時袁粲爲尹見斆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淪胏之弟也　柔然別帥叱呂勤帥眾降魏　前侍中褚賁卒賁字蔚先少耿介既居憂下人事盡絕及王儉卒乃騎水牛出弔以槥門外杜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舉賁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不可復飲食內外悶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瀹聞其弊往候之排閤不可開以杵搥破進見謂賁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啟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未遂子恩從戶徙殖失吾素心更以此爲恨耳　丹徒令吳興沈曇之在縣清廉一無所取然性疏直不事剛貴遂浸潤曰至上遣使鎖繫尚方曇之對使者曰

吾得一見天子足矣上乃召問曰復欲何陳曦之對曰臣生清所以獲罪上問其故對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誰歟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與日至上察其無罪遂令復任既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既而廉節愈勵上乃優擢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六終

縣王惠獲六目龜腹下有萬歲字并有卦兆　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前書庫莫奚東部胡之種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閒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寇鈔後單稱為奚）安州都將櫬龍兒擊走之　六月丙申大雷雨有黃光竟天照地狀如金色　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為雍州刺史緬為之弟也緬留心獄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諭之退皆無恨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民畏而愛之緬嘗行部登蛩山有野老來乞緬問何不事田產而行乞耶對曰前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緬嗟歎者久之張使君者左民尚書瓌也永明四年嘗臨雍州有惠政故野老云然　癸卯大赦　丙午魏主宏如方山丙辰遂如靈泉池

癸亥記司雍二州比歲不稔雍州八年以前司州七年以前通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世祖武皇帝中

庚午　永明八年　魏拓跋宏太和十四年　春正月詔放隔城俘二千餘人還魏

乙丑魏主宏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池　壬申還平城　地豆干頻寇魏邊（北史曰地豆干國在室韋之西千餘里）　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頤新成之子也（新成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大明元年考異曰謝平王頤帝紀作熙又作隨今從本傳）　甲午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　是月長山

租悉原汝南一郡復限更申五年　八月丙寅朔魏主宏還平城
詔京師霖雨過度遣中書舍人及二縣官長賑恤　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爲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邱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遣冠先拜冠先不受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救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善騎射好武事宣閤將軍萇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編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命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乃令隨之荊州子響又自邊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帶仗左右使之帶器仗而衞左右因名　至鎮數於

內齋以牛酒犒之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高平劉寅司馬安定席恭穆連名密啟上敕精檢言精加檢校也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收召寅恭穆及諮議參軍江愈與籤吳脩之魏景淵等詰之寅等祕而不言修之曰既已降敕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應先檢校修之言方便答塞欲爲子響道地也景淵言應先檢校欲依敕行之也　子響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啟無江愈名欲釋之而不及上聞之大怒改正通鑑原文云上欲赦江愈邪皆已死怒是上所惜者惟愈而以寅等爲宜殺矣若寅等果宜殺則子響之討爲無名且所爲欲赦云者在將殺未殺時言之也寅等之死子響既已啟聞則愈之見殺已是往事例應至是時方欲赦之向喜讀至此輒有疑于心及檢南齊書乃是子響疑愈不宜殺之　壬辰以邁王子隆爲荊州刺史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靜將兵討子響僧靜面啟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慈忽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乃遣衞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帥齋仗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齋仗天子齋內精仗干也敕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以甯平內史張欣泰爲諧之副欣泰謂諧之曰今段之行勝既無名負成奇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欣泰與世之子也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燕尾洲在江津戍西江水至此北合巖溪水　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使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疏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猶荅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唯灑泣乃殺牛具酒饗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敢往又求見傳詔法亮亦不遣且執錄其使錄收也發弩射之臺軍大敗尹略死諧之等單艇逃去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卽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沿流赴建康舴艋小船也　太子長懋素忌子響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考異曰齊書曰子響部下悉懼各逃散子響乃自縊服出降詔喝死蕭嘉子顗爲順之諱耳今從南史子響臨死啟上曰臣罪踰山海分甘斧鉞救遣諧之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自服相見法亮終不肯輕小怖懼遂至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命希還天闕俾宅一月希望也宅謂殯康諧王宅也　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

殺子之譏臣竊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隕歿喪柩何
陳有司奏絕子譽屬籍削爵土易姓蚓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从
之上遊華林園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左右曰猨子前日墜崖死其
母求之不見故耳上思子譽因嗚咽流涕茹法亮頗爲上所責怒
蕭順之聽權發疾而卒豫章王嶷表請收葬子響不許貶爲侯復
侯子響之亂方鎮皆啟子響爲逆竟州刺史垣榮祖曰此非所宜
言正應云討賁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上省之以榮祖
爲知言壬寅焚燒江陵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上以大司馬記
室南陽樂蔚慤爲本州傑佐引見問以西事蔚應對詳敏上悅用
爲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蔚稽修廨舍數百區頃之咸畢
而役不及民荊部稱之　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魏主宏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七　齊紀三　五　思補樓
武帝永明八年

之情奉行先朝舊典魏主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
支任諸公何足憂怖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
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于典記
舊式或所未悉典記謂經典舊記也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
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魏主因謂明根等曰聖
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禮親始死哭無時謂朝夕哭之外哀至則哭也既葬
而虞既虞而卒哭自此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事死如事生哭冀變
服轉衰期而小祥既祥而練再期而大祥既祥而禫又二月而除
服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
蓋以文明太后遺旨皆之金冊也　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于卜葬之初奏練除之
事魏主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遵世繼主初
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衰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
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時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

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閭與古合雖叔世所行非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請懷懷撒謹說魏主曰綸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卽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諒闇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閣默不言以荒庶政雖欲宅憂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墓情在可許故尋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攝冢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祕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恩無可開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魏主曰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槩于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

下不除服於上臣等卽除服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魏主曰先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柰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唯望至期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終忌日遺結羞申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于古易行於今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不爲不孝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於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魏主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違

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禮曰喪三年不祭言帝者行三年之喪則宗廟之祭將至廢闕也魏主曰自先朝以來恆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鑒歆祀朕行饗薦恐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卽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諒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于斯殆非義也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卽欲苦奪朕志使不踰于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釁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魏主曰晉公帶絰從戎魯公伯禽征之時有武王之喪故帶絰從戎也

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鄭元曰越紼素孔頴達曰未葬之前屬紼于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臨此紼而往祭故云越紼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天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禮思於北具行吉禮此魏初所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魏主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初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于空室絕其食三日召咸陽

王禕將立之太尉東陽王丕尚書右僕射穆泰尚書李沖閻謙乃止魏主初無憾意唯深德丕等而已又有宦者譖魏主於太后太后杖魏主數十魏主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甲申魏主謁永固陵辛卯詔曰葬官以萬機事重屢求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　詔吳興水流過度開倉賑恤　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專好讀書常爲疾不治事（爲於偽疾猶言託疾也）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州（襲州治也）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煩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謝之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

（今俗齊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甚賤傷其業一也（李悝魏文侯之師卑昭曰民謂士工商）三吳國之關與比歲時不與乃啟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十一月己卯立皇子子建爲湘東王　初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十二月己卯以登之爲交州刺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考異曰齊書作孔覬）破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意謂錢爲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以經略（荊山在今雍州嚴道縣南十里此即漢郡通鑄錢處）上從之遣便人蜀鑄錢以功費多而止　自太祖治黃紙至上謫巧者戍緣淮十年百姓怨望深章王嶷啟上曰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黃髮而政不可細碎故每爲優譬爲政者非不知藏丁匿口民多欺巧然政不可細碎故每容頃諸條例實長怨府且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

下悠悠萬品怨積兇迷脫復多所便成紜紜上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聽復注籍也）其有謫役邊戍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長沙威王晃卒冕宇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使弓馬爲太祖所愛曰此吾家任城也上嘗幸鍾山晃從爲以馬稍刺道邊枯檗上令左右數人引之根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　吏部尚書于謹陳疾自解上欲以西昌侯鷟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啟曰鷟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百氏百家氏族也自魏晉以來率以門地用人）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以百濟王牟大爲鎮東大將軍百濟王　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爲天子討除蠕蠕魏主宏遣員外散騎常侍代人朱長生於提使於高車賜以繒袴褶及雜綵百匹長生等至高車阿伏至羅責之拜長生曰

我天子使安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大怒奪所賜物投之叢石之中以兵脇之曰能爲我臣則活不降殺汝長生與提瞋目厲聲曰甯爲魏鬼不爲汝臣至羅懾怒絕其飲食積三歲乃得還

辛亥　永明九年（魏拓拔宏太和十五年）　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　丁卯魏主宏始聽政于皇信東室　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宜皇帝起麪餅鴨臛起麪餅今北人能爲之其餅浮軟以卷肉啖之亦謂之卷餅程大昌曰起麪餅入酵麪中令鬆鬆然也致俗書作酵臛肉羹也孝皇后筍鴨卵脯醬豉昭皇后茗粣炙魚（茗茶也本草曰茗苦荼晚採者爲茶蜀人名之早採者爲茗或作荈又作檟類篇云檟茗也又粢也南史虞悰作晉米飾荈即今之鬻子是也可以供茶）皆所嗜也上夢太祖謂己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吾求食可別爲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杜佑曰蕭齊之世有清溪宮後改爲雍州刺史廨廳事後改爲雍州牧廨廳事後漢在臺城東宮又在清溪之東建康志曰吳大帝鑿通城北壍以洩元武湖水發源於鍾山接于秦淮謂之清溪）　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爲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屈到子也屈建楚大夫及祥宗老掘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夫之薦庶人有魚炙之薦邊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況子爲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左傳僖三十一年衛侯聞衛侯歸遂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謂己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而況久矣非禹之非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亂請改祀命而況降祀祖考于私室使煩嫗尸之乎豫章王嶷與帝同母帝爲嫡故通鑑以嶷妃爲庶婦尸主也）

初魏主宏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置洮陽郡唐洮州及臨潭縣所治即洮陽城也泥和即水經注所謂

迷和城洮水逕其南又在洮陽城東宋白曰洮州臨洮郡郡城本名洮陽在洮水之北乃吐谷渾所築南臨洮水極峻險今謂之洪和城）二月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之戊魏主許之　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沖選學識之士與之言沖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同禮有成數元冠不弔童稚所知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左傳文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爲川之文子曰備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曰二國之禮應相準望（準度也望謂相對看爲望）月有弦望後漢律曆志分天之中相與爲衝謂之望謂月日月正相對其平如繩準望之言義取諸此）齊高皇帝之喪魏遣

李彪來弔初不素服舜朝亦不以爲疑何至今日獨見要逼淹日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論月則吉彪奉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以素服廁其間平皇帝仁孝侔于有虞執親之喪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峻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齋袴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弔（晉志曰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遵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誉之乃以衣帽給昭明等使服以致命已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誄哀魏主嘉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昭明馳之子也（補誄袁翻松之之子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七　齊紀三　十二　思誠樓　武帝永明九年）產業　始興簡王鑑卒　三月甲辰魏主宏謁永固陵夏四月癸亥朔設鴟于太和廟魏主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乙丑復謁永固陵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請祈百神甕主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今膏天喪恃幽顯同哀何宜四氣未周遽行祀事唯當貢期以待天譴　甲戌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爲之置燕設樂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壑正失（言行喪禮興百王之壑典而正其失）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聚使上甚重之將還上親送至瑕邱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左傳晉趙武自宋還過鄭鄭伯享之于垂隴七穆皆從趙孟曰七子賦君以觀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己卯魏作明堂改營太廟　五月己亥魏主引見於皇信堂令於東明觀觀決疑獄命李沖議定輕重潤色辭旨魏主宏更定律之沖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爲魏主所委情義無閒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時徐州刺史任城王澄入朝魏主引見於皇信堂謂之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與權魏主時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爲魏之子產也朕方刪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後徵爲尚書令齊使庾蕃來聘蕃晃澄晉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

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乙卯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丙辰魏初遣五格（五格玉金象革木也）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奐爲雍州刺史　丁未魏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　安成恭王暠卒　秋閏七月乙丑魏主宏爲詔永固陵　己卯魏主宏詔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拟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帝天興初追尊平文帝爲太祖）道武之功高于平文而廟號烈祖（烈元帝追尊道武帝爲烈祖）於義未允朕今奉承烈祖爲太祖以世祖顯祖爲二祧（魏者先祖之尊號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餘皆以次而遷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禋于六宗之禮（尚書堯十六宗而諸儒互說不同王肅遂立六宗祠王肅亦以爲易六子卦變以爲月令

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六宗之神也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頴達曰玉燭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尚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六子爲六宗晉達以爲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惟聰明睿智能通六藝者爲上聖聰明叡智能通五事者爲次聖聰明叡智能通三德者爲下聖上聖則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惟聰明睿智能通六藝者也故曰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惟聰明睿智能通五事者也故曰次及山川次及百神惟聰明睿智能通三德者也故曰下及人者也右倘書說大宗日月北辰爲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鄭元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爲六宗與王義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虛數推按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爲此說近得其實張髦曰父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皇太帝五帝爲六宗杜佑取之鄒氏曰燔之言煙焫人倘臭煙氣之臭聞者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庭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祀之又有探策之祭魏主皆以爲非禮罷之戊戌秘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此即寇謙之道場也乙巳魏主引見羣臣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語禘自既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禘名於宗廟因先

祢言藥補音特義同亦音直　鄭元解禘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羣廟毀廟之主于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圜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祫禘天子諸侯皆禘于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勰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于此嘒等可譏其是非尚書游明根繹野曰鄭氏之議禘者大祭之名非非非

鄭王二義禘祫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君以數則歲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爲世法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廟氏註曰凡大祭曰禘大祭曰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廟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又祭法言殷設周郊周禘郊祖宗之法鄭註云禘郊祖宗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孔穎達曰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遷也審諦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周尸禮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昆弟遷廟又云皆升合于太祖所以訓詁賈逵說禘不從者以公羊傳禹正遷禮不可用也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爲禘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簡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祫

戊午又詔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令欲減省冨祀務從簡約又詔明堂太廟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崫山鳴雞山廟唯遣有司行事明二元帝永興四年立宣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無常月神瑞二年帝又立宣武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七　齊紀三　十七　思補樓
武帝永明九年

廟於白登西宣武帝孝泰常五年始改謚道武水經注曰鳴雞山在廟南都下洛縣于延水北昔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之姊代王夫人也遂磨笄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因名爲磨笄山每夜有野雞鳴於祠屋上故亦名爲鳴雞山文成帝保母常氏葬於是山別立寢廟太武帝保母竇氏葬崫山別立寢廟○崫音郭馮宣王長安宣敕雍州以時供祭馮宣王太后父朗也爲秦雍二州刺史以后于長安後謚文宣王因立廟長安又詔先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鄭眾曰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司中三台三階也司命文昌第一星或曰中台上台也明堂在在廟南都下洛縣于延水北昔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之姊代王夫人也遂磨笄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因名爲磨笄山每夜有野雞鳴於祠屋上故亦名爲鳴雞山文成帝保母常氏葬於是山別立寢廟太武帝保母竇氏葬崫山別立寢廟○崫音郭馮宣王長安宣敕雍州以時供祭馮宣王太后父朗也爲秦雍二州刺史以后于長安後謚文宣王因立廟長安又詔先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鄭眾曰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司中三台三階也司命文昌第一星或曰中台上台也明堂

俞皇元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星或曰中台上台也明堂顯陛下躬聽服御常膳糜與時動咸秩百神秩者序而祭之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七月己未朝魏主禫于太和廟衰冕以祭既而服黑介幘紮紗深衣拜陵而還癸亥冬至魏主祀圜丘遂祀明堂還至太和廟乃入甲子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劉昭曰漢大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爲纚卷天冠其狀遒失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爲纚卷纚前有山展筩爲述駿犀蔣導秉與所常服晉因漢制加金博

山遠遠朗鵠也鵠知天雨故冠緌焉前有服箱宋因之又加黑介幘東昏侯改用玉簪導梁武帝因之復加冕于其上謂之平天冕黑介幘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綴樂縣而不作丁卯服衮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新作太廟成故遷主新廟　乙亥魏大定官品戊寅考諸牧守　魏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魏舊制羣臣季冬朝賀服袴褶行事謂之小歲丙戌詔罷之　十二月壬辰魏遷社于內城之西　魏以安定王休爲太傅齊郡王簡爲太保　高麗王璉卒壽百餘歲魏主爲之制素委貌布深衣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盂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本以皁絹爲之今制素者以象哀也葬於東郊遣謁者僕射孝安上策贈太傅諡曰康孫寶嗣立　己酉魏主始迎春于東郊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　初魏世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克統萬十六年克姑臧皆永嘉之亂太常樂工多避地河西及克長安獲

秦雅樂故二國有其器服工人　並存之其後累朝無留意者樂工浸盡音制多亡　魏主宏始命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飾稍壯麗于往時矣辛亥詔簡置樂官使修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　初晉張斐杜預其注律三十卷自晉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隔時斟酌吏得爲奸上晉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　魏晉以來尚書諸曹無刪定郎此蓋刪定律注而置官　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眾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延尉山陰孔稚珪上表曰臣聞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死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入罪寧失不辜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弊徒明于表裏猶

魂猶結于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干和氣然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也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勢吏暮齒猶情濁氣忍幷生靈昏心很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冤于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室元常文惠績映魏閭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嗤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從其請事竟不行稚珪風韻清疏不樂世務起宅盛營山水憑几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鳴蛙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王孟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慚色　初林邑王范陽邁世相承襲范陽邁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及人范當根純攻滅其國遣使獻金寶等物詔以當根純爲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當下范靖農戍當根純張本　魏瀛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有司奏瀛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忠政請世胙瀛州魏主宏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則禮推王建國謝元注云經謂爲之里數以禧爲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諸軍事　初魏文明太后寵任宦者略陽苻承祖宦至侍中知都曹事知尚書都曹事也　賜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贓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于家仍

除悖彧將單封佞濁子月餘而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羨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藉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可起强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爲凝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一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魏主見姚氏姨貧弊特敬之　魏李惠之誅也事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二年　思后之昆弟皆死魏孝文追思其母李思后曰思皇后　思后之昆弟皆死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元年唐帝永明九年凰亦坐死凰子安祖等四人逃匿獲免遇赦乃出乾祐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引見謂

曰卿之先世再獲罪于時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後又例降爵爲伯去其軍號　軍號將軍號之號也　時人皆以爲魏主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高閭嘗以爲言魏主不聽及世宗尊寵外家乃以安祖弟興祖爲中山太守追貶李惠開府儀同三司中山公謚曰莊悼縣而不樂　己未魏主宏宗祀顯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自是每朔依以爲常　散騎常侍庾蕤等聘于魏魏主宏使侍郎成淹引蕤等于館南贈孝行禮記則莊公之義辛酉魏始以太祖配南郊魏主命蕤臣議行次五伯之次也　中書監高閭議以爲帝王莫不以中原爲正統不以世數爲興奪善惡爲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存晉之錄訐五德之論始自漢代一時之議三家致別故張衡以漢

為水德賈誼公孫臣以漢為土德劉向以漢為火德以為水德者正以暮有水澄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以為土德者則以亡秦繼歷相即為次不推順逆之異也以為火德懸證赤帝斬蛇之符乘秦之暴越惡承譽不以世次為正也故以承周為火德自茲厥後乃以為當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為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登為火德秦之既亡魏乃稱制元朔發乎文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若繼晉晉亡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而言之承秦之理事為明驗且魏之得姓出于軒轅（魏書曰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昌意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嬀史記以劍奴為夏后氏苗裔益有此理）臣愚以為宜為土德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為魏雖祖黃帝

綿迹有因然此帝業神元為首神元與晉武往來逝好至于桓穆落京破亡二帝志摧聰勒思在晉室事並見晉紀神元力救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是則司馬祚終于郟鄏（河南郟鄏也）而元氏受命于雲代昔秦幷天下漢猶比之其工卒繼周為火德（漢律歷志曰祭典曰其工氏霸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智刑以彊故霸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用人況劉石苻氏地褊世促魏承其弊豈可舍晉而為土耶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為水德祖此必有異昧遂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人之羨慕如此　辛卯魏罷寒食舊俗（薦傳冬至後百五日為寒食前後三日禁火煮熟食謂之寒食）曰用舉移書檢武明閏令陸記並云寒食禁火起于介子推然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為仲春將出火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始周制也後先以寒食警祖宗今以其非禮罷之甲午魏主宏始朝日于東郊

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丁酉詔祀伊雒于平陽度舞于廣甯夏禹于安邑周公于洛陽皆因其故都而祀之皇甫謐曰舞所都或言谷城水經注通作漾皆令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于中書省丁未改諡宣尼父魏主親行拜祭魏舊制每歲祀天于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訓之踰壇踰與踏同明日復戎服登壇致祀已又遶壇謂之遶大薦子頭曰戎服遶壇繞壇一周公卿七匝三師公卿七匝訓之遶天三匝訓之遶天三匝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親主遶遼海諸軍事遼東公高句麗王詔雲遣其世子入朝雲辭以疾遣其從叔升干隨使者詣平城　夏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令大赦

辛丑豫章文獻王嶷卒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也寬仁宏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諱讒之際常頗欲速定大業疑但依違

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者取焚棄之帝其性至孝太祖崩哭泣過度喉耳皆出血爲人汎愛其事然無所訾性至孝太祖崩哭泣過度喉耳皆出血爲人汎愛

嘗遣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直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爲治務存寬厚故得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

洮陽泥和之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磔頭入朝于魏

考異曰魏書吐谷渾傳作賀磔頭今從南紀　詔以伏連籌爲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于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

朝野歡心疾篤遺令諸子曰人生在世本自難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貪聚自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且吾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勤學行守基業治門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慮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及卒上哀痛特室疏食積日太官勸迫祭奠敕主衣給衾裯云

中外諸軍事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疑性廉儉生平未嘗以財賄猜薏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故卒之日第庫無見錢上敕月給疑第錢百萬終上之世乃省藁薦與覽陵王子良牋欲率荊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答曰郭有道涑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麤藻泛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羣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名不入第欲酬今百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愈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欲音旭　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爲揚州刺史　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于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宏不許又請遣其貢物魏主曰貢物乃

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汝身幸矣非始厥孫謀之道也　八月乙未魏以懷荊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爲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爲三道以擊柔然考異曰魏帝紀太和十一年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車其蠕蠕傳十六年八月乙未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郭祚討蠕蠕蠕蠕傳無十一年犯塞及征討事惟有十六年入月頤叡出征事與紀合蓋十一年紀誤也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土虛河西道趣於延河相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初柔然伏古敦可汗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古敦屢敗那蓋屈勝國人以那蓋爲得天助乃殺伏古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收曰魏言悅拔也改元太安　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宏許之引見賜元冠素衣石渠論元冠朝服藏聖元冠委貌異制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命而造之魏主親養三

老五更于明堂己酉詔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周禮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庶老國老于階下禮畢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步挽車不用牛馬使人步挽之辭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元卿即上卿　九月甲寅魏主宏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后于元室辛未魏主以文明太后再期哭于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甲戌辭陵還永樂宮　武興氐王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

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桓盧奴陰仲固等擊破之俘斬數千人集始走還武興請降于魏魏以集始爲南秦州刺史漢中郡復武興王　冬十月甲午上祔祭太廟祔祭大祭也　庚戌魏以安定王休爲大司馬特進馮誕爲司徒誕熙之子也馮熙見一百三

十二卷宋順帝昇明元年　魏太極殿成　十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于魏魏主宏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慚　上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于上上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于是多所刪除

是歲林邑王范陽邁之孫諸農帥種人攻范當根純復得其國

魏南陽公鄭羲與李沖詔以諸農爲郡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魏主皆姻沖引爲中書令出爲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爲魏主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羲椎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事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賈充有勞

直士謂之荒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三年　羲雖個有文業而治閨廉清前書何乃情違至公衛違明典依證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蠹可贈以本官加證文靈　以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張璟爲太常璟以職務閑冷極輒歸家帝謂之曰卿躭未富貴謂人不與耶富貴那復欲委去璟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廢有事復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明

齊紀四　止一年

世祖武皇帝下

癸酉　永明十一年　魏拓跋宏太和十七年　春正月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爲司空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爲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怏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與王敬則諸兒竝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雲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尙爲郢府

主簿過九江顯達曰廬尾蚺蛇拂塵麈尾能生風辟蠅納陸細陣班曰塵似鹿而大其尾辟塵以道舊都中能令歲久紅色不變又以拂蚊令蚊不集名蒐曰鹿之大者曰麈麈鹿隨之皆視麈尾所往麈尾所轉爲準於文主鹿爲塵古之談者謂馬是也　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卽取於前燒之　初上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劉昶數泣訴於魏主宏宏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恥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以議南伐于淮淵開大積馬芻上聞之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爲豫州刺史以備之　魏遣員外散騎侍郎邢巒等來聘緤穎之孫也穎事見一百二十二卷朱文帝元嘉八年　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上晚年好遊宴尙書朝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靡治堂殿園囿過于上宮窮極奇麗費以千萬計恐上望見之乃傍門列脩竹內施高障造遊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障蔽須臾成

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未幾太子果卒先是有一小史姓皇自名曰太子帝見而惡之曰皇太子豈可以爲名於是移點于外易名爲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繫今化而爲犬不得立矣主是而其言果驗

魏主宏始耕籍田於平城南　雍州刺史王奐惡南蠻長史劉興祖收聚獄囚蕭子顯齊志南蠻府屬雍州別領西新安義寧南襄城廣昌東襄城北襄城漢安北宏農西宏農析陽北義陽漢廣中義城等郡誣其構扇山蠻欲爲亂王敕送與祖下建康　白囚陽瀨流東建康故曰下獄於獄中殺之詐云自經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詣閣將軍曹道剛將齊仗五百人收奐

齊杜齊康侯以給紫衣劍力之士收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奐子彪

棄凶險奐不能制長史殷叡奐之婿也謂奐曰胥呂來既不見真敕恐爲姦變正宜錄取馳啟聞耳奐納之考異曰晉帝紀云永明門郎不得出入宮門非命叡諫曰今開門白服拔劍奔馳不過關官免禍耳若便執不從叡又諫遽典籤開道逆順奐從之典籤出城爲文書所執叡曰忠不背主勇不迷死奐卿奴彪同誅今從齊書　彪幡發州兵千餘人開廂配甲仗出南堂陳兵欲先遣啟自申正恐曾呂等小人相陵壻者海之而出其上故且閉門自守耳彪泣出與虎軍戰兵敗走歸三月乙亥司馬賁璠起當鑾長史河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斬之爲後奐子肅貪璠起名肉張本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彪兄融琛死於建康琛弟祕書丞肅獨得脫奔魏爲王肅張本考異曰南史奐弟份自拘請罪帝省之肅屢引魏人至邊帝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曰肅近忘曩柏肅遠憶有臣叛奐以三月死帝以七月殂是冬肅始見魏主於鄴南史誤也齊書無此語　夏四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八　晉紀四十　四　武帝永明十一年

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東宮官屬議五經同異作白虎通　漢章帝集諸儒于白虎觀王者不臣妻之父母下詔令太師上書不稱臣入朝不拜照固辭　光城蠻帥征虜將軍田益宗帥部落四千餘戶叛降於魏沈約曰光城郡疑大明中分弋陽所立五代史志曰光州光山縣舊置光城郡　五月壬戌魏主宏宴四廟子孫于宣文堂親與之齒用家人禮四廟子孫帝世祖之子孫也　甲子魏主宏臨朝堂引公卿以下決疑政錄囚徒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　丙子以宣都王鏗爲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戍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以鏗代之子卿還第上終身不與相見　襄陽蠻酋雷婆思等帥戶千餘求內徙於魏魏人處之河北是時河北之地猶爲齊有徙處河北則稍近魏境耳　魏主宏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謀大舉伐齊欲以脅眾齊於明堂左个南堂東偏也使太常卿王謐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冥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變革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宋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爲全吉也魏主厲聲曰縣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大人虎變革九五爻辭九五君位也故引以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八　晉紀四十　四　武帝永明十一年

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魏主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眾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魏主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鄉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之武耳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上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柰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魏主曰任城言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秘書監虞淵上表以爲前代承平之主未

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五年謝元以步兵三千摧苻秦事見一百五卷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霸氏政虐役繁人神同棄矣會之民延頸皇澤若大旱之望南巡必革面倒戈有征無戰然恩謂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鳴鑾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惰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干者不當親戎則宅于制萃輅何所施也周制五都革輅鸞勒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即戎鄭氏注革輅輕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條讀條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算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彊耶今行仁義之師審觀成敗庶免斯咎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乙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沖典武選　建康僧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作亂此又一周盤龍非周奉叔之父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元邈討誅之徐州城即鍾離城　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爲太子　丁巳詔曰水旱爲災實傷農稼江淮之閒倉廩既虛遂草竊充斥互相侵奪依阻山湖成此逋逃曲赦南兗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歷陽譙臨江四郡三調眾逋悉貸並同原除其緣淮及青冀新附僑民復除已訖更申五年　戊子魏中外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稍前伐詔發楊徐州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王融自恃才故以人身自高且王融有宏會係故以門地自高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鄧禹年二十四爲漢司徒融年已過之故云然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朱雀桁當建康朱雀門跨秦淮南北岸以渡行人大路所由也

桁開則行者填噎　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車前有油壁自晉以來諸公皆以油壁車前後騶八人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上有北伐之志從容啓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以一人爲貴故湯有七十里之業文王有百里之基秦政虐役繁人神同棄兵板融當數上書獎勸因大習騎射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發兵板融當前將軍使典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俗楚數百人並有幹用台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融衍范雲等皆爲帳內軍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樊城上徙御延昌殿始登階殿屋鴟吒上惡之應朝野憂遑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閤日參承戊寅上疾亟璽綬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夢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爲周召耶欲爲賈豎耳邪欲爲賈豎耳邪晉左氏傳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殺羣公子而立無虧昭公卒易牙入與豎刁殺羣公子而立無虧孝公　雲不敢荅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殂年五十四諱隆昌先是魏將言赤火南流宜南圖是歲有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熱小徵云以攘災至七姓而病愈甚後爭取之多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檢閱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爲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來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揮部署音辭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也是太孫深怨之遺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等相毗輔思宏治道內外眾

事無大小悉與參懷其下意參豫也懷思也命謂參豫其事而相從以善
咨事也　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
嗣軍旅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元邁沈文季張瑗辟淵
等宿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密啓心政事務總大
體殿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
姓豐樂城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太
孫卽皇帝位大赦羣臣上大行謚曰武皇帝廟號世祖帝之未立
也眾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曉於眾中大言曰若立長則
應在我世祖諸弟存者皆爲長　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直閤周
奉叔胄道剛素爲帝心膂故使監殿中直衛少日復以道剛爲黃
門郎爲西昌侯鸞欲弒帝先除刈奉叔胄道剛張本初西昌侯鸞爲太祖所愛事見一百
三十五卷

思補樓

高帝建元二年繇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舍爲嚴能故世祖
亦重之鸞初爲安吉令有嚴能之名王子侯舊制帷車鸞旂乘下帷車儀從如素士世祖遺詔使竟陵
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
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
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
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中書
省在太極殿西故使屯於西階以防子良　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
乞停中書省徙梓宮出葬而後出也　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曉爲衛將軍與征南大
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尚書令
二宮二宮謂上宮及東宮也　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殿及犬物所
傷豈迫窄止一身亦當豁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豈足吝邪數日
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

無用池田邸舍謂舍爲舍之所也　減關市征稅先是蜀原之詔多無事實
督責如故所謂貢放白催也　是時西昌侯鸞知政恩信兩行眾皆悅之爲西
昌侯鸞張本　六月乙酉魏山陽景桓公尉元卒　魏主宏使錄尚
書事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丁亥魏主辭永陽陵己
丑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平城
並加使持節留守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遷官在洛者爲留
太尉錄衛留守晉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遷官在洛者爲留
守承制行事其後安帝播遷劉裕亦置留臺後魏孝文帝南伐以
太尉丕爲陵王羽留守周之君
京師留守之制因此　羽曰太尉宜專飾度臣正可爲副魏主曰
老者之智少者之決言老者經事多故慮深
達少者氣盛故臨事有斷汝無辭也以河南
王幹爲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又以司空穆亮安南將軍
盧淵平南將軍僻眉皆爲幹副眾合七萬出子午谷欲攻梁
州也　眉辯

思補樓

之曾孫也辯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盧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
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慮與左右羣小共衣
食同臥起始爲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
剌史故帝
資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謂豫章王嶷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
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白倍矣密就富人求錢無收
不與別作鑰鉤鉤所以啟鑰今謂之鑰匙夜開西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署中
淫宴師史仁祖侍譽胡天翼王國自帥掌導之教相謂曰若言之
謂侍書事教之書翰
二宮二宮謂上宮及東宮也　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殿及犬物所
傷豈迫窄止一身亦當豁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豈足吝邪數日
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

使襲盛帶之許而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髮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撤笑酣飲浴令女巫楊氏爵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夾作一大瞽字而作三十六小瞽字繞之侍世祖疾書發淚下世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作音佐雜愈方憍詩曰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若欲問方憍方憍如此作作造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禽菽乃作及鼎范五湊之諧皆音遂殂大斂始舉悉呼世祖諸伎備奏眾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愛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吾若不爲百歲母計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少而神明警惠及長博學有文舉秀才爲太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武帝求自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華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于四遠也東方朔曰冕而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淮注曰黈謂以玉爲瑱用黃綿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爲丸用組懸之垂兩耳邊示不外聽非王瑱之懸也　彼廢疾者安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爲仁也不亦微乎況救罪人以捄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

無新敗在眼中父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悒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爲臘破　壬寅魏主宏至肆州魏收表肆州治九原天賜二年爲顯祖七年併雲中九泉晉昌高陽四郡如舊肆州盛治定襄之九原也然此定襄亦非漢之定襄郡地蓋魏所置新昌郡之定襄縣耳漢之定襄在陰館之北隋志雁門郡後周始肆州州治有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此蓋因古定襄以名郡參考可知又案白曰後魏置肆州治九原非古九原漢末曹公所置定襄郡之九原縣也唐爲秀容縣忻州定襄郡治焉後魏地志云太平眞君六年置肆州治秀容城領新昌郡等八郡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鴈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三人以殉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魏主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爲因緣遇脫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卿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難纏纑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于四遠也東方朔曰冕而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淮注曰黈謂以玉爲瑱用黃綿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爲丸用組懸之垂兩耳邊示不外聽非王瑱之懸也　彼廢疾者安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爲仁也不亦微乎況救罪人以捄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是乎

戊申魏主宏至幷州幷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迹境內安靜魏主嘉之襲敎民多立銘置道側虛稱其美魏主聞而問之襲對不以實

魏主怒降號二等（貳者所領將軍號也）　九月壬子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勃海高聰等來聘　丁巳魏主宏詔市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　辛酉追尊文惠太子爲文皇帝廟號世宗　世祖梓宮下渚（青在東陵前秦淮之渚也）帝於端門內奉辭輾轉而來山端門西稱疾還內（端門宮之正門門內入內也）　裁入閤即于內奏制伎樂鐸之聲震內外　丙寅葬武皇帝於景安陵　戊辰魏主宏濟河賜民餘以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孝悌廉義文武有才者皆以名聞庚午至洛陽周巡故宮基址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崇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爲之流涕壬申詔故太學（鞏石經故太學漢魏所營者）　乙亥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獲朝於魏且請傳位於獲　魏主許之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魏主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意何之也臣等有其慮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魏主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竝慇懃泣諫魏主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若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左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言於魏主曰陛下將脩周公之制定洛邑然皆建六鎮不可游豫待就興築城郭難以馬上營立願陛下暫遵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之音鳴和鸞之軨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魏主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卽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眞所謂革也王其勉之魏主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曠心而言（隱度也）　榮遷之與懋舊適中半耳魏主曰卿既不唱異卽是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當臺庶政一以相委烈稽顙而出　魏主宏之祖也先是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兵於長安城北石山（北地郡統和十一年置雍州十四年改爲州按水經注石山在長安城東北有數谷數水出焉北流注於渭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遷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欲邀伐齊師以爲應援）　秦州民王廣亦起兵應之攻執魏刺史劉藻秦雍閒七州民皆響震（七州雍敦秦南秦涇邠華也）　眾至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救魏河南王幹引兵擊之幹兵大敗支酉進至咸陽北濁谷穆亮與戰又敗（考異曰齊書穆亮作穆老生今從魏書）　陰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等將兵數千與相接應西等進向長安廣淵辭允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口淵唯誅首惡餘悉不問猶酉廣竝斬之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滎州癸巳舍於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不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眾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王氏爲皇太后立妃何氏爲皇后　癸卯魏主宏如鄴城王肅見魏主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言於魏主曰陛下將脩周公之制定洛

於鄴（北史作七年三月王肅奔梁今方得見魏主）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開也魏主或屏左右與肅語至夜分不能自已謂君臣相得之晚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談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然肅亦能盧懷謙受不遂其非魏主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中書侍郎刘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笄音雉免音問髽音莊）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冠皆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禮內則不云乎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纚音史又音徙冠音貫）

（北又音酒髮貊也）魏主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刘石經那昔漢世造三字石經于太學學者攵字多不正而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焉故時人號為刘石經洒闢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謂意三禮在南請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其謙受如此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宮迎家於平城　辛亥封皇弟昭文為新安王昭秀為臨海王昭粲為永嘉王　癸丑魏主宏築宮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御史中丞江沱劾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陰智伯贓貨巨萬皆抵罪初悛龍臣司二州傾貲以獻世祖家雖頗儲在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龔任遷都欲獻之而世祖宴駕及登卽位悛所獻減少帝怒收悛付廷尉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悛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齊紀五止一年

繆林王　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高帝爲宋相王鎮東府時年五歲嘗前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是拔誰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兒言有理乃令人作翁祖而拔白髮者予部挑鏡鑷於地其後問詢高帝指示賓客曰我基於此四世矣　在位十三月而被弒○鑑音業

甲戌　隆昌元年　魏拓跋宏太和十八年　春正月丁未改元大赦　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以主幼時艱密爲自全之計令作部過仗諸州各有作部手造器仗

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也襄陽子懋欲矜取以爲將顯達密啟西昌

欣戀徵顯達爲車騎大將軍徙子懋爲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諸王有白直有夾轂隊　顯達又別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乃是大違敕旨其事不輕且此間人亦難可收用此間人謂襄陽人也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即發去子懋計未立乃之尋陽

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戀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戀從之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

崔慧景高武舊將驚疑之以蕭衍爲冨開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白服若得非而白衣領職者　將軍房伯玉徐元慶竝勸衍誅之衍其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于是衍曲意撫安之　辛亥帝祀南郊

戊午拜崇安陵　癸亥魏主宏南巡戊辰過比干墓水經注河內朝歌縣南有牧野有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師比干之墓不知誰所誌也祭以太牢魏主自爲祝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既而登北邙遂如洪池謂侍城王澄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鬚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稽紹故此率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晉世之亂稽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貢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竝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稽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魏主曰朕何

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于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候認旨有司至相語云霜雹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爲後閤舍人後閤禁中後閤也南史曰龍駒日夜在大宮房內　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前面向案代帝批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卽與左右微服游走市里好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挑途賭跳塗泥也以途相謔爲跳躍也賭跳者以跳躍高出勝爲作諸獸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愚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永世祖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齋庫亦至三億萬上庫所儲以備軍國之用齋庫以供齋內所須人主之好用　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帝卽位

未期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爲笑樂居常襆袒著紅穀褌雜采相服好鬬雞密買雞至數千價世祖御物甘草杖宮人十斷用之毀世祖所起招婉殿以材賜徐龍駒於其處爲馬埒馳騎墜馬面額竝傷稱疾不出者數日蒸於世寵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世祖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法身如何鏘素和弼美字法身令而短於識略乃對曰臣鸞於宗戚寵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遲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驚衛尉蕭諶丞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鄱州諶已爲服心宋元徽末世祖在鄱州欲舉建元四年徙治胸山後復舊都下消息太祖遣諶就

世祖宣導謀計謂爲腹心及即位常與衛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爲東宮直閤爲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衛帝遍夕不寐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嬖狎寏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泆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杰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竝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彭退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諶蕭坦之見帝狂

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己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爲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特奬挾勢陵轢公卿嘗就司空王敬則換來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幷金鈴等物鈴音零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不通經前從者瞰單刀皆半拔敬則跳走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遥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奉叔常饋單刀二十口自隨饋者分列左右若兩翼然也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眾世祖御角及輿拌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鸞忌之使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援己已以奉叔爲青州刺史蕭子顯曰宋泰始中淮北沒虜徙青州治懸瓠後復舊道剛爲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計之鸞以爲不可奉叔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應復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眾中擲刀厝柱切齒罵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卹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諶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啟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帝初爲南郡王錢唐杜文謙嘗爲侍讀及帝即位出爲溧陽金陵屬丹陽郡其地在建康東南前此覓鸞頗除帝左右因說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燼粉滅庄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嘗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鴻臚會等共語皆擾袂搤腕君其密報周奉叔使勒羣情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蕭諶時以衛軍司馬兼衛尉掌宿衛兵即勒兵入宿衛門內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諶蕭坦之見帝狂

兩都伯刀耳部伯行那者也今謂之倒子其次則遣荊卿豫讓之徒因諮事左

手頓其胸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卿敕賜死鸞錄尚書事故稱爲錄君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鴆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王經之義也人美其言　乙亥魏主宏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爲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銷幷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興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北京謂平城　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爲洛陽宮殿故墓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空因遷徙宏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其三以爲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閨闥之內宮中門曰閨韓猶施轡躡冰涉履山河而不川三思乎其四以詩門屏間曰閫法音謂雅樂也目覩墳典謂三墳五典書序伏羲神農爲陛下耳聽法音雅樂也目覩墳典謂三墳五典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序書纂自唐虞三墳五典後世不復見具全此特大槩言之口對百辟心度萌機景昃而食虞度也景昃日昃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貢察者謂察舉秀才孝廉而貢之於朝　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居鈞奴廝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胄墜於阜隸矣左傳申無宇曰人有十等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台台臣馬馬者隸附圖者三后謂夏商周之王也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耶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敍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戮不足懲禁參夷謂夷三族也　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刻爲無私迭相敦厲敦迫也厲以免之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益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懇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周成王宅洛以豐爲宗周存故都也漢遷東都京兆置尹後漢都洛陽清河置尹而長安仍置京兆尹亦存故都也察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爲神鄉豳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都國臣竊不安謂宜建鄴置尹一如故事魏初都平城分置鄴都留臺司州於平城置代尹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管仲相齊使士農工商各羣萃而州處其言曰閭民者勿使雜處雜則其言嘵嘵其事易成也是以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子弟之學也必於其父兄之閒觀焉見焉故其心安焉不習焉其志不移焉是以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今使雜居工伎層沽各有攸居欲其業專志定也　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層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殺今閭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卓隸不日同處矣借使

一里之內一處彈箏吹笛綏舞長歌一處鼓瑟吹竽鳴琴和之則必不能聽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列女傳曰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乃賈人衒賣之事又曰此非吾子所處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雜何其略也（黃屋據所以承天）今因遷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關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如徐州界止於汝陽而僑置譙梁潁沛等郡縣又於青州界僑置冀州諸郡縣是也）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

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魏初得河南止置四縣郡縣多所併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賜賚動以千計皆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今給其補博之具以成褒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讀翫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魏主覽奏甚善之

冬之運而獨不得遷乎璽臣不敢復言願陛下深察焉

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期　夏四月庚辰魏罷西郊祭天（考異曰魏帝紀作庚辰魏書禮志北史紀皆云三月庚辰按長歷三月丙午朔無庚辰閏二月癸酉朔四月癸卯朔三月乙亥朔癸巳四月也故從帝紀）立其皇子也母羅氏從

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除人名各讀一徧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貪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　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陰規方澤（規度其地以立方澤）　辛卯帝祀明堂

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瞻乃以指畫空中及掌上學字遂工繁法少時又無基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作枰指點形勢遂至名品性剛穎倜儻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太祖太祖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辦首尾安仁士衡淵淸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及長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嘗顧會賓客傾資竭産及還都齎中錢不滿萬條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弟何憂無錢耶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王嶷謂之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荅曰郎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踈婷偏不知悔好文章而射爲當時獨絶嘗於華林射賭敕瞻盤破凡六箭五破一皮武帝賜錢五萬又賑酒勸瞻瞻曰陛下每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

資治通鑑綱目　卷一百二十九　齊紀五　九　明嘉靖

可輕發且俟至秋　閏月丁卯鎮軍將軍蕭卽本號謂府儀同三司本號鎮軍將軍也　戊辰以新安王昭文爲揚州刺史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考異曰齊魏書帝紀皆無此食今依齊書南史紀　六月己巳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郎王淸石來聘昶度世之子也淸石名曰炯勿以南人自嫌罷彼無有知識欲見則見欲言則言凡使人以和爲貴勿迭相矜夸見於辭色失將命之體也　秋七月乙亥魏以宋王劉昶爲使持節都督吳越楚諸軍事大將軍鎮彭城魏主親餞之以王肅爲昶府長史昶至鎮不能撫接義故宋舊梯王初鎮彭城義故義故在焉卒無成功　壬午魏安定靖王休卒自卒至殯魏主三臨其第葬之如尉元之禮送之出郊慟哭而返　壬戌魏主北巡　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

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異語謂外人籍錯口語言鸞等相與有異謀也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爲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爰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在僕射王晏總尙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約語者約束而語之諶親要日久眾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譽應又告丹楊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驟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說之曰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爲反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免矣孝嗣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柏比操夙霜等烈豈不美耶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在華光殿露諸黃穀稱跋牀垂腳謂蕭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當有此誰敢自保帝樂無事廢天子耶晉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祉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爲立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耶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帝曰卿可好應察作事莫在人後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選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王辰鸞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直後亦衛衛之官侍德於梁興之後者也大言於眾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豈能引兵自向晉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耀而失其履也　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房閤俄而諶引兵入壽昌閤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繩頸與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衛衛素肅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脩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此延德殿之西弄也丁度集韻曰弄夾巷也屏也亦作屏帝死時年二十二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執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爲鬱林王又廢何后爲王

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瀹方興客圖基左右聞有變擐走報瀹瀹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大匠卿虞悰竊歎曰王徐遂納移旻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大匠卿虞悰作大匠之官蓋子孫世掌宗廟土木悰嘯父之孫也虞嘯父虞潭之子事晉孝武帝朝臣被召入宮曰皆宗廟土木悰嘯父之孫也虞嘯父虞潭之子事晉孝武帝朝臣被召入宮國子祭酒江敩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爲腹心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慮際會輒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嵩道剛雖爲帝所寵然性質直帝與之狎未嘗敢酬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貲狎之道剛出謂鸞曰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竝馳此導人君於危地也因遣人刺殺護君子甚多之及被殺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詔亦復不免繪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蠭之所病此道剛所以死也

海陵王　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

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改封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辛丑魏主宏至陰山以至朔州魏收地形志雲州舊置朔州又有朔州本漢五原郡魏爲樂時置朔州於宏襄故城領盛樂廣牧二郡宋白曰孝文遷洛之後於今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後亂廢　八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則爲太尉郡陽王鏘爲司徒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爲司空尚書左僕射王晏爲尚書令　魏主宏至陰山以始安王遵光爲南郡太守不之官遵光鸞之兄子也鸞兄緬生遵光遙欣遵光輝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

監蕭遙欣爲兗州刺史遙欣遵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癸丑魏主宏如懷朔鎮己未如武川鎮辛酉如撫冥鎮甲子如柔玄鎮此六鎮自西汎東之次第也水經注懷朔鎮戍在漢光祿塞外杜佑曰在馬邑郡北三百餘里武川鎮城在白道中溪水上白道在陰山之北又北出大漠柔玄鎮在于延水東于延水出塞外柔玄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南流逕漢代都且如縣故城南則魏柔玄鎮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也撫冥鎮城未考其地若以前說六鎮自五原抵灅源分鎮於二千里中則撫冥當在武川柔玄之間相距各五百里餘前高闕之說則相距各一百七十許里耳乙丑南還辛未至平城　九月壬申朔魏主宏下詔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唐虞之制三考黜陟三考九年也　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厥今三載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恩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下尚書重問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上等下等各又分爲三等六品已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魏主之北巡也留任城王澄詮簡善臣自公侯以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爲三等人無怨者壬午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曰尚書樞機之任非徒總庶務行文書而已朕之得失盡在於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朞未嘗獻可替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爲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勳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爲特進太子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　臧榮王羽字叔翻　無大賣宜有小罰今奪卿祿一朞又謂左僕射王晏爲尚書宜有小罰今奪卿祿一朞又謂左僕射王晏爲尚書左僕射拓跋覲曰卿久居機要不能光贊物務與勵同寮城人之謂豈不在卿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卿祿一朞又謂左

永公孫良右丞乞伏普孛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尚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卿罪亦應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黜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魏官本祿之外別有恤親之祿盡從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畝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係又謂長兼尚書于栗日卿不勤職事敗辭以疾可解長兼削祿一恭其餘守尚書扇羽蓋淵等竝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淵恥之兄也魏主又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得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眾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問見朕傅若永居恆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對

曰誠如聖言金日磾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金日磾事見七十一卷漢武帝後元元年）七世知名謂七世內侍也魏主甚悅

謀及宣城公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屬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粲油壁車入宮（李延壽恩倖傳曰武帝有制局監竹添車壁也）出天子詣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東城謂東府城也）東府海陵王既卽位鸞出鎮東府上度東府蓋兵力悉制以自隨度過也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和時舊人詣鏘請閒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辜不成行與鐵知其謀告之癸酉鸞遣兵

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世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證王死欲起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諸王資防閤以勇略之士為之以防衛齋閤杜佛重典防閤丹陽眾編屬王府被給防閤皆白直下至扇翣家有白直防閤李延壽曰武帝自江州故部曲多雍州人叔業畏之遣于璠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也出鎮東府上若舉兵攻城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纂嚴考異曰齊帝紀作乙未按是月壬申朔上有癸未而下有乙酉丁亥蓋癸未當作乙亥耳遣中護軍王元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璠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鄂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折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雍州刺史各有城局參軍掌修城隍子懋

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踴躍願奮（子懋自雍州徙為江州故部曲多雍州人）叔業畏之遣于璠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慶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眾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璠之兄也說子懋軍賄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元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唯參軍周英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字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與董僧慧號哭擁哀為之殯斂子懋薄恤有意廙護好學及被禍人多惜之王元邈執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候賢與其謀舌人云非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

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元邈義之具以白鷁免死配東冶子撝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慧覩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宿悲出自塞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于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于琳之勒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元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倒元邈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鷁遣牛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歐陽今眞州歐陽郵亭其地也）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鷁又遣徐元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爲冠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　丁亥以廬陵王子卿爲司徒桂

元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意寄謂國家委身以大意寄託之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若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卽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考異曰南史明帝使裴叔業齎旨詔昌寓令以神宝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大尺之孤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邪卽時自有敢陶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罪法行事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叔業不敢逼而退昭秀由此得還都今從昌寓尚之之弟子也少而清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鷁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鉄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孫也孔靖見一百二十三卷晉安者元興二年）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鋭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臣社稷誰敢不從鋭典籤此左右斬之乙酉殺鋭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鉄南

豫州刺史宜都王鏗鏗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今生聞者莫不歔欷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爲南豫州刺史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州鎮姑孰人有發桓溫女家得金巾箱織金篾爲嚴器又有金鏁銀壘等物甚多條以啟聞鬱林王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織亮不犯及鷁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遽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至是遇害時年十八鏗身長七尺肰似兄疑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　丁亥以廬陵王子卿爲司徒桂

陽王鏘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丁酉解嚴（壽陽已王已死故解嚴）　以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楊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宣城王鸞之謀篡奪也多引朝廷名士與參謀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其弟淪爲吏部尚書送別於征虜渚朏指淪口曰此中惟宜飲酒至郡致酒數斛遺淪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孔靖見一百二十三卷晉安帝義熙二年）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鋭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臣社稷誰敢不從鋭典籤此左右斬之乙酉殺鋭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鉄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九　齊紀五　九

齊高帝建元元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九　齊紀五　十

齊高帝建元元年

資治通

城有守兵（晉置南康郡於江東湖洲上齊置湖洲縣治白下北臨江湖故有守兵）鑒恐其不可就死以問典籤韓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創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鞭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神數固然君是身家福人今衔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閒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爲姦利武陵王曄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暑之曦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琊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

亦不得與因何與邪陵王子貞嘗求熊白（本草圖經曰熊形類大豕而性輕健好緣上高木見人則顛倒自投而下多多入穴而蟄蟄始春而出其脂謂之熊白十一月取之須其背上者即佳熊白厚一寸餘許玉味甚美俗呼熊白爲脚白）廚人蒼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事見一百三十八卷永明八年）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竟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諸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長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子良有愧色及遷籤諸王皆令隨所得以詣籤帥而其所得倍其所持之本也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遷籤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蠻亦深知其弊及

簒位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之任漫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閤暮司方岳防騎翼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飲食起居動應問敬處地雖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總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左傳諸侯釋位以間王室晉注曰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者也（諸王置典籤始於宋故云爾）

癸卯以前將軍蕭遙昌爲豫州刺史黃門郎蕭遙欣爲江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爲司州刺史遙昌遙欣之弟誕諶之兄也　甲辰魏以太尉東陽王丕爲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　戊申魏主宏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平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高宗明皇帝上（諱鸞字景棲小字元度五年改元二建武四永泰一在位）

冕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鸞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嬰厄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肩懿宣皇鍾慈太祖（諱承之追謚之父而鬱之祖也太祖又素愛鸞故云然）宜人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老當齒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爲太祖第三子創日皇太后王氏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稱宣德皇太后癸亥宣城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武以太尉王敬則爲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爲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爲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版立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濟濟朽老以贅惟新

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時吏部尚書謝淪腳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
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既而帝與羣臣宴會
詔功臣上酒王晏奇興席淪猶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
妄叨天功以爲己力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淪共載遣令省淪正
色曰卿巢窟在何處晏甚慚之初宋大明末晏起家爲臨賀王國
員外郎父普曜齋前相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
之美而失後凋之節晏末路果如人言　丁卯詔藩牧守宰或有
薦獻事非任土（謂非如禹貢也）任土作貢也（悉如禁斷）　己巳魏主宏如信都庾
午詔曰比聞緣邊之蠻多竊掠南土使父子乖離室家分絕朕方
勦一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哉可詔荊郢東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九　明帝建武元年　齊紀五　三百　明通機
三州禁勒蠻民勿有侵暴　十一月壬申日有食之　癸酉以始
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　丁丑魏主如鄴　庚辰立皇子寶義爲
晉安王遙光元爲江夏王寶源爲廬陵王寶諶爲建安王寶融爲隨
郡王寶攸爲南平王　甲申詔曰邑宰祿薄雖任土恆貢自今悉
斷　乙酉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妃爲懿后　丙戌以閻喜公遙
欣爲荊州刺史豐城公遵昌爲豫州刺史時上長子晉安王寶義
有廢疾諸子皆弱小故以遙光居中居中謂爲揚州刺史遙欣鎮撫上流
戊子立皇子寶卷爲太子　魏主宏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
崔亮兼吏部郎亮通問之兄孫也　魏主宏敕後軍將軍宇文福
行牧地禠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南北凡十里爲牧馬之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九　明帝建武元年　齊紀五　三百一　明通機
按杜佑通典爲州汲郡古牧野之地則其地宜畜牧有自來矣魏主自代徙雜胡置其地使福掌
魏主宏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爲疏己
快快有不平之色魏主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
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眾意乃稍解

凱敬之子也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帝言庶中魏主甚器之

魏主宏欲自將伐齊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相州刺史高閭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必無誠心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主引公卿問行闇之計公卿或以爲宜止或以爲宜行魏主曰眾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謀之勢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爲所議朕爲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眾皆曰諾鎮南將軍李沖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爲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魏主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若其歸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如召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衆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任城王澄曰虎無賁任又使不再來

葉倉魏主許之諸陽即漢晉之堵陽縣堵亦音者至宋時猶屬南陽郡至齊子顯齊書堵陽葉二縣皆不見于志下言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魏則北襄城郡僑于堵陽明矣乃與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攻堵陽考異曰齊書作盧陽烏韋盧智按陽烏襲小字盧智珍字也鸞長壽之子城陽王長壽兒一百三十二卷宋書梧王元徽三年佐寶之子也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李寶入朝于魏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辟眞度軍於沙塲塲雍也聚沙以

壅水故以爲地名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晉武帝太康中分南陽置新野郡先是魏主宏遣中書監高閭治古樂會閭出爲相州刺史是歲表薦著作郎韓顯宗太樂祭酒公孫崇參知鍾律魏主從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九終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六　起重光協洽建武二年盡玄黓攝提格建武三年

高宗明皇帝中

乙建武二年魏拓跋宏和十九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淮北時已屬魏故詔不得侵掠其人乙未拓拔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懿休乘城拒守閒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恩明之弟也蕭惠明見一百三十三卷朱蒼梧王元徽二年劉昶王肅攻

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蕭壎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爲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攻城之道攻石之所集也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爲使持節都督西北征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己亥魏主宏濟淮二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望彌猶言極望也孔穎達曰人目所復見之是爲極望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魏主曰川境既殊遽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魏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嚴昏

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子陲子悠子敬子貞子倫幷澎林海陵爲七王已伏誅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外列侍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惟其賢也魏主曰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乎慶遠曰非其類也亦爲苟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爲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懽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

循淮而東過壽陽不攻引兵東下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放遣齊俘三千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止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前鋒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眾號三十萬斫柵三重幷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攻城甚急矢交至故負楯而立以自蔽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開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誌等俱進前失道衍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始徙上賢首山王肅引軍來會衍衍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軍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時肅傾壁十萬陣於水北衍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蕭誕乃遣長史王伯瑜出軍攻魏柵魏軍

表裏受敵遂大崩潰肅祖俱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諸弟
巾箱中魏主敕曰間蕭衍普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
則江東吾有也己未誕等又追擊破之誅誕之弟也先是上以義
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勢沖
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邱三城又遣軍主杜儈護攻魏
虎阬馮時卽邱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
襲魏紀城據之宋泰始初青冀二州入於魏乃置青冀二州刺史
青州治朐山莒縣山杜佑曰宋明帝立青冀二州寄治鄄城齊
縣漢古縣也宋白曰厚邱故城在海州沭陽縣北四十五里又東
彭城郡龍沮縣有卽邱城卽邱亦漢縣本國項邳郡賈曰卽邱卽
左傳之祝邱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紀城春秋之紀鄣故城
也杜預曰東海蘭祿縣東北有故紀城　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
懿公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

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
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攸事
齊獻王攸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誕與魏主同年幼同硯席尙魏主妹樂安
長公主雖無學術而資性滫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
上罪惡魏人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
於洲上邵陽洲在鍾離城北淮水中　柵斷水路夾築二城既築城於洲上又於
二城樹柵水中以斷援兵之路　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
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
上表以爲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鄙者國家止爲受降之計謂欲
受降虎也　發兵不多東西遮闕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
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

盱眙小城攻之不克事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班師之日兵不成一
城士不闕一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鎭未平宋時淮上以壽陽爲大鎭不可守
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尙在而攻其
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鎭不克其一而
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敢之大鎭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
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怯夏水
盛漲救援甚難以新壘舊以勞禦逸久於屯戍魏師已老齊以生
以孤軍守孤城勢於備禦齊師迭出而攻之士有餘力是之謂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雖忠勇
奮發終何益哉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旣克大鎭城
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宋明帝泰始二年魏得彭城至高帝建元之初淮北之民猶不
樂屬魏思歸江南遂有五固之役　角城襄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

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三年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
尙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
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矣尙書令陸叡上表以爲長
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
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還鼎革創庶事甫爾蠹省無論政之館府寺
廢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成癘疫沈與霖同說文久陰
日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胄之士外攻寇讎疆埸日駐士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
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曜武江漢耳今自春逮夏理宜釋甲願早
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斤謂斧板謂板築之役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

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順罷兵彼撫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兵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爲直閤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直閤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爲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眾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眾而濟播椿之兄也（楊椿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

人求輸賜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赦崚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胄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也（蕭穎胄太祖從上弟赤斧之子）遣倚書左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南伐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倒以蒸豆和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中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

思寧乎乃黜爲民　戊子魏太師京兆武公馮熙卒於平城　乙未魏主宏如下邳夏四月庚子如彭城辛丑爲馮熙舉哀大傅錄尚書事平陽公丕不樂南遷與陸叡表請魏主還洛不許丕固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直閤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爲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眾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眾而濟播椿之兄也（楊椿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賜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赦崚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胄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也（蕭穎胄太祖從上弟赤斧之子）遣倚書左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南伐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倒以蒸豆和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中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

未魏主宏如下邳夏四月庚子如彭城辛丑爲馮熙舉哀大傅錄尚書事平陽公丕不樂南遷與陸叡表請魏主還洛不許丕固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直閤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爲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眾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眾而濟播椿之兄也（楊椿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賜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赦崚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胄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也（蕭穎胄太祖從上弟赤斧之子）遣倚書左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南伐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倒以蒸豆和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中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

之先是豐遣人誘說仇池諸氐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

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電人莫有知者卒全軍還仇池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懿衍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王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魏雍州治長安領京兆馮翊扶風咸陽北地新平平涼平原等郡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鎮領平秦武功武都郡俟克城則還之侍中兼左僕射李沖表諫曰秦亟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擾甲近茲未已今復孫差戍卒懸擬山外漢中之地在關中南山之南故曰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鄭城謂南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謂褒斜之道也今欲深成絕界之外孤據灊城之中敵攻不可猝救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山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漢北之與江外耳藉之在近謂以羈係其君而致之在近言不煩也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遣邦樹將爲吞併之舉今壽陽鍾離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赭城卽赭陽城也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甯可以遠兵固李神儁謂淮漢之地爲東道謂南鄉爲西涵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洛陽爲土中地接寇讎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建康爲江南都會之地故曰江土中若輕遣單寡乘令陷沒恐後舉之日眾以四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爲上魏主從之癸丑魏主宏如小沛己未如瑕邱庚申如魯城親祠孔子辛酉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兗州修孔子墓更建碑銘戊辰魏主如碻磝命謁者僕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

泝流還洛淹諫以爲河流悍猛非葛乘所宜乘巍主曰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貧今遷都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開百姓之心也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一閉守百餘日諸將欲按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眾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眾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真度於沙堨考異曰齊書魏虜傳真度敗在建武元年下魏帝紀城陽王鸞以敗軍獲罪在太和十九年五月今從之鸞等見魏主於瑕邱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羣珍皆削官爵爲民佐仍徙瀛州太和十一年分定州河間高陽置瀛州治

池都軍城以薛眞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魏廣川剛王諧卒諧器之子也略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魏主宏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賈山曰古者賢君之於臣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帷而爲之服錫衰加麻絰而三臨其喪爾註已棺就棺也塗謂塗殯也魏晉以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大功再臨小功緦麻一臨龍東堂之哭廣川王於朕大功也其再臨諸將大斂素服深衣往哭之及既殯又以緦麻弔焉甲戌魏主如滑臺丙子舍於石濟庚辰太子出迎於平桃城魏收志濟陰郡冤句縣有平桃城水經注曰梁陽縣有號亭俗謂之平桃城趙郡王幹在洛陽貪淫不法御史中尉李彪表彈之且曰殿下不悛不敢不以聞幹悠然不以爲意彪表彈之魏主詔幹與北海王詳俱從太子詣行在既至見詳而不見幹除

使左右察其意色知無疑悔乃親數其罪杖之一百免官還第癸未魏主還洛陽告於太廟甲申減冗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左傳城僖伯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又曰反行飲至合餼策勳焉飲至者告至於廟而飲酒也）班賞有差　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尚書左丞蕭琛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已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史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臺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刖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懾懼兼有子弟舊卑魏主宏曰代人遷洛者宜悉葬邙山洛城北其先有夫死於代者聽妻遷葬夫死於洛者不得還代就妻其餘州之人自聽從成長彌復難爲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罰者依舊不行　甲午魏太子冠於廟

魏主宏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魏主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魏主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魏主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魏主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不對曰實如聖旨魏主曰朕當與李沖論此沖曰四方之語覺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

矣沖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頓沖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率下沖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我祖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鄴等何爲不遵前詔皆謝罪魏主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癸卯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師熙之喪　癸丑魏詔求遺書祕閣所無（漢時書府在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掌之內則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後漢則藏之東觀晉有中外三閣經書歷代謝表云身登三閣謂爲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祕書也此祕閣之名所由始）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　魏有司奏廣川王妃葬於代都未審以新尊從舊卑以舊卑就新尊（大尊謂卑廣川王諱新尊謂其妃先卒故曰舊卑）魏主宏曰代人遷洛者宜悉葬邙山（邙山在洛城北）其先有夫死於代者聽妻遷葬夫死於洛者不得還代就妻其餘州之人自聽從便丙辰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遷洛者悉爲河南洛陽人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依周禮班之天下度正焉）

（原文云其法依漢志爲之今按魏書及北史俱云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故改正）

蕭諶以揚州既而除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諶恚曰見炊飯欲推以與人諶特功頗干預朝政所欲選用輒命尚書使爲申論上聞而忌之以蕭誕蕭誄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壬戌上遊華林園與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宴盡歡坐罷即諶脫出至華林閣伏身執邏省（似身執伏之衛士也天子禁衛有齎內伏身見齊書蕭諶傳又按杜佑通典曰唐制肇成之官紹伏身其人數既衆品已上亦有伏身職員）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謂爲南徐州諶爲司州所謂西昌侯誄封安復侯所謂三封也）朝廷相報正可極此卿恢懷怨望乃云炊飯已

熟合甑與人邪今吻卿死遂殺之讒臨死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戎與至尋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至秋而智明死見譖爲祟焉上既誅譖并殺其弟誅叉以黃門郎蕭衍爲司州別駕往執誕殺之誕子棱妻江才君淹之女也聞誕死曰蕭氏皆讒妾何用生慟哭而絕初譖好術數吳興沈文猷嘗語之曰君相不減高帝譖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及譖死文猷亦伏誅上又徙且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乙丑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軍　魏高閭上言鄴城密皇后廟頹圮請更葺治若謂已配饗太廟卽宜罷毀詔罷之密皇后世祖母杜皇后也后鄴人神龍三年立廟於鄴高閭爲相州刺史相州治鄴故上言之　魏拓拔英之寇漢中也沮水氐楊集始破之按漢志武都郡沮縣有東�submerged谷沮水所出也水在廣

葉郡界唐鳳州同谷縣魏之廣業郡秋七月辛卯以穆之爲北秦州刺史諸子顗曰永明佛國志秦州奇冶漢中南鄭不曰南北元嘉計偕亦曰秦州而荊州制史嘗督二秦梁是則志所載也地也氐居沮水上因以爲種落之名　癸巳魏主宏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華林園及景陽山皆魏明帝所築　貢門侍郎郭祚曰仁以仁靜爲德陛下脩之親主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金墉宮成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四門學始此　魏主宏遊華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

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辯之曾孫也彈劾不避彊禦魏主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衞禁兵悉聰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恆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恆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貌羣臣莫窺其際魏主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榮也　九月庚午魏六宮及文武悉遷於洛陽　丙戌魏主如鄴屢至相州刺史高閭之館美其治效賞賜甚厚閭數請本州詔曰閭以懇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廉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途情願徙授幽州刺史高閭清渾陽寮友人隨州統內也令存勸兩脩恩法竝舉從所請以勸善示以恩降號以存法　以高陽王雍爲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己丑徙南平王寶攸爲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爲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爲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爲桂陽王寶攸皇子餘皆高武子孫　乙未魏主宏自鄴還冬十月丙辰至洛陽　壬戌魏詔諸州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爲三等以聞又詔徐兗光南青荊洛六州嚴纂戎備應須赴集魏徐州領彭城南陽平沛蘭陵北濟陰等郡兗州領泰山魯高平任城高平東陽平等郡光州治掖城皇興四年分青州置領東萊長廣東牟等郡南青州卽東徐州魏主更名領東安東莞琅琊魏先置荊州於上洛領上洛上庸魏興等郡太和十一年改爲洛州置荊州於城領南陽順陽新野襄城等郡詔纂戎備將復南伐也　十一月丁卯詔罷世宗東田毀興光樸興光樓壹亦文惠太子所建　己卯納太子妃褚氏大赦妃

澄之女也 補澄見一百三十三卷 宋蒼梧王元徽二年　庚午魏主宏如委粟山定圖丘己卯魏主引諸儒議圜丘禮祕書令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 記禮器之言鄭元注曰泮宮郊學也請前一日告廟從之甲申魏主祀圜丘大赦　十二月乙未朔魏主宏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爲大選之始 品令九品之令也大選者謂將大選羣臣也　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臣子登引外求進 引人謂引他人之例也　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欺臣下莫何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

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自經南面負扆宸居或功濟當時德覃一世而塋壠攢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緜搆伊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墜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慨習帝諸陵悉加修理增置守衛 此晉南諸陵請在江南者　甲子魏主宏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賜冠服以易胡服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太和五銖是歲鼓鑄粗備詔公私用之　魏以光城繕帥田益宗爲南司州刺史所統守宰聽其銓置後更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 魏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又按五代志及水經注新蔡當作新息　氐王楊炅卒

修之門王國舍人舍謂諸王妃嬪之舍其人之隸戶謂汝人也入族卽前自代來入姓　咸陽王禧娶隸戶爲之爲奴隸之戶魏主深責之因下詔爲六弟聘室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咸陽王禧可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趙郡王幹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可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尚陽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懿之子也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爲首盧崔鄭王并李爲五姓趙郡諸李北人謂之趙李李靈李順李孝伯皇從子姪皆趙李也衆議以薛氏爲河東茂族魏主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閤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胄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於地魏主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今百氏呼爲漢臣九世祖永壽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隆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途復苦朕聽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薛耳其見知如此今從元行沖後魏國典　魏主與羣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沖對曰未審上古以來漸官列位爲賢子弟乎爲致治乎魏主曰欲爲治耳沖曰然則陛下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魏主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顯宗曰

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魏主謂昶曰或言惟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後之流內銓外銓分於此　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

臣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孔顨達疏曰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　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辯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壬辰魏徙始平王勰爲彭城王勰定襄縣王驎爲城陽王　二月

壬寅魏詔群臣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　魏詔介山之邑復聽人寒食自餘仍禁　丙午魏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者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熊氏曰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曰庶老兼庶人在官者毛萇曰黃黃髮也耆老艾也陸德明曰耆至也言至老境也漢儀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者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杖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丁丑魏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毛萇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　壬午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之校欄格也飾其欄格也　上志慕節儉太官膳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今之裹蒸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胡桃仁等物以竹葉裹而又嘗用皁莢以餘蒸之大體二指許不勞四破也又嘗用皁莢以餘漬授左右曰此

可更用阜莢木匾高大莢形如猪牙去姤膩洗沐多用之　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上欲壞之王晏等咸稱聖德衞尉蕭穎胄曰朝廷盛德莫過三元王肅賓典日正月爲歲月其一日爲上日亦云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三元謂歲之元時之元也　上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上甚慙上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敕接續子顯齊志六署者尚書左右僕射左右丞所通署除署功論封爵貶黜八議疑讞六案也九府太常光祿勳衞尉廷尉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僕大鴻臚九卿府也　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親戚憑藉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於繁密南康王侍郎穎川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周官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註云親受其職居其官也天子惟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遁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言他　夏四月甲辰魏廣州刺史薛法護來降以蕭子顯晉書考之廣州不在太和十年分置三十八州之數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廣州治魯陽意此時廣州亦當置於魯陽也　魏寇司州櫟城戍主魏僧珉拒破之

五月丙戌魏營方澤於河陰又詔漢魏晉諸帝陵百步內禁樵蘇此諸陵皆謂在河南者　丁亥魏主宏有事於方澤　秋七月魏廢皇后馮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二女入掖庭其一早卒其一得幸於魏主未幾有疾還家爲尼及太后殂魏主立熙少女爲皇后既而其姊疾愈魏主思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寵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先入宮不率妾禮后頗愧恨昭儀因譖而廢之后萊郡黃縣人萊郡太和縣後周置黃縣因東萊谷而名之也俘雜畜以萬數詔以彬爲汾

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不服彬請兵二萬以討之有司奏許之魏主大怒曰小寇何有發兵之理可隨宜討治若不能克必須大兵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督帥州兵身先將士討去居平之　十二月魏主宏以西北州郡旱儉遣侍臣循察開倉賑恤　魏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　魏主宏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太子恂太傅穆亮少保李沖免冠頓首謝魏主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大義滅親古人所貴今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恆朔　魏太祖天興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都洛改爲恆州杜佑曰後魏都平城置司州及代尹及遷洛陽置司州於洛州也宋白曰後魏都平城置司州隋雲中郡恆安鎮卽其地後魏懷朔鎮孝文遷洛以平城爲恆州隋雲中郡恆安鎮卽其地後魏懷朔鎮孝文遷洛於定襄故城置朔州北三百八十里　天下之惡孰大焉若不去之乃社稷之憂也閏月丙寅廢恂爲庶人　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大馮有寵日夜議恂魏書無之又魏帝紀在十二月丙戌辰魏置常平倉

寅按長歷閏十一月齊歷閏十二月今從齊歷　置於河陽無鼻城水經渠水出河內軹縣有無辟邑謂之無鼻城蕭子顯曰在河橋北二里　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

主宏穆泰切諫而止由是有寵及魏主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泰自尚書右僕射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爲恆州魏主爲之徙恆州刺史陸叡爲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陰結鎮北大將軍樂陵王思譬安樂侯隆撫冥鎮將魯郡侯業驍騎將軍超等共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思譬天賜之子業丕之弟隆超皆丕之子也徵以爲洛陽休明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疆焉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勸泰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　書說命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惟南寇未平夙夜惕惋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事宜

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沖對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詢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魏主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魏主宏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受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善之遂除其制寵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以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

世同居於後頻值飢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唯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纏踊賣鄉人或有贍遺挺受而散之貧困不爲畜積故鄉邑更欽歎焉其在光州威恩並著風化大行

祖所寵任及上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鬱林王已廢上與晏心惡之嘗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論國家事又得晏啓諫世祖以上領選事（見一百三十七卷永明八年）以此愈猜薄之始安王遙光勸上誅晏上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上默然上遣腹心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晏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清閑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奉朝請鮮于文粲密探上旨告晏有異志世範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

齊紀七（起建武四年盡永泰元年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下

乙建武四年（魏元宏太和十八年）春正月大赦（考異曰齊帝紀云庚午大赦按長曆是月己丑朔無庚午故不書日）丙申魏立皇子恪爲太子魏主宏宴於清徹堂語及太于恂李沖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魏主曰朕尚不能化其惡師傅何謝也　壬寅詔民產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　乙巳魏主宏北巡　初尚書令王晏爲世

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上愈懼未郊一日有敕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範之言丙辰召晏於華林省誅之省在華林園名考異曰晏傳云元會畢乃召晏誅之本紀丙辰晏伏誅丙辰正月二十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既云未郊一日敕停則誅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會禮後耳并北中郎司馬蕭毅明達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謀奉以爲主使守虛器詔云晏與毅明達蓋隊主劉明達明達蓋世祖時主帥及晏子德元德和下晏弟詡爲廣州刺史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殺之季敞上之從祖弟也蕭毅奢豪好弓馬爲上所忌故因事陷之毅高帝從子新吳侯景先之子也河東王鉉先以年少才弱故未爲上所殺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平行直視至是年稍長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與外人交通鬱林王之將廢也宴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

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寸粥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晉宋間人多謂從弟爲阿戎至唐猶然如杜甫於從弟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是也思遠知上外待晏厚而內已疑異乘閒謂晏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晏敗晏外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尉氏縣漢屬陳留江左僑置於今六合縣界屬梁都晏屢至其門孝緒閉其筋嘗穿壁逃匿不與相見嘗食聞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既吐其所食者又覆其所餘者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丕既誅晏思遠宏從坐既而聞其

言故不之罪仍遷侍中　二月壬戌魏主宏至太原　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爲尚書令征虜將軍蕭季敞爲廣州刺史季敞貪殘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蕭諶所奬引故累爲郡守在政貪殘諶亂掩護之及諶以罪誅朝廷并誅其弟誄季敞請自收之遂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誄謂之曰己死之人何須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及在廣州白日見誄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齧肉盡而死慘楚備至論者以爲業報焉蛭音質　癸酉魏主宏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爲民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僞征北將軍恒州刺史鉅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荒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僞定

州刺史馮翊公自鄴安樂公主拓拔阿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事告宏殺渾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與魏書名姓全不同今從雜書　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不皆所不樂魏主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而丕獨胡服於其閒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魏主亦不強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陘北卽恆衛二州之地關卽爲門之東陘西陘二關也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魏主至平城魏主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魏主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於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餘子徙敦煌初丕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

冀主賜沖烈詔曰徹反逆之志自貧幽冥遑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不就極州刺史府賜死而死於獄故曰別府　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爲賊端速坐應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沖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此謂八議所謂八議也槐棘公卿之位王制獄成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此周禮所謂槐棘羣臣者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宮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時代鄉舊族多與秦等連謀惟于烈一忘無所染涉魏主由是益重之魏主以北方曾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三月己酉魏主宏南至離石離石漢縣屬西河郡晉爲離石郡唐爲石州叛胡請降詔宥之夏四月庚申至龍門遣使祀夏禹水經註龍門上口在河東皮氏縣西北大禹所鑿故於此祠焉　癸亥至蒲坂祀虞舜皇甫謐云舜都蒲坂故又於此祀焉　辛未至長安乙亥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丙子遣侍臣分省縣邑賑賜穀帛　秘書令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魏主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窮檢酒詣河陽賜恂死恂味辛大熱有毒其合口者尤甚漢桓思后之譖李咸擣椒自塗帝黃椒二物以殺高武諸子孫皆是物也　敛以鑾棺常服瘞於河陽　癸未魏大將軍宋

秩不宜前迎融亦舉手呼儉曰歡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
使融不爲聚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
人所恨古人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哉善往詣哉誤通尚書劉
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
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爲司徒從事中郎請假東出世祖問融住
在何處融對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不解以問其從兄緒緒
曰融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世祖嘗面許爲司徒
長史而敕覓不下融當燕見乘一馬甚瘦世祖問曰卿馬何瘦給
粟多少融曰日給粟一石世祖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融曰臣許
而不與世祖大笑明日卽除長史（世說以此事爲宋太祖事今按
則宋太祖當作齊世祖　融雖誕怪而性實孝義忌月必三旬不聽樂事寡嫂

甚謹人以此多之　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車發洛陽使吏
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尉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疎竝用古之
沖參治朝臺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疎竝用古之
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曹魏文帝時陳思王植上表求自試以攻吳蜀帝不許）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宏大笑執勰手曰
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　上遣軍主直閤將軍胡
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成赭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
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蕭子顯齊志西汝南屬雍州北義陽屬雍州宛南鄙舞陰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爲西汝南北義陽二郡治所）魏以氐帥楊靈珍爲南梁州刺
史靈珍舉州來降（魏置梁州於仇池置南梁州於武興）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爲質
遣其弟婆羅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殺其二弟

使勇士數人衣班衣藏虎頭帽伏於寶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鍾李宗樓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樓逆矼切　氐氏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眾滅大半崇進據赤土魏收志南秦州武階郡有赤土縣五代志武都郡覆津縣後魏置武階郡鎮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鷄峽拔魏收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五代志武都將利縣舊曰石門又仇池山下有飛龍峽以氐酋楊飛龍據仇池得名又今隴州江油縣東二十里有鷄門山又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成武興今爲興州龍州去興州甚遠楊定所屯者必非江油之龍門也水經注仇池東北有龍門成此其是歟鷄峽當在龍門西南○鷄音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鷄峽之口聚礧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　礧埤蒼曰推石自高而下也漢書李陵傳乘隅下擊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　崇命統軍慕容拒帥眾五千從它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鷄峽壘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

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奔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丁未魏主宏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腐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　胡松時助戍赭陽　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五代史志曰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竿上名曰露布魏主謂謂宗若露布上聞行在所則增益魏軍之勝勢可以揚城中堅守之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

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韓愈頌宗對策甲科除著作郎故云在東觀笑不廢顏日晡近舉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鍾李宗樓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樓逆矼切　氐氏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眾滅大半崇進據赤土魏收志南秦州武階郡有赤土縣五代志武都郡覆津縣後魏置武階郡鎮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鷄峽拔魏收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五代志武都將利縣舊曰石門又仇池山下有飛龍峽以氐酋楊飛龍據仇池得名又今隴州江油縣東二十里有石門山又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成武興今爲興州龍州去興州甚遠楊定所屯者必非江油之龍門也水經注仇池東北有龍門成此其是歟鷄峽當在龍門西南○鷄音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鷄峽之口聚礧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　礧埤蒼曰推石自高而下也漢書李陵傳乘隅下擊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　崇命統軍慕容拒帥眾五千從它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鷄峽壘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

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奔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丁未魏主宏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腐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　胡松時助戍赭陽　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五代史志曰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竿上名曰露布魏主謂謂宗若露布上聞行在所則增益魏軍之勝勢可以揚城中堅守之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

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韓愈頌宗對策甲科除著作郎故云在東觀笑不廢顏日晡近舉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鍾李宗樓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樓逆矼切　氐氏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眾滅大半崇進據赤土魏收志南秦州武階郡有赤土縣五代志武都郡覆津縣後魏置武階郡鎮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鷄峽拔魏收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五代志武都將利縣舊曰石門又仇池山下有飛龍峽以氐酋楊飛龍據仇池得名又今隴州江油縣東二十里有石門山又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成武興今爲興州龍州去興州甚遠楊定所屯者必非江油之龍門也水經注仇池東北有龍門成此其是歟鷄峽當在龍門西南○鷄音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鷄峽之口聚礧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　礧埤蒼曰推石自高而下也漢書李陵傳乘隅下擊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　崇命統軍慕容拒帥眾五千從它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鷄峽壘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

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奔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丁未魏主宏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腐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　胡松時助戍赭陽　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五代史志曰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竿上名曰露布魏主謂謂宗若露布上聞行在所則增益魏軍之勝勢可以揚城中堅守之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

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裴叔業自徐州遷爲豫州水經注潁陽縣有葛陵城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請之楚王子城魏基於此置戍因謂之楚王戍　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塡外壍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單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印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遁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邱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嘗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脩期耳

永字脩期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上以諸子尚幼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西中郎長史彭城劉暄內弟太子詹事江祏帝母景皇后祏之姑也故曰內弟　敬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居中用事遙欣爲都督荊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鎮據西面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上甚惡之遙欣侮南郡太守劉季連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包藏禍心者謂之異志形見於事爲謂之異迹乃以季連爲益州刺史爲後遙光張本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季連思考之子也　詔徵吳興太守謝朏爲侍中朏抗表不應召遂棄官而隱左民尚書何胤聞其風亦拜表辭職不待報卽去帝怒將收之已而聽其遂志

是歲高昌王馬儒遣司馬王體元入貢於魏請兵迎接求舉國內徙魏主宏遣明威將軍韓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眾儒遣左長史顧禮右長史金城麴嘉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而安保不至禮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其屬鹿興安等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高昌舊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魏太和五年馬儒始王高昌至是爲國人所殺立麴嘉爲王麴氏得高昌始此嘉字靈眞金城榆中人復臣於柔然安保獨與顧禮馬義舒還洛陽

戊永泰元年　是年四月始改元　魏　元宏太和二十二年　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加中軍大將軍徐孝嗣開府儀同三司孝嗣固辭　魏統軍李佐攻新野太守劉思忌隨宜應接食盡竭士爲粥而救兵不至丁亥拔之

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甯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戊子湖陽成主蔡道福　湖陽縣故蠻國漢屬南陽郡晉宋省齊於此置戍湖陽既入魏置西淮安郡唐爲湖陽縣屬唐州　辛卯赭陽成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成主黃瑤起殺王肅肅鬱而食之　黃瑤起殺王肅父奐見一百三十八卷世祖永明十一年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鬱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嘗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語舉上索香火嗚咽流

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遥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初帝少孤太祖憐之恩養過於己子世祖即位亦寵任不替惟世宗在東宮甚惡之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我亦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已而世宗未登極而殂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廷啣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而世祖不悟遵詔使帝輔政帝既得政誅鋤狼籍高武之子幾絕至是又誅十王迫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殮舉乃去泌濟陽人也少貧晝日斫樵爲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擔

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發性行仁義衣敝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飢死乃復取置衣中自此終身無復蝨母亡後以生鯽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母墓爲野火所燒泌哭泣三日淚盡繼之以血歷任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衛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僕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梁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泌族人有與泌同名者世呼爲孝泌以別之　庚戌魏主宏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等救鄧陽是時攻南陽疑齊字誤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伯玉從父弟思安爲魏中統軍收爲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宋泰始三年房法壽降魏故房氏羣從多仕於魏而思安得爲伯王晴　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爲使持節都

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月壬午朔混懸瓠蕭衍大敗於邓城癸酉城潰南陽郡宋大明末割襄陽西界僑立南陽郡北襄城兆郡邓縣屬南陽其地在晴襄陽郡安養縣界唐貞元中又改安養縣爲邓城縣今邓城縣在襄陽城北二十里陽蔡水按南北對境圖自邓城南過新河至婁城　時蕭衍至襄陽五郡已陷沒五郡謂南陽新野南鄉北襄城并西故南北襄陽二郡太守也懸瓠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憙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尋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憙最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眾轉至憙最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卻行憙最過關溝據蕭子顯齊書關溝近沙堨在宛縣界蓋堨水入此溝南流逕鄧城界而入於漢也軍人相蹈藉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殺傷法憙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收襖仗填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

葵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渦陽城在漢沛郡山桑縣東南渦水逕其南時爲魏南兗州治所杜佑曰唐爲亳州蒙城縣地魏南兗州領下蔡濟北孟表守渦陽魏南兗州領下蔡及梁譙沛等郡　糧盡食草木皮葉裹撫循將士戮力固守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別遣軍主蕭瑳等攻龍亢龍亢縣漢屬沛郡晉屬譙國後省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龍亢縣屬焉今縣南臨渦水。瑳音鎖　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羽走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救渦陽垃爰玉肅

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
詣縣孤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魏平州治肥如城今遼西北平二郡傅永奪官爵黜
王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滑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
藻等新敗故雖於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
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滑陽卿之過也補
乃解義陽之圍與滅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滑陽叔
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眾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
叔業遣保渦口渦口對淮南岸即壽陽馬頭郡杜佑曰渦口今臨淮渦水縣非也初
魏御史中尉李彪家世孤微李彪寒微少孤貧而好學朝無親援初
遊代都以清淵文穆公李沖好士傾心附之清淵縣漢屬魏郡晉以來屬陽平郡沖
亦重其材舉禮遇甚厚薦於魏主宏且爲之延譽於朝公私汲引

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廷臣遂皆卑下之
衡志亦上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非編戶豈有俯同眾官趨避
中尉魏主時亦嫌其太橫乃謂彪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
鑣志出乃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魏主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
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檡曰露竹箱條故多勁節非檡則鳳其在
本枝也而彪猶不悛縱肆如故首以紀知人主不復藉沖稍稍疎
之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沖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
沖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性剛粟憲議多所乖異數與沖爭辯
形於聲色自以身爲法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沖不勝忿乃

積其前後過惡禁彪於尚書省上表劾彪違傲高亢公行僭逸坐
與禁省言生與閽入禁省也漢法不下公門爲不敬　私取官材輒縱乘黃乘黃御馬也杜佑曰漢有
未央廄令魏改爲乘黃廄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爲名或亦飛黃伏皁無所憚
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皁
惱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
訊其虛實彪皆伏罪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罪見事謂彪見所
犯之事也沖又表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見其才優學博議論
剛正愚慧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人酷急猶謂益多損少
自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無忌尊身忽
物聽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賢振古自古也　校其行寔天下佞暴之賊臣
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
從依事求實惡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宏極於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

妄詩曰取彼譖人投畀有北毛注云北方寒涼而不毛所引無證宏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
之譖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沖手自作表家人不知魏主覽表歎
悵久之曰不意留疊乃至於此既而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
爲滿也李彪字道固僕射謂沖也黃門侍郎宋弁素怨沖而與彪同州相善陰
左右之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沖雅性溫厚及收彪
之際親數彪前後過失順目大呼投折几案御史皆泥首面縛沖
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悖言語錯謬時扼腕大罵稱李彪小人醫藥
不能療或以爲肝裂旬餘而卒魏主哭之悲不自勝贈司空沖勤
敏彊力久處要劇文案盈積終日視事未嘗厭倦職業修舉綱四
十而髮白兄弟六人凡四毋少時每多忿競及沖貴祿賜皆與其
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時人

以此少之　魏主客以彭城王勰爲宗師魏置宗師見一百一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詔使督察宗室有不帥教者以聞　夏四月甲寅改元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定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前二歲上遣領軍將軍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要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慰之自建康東入會稽　仲雄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因名焦尾琴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歌音志曰懊儂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諸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杜佑曰懊儂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諸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珠所作絲布澁難縫一曲而已仲雄傲其曲而作歌曰常歎負情儂即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上愈猜愧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

守瓌音歸　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謂子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塗金塗謂鴆也鴆死者以金塗盛鴆酒故云然敬則女爲徐州行事謝朓妻敬則子太子洗馬幼隆遷正員將軍徐岳以情告朓官至將軍而未有軍號者爲正員將軍次爲員外將軍朓上聲　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岳馳啓以聞敬則城局參軍其弟太子舍人少安等皆殺之長子黃門郎元遷將千人在記室參軍季哲敬則爲大司馬以其子爲徐州雖魏敕徐州刺史徐元慶殺之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疑員外郎世雄此卽敬則世子仲雄也世二字必有一誤之子也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覺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處西省據蕭子恪傳西省永福省也至唐分三省以門下省爲西省中書省爲東省　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前漢都水屬水衡都尉後漢光武省都水臺水衡都尉井少府都水屬郡國晉屬大司農蕭子顯志無都水都官尚書有水曹以此考之都水當屬將作大匠然齊大匠卿不常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悉詣朝堂啓既而曰若爾諸郎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閤丁輿懷曰官祇應作爾言應作如此事謂應反也敬則不應明旦召山陰令王詢　臺得御史鍾離祖顯　窓侍御史盡所逮捕啓也既達姓名於奏白曰刺啓奏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鼈景脩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脩啟子

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郊未郊景倜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遜光幾誤人事乃賜王矣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緬上敬也敬則帥寶甲萬人過浙江今之錢唐江也張瓌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松江在吳郡吳縣南古笠澤也今屬蘇州吳江縣　間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聞敬則以義將舉事百姓擔簦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衆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公上複姓也敬則本晉陵南沙人號范脩化舉縣應之　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蕭氏之先俱葬武進高帝之祖也從其先兆亦葬武進號泰安陵敬則慨高帝恩故慟哭而過烏程邱仲孚爲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長岡在曲阿縣界今謂之上下夾壁埭即今之上金斗門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詔

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倚京口路湖頭元武湖頭也其地東接蔣山西巖下西抵元武湖隄地勢坦平當京口大路　恭祖懿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壘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得王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南史有軍容馬容如桓康爲齊高帝軍容蕭摩訶爲馬容陳智深爲陳叔陵鎧曾簡拔魁健有武藝之士使之前驅以壯軍馬之容故以爲名　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賓卷使入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征虜亭在方山南自元武湖頭大路北出至征虜亭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急裝謂縛裹也戎裝謂之急裝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敬則之來聲

勢甚盛裁少日而敗臺軍討賊黨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曇上言恩民易動不足窮法上許之所全活以萬數瞻宏之從孫也少好逆游爲閭里患及長折節脩士操其在晉陵潔己爲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雁王上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上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恆俗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朓恥以告妻父得官故曰讓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耶朓妻常懷刃欲殺朓朓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禮軍國之用國秩彭城國秩也職俸親所居職合受之俸也親恤亦魏朝給親以恤親者　魏主宏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職俸便停親國一事聽三分受一壬午又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癸卯以太子中庶子蕭衍爲雍州刺史衍從舅范陽張宏策與衍年相翼幼相親狎恆隨衍游處每入衍室常覺有雲煙氣體氳肅然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嘗從衍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宏策因問衍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衍曰其可言乎宏策曰別無他人言亦何害衍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軍必動若動則漢北必亡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宏策曰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衍曰敬則庸才爲天下驅除耳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江甚險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澆當有英雄興宏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衍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宏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衍曰舅欲效鄧晨乎起各

魏軍果寇新野陷漢陽諸郡夏四月敬則果反不久就戮至是竟以衍代曹虎爲雍州刺史宏策心喜謂衍曰星下之言驗矣衍笑曰且勿多言宏策從衍西行仍參幃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衍乃表爲錄事參軍　己酉土殂於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徐令可重申前命徐令謂徐孝嗣也孝嗣爲尚書令建武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　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可委陳太尉陳太尉謂顯達內外衆事撫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悎心尋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上性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祕之聽覽不輟久之敕臺省文簿中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文惠中白魚所謂蠹書魚也本草謂之衣魚亦曰白魚利小便燒灰偏風扣腸衍裹日衣魚多在故書中久不動衣帛中或

有之身有厚粉手觸之則粉落　太子即皇帝位　八月辛亥魏太子自洛陽朝於懸瓠　壬子奉朝請鄧學以齊興郡降魏武帝永明三年置齊興郡屬郢州其地當在西陽七陽二郡界　魏主宏之入寇也遣使發高車兵高車憚遠役舉衰統樹者爲主相帥北叛魏主遣征北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福坐黜官更命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白懷朔以東悉寘節度仍攝鎮平城繼熙之曾孫也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陵在曲阿廟號高宗壺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戚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驚啼來乎　漢五行志曰鵜鶘或曰禿鶖師古曰鵜鶘一名淘河廋下胡大如斛升健好搏人擇中抒水食魚因名禿鶖亦水鳥也陸佃埤雅曰鶖性貪惡今俗呼禿鶖一名扶老狀如鵝而大長頭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蛙初宋元徽中桂陽王休範及領軍將軍鄱陽公劉勔戰死於朱雀航子悛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父尸持喪葬側冬月不衣絮太祖素與勔善以書醫悛殷勤抑勉悛後終身不由朱雀航路至是高宗之喪悛衛送山陵路經航過感慟至曲阿而卒　九月己亥魏主宏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春秋左氏傳曰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引兵還庚子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辭大其不伐喪也引兵還庚子詔北伐高車　魏主得疾甚篤旬日不見侍臣左右惟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右軍將軍丹楊徐謇善醫徐謇丹陽人宋明帝之世客青州暴容白曜克東陽謇遂爲魏所獲時在洛陽急召之既至總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母之疾當獲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繫存亡君其勉之總又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魏主疾

有閒丙午發懸瓠舍於汝濱集百官坐徐謇於上席稱揚其功除鴻臚卿封金鄉縣伯賜錢萬緡諸王別餉賚各不減千匹冬十一月辛巳魏主如鄴　戊子立妃褚氏爲皇后贈后父澄金紫光祿大夫　魏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逋逃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言六鎮各遣一使合各推檢一鎮　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撫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令赴南伐之軍也　詔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魏主宏善之曰江陽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　林邑王諸農入朝海中值風溺死以其子文款爲林邑王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齊紀八止一年

東昏侯上諱寶卷宇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明帝長子寶義有腐疾故立帝爲太子其後蕭衍蕭穎胄以討雍起兵輔南康王寶融以攻帝廢帝爲東昏侯荊雍在西謂帝以昏虐居東故云東昏侯

在位三年爲王珍國等所弒改元一

己亥永元元年魏元宏太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元英卽拓跋英　乙酉魏主宏發鄴　辛卯帝祀南郊

戊戌魏主宏至洛陽過李沖家時臥疾望之而泣見留守官語及沖輒流涕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日聖化日新魏主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舊者少不著者多魏主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鄙耶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甲辰魏大赦魏主之幸鄴也李彪迎拜於鄴南且謝罪魏主曰朕欲用卿思李僕射而止慰而遣之會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恂被收之日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尚書表收彪赴洛陽魏主以爲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諸洛陽散載者不加縶緤會赦得免　魏太保齊郡靈王頠卒　二月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爲太尉　魏主宏還平城在外魏主自明帝建武元年南伐至是首尾四年　馮后私於宦者高菩薩及魏主在縣瓠病篤后益肆意無所憚中常侍雙蒙

等爲之心腹雙姓蒙名彭城公主爲宋王劉昶子婦寡居后爲其母弟北平公馮夙求婚魏主許之公主不願后強之公主密與家僮冒雨詣縣瓠訴於魏主且具道后所爲魏主疑而秘之后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厭禱曰帝疾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者當賞報不貲魏主還洛收高菩薩雙蒙等案問具伏魏主在含溫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御牀二丈餘命菩薩等陳狀既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坐曰昔爲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嫗欲手刃吾曾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復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言若有人心必當自取盡也　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王出賜后辭訣后再拜稽首涕泣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爲司徒修爲侍中尚書庶子聿爲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我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脩敗修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乃白於太后及魏主而杖之修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之事覺魏主欲誅之誕自引咎懇乞其生魏主亦以其父老杖修百餘黜爲平城民及誕熙繼卒幽后尋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

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在今南陽郡界穰縣北杜佑曰後魏馬圈鎮屬涅陽縣地　城中食盡敢死人肉及按陳顯達傳馬圈在南鄉界杜佑曰

樹皮炎西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遠又遣軍主莊巨興進攻雍南鄉拔之（莊巨複姓也蕭子顯曰南鄉城順陽舊治也）魏主宏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於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魏七兵事者據尚書七兵曹事也杜佑曰魏始置七兵尚書劉中兵各爲左右後分中外兵各爲左右後分中外兵外兵都兵騎兵也皆又分魏遂爲七兵尚書）弁將動吏治恩遇亞於李沖癸未魏主至梁城（魏收志北荊州汝北郡有梁縣汝源縣五代志襄城郡承休縣舊曰汝源置汝北郡志汝州臨汝郡本襄城郡治梁縣又有梁縣故城在西南四十五里）崔慧景攻魏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五代志鄧州順陽縣舊武德六年省順陽入冠軍貞觀元年省冠軍入新城其地在今鄧州菊潭臨湍二縣之間也杜佑曰漢順陽故城在鄧州南二十里）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人也水經沔水自均口東南過鄧縣之西南五代志襄州長壽縣西魏置鄧城郡）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單（私屬者家之奴客及其親黨非官之所調發者）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

必先嘗而後進（進首垢面衣不解帶魏主久疾多忿近侍失指動欲誅斬總承顏伺閒多所匡救丙戌以總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臣得專心醫藥魏主曰侍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寸請人以違心寄乎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水經曰均水出淅縣北山南縣邑北南入於沔注云即郡國志筑陽之涉亂鄉均水於此入沔謂之均口）邀齊兵歸路陳顯達乃引兵渡均水西據鷰子山築城入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冑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戊戌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開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初顯達之北伐也軍人汐均口（水經註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汐水汐水又南流注於沔水謂之汐口詳考經及註汐水均水皆一水也故謂之汐均口）廢平鴈道根立治襄陽宋爲實土以漢制鴈縣地立廣平郡及廣平縣領鄧芸比陽等縣按水經註朝陽在新野西白水又出其西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汐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苦守險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陸道步進（鄧縣郡漢舊何所封之邑爾南陽郡曾屬南陽郡治武德六年省順陽入冠軍貞觀元年省冠軍入新城其地在今鄧州菊潭臨湍二縣之間也杜佑曰漢順陽故城在鄧州南二十里）鄧縣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宋屬馮翊郡後魏屬馮翊道根廣平鄧人也水經沔水自均口東南過鄧縣之西南五代志襄州長壽縣西魏置鄧城郡）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單（私屬者家之奴客及其親黨非官之所調發者）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

詔以道根爲汐均口戍副（凡邊戍有成主成副）顯達聚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爲江州刺史（考異曰齊明帝紀永泰元年七月癸卯以顯達爲江州本傳顯達敗於馬圈求降號不許乃除江州今從本傳）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庚子魏主宏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總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之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庶免馮門之醜又曰吾病益惡殆必不起雖摧破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總泣曰布衣之士猶爲知己畢命況臣託寄先帝依陛下之末光乎但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旗赫海內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特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總握機政震

主之聲取罪必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爲未盡始終之美魏主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礭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厥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眞邱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睽離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晉百年之後其聽礭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哉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冊皆自爲者也愛奇好士情不亦善乎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司空鎮南將軍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尚書令鎮南大將軍與侍中太尉禧尚書右僕射澄等六人輔政夏四月丙午朔殂於穀塘原年三十三魏主生於平城之紫宮神光照於室內天地氛氳和氣充塞體潔白有異姿褷裸岐嶷長而淵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

表及卽位友愛諸弟終始無閒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爲他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闕略嘗於食中得蝨又左右進羹誤傷魏主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祭五郊謂迎氣五郊也按鄭康成說古者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故日二分之祭魏則朝日以朔夕月以望仍古禮之二分之祭未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修道路魏主輒曰粗修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刻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以供軍用皆聽納價之官室非不得已不脩衣弊浣濯而服之鞍勒用鐵木而已劾多力善射能以指

彈碎羊鼈骨射禽獸無不命中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雖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傳之便講學不師授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老莊尤樹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冊皆自爲者也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元邁不以世務嬰心至是而殂朝野如喪考妣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夫尚未遑恐其覆相掩遏乃秘不發喪徙御臥與惟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夜進臥與於郡聽事得加棺斂魏書禮志卧疾飾如乾象鞶丹漆鴛馬六

還載臥與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鎮十八年改爲荊州二年罷州置魯陽郡唐改州魯山縣本魯陽縣也丁巳卽位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大赦彭城王勰跪授遺敕敕紙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閒隙咸陽王禧至魯陽留城外以察其變久之乃入謂勰曰汝此行不惟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握握之騎之罕有能免於螫螫者故以爲喻禧曰汝恨吾後至耳勰等以天行遺詔賜馮后死北海王詳使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后走呼不可飲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執持彊之乃飲藥而卒考異曰元嵩傳曰將遣使者賜馮后死而難其人顯任城王澄曰任城不負我當亦當不負任城可使耳澄也乃引高平侯崇入內親詔遣之高祖紀

日詔司徒總攝百揆行遵詔賜后死安有高祖遺嘗之事又魏傳高祖謝遺嘗太子事喪至洛城南咸陽王禧等知后審死相視曰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決策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證曰幽后　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　丙申魏葬孝文帝於長陵廟號高祖魏主恪欲以彭城王勰爲相勰庭陳遺旨請遂素懷魏主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總猶固辭魏主不許乃之官　魏任城王澄以王肅羇旅位加己上意頗不平會齊人降者殿叔懋告肅謀逃還江南澄輒禁止肅表稱謀叛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出爲雍州刺史　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爲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脩舊冢號終寧陵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諡曰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爲平原公肇弟顯爲澄城公（澄城漢馮翊之徵縣左傳之北徵也魏眞君七年置澄城郡）　三人同日受封魏主恪素未識諸舅將拜尋始賜衣幘引見皆慙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弈爲高肇以下張本　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　丙戌地震自此至來歲晝夜不止屋宇多壞　丁亥都下大水死者甚眾　八月戊申魏用高祖遺詔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惟嬉戲無度性重濕少言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御刀掖御刀在左右者應敕在左右祇應敕命者）　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御帶荊湘西注漢迄雍州士馬呼吸數萬虎視其閒以觀天下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竊聞之色變宏策又自說豔曰霄德告徵四海方亂蒼生之命會應有主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豔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

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憎至襄陽　初高宗雖顧命弘公而多忌
腹心在江祏兄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
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時會稽茹法
珍吳興梅蟲兒等爲帝所委任祏文裁折之法珍等每爲之切齒
徐孝嗣聞之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祏曰但以見
付必無所憂既而帝失德寖彰祏遂議廢帝立江夏王寶元謀之
於劉暄暄嘗爲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元欲觀之
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
元恚曰舅殊無潤陽情（詩渭陽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
公遣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劉暄明帝劉皇后之弟故寶元呼之爲舅今按詩小序渭陽之事乃甥用情於舅後世率以舅
不能用情於甥者爲無渭陽情誤矣）暄由是忌寶元不同祏議

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欲自
取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祏意恒惑以
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爲領軍將軍謂祏曰明帝立已非
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爲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
行喪祏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
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
遙光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渢（渢音馮又音凡）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爲
黨朓不答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卽以祏謀告太子右
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
劉晏居卿今地（補註晏時爲光城局參軍）但以卿爲反覆人耳暄聞亶陽侯
驚狀卽馳告遙光及祏遙光欲出朓爲東陽郡朓屢嘗輒祏祏於

是固請除之遙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祏暄等連名啓朓扇動
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閒謗親賢輕議朝宰朓遂死獄中朓文
章清麗尤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及下獄謂門
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汝臨誅歎曰天道其不
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告王敬則反見永泰元年）暄既洩謝
朓之言而殺之已又思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又不可同祏議
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聞之大怒遣左右黃瑩慶刺暄於青溪橋
墨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帝命收祏兄弟時紀
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
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
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取謂殺之也）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

將發而遙欣病卒啟其謀少緩及江祏被誅帝召遙光入殿告以
祏罪遙光憮還省（省謂中書省也遙光時爲中書令）卽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
臺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
停東府前渚荊州眾力送者甚盛（前渚秦淮渚也東府前臨秦淮）遂密謀據東府
以舉事時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選爲司徒使選第召入
諭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集荊邸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
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
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踶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

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向臺道逢遊邏主帥兵在臺端遊邏主將兵在臺城外巡邏者也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逾嚴坦之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往小街詢問知實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爲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羣狄燒城門曰公但乘輦隨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

孝嗣入人心乃安左衛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擾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何以自明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屯討時孝嗣冒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要文季以門應遙光四五日之文季輒亂以他辭孝嗣乃止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已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乘稍降曹虎虎命斬之考異日歷生出戰爲曹虎所禽請虎曰卿以主上爲聖明梅蒨爲賢相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日亦死遂殺之

按歷生若見獲遙光不當殺其子今從齊書

遙光大怒於牀上自戕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遁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莫敢近國寶等先入遙光問外兵至滅燭扶閤牀下軍人排閤入於閤中亂斫出柳之臺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渢走還家爲人所殺渢爲人有至性母早亡繼母路氏不以爲子使奴婢鞭捶之無期度渢每值母忌日輒悲啼不食渢爲婢鞭所苦路氏生子濂憐渢愛之不忍捨恆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濂有識事渢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及是遙光敗渢歸靜坐圖舍濂爲度支郎亦奔歸家遇渢遂不復可去渢曰吾爲人

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濂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既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縊渢見殺何脅聞而歎曰兄死君難弟殺兄禍美哉時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以江陵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時南康王寶融以鎮江徙以夏侯詳爲司馬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州荊州府西中郎府也己巳以徐孝嗣爲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蕭坦之爲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爲領軍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閤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遮家竝是五省黃案魏晉以來有六曹尚書江左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各爲一省謂之尚書五省尚書用

黃札故日黃案帝常習騎致適致極也適歡娛也顧謂左右曰江祏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治帝誅祏兄弟祥兄弟東治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陵文季之族子也沈文秀為宋守東陽明帝泰始五年沒於魏文秀文季皆從也陵之入魏當在是時時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府事皆決於長史盧淵淵知陵將叛敕諸城潛為之備陵以聞於魏朝魏朝不聽陵遂殺將佐帥徒豫之眾來奔濱淮諸戍以有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邊州豪傑陵既叛郡縣多捕送陵纂淵皆撫而赦之惟歸罪於陵眾心乃安　閏月丙子立江陵公寶覽為始安王奉靖王後也始安貞王道生長子鳳卒於宋世明帝建武元年贈始安靖王遥光靖王子也遥光既誅靖王無後故以沈陵為北徐州刺史齊南徐州治鍾離今沈陵自魏南徐州來降因其位任改曰北徐　江祏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

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很而專愎倖畏而憎之遥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蒼延明殿主帥也并其子秘書郎賞坦之從兄冀宗為海陵太守沈約志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今泰州即其地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它無它言無它變事今人言無事也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惟有質錢帖數百遣以啟帝原其死發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倘方如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嘗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荒客自蠻中及化外來者也飢吝嘗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瞋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殂以隆昌事戒

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九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為南兗州刺史征虜長史張沖為豫州刺史　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　丙戌魏主恪謚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皓同車皓在左右未命以官故曰白衣左右　皓著衣將發給事黃門侍郎元匡進諫魏主推之使下皓失色而退匡新成之子也　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德遂自騎恣用刑嚴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襲中水不克沈約宋書資江為中水涪江為內水今謂之中江在資州資陽縣西資州漢犍為郡之資中縣地　於是蜀人趙續伯等皆起兵作亂季連不能制　校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

官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顯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文季雖為僕射而不預事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倘方如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嘗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荒客自蠻中及化外來者也飢吝嘗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瞋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殂以隆昌事戒

事明府將何辭以對邪孝嗣不能答亦自引藥孝嗣素善飲飲藥

酒至斗餘乃卒於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衣服器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厄滅何以生爲絕吭而死文季以寬雅正直見知宋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彈下殿爲誉平王休祐長史休祐被殺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至是遇害朝野冤之孝嗣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及長賞託清勝器量宏雅不以權勢自居無不歎其道韻但廢立之際不能用樂豫沈昇之之言君子少之昭略性狂僞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擔家資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

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至是兄弟叔姪一門遇難爲世所痛悼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惟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卽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旣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避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宏還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爲主帝弟寶寅

封建安王時爲郢州刺史須京師一靜西迎大駕郢州治夏口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衞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爲梁州刺史　乙酉日中有三黑子　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采石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八十里山下有采石戍　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石頭城西有橫壠謂之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稍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稍折

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宏遠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幷殺之帝旣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惟置空宅尉司擊鼓踢鬪晉初洛陽置六部尉江左建康亦置六部尉　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於郊外數十百里皆空家盡室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不知所過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無不蕩盡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母寄產或與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爲高部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

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閒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膂力率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前上擔之折齒不倦自制擔幢校具（校具猶言器械也）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僉驍勁驫騮爲作木馬人在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其後遂爲善騎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盛器酌水飲之（盛氏勁也今謂之馬杓爾雅飂日瓢古字通於盛復方出朝賀裁竟即還殿西序矱孔安國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已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飢甚比起就會忿遽而罷　乙巳魏大赦改元景明　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登壽陽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能辦之及除南兗州意不樂內徙會陳

之叔業兄子植殿察皆爲直閤在殿中懼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爲計徐世攜等以叔業在邊急則引魏自助力未能制白帝遣叔業宗人中書舍人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憂畏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寧小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舉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計慮回惑自無所成惟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自壽陽南至歷陽出橫江）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九止一年

東昏侯下

庚永元二年（魏元恪景明元年）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元會帝食後顯達反叔業遣司馬遼東李元護將兵救建康賀持兩端顯達敗而還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眾論益疑猶憂畏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寧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舉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計慮回惑自無所成惟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自壽陽南至歷陽出橫江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

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當可復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眞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眞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丁未魏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以叔業爲使持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庚午下詔討叔業二月丙戌以衞尉蕭懿爲豫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領揚州刺史鎭壽陽壽陽東漢以來爲揚州治所魏人遣大將軍李苞楊大眼將二千騎入壽陽又遣奚康生將羽林一千騎赴之大眼難當之孫也楊難當氐王也朱元嘉中據仇池魏兵未渡淮己亥裴叔業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定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以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敎命處分皆出於植奚康生至植乃開門納魏兵城庫管籥悉付康生康生集城內耆舊宣詔撫賚之魏以植爲兗州刺史李元護爲齊州刺史席法友爲豫州刺史軍主京兆王世弼爲南徐州刺史巴西民雍道晞聚眾萬餘逼郡城巴西郡治閬中縣今閬州即其地也巴西太守魯休烈嬰城自守三月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帥眾五千救之與郡兵合擊道晞斬之奉伯欲進討郡東餘賊涪令李膺止之曰卒情將驕乘勝履險非完策也不如少緩更思後計奉伯不從悉眾入山大敗而還　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

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琅邪太守本治江乘蒲州上之金城永明中徙治白下　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閤內即屏除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帥眾萬餘屯死虎杜佑通典曰死虎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四十餘里以此證之足知朱明帶泰始三年劉勔破劉順於死虎唐宛唐即死虎字之誤也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泝淮而上以遏壽陽軍於硤石壽陽士民多謀應齊者魏奚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城王勰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鎭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保勰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縛出降　己亥魏皇弟恍卒　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爲直閤將軍密與

之約約爲變也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願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擾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崔恭祖爲慧景平西司馬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衞將軍左興盛節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卽收眾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誅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寶玄鎭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眾寶玄乘

八捆與捆舉也八捆與蓋八人舉之與卽今之平肩輿卽不輒不蓋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

道曉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碩等六將據竹里爲數城以
拒之資元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斬遏佛護對曰
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斬遏
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傖善戰又輕行不
裹食以數舫緣江載酒食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
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
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
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瑩誕之從曾
孫也王誕見寵信於司馬元顯及宋武帝慧景至登硎竹塘人萬副兒萬副兒善射
投慧景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惟宜從蔣山龍
尾上出其不意耳築消陂陡以上蔣山若龍尾之垂地因曰龍尾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

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城中卽湖頭所築壘中也聲聞者皆鼓又叫呼也臺
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
景於北籬門考異曰紀云王瑩屯北籬門傳云左興盛今從傳　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
入樂游苑樂游苑在今武湖南崔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
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
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淮渚秦淮渚也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
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
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宣德太后文惠
太子妃王氏也梁林之立尊爲皇太后海陵之陳顯達之反也帝
廢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稱宣德皇太后　陳顯達
復召諸王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爲
沙門逃於江西江西橫江以西之地宋白曰永新縣本漢
廬陵縣地吳寶鼎中立永新縣屬安成郡昭胄子

柳倢沈佚等謂寶立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議可免既已背盟忽
中道立異彼以衆歸之眾必離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趙
干嬴燔爲烽火舉以應慧景停二日便率大眾一時俱濟遂京
口寶立仍以覺爲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爲眾軍節度又
云時柳倢副推寶立崔恭祖爲寶立羽翼不復承奉慧景慧景疑
之巴陵王昭胄先遣人開出投慧景慧景更向之故緩諜未知所立
此譯顏泄倢恭祖始貳於慧景又云慧景軍馬至鱟浦投邁人太
根榮之榮之故宜慧景門人時爲鱟浦戍斬慧景送都按恭祖始
若閉城拒慧景慧景義得其城而據之豈肯更授以兵柄又慧景
若不立寶立柳倢豈能別推又榮之既云邁人又云爲戍自相違
錯今益以頭內鱠籃擔送建康鱠魚今江莊間湖蕩河港皆有之
從齊書以頭內鱠籃擔送建康鱠魚今江莊間湖蕩河港皆有之
三月後人不甚食謂之楊春二月時人取食之其味甘美至
花鱠鱠簋所以盛鱠者　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
捕獲伏誅寶立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
朝野投寶立及慧景人名帝令焚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
寶立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數十人鳴
鼓角馳繞其外晉志曰鼓掖尚禮以發鼓鼓軍事角說者曰蚩尤
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黃帝乃始吹角爲龍

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遣人謂寶元曰汝近圍我
而士卒思歸於是減爲中鳴尤更悲矣遣人謂寶元曰汝近圍我
亦如此耳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圍建康遣召點點往
赴其軍終日談義不及軍事慧景敗帝欲殺點蕭暢謂茹法珍曰
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帝乃止　蕭懿
既去小峴王肅亦還洛陽荒人往來者妄云肅復謀歸國五月乙
巳詔以肅爲都督豫徐司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西豐公　己酉
江夏王寶元伏誅　壬子大赦　六月丙子魏彭城王勰進位大
司馬領司徒王肅加開府儀同三司　天陽經田育邱等二萬八
千戶附於魏魏置四郡十八縣　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
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嫉俸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
皆誣爲賊篡殺而籍其貲寶附賊而貪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

王咺之云救晉無信人情大惡惡如字　咺之曰正當復有救耳由是
再救既而蠻俘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几三十一人黃門
十人直閤驍騎將軍徐世攜素爲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
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
在世攜世攜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
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
彌遣禁兵殺之世攜拒戰而死自是法珍梅蟲兒用事並爲外監口
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帝呼咺之爲阿叔法珍梅蟲兒爲阿兄帝與法珍等共詣寶慶家
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
莫不啓乞啓上而多所求乞　一家被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

帝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奪人王寶孫年十三四
號爲倀子倀狂也　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
捺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慴
息焉　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而启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
之制稱制於其鄰國魏主詔遣使責而宥之　冠軍將軍驃騎司
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守
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此汝水入淮之口也
水經汝水東至汝陰原鹿縣入於淮永夫淮口二十餘里棄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
趣淮下船即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勰喜甚曰吾
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永
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

之意遂軍於城外秋八月乙酉總部分將士與永幷勢擊伯之於肥口（水經淮水東過壽春縣北肥水自縣北過壽春城東又北流而入於淮謂之肥口時陳伯之舊軍於肥口以遏壽陽也）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於魏魏遣鎮南將軍元英將兵救淮南未至伯之已敗魏主召總還洛陽總累表辭大司馬領司徒乞還中山（中山定州也去年魏命總刺定州今年春赴壽陽故乞還本任）魏主不許以元英行揚州事尋以王肅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代之肅出頓洛陽東亭朝賢畢集詔令諸王送別侍中楊播同往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祥與播議論競理播不爲之屈詳乃顧謂播從子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污則從其污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昱椿之子也（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市里遊走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其後出游火又燒瓊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柏寢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宵盡時壁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後漢張衡作東京西京賦柏梁災營建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辟香塗壁（壽狀如小鹿其臍有香華陰山之多有之陸佃埤雅云商洛山中多麝所遺糞常就一處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迹他所慮爲人所獲人反以是從迹其所在必掩而取之麝絕愛其香每爲人所迫逐勢且急卽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縶且死猶世四足抱其臍　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副稱也不能稱其欲速之意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使以金折錢輸官）猶不能足乃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又不還值於是整金爲進華

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鶺鴒（訂平議也齊梁之時謂賦民爲訂鑒取平議而賦之義雉頭上毛細而紅鮮似錦皆裨據緝以爲裘鶴鶺鴒頭上眊也鶺鴒毳色似線皆取其深白曰詩薄日鷺水鳥毛白而深頂上有毛氈氈然此卽線也鶺雅釋鳥曰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麾幢名之曰白鷺線陸機曰鶺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氈氈然與鳥毛異）百品千條無復窮已嬖倖小人因緣爲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見直不爲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蠹號泣道路　軍主吳子陽等出三關侵魏九月與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戰於長風城（左傳定公四年蔡侯與吳子唐侯伐楚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所謂大隧卽黃峴關直轅冥阨乃武陽平靖二關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義陽郡南百里武陽在今大寨嶺郡東南九十里平靖今名行者坡郡南七十五里案太和十七年田益宗降繼十九年置東豫州於新息廣陵城以益宗爲刺史長風城在淮山關南險山關在弋陽縣界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十八縣長風其一也潁西陽郡九城志舒州懷寧縣有長風鎮）

懷寧漢皖縣地晉安帝立晉熙郡仍立懷寧縣爲郡治所蓋以懷寧鑒左名縣也）子陽等敗還（考異曰此一事齊書紀傳皆無之魏帝紀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郡元起於長風梁書鄧元起傳蠻帥田孔明附於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帥銳卒攻之旬日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皆散走仍戍三關二書勝敗不同如此今從魏紀）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苦勸之懿竝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有弟九人歌衍暢融宏偉秀懌恢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爲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燮臣茹法珍王珣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

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慈西奔襄陽慈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倘書令邪慈弟姪咸爲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慈藥於省中慈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慈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惟融捕得誅之　丁亥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　幹用也謂職事有幹用也故委以權任雖自遣詔復爲親主恪所留勰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爲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　折旋中矩註云折旋曲行也　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愼初無過失雖閑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十一月己亥魏東荊州制史桓暉入宼拔下笮戍　下笮戍在河北歸之者二千餘戶暉誕之子也　宋明帝泰豫元年

桓誕降魏　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鄭植弟紹叔爲衍南譙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爲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　植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植於南峴　南峴蓋即馬鞍山道　相持慟哭而別及慈死衍聞之夜召張宏策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長史王茂與衍素不睦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衍惜其用令紹叔往候之告以欲起義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衍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披推腹心茂天生之子　王天生見一百三十四卷

慶遠元景之弟子也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曾主暴虐惡

餘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進牙集眾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葦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欲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弁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偏與州府書　州謂荊州官屬府謂西中郎府官屬聲云山陽西上幷襲荊雍勸同義舉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襲陽　破邊人皆習兵故荊州人畏之加以昏亡齒寒甯不鬨鬨邪我合荊雍之兵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荊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之穎胄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　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屬長沙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分立巴陵郡時屬郢州今岳州即其地衍復令天

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宏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馳急今段猶云今日今一段事也　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書中不言事但云天虎口具所以疑之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　蓋天虎之行衍亦屬之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據穎胄傳天虎親胄親人故云然　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眾口判相嫌貳也　判決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　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江安縣屬南平郡水經注江安縣公安晉平江南杜預罷華容置江安縣以吳之南都爲南平郡治馬遲回十餘日不上　自江安至江陵水汭北上而後至　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忱音沈又音貪上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

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四時運而成歲歲至極寒而終矣歲寒以喻世事終極處）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補註重足而一跡行不敢闊步也息累而一展氣不得舒暢也皆是畏懼之貌）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補註謂天子之意欲借荊州以斃雍州又欲借雍州以斃荊州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眾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脩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闓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

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眾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

甲寅穎胄遂奉南康王寶融起兵是日太白及辰星俱見西方乙卯以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纂集也嚴裝也纂嚴纂集行裝也纂一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又一教）丙辰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胄爲都督行晉諸軍事穎胄有器局既舉大事虛心委己眾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夬及同郡中兵參軍劉坦諮議參軍樂藹爲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胄夬各獻私錢穀及

擬借富貲以助軍長沙寺僧素富鑄黃金爲金龍數千兩埋土中（長沙寺在江陵宋元嘉中臨川王義慶鎮江陵起寺爲其本生父長沙王道憐資福因名長沙寺）穎胄取之以資軍實穎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資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帝號不許十二月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穎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使攻張攻張寶積也）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使助蕭衍攻張沖也）時元起爲武寧太守穎胄以書招之晉安帝隆安五年桓元以湘潭隆嶽立武帝都關荊州五代志覽陵郡樂鄉縣舊置武寧郡劉昫曰樂鄉漢都縣地）張沖在鄧州待元起素厚眾皆勸其還鄧元起大言於眾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寧小用事衣冠道盡荊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正受戮辱朝幸免不孝之罪卽日治嚴上道至江陵遂參西中郎中兵軍事助蕭衍攻沖軍主王法度坐不進軍免官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裂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爲殿中主帥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卽大號可封十郡爲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覽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張宏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

前進爲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宏策以告衍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隨艾同焚若曰克捷則威振四海畧稼稼受人處分者鄧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杜陵自漢以來屬京兆晉僑立京兆太守及杜陵令寄治襄陽宋大明土斷劉襄陽西界爲實土　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頹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宏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衍見叡甚悅撫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藍田縣漢屬京兆宋置僑縣爲華山郡康絢傳云其先本康居侍子待詔洞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亂遷於藍田絢祖穆帥宗族三千餘家入襄陽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於藍田關東白日朱大明元年立華山郡於大藍村後魏改華山郡爲安城郡唐時安城縣屬襄州馮道根時居母喪闔衍起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

柳悅亦起兵應衍悅忱之兄也　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荊雍戊寅以征軍長史劉繪爲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蠶榮伯　蠶音慘子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慫恿劉山陽之死疑沖不敢進停夏口浦閑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救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豈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摩效沖深相許諾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　水經註江山南與沔水口漢陽湘州行事張儀秩發兵自守志大別山在沔陽縣東一名魯山　湘州行事張儀秩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　水經註白沙戍在黃陵廟北中記曰湘川白沙如霜雪赤塩若朝霞　實秩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　是歲北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十　起中興元年盡中興二年三月

和皇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在位二年禪位於梁尋被弒改元一

中興元年　是年二月始改元建武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帝與宮人於閱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閤人行儀帝戎服臨視　丁酉以晉安王寶義爲司徒進安王寶寅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昏侯以永元三年紀年　乙己晨星見覺天司徒右長史王瑩指謂人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時蕭衍已起兵瑩歎曰天時人事其應如此乎瑩

儉之子也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侯主朔望來歸輒斬壎咽非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生平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　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赦以蕭穎胄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軍揚公則爲湘州刺史戊申衍發襄陽考異曰梁高祖紀云二月戊申發襄陽按戊申正月十三日梁紀誤也

酉弟偉總府州事愼守圍城者築壘圍近府司馬莊邱黑守大城圍今皇森也樊城衍謂偉曰當置心於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衍既行州中兵及儲侍皆虛積物以待用謂之偽魏與太守裴帥仁齊與太守顏僧都竝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愼造兵

遂壑於始平大破之齊分義興郡東界置陽羨縣屬揚州浙陽郡武當縣舊義興郡始平郡又置齊興郡則二郡皆當於今均州界宋白曰舟永明七年置齊興郡於均州鄖縣　雍州乃安　魏咸陽王禧爲上相不親政務驕奢貪淫多爲不法魏主頗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簡羽林虎賁挑仗出入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非有詔不敢遷理從私禧奴悒然而返禧復遣謂烈曰我天子兒天子叔身爲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爲恆州刺史烈不願出外固辭不許遂稱疾不出烈子左中郎將忠領直閤常在魏主左右烈使忠言於魏主曰諸王專恣意不可測宜早罷之自攬權綱北海王詳亦密以禧過惡白魏主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

輔政魏主然之時將祔祭宗廟之祭春曰祔祫也春物始生其祭尚薄王公竝齊於廟東坊魏主夜使于忠語烈明旦入見當有處分質明烈至質正也質明天正明也　魏主命烈將直閤六十餘人宣旨召禧勰詳衛送至鄴主所禧等入見於光極殿魏主曰恪雖寬昧忝承寶歷比纏愆疢實懋諸父荷延視息奄涉三齡諸父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又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恪是何人而政久違先敕先敕謂高祖臨崩之詔見一百四十二卷東昏侯永元元年今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謝曰陛下孝深無改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今惟往悲喜交深庚戌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尚書清河張彝那穎聞處分非常亡走出洛陽城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詔書切責之復以于烈爲領軍仍加車騎

大將軍自是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脩南陽趙黑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幸印

爲後趙脩誤張本

月閒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魏主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皆從辛亥上記南郊大赦　丁巳魏主恪引見羣臣於太極前殿告以親政之意壬戌以咸陽王禧領太尉廣陵王羽爲司徒魏主引羽入內面授之羽固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強與之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乃以爲司空　二月乙丑南康王以冠軍長史王茂爲江州刺史貿陵太守曹景宗爲郢州刺史邵陵王寶攸爲荊州刺史　甲戌魏大赦　壬午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　重尤旗見　甲申蕭衍至貿陵命王茂曹景

宗爲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貿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閉一里箭道交至謂船自中流而下敵人夾岸射之其箭交至也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掎角若悉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逆沔漢沔卽漢也一水二名使郎城貿陵之衆方舟而下安陸春秋鄖子之國故曰鄖城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到晦曰郢州長壽縣古貿陵也　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乃使茂等帥眾濟江頓九里其地去郢城九里因以爲名　張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沖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加湖在江夏沔陽縣界湖水北南注江去郢城三十里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

於夏首衍聚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眾會於夏口蕭穎胄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潁達亦隸焉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南康王隱相國府故曰府朝　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禧曰湘土人情易搜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爲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遊堰事吏分詣十郡湘州領長沙桂陽零陵衡陽營陽湘東邵陵始興臨賀始安十郡　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荊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辭元嗣與沖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卽

皇帝位於江陵考異曰東晉紀云丁未南康王諱卽皇帝位謹案是日建康始聞之今從和帝紀及梁武帝紀改元大赦始改爲中興元年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爲尹以蕭穎胄爲尚書令蕭衍爲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爲司空盧陵王寶源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爲徐州刺史寶義寶源寶寅皆在建康遙授之耳散騎常侍夏侯詳爲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丙午詔廢永元盡寶卷爲浩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梁口江陵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宿朔將軍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武王伐紂諸侯畢會至於牧野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後世自魏武以下率加黃鉞孔安國曰黃鉞以黃金飾斧　夬返西臺江陵在西奉　遂有是命辭元嗣遣軍主沈難當率輕舸數十亂流來戰張惠紹等

擊擒之（類聚流而渡曰亂詩云涉渭爲亂）癸丑建康帝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爲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翟脩（晉帝紀正元通鑑原文稱中興帝爲和帝永元帝爲東昏矣此時東昏尚爲帝但稱帝而以東西地名別之）夏四月蕭衍出河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鄧城辟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　魏廣陵惠王羽通於員外郎馮俊興妻夜往爲俊興所擊而匿之五月壬子卒　魏主悉既親政事嬖倖擅權王公希得進見咸陽王禧劉小荀屢言於禧曰聞天子左右人言天子欲誅殿下禧懼乃與妃兄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氐王楊集始楊靈祐乞伏馬居等謀反會魏主出獵北部禧與其黨會城西小宅欲發兵襲魏主使長子通竊入河內舉兵相應乞伏馬居說禧還入洛城勒兵閉門天子必北走桑乾（謂北歸平城也）殿下可斷河

橋爲河南天子衆情前卻不意禧心更緩自旦至晡猶豫不決遂約不泄而散楊集始既出卽馳至北部告之直寢符承祖（承祖已死此又別一符是日魏主與禧通謀馮太后所幸宦者符承祖太和九年初置後齋直殿）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病癩魏孫乃止俄而魏主禧集始亦至魏主左右皆四出逐禽直衛無幾倉猝不知所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領軍留守京城計防過有備必無所慮魏主遣思馳騎覘之于烈已分兵嚴備使忠還奏曰臣雖老心力猶可用此虜狙狂不足爲慮願陛下清蹕徐還以安物望魏主甚悅自華林園還富撫于忠之背曰卿善寬人意禧不知事露與妃妾及左右徜徉洪池別墅洪池卽漢之鴻池在洛陽東二十里旧壍日暨今人以來往治池館觀遊於其中遣劉小荀奉啓云檢行田收小荀至北部

已逢軍人怪小荀赤衣欲殺之小荀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或謂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寬禧曰吾有此身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濟河兩不相知豈不可慮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時通已入河內列兵伏放四徒矣于烈直閤叔孫侯將虎賁三百人收禧禧聞之自洪池東南走僮僕皆散去惟防閤尹龍虎相隨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欸憶舊謎云欸音祕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禧因解之曰得無是眼乎龍虎曰否此本是箸及渡洛水顧謂龍虎曰凡夫尚有節義相爲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答曰龍虎東野常人遭殿下寬明接處左右今屬危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

殿下同命雖死猶生逃至柏谷塢追兵至擒之送華林都亭魏主面詰其反狀壬戌賜死於私第同謀伏誅者十餘人諸子皆絕屬籍微給貲產奴婢自餘家財悉分賜高肇及趙修之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於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禧諸子乏衣食獨彭城王勰屢賑給之河內太守陸秀聞禧敗斬送禧子通首魏朝以勞於禧末敗之前不收捕通賣其通情徵詣廷尉死獄中魏主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疏忌宗室禧平生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臨盡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曰臣雖老心力猶可用此虜狙狂不足爲慮願陛下清蹕徐還以安物望魏主甚悅自華林園還富撫于忠之背曰卿善寬人意禧不知事露與妃妾及左右徜徉洪池別墅洪池卽漢之鴻池在洛陽東二十里旧壍日暨今人以來往治池館觀遊於其中遣劉小荀奉啓云檢行田收小荀至北部

其歌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每絃歌之莫不灑泣琀之死也其弟凱痛死無辜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備盡人事如是者三年魏主傷其意乃復琀官爵凱於是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爲門戶計耳逝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　巴西太守穆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胄之命惠訓遣子璜將兵擊穎胄穎胄等議謂汝陽太守劉孝慶屯峽口（此西陵峽口也在空都夷陵界夷陵今峽州也與巴東接）峽口是也　虎牙伯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水經注巴水出廬江雩婁縣之下雉山亦曰巴山南流注於江謂之巴口今黃州之巴河口是也）虎牙伯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衙尉庶幽文勞蕭衍軍爾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

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漢水而上至漢中秦梁二州刺史所治也）故可以挫引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絡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河路捻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撫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拔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退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滿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

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聲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忠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蕭穎胄時爲西臺尚書令荊州刺史加鎮軍將軍　吳子陽等進軍武口（武口在竟陵縣西北十餘里水經注沔水東逕十八磯二洲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廣湖湘皆由此而濟）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陽壘（時蕭顯於白陽浦）　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眾復推助防孫樂祖代守魯山（助防者使之助城主防守因以爲稱去年張沖遣孫樂祖助房僧寄守魯山）　蕭穎胄之初起也弟穎孚自建康出亡廬陵民修靈祐爲之聚兵得二千人襲廬陵克之內史謝纂奔豫章（晉酸棗上聲）　穎胄遣宿朔將軍范僧簡自湘州赴之僧簡拔安成（吳孫皓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時屬江州劉昫曰吉州安福縣吳置安成郡九域志安福縣在吉州西一百二十里）穎

胄以僧簡爲安成太守以穎孚爲廬陵內史建康帝遣軍主劉希祖將三千人擊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應希祖（南康今贛州穎孚敗奔長沙尋病卒謝纂復還郡希祖攻拔安成殺范僧簡建康帝以希祖爲安成內史修靈祐復合餘眾攻謝纂纂敗走　建康帝以閱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花取玩俄頃藥草亦復皆然紛紜往還無復已極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裨販裨益也買賤賣貴以自裨益故曰裨販以潘貴妃爲市令帝自爲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予杖乃敕

虎賁不得進大荊寶中获（大荊牡荊也俗謂之黃荊以爲箠杖获之實中者以箠人則重而痛楚虛中者差輕）明帝之崩冕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

而亡制斬衰經杖衣悉麤布翣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受挽歌賜
檟何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閻盛王寶孫諸人共營奉盛云爲天子
解菜帝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珮上設店坐而屠肉守時百姓歌
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又好巫蜆面信小祠左右
朱光尚詐云見鬼冦雲謂光尚曰君是天子婁人當思百全計光
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帝入樂遊苑人馬忽
驚以問光尚對曰鄣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密大怒拔刀與光尚
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蒸彤胡也一名蔣北向斬之縣首
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義軍各以王
戾還第心不自安昭胄昭穎投慧景事見上卷上年永新縣屬安成郡吳立竟陵王子良故防
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胡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

和帝中興元年

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
之曰須昏人出須待也及帝昏人出狎斥指爲昏人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
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密新
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
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纂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
重寅遣大殺山沙於路吏於驛牌驛音擘中得其事擘訶驛者曰驛
故曰寫牌今之香盛昭胄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
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
選等詠諸嬖倖廢密吾孝武帝僑立南譙郡於淮南五代志帝江都郡清流鄉僑置南譙郡鴻旌也帝遣
中書舍人馮元嗣監單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
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中興堂宋孝武帝即位於新亭改新亭曰中興堂欣

而亡制斬衰經杖衣悉麤布翣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受挽歌賜檟何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閻盛王寶孫諸人共營奉盛云爲天子解菜帝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珮上設店坐而屠肉守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又好巫蜆面信小祠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冦雲謂光尚曰君是天子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帝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鄣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密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蒸彤胡也一名蔣北向斬之縣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義軍各以王戾還第心不自安昭胄昭穎投慧景事見上卷上年永新縣屬安成郡吳立竟陵王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胡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

和帝中興元年

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須待也及帝昏人出狎斥指爲昏人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密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纂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大殺山沙於路吏於驛牌驛音擘中得其事擘訶驛者曰驛故曰寫牌今之香盛昭胄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等詠諸嬖倖廢密吾孝武帝僑立南譙郡於淮南五代志帝江都郡清流鄉僑置南譙郡鴻旌也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單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中興堂宋孝武帝即位於新亭改新亭曰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悅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僞數創乎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羅秀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見在兵力也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密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乘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臺城六門之外各有草市置草市尉司察之尉馳以啟帝遣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寵關於建康激水五里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以舟師襲加湖永涸不通艦加湖守將皆喜其夜流星墜其城四更中無雨而水暴長眾軍乘漲流齊進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眾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乙巳柔然犯魏邊　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沙聚成磧日磧察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建康帝以程茂爲郢州刺史辭元嗣爲雍州刺史是夜郢城有數百毛人泣而踰堞自投黃鵠磯或云此城之精也及旦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開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開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流腫言毒氣流注而浮腫也死者什七八考異曰齊張沖傳按死者不可以家數今從梁高祖紀及臺敕傳稽戶牀上而殮其下比屋皆滿周禮五家相連比而居也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爲書與衍張沖故吏青州治中

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吳天獨逾松竹郎君但當坐守釐一以荷析薪釐一用漢書語讀何爲法較若釐一曾參代之守而勿失此取守而勿失之義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若天誅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較謂衍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爲江夏大守行郢府事收瘵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宏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諸議參軍張宏策謂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眾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宏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辛酉魏大赦

蕭少聰舜涉獵書史太和十七年歸魏以父死非命王吳死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　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記檀弓子夏既除喪

而見于之葵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甸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命蕭以祥禫之禮除喪其而小祥再朞而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鄒氏曰祥吉也禫澹然平安之意除日陷服祭名　然蕭猶素服不聽樂終身霜仕魏頻在邊鄙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蕭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滍陽沈約曰汝南本汝陰土晉末汝郡南民流寓夏口因立爲汝南縣爲江夏太守治所宋白曰晉汝南郡人流寓夏口因僑立汝南郡在邊口又爲汝南縣晉末改爲江夏縣晉書朱伺傳曰張昌之亂安陸人多附昌惟伺合其世立灌陽縣荊湘記云金水北岸有汝南舊城是也晉惠帶鄉人討之昌既滅伺部曲以逆順有據求別立縣遂從之分安陸東界立滍陽縣滍江夏郡時汝南之地已入於魏蕭子顯齊志司州汝南郡以應新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白效衍又遣軍主唐湯籌然臣雖夤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則天下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蕩之筆千載可期南蕩謂齊南史晉策狐也崔杼弒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晉趙盾弟穿弒靈公董狐以盾不討賊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

良史也書法不隱　亦何待陛下屈中而爲袞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詔報曰具知卿慍切之懷今當顯加贈謚假葬下獄死　八月丁卯建康帝以輔國將軍申胤監豫州事辛未以光祿大夫張璪鎮石頭　初建康帝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爲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定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惙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卽用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潛降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

柴桑漢縣屬豫章郡晉屬武昌郡晉惠帝立等陽郡治柴桑伯日今尋陽縣南楚城驛舊柴桑縣也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

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聖勞姦盜永息丁酉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己亥魏立皇后于氏后征虜將軍勁之女勁烈之弟也自祖父粟磾以來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　甲辰建康帝以李居士爲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爲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胤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仙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胤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建康帝以後軍參軍蕭瑱爲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爲益州刺史　蕭衍之克江郢也建康帝遊騁加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以爲雍衍至近道乃聚兵爲罔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建康有左右二冶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甯沈約曰晉武帝太康元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甯其治所蓋臨江溶金陵覽古云新亭去江甯十里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邀衍騎一千至江甯景宗始至營壘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敝居士望而輕之鼓譟直前薄景宗

景宗齊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莢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眾軍擒之於陳衍主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據陶宏景書板橋時屬江寧縣界按板橋市今在建康府城之西江寧鎮北）李居士覘知僧珍眾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眾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壍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壍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建康帝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衍諸弟亡匿於建康里巷事見上卷上年冬十月甲戌建康帝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宣官王寶孫持白虎旛督戰

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鐵纏稍以鐵線纏稍把）齊武陵王晃有銀纏稍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眾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而死眾曉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東冨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宅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冨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冨帥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建康帝云出戰因以其眾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瑯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建康帝燒門內營署宮府驅迫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考異曰齊帝紀事先後多不同按齊紀皆有甲子今用梁紀事以齊紀甲子次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營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腳談笑如初建康帝夜遣勇士攻公則所領皆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冨兵乃退公則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奮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建康帝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南朝將軍壽

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據梁書鄱陽王恢傳破墩即破岡在曲阿界秦始皇所鑿也）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眾來降衍鎮廣陵時建康未下士猶苦戰冠軍將軍征東府司馬柳惲上牋於衍以陳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祖覽大愛民之義衍從之惲世隆之子也立性貞素好學工文嘗為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琊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持白團扇又精於琴射及投壺奕基至於醫術無不各臻其妙衍嘗謂人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十一月丙申魏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為司空丁酉以北海王詳為太傅領司徒初詳欲奪彭城王勰司徒故讌而黜之既而畏人

議己故但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識者知其不終詳貫盛翕赫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私以官物給之司徒長史王忠責遇于詳前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阿衡謂如伊尹也鄭元曰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以取平故以爲官名）所須材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踧踖詳亦慙謝忠每以鯁直爲詳所忿嘗罵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忠以討咸陽王禧功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魏主盛以忠爲列卿令解左右（常侍武衛之職常在天子左右）寤其讓尊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　巴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璝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壬午卒夏侯詳秘

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敕命密報蕭衍衍亦秘之詳徵兵雍州蕭偉蕭穎胄以蕭懽將兵赴之璝等聞建康已危眾懼而潰璝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眾望盡歸於衍夏侯詳請與蕭懽共參軍國江陵帝詔以詳爲侍中尚書右僕射尋除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固讓于懽乃以僧行荊州府州事　魏改築圍丘於伊水之陽（齊明帝建武二年魏孝文定圜丘於委粟山今改城縣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西荀渠山東北過陸渾新北入於洛魏蓋立圜丘於洛陽之南伊水之北）乙卯始祀於其上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寬仁有惠政民懷其德其弟征虜將軍南康相蕭偉驍果有父風今若命偉爲帥衍爲副授以精兵使沿流而下衍必望旗而降若衍不降偉必斬衍以降不然偉衍俱降亦不失爲忠臣也魏主以問尚書僕射李沖沖曰蕭衍雍州鎮守之宜實須重將以鎮之偉衍俱降恐非事實且偉衍兄弟素相親愛偉若降衍衍必不降若衍降偉偉必不降英之此言欲使陛下分其兄弟之恩耳英又言蕭寶卷政亂民離此正是取之之時也臣以爲英言非實魏主以爲然

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鄧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棄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悅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既而不果懷賀之子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謂西陽以西盡峽蕭衍郢陽以下猶屬寶卷也）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軀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襄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東過義陽安昌縣北又東過新息縣南又東過慎縣北又東過汝陰縣南又東過下蔡縣北又東過淮浦縣北又東入於海）襄陽空虛也　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河陰（襄陽在河南洛陽北水南爲陰）　撮襄陽之城繡黑水之

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又東逕義陽故曰義陽差　若江南一平近淮源淮源淺狹敎練人行師以此規爲利涉津要　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　謂若討衍平定江南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此謂江南用兵之常勢　師赴譙春須從義陽之北　北謂魏師赴譙春之路　便是居我喉要　謂義陽也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將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眾西擬涪雍兩荆　謂魏置荆州於穰城東荆州於此陽也　隨雍　謂道都　襄陽也　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二豫　謂豫州於汝南東豫州於新息也　南關　謂陰山關　延頭在安陸界　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　考異曰世宗納之遣元英攻義陽在景明四年八月此表言蕭氏君臣交爭則是梁武攻東昏時蓋益宗建策於今日而行於後耳　元英又奏稱今寶咎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鼈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恐更爲深患今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益宗遂入寇建甯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　宋有建甯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復爲郡隋志晉安郡有新羅縣舊志建甯郡又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置二十八縣未詳赤亭其一也　建甯左郡　建甯縣屬西陽郡後流逕赤亭下謂之赤亭水　西陽五水蠻赤亭其一也　天賜敗績　考異曰魏帝紀七月乙未田益宗傳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帥眾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按吳子陽乃東昏將非衍將也且衍方與東昏相拒何暇寇魏三關此必益宗傳誤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建康帝拜將子文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爲鑾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祝祀求福及城開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珍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

穆爲珍國之副稷璞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猾七萬人密綦好單練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鬬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捆去用爲厭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爲鎧冑具裝飾以孔翠孔雀翡翠也　覺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夜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弩幾中之始帝與左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卽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櫂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眾情兇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塵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　榜木片也　啓爲城防帝欲弱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眾皆怨怠不爲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帝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權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　鏡所以照物猶人心也易大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衍取以爲報　兗州中兵參軍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弒帝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強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劒勇之爲內應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秦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張齊斬之　時年十九　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帝首　黃絹施油可以禦雨謂之黃油見裹蓋欲蕭衍易於識親也　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　考異曰南史王亮傳已張稷等議立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王瑩

日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按時和帝已立衍與稷等知建康不可守故試東揚豈敢彼議立賓既今從齊紀衍至范雲有舊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晉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開道送款亮獨不遣東軍敗亮出見衍衍曰顯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宏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宏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潛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暕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初百僚之署箋送款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投服之（投雨手相切摩也今俗語云投莎）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甚嘉之志僧虔之子也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祖以來門風寬恕志尤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

常盜志車幔實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時朝士見衍皆拜惟太子舍人謝覽年二十餘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衍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覽此生芳蘭竟體想其祖謝莊政當如此自是倍加賞味已而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爲庶人以衍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武陵王遵事見一百一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以王亮爲長史王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爲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督制謬賦淫刑瘝役外可詳檢前源謂日前源與事之源也其主守散失諸所

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原赦也又下令通檢尚書眾曹吏昏時諸訟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辯依事議奏訊問也訊然後制刑辯別白也左傳曰子辭君必辯焉又下令收葬義師歷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初屬吏時軍主田安啟求爲婦妃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既而衍見其美亦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貴說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悅遊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爲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豫州治歷陽在大江之西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拒境不受命昂顗之子也衍使鄱部郎考城江革爲書與昂曰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遲速畢集人神同奮鋭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而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宮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爲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自承塵旆屈止莫不

滕祖單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奬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匱其忠默甯阻眾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宏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蔫璧昂首謂家世忠貞固守誠節乃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暎暎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

帝太康元年更名武康屬吳興郡

節袁淑贈太尉淑死見一百二十年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司徒謂昂父顗也顗死見一百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荊雍協舉乘據上流胥昏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人之意可知既明且哲忠孝之塗無爽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

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瑾閉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圖之數十重仙瑾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瑾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瑾曰躬劍斬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瑾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　劉希祖既克安成移檄湘部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於是湘州郡縣兵皆蜂起以應僧粲惟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尚全臨湘

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爾後時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則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遷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約出衍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堪入衍命具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衍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處之以尚書左僕射也）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謂

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旦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與約今知公衍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時以豫州之梁郡廬陽南徐州之東陽凡十郡爲梁公國）備九錫之禮一如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衍始受命　湘東王寶晊（晊音安陸昭王緬之子也頗好文學東昏侯死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既而王珍國等送首梁公衍衍以寶晊爲太常寶晊心不自安壬戌衍稱資晊謀反幷其弟江陵公寶覽汝南公寶宏皆殺之　丙寅詔梁國邇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以沈約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爲侍中梁公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衍未之

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浦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謂此梁公默然雲卽請以余氏賚玉茂衍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爲王（時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鄂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東海吳興會稽新安十郡益梁國）三月癸巳受命救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自進爵爲王已上凡詔皆以宣德太后稱制行之）辛丑梁王衍殺邵陵王寶攸寶攸寶熙桂陽王寶貞衍將殺諸王防守猶未急郡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墻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衣褊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蹈屣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爲釣者隨流上下

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多其義故皆受慰遣惟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詳從衍故也澄深器重之（爲蕭寶寅當點於魂而不終張本）　帝東歸以蕭懺爲都督荊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懺勵精爲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

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敕決於俄頃曾無留事荊人大悅　帝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於梁　丁巳盧陵王寶源卒非疾也實弒也　明帝第五子

魯陽蠻魯北虜等起兵攻魏潁州潁州於汝陰又潁川郡舊置潁州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梁紀一　起天監元年　盡天監三年

高祖武皇帝(二)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出漢蕭何自何至顯之凡二十三世至顯之順之於齊高帝爲族弟帝順之之子也　皇妣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匆一日見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謂侍者曰汝見不皆曰不見后曰清閟見青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感帝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瞳虎顧舌文八字頂有浮光身映日無景兩髀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爲兒時能踏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時流名輩咸推許焉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過者鬱蒸然法曹參軍王難濟鑒通人尤相敬異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梁邊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

入泊龍濱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有沙門自稱僧禪謂帝曰君頭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僧中將舉義師時帝所住齋常有氣五色地轉狀若蟠龍季秋出九日齋忽聚風起煙塵四合帝所居獨白日清明其上紫雲鬱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自發雍州帝所乘輜軿有兩龍夢駿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子及是而受齊禪在位四十八年改元七天監十八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中大同一太清三

王天監元年　梁元帝諱繹　明三年　夏四月辛酉齊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齊和帝雖至姑孰其魂猶在建康西故曰西詔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隱軒遣使奉授璽紱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尉徐勉告令王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宮丙寅梁王衍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于卯奉璽帝爲巴陵王宮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

太后爲齊文帝妃王皇后爲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倫三倍也）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爲獻皇后追諡妃郁氏曰德皇后（南史傳然性酷妒死化爲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帝卒不置后梁武懼序云后崩數月帝居處屢聞外聲宴寢之旁亦見之乃追一崇陵蹲上殿暎階呼口向帝帝驚駭起曰宮殿嚴肅非鬼類所生之處忽妖孽欲崇朕躬蹲人語曰蹲黃繞氏也生存嫉妒損物害人致謫爲蛇帝昔恩故託醜形即露於帝前一切功德以見採拔帝以告誌公誌曰非禍佛慨將不可帝乃投恢文十卷爲其懺禮一日間宮內異香馥郁帝因仰視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蹲後身也蒙帝功德已得生切利天矣殷勤致謝言訖而去○陂音閃切音刀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爲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爲安成王雍州刺史僧爲建安王左衛將軍恢爲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爲始興王以宏爲揚州刺史　丁卯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吏部尚書

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詔凡後宮樂府兩廐暴室諸婦女一皆放遣　戊辰巴陵王卒謚曰和帝時上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從王居之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領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醋酒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撾殺之（時年十九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庚午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贓杖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藁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　以謝沈縣公寶義爲巴陵王沈音水　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

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當因事入見子恪子乾音草王逸子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謂齊高帝也）湘東以構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謂明帝盡殺孝武帝子孫也）我於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逭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咸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

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謂齊明帝父子爲亂高武子孫爲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耶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白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元年）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臣（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懷自外之意小待當白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諍終

詔徵謝朏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爲右光祿大夫何點爲侍中三人皆不至帝又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謀於胤欲獨高其節乃紿曰與王之世安可久處朏遂有應詔之意果

還至脀所趣之上道脀謂之曰吾年已五十有七月食米四斗不
盡何容得有宦情又謂果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謝與我同
遊邪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脀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今自卿
而始何必有例點與帝有舊乃隨使赴京以巾褐見帝於華林園
帝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欲申前命點將帝賢曰乃欲臣老子
邪遂辭疾不起帝乃放點還山　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達
置一函周禮大司徒以肺石達窮民注云肺石赤也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
木函杜預曰肉食在位者布衣處士而議朝政謂之橫議若以功勞才器冤沈莫達投肺石
函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
於前勖以政道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殷
爲晉安大守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溉彥之之曾孫也性率儉不好
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殷藏質
之外孫也博識強立素以名行自居故上特優擢二人又著令小

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於是以山陰令邳仲孚爲
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爲宣城太守仲孚聰明有智略長於
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先是傅琰父子及沈憲劉元明相繼宰
山陰竝有政績而仲孚更遠過之民乃爲之諺曰二傅沈劉不如
一邳遠在武康正身率職杜絕交遊太守王彬巡屬縣諸所巡歷
莫不盛供帳以求媚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
斗酒雙鵝爲別彬跋曰卿禮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遠輕財
好義言不妄發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眾共
伺之不能得也帝既識拔四人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魯陽蠻圍

魏湖陽湖陽縣漢屬南陽郡晉省元魏後于此置西淮安撫軍將
郡及南襄州隋爲湖陽縣唐并湖陽入棗陽縣
軍李崇將兵擊破之斬魯北蠻徙萬餘戶於幽井諸州及六鎮尋
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　閏月丁巳魏頓邱匡公穆
亮卒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
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荻炬者束荻
因運此遂東兵仗於荻中以入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洮陽懸矣張
宏策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
前殿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
騎將軍張惠紹鬬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宏策字眞
簡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宏策亦不食母強爲進粥乃食
母所餘遵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

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爲人寬厚通率篤於舊故及
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時祿賜皆散之親
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　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
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豫章人鄧繕
永興人戴永忠漢會稽諸暨縣有舊恩於伯之以繕爲別駕
吳吏名永興
永忠爲記室參軍河南褚緝緝晉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
遣向書范雲雲不禮之緝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
化作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卓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
伯之雍弱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荒惑守南斗距
非爲我出邪今吾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
之大兒親狎伯之又以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職官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晉

從公府有長流參軍小府無長流參軍蒙防參軍顏氏家訓或問何故名治臥參軍爲長流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以帝所居爲嘉名焉

竝乘伯之患闇恣爲姦利上聞之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鄧繕爲別駕伯之竝不受命表云龍符驍勇鄧繕有績效臺所遣別駕請以爲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飢流三倉太倉石頭倉及南平倉又按五代史志梁司農卿主農功倉廩統太倉等令又管左右中部三倉此萬世一時也機不可失綱永忠共贊成逐東境三吳會稽之地

伯之以部內一郡處繕於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教帥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齊建安王蕭寶寅也時奔魏據宋史六合山在烏江縣界五代志江都縣有六合縣宋齊之秦郡胡氏胡也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卽命纂嚴使網詐爲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歃血共盟網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衆望長史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儈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爲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網爲尋陽太守永忠爲輔義將軍龍符爲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帥數百人乘伯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伯之自出格鬬元沖不勝逃入廬山伯之密遣信報虎牙兄弟皆逃奔阡眙戍子詔以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帥衆討之

魏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党姓也襲大峴戍破之虜龍驤將軍鄉菩薩陳伯之聞王茂來詣褚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捲北向以摸飢疲之衆不憂不濟六月留鄉人唐蓋人守城引兵趣隄章攻伯倫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聞道渡江與虎牙等及褚綉俱奔魏綉在魏魏人欲用之及元會綉戲爲詩曰帽上著龍冠稀止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使諭旨慰勞季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爲南郡太守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都錄益部諸吏者也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

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寡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浩令李膺竝不受命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開門納之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出投附皆稱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新謂蜀民新附者故謂元起從行者元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謂民多詐疾注之于籍以避征役

元起然之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拔山民始附於我覩德若糾以刻游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起疾謂起詐疾者

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曆退帥旨民上軍賚米得三萬斛厠有才舜嘗使至都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脈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遭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　秋七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八月丁未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注舊律王植之集注張杜律見一百三十七卷晉武帝永明九年爲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長兼侍中柳恽給事黃門侍郎昭通直散騎常侍孔藪御史中丞樂蕭太常丞許懋等同議定　土素善鈢律欲爲正雅樂乃白制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施三絃一曰元英通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强

夾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一百九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强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强林鍾絃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太强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强因以通聲喻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夾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

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竝皆不差　案有飲蕤飲者隨其聲而酌其清濁高下也鄭譯因蘇遏七調以其所捻琵琶柱相依爲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是也於是被以八音金石絲竹魏土施以七聲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鐘雜以編鍾編磬衡鍾凡十六虡古者天子宮懸周禮註云宮懸四面四面象宮室有牆故謂之宮懸凡鍾十六枚同在於虡謂之編鍾特懸者謂之鎛鍾鎛雅曰大鍾謂之鎛編磬亦十六枚面同虡上始命設十二鎛鍾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虡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建鼓大鼓也少吳氏作之爲建鼓之節　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丕自晉陽來赴遂留洛陽丕年八十餘歷事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丕得罪見一百四十一卷　齊明帝建武四年　魏主宮以其宗室舊疎而禮之乙卯以丕爲三老

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魏主宮使羽林監敦煌范紹詣壽陽共量進止澄曰當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廷速辦糧仗紹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調發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糧何以克敵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乃止　九月丁巳魏主宮如鄴冬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魏主射三百五十餘步羣臣莫及呂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彊林鍾絃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太彊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强因以通聲喻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夾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

刻銘以美之甲辰還洛陽　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太祖之母帝祖母也非嫡故別立廟每祭太廟畢丞以一太牢祭之如太廟禮　甲子立皇子統爲太子　魏洛陽宮室始成　十二月將軍張謐之攻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擊之謐之走魏復取木陵水經注木陵山在黃水西南有木陵關黃水東逕太祖之母帝祖母也非嫡故別立廟城南又東逕南光城南又東逕弋陽郡東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唐志木陵關在光州光山縣南黃州廣城縣東北　劉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鄧元起元起與戰互有勝負久之奉伯等敗還成都元起進

屯西平晉安帝以秦雍流民立懷寧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寄治成都其屬縣有西平蓋亦寄治成都城外遂爲實土季
連驅略居民閉城固守元起進屯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
鄰奉伯等閒道襲鄰陷之軍備蓋沒元起捨鄰徑圍州城城局參
軍江希之謀以城降不克而死　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桑
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遏
坐沈廢累年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癸未　天監二年　魏元恪景明四年　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左僕射
吏部尚書范雲爲右僕射尚書令王亮爲左光祿大夫丙辰亮坐
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爲庶人　辛酉上祀南郊　乙亥魏主
恪耕籍田　魏梁州氐楊會叛魏遣行梁州事楊椿討之　成都
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

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於城外
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鄧城亦
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
降元超誅李奉伯等送季連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
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完
起既平蜀知廣漢羅研之賢辟爲主簿故事置觀農論者圍桑度
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上從之蜀人以當季連至建康入東掖
門數步一稽顙以至上前上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
豈無臥龍之臣邪赦爲庶人　三月己巳魏皇后鄧於北郊　庚
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主奇道顯入寇奇姓也取陰山
白稟二戍據水經註陰山闕在七陽縣西南唐志黃州廢城縣東北有陰山闕　蕭寶寅伏於魏闕
下請兵伐梁雖梁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

魏主疑乃引入坐門下入定議入坐謂令僕及諸曹尚書門下謂侍中散騎常侍等官　夏四
月癸未朔以寶寅爲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楊州刺
史丹楊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此蓋漢晉之東城縣地以其地在壽
陽之東故置東楊州以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
石即羊石城也在廬江西北龍舒東南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
魏人又聽寶寅敎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
皆爲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雖重過其猶絕酒因慘形悴色蔬食麤
衣未嘗嬉笑　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詔班行之　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雲字彥龍普平北將軍
汪六世孫也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稟
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克

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
多作兩句讀之竝不得韻又皆大篆人皆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
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
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
是寵冠府朝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烏者高帝問此爲何瑞雲
位最卑從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高帝
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
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晙善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
宅新成移家始畢晙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
門入殯自營含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初帝九錫之命出雲忽中
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綏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

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
牀焉正衣以覆之有頃流汗于是卽起二年果卒雲盡心事上知
無不爲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
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衞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雖
量不及勉而清儉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暇省內半得休下勉或
時還宅終大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
傳中一事每有表奏輒焚其稾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
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諮終日不絕而竟
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　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
稽許貢上若非地產亦不得貢二宮上宮及東宮也爾註會稽東土大郡也故使之同於諸州
　甲戌魏楊椿等大破叛氐斬首數千級　六月壬午朔魏立皇

第悅爲汝南王　丁亥詔以東陽信安豐安三縣水潦漂損居民
資業遣使周履量蠲課調　魏楊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
斷東關欲令淮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
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竝懼水害脫乘民
之願攻敵之虛謀勒諸州募集士馬資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
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幷濟六州二萬
人馬一千五百正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幷壽陽先兵三萬先兵先屯
壽陽之兵委澄經略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謝朏輕舟出詣闕
不堪拜謁角巾扃輿詣雲龍門謝改正扃輿通鑑原文作自輿今從梁書本傳改正　詔見
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上幸朏宅宴語盡懽朏固陳本志不
許因請自還東迎母許之臨發上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迓迎相
望於道及還詔起府於舊宅禮遇優異朏素憚繁不省職事衆頗
尖望　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乙卯魏平
陽平公丕卒　魏既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爲富彊所專庚午復
收鹽池利入公　辛未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勰固辭魏主恪賜
詔敦諭又爲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八月庚子魏以
鎭南將軍元英都督征討壽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
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係賢首山爲三柵冬
十月元英勃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
統軍党法宗傳竪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
宋志南徐州領淮陵郡魏收志陳留鍾離二郡有朝歌縣縣有九山城黃溪水按水經註黃水出黃武山東北流逕南光城弋陽等
郡今按今招信軍盱眙縣西南一十五里有三城又西十五里至
淮陵城臨池河池河通淮陵城西而北入于淮謂之池河口九山
店在淮北南直淮陵九山店之東則馬城淮流至此謂之九山灣其東則黑風洲在淮水中約長十里今土人亦呼九
山灣爲獨子渡北渡淮之津要也　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潛以大軍繼其後豎
眼竊越之子也魏人按關要潁川大峴三城魏收志霍州有北潁水經註潁川郡潁陵縣有三城潁川等三縣治潁陽天性山　白坮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
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甯朔將軍王燮保焦城党
法宗等進攻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子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
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脩城陷遊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
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
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
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

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武興安王楊集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紹先爲武興王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集起集義　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魏主詔加尚書左僕射源懷侍中行臺魏道武置行臺之官於鄴中山今道於北邊杜佑曰魏末司馬師討諸葛誕都督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鍾毓黃門侍郎鍾會等以行臺從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孝衛始隋謂之行臺省使持節巡行北邊六鎮恆燕朔三州六鎮列置於三州塞下　賑給資乏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懷隨方拯撫遍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沃野漢朔方郡之屬縣也魏平赫連與統萬同置鎮不在六鎮之數　皇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刻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蘇綽演義曰狼猜者物雜亂之貌狼所臥籍之草皆穢臭置酒

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尼須揮淚無以對竟按劾抵罪懷又奏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蓄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肥美瘠土荒曠始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請水田請依地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以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以上奪祿一周又邊鎮事少而酒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之　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白沙在奢安郡界魏收志有沙州治白沙關城注云梁置唐志黃州黃陂縣有白沙關　魏東荆州蠻樊素安作亂干二月庚寅以左衛將軍李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討

之　馮翊吉翂父爲原鄉令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鄉立原鄉縣屬馮翊郡吳興郡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見者皆爲隕涕其父治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殿加誘脅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翂曰爾求代父救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則審能死不且爾遑懼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異尒相聽許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冒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蒼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廄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反前說爲回異前說爲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神儀明悉足爲佳童今若轉辭事可父子同濟奚以此妙

年哲求湯鏤翂曰凡鯤鯓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甘齒粉但父拊深劾必正刑書敗思殉什冀延父命今旨引領以聽大戮情卿意極無言復對時翂傭加枷械法度愍之命脫其二械吏者(二)小者翂不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并賜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臨萬年縣攝官期月風化大行　魏主修高廟兄偃之女爲貴嬪　魏散騎常侍邢巒修熙賜暴貴恃寵驕恣陵慢王公爲眾所疾魏主猶爲修治第舍擬於諸王鄰居獻地者或超補大郡修請告歸葬其父凡財役所須竝從官給修在道淫縱左

右乘其出外頗發其罪惡及還舊寵小衰高肇密構成其罪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黃門郎李憑廷尉卿陽平王顯素皆諂附於脩至是懼相連及爭助肇攻之魏主命尚書元紹檢訊下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一百徙敎煌爲兵而修恩疏初不之知方在領軍于勁第慱捕羽林數人稱詔呼之送詣領軍府甄琛王顯監罰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迭鞭之問事者行杖者也欲令必死脩素肥壯堪忍楚毒密加鞭至三百不死卽召驛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勝與縛留鞭中舉肇也修困極不能自勝乘騎兩人對舉而置之馬上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魏主聞之賞元紹不重聞紹曰修之佞幸爲國深蠹臣不因誅除之恐陛下受萬世之謗魏主以其言正不罪也紹出廣平王懷拜之曰翁之直過於汲黯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紹素之孫也常山王素見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　武帝天監二年　共十七

（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十一年　明曰甄琛李憑以修黨皆坐免官左右與修連坐死黜者三十餘人散騎常侍高聰與修素親狎而又以宗人詔事高肇故獨得免　徵士沈麟士本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潸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跣而返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麟士嘗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或勸之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元悟所以每復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元散賦以絕世慮居餘

甲申天監三年　魏元恪正始元年　春正月庚戌征虜將軍趙祖悅與魏江州刺史陳伯之戰於東關祖悅敗績　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右僕射　丙辰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擊叛蠻樊季安等大破之季安素安之弟也　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　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爲梁所取乃屯壽陽樓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眞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稚倉猝失圖計無所出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勵文武安慰新蒞勸以賞罰脅之逆順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攻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日未入之前爲下晡慶眞敗走澄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詔鍾離潛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於邵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

芳之從子也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將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

鑿峴在關南今信陽軍南三十五里有聾店卽景宗屯鑿峴口所築景宗將萬人爲後繼魏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爲澄軍司居後爲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於魏魏人歸之

考異曰惠紹傳無被獲及復還事今從魏書　魏

太傅領司徒錄尚書事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廣營第舍奪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魏主猶以其尊親恩禮無替軍國大事皆與參決所奏請無不開允魏主時幸其第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太妃拜送舉觴視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卽子舍也魏主之初親政也以兵召諸叔詳與咸陽彭城王共車而入防衛嚴固高太妃大懼乘車隨而哭之旣得免謂詳曰自今不願富貴但使母子相保與汝掃市爲生耳及詳再執政太妃不復念前事專助詳爲貪虐冠軍將軍劭酷以巧思有寵於魏主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詳亦附焉皓取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爲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卽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閤將軍

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捕靜掌櫛皆得幸於魏主與皓相表裏竇權勢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旣

魏高祖初使六人受遺輔幼主事見元年誅咸陽王禧專委事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

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罪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於魏主云詳與皓胄季賢掃靜謀爲逆亂夏四月魏主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高太妃見翼頓首號泣不自勝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我何憂乎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魏主引高陽王雍

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毋婁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爲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閤禁彌急母婁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初詳娶宋王劉昶女待之疏薄詳旣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大怒曰汝百有妻妾待婢少盛如花何忽迭高麗婢姦通陷罪至此我得高麗婢當啜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脇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太妃素嚴詳有微罪常加責罰以察裹杖至是去察詳被創膿潰旬餘乃能立又杖劉妃數十曰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長也而不檢校夫壻且婦人皆妒何獨不妒劉妃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家奴數人陰結寮佐欲劫出詳密書姓名託帑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遊具突入就詳手中攫得褒之詳慟

哭數聲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典事猶今尚書六部主事吏曹也江南制局監有典事）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師古曰距雞附足骨）（師古曰至時而鳴）司時起居入以爲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竟甯元年（師古曰典主也）（師古曰將謂帥領其衆也）石顯伏事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但冠頭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忠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賀足眾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

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視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白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詔等伏誅魏主愈重光高肇說魏主使徧徙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勰志尚高邁不樂榮勢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肇既離閒諸王權勢益盛人士無不輦轂拜伏給事中元順任城王澄之子也懷刺謁肇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座大有貴客不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入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憎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睹肇謂眾賢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送之加敬澄聞之杖之數十　魏人圍邢巒奏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屏銅

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不復買積以費國資遠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遐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而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恆有餘國用恆不足苟非爲之分限靣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嘉納之　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魏徐州刺史元鑒遣淮陽太守吳棻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其路棻生鏖戰破之遂取角城甲子立皇子綜爲豫章王　魏李崇破東荊叛蠻生擒樊素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之西荊正指荊州也魏太和中徙荊州治穰城在東荊州之西　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止復遣甯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輒戰而前兵勢甚銳魏元英結壘於壬雞山水經注義陽之東有大木

山即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逖字士雅後人因以名山杜佑曰應州胸柏縣有大木山晉祖逖爲豫州刺史戍家關於此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爲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損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背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壘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蠻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辛卯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嫓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

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徙義陽乃復立英爲中山王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遐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而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恆有餘國用恆不足苟非爲之分限靣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嘉納之　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魏徐州刺史元鑒遣淮陽太守吳棻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其路棻生鏖戰破之遂取角城甲子立皇子綜爲豫章王　魏李崇破東荊叛蠻生擒樊素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之西荊正指荊州也魏太和中徙荊州治穰城在東荊州之西　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止復遣甯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輒戰而前兵勢甚銳魏元英結壘於壬雞山水經注義陽之東有大木山即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逖字士雅後人因以名山杜佑曰應州胸柏縣有大木山晉祖逖爲豫州刺史戍家關於此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爲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損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背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壘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蠻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辛卯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嫓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

授方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隨須者應軍行之所須以爲用者也愚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恆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置鼠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大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遥遠代表諸國顧或外叛代表諸魏代都之處外也諸國謂高車諸部也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慈之日隨便蒐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悉從之

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詔中書監高閭與給事中公孫崇考定雅樂見一百三十七卷書武帝永明十一年人之未就會高祖頒太樂令上所調金石及書至是魏主始命入座已下議之　冬十

一月戊午魏詔營繕國學堆目錄是年置四門小學袁鑑曰太伯自周以上學唯以二事教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校二十年教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校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儒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前是爲周之五學時魏平爾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閒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眾

十二月丙子魏詔殿中郎陳郡袁翻等議立律令彭城王勰等陰之　己亥魏主悉如伊闕　上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晉元帝建武元年戴邈請建太學王敦蘇峻之難學校廢矣成帝咸康三年後立而復廢終不振穆帝永和八年殷浩以軍興罷太學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微置玄宗開館教授而儒元文史四學竝立齊高帝建元四年置國子學生二百人隆昌建武之閒已倚席而不講矣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明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梁紀二　起天監四年　盡天監六年

高祖武皇帝二

乙天監四年　魏元洛正始二年　春正月癸卯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敎淪斁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可謂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納後進於是以賀瑒（瑒音蕩又音暢）及平原明山賓吳山沈峻建平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期年之閒懷經負笈者雲

會瑒循之元孫也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門徒中經明行脩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爲南譙太守（按魏形志晉孝武置南譙郡蓋治渦陽又案蕭子顯齊志武帝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南豫譙臨江臨江六郡置南豫州四年罷南豫史沈憲殿二譙分置以秦墀子亭爲臨潁州汝陽在南譙屬界悉屬西豫譙江居晉熙汝陰之中渦南豫求以潁川汝陽屬南豫譙江屬西豫則舊之南譙蓋治於歷陽西界而渦陽已入於魏矣南北迭置郡縣最爲難考者奉如此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以道遷爲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犇從梁秦二州刺史莊耶黑鎮南鄰以道遷爲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爲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老城江忱之等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犇事見一百四十一卷齊明帝建武四年　朝廷以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

中有部曲六百人道遷悼之上疏左右哭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盧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田馬成主少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氐王楊紹先楊集始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朗獨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豐縣侯考異曰梁帝紀天監十三年二月盧陷梁州事實俱在梁帝紀而列傳皆無其事魏帝紀正始元年閏十二月癸卯兩衍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道遷傳其事最詳長歷梁開二月盧陷正月胡也故置於此　又以尚書邢巒爲鎮西將軍都督征梁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讓州且求公爵魏主恪不許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乙丑魏以驃騎大將軍高陽王雍爲司空加尚書令廣陽王嘉儀同三司　二月丙子魏以宕昌世子梁彌博爲宕昌王　以吏部尚書張充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充少時

不持操行肆意畋遊父緒常請假還吳始入西鄙充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遇緒船至便放紲脫講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不亦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身改節學未盈歲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仕齊歷官侍中常平建業召百官充獨不至帝以是重之充長於義理既爲祭酒乃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　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兩衛兵塞洛口自淮以來徐揚以北多陂塘公則未嘗習水戰而藏名未悉故命以字至梁分十二寺始各帶卿字水經注洛水翼音劉治稼翼翼進也又音即侯反進

魏邢巒至漢中整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水經注漢水自武興城北西南流逕陽平城北又西逕石亭東又逕晉壽城西　繹遷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繹爲梁秦二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據郡不下邵民嚴元思聚衆自稱巴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氐叛魏歸漢中糧道絕魏遣軍擊破之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爲河梁二州刺史宕昌王　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杭考異曰梁書元起傳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首壽垣譙生急按魏那繹傳曰譙衛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又曰南衛遣其將軍孔陵等據深杭然則景胤陵皆梁將也元起傳誤　魯方達戍南安五代志始州普安縣舊曰南安始州唐之劍州任僧裏等戍石同以拒魏那繹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　五月魏徐州獲蛾食人厄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

者二十二人　初鄧元起之爲益州刺史也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當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賜光濟簽之遇遽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至是以母老乞歸詔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普壽王景胤等並遣告急眾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侵淫侵淫以漸而寫輸侵毒好肉爲雖方須撲討竟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恩惠救之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普壽已陷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

詔眾乃散遂誅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協力誅東昏報其父讎也汝為讎報讎義之因表元起逼需不發軍事收付州獄自經死按若止以逼需元起傳裴元起安敢擅收前刺史付獄殺之必誣以反也今從南史又案晉藻本以冠軍為益州刺史與南史異　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初元起臨益州表新野庾黔婁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狠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及元起遇害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揭持喪柩歸鄉里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毛萇曰胥下也梁益州民也胥相也附祝上曰胥附功惟闕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之土也

私戚之端自斯而啟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眾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於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圍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六月庚戌初立孔子廟　夏侯道遷之叛梁州既為魏有魏因遣將寇巴西巴西太守庾域率城人固守域在州甚得民和及城中糧盡將士皆齕草食土無有離心魏人乃退時兵後人飢域上表賑貸不待報輒開倉給民為有司所糾上不聽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甯蠻太守　豫州刺史王超宗將兵圍魏小峴丁卯魏揚州刺史僻昊度遣統軍李叔仁等擊之超宗兵大敗

冠軍將軍王景胄等與魏王足戰頓收秋七月足進逼涪城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龐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胄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胄等二十四將皆死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寅將軍姜慶真與魏戰於羊石不利羊石盜郎陳伯之公則退屯馬頭　雍州蠻河東太守田青喜叛降魏　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之西序魏主詮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為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者也柔脆之物生於墟落穢溼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雅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疏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然太戊高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商王太戊之時亭有祥桑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而修德祥桑枯死殷道復興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朝諸侯有天下猶遵之於亭　所謂家利

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蹤時民勢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恤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寬朝御之膳省方觀之年俟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謐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晏樂故光言及之　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楊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為副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用

（有封國所入之租田梁者職田所入之穀）宏軍於洛口　楊集始集義立楊紹先為帝自稱秦王十一月戊辰朔魏遣光祿大夫楊椿將兵討之　魏王足圍涪城罰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恪請乘勝進取蜀以為建康成都相去猶

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接一
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
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裒棱少年未洽治務尚浩名將多見四戮今
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在劒閣今既克南安
已奪其險壘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
後眾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肅行嘗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
淵藻安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鬬庸蜀士卒慓
怯弓矢裁弱五可圖也武王之伐紂也庸蜀羌微從庸上庸之地蜀蜀郡之地臣內有文吏
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軍阻重阻險也民心懷服
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
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陽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

時不可失若欲保境甯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
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嶷又表稱昔鄧
艾鍾會帥十八萬眾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也
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
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
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
潼已附民戶數萬謂已上名潼之民也朝廷豈可不守又劒閣天險得而棄
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劒閣以來鬢髮
中白補註曰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彊者既得此地而自
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
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魏已得劒閣進取
成都涪亦當其衝梁

兵由南水而上救
成都涪亦當其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
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
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遥遥遠也恆多擾動
昔在南之日補註曰昔在南之日謂梁州未以其統綰勢難曾增立
爲魏有猶屬於南朝之時以
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補註曰梁州藉利因而表罷謂
罷巴州復合并爲一彼土民望嚴蒲何惕非惟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聚右甚
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
厠迹州之上佐是謂州綱是以鬱悒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元思自
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
彼立州鎮撫華獠巴西之地華人與獠雜居故云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壑以王足行益州刺史
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
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
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
自魏來降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
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賚散兵儲公事諮
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執其首以城來降
甲午天氣晴朗而西南忽有電光閃如雷聲者三　十二月戊申
魏遣驃騎大將軍源懷討武興氐邢巒等拉受節度　魏洛陽縣
獲白鼠舉朝以爲瑞散騎常侍盧昶奏曰謹按瑞典外鎮刺史二
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比年以來兵
革屢動朔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乘荆豫凶狡王
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

轉運又戚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涌原盜盼田蕪罕耘連村接閭饑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彊恃私而逼掠遂令閭裡禍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國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但思所以濶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貪暴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按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戒然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乘風挾詐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己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讜置之於朝姦回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不戒而恆敬百寮不嚴而自肅矣　司徒尚書令謝朏以母憂去職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錢

金紫光祿大夫醴陵侯江淹卒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兒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丙戌　天監五年　梁元帝正始三年　春正月丁卯朔魏于后生子閏大赦　改

集義圍魏關城　此即陽平關城也　邢巒還建武將軍伊闕戍主邢巒眼討之集義逆

戰堅眼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涌原盜盼田蕪罕耘連村接閭饑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彊恃私而逼掠遂令閭裡禍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國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但思所以濶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貪暴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按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戒然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乘風挾詐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己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讜置之於朝姦回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不戒而恆敬百寮不嚴而自肅矣　司徒尚書令謝朏以母憂去職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錢

金紫光祿大夫醴陵侯江淹卒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兒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丙戌　天監五年　梁元帝正始三年　春正月丁卯朔魏于后生子閏大赦　改

集義圍魏關城　此即陽平關城也　邢巒還建武將軍伊闕戍主邢巒眼討之集義逆

戰堅眼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義亡走遂滅其國　晉惠帝元康六年氐王楊茂搜始據仇池百姓共推茂搜子孫相繼有之後稍衰微為其部將楊騰所逐騰自稱秦王建都仇池之地北接隴西天水南接漢中拓拔氏盛取武都仇池之地楊氏僅據武興今興州東谷州領武興仇池二縣頭　乙亥以前司徒謝朏為中書監司徒　冀州刺史桓和擊魏南青州不克　梁青冀二州治瀆洲魏置徐州於固城領東安東莞二郡高麗太和二十二年改為南青州五代志沂州沂水縣舊置南青州、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眾二千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為主改元建明置百官攻逼州郡涇州民陳瞻亦聚眾稱王改元聖明魏置涇州治臨涇城領安定隴東新平北地平涼等郡　己卯楊集起兄弟相帥降魏　甲申封皇子綱為晉安王　二月丙辰魏主詔以下直言忠諫治書侍御史楊固上表以為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責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倘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疏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戊午魏遣右衛將軍元麗都督諸軍討呂苟兒麗小新成之子也　小新成見一百二十九卷朱孝武大明五年　乙丑徐州刺史歷陽昌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戰於梁城　晉孝武太元中僑立梁郡於淮南壽春界故有梁城其地在壽陽東北鍾離西南　義之敗績　將軍蕭昞將兵擊魏徐州圍淮陽　淮陽郡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己卯魏荊州刺史趙怡乎南將軍癸康生救淮陽厲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梁帝聞其能引彊弓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　魏咸陽王禧之子翼過赦求葬其父屢

泣請於魏主盜魏主不許癸未製與其弟昌瞱來侍製容貌魁壯風制可觀上甚重之以爲咸陽王翼以瞱嫡母李妃之子也請以爲讓之上不許　輔國將軍劉思效攻魏青州刺史元繫於膠水（魏收志光州長廣郡即墨縣有膠水水經膠水出黔陬縣北山北流過夷安縣東又東北過即墨縣東北入海）臨川王宏使記室吏王遜爲書遺陳伯之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遊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仗鉞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壽春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猶豫以至於此望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

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鼻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鵬行有序佩紫懷黃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驅場之任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覩顏惜命驅馳異域甯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彊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叛臣賊子莫不誅夷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積貳方當繫頸蠻邸縣首槐街而將軍偷生苟活於沸鼎之中游巢於飛幕之上左傳吳季札聞齊國之政曰夫子之居此也齊其先亡乎幕喪三月江黃其至危也　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厲公之恩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壽陽梁城擁眾八千來降魏人殺其子虎牙詔復以伯之爲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久之卒於家遲吳興人也八歲便屬文辭采麗逸與范雲齊名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迴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其爲時人所重如此　夏四月乙未魏復罷鹽池禁　是月魏始豐縣獲八目龜二　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二州諸軍事帥眾十餘萬以拒梁軍指授諸將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荊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更荊州爲宛州也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蒲子顯曰志雍州有河南郡所領五縣惟襄陽爲實土則河南郡當在南陽棘陽縣界五代志魏郡有河南縣淮陽郡鄧州新野縣舊曰棘陽）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考異曰大眼傳云俘獲七千有餘今從魏帝紀）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寇司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幸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晉安帝立宿預縣屬淮陽郡魏高祖以爲南徐州治所）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南徐治京口故以所謂爲北徐）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宗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眾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節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讀曰中

日仲考異曰魏帝紀六月辛丑昭小舰成今從敬傳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下敬接行山川夜帥眾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遍舟艦繼至初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敬先攻二城魏將楊靈屑帥眾五萬奄至眾憚不敢請奏益兵敬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彼益用奇豈在眾也遂擊靈屑破之敬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衆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淮淝欲保三叉考異曰南史作三丈今從梁書據淮淝水於此分三叉故名退保於此利於入船故眾欲之敬怒曰甯有此耶將軍死殺有前無卻命取纖扇麾幢植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敬親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敬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羊萬數絹滿十閒屋悉充軍賞初胡景略與前軍追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敬以將帥不和將致禍患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鬬故終於此役得無害耳敬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鼓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眾常如不及故投敵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將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水經註盧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濡水之所出也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魏地梁書時魏守將恐去魏城二十里諸將恐其追蹤敬恐遣輜重居前身率小輿殿後魏人服敬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壬午魏遣尚書元遙酒拒梁兵　癸未魏遣征西將軍于勁節度秦隴諸軍　丁亥廬江太守閻favicon裴錄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邱城水經註肥水逕霍邱縣故城南又東逕羊石城南魏帝紀辛巳敬克合肥丁亥遂克羊石庚寅克霍邱令從之錄傳敬攻二城在破邵陽洲後誤也　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　乙巳魏安西將軍元麗擊王法智破之斬首六千級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圍高冢戍水經註彭城同孝山陰有楚元王冢高十許丈廣百許步意者魏立戍於此乎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以前山陰令傅翊為建康令翊居官素有能名嘗為吳令發姦擿伏治化如神建康令孫巖問曰丈人為政何以至此翊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翊奉而行之建康大治翊父玟玟父僧佑世有治能人傳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故元明云家譜所不載

滯欲不理得乎初臨淮劉元明為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翊代之因請教曰願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元明曰我有奇術卿家譜太子統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能徧誦五經庚戌始自禁中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恆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　丁巳魏以度支尚書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　魏驃騎大將軍馮翊惠公源懷卒懷性寬愒不喜煩碎常曰為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

平斯則不密非屋之病也　秋七月丙寅桓和擊魏兗州拔固城
固城疑即胡狛固城也推狛固在蕭陵界　呂荷兒率眾十餘萬屯孤山圍逼秦州此孤山當在上邽左右疑秦州治魏元龜進擊大破之行秦州事李紹下注淮南之洛口　前軍克梁城即譙昌義之梁城也　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
掩擊孤山獲其父母妻子庚辰荀兒帥其徒詣壘降兼太僕卿楊
椿別討陳時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
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
向輒克賊所以深宮正避死耳今宜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
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
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鬚髮盡磔磔張也開也曰呂僧珍可
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
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白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
僧珍謝諸將曰殿下作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阻喪故欲全

師而退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市帽
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謂韋叡也僧珍
欺曰使始興吳平爲帥而作之豈有爲敵人所侮如是乎始興王
僧吳平欲激裴邃分軍取壽陽大眾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
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忿怒魏兗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
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
若進據洛水彼自潰敗英曰蕭臨川雖驗其下有良將宜裴之屬
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乖
於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
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
勿妄自辛苦降人皆悅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
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蕭昭

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考異曰梁書宏傳云會征役久有詔班師疑為不實今從南史

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棄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棄開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縋食饋之淵猷淵藻之弟也時昌義之軍梁城開洛口取與張惠紹皆引兵退魏主怪詔中山王英棄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戍昌義之為戰守之備馬頭城在鍾離之西馬頭既陷魏必東攻鍾離故預為之備　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為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各有差等邊者謂之市瞥以通曹貨賂為市因謂之市曹　丁酉梁兵圍襄陽者夜遁劉洛口緝潰故亦遁魏鄧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　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可汗佗汗魏言繕也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祉崙乃魏之叛臣事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十九年往者包容暫聽通使事見一百三十六卷宋武帝永明五年今蠕蠕衰微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謀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少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　魏京兆王愉屢平王懷國臣多驕縱公行屬請魏主弗詔中尉崔亮窮治之坐死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為民惟廣平石常侍楊昱文學崔楷以忠諫獲免昱椿之子也

十一月甲子京師地震生白毛　乙丑大赦詔石衛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上敕景宗頓道人洲道人洲在邵陽洲之東眾雷齊集俱進景宗固啟求先據邵陽洲扈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遣詔而進值暴風猝起頗有溺者復還守先頓謂還守道上聞人洲也

之日畏宗不進蓋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初漢歸義侯勢之末羣獠姚出北自漢中南至邛笮布滿山谷事見九十九卷晉孝宗永和二年　勢既亡蜀民多東徙山谷空地皆爲獠所據其近郡縣與雜居者頗輸租賦遠在深山者郡縣不能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自潤公私利之及邢巒爲梁州獠近者皆安堵樂業遠者不敢爲寇巒既罷去魏以羊祉爲梁州刺史侍賢眼爲益州刺史去年魏得晉時留益州　祉性酷虐不得物情獠王趙清判引梁兵入州境爲寇祉遣兵擊破之賢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　十二月癸卯都亭靖侯謝朏卒　魏人議樂久不決

守天監五年六年

行天監六年　魏元恪正始四年　春正月公孫崇請委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高肇監其事魏主落知肇不學詔太常卿劉芳佐之　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眾纔三千以昌義之督率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眾負土隨之厥高壁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　迮逼迫也　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衝車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晷而復升莫有退者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處輒馳往救之每纔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迺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詔曰彼土烝溼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

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役二萬三千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竝計之大功之內城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太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整濠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計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爲準料功丁闊下加

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欲軍士言父遂等潛行水底齎救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　甲都狎字　殺傷甚眾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叡自帥眾來戰叡乘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

歎叹於城上俯謂呵之乃定初牧人過淮北伐芻稾者皆爲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爲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掠景宗攻其北魏于郡陽洲兩岸立橋南橋以接元英之兵北橋以接楊大眼之兵三月淮水漲漂六七尺考異曰梁帝紀四月癸未景宗等破魏軍魏帝紀四月戊戌鎮誰大水英敗績按魯景宗傳云三月春水生淮水暴漲梁魏二史蓋據奏到月日書之耳今從景宗舊傳紀先是旱甚詔斬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其神像將焚之俄而雨帝神忽命載送微禁庭并神影焉明日開霤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蓋俄頃雨如瀉盆中宮殿皆白震動帝自此重深畏信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乎爲法駕將朝臣修謁及鍾離被圍帝復詣祝求助既已而雲雨水長遂挫敵人氣旋之後魏中人馬腳盡有泥潦當時並目睹焉考異曰梁帝紀四月戊戌鎮誰大水英敗績按魯景宗傳云三月春水生淮水暴漲梁魏二史蓋據奏到月日書之耳今從景宗舊傳紀先是旱甚詔斬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其神像將焚之俄而雨帝神忽命載送微禁庭并神影焉明日開霤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蓋俄頃雨如瀉盆中宮殿皆白震動帝自此重深畏信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乎爲法駕將朝臣修謁及鍾離被圍帝復詣祝求助既已而雲雨水長遂挫敵人氣旋之後魏中人馬腳盡有泥潦當時並目睹焉遂泰郡太守李文釗等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爲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爲縣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晉又屬臨淮東安帝改堂邑爲泰郡五代志揚州六合縣舊曰尉氏置泰郡

梁鬬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蕭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魏收志睢陽郡穀陽縣有濊水按水經注濊水在沛國相縣界蓋睢水邊穀熟而睢名焉今濊水按水經注睢水自睢陽縣東流逕睢陵縣北又東與濊水合參而考之則濊水當在睢陵北又東逕睢陵縣北又東與濊水合參而考之則濊水當在沛縣界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考異曰梁敘傳云其餘降甲潛領名爲四奴者猶數十萬按魏帝紀書景宗傳皆言虜萬人太過今從景宗傳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叡積所獲于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蓑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逢作塞而作塞者擲采未成次鄰者塞之以決勝負塞與塞同異事俱言塞事也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蓑之等受賞各有差宋幾景宗振旅凱旋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沈約賦韻景宗獨不得韻意色不平敢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時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旆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賞不已約及朝賢鶩嗟竟日詔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讓惟以羣叡年長且州里勝流時相敬重同晏御筵亦曲躬謙遜帝以此賢之然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輒諫止之景宗不悅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鳥叫平澤中逐麏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煖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幌小人輒言不可閉當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令人氣盡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乘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慚乃止　癸卯有三彖入京師　夏四月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爲

尙書右僕射安成王秀爲江州刺史秀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
舫以船載齋庫物因曰我豈愛財而不愛士乎乃以堅者給
齋舫前兩船曰舫　秀曰我豈愛財而不愛士乎乃以堅者給
參佐下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舫遂破初至州聞前刺史取陶潛
幷孫爲里司歎曰淵明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卽日辟爲西曹時夏
水汎漲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值秀曰刺史不德水
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　分湘廣二州置衡州　丁巳以臨
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偉爲揚州刺史石光
祿大夫沈約爲尙書左僕射王瑩爲中軍將軍　六月丙
午馮翊等七郡叛降魏馮翊等七郡汇左偏立於雍州界　秋七月丙寅分廣州
置桂州　丁亥以尙書右僕射王茂爲中衞將軍　八月戊子大
赦　戊戌京師大水江濤入城荊州水患尤甚江溢隄壞始興王

憺時刺荊州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益甚水益壯衆皆
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尙欲身塞河隄我獨何心以免乃登隄歎
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酹酒於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
水退隄立郡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
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民皆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
勇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
於州界吏民歸美憺謙讓不受　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
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
爲民楊大眼徙營州爲兵魏世祖眞君五年置營州治和龍領昌黎建德遼東樂浪帶方北平以中
護軍李崇爲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崇多事產業征南長史狄道辛
琛屢諫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崇因謂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

供養母毋好鶴唳域在任營求不怠忽一旦雙鶴來下人以為孝
感所致子子與亦有至性天監初為侍郎及域出守巴西子與
以蜀路險難表求侍從以孝養獲許域之遷宕蜀子與亦相隨焉
域於路感心疾每每大叫子與輒為悶絕及域卒哀慟將絕者再
奉喪還鄉秋水方壯巴東有泛預石高出二十許丈秋至則纔加
櫂焉或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喪艦之至此石猶不見子與拊心
長叫其夜水忽退減安流南下既渡水仍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泛
預如櫂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初變弱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
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三　起天監七年盡天監十三年

高祖武皇帝三

天監七年號元惰永平元年　春正月魏潁川太守王神念來聘為後神念子慧
稱有功於與復張本　王子以衛尉吳平侯景兼領軍將軍　詔吏部尚書
徐勉定百官九品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二月乙丑增置鎮衛
將軍以下為十品凡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別有八班凡一百九號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
將軍二十四班凡一百九號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為十七班尚書令人子太
傅左右光祿大夫為十六班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尚書右僕
射中書監特進領護軍將軍為十五班中領護軍吏部尚書太
子詹事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為十三班中書令列曹尚書國子
祭酒宗正太府卿光祿大夫為十三班侍中散騎常侍左右衛將
軍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尚書吏部郎秘書監
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左右二衛率左右驍遊太中大夫皇弟皇子
諮議參軍司農少府廷尉卿太子中庶子光祿卿為十一班給事黃門侍
郎太子家令率更令僕射為十班尚書令人子太傅左右光祿大夫為十班尚書僕射
令僕揚州別駕中散大夫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散騎皇弟皇子府司
馬朱衣直閤將軍為十班尚書左丞鴻臚卿中舍人國子博士
太子庶子揚州中從事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太舟卿大長秋
皇弟皇子相諮議嗣王府長史前左右後四軍司馬王府司馬庶姓
公府長史司馬為九班祕書丞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掾司徒掾
皇弟皇子友散騎侍郎尚書右丞南徐州別駕皇弟皇子
屬皇弟皇子單為二衛司馬嗣王庶姓公府從事中郎左右中郎
將嗣王庶姓公府諮議皇弟皇子之庶子相長史司
史司馬庶姓侍郎府長史司馬為八班五校東宮三校皇弟皇子
之庶子府中從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南徐州中從
之庶子府諮議為七班太子洗馬通直散騎
薄尚書侍郎著作郎皇弟皇子府功曹史五經博士皇弟皇子府
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掌江雍郢諮行五州別駕從事

長史司馬嗣王庶姓公府掾屬南臺治書侍御史廷尉三官謁者僕射太子門大夫嗣王庶姓公府諮議爲六班儀書郎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庶姓公南蠻校尉江州刺史南康王府主簿太子太傅少傅丞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寧衡七州別駕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寧衡七州別駕太常丞皇弟皇子國郎中令三將軍宮二將嗣王庶姓湘江等五

指得皇泰領軍拱手而已及平侯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職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爲雍州刺史　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皆以爲承高肇之意也　丙午魏以去年旱儉遣使者所在賑恤　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妃大赦　五月己亥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卿先是十二卿（五代史志曰是年以太常爲太常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爲少府卿加置太舟卿是爲春卿加置太匠卿是爲夏卿以衛尉爲衛尉卿以光祿勳爲光祿卿是爲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　癸卯以安成王秀爲荊州刺史先是巴陵馬營蠻緣江爲寇州郡不能討秀遣防閤文燮帥眾燔其林木蠻失其險州境無寇秀又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處士河東薛懷明南平薛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苴脫其使愉遣其將張靈和擊之爲亮所敗李平軍至經縣（經縣漢晉屬安平國）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營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自定（蠻兵盛亦李平所統故爲西變而平不動故自定）　九月辛巳朔愉逆戰於城

中推柒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二弟（清河王懌潛悅悵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譖愉兄弟愉澤廣十五歲）不勝忿炎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弒逆遂爲壇於信都之南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爲皇后潛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爲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丁卯魏大赦改元永平　魏京兆王愉遣使說平原太守清河房亮亮斬其使愉遣其將張靈和擊之爲亮所敗李平軍至經縣（經縣漢晉屬安平國）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營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自定（蠻兵盛亦李平所統故爲西變而平不動故自定）　九月辛巳朔愉逆戰於城

南草橋平奮擊大破之愉脫身走入城平進圍之壬辰安樂王詮彼愉兵於城北　癸巳立皇子綽爲南康王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恪不聽高肇由是怨之數譖勰於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滑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僧固與之同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郡中令魏假前防閤高祖珍（高祖珍前嘗爲勰防閤已去官故曰前防閤）希肇提擿構成其事壘令倚中元以聞睢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魏主以問睢睢明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假高祖珍爲證魏主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廷平王愷高肇俱入妄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鞭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裹於

于后詔李氏入宮撫之愉驕奢貪縱所爲多不遵魏主召愉入禁

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分各就便安之處消酒毒而息眞氣）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鎖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能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時景明報德寺僧暝鐘欲飯忽聞勰卒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爲之不食但飲水而齎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北

魏京兆王愉之亂也（考異曰魏書及北史愉傳皆云愉每征止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鎖鑰之中欲留白若略無憚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我亦何面見至尊於是感激流涕紀氣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按愉既敗被執謀略無憚懼安能慙見魏主遽感激絕氣而死蓋肇潛使人殺愉因以此言紿魏主耳　諸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澧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考異曰魏書及北史愉傳皆云愉每征止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鎖鑰之中欲留白若略無憚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我亦何面見至尊於是感激流涕紀氣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按愉既敗被執謀略無憚懼安能慙見魏主遽感激絕氣而死蓋肇潛使人殺愉因以此言紿魏主耳　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姙

刑至剖胎乃禁紂所爲酷而非濬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顯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爲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顯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爲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蔽宮口肇奏除平名　初魏顯祖之世柔

然萬餘口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魏世祖太延二年置高平鎮是後薄宗正光五年改置鎮州又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鎮肅宗孝昌中改置靈州未白曰太和十年改薄骨律鎮爲沃野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惟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甚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溼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長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抄掠如椿之言　庚子魏鄯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成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鄯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考異曰田益宗傳詔曰英統馬步七萬鄧僧統精騎三萬蓋虛譌耳今從魏帝紀）　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考異曰梁帝紀作白早生馬仙琕傳作頑邪王司馬處容今皆從魏書）　自號平北將軍求救於司州刺史馬仙琕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都督仙琕欲求應赴（謂前教求應赴之事）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進頓楚王城遊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爲司州刺史（考異曰梁帝紀十月丙子魏陽關主許敬珍以城內附詔大舉北伐以始興王憺帥眾入淮王茂帥眾向宿豫丁丑白早生與豫州刺史胡遹以城內附姓名年月事迹俱與魏書參差又獨檢諸列傳皆無其事今故從魏書　丙寅明帝正月壬辰魏築東參軍成景儁斬徐嶽城主麗二月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內附姓名年月事迹俱與魏書參差又獨檢諸列傳皆無其事今故從魏書　丙寅以吳興太守張稷爲尚書左僕射稷雖處朝右每聽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井霤字希光畯字豐民同字不同以旌其志

廣曹之孤謀出張稷故稷以此爲憾而名其子以伊尹霍光以明己廢昏立明之志　魏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猶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眾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謂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踰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殺徐豫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諸城皆沒惟義陽一城爲司五千戶郡公招之益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徐豫魏主闉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趨義陽英以眾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其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荊兒等開門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甯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堵崇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閻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掩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其下聞之於執政賞遂不行　壬申魏東荊州表桓暉之弟叔興前後招撫太陽蠻歸附者萬餘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自是之後蠻左郡縣不可勝紀）

矣詔前鎮東府長史蕭道元案行置之道元範之子也（範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三年）是歲柔然佗汗可汗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魏主猶弗受報之如前初尚書侯倍穷奇爲噘噠所殺（噘噠國大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匿北自金山而南在于執其子隨之西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城蓋王舍城也）彌俄突而去其眾分散或降魏或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噘噠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佗汗可汗戰於浦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佗汗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內徙於魏時柔威爲龍驤將軍魏主遣威發梁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去彌俄突聞其離壞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浦類海北制其髮送

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魏主使東城子亮報之賜遺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佗汗可汗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號收日號言節制也）改元建圖　宋孝儀紀天皆服衮冕兼著作郎高陽許懋請造大裘從之（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鄭眾注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特有司尋大裘之制唯鄭元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爲據按六冕之服皆元上纁下今宜以元綪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裘以羔皆無文紬冕則無旒劍日可）　上將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與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加常儀（還宮則鼓吹振作）

己丑天監八年（魏元恪永平二年）　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國山在義興國山縣隋廢義興縣并因山爲名入焉宋太平興國元年以太宗潛邸舊諱改義興爲興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

號此糟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
徧四岳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肆覲東后五月南
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狩
至于北岳若爲封禪何其數也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遲人之前
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夷吾又云惟
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太山禪社
首神農卽炎帝也而夷吾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
若凡主不應封禪蓋齊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
以屈之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一焉昔
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伏羲封太山禪云神農氏封太山禪云
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禹封太
山禪會稽湯封太山禪云云成王封太山禪于社首皆受命乃得
封禪桓公曰寡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何以異此管
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
所以爲盛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
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今有五焉今四夷賓麒麟不
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蒹葭茂鴟梟鴟鴞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遣
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然則封
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
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
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義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魏中山
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遣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
兩關不得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東關卽武陽關又恐其幷
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五統甲之眾以分其
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驃騎將軍馬廣屯長薄申
蠻悉渡漢水來降雍州刺史吳平侯蕭納之綱紀皆以蠻累爲邊
患不如因此除之州郡上佐謂之綱紀言其綱紀州羣之事也　冏曰窮來歸我誅之不

日紹傳云歸荀兒等十人今從司馬悅傳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
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
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拾慰勞之且曰戰
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全無
報旨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謂
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爲民也
凡在民上豈可以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徧像還彼彼當以漢
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將兵七
萬寇漵浦漵浦在漢北據梁書吳平侯蕭暢破志于漵浦漵溝流尸蓄漢水則漵滿之水南注于漢漵音鋤
蠻悉渡漢水來降雍州刺史吳平侯蕭納之綱紀皆以蠻累爲邊
患不如因此除之州郡上佐謂之綱紀言其綱紀州羣之事也　冏曰窮來歸我誅之不

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爲屏蔽不亦善乎乃開樊城受其降命
司馬朱思遠等擊忠於淯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夏四月戊申
以臨川王宏爲司空加車騎將軍王茂開府儀同三司　己酉魏
以武川鎮饑詔開倉賑恤　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降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簡寶義卒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九月
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爲北海王　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
二黍爲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爲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八
音之器及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然云必依經文聲則不
協以情增減殆無準據竊惟樂者王朝治定之盛事光贊祖宗之
茂功宏志意先聖詳依經史且漢魏以來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
差謬請更令芳依周禮追樂器俟成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從之

夫作樂者先定律律起於黃鍾之長以黍審其度黃鍾之管
以黍審其容周禮典同雖曰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
陽之聲比爲樂器然度之長短容之多少未嘗詳言之也冬官考
工既出于漢而鬼氏爲鍾仙言其廣長圍徑深厚而系黍之法無
聞焉中書監高閭修正音律久未能定閭表太樂祭酒公孫崇參知
律呂鍾磬之事景明四年幷州獲古銅權詔付崇以爲鍾律之準
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參爲寸法寺太常卿劉芳受詔
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
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分歧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
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新尺有司奏遵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製故遂典修金石　冬十月癸丑
魏以司空廣陽王嘉爲司徒　十一月己丑魏主將於式乾殿爲
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
河東裴延儁上疏以爲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
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
遐座親講大覺凡在嘈聽塵敝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
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養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

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斛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還裙衫迎之累遷御史中丞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畢葬竟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雖木爲棺浣衣爲斂圍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帝聞問方食兩苑綠沈瓜投之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爭與交好座上賓客恆有數十劬昉爲義興要彭城到溉溉弟洽之郡共爲山澤之遊後進皆宗之時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

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倕贈昉詩云和風雜雲氣下有眞人游壯矣衡文若賢哉陳太邱時謂昉爲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及卒芸與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性通脫不事形儀喜慍未嘗形於色奉世叔父母不異嫂親母兄嫂恭謹外氏貧窮恆營奉供養祿秩所收四方餉遺皆頒之親戚即日便盡不治生產至乃屑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嘗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昉既以文才見知時咸云任筆沈詩時沈約以詩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于是有才盡之談矣昉博學於書無

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所皆文義數十萬言盛行於世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爲過于蕭生揚子且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昉之四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到溉見其論抵之於地終身恨之

詔天監九年魏元恪永平三年　春正月乙亥以尚書令沈約爲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王瑩爲尚書令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宋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以久居端揆有志

台司論者亦以爲宜而上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約與徐勉善遂以書陳情于勉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之請三司之儀（梁官制有開府同三司之儀在開府儀同三司下）上不許　庚寅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離門迄三橋　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大赦詡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晉志金城郡狄道縣後魏道武始郡）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咸共禱祀祈生男女節節皆長男生身死所

師者皆入學　雲陵太守孫謙雖已衰老猶彊力爲政在郡日必
躬勑課農桑不問寒暑帝念其老徵爲光祿大夫先是零陵多虎
暴謙在郡二年虎遂絕迹去官之夜虎卽害人既至帝嘉其清操
甚禮異之謙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帝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
也　詹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夏四月丁巳詔曰尚書五都
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澤註驅也二丞謂左右丞雖求
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每盡時彥庶同村鎮秉北辰目於是以
都令史視卒朝請用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濛曹參軍蕭軌乘
顯兼吏部郡太學博士孔虔孫乘金部郡司空濛曹參軍蕭軌乘
左右戶都宣毅將軍府之墨曹參軍並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選　五月丁亥魏詔以冀定二州旱儉開倉賑恤

六月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術衆衆癸丑攻郡殺太守朱僧勇轉
屠旁縣閏月乙丑承伯踰山奄至吳興東土人素不習兵吏民恇
擾奔散或勸太守蔡撙避之撙不可募勇敢閉門拒守承伯攻
攻之撙帥衆出戰大破之臨陳斬承伯撙興宗之子也承伯餘黨
入新安攻陷黟歙諸縣太守謝覽遣兵拒之不勝逃奔會稽熹軍
討平之　冬十月魏中山獻武王英卒英性識聰敏博聞彊記便
弓馬解吹笛微曉醫術　上卽位之三年詔定新歷員外散騎侍
郎祖恆奏其父沖之考古驗爲正歷不可改至八年詔太史課新
舊二歷新歷密舊歷疏是歲始行沖之大明歷舊歷何承天歷也新歷祖沖之歷也
沖之上歷見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沖之稽古有機思初宋武帝平關中得
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
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
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
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沖之解鍾律博
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
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暖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
詣微之日雷霆不能入簪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王令散騎侍郎周興嗣佐撰國史興嗣才學遒世一時文士如到
沆張率陸倕皆莫能及凡國家銅表銘榜塘碣北伐檄皆其所
作也上又分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
碎無序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綴次進上及

旦蠻夷皆白未幾兩目皆盲上撫其手曰嗟乎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　魏劉芳奏所造樂器及敎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成乞
如前敕集公卿羣儒議定興舊樂參呈若臣等所造形制合古擊
拊會節請於來年元會用之詔舞可用新餘皆仍舊　魏主恪思
楊大眼之功就營州起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大眼雖富之孫也少有膽
陽時人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善騎矛馳馬奔擊
氣跳走如飛然麤獷不爲宗族顧待不免飢寒太和中起家奉朝
請時將南伐詔詣孝沖與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
書不見知聖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槊鼻而走繩直如矢
焉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
用爲軍主大眼頗請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

一舉終不復與諸君爭列矣未幾還爲統軍徙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以功封安成縣子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地潘氏戎裝齊鑣竝驅及至選營同坐幕下對諸將指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涕自爲將帥恆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淮泗荆沔之閒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大眼雖不學恆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前意竟不多識字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七　梁紀三　武帝天監九年　梁紀三　八　思補樓

梁天監九年（魏延昌二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　戊申荆州刺史臨川王宏卒（宏以殺齊東昏侯爲功）

魏以尚書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稷以殺齊東昏侯爲功

韋睿縣騶虞見　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張充爲尚書左僕射　馬仙琕圍胸山張稷權頓六里以督饋運上敗發兵助之秋魏盧昶上表請益兵六千米十萬石魏主詔揚州刺史李崇等發兵四千給之冬十一月己亥魏主詔揚州刺史王珍國亦據胸山突盧昶節度　甲戌魏薛和破劉龍駒悉平其寨裴叔業東治兵壽陽以分胸山之勢盧昶本儒生不習軍旅胸山城中樵蘇俱竭仲文驟以城降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諸軍相繼皆潰曾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至是罷梁秦二州則史還爲梁秦刺史今從南史酒後於坐啟云臣近入梁山使哭上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卽散因此疎退久之除都官尚書　丁巳魏汾州山胡劉龍駒聚衆反侵擾夏州詔諫議大夫尚和發東

秦汾華夏四州之衆以討之魏高祖太和十一年分秦州置華州治華陰領華山登城白水郡又置夏州治統萬領化政闢熙金明代各郡　辛酉上祀明堂　魏青徐齊兗四州民飢遣使賑恤　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暅考異曰梁帝紀云三月辛丑按長歷是月丁酉朔而盧昶傳云三月二十四夜萬壽等攻掩胸城蓋辛酉也今不書日以闕疑又梁馬仙琕傳及魏帝紀盧昶傳皆云劉暅也據胸山召魏鎮　壬戌魏廣陽懿烈王嘉卒嘉少沈敏喜怒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輒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　魏徐州刺史盧昶遣郊城戍副張天惠秦置郡都漢改爲東海郡魏復爲郡都屬東徐州　琅邪戍主傅文驥相繼赴胸山請兵史張稷遣兵拒之不勝夏四月文驥等據胸山詔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魏又遣假安南將軍蕭寶寅假平東將軍灾水趙遐將兵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七　梁紀三　武帝天監十年　九　思補樓

據胸山突盧昶節度　甲戌魏薛和破劉龍駒悉平其寨裴叔業東治兵壽陽以分胸山之勢盧昶本儒生不習軍旅胸山城中樵蘇俱竭仲文驟以城降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諸軍相繼皆潰曾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

閏假戶相扇魏兵兇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考異曰魏帝紀在十一月今從梁帝紀盧昶表云此兵九千城戍四萬求益兵六千魏主以四千給之安得十餘萬蓋裴叔業梁史耳和詔騎而走乘其節傳儀衛俱靡至郊城偕遐還節以

為亟威魏主命黃門侍郎甄琛馳驛鎮祖窮其敗狀及趙遐皆免官唯蕭寶寅全軍而歸然祖雖不閑攻戰而喜於撫御其在徐州戍兵有疾親自檢恤於是士卒感恩年滿不歸更求充後役庶民無不歸心爲初胸山役起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胸山最爾僻在海濱卑濕難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以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眾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左傳魏主以寇賊屢以徵豫求易胸山何不持無用之地復舊有之彊庶幾兵役時解其利爲大魏主將從之會祖敗還肇侍中廣明根之子也馬仙琕爲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在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帳衾褥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其在邊境常聞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爲之用　魏以甄琛爲河南尹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發憤質直主司畢嘗以下代令長必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散男謂博陵五等男而居散官者魏書曰孫公以其居散官而又多留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以來天下輻湊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壅任碎多是下材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奸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陰養姦徒高門遂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陰結貴遊附黨連穴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雖彼易此實爲未愜請取武官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樂官既給俸又給恤視之降故謂之散官而又多留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以來天下輻湊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洛陽城分洛陽城中爲六部置六部尉四張平子東京賦經途九軌謂經途尉也里正　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選者進而爲之則將貢有所埶穀可清詔曰里正進至勳品勳品勳官初品也　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洛陽六部尉故置於東漢之時書樂爲洛陽北部尉此其證也諸職中簡取不必武人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姦賊於是洛陽清靜後常踵焉　領軍將軍平固侯呂僧珍卒僧珍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及長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狎押曹胥皆敬之天監元年以佐命功封平固縣侯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帝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晃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在外堂兄弟並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兗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筵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宏以販鬻爲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效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敝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劉果食永嘗賜餐因醉後取一柑食之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至是卒於領軍官舍初宋季雍梁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二百萬怪

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邸　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此據五代史志案蕭子顯青志齊有揚南徐豫竟南竟北徐青冀江竟交趾荊巴凡司雍梁秦益寧湘南豫二十三州時己廢巴州當以于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漫多廢置茂所立宛州足之）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漫多廢置

雖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　（千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灋申之百姓有罪則杀之如灋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質作（質作質其家屬而罰作之）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林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爲灋急于庶民綏于權貴非久長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于是忻有以寵之

（王辰天監十一年魏元恪延昌元年）　春正月壬辰詔自今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　魏以頻年水旱百姓飢敝分遣使者開倉賑恤　以臨州王宏爲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爲司空尚

書令高肇爲司徒清河王懌爲司空廣平王懷推號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噪之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與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謐之族孫也清河王懌有才學間望懸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有幾人而翦之幾謹昔王莽頭禿蕭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應擅錄囚徒欲以收眾心懌言於魏主挌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黷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魏主笑而不應　（二月魏州郡十一大水詔皆開倉振恤又以洛陽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振貧者）

己未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魏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令飢民就穀燕恒二州及六鎮　乙酉魏大赦改元延昌　六月乙卯魏主挌下詔曰去歲水災今春炎旱百姓飢饑救命靡寄雖經蠲月不能養贍今秋輸將尚書可嚴勒諸州量民資產明加檢校以救艱敝庚申詔出太倉粟五十萬石以振洛陽及州郡飢民　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爲太子始不殺其母（爲後胡后亂魏張本）以尚書右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嘗從魏主適幸東宮懷黃甌以奉太子（博雅）時人謂之挑弓僕射黃甌少師　十一月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兼尚書右僕射　初齊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詔遴學士十人修五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丹楊尹王儉總之儉亦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尚書令徐孝嗣掌之孝嗣誅率多散逸詔驃騎將軍何佟之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在者帝即位佟之啟審省置之宜（啟之于上審禮局之宜省宜置也）尚書以爲庶務權輿（權輿始也此言王業創始也）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曰禮壞樂缺實宜以時修定但頃之修撰不得其人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可即撰次（左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撰具也述也）　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奏請五禮各

留舊學士一人令自舉學生二人相助鈔撰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石渠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白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四年　乃以右軍記室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修之總其事修之本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曁代之施曁容之子也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己酉臨川王宏以公事在遼驃騎大將軍是歲魏以桓叔興爲南荊州刺史治安昌漢南陽郡有安昌縣晉泰始中割南陽東陽之安昌平林平氏及陽四縣置義陽郡治安昌城後義陽移治石城山上因梁希侵逼徙治仁順城而安昌則俗謂之白茅城梁東荊州　詔表雍州衛敬瑜妻王氏之門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姑勗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其匱盤中爲誓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爲誌明年燕復來猶帶前縷女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薄不忍更雙飛刺史蕭淵藻嘉其節上之詔表其門曰貞義衛婦之閭

癸巳天監十二年　魏元洛延昌二年　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二月丙辰朔魏賑恤洛陽貧民　辛酉以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左僕射甲戌魏以六鎮大饑開倉賑恤　己卯魏高陽王雍進位太保鄯洲迫近魏境其民多私與魏人交市朐山之亂或陰與魏通朐山平心不自安青冀二州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庚辰鄯洲民徐道向等夜襲州城殺稷送其首降魏（考異曰魏帝紀作鄯洲人徐元明今從梁康絢等傳稷死在朐山叛之明年今從魏帝紀按鄯洲卽鄯洲）　魏遣前南兗州刺史樊魯將兵赴之於海道魏饑民餓死者數萬侍中游肇諫以爲朐山濱海卑溼難居鄯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爲無用其地於戰要近（要謂海道之要近謂南近江淮）去此閑遠（閑遠謂東南其用兵必於淮泗之間鄯洲介在海中又非兵衝故曰閑遠）以閑遠之兵攻要近之眾不可敵也方今年饑民困惟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饋運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猶不從復遣平西將軍奚康生將兵逆之未發北兗州刺史康絢遣司馬崔奉伯討平之　辛巳新作太極殿　上嘗與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約各疏梁事約少主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則羞死上聞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上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從容與約語及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已往之事何足復論上以約與稷昏家相爲怒曰卿言如此是虛臣邪乃聳歸內殿約懼不覺上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焉空頓於戶下（牀面首先至地爲頓因病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補注禪代之事既發端於約故酷亦定於約之一言故有此夢）　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上遣主書黃穆之視疾夕還增損不卽啟聞懼罪乃白赤章事上大怒中使譴責者數四約益懼閏月乙丑卒有司謚曰文上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約字休文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曒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序其事至是卒時年七十三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時孤貧乏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窘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約少時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秦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啟明帝宜敕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方

就凡一百餘卷條流雖泉而採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齊
建元四年被敕撰齊紀二十卷永明五年奏被收撰宋書一百卷
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天監中又撰高祖紀十四卷約嘗曰文章
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約又撰四聲譜
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
之作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
竟不遵用　夏四月庚子魏以絹十五萬匹賑河南飢民　五月
甲寅朔日有食之　壽陽久雨大水入城雚舍皆沒魏楊州刺史
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上短牆曰女牆所謂陴也今人謂之女頭　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壽陽北山即今公山崇曰
吾忝守藩岳德薄致茨淮南孤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七　梁紀三　武帝天監十二年

楊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身取愧宇
宙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後隨高人規自脫我必與此城俱
沒幸諸君勿言楊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
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
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
召之崇爵陳澤公故有門侍郎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北因大水顦顇爲衆
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
犯將士崇遣從弟當前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按其
營絢走爲郡民所執送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
絢叔業之兄孫也鄭祖北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
主怪不許崇沈深寬厚行方略得士眾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

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閒以疑之又投
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爲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而魏主
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六月乙酉魏以青州民飢詔使者開倉
賑恤　癸巳新作太廟　秋九月戊午以臨川王宏爲司空以司
空王茂爲江州刺史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民所安居
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妾婢壞麗須臾如
廁出入朝會每爲眾所瞻望至是出刺江州在州不取俸祿無滯
囚居處被服同於儒素　魏恆肅二州地震山鳴踰年不已民覆
壓死傷甚眾詔蠲兩河一年租賦　魏主猶幸東宮以中書監崔
光爲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辭不敢當魏主不許太子南面再
拜僊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皆拜光北面立不敢荅唯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七　梁紀三　武帝天監十二年十三年

西面拜謝而出　十二月丙戌魏包洛陽河陰二縣租賦　乙巳
魏詔以恆肅地震人多離災其有課丁沒盡老幼單立家無受復
者各賜巾絮以接來秋　魏前安西將軍楊播卒播家世純厚並
教義讓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昆季相事如父
子旦則聚於聽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敢不食聽堂
間廣設帷幔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其談笑總服同爨男女百
口人無閒言魏世以來惟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

丙申天監十三年魏元恪延昌三年　春正月癸亥以平西將軍荊州刺史鄱
陽王恢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便道之鎮成都去新城五百里踰
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之梁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
訂之家資其騎乘有事以次發之百姓賴焉恢聞羅研之名請爲

別爲政事一以委之屬人咸悅　丙寅以胡石將軍安成王秀爲鄯州刺史鄯州地招衛要賦斂煩民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己省去淫費百姓安堵境內宴然未幾遷雍州刺史　二月丁亥上耕籍田大赦宋齊籍田皆用正月不齋不祭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漢儀正月始耕耕日以太牢祀先農臣瓚注曰先農即神農炎帝也　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裒老與諸子孫聚斂無厭部內苦之咸言欲叛魏主怪遣中書舍人劉桃符慰勞益宗桃符還敢益宗侵擾之狀魏主賜詔曰桃符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貧暴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赴闕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詔徙益宗爲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又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帥眾襲之奄入廣

陵此折息之廣陵也　魯生與其弟魯賢從弟超秀皆舉關南招引梁兵攻取光城已南諸戍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光城等七縣明帝大明中立光城左郡五代志戍陽郡光山縣舊置光城郡　上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爲北豫州刺史超秀爲定州刺史北司北豫因各人所統之地而授以刺史魏收志定州治蒙籠城領弋陽汝陰安定新蔡北建寧郡皆僑郡也水經注舉水出竈頭山西北流逕蒙籠戍南梁宋州治　三月魏李世哲擊魯生等破之復遣郡戍以益宗還洛陽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益宗上表稱爲桃符所譖及言魯生等爲桃符逼逐使叛乞擒桃符與臣對辨虛實詔不許曰既經大有不容方更爲獄　魏符節令江式上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盡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戒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遠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

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造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孔子修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舛既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頗多以趣簡易始用隸書古文自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僮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史民上書省字

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迹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柿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旛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平北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

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雖不悉保遠師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欵俗儒之穿鑿惋文毀於隸庶字收於部屬包括六藝群書之話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以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閒鴻都書生奇能異不雲集於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淸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廣埤音俾倪級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

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厥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鞏視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愼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鰓徵羽鰓鄙角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晉衞宏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象形謬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蓋改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如所謂追來爲逋巧言爲辯小兎爲鼈鼈音鼈神蟲爲蠶如斯甚惑皆不

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說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爲一部其古籀奇越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處別詁訓假借之說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註其所不知則闕如也脫蒙遂許愼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亟敕給判學士五人營習文字者助忱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謬庶無紕繆音糾詔如所請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　夏六月癸巳朔有食之　秋七月乙亥根取人肝肺及血以祠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繹爲湘東王紀爲武陵王　冬十月庚辰魏主恪遣驍騎將軍馬義舒慰諭朱然　魏王足之入寇也上命南州刺史浩人李略與之許事平用爲益州足退上不用略怨望有

異謀上殺之其兄子苗舉魏步兵校尉桑山渡于誕營爲益州主簿自漢中入魏二人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辛亥以司徒高鑒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寇益州命益州刺史傅嬰眼出巴北巴北巴都以北也巴西郡梁郡北巴州蜀中郡梁前北巴都梁州刺史羊祜出沔北巴西郡梁前北巴都出涪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出綿竹撫軍將軍胡烈出劒閣乙卯以中護軍元逵爲征南將軍東道都督鎮退梁楚此梁楚前梁楚大界汴故之開也游擊諫以爲今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陳計者眞僞雜分或有怨於彼不可令信閒地險隘鎮戍無隙可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愼始悔將何及不從以渟于誕爲驍騎將軍假李苗龍驤將軍皆領鄉導統軍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

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暹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貿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庾純監都督淮上諸軍事幷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商起浮山北抵蟂石水經注淮水自鍾離縣又東逕浮在深州城西一百一十二里山山北對蟂石山杜佑曰浮山堰浮山一作俘山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魏以前定州刺史楊濟爲華州刺史濟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調絹尺度特長在事因緣其相進退在事謂任受絹之事者也因緣謂因緣爲姦進退謂有賂者則進而爲長無賂者則退而爲短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杯酒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　魏太子仍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知之啓事楊駿上言乞自今以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奉從之命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萬歲門益洛陽宮城之東門　魏御史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賓屬饗宴酒酣問治書侍御史衞固曰晏嬰湫隘流稱於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儕佘耳惟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默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爲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臧腑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實有盜臣可不戒哉顯不悅因事奏免固官固遂閉門自守著演頗賦以明幽微通塞之理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八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吳郡嚴衍補
明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四　起天監十四年　盡天監十七年

高祖武皇帝四

乙未　天監十四年　魏元恪延昌四年　春正月乙巳朔上冠太子於太極殿古者冠於廟　大赦　辛亥上祀南郊　甲寅魏主詡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年三十二　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尚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八　武帝天監十四年　梁紀四　一　思補樓

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與黃門郎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帝宜武皇帝之第二子魏略　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昭遵之曾孫也魏公遵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二十年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中給事宦官也北齊之制中侍中省有中侍中中常侍中給事中蓋因魏制　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爲劉騰等亂政　光尊寵而不能矯正張本　戊午魏大赦己未悉召西伐東防兵西伐謂伐蜀之兵東防謂防淮豫驃騎大將軍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領軍黃門二衛二衛始于晉初左右衛將軍統之此二衛則謂左右衛將軍　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眾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事見四十四卷中元二年　聲色甚厲閽者莫不稱善懷聲派俱止日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政不服遂還仍頻詣左右致謝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傅任城王澄數爲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爲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預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門下省侍中等官居之以魏主詡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諸卽救授請卽以手救授二王倉猝不及下詔應有迭開者也　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爲眾所疾恐不爲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爲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詔削爵位顯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鍛撞其掖下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己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爲皇太后魏主稱名爲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哭泣至於羸悴歸至灞涸書北乃下澗水東逕水西水經灞水出河南殺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非如書及水經之灞澗爲二水也　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廬邢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繞言曰之肇入省豹等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乎於廁門出尸歸其家　魏之伐蜀也軍至首蓿蜀人震恐傅豎眼將步兵三萬擊巴北上遣宿中領軍黃門二衛二衛始于晉初左右衛將軍統之此二衛則謂左右衛將軍　州刺史任太洪自陰平開道入其州傅豎眼以益州刺史鎮晉壽此陰平非鄧艾所由之陰平

今利州之陰平縣是也　招誘氐蜀絕魏運路氐蜀氐人及蜀人也會魏大軍北還太洪襲破魏東洛除口二戍魏利州景谷縣西白水縣也縣東流經郡後水經漾水過大小黃金南東合漾除口註云漾除水出武谷南歷蓋蓋溪又南流注於漢謂之除口聲言梁兵總至大破之太洪棄關城走還　癸未魏以高陽王雍爲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懌爲司徒廣平王懷爲司空　甲午魏葬宣武皇帝於景陵廟號世宗己亥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爲尼徙居金墉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肅衍狂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荊山水經淮水過塗山北而後至荊山今塗山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在鍾離縣西八十三里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門下謂爲侍中宿衛謂爲

領軍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市調增帛兩匹又以八十匹爲調絹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乙丑詔文武羣官各進位一級　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壞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建康有東西二冶各置冶令以掌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井幹井欄也言疊木爲井幹之形　塡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水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聲夜聲合　魏梁州刺史薛懷吉破叛氐於沮水水經河水出狼谷中又東南流逕沮水成註云河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沮水闕駰曰以其初出沮溪然故曰沮水　辛丑叛氐又圍魏武興五月甲寅魏南秦州刺史崔暹擊破之解武興之圍魏南秦州治武興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僧皆賜死僧祚之婚家也忠又欲水漢陽武都武階修武仇池都　六月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興勃海人

李歸伯作亂推法慶爲主法慶以尼惠暉爲妻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魏書法慶以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　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爲事刺史蕭寶寅遣兼長史崔伯驎擊之伯驎敗死賊衆益盛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秋七月丁未詔假右光祿大夫元遙征北大將軍以討之　魏裴叔業兄子植自請入門不從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乃擢爲尚書叡遂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菩薩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故深諱此言尚書郎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爲都

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魏太和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領平秦武都武興三郡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燭證明晰準律佈蓮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詔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親帥城衆附從王化二年植以詐降依律上議謂依入議之律也　乙賜裁處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魏德制秋分然後決死刑八月乙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僧皆賜死僧祚之婚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崇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莫不

切齒　丙子魏僞胡太妃爲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爲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爲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爲光祿大夫　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帥眾二千降魏　戊子魏大赦　己丑魏淸河王懌進位太傅領太尉廣平王懷爲太保領司徒任城王澄爲司空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爲尚書令特進崔光爲車騎大將軍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魏江陽王繼熙之曾孫也先爲青州刺史坐以良人爲婢奪僧繼子又娶胡太后姊有寵壬辰詔復繼本封以叉爲通直散騎侍郎父妻爲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爲元叉囚靈太后張本　羣臣奏請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巳胡太后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

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脅息者屏氣息不敢息雖兩脅潛動以舒氣息耳　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門下侍官自侍中至黃騎常侍侍郎崇訓宮蓋太后所居宮也問曰忠在端宮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爲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甲寅魏元遙破大乘賊擒法慶幷渠帥百餘人傳首洛陽　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　水經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又北逕山防津要在淮水西岸者謂之西硤石杜佑曰硤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州下蔡縣有硤石山梁梁城以拒魏今縣城也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隆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

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　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國珍爲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　甲午宏化太守杜桂舉郡降魏　宏化蓋亦緣邊蠻郡也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爲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　魏主之立也元昭亦同召門下故上訴不已　胡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先帝升遐記曲禮曰告喪曰天王登假註云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登卽升也假遐同奉迎乘輿侍衛省闥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爲功臣等前議廣建茅土正以畏迫威權苟免暴戾故也是以中議之際以十三日夜入爲無勳唯以拒違矯令抑黜姦回微可褒敘以前侍中于忠總攝文武侍中崔光久在樞密讚同其意故唯賞二人今尚書元昭等無涯上訴奉救重議謹案于忠功微罪重上纂歷聖后別宮母子隔異溫凊道絕皆忠等之咎又忠專權之後擅殺樞納輒廢宰輔令朝野駭心遠近怪愕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其不可而不能禁謂殺生予奪皆出於于忠之意而以詔旨行之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尸師傅宏保護聖躬溫凊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后寢食所在不知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在事謂在位任事之臣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震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爲

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
犯刑猶覽愍黙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半年未半周殺僕
射尚書如天一草是忠乘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
四也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十二
月辛丑以雍爲太師領司州牧尋復錄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
侍中胡國珍入居門下同參庶政　己酉魏崔亮至硤石遣祖悅
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　丁卯魏主詡及太后謁景陵

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魏益州刺史傅
豎眼性清素民獠懷之龍驤將軍元法僧代豎眼爲益州刺史素
無治幹加以貪殘王賈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爲兵鼓舡民任
令宗因眾心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來降民獠多應之益
謐貞靜處士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

南天監十五年　魏元詡熙平元年　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　魏
光祿大夫傅永卒永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
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叔父洪仲洪仲深讓之而

不爲報永乃感憤讀書涉猟經史兼有才筆爲崔道固城局參軍
與道固俱降魏入爲平齊民父母竝老飢寒十數年賴永彊於人
事幾力傭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以屢立職功拜安遠將軍累遷
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後除宏農太守非其所樂也時中山王
英東征鉒離連表請永以爲將朝廷不聽永乃歎曰文淵充國竟
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川捫腕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
奮矟常謂言老每自稱六十九至是卒　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
李崇約水陸俱進崇屢遣期不至李崇時鎮壽陽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
以吏部尚書李平爲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
二千赴壽陽別爲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辛酉
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

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
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殺魏兵
卻之考異曰綱曆十二月魏遣李昇定督眾軍來戰按魏帝紀上
此年正月乃遣李平節度諸軍絢傳敘也昇定卽平字也上
使詵之與直閤王神念沂淮救硤石考異曰李崇傳衍遣通祖悅
帥水軍拆淮而上規取壽春按義之傳絢破魏軍義之乃救硤石今從之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
下蔡下蔡縣漢屬沛郡梁置下蔡郡屬豫州水經註淮水自硤石
北逕下蔡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邑延陵後邑州
來故曰延州來季子春秋襄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
下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壑備淮於是蔡
有三蔡州上蔡縣蔡仲始封之邑也又有新蔡縣平侯自上蔡遷都於此又有下蔡昭侯遷也延伯與別將
伊甄生夾淮爲營延伯取車輞去輻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採竹爲
車兗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爲殿中尚書　魏蕭寶寅在淮
堰上爲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
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

思補樓

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樹以杞柳軍壘
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國語周太子晉
曰古之長民者不壅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竭澤夫山土之聚也藪澤
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
疏爲川谷以導其氣若鑿渠注則遊波宕緩堰得不壞絢乃開
渠東注又縱反閒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渠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
悉山深五丈開渠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覺罷歸水之所
及夾淮方數百里魏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閒又築魏昌城於八
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隴山肯爲岡其水清徹俯
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淳山在鍾離郡界刺
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
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
罪竝宥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匡又彈侍

事畢徵絢還　魏瀛州民飢開倉振恤　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繆棄其餘勳復封忠爲靈壽縣公亦復崔光爲平恩縣侯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法僧遣使聞道告急於魏魏驛召鎮南軍司傅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將步騎三千以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五月豎眼擊殺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聞豎眼至皆喜迎拜於路者相繼張齊退保白水豎眼入州入武興也白水以東民皆安業魏梓潼太守荀金龍傾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士卒死傷過半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

同摸不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爲梁兵所掩城中絕水人多渴死劉氏集諸長幼愉以思飾遂相率告訴於天同時號叫俄而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城中所有雜器悉儲之豎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爲平昌縣子　六月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爲右僕射暕儉之子也　張齊數出白水侵魏葭萌傅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虬攻信義將軍楊興起殺之復取白水甯朔將軍王光昭又敗於陰平張齊親帥驍勇二萬餘人與傅豎眼戰秋七月齊軍大敗走還小劍大劍諸戍皆棄城走今劍州劍門縣有大劍山又有小劍山在其西北三十里又有小劍故城在益昌縣西南五十里大劍雖號天險有阨寨可守柴壩之間徑路頗夷小劍則壁石架棧跬不容越李白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者是也東益州復入于魏　八月乙巳

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夏駈苦役百端自除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貨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糈冬慼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開擾我疆場昔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思謂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足懷遠撫循將士得其歡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屬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褒其得士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愞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如此則塞人不得挾其私愛任不得孤其舉善惡

既審沮勸自明矣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叟斬交州反者阮宗孝傳首建康　死祿大夫孫謙卒年九十二謙字長遜東莞人也仕宋爲句容令清愼彊記縣人號爲神明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餉遺一無所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官空車廄屈焉自少至老居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以蘧篨爲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未嘗有蚊蚋之苦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彊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己過人從兄靈慶嘗病寄謙家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乃退遣其妻彭城劉融老病行乞及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　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水經註裂

深南流出太尉司徒兩坊間水西有永寧寺　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爲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刹柱也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揚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爲高祖遷都垂三十年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鄧荊棘之林膠庠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迹城隍嚴固之重關磚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櫓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頹壞豈非所以追隆堂構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儀刑蒼國者

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蔓於冀北斗識雖曰蒙茸兔絲糜名曰唐蒙女蘿兔絲也一物四名毛氏詩傳曰女蘿兔絲松蘿也蔓延草木蔓日兔絲也如金合藥兔絲子是也松蘿是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本草曰兔絲生川澤田野蔓延草木之上罹麥一名燕麥又名雀麥其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疏言兔絲有絲之名燕麥有麥之名而不可以食古諺曰田中兔絲如何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穫詩云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皆謂有名無實也晉劉向有言王者安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巷土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嶷嶷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太后好事

佛民多絕戶爲沙門高陽王友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眾役仍煩百姓之情實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皆爲沙門矣都統僧遷等忿瑒謂之鬼教以爲誘佛謗法謂之都統泣訴於太后太后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禍太后雖知瑒言爲允難違遷等之意罰瑒金一兩　魏征南大將軍田益宗求爲東豫州刺史以招二子太后不許竟卒於洛陽　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

聚其足於窘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盛

丁酉天監十六年魏元詡熙平二年　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魏大乘餘賊復相聚突入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員外散騎侍郎延帥奴客拒之賊燒齋閣延突火抱福出外肌髮皆焦勒眾苦戰賊遂散走追討平之　甲戌魏大赦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鑪鑄必精練無得淆雜世宗永平三年又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錢各不同商貨不通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以爲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鍱鏨雞眼者謂狀如雞眼也鍱鏨云者謂鏨好以取銅僅存其肉也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鏨悉非

制限昔來繩禁愚縱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壅絲之緣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也錢之爲用貫繩相屬不假度量平均便易濟世之宜謂爲深允乞赴下諸方州鎮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竝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雞眼鍱鏨及盜鑄毀大爲小生新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　魏人多竊官軍功尚書左丞盧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驗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奏白綱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及核中兵奏案竝復乖舛臣謂罪雖恩免猶須判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

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即於貳紮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水曹尚書以朱印印之句考也階也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關兵局銅奏案對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即令行臺軍司給券當行墾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僞巧太后從之同元之族孫也　魏元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八年中尉元匡奏取貲明元年已來內外考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太后許之尚書令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書侍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若聞有冒勳妄階止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繩以典刑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尚書省之案赴御史臺所劾移也辭事自景明元年至是年凡十八年今言兩紀之事蓋景明初以叙階勳皆太和末淮漢用兵所上勳人名籍也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垂愼也太后乃止又以匡所言數不

從慮其辭解辭解者辭解官也欲奬安之乃加鎮東將軍二月丁未立匡爲東平王　三月丙子救織官文錦不得爲僞人鳥獸之形爲其裁翦有乖仁恕　丁亥魏廣平文穆王幄卒　夏四月戊申魏以中書監胡國珍爲司徒　詔以宗廟用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爲之考異曰梁帝紀此詔在四月甲子南史云在二月云新告天地宗物以去殺之理欲救之舍讖郊廟牲皆代以麵其山川諸祀則否按長歷是月辛卯朔無甲子隋志但云四月亦不云郊祀去牲今從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記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八　梁紀四　武帝天監十六年十七年　十七　思補樓

豬牛曰一元大武鄭元曰脯乾肉也修腶修也搏元曰元頭也武迹也　秋八月丁未魏詔太師高陽王雍入居門下參決尚書奏事　冬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修鄭元曰脯乾肉也修腶修也搏折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腶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陽臺道七廟座每月中再設淨饌　乙卯魏詔北京士民未遷者悉聽留居爲永業　魏幽冀瀛滄光五州大饑遣使開倉賑恤　十一月甲子巴州刺史牟漢寵叛降魏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侯斤尉比建等請和於魏侯斤柔然大臣之號用敵國之禮是歲以右衛將軍馮道根爲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檢敕士卒所過不敢虜掠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上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車也爲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魏尚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五代志河內郡王屋縣有王屋山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戊戌天監十七年魏元詡神龜元年　春正月甲子魏以氐酋楊定爲陰平王

魏秦州羌反　魏幽州大饑詔開倉賑恤　以晉安王詻議參

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則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舉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干戚以招之脩文德而懷之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幸李之將勒衛霍之師掃定雲沙掃清迸墜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擅戍已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豈可以戎狄靳拜請依跋新破高車及而還廢興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張白澤見一百三十四卷　三月辛未魏孝武敬公子忠卒　丙申宋順帝升明元年　三月辛未魏孝武敬公子忠卒　丙申徙建安王偉爲南平王　勤諭之　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贈謚儀衛事極優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國珍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

大夫常山張普惠以爲前世后父無稱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請關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爲通會胡氏穹壙下有磐石乃密表以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盡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今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孔子稱必也正名乎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請難普惠普惠應機辨析無能屈者太后使元叉宣令於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執胶懷後有所見勿難言也初普惠被召俾詔馳驛騙馬來甚迅速佇立俛去普惠諸子憂怖悌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

掌誅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便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還宅親故相賀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乘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謂謂如也終使羣后逡巡庶僚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普惠美其書每爲口實太后又爲太上君造寺壯麗埒於永寧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普惠復上疏以爲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事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麻故鼓舞供調自茲以降所稅絹布浸復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遐罷綿麻于忠罷綿麻見上十四年既而尚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

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庶中大有綿麻而羣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之物或匹益尺丈斤羨百銖求間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三長戶主者一家之長則爲一戶之主三長見一百三十六卷齊世祖永明四年是以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闊厚重無復準極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布帛六丈爲端兩端爲匹杜預曰二丈爲端二端爲兩匹也說文幅布帛廣也　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明立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所謂匹也隄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龜矣時魏主詡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禁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普惠又上疏切諫以爲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元寂之眾遨遊於內慾禍幷時人靈未穆愚謂修朝

夕之因求祇劫之果釋氏之言祇劫也未若收舊國之權心以事其親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伏願淑慎威儀爲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紆禁也釋奠成均五帝之學日成均鄭元又曰釋奠者設薦脯醢酌奠而已孔穎達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有牲牢有幣帛釋菜則惟釋菜藻蘋而已蓋心千畝千畝謂田也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造者務令簡約速成未造者一切不復更爲則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節用愛人法俗俱賴矣魏主乃敕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臨見羣臣皆用普惠之言也普惠復表論時政得失請追改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又欲興滅國繼絕世收敘勳親之胄書奏太后與魏主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詰難曰甯有先皇之政一一翻改普惠曰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若不

追而正之何以尉蒼生仰望之情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恐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人之養萬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將赴水火若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故太尉咸陽王禧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臣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此事　甲辰魏徙江陽王繼爲京兆王以其子散騎侍郎又爲侍中加領軍將軍　臨川王宏妾弟吳法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卽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御史臺曰南上注曰臺亦曰南司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免宏自洛口之敗事見一百四卷五年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名屢爲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

兆宅寺帝以三橛識宅爲光宅寺有流伏於驃騎航宏府而奏淮於府前爲浮橋謂之驃騎航以宏官名航也待上夜出上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爲宏所使上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不堪汝何爲者我非不能爲漢文帝念汝愚耳宏頓首稱無之故因匿法壽免宏官宏奢僭過度殖貨無厭廨屋垂百間在內堂之後閣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上於友愛甚厚殊不悅佗曰送盛饌與宏愛妾江氏曰當來就汝惟宴獨攜故人射聲校尉邱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卽呼輿徑往堂後宏恐上見其貨賄顏色怖懼上意亦疑之於是屋屋檢視每錢百萬爲一聚黃榜標之千萬爲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上與佗卿

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佚大悅謂曰阿六汝生計大可宏於諸弟次第六乃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友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肆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契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上後知之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始孫璋王綜疾宏貪吝反錢神論爲錢愚論以譏之待中領軍將軍吳平侯昺雅有風力爲上所重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及宏免乃以爲安右將軍監揚州安右將軍帝所置百號將軍之一也昺自以越親居揚州京邑昺自以爲慈同氣弟揚州帝從父之親而居之故總讓涕泣懇讓上不許遇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發姥語曰爾監州符火燭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辛巳以宏爲中軍將軍

中書監六月乙酉又以本號行司徒

臣光曰宏爲將則擾三軍爲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閒遷爲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石經事見四十七卷漢靈帝熹平四年鄭道元曰蔡邕正定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雖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魏都平城以洛陽爲洛州既遷洛始改爲司州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頹落所存者委於榛莽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太后許之會元叉劉騰作亂事遂寢　秋七月魏河州羌彭纖忽反自稱水池王河州治枹罕領金城武始洪和臨洮鄯水池縣魏置郡後改爲縣屬漢和郡隋併洪和郡爲當夷縣其地在唐洮州臨潭界詔以主客郎源子恭爲行臺以討之子恭至河州嚴勒州

郡及諸軍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使知悔懼八月纖忽等相帥詣子恭降首屠不及二句子恭憫之子也

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奸謀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河閒王琛簡之子也爲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本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川遂廢於家琛乃求爲騰養息賂騰金寶鉅萬計騰爲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僮隨琛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玉吹簫能爲陳慮歌聲上聲琛之出爲秦州刺史僮隨琛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玉吹簫能爲陳慮歌雲假爲貧姬吹簫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送相謂曰何爲棄坻井在山谷爲寇也即相率踵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姬吹簫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朝以騰爲衛將軍加儀同三司　魏胡太后以天文

有變欲以崇德高太后當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於北邙謚曰順皇后百官舉衣那巾古者二十冠人庶人巾那巾者那猶於肩胳袁紘袁術而舉衣那巾示不成喪也　送至墓所事訖而除　乙亥以臨川王宏爲司徒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經是時官私寺塔甚眾司空任城王澄奏昔高祖遷都制城內唯臺署僧尼寺各一餘皆置於城外蓋以道俗殊歸欲其淨居塵外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始違前禁自是卷詔不行私營彌眾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占奪民居三分且一死喝晉連簷接拳像塔纍於膊臆性靈沒於嗜欲眞僞混居往來紛雜所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其於汙染眞行曠穢棘僧黨猶同器不亦甚歟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謀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齊太祖建元三年　冀州有大乘之變皆初假神教以惑眾心終設姦詐用逞私悖故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繕素殊途黃赤異服亦以防微杜漸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纍著城邑甚黷隘隘是經行所宜浮譆必栖禪之宅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也臣謂都城內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亦準此然卒不能行　是歲魏太師維等奏鹽池天賦資育羣生先朝爲之禁限亦非苟與細民爭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總或近民吝守貪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什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及瓊琛啟求罷禁乃爲繞池之民剔保光等擅自圍護語其障禁

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請依先朝禁之爲便詔從之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梁紀五　起天監十八年盡普通四年凡五年

高祖武皇帝五

紀天監十八年　魏元詡神龜二年　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甲申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爲尚書令右僕射太子詹事徐勉爲右僕射時人閒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朞日澗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覩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辰申其窆生之冀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

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覩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辰申其窆生之冀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

丁亥魏主詡下詔稱太后臨朝踐極將半紀宜稱詔以令宇內

辛卯上祀南郊　魏征西將軍張始均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遷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謗謗盈路立榜大巷冠期會集屠害其家葬父子曼然不以爲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訴冒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

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帙請其父
命賊就殿擊生投之火中仲瑤重傷走免緣傭有餘息再宿而死
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
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時官員既少應選者
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爲吏
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
皆稱其能晃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擧貢士王制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秀士而升之學曰俊士兩漢由州郡薦才謂賢良文學孝廉之舉也魏
晉因循又置中正事見六十九卷魏黃初元年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
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
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
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
究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
安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
此乃與天下舉賢共爲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
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
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勑人甚多又羽林
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彊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坐
組乘軒求其治辦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
少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
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
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左傳昭六

年鄧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閑之
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
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誓之以軍旅之事教之以防利之則不
和臨之以敬莅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
其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勿可爲也事見二十一卷
晉荀崧行參軍梁子之世儕其敗乎復書曰何異汝以古禮難楷宏哉洛
僞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陽令代人辭琡上書言黎元之命懸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有
地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雁
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
因請見復奏其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
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
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吏六四科乞令王公貴臣
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朗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公卿議之事亦
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
失人自亮始也
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弈魏事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其子謐爲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
歡沈深有大度輕財好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
如玉有人傑之表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
爲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凡書表皆函封函使者使乘函詣京師也晉乘驛過建興雲
霧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又嘗夢履眾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
使六年每至洛陽隸令史麻祥爲給使祥賜以肉歡性不立食坐
而進之祥以爲慢己答之四十至是又至洛陽見張繹之死遣家
僮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祥衛相帥焚大臣之第考異曰北齊書云領軍張彝被殺未嘗爲領
軍故但云大臣　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

豈可常守邪歟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高無晞前後漢國定襄郡拓拔氏匿善無郡國恒州　廣甯蔡儁廣甯郡魏收志屬朔州善無縣　特進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夏四月丁巳帝於無礙殿受佛戒因下詔大赦　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爲司徒京兆王繼爲司空

魏累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忽滥胡太后嘗幸絹藏經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太后命之各自負綢稱力取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亦不減百餘匹尚書令儀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使空出時人笑之融太洛之孫也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衆皆愧之時魏宗室權侍之臣競爲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河閒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爲槽金爲鎖環造迎風館於後園聰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晏飲酒器有水精鉢　後漢書大秦國出水精馬腦碗　本草衍義曰馬腦非石非玉自是一類有紅白黑色三種亦有以爲宮室柱及食器　紋如纏絲者生西國王石間　赤玉卮　王逸論或問王符曰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點漆玉之符也　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綵帛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爲愧恚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

陽耳不意復有河閒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閒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賞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　祿在官所受之祿力在官所用白直也　任城王澄上表以爲黃衍常蓄窺覦之志宜及國家強盛將士旅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雖不能用常優禮之魏自永平以來營明堂辟雍役者多不過千人有司復借以修寺及供他役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書以爲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微減諸役早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舊生覩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京房律準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仲儒所受何師出何典籍仲儒對言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晤然　司馬彪志曰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隔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具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宮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音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其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後陰陽寒燠周而復始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所不合晉荀勗作新笛校古尺以檢校雅樂聲音

閏生陰日下生上生不再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皆參天兩地圖蓋方覆六襯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間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爲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爲上生太蔟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律寸小分一半強準七尺三十路時十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準七尺二十路時十五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弱準七尺一十路時十四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弱準六尺九寸半強準六尺八寸半強準六尺七寸半弱準六尺六寸半弱準六尺五寸半強準六尺四寸半弱準六尺三寸半弱準六尺二寸半強準六尺一寸半弱準六尺一寸半弱準六尺一寸半強準六尺一寸半弱準六尺一寸半弱準六尺一寸半強準六尺一寸半弱準六尺一寸半弱準六尺一

分小分四强準五尺八千四百六十五去南十萬七千六百
三十五上生族嘉去南爲齊鄰齊商族嘉徵八日律五寸四分小
分六大强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分慎十萬六千一百
八十八上生爭南分積爲宮期保商爭南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
分九半强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南呂八萬四千九百
七十六上生姑洗南呂爲宮應鐘商姑洗徵一日律五寸三分小
分三强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
六上生蕤賓白呂爲宮分烏商角投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
强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上
生變虞結躬爲宮遲內商變虞徵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强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上
生路時歸期爲宮未育商路時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强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上生形
始未卯爲宮遲時商形始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强準五
尺一寸四千八十七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上生依行夷汗
爲宮色育商依行徵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强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上生中呂無射爲宮執始商中呂徵八日
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强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閉掩九
萬六千九百八十七生南中閉掩爲宮丙盛商南中徵八日律四
寸九分小分三弱準四尺九寸五千二百三十三隣齊九萬五千
六百七十五上生內負隣齊爲宮分動商內負徵七日律四寸八
分小分六微强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期保九萬四千

三百八十八上生物應期保爲宮質末商物應徵八日律四寸七
分小分九微弱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應鐘九萬三千
三百一十二上生蕤賓應鐘爲宮大呂商蕤賓徵一日律四寸七
分小分四微强準四尺七寸八千九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
七上生南事分烏窮矣無徵不爲宮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
强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遲內九萬二千九百六十六上生盛變遲
內爲宮分否商盛變微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準四尺六寸
萬五千一百四十二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上生離宮未育爲宮
凌陰商離宮微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强準四尺六寸二千
七百五十二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上生制時遲時爲宮少
出商制時微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强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
十五蕤賓爲律吹以考聲別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
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法分寸又粗
然弦有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案畫
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者鮮皆書樂志宮
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商强也謂金性堅强角觸也象諸陽
觸物而生徵止也言物盛則止羽舒也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
生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
其音鏘鏘急急然張牙鼓舌謂之徵其音倚倚委委然齒開唇張謂之羽其音于于吁吁然
遂端思思鑽研甚久頗有所得夫準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

樂器則宮商易辯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
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亦須有方若
閑準意則辯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
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竊尋
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
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
是不足何者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太蔟爲
商林鍾爲徵則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眾音配成其美
若以應鍾爲宮夾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
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爲徵其商角羽
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

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鐘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改正通鑑原文下依數盡作下下六十之上尚有一出字故依志補）之而改畫爲盡者亦依樂志原文也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即如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者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吕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延壽卽京房之師焦延壽也言無所師承而變十二律爲六十律也）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開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尙書孺寶寅奏仲儒學不師爰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咫慙不已內外咸敬憚之

庚申魏大赦　是歲高句麗王雲卒世子安立　魏以郎遵不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深祉之子也

梁普通元年（魏元詡正光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己卯以臨川王宏爲太尉揚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爲尙書左僕射份吳之子也　左軍將軍豫甯成伯馮道根卒五代史志豫甯縣屬有蔡甯縣宋白曰漢建安中分建昌立西安縣晉太康元年改爲豫甯縣是日上春祠二廟帝立太祖紀太祖文皇帝以上爲六親廟皆祠一室其別室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有二廟令掌廟事　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中書舍人錢唐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絰服而往（記檀弓曰衛太史柳莊寢疾公稽首請於尸曰有臣卿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誄之）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卽幸其宅哭之甚慟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

泣而責之又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卽又之從祖舒卒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會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亡又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華州刺史津竝送甲仗三百具謀爲不逞又復構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收之一無所獲太后問其狀昱具對爲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縛處和及元氏死刑既而又營救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　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澄在朝深爲胡太后所優禮政無大小皆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咫慙不已內外咸敬憚之

庚申魏大赦　是歲高句麗王雲卒世子安立　魏以郎遵不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深祉之子也

梁普通元年（魏元詡正光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己卯以臨川王宏爲太尉揚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爲尙書左僕射份吳之子也　左軍將軍豫甯成伯馮道根卒五代史志豫甯縣屬有蔡甯縣宋白曰漢建安中分建昌立西安縣晉太康元年改爲豫甯縣是日上春祠二廟帝立太祖紀太祖文皇帝以上爲六親廟皆祠一室其別室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有二廟令掌廟事　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中書舍人錢唐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絰服而往（記檀弓曰衛太史柳莊寢疾公稽首請於尸曰有臣卿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誄之）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卽幸其宅哭之甚慟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

開道根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重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帝亦雅重之　高句麗王安遣使入貢二月癸丑以安爲帝東將軍高句麗王遣使者江法盛授安衣冠劍佩魏光州兵就海中執之送洛陽（魏皇興四年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長廣東牟郡治掖）　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叉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叉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人資非其才爲乖驃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越人非其才爲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資非其次爲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貫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周官有染人漢有平準令主練染作采色後魏置司染都尉後齊太府寺屬官有司染署令丞陸德明）　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叉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眞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爲昌平郡守（昌平縣漢屬上谷郡後魏置昌平郡屬燕州隋復廢郡爲縣屬幽州）又恐懌終爲己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帝許定以富貴魏主翊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又奉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叉於含章殿後叉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叉曰叉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魏置宗師宗士其屬也直齋直殿內齋閤者也屬直閤將引也送也）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眾咸畏叉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爲不可

五代志新泰屬瑯琊郡）終不下署叉騰持公卿議入俄而得可（魏主可其奏也）夜中殺懌於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魏主翊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常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傅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賈粲侍魏主書密令防察動止叉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魏主謂叉爲姨父叉與騰表裏擅權叉爲外禦騰爲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迹朝野閭懌死莫不喪氣胡夷爲之務而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己卯江淮海竝溢　辛卯魏主翊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爲清河王懌所厚閭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叉遂朝野震駭

叉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幷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叉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幷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俱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見囚執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于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菁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賡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爲國爲身善勖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驅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藏之整雍之孫也

盧同希又意窮治熙黨與鎖濟陰內史楊昱赴鄰考訊百日乃得還任又以同爲黃門侍郎元略亡抵故人河內司馬始寶始寶與略縛荻筏夜渡孟津詣屯置栗法光家法光素敎信義忻然納之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求送出境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爲知己死耳願不以爲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遂來奔上封略爲中山王（爲略沒還雙據張本）雍之族孫也又誣刁整送略幷其子弟收繫之御史王基等力爲辯雪乃得免又既殺熙等凶威愈熾見者無不盡敬獨侍中穆紹不爲之禮又嘗往候之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莫不歎尚　甲子侍中車騎將軍永昌嚴侯韋叡卒叡字懷文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三輔著姓叡好學有清操事繼母以孝聞時叡內兄王憑婦弟

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竇伯父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憑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後果如其言叡涖民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麈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也生平慕晉石陸賈之爲人因書之於壁以自玩性敦倫紀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慰宮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晚年入直殿省恂恂未嘗忤視上甚禮敬之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舍人常景問所欲言因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求乞兵馬送還本國誅剪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言不能盡別有

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悳求葬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悳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悳忽在帳中自云恆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委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悳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求舊上天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爲說也既而地萬懼譜祖悳於伏跋而殺之侯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阿至羅國之別種居北河之東世附於魏一日阿至羅高車種伏跋擊之兵敗而還侯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爲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侯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魏濟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叉之意以桑落酒候之（水經註河東郡多producer民民有婚姻者必先釀酒候熟以候之謂之桑落酒也）工釀採挹河流釀成芳酎懸食制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香醑之色清白若漪黍馬別調氣氳不與他同陳黍霜越自成馨遠方士之貢最爲作酌自王公庶友率拂相招每云索郎索郎返語爲桑落盡其私佽又大喜冬十月乙卯以悅爲侍中太尉悅就懌子冏求懌服玩不時稱旨杖冏百下幾死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詔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敬立於座後謝甲畢舍人常景問所欲言因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求乞兵馬送還本國誅剪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言不能盡別有

啟授常景以閻景爽之孫也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爲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輜車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強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四館因四方之地爲名金陵在江南燕然在漠北扶桑在東日所出崦嵫在西日所入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湯谷上有扶桑日所出也次野之山有閒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也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　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叉遂德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儐當泰使柔然者牒云具仁牒云姓具仁名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辛丑上祀明堂　庚戌魏使假撫軍將軍那蚪討南秦叛氏那即丙姓　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　魏元叉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叉以康生爲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領攺身左右　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叉之妹夫也叉以康生遍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爲千牛備身御左右有千牛刀謂之防身刀千牛刀者利刀也取短丁解數千牛而已刀不頓爲義千牛備身執千牛刀以侍左右者也　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叉稍憚之見於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詡朝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爲力士儛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順目頷首爲欲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曰幸何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勑敵資天亡之醜豎臣愚未見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況今皁暯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鴦將欲定

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尊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聽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瓌之南弃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示發弃地豆干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爲彌偶可社句可汗　魏收曰魏言安靜也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恐未伺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儐當泰使柔然者牒云具仁牒云姓具仁名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辛丑上祀明堂　庚戌魏使假撫軍將軍那蚪討南秦叛氏那即丙姓　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　魏元叉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叉以康生爲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領攺身左右　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叉之妹夫也叉以康生遍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爲千牛備身御左右有千牛刀謂之防身刀千牛刀者利刀也取短丁解數千牛而已刀不頓爲義千牛備身執千牛刀以侍左右者也　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叉稍憚之見於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詡朝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爲力士儛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順目頷首爲欲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曰幸何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勑敵資天亡之醜豎臣愚未見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況今皁暯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鴦將欲定

北宮元叉等幽胡太后于此魏主與嬪御居南宮故侯剛云然何必謂宿康生曰宅脅陛下之兒在洛陽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魏主臂下堂

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魏主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砉直後元思輔直後官名直閤之屬也乃得定魏主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爲叉所執鎖於門下光祿勳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魏主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叉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叉與剛竝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恕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壻得免百餘日竟流安州魏置安州二句治方城領密雲廣陽安樂郡久之叉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爲司空八坐

九卿常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終日不得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榷固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爭遍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固請以司徒讓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崔光夏四月庚子以繼爲太保侍中如故繼固辭不許壬寅以崔光爲司徒侍中祭酒著作如故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魏南荊州刺史桓叔興據所部來降考異曰梁帝紀七月叔興降蓋記次到之日也今從魏紀

癸卯琬珪殿火延燔後宮三千間　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僖明此義州當置於齊安郡木蘭縣界蓋子悉齊志木蘭縣屬南梁左郡唐省木蘭縣入黃岡縣以下文裴邃復義州觀之悉義州與邊城皆置於安豐界　邊城太守田守德沈約志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以下蔡郡民立邊城於邊城郡治也此時梁境未得至安豐縣故城今邊城郡治也此時梁境未得至安豐縣故城今邊城郡治也此時梁境未得至安豐縣故城今

降於魏柔然餘眾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稱本國大亂姓姓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言鵠立而望魏收教也乞依前恩給臣精兵一萬送臣還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爲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不噬始則蠕蠕投首事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七年既而高車被擒謂彌俄突也今高車自竄於褒微之中克雪讐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關邊鄙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貲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爲後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眾

處處碁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強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竝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膻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此西海非玉門所置西海郡之西海但言在酒泉之北則別有西海故城也金山形如兜鍪其後突厥居金山之陽則此山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此西海非玉門所置西海郡之西海但言在酒泉之北則別有西海故城也金山形如兜鍪其後突厥居金山之陽則此山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以防高車之畔援雜詩云畔援武強也鄭元云跋扈也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敦薄北無結山下婆羅門於西海郡令各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部從之爲阿那瓌婆羅門皆叛去張本　十一月癸丑魏侍中車騎大將軍侯剛加儀同三司魏以東徐南秦氏皆反庚辰以秦州刺史河間王琛爲行臺以討之琛恃劉騰之勢貪暴無所畏忌大爲氏所敗中尉甄琛奏會赦除名尋復王爵　魏以安西將軍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柔然婆羅門　前荊州戶曹參軍劉峻卒峻字孝標慨珍從父弟也宋泰始初峻年八歲魏克青州爲人所略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東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居貧不自立出家爲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炷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輒以錐刺其股髮及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遍購物書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不肯遷授齊永明中從桑乾南歸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書所見不忘與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群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轉徙廬山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踐典校秘閣坐事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秀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

以疾去初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浮沈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器帝試呼問峻峻時負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覽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峻又嘗爲自序其略云余自北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亮節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摈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婁貴重不能有所匡益亦無下士之節當托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性滑稽戲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倆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

是待客稍厚　初太子統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爲子正德少麤險上卽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怏怏不滿意嘗蓄異謀是歲正德自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頃之亡奔魏自稱廢太子避禍而來魏尚書左僕射新寧寇上表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揚州刺彼密親遠投他國不如殺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爲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明年復自魏逃歸考異曰梁書正德傳普通六年自魏逃歸車將軍頃之奔魏七年自魏逃歸魏書普通三年爲輕車將軍頃之奔魏七年自魏逃歸魏史籍實傳普通六年表論考課後乃云表論正德後乃云貴訴太提反按大提反在正光五年唯南北史年月前後相違今從之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正德志行鄙悛常公行剽掠時東府有正

居殺伊閭自立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癸巳大赦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甲午領軍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卒　乙巳魏主詔祀圜丘　初魏世祖以元始歷浸疏宋元嘉二十九年魏行元始歷命更造新歷至是薛懷作鄴崔光表取澄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所上歷候驗得失合爲一愚以壬子爲元應魏之水德壬癸水也水旺於子故以壬子爲元命曰正光歷丙午初行正光歷大赦　十二月乙酉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元欽爲儀同三司太保京兆王繼爲太傅司徒崔光爲大保欽色黑時人呼爲黑面僕射少好學有令譽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亦無下士之節當托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性滑稽戲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倆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輕車將軍頃之亡奔魏自稱廢太子避禍而來魏尚書左僕射新寧寇上表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揚州刺彼密親遠投他國不如殺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爲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明年復自魏逃歸考異曰梁書正德傳普通六年自魏逃歸車將軍頃之奔魏七年自魏逃歸魏史籍實傳普通三年爲輕車將軍頃之奔魏七年自魏逃歸魏書普通六年表論考課後乃云貴訴太提反按大提反在正光五年唯南北史年月前後相違今從之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正德志行鄙悛常公行剽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遇世謂董世子者也南岸有

夏侯譽世子洪此四凶者爲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上溺於慈仁不能禁也〕後軍行參軍襄陽郭祖深以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興榱詣闕上封事其略曰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咏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憘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情涕效賒也今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蓄養女皆不貫民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隨農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髮尺土一民非復國有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而百僚卿士拋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倫廉潔累金積錙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

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讐法殿則人思善惠多則物生惡戾由陛下慈悲既宏憲律漸替寵勳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賣緣多徑直弦者淪溺滿塗曲鉤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拙訥守信坐見沈埋勞深勳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大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柔然阿那瓌求粟爲種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張纂乘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柔然俟陵伐入朝於魏　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爲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裹經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衆路滿野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元懷悉二鎮之開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輜車輜車也應劭曰輜車衣車也每集其眾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

〔癸卯普通四年魏元詡正光四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二月乙亥耕籍田　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眾入魏境表求賑給己亥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爲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謂之孫也〔魏孝昌元年元譚爲幽州都督後此三年將行表陳便宜以爲按魏書譚太武之子孫魏宗室多同名者〕將行表陳便宜以爲戾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以羊牛三萬六千頭給之斯卽前代和戎撫新來遠之長策也今乞以牸牛產羊糊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常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

苦之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習衛助〔事見二十七卷甘露三年〕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監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事見四十四卷建武二十六年〕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陵伐入朝於魏　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爲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裹經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衆路滿野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元懷悉二鎮之開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輜車輜車也應劭曰輜車衣車也每集其眾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

平城乃應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簒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間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簒使鍠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少時屏居田里不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築問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敗千騎奄至高車部或曰敕勒訛鐵勒謹以眾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眾騎使匿叢薄之閒又遣人升山揚塵若部分軍眾者鐵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眾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鐵勒以為謹也爭逐之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九　梁紀五　武帝普通四年　二七　恩補樓

性寬和容裕號為長者及晚年漸又威勢乃更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遣牧守令長舉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衞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又又黜為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伺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殺鎮將改元真王魏收曰破六韓單于之苗裔也初呼厨泉入朝於漢為魏武所置遣其叔父在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奉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將六奚為氏後人訛誤以軍敗奚及五子俱沒於魏其子孫遂以潘六為破六韓又曰破洛汗考異曰魏帝紀正光五年破六汗拔陵反詔臨淮王彧討之五月彧敗衄官按今孤德某周書賀拔勝傳衞可孤鮑敞朝經年勝乃告急於彧然則拔陵反當在四年蓋帝紀因詔彧討拔陵而言之非拔陵於時始反也周書作破六韓令從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衞可孤圍武川鎮考異曰北史孤作瑾今從周書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魏收志云山縣蠡神武郡辟居正懷朔鎮將楊鈞擢為後改鎮為州五代史周密傳神武川厥應州也初元又於漠北建庭帳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寄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為太學生及長能左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　魏景明之初世宗命宦者白整為高祖及文昭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此龍門山即伊闕山也皆高百尺永平中劉騰復為世宗鑿一龕至是二十四年凡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　秋七月辛亥魏詔見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　九月魏詔侍中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奏事　冬十月庚午以中書監中衞將軍袁昂為尚書令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疾篤魏主翻親撫視之拜其子勰為齊州刺史為之撤樂罷遊眺丁酉光卒魏主臨哭之

棚爲滅常膳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于忠元叉用事以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邨清河之死時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死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爲侍講魏主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談死又薦其司徒長史從子鴻於魏主詔鴻以本官修輯國史鴻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堅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竝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卒　梁初唯揚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上乃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倣古制文曰五銖重如其文（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社佑曰肉郭爲肉外郭爲好孟康曰周郭周市爲郭也）別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女錢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議盡罷銅錢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　魏以汝南王悦爲太保　是歲吳郡太守蔡撙卒撙方雅退默口不言錢其爲吳興太守時在天監八九年但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絜遷吏部尚書撙立朝風骨梗正氣調英巖未嘗有所屈讓嘗深用琅邪王鈞爲殿中郎帝嫌其不取參掌逼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撙正色俯身拾牒而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撙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仍欲抗表解職帝亦悔而可其奏帝嘗爲大臣設饌撙在坐帝頻呼其姓名撙竟不答食饌如故帝甚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撙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也撙對曰臣預爲右戚（撙女爲太子妃）且職在綸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及卒司空袁昂謂諸賓曰自蔡僕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

宋諫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梁紀六　起昭涵五年　盡普通六年

高祖武皇帝六

庚辰　普通五年　魏元詡正光五年　春正月辛丑魏主詡祀南郊　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爲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尉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濱圍出

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勝字破胡）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

考異曰勝傳云至朔州見武按後魏地理志雲中舊名朔州及改懷朔鎮爲朔州不容更以雲中爲朔州今但云雲中　按魏氏初都平城北邊列置諸鎮孝昌以後改鎮爲州尋即荒廢其地漫不可考杜佑以爲魏都平城之後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懷朔鎮又云遷洛之後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又云後魏初雲中在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既曰皆在郡北三百餘里將是一處郭將是三處耶宋白曰朔州馬邑郡東北至故雲中二百六十里後魏爲雲內之地亦曾爲懷朔鎮孝文遷洛之後於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又曰後魏初雲中定襄故城是則是朔州與後魏初雲中共一處通鑑此後書改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爲雲州此即魏志所謂雲中舊名朔州之證也是則懷朔鎮與雲中是兩處矣是後李崇自崔逼白道之敗引還雲中郡乃魏之平城詳退師道里先後可見而胡之後又自雲中引還平城其名稍雜難指一處爲定也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壬女延首企望官軍大王愛任征討理宜唯敵是求今乃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或許爲出師勝遣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

寘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退僻密邇寇戎（杜佑曰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界）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爲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令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魏主不許修義天賜之子也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按魏收魏書作廣陽王淵李延壽北史作廣陽王深蓋避唐諱通鑑承用之）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後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見道聽之言則聽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行其臣如醉不能相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其是之謂矣

六月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以伐魏　乙酉龍驤於山
阿王破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樹木倒折開地數十丈　魏自破
六韓拔陵之反二夏酒涼寇盜蜂起二夏州及東夏州也魏收
闕照金明代名郡東夏州領偏城郡方定陽十郡宋白曰魏改統
萬鎮爲東夏州後改延州按魏克統萬以爲鎮太和十一年改夏
州延昌二年置東夏州治廣武唐始改爲延州治膚施後魏太和
元年置廣武縣後周改豐林縣隋分豐林金明置肤施縣唐延州
治焉則魏東夏州治廣武非統萬也然魏收地形志以廣武爲太
原屬門之廣武亦誤皇興二年置華州於北地太和十一年改爲
坑州十四年爲關州領北地翊興襄樂郡涼州領武興武威昌松東漒涼寧郡秦州刺史李
安隆松建昌番和泉城武興武威昌松東漒涼寧郡秦州刺史李
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群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捕彥殺
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莫折虜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
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爲寇盜刺史博陵崔遊
誘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氐既而因宴會盡收斬

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
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
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昌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壽卒子念生自稱
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丁酉魏大赦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
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魏
崔暹逆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
幷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庾陽王深上言先
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鎮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
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
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禪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
兄也　魏涼州幢帥于菩提等執刺史宋穎據州反　八月庚寅
徐州刺史成景儁拔魏竜城竜城即下邳僮縣城也　魏員外散騎侍郎李

驅使但爲庶候白直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
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
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習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
得遊宦獨爲陋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
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詐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
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
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拔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
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道
元曰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鴈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
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雲舉望若闕焉故有
高闕之名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　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地
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復輸
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國賂元义卒得不坐　丁丑
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攻仇鳩河池二戍河池郡今鳳州河
池縣有河池水仇鳩亦當與河池相近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
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天監五年魏克武興滅楊紹先之國置東益州將佐皆以
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收經
行陣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服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
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禪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
兄也　魏涼州幢帥于菩提等執刺史宋穎據州反　八月庚寅
徐州刺史成景儁拔魏竜城竜城即下邳僮縣城也　魏員外散騎侍郎李

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少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猶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兩城謂天水及高平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弊潰夫蠭至風舉逆吾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大下久泰人不曉兵弊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收散所軍謂元志之軍則兩秦遂彊兩秦謂莫折念生及張長命等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敢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麥積崖今在秦州天水縣東百里俗名則汧隴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滔于誕俱出梁益來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隴口隴坻之口也志兵敗棄眾東保岐州岐州治雍城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詡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軍貫籍也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魏先置朔州于雲中之盛樂以朔爲朔州改薄骨律州爲雲州因自五原拔軍向朔州則漢五原郡地爲懷朔鎮今以懷雨城宋白曰漢五原故城在唐勝州榆林縣界後魏孝文於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遷兼黃門侍郎魏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已據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又乃用代來人爲傳詔以慰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叉德美叉擢偉爲尚書二千石郎廷尉評郎漢之廷尉平魏晉以來平劵加言今大理評事即其職也後漢尚書有二千石曹魏置二千石郎魏秀容人乞伏莫于聚眾攻郡殺太守水經註魏立秀容護軍以統胡人其治所去汾水六十里地形志永興二年置秀容郡屬肆州丁酉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眞殺太僕卿

陸延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榮羽健之元孫也羽健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紀年安二年其祖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復推問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于新興立新興時畜牧尤蕃息牛羊駝馬色別爲羣彌漫川谷不可勝數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仰爵於子榮魏朝許之榮神機明決御眾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寧泰時魏于懷朔鎮置太安郡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費雙攻魏盤頭郡盤頭郡屬東益州五代志冀州長寧縣魏置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　九月戊申成景儁拔魏睢陵戊午北兗州刺史趙景悅闔魏荊山梁北兗州治雍城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詡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軍貫籍也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魏先置朔州于雲中之盛樂以朔爲朔州改薄骨律州爲雲州因自五原拔軍向朔州則懷朔鎮雖置於漢五原郡地與五原別爲兩城宋白曰漢五原郡地得名也按後魏孝文於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遷兼黃門侍郎魏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已據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又乃用代來人爲傳詔以慰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叉德美叉擢偉爲尚書二千石郎廷尉評郎漢之廷尉平魏晉以來平劵加言今大理評事即其職也後漢尚書有二千石曹魏置二千石郎魏秀容人乞伏莫于聚眾攻郡殺太守水經註魏立秀容護軍以統胡人其治所去汾水六十里地形志永興二年置秀容郡屬肆州丁酉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眞殺太僕卿

陸延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榮羽健之元孫也羽健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紀年安二年其祖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復推問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于新興立新興時畜牧尤蕃息牛羊駝馬色別爲羣彌漫川谷不可勝數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仰爵於子榮魏朝許之榮神機明決御眾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寧泰時魏于懷朔鎮置太安郡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費雙攻魏盤頭郡盤頭郡屬東益州五代志冀州長寧縣魏置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　九月戊申成景儁拔魏睢陵戊午北兗州刺史趙景悅闔魏荊山梁北兗州治雍城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詡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軍貫籍也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魏先置朔州于雲中之盛樂以朔爲朔州改薄骨律州爲雲州因自五原拔軍向朔州則懷朔鎮雖置於漢五原郡地與五原別爲兩城宋白曰漢五原故城在唐勝州榆林縣界後魏孝文於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遷兼黃門侍郎魏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已據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又乃用代來人爲傳詔以慰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叉德美叉擢偉爲尚書二千石郎廷尉評郎漢之廷尉平魏晉以來平劵加言今大理評事即其職也後漢尚書有二千石曹魏置二千石郎魏秀容人乞伏莫于聚眾攻郡殺太守水經註魏立秀容護軍以統胡人其治所去汾水六十里地形志永興二年置秀容郡屬肆州丁酉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眞殺太僕卿

陸延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榮羽健之元孫也羽健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紀年安二年其祖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復推問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于新興立新興時畜牧尤蕃息牛羊駝馬色別爲羣彌漫川谷不可勝數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仰爵於子榮魏朝許之榮神機明決御眾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寧泰時魏于懷朔鎮置太安郡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費雙攻魏盤頭郡盤頭郡屬東益州五代志冀州長寧縣魏置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　九月戊申成景儁拔魏睢陵戊午北兗州刺史趙景悅闔魏荊山梁北兗州治淮陰水經註曰地理志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於荊山之左當塗之右魏收志梁北徐州治郡已吾縣有當塗山荊山今之懷遠軍正據荊山以扼豹志言之皆屬馬頭郡界後魏五代志鍾離郡塗山縣古當塗也後齊置荊山郡裴窪帥騎三千襲魏譙陽王戊夜踰關而入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窪引兵遁別將也非魏所部魏使行臺尉元都督河間王琛救壽陽安樂王詮救淮陽鑒詮之子也安樂王詮事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　魏西道行臺元修義得風疾不能治軍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爲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魏宋穎密求救於吐谷渾王伏連籌伏連籌自將救涼州于菩提乘城走追斬之城民趙天安等復推宋穎爲刺史　魏河間王琛軍至西硤石解渦陽圍復拒山戍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與戰爲琛所敗冬十月戊寅裴窪元樹攻

魏建陵城克之辛巳拔曲木曲木當作曲沫水經註沫水過建陵縣故城東又南逕陵山西魏立大堰
過水西流兩列堰城防之曰曲沫成掃將軍彭寶孫拔項邨　魏營州城民劉
安定就德興也　執刺史李仲遵據城反城民王惡兒斬安定以
降德興東走自稱燕王　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關夏北華三
州魏高祖太和十五年置東秦州於杏城後改爲北華州領中部敷城凡三郡宿勤虜複姓魏遣都督北海王
顥帥諸將討之　甲寅彭寶孫拔檀邱辛卯裴窶拔狄城水經註肥水自
荻邱過漢九江成德縣故城西　王莽更曰平阿又北入芍陂　丙申又拔譙城進屯黎漿壬寅魏
東海太守韋敬欣以司吾城降漢東海郡司吾縣之故城也　定遠將軍皆世宗
拔曲陽甲辰又拔秦壖魏守將多棄城走水經註洛水逕漢淮南郡曲陽故城東應劭曰
縣在淮曲之陽洛水又北逕秦壖下注淮謂之洛口魏收志曲陽縣屬霍州北沛郡五代志曲陽縣後廢入鍾離定遠縣　魏
使黃門侍郎盧同持節詣營州慰勞就德興降而復反詔以同爲

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同屢爲德興所敗而還　魏朔方胡反圍
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於綏撫眾無
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今天下分
析寇賊萬重四方音信莫不斷絕俄頃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
如此分張不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
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東州謂東夏州也　爲諸君營數月之食
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延伯與將佐哭
而送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雍潛遣人齎書
敕城中努力固守圍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
中者也乘魏亂起而爲盜因謂之蜀賊後爾朱天光西討蜀賊斷路皆其黨也雍州
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爲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
眾感其義莫不齊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

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帥其眾隨子雍降子
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
時東夏州關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
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
　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高車自阿伏至羅與
弱奇分爲二部所謂東西部敕勒也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恆
州諸要與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
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幷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
者眾舉賀穆崇乃請穆爲雲州刺史　魏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
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肱
逃豆歸之元孫也肱宇文泰之父也逃豆歸晉建康二年爲慕容皝所滅

博士祖瑩爲長史廣陽王深欲專兵權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
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深專總軍政　莫折天生進攻魏
夏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
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辟雍於平涼東魏置平涼郡治鶉陰縣
有平涼城　邀安都之孫也　丙辰彭寶孫拔魏東莞王戊裴邃
攻壽陽之安城魏收志梁置新興郡治安城縣丙寅馬頭安城皆降
殺卜胡共迎胡琛　魏以黃門侍郎楊昱兼侍中持節監北海王
顥軍以救豳州豳州圖解蜀賊張映龍姜神達攻雍州刺史元脩義請援一
日一夜書移九逼都督李叔仁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若
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留此何益遂與叔仁進擊之斬神達餘

竄散走　十二月戊寅魏荊山降　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爲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　乙巳武興將軍李國興攻魏平靖關辛丑信厥長史楊乾攻武陽關壬寅攻魏關皆克之國興進圍郢州魏郢州刺史裴詢與蠻酋西郢州刺史田朴特相表裏以拒之（魏郢州治義陽西郢州又魏置梁州于南鄭置巴州於漢巴西郡置益州於晉壽郡治在義陽之西鄙中也）　圍城近百日魏援軍至國興引退詢駿之孫也（裴駿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魏汾州諸胡反以章武王融爲大都督將兵討之　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魏置梁州于南鄭置巴州於漢巴西郡置益州於晉壽郡東益州於武興郡秦州於上邽南秦州於仇池）　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是歲侍中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散騎常侍錢

唐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爲朱异亂梁張本）

乾普通六年（魏元詡孝昌元年）　春正月丙午雍州刺史晉安王綱遣安北長史柳渾破魏魏南鄉郡司馬董當門破魏晉城庚戌又破馬圈彭陽二城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叉見叉驕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謂孝文帝陵）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庚申法僧殺行臺高諒稱帝（考異曰法僧傳作高諒今從魏帝紀又魏紀云自稱宋王法僧傳及北史皆云稱齊魏梁書法僧傳云稱帝按法僧立諸子爲王必稱帝也今從梁書）　改元天啓立諸子爲王魏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來降（考異曰法僧傳云魏室大亂法僧據鎮議欲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遣使求救按時

魏亂未定今從北史）　安東長史元顯和魏之子也元法僧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其坐顯和不可曰與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儻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慰諭之顯和曰我甯死爲忠鬼不能生爲叛臣乃殺之上使散騎常侍朱异使於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爲大都督與將軍裴邃與陳慶之胡龍牙成景儁等將兵應接　魏高平鎮敕勒酋長胡琛謀反起兵侵逼原州其眾甚盛州人李遠與其兄賢率鄉人欲圖拒守而眾情猶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凶黨乘機肆其毒螫王略未振綏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竝世載忠貞沐浴教義今若去順效逆將復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劒斬之於是

眾皆聽命乃相與盟歃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害惟遠兄弟竝爲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忠良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內伺釁隙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表裏相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窮迫凶威坐見夷滅乎賢曰是我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洛陽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遠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爲戲圖之戲指畫布分便有軍陳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始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後必爲將領軍非常人也至是果然

莫折天生軍於黑水（水經註就水出西南山就谷北流與黑水合黑水又北流會於就水就水之右三泉奇發言歸一流北注干渭）　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

軍西道都督帥眾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薛寶寅軍於馬鬼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眾少爭開營逐之其眾多於延伯十倍壁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眾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眾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舉軍繼其後天生悉眾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隴山有大隴山小隴山大隴山在岐州武都郡南田縣西北五代志南田縣後入於岐州之吳山縣都其地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田作南由南由唐隴州之吳山縣東北小隴在清水縣東北小隴南由唐隴州之吳山縣都其地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

梁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　梁紀六　武帝普通六年　十二　思補樓

擒酋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州（五代志扶風郡陳倉縣後魏曰宛州）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爲虐翁以爲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己巳裴窣拔魏新蔡郡（魏收志新蔡郡治石母臺隋廢爲縣唐以後屬蔡州）詔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將眾前驅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癸酉裴窣拔鄭城（水經註潁水過慎縣故城南而東南流逕螟蛉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淮汝潁之閒所在響應魏河閒王琛等恒窣威名軍於城父（城父縣漢屬沛郡魏晉以來屬譙郡宋併城父爲後儀縣屬陳留郡寄治譙郡東南）累月不進魏朝遣延尉垣縣界魏收志陳留郡後儀縣注有城父）少卿崔孝芬持節齎齋庫刀以趣之（齋庫刀千牛刀也齋刀以趣其進言若復逗留將斬之也）孝芬挺之子也琛至壽陽欲出兵決戰長孫稚以爲久雨未可出琛不聽引兵五萬出城擊窣窣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閒方爲謝元所笑乃爲四甄以待之使直閤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僞退稚琛悉眾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　魏安樂王鑒將兵討元法僧擊元略於彭城南略大敗（考異曰魏帝紀敘元醫等事便在庚申法僧叛下不應如此之速今移之於月末）與數十騎走入城鑒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鑒單騎奔歸將軍王肴馳拔魏南陽平（宋僑置陽平郡於沛郡南界後入於魏爲南陽平郡以別相州之古陽平郡也後又徙郡寄治彭城）執太守辭曇尚曇尚虎子之子也甲戌以法僧爲司空封始安郡公魏以安豐王延明爲東道行臺臨淮王彧爲都督以擊彭城

梁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　梁紀六　武帝普通六年　十三　思補樓

魏以京兆王繼爲太尉　二月乙未趙景悅拔魏龍亢（龍亢縣漢屬沛郡晉屬譙國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龍亢屬焉五代志振州領上縣舊置下蔡郡　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詡左右防衛微綏元又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又不納太后察知之去秋太后對魏主謂羣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爲我當出家修道於嵩山閑居寺耳因自欲下髮魏主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徧於諸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又然魏主深陷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又（魏主常居顯陽殿太后欲往來）又對又流涕敘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曰有數四又殊不以爲疑乃勸魏主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又舉元法僧爲徐州法僧反太后數以爲言又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又上而深畏憚之欲進言而無因會太后與魏主遊洛水雍遂二宮幸其第日晏魏主與太后至雍內室從官

皆不得入何進言曰元叉總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萬之眾虎視京西弟爲都督總三齊之眾元叉無心則已若其有心聖朝將何以抗太后曰然遂相與定圖叉之計於是太后謂叉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叉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叉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戊戌魏大赦　壬寅冀州刺史廣陽王深等攻仇池郡魏收志仇池郡屬東益州五代志漢陽郡上祿縣魏置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三月己酉上幸白下城頓行六軍頓所乙丑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眾軍并攝徐州府事己巳以元法僧之子景隆爲衡州刺史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衡陽郡梁置衡州按五代志梁置衡州於南海合浦縣景仲爲廣州刺史上召法僧及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營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杜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滓自消玉質還潔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荼憤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殺西闕門

法滄皆印領爲奴還魏書梁書皆無此事　法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元略惡其爲人與之言未嘗笑　魏詔京兆王繼班師　北梁州刺史錫休儒等自魏興侵魏梁州攻直城魏收志東梁州金城郡領直城縣五代志金州安康縣屬譙直城以名州魏以其地出金故郡曰金城州曰金州錫姓也　魏梁州刺史傅豎眼遣其子敬紹擊之休儒等敗還　柔然王阿那瓌爲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濟雜物勞賜之阿那瓌勒眾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擾破拔陵兵夏四月魏主詡復遣中書舍人馮儁勞賜阿那瓌阿那瓌部落浸盛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魏元叉雖解兵權猶總任內外殊不自慮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潛嬪有寵於魏主詡宦官張景嵩說之云叉欲害嬪嬪泣訴於魏主曰叉非獨欲害妾將不利於陛下魏主

信之因叉出宿衛叉侍中明旦又將入宮門者不納幸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叉名爲民前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少自脩整頗有學識弱冠爲清河王懌常侍爲懌所眷遇叉擅權子熙每言於懌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叉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叉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子熙爲之憂悴屏處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終身不仕及是上書爲懌訟冤乞誅元叉等曰敢太傅清河王懌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員辰當朝議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汚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叉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營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杜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滓自消玉質還潔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荼憤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殺西闕門

自守親朋阻絕於時吏部詒稟劉騰奏用其弟爲郡及經內呈爲王駿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離隔二宮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莫不俛首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貞非但蘊藏胸襟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曰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豈忍爲逆亂於一朝乞追還志足明丹款又籍寵姻戚持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叉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腹心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闔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巨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奚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勝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愴傷致使朔隴猶

狂悖蔵爲亂荆徐蝥動職是之由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
又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
梟首洛宮斬骸沈族仁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
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齒遐邇扼腕
蔓草難除去之宜盡實願宸鑒早爲之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
載旦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衢野納肝秦庭夜哭
千古之痛何足相比敢詣闕披陳乞報冤毒太后命發劉騰之墓
露散其骨籍沒家資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子熙麒麟
之孫也初宋維父弁常曰維性疎險必敗吾家李崇郭祚游肇亦
曰伯緒凶疎維字終傾宋氏若得殺身幸矣後果阿附元叉超遷
至洛州刺史至是除名尋賜死叉之解領軍也太后以叉黨與尚

彊未可猝制乃以侯剛代叉爲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爲冀州刺
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爲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
叉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爲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
叉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叉意出
爲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於太后時改葬中山王熙順
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女
見其二家七喪皆爲潸然莫不酸泣叉妻尚在太后側順指之曰
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叉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
后默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叉昔嘗邀
脅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豈繫鐵券且
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憮然未幾有告叉及弟仆謀

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招納陽諧變伎優伊闕伊闕在河南新
初改新城縣爲伊闕縣　欲爲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
已魏主亦以爲言太后乃從之賜叉及弟仆死於家猶賜叉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京兆王繼慶盛於家前幽州刺史盧同
坐叉黨除名太后頗事裝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歿
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脩飾
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
眾中見辱耶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穆大眼
之子白華雄偉勇壯兼有姿容太后過幸之白華懼禍乃率其部
曲奔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乃爲楊白華歌辭錄其辭曰陽春二
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使宮人連

臂踏足晝夜歌之聲甚悽惋聞者醜之　初魏胡國珍之爲司徒
以鄭義之兄孫儼爲行參軍儼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
之西討以儼爲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常遣宮
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輒召之
者隨之儼兒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
學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枹罕趙脩得罪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二年　後還復除中書
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爲雁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叉叉
敗太后以紇爲懌所厚復召爲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
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
號爲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
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深

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占卜也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唯好小數見人矯爲恭謹遠近輻湊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爲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眾莫能明也神軌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黃門侍郎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眾男引樂廣事事見八十五卷晉惠帝太安二年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者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詩雨無正之小人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女之父也悔怖義僖庾然自若義僖度世之孫也

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惶義僖終不改容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惶義僖終不改容也卓有學尚識度沈雅始居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或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少居閭巷遂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少居閭巷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欣然甘之　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萬俟複姓　將軍盧祖遷伊瓌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餘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輔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遂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

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閒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不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懼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卒邃深沈有思略爲政寬明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愛而憚之子子以中獲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事馳驛代邃邃卒後廟在光宅寺西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逢喬不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嘆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　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其將樊文熾蕭世澄等將兵圍魏益州長史和安於小劒魏益州刺史鄧蚪遣統軍河南胡小虎崔珍寶將兵救之文熾襲破其柵皆擒之使小虎於城下說和安令早降小虎遙謂安曰我柵失備爲賊所擒觀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援兵已至　魏行臺子建傅梁州暨眼語未終軍士以刀殿殺之西南道軍司宿于誕引兵救小劒文熾置柵於龍鬚山上以防歸路戊辰誕密募壯士夜登山燒其柵梁軍望見歸路絕皆恟懼誕乘而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虜世澄等將吏十一人斬獲萬計魏子建以世澄歸胡小虎之尸得而葬之　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卒崇性精審善於斷獄其爲揚州時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奉有鄰證鄰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

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
舁哀也荀黎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
知之乃以兒還黎又定州流人解慶寶兒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
安背役亡歸慶寶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
弟爲人所殺迴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辯因誣同軍兵蘇顯甫
李益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崇疑而
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寶告曰僕住在北
州此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乃云是流
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乃稱有兄慶寶今住揚州
相國城內君脫矜愍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
但見質君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若其不信可見
隨看之慶寶悵然失色此人具以報崇攝慶寶問之慶寶伏引更
問益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閒思安亦爲人縛送崇之明察皆此類
也　初帝納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潛章王綜宮中多疑
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
太子次第幸係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晝則談
謔如常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席藁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微
服至山阿拜齊高宗陵聞俗說剌血瀝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
昏侯冢幷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
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士唯酣附身故衣餘皆分施恆致匱乏屢
上便宜求爲邊任上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
面胝水樓堦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軍馬而巖馬臺在焉其廣百步其高十仞　北擊城漸謂曰險固

莫敢言又使遍問於蕭寶寅謂之叔父爲南兗州刺史不見賓客
辭訟隔簾聽之出則乘帷於輿惡人識其面及在彭城魏安豐王
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沒敕綜
引軍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魏人皆
不之信彧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無敢行者殿中侍御史濟陰鹿
念爲彧監軍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何惜一夫
時兩敵相對內外嚴固念單騎閒出徑趣彭城爲綜軍所執問其
來狀念曰臨淮王使我來欲有交易耳時元略已南還綜聞之謂
成景儁等曰我常疑元略規欲反城將驗其虛實故遣左右爲略
使入魏軍中呼彼一人今其人果來可遣人詐爲略有疾在深室
呼至戶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遣腹心安定梁話迎念密以意狀

語之意者傳綜欲降之意狀者告以說與成景儁設謀之狀　念薄暮入城先引見胡龍牙龍
牙曰元中山甚欲相見元略之南奔也中山王故遣呼卿又曰安豐臨淮
梁封爲中山王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
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又引見成景儁景儁與坐謂
曰卿不爲刺客邪念曰今者奉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吏卜後
圖景儁爲設飲食乃引至一所詐令一人自室中出爲元略致意
曰我昔有以南向有以言有所爲也且遣相呼欲問鄉事晚來疾作不獲
相見念曰早奉音旨肯險祇赴不得暫見內懷反側遂辭退諸將
競問魏士馬多少念盛陳有勁兵數十萬諸將相謂曰此華辭耳
念曰崇朝可驗何華之有乃遣念還成景儁送之戲馬臺蘇軾曰
面阻水樓堦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軍馬而巖馬臺在焉其廣百步其高十仞　北擊城漸謂曰險固

如此豈魏所能取念曰攻守在人何論險固念還於路復與梁話申固盟約六月庚辰綜與梁話及淮陰苗文寵夜出步投魏軍百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受之問其名氏不答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答其拜送於洛陽及旦齋內諸閤猶閉不開眾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何為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復取諸城至碭而還將佐士卒死叛者什七入唯陳慶之帥所部得還上問之嗟駭有司奏削綜爵土絕嗣籍更其子直姓悖氏未旬日詔復屬籍封直為永新侯

吳立永新縣宋屬安成郡西豐侯正德以輕車將軍從綜北伐棄軍輒還為有司所奏下獄上不忍正法乃詔之曰汝以猶子情乘常愛故越先眾討平之淵猷因謂別駕羅研曰卿蜀人貪褊樂亂一至於此研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貧褊樂亂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

鷄二母之彘牀上有百錢布被飢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劒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　癸未魏大赦改元孝昌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救之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捨軍向朔州勝常為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道路阻絕援軍不至穆仗俱濡穆乘城南齊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敕胡落見其酋長為齊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太后以下並就館弔之賞賜禮遇甚厚拜司空封高平郡公丹陽王更名贊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改名繼今從魏書北史也慶姓也深欲引兵至折敕嵩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也

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眾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此河謂北河也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恆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貸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昱分處之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乘禍亂富由此而作

乞活事見八十六卷晉惠帝光熙元年

秋七月壬戌大赦　八月魏柔元鎮民杜洛周聚眾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九月丙辰魏以突自宋以來蠻部諸蠻率謂之蠻左所置蠻郡謂之左郡　撓亂近畿王乘麾蓋外見可而進

何論別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符尚書行臺符也雄以臺蠻聞魏主將自出心必震動可乘勢破也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臺蠻聞之果散走魏主欲自出討賊中書令袁翻諫而止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負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屬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載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之故也三方之師謂西討秦隴北鎮邊鎮南擊蠻左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勁慝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虓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

其第三鴈入汝州魯山縣界　殺都督寇掠北至襄城汝水有卑氏向氏田氏種落最甚北餘大者萬家小者千室各稱王侯屯據險要道路不通十二月壬午魏主詔下詔曰朕將親御六師指蕩通穢今先討荊蠻壘理南服時羣蠻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荊州此荊州治穰城魏都督崔暹將兵數萬救之至魯陽不敢進魏史以臨淮王或為征南大將軍將兵討魯陽蠻司空長史辛雄為行臺左丞東趣葉城葉城時為襄州治所此即漢南陽郡之葉縣城也　別遣征虜將軍裴衍恆農太守京兆王羆考異曰魏書羆傳羆未嘗為恆農太守今從魏書　將兵一萬自武關出通三鴈路以救荊州衍等未至或軍已屯汝上汝上汝水之上也　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辛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眾已集蠻左唐突蠻左所置蠻郡謂之左郡　撓亂近畿王乘麾蓋外見可而進之果散走魏主欲自出討賊中書令袁翻諫而止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負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屬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載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之故也三方之師謂西討秦隴北鎮邊鎮南擊蠻左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勁慝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虓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

而賞賜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罪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曹義宗等取順陽馬圈與裴衍等戰於淅陽（漢宏農郡有析縣晉分屬順陽郡以其地在析水之陽也郡隋南鄉內鄉二縣之地）義宗等敗退衍等復取順陽進圍馬圈洛州刺史董紹以馬圈城堅衍等糧少上書言其必敗未幾義宗擊衍等破之復取順陽魏以王罷爲荊州刺史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在州嚚怒不恆肆行非法遊遊市里雜於廝隸鬻問寶鉶者曰刺史何如對言躁虐綸怒令吞鉶而死（鉶與鐸同今江東溝港皆有之百姓惶駭道路以目當逢喪車舁孝子服而著之前閣號叫鼓帥懼罪密以聞上始嚴責綸而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翁短瘦類上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會意不能堪輕騎還都以聞上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戊子免綸官削爵土　魏山胡劉螽升反自稱天子置百官（山胡卽汾州之稽胡）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爲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衆歸之拔陵署金爲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黃瓜堆（水經註桑乾水與武遂黃瓜堆南又東南流逕桑乾郡北爲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爲別將）十二月壬辰京師地震

自陳無罪使就坐剉碪捶之於庭又作新棺貯司馬崔會意以轜車挽歌爲送葬之法（轜喪車也莊子曰佛謂所生必於斥苦佛謂挽歌也左傳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杜預註曰虞挽歌曲田橫之死其徒有薤里薤露之挽歌喪家之樂教佛者和之聲　使嫗乘車悲號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七　起普通七年盡大通元年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七

丙寅　普通七年　魏元詡孝昌二年

春正月辛丑朔大赦　壬子魏以汝南王悅領太尉　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眾合二萬洛周自松峭赴之　水經註大榆河出禦夷鎮北寨中南流逕密雲成西又南流逕孔山西又歷密雲成東石河又東南流逕孔山南土有洞穴開明故謂之孔山大榆河之水北發白楊溪望離石大榆河又東南流出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世謂之斛鹽城西北行去禦夷鎮二百里峭壁作匿唐志營州西北百里曰松陘嶺　行

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　元譚軍於居庸關見上卷上年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爲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初魏廣陽王深通於城陽王徽之妃徽爲尚書令爲胡太后所信任會恆州人請深爲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測及杜洛周反五原降戶在恆州者謀奉深爲主深懼上書求還洛陽　時深軍于潮州魏主詔以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北道大都督詔深爲吏部尚書徽長壽之子也五原降戶鮮于脩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　按楊津傳脩禮在博陵界又水經注中山唐縣有左人城　改元魯興引兵向州城州兵禦之不利楊津至瓚邶瓚邶縣漢屬代郡唐爲蔚州　聞定州危迫引兵趣之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眾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若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以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振入城城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後賊攻州城東西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不敢出戰津欲出擊之長史許被不聽津手劍擊之被走得免津開門出賊斬首數百賊退人心少安尋詔以津爲定州刺史兼北道行臺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爲大都督北討諸軍事與河閒王琛共討脩禮　二月甲戌北伐眾軍解嚴　魏西部勅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相連結三月甲寅游擊將軍爾朱榮擊破洛陽於深井牧子於河西　夏四月乙酉臨川靖惠王宏卒　魏大赦　癸巳魏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徽爲儀同三司徽與給事黃門侍郎徐紇共毀侍中元順於太后出爲諮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指之謂太后曰此魏之宰豎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順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升辱門下數我奚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久之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侯人當拜侯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謝之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孝臣恐汗青史見者爲之震恐而順安然自若　魏荊州城民鮮于阿胡等據城反　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眾拒之洛周引還上谷　魏長孫稚行至鄴詔解大都督以河閒王琛代之稚上言鼐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成私隙今難以受其節度宜臨機奪帥非算所長魏朝不聽前至呼沱稚未欲戰琛

不從鮮于脩禮邀擊稚於五鹿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東有五鹿郭外鹿也按呼沱不合元城界此別有五鹿非左氏所謂五鹿也　琛不赴救稚軍大敗稚琛竝坐除名　五月丁未魏主詔下詔將北討內外戒嚴旣而不行　衞州刺史元略自至江南晝夕哭泣常如居喪及魏元义死胡太后欲召之知略凶刁雙猶免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元年徽雙爲光祿大夫遣江革祖暅南還以求略上備禮遣之爲置酒餞別寵賜甚厚略始濟淮魏拜略爲侍中賜爵義陽王遷刁雙境首勞問敕徐州賜絹布各千匹又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以司馬始賓爲給事中梁法光爲本縣令刁昌爲東平太守刁雙爲西兗州刺史凡略所過一殽一宿皆賞之　魏以丞相高陽王雍爲大司馬復以版陽王深爲大都督討鮮于脩禮禮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竝受深節度深以其子自隨城陽王徽言於太后曰廣陽王攜其愛子握兵在外將有異志乃敕融術潛爲之備融術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太后使問其故對曰往者元叉擅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次骨李奇曰次骨者言深刺至骨也臣疏遠在外徽之構臣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臣所表請多不從允徽非但害臣而已從臣將士有勳勞者皆見排抑不得比他輩仍深被憎嫉或因其有罪加以深文至於殊死以是從臣行者莫不悚懼有言臣善者視之如仇譬言臣惡者待之如親戚徽居中用事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臣何以自

安陛下若使檄出臨外州臣奉內敕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悉徽與中書舍人鄭儼等更相阿黨外似柔謙內實忌克竟罰任倩魏政由是愈亂　戊申魏蕭燕州刺史崔秉帥眾乘城奔定州　乙丑魏以安西將軍宗正珍孫爲都督宗正複姓討汾州反胡　六月魏絳蜀陳雙熾聚眾反蜀人徙居絳郡之絳蜀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元年雙熾雙爲光祿大夫遣江革祖暅南還以求都關東雍州　自號始建王魏以假鎮西將軍長孫稚爲討蜀都督今從帝紀　別將河東薛脩義轘騎詣雙熾考異曰魏略傳稱爲都督今從帝紀　蜀不應有兩都督今從帝紀　別將河東薛脩義轘騎詣雙熾壁下曉以利害雙熾卽降詔以脩義爲龍門鎮將此龍門在河東北屈縣西義世龍門鎮元年會移建昌改北屈爲蒲昌縣　丙子魏徙義陽王略爲東平王頃之遷大將軍尚書令爲胡太后所委任與城陽王徽相埒然徐鄭用事略亦不敢逆也　戊寅魏下詔復京兆王繼本封爲江陽王　杜洛

周遣都督王曹紇眞等將兵掠潁南時杜洛周葛榮等作亂其軍中將領無不加以王號曹紇眞以都督加王號故曰都督王秋七月丙午魏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梁園梁園當在范陽固安縣界固安之梁天下無之太破之斬曹紇眞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眾南趣范陽擊與榮等又破之　魏侯射元纂以行臺頓恆州降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寇恆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恆州治平城　上遣淮堰水灌壽陽城敎沒觀此書淮堰復成也復遣郢州刺史元昶等自北道攻黎漿豫州刺史夏侯亶等自南道攻壽陽　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于魏賊黨蔣榮復殺洪業自立考異曰北史魏陽王深傳云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鬪情洛周日行十里行遲交津陽水而腹脹脩備常與蔣榮謀後脩備朝州人毛普賢梁常衛之普賢背爲深就頂及在交津使人論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弟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梁送殺普賢脩禮而自立與魏帝紀全珠又其語特異難曉今從帝紀　魏安北將軍都督恆朔討虜

諸軍事爾朱榮過肆州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據城不出榮怒舉兵襲肆州執慶賓還秀容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鍊朝不能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從元纂在恒州平城之陷也允兄弟相失允岳奔爾朱榮勝奔肆州榮克肆州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爲別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九月己酉鄱陽忠烈王恢卒恢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儕物性迂忽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而散之在朔州嘗從容問寀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蕃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于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　葛榮既得鮮于脩禮之眾北趣瀛州魏廣陽

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水經注漳水過武安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決入之所爲交津口）辛亥榮至白牛邏（據魏紀白牛邏在高邑博野縣輕騎掩擊章武莊武王融殺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深問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密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深然之詔勑尚書省門禁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牓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款乘輿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佛寺經二日深召都督毛謐等數人交臂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謐愈疑之密告津云深謀不軌

（傅陵郡元魏屬定州）逢葛榮遊騎劫之詣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立惡之（恐其徒有欵奉深爲主者故惡之）遂殺深城陽王徽誣深降賊錄其妻子深府佐宋遊道爲之訴理乃得釋遊道繇之元孫也　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就德與陷魏平州殺刺史王買奴（魏平州治肥如即唐平州盧龍縣地）　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漢光武置顯親縣後魏屬天水郡至唐時秦州成紀縣治顯親川）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爲大都督秦王賛以士焉使擊念生伯度歸破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爲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魏太延二年置平秦郡於雍縣故城）

士和逆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爲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存疑拔陵浸慢深聽拔陵然殺拔陵通鑑據魏書帝紀于是年載柔然大破拔陵斬其將孔雀等不言拔陵被殺此又云拔陵誘斬胡琛而後竟遣其事當更詳考）醜奴盡幷其衆　冬十一月庚辰大赦　丁卯貴嬪卒太子統水漿不入口待哭輒痛絕上使謂之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況我在那得自毀如此乃進粥數合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爲汝如此胸中亦塡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恆爾懸心雖屬奉敕勉當菜菓之味太子體素肥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

庶見者莫不下泣　夏侯亶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楊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縱李憲還魏復以壽陽爲豫州自宋以壽陽爲豫州治合肥以夏侯亶爲豫南譙二州刺史鎮壽陽久罹兵革民多離散宜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杜洛周圍范陽戊戌城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魏齊州平原民劉樹等反宋武帝僑置平原郡於梁鄒屬冀州後人於魏改冀州爲齊州平原爲東平原郡攻陷郡縣頻敗州軍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達爲將討平之曹義宗據穀城以逼新野魏遣都督魏承祖及尚書左永南道行臺辛纂救之考異曰梁書此年多新野降魏書肅宗崩後新野復屬梁蓋誤蓋梁自前年攻新野此年魏使魏承祖

救之也又周于義陽云考昌二年與辛纂討義宗今以爲據　義宗戰不利不敢進纂雄之從父兄也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蕃夷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遞舉由來其輕貴遊儒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遞補之法妙盡才宰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不聽

丁酉　普通八年魏元詡孝昌三年　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爲僕射

辛未上祀南郊　甲戌魏以司空臯甫度爲司徒儀同三司蕭寶寅爲司空

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北海王詡舉文帝太和十五年置東梁州於北海後改爲北海郡梁州領中部敷城縣也北討州刺史費穆據梁城以拒之顥軍深入攻城不克士卒疲弊秦賊聲之衆寡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遙園東秦州刺史潘魏澗以汧城降賊秦州既爲賊所據魏置東秦州治汧城即隋唐之汧源縣也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圍州刺史元志岐州北領郡蓋初置時參領相州之廣宗耶也岐州治廣阿今趙州之寧晉縣是也廣阿舊名大陸唐武德四年改爲柏鄉天寶二年改爲昭慶以有建初改運二渠也宋開寶五年改昭慶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甯四方有警仍聚姦宄先祥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屢起定州逆賊趙超北界鄰下凶猾翻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幷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以弱敵强析帳賁鼓固此忠節但基址造創庶事茫然尺刃斗糧皆所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乞資以兵糧必當虎視一方邊其侵軼詔付外量關食之數以開之教以固也竟無所給或勸楷晉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猶往則將士誰守固志哉遂

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殫力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聲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遙園東秦州刺史潘魏澗以汧城降賊秦州既爲賊所據魏置東秦州治汧城即隋唐之汧源縣也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圍州刺史元志岐州北領郡蓋初置時參領相州之廣宗耶也岐州治廣阿今趙州之寧晉縣是也廣阿舊名大陸唐武德四年改爲柏鄉天寶二年改爲昭慶以有建初改運二渠也宋開寶五年改昭慶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甯四方有警仍聚姦宄先祥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屢起定州逆賊趙超北界鄰下凶猾翻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幷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以弱敵强析帳賁鼓固此忠節但基址造創庶事茫然尺刃斗糧皆所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乞資以兵糧必當虎視一方邊其侵軼詔付外量關食之數以開之教以固也竟無所給或勸楷晉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猶往則將士誰守固志哉遂

應天生魏于鄴姓　關中大提羣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

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祠勃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韋侃隱身城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　魏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此指洛陽三河則畿甸也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事眉扼腕以攻戰臣許及臨大敵鬼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驃壯居後以衛身乘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眾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

俘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讓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脩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而伐朝蘭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戊子魏以皇甫度爲太尉　己丑魏主詡以四方未平詔內外戒嚴將親出討竟亦不行　譙州刺史湛僧智圖魏東豫州譙州治酇昌城領新昌高塘鴻徐南梁郡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舊置新昌郡考異曰魏帝紀及曹世表傳作湛僧珍今從梁夏侯夔傳將軍彭羣王舜圄琅邪魏救青南青二州救琅邪魏青州刺史崔孝芬與都督李叔仁等擊之景僞遁還霅芬博文口辯善談謔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確今古聞以嘲謔聽者忘疲孝芬弟孝暐孝演孝直孝政俱孝讓慈裴之禮等出義陽道攻魏平靜穆陵陰山三關皆克之水經注木陵關在黃武山東北晉西陽城西南夔亶之弟之禮遂之子也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

詔以齊州刺史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朱武帝僞置陽屬冀州清河郡屬齊州五代志齊州長山縣清河平原二郡併入焉　郡民劉儁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窮捕禽之署其子爲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皆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貝丘僞齊亦宋武帝置屬清河郡五代志齊州清川縣舊曰貝丘郡置東清河郡按前注所謂清河郡置於鹽陽者據魏收地形志宋郡也五代志長山之清河平原雙頭郡也房景伯所守者貝丘之東清河也　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景伯法壽之族子也少喪父家貧傭書自給性沿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期不

內御嫛毀之容有如居重弟景先亡其次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庚申魏東郡民趙顯德反殺太守裴煚自號都督魏東郡治滑臺城關西充州　將軍成景儁攻魏彭城魏以前荊州刺史崔孝芬爲徐州行臺以鄉之先是孝芬坐元叉黨與盧同等俱除名及將赴徐州入辭太后太后詔孝芬曰我與卿姻戚時太后爲魏主納孝芬女爲世婦故云然奈何內頭元叉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去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實無斯語假令有之誰能得聞若有聞者此於元叉親密過臣遠矣太后意解悵然有愧色景儁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與都督李叔仁等擊之景儁遁還今古聞以嘲謔聽者忘疲孝芬弟孝暐孝演孝直孝政俱孝讓慈

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內藏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嶷等奉孝芬靈柩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叔父振亡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內李氏之庙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年

三月甲子魏主詔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演關戊辰詔徊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雍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初上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之取其反語相協同泰反爲大大通反上晨夕幸寺皆出入是門辛未上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天通　魏齊州廣

川民劉鈞聚衆反朱武帝僑置廣川郡屬冀州入魏屬齊州五代志齊州長山舊曰武強置武強縣屬川郡自署大都督屯據昌國城魏收志東清河郡武強縣有昌國城大行臺清河民房項自署大都督屯據昌國城魏收志東清河郡武強縣有昌國城

夏四月魏將元斌之討東郡靳趙顯德　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且請討葛榮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署且俟後報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遣鄉里長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腹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經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劉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啟二聖

楊椿世居華陰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於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腹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經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劉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啟二聖

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開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詔及太后皆不聽是後寶寅以關中猥雜都督楊椿所料

五月丙寅成景儁攻魏臨潼竹邑拔之魏置臨潼縣屬北雍州按水經注臨潼縣故名竹邑卽漆沮縣之竹縣也魏爲南澇縣治所五代志下邽縣東有邽城卽古邽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改曰下邽縣東北有邽山邽水出焉唐因之縣屬同州北至渭南縣一百二十里東北至華陰縣一百里東南至商州洛南縣一百二十里西南至華州一百里北至渭南縣一百二十里有竹邑城東宮直閤關欽攻魏蒲城厥固拔之魏收志魏郡蒲城縣有厥固城隋志蒲城縣有厥固山卽古厥固拔之城也蒲城縣內相傳有厥城領內俗言皆內也　欽斬魏將曹龍列　六月魏都督李叔仁討劉鈞平之　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獲鄒舜反於西華西華縣漢屬汝南郡晉屬陳郡改元天授與湛僧智通謀魏以行東豫州刺史譙國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代世表爲東豫州諸將以賊眾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腫躁出呼統軍是云賢是云賢姓也謂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

此城北臨而至聚猶大破之窮討餘黨悉平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寅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將吏面貢手恭收舜斬之　魏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敗信都鑒率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　己丑魏大赦初侍御史逖東高道穆奉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道穆案之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訴良補註訴良者訴神軌收謙之繫廷尉敕良爲賤也　神軌出神軌啟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謙之好學事後母以孝聞嘗爲河陰令有人以蜜盛瓦礶指作錢物詐市人買因逃去謙之乃僞柳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市馬賊今欲刑之將遣腹心察

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　彭
纂王霽圍琅邪自夏及秋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劭遣司馬鹿念南
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將兵擊纂霽破之纂戰沒劭魏之
子也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雍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雍行及湯陰
安樂王紹遺弟斌之夜襲子雍營不克子雍乘勝進圍鄴城丁未
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拔氏魏因遣子雍裴衍討葛榮　九
月魏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閉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
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爲尚書
令還其舊封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
陵（此廣陵城在新息縣界）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
兵助僧智冬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

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
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叛深得其宜夔乃
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元顯伯宵遁諸軍追之斬獲萬計詔以僧智領東豫州刺史鎮廣
陵夔引軍屯安陽遣別將層楚城（五代志汝南郡城陽縣梁置楚州）由是義陽北
道遂與魏絕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湛僧智自是年正月攻圍
東豫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
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韋放以魏之攻魏渦陽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
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閤陳慶之（慶之本名景仲以梁諱改焉）
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

人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汝兒門下
馬據胡牀處分（胡牀即今之交牀隋避胡字改曰交牀今之交椅是也）　上皆殊死戰莫不一
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駝
溯去渦陽四十里（今自肥河口派淮西上得駝澗水其灘南對永壽館北至耶河）　陳慶之欲逆戰
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
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
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
敗之理）諸君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
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
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
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

極多今諸君皆無鬬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
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
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
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考異曰魏帝紀
九月辛卯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叛梁帝紀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夏侯夔傳湛僧智圍元慶和於廣陵慶
慶和請降詔以僧智爲東豫州鎮廣陵韋放傳曹仲宗攻渦陽放會之城主王偉降陳慶之傳大通元年韋放曹仲宗攻渦陽城主王偉降詔以渦陽置西徐州然則廣陵渦陽兩處兩事梁紀慶和渦陽之開或更有脫字耳魏紀九月據閻叟和始叛之時梁紀十月據慶和降款到日按陳慶之傳云自春至冬今從梁紀）　十月爲定此別一廣陵非南兗州之廣陵也王偉當作王緯楚草書之誤也）　韋放聞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
譟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尸咽渦水所降城中男女三
萬餘口放歎之子也身長七尺容貌甚偉性宏厚爲實輕財好施

于諸弟尤雍穆每將還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三姜　魏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聞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閒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明亦疑之會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邱念弄權縱恣甲尉鄭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欲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侯知寶寅反狀已露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道元素名嚴猛寶寅鬬其來謂爲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讖生十子九子殛一子不殛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此陰盤縣驛也魏收地形志曰陰盤縣本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乃所以惠達爲光也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殪其尸表言白賊所害梁人謂白賊自苻秦之亂徙關中者是時亦相繼爲盜因謂之白賊或曰白地之賊也又上表自理稱爲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臥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毋弟閑府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爲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寶

寅非多殿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閒隙信戮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爲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荊棘必生於齊閤願賜骸骨歸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爲己用聽還武功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與冤鴻賓帥氏羌起兵於馬祇柵以拒寶寅寶寅遣大將軍龐祖遷擊之爲遐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卽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羌儉爲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爲寶寅使在洛陽文安縣前漢屬河閒晉置屬勃海郡武邑郡文安縣馬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寅以東徐勳丹陽王蕭賀閭寶寅反擺而出走趣白馬山至河橋爲人所獲魏主劭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閤中豪傑謀舉兵誅齊寶寅事泄而死偉伯軌之子也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群鳳賢反魏收志世祖景太平都於河東閒喜曲沃二縣宗人群倚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十一月丁卯以護軍蕭淵藻爲北討都督鎮渦陽戊辰以渦陽爲西徐州梁改爲西徐州渦陽魏置譙州　葛榮圍信都自春及冬攻之不遺餘力魏朔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樓櫓既竭城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遂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弟爲防城都督榮

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死郡督滕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悉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雍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子雍以冀州不守上書曰賊中甚飢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求戰叫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十旬可坐制困魏時裴衍表請同行詔字雍與衍速進子雍又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眾十萬擊之子雍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雍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秦州民駱超殺杜粲請降於魏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一終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梁紀八止一年

高祖武皇帝八

戊大通二年魏元詔武泰元年元子攸永安元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初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苦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遣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誅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眾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眾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梁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寨臨口廣昌縣自漢以來爲代郡自廣昌東南山南出倒馬關至中山上曲陽縣關山險隘實爲深險石磴遥迤沿途九曲柔然遂還乙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熹之津適見裔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派俱發裔大慚諸賊還相諫止遂捨之瀛州刺史元湛以城降浴周　乙丑魏潘嬪生女胡太后詐言皇子爲後胡后立女張本丙寅大赦改元武泰　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董兵死地則戰州之圍不戰自解五代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遵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辟修義圍河東辟賢坡守將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軹道坡在縣東北十餘里東西絕謂於虞城其城北對長坂二十餘里虞坂義圍策曰昔舜鑿井而出下虞坂還延不能進正此處也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治謂治所也西逼河濟濟水在也止平坦而下水深曰安邑示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水經註曰虞坂即古傳所謂顧軹封稚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恆農北渡掀石錐壁五代志河東郡虞鄉縣有石錐山於此築壁壁還村候蔡軍舉三烽嘗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磨之以所獲鹵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求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閒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內子稚克濱隔遂入河東會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以爲鹽池天產之貨密邇京畿唯應貿而守之均賜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請復定二州時爲葛榮杜洛周攻圍常調之網不復可收唯仰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不下三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賦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前此宜武帝用孤欲之言廢鹽池稅已爲失計今又廢之是爲再失補註詳味上文語意則所謂事同再失者請其定授據常調之絹是移冀定于畿甸之中矣若復其稅

是河北之冀定既失畿甸之冀定又失也前曰事同再失註恐未是臣前仰遵嚴旨不先討鄴城徑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便失鹽池三軍乏食天助大魏兹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新加典鑄非與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租調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賈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臣輒符冒監將尉還帥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救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據爲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擒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二月魏以長孫稚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尚書僕射西道行臺魏蠻盜李洪攻燒馮翊以西華陰馮翊河南尹弘農郡皆分關隴郡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二　梁紀八　武帝大通二年　三

東八路澗以南連結諸蠻共勢甚盛魏詔都督李神軌武衛將軍費穆討之穆敗洪於關口南遂平之　葛榮聚杜洛周殺之併其眾　魏胡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愚威不立盜賊讙起封疆日蹙魏主詡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恐在於魏主凡魏主所愛倖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爲彊蔽不使魏主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魏主使領左右太后陰諷之欲用爲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密多道人能胡語魏主常詣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閒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幷肆汾廣恆雲六州討虜大都督尉朱榮兵勢强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儁先在杜洛周幕中高歡歸杜洛周見一百五十卷晉通六年欲圖洛周不果

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榮劉貢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貢乃爲歡更衣復求見焉因從榮之馬廄廄有悍馬榮命歡翦之（髦馬而騸之謂翦）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羈絡首曰羈絆足曰絆）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床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斉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高歡字賀六渾）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幷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孤拓跋鬱律第四子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骓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冀定覆

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忿生枭戮實寅就擒（補註時諸賓寅猶未就擒但賊奔耳太后蓋修言之也）醜奴請降開隴已定冀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蔫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懾其背（下口蓋指飛狐口）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召集議舉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開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主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

掩目捕雀塞耳盜鐘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侍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爲直閤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爲之備非計也乃遣之　三月癸未高榮陷魏滄州（魏肅宗孝昌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饒安城領浮陽樂陵郡　孰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乙

西魏葬孝明帝於定陵廟號肅宗　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彭城王勰亦有德望欲立之又以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譽密議天光遣從子天光及親信突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爲

顯祖諸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
榮於上黨胡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
后所爲莫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衙
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
太后以爲然以蕫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帥眾拒之別將鄭季
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
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
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考異曰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高渚作雷波今從魏書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即
帝位以劭爲無上王子正爲始平王以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魏主

厚亟當世辭人皆在園中恥從是命俯伏不應侍御史趙元則出
慮慕遂使爲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
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魏主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
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剎西部高車北列殺鬼侍魏主側詐言
防衛抱魏主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還魏主於河
橋置之幕下魏主憂懼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
常今四方瓦解將軍爲秩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
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
眾不厭服公以京師之眾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

歸將軍安昌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考異曰魏爾朱榮傳曰於是議武王與榮曰意謂若是雖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乃奉莊帝北齊書神武紀云榮將負帝位神武掩此惡故云爾今從周書賀拔岳傳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唱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成功而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漢高祖定天下亟仍爲國昭帝和帝復爲廣陽郡後漢光武併上谷爲廣陽國魏爲燕郡晉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惟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思愧悔曰過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曰歡雖復愚疎言不思

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魏主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爲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汎妙也乙丑榮奉魏主入城魏主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詩悲伯曰勞人草草注云草草勞心也箋云草草憂將安得罪也人懂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牽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悉齊諸王朝貴橫死者眾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爲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白民贈都鎮身無官爵謂之白衣都督也死者無後聽繼以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詔爲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魏主亦不能遽都官尚書元謐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事君應知之謐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事而恐元謐謐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謐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慄謐顏色自若後數日魏主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思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之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謐謚之兄也癸卯以江陽王繼爲太師北海王顥爲太傅光祿大夫李延寔爲太保賜爵濮陽王幷州刺史元天穆爲太尉賜爵上黨王前侍中楊椿爲司徒車騎大將軍穆紹爲司空領尚書令進爵頓邱王雍州刺史長孫稚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馮翊王殿中尚書元謐爲尚書右僕射賜爵魏郡王金紫光祿大夫廣陵王恭加儀同三司其餘起家暴貴者不可勝數延寔沖之子也以魏主舅故得超拜穆紹性方重罕接賓客希造人門嘗爲侍中與元順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運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魏主之立爾朱榮遣人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及往見榮於邙山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家兒至是竟登台座徐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季彥爲青州長史紇使人

告之皆將家屬逃去與紀俱奔泰山泰山郡國克州所治今山東奔克州也　鄭儼與從兄榮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爲部下所殺丁未詔內外解嚴

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請降　胡注正願達通鑑誤作願達今從梁魏二書改正詔郢州刺史元樹迎之　魏克義陽以梁之司州爲義陽梁之郢州治江夏郡夏侯夔亦自楚城往會之遂前鎮焉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梁初義陽屬司州於潁南今黃州黃岡縣之地既復義陽因以爲北司州夔進攻毛城逼新蔡豫州刺史夏侯亶固南頓攻陳項魏行臺源子恭拒之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又羅爵梁郡王　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於魏魏詔頭兵譬拜不召上書不稱臣　魏汝南王悅及東道行臺臨淮王彧聞洄陰之亂皆來奔王素聞彧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聲歔欷涕淚交下上爲之不樂先是魏人降者皆稱魏官爲僞彧

獨稱魏臨淮王上亦體其雅素不之責也　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爲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迎復推李神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奔密探之從父弟也北青州刺史元世儁南拥州刺史李志皆棄州來降　魏北青州治東陽去梁境甚遠五代志又注云梁置南北二青州魏置者元世儁以懷仁之地來降也志又曰春陵郡後魏置南拥州　爾朱榮之趣洛也選其都督樊子鵠拔平陽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以尚書右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光祿勳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後聞欣羽之子也　爾朱榮入見魏主字攸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魏主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魏主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卽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魏主立以爲后魏主疑未決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左傳晉世子圉質于秦秦伯以女妻之子圉逃歸公子重耳入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嬴氏也圉謀懷公故曰懷嬴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祖瑩本此陛下獨何疑焉魏主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經脫喜虓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爲惟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恆請皇后出觀拜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歡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勝歌曰慕龍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　此所謂蹋歌也回波樂曲名　性甚嚴暴喜慍無常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瞋嫌輒行擊射左右恆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　重騎者二人共騎也　榮卽令相觸力窮

不能復動遂使傷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魏主餞之於邙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爲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爲之　內實魏主詔孝昌以來凡有冤抑無訴者悉集華林東門當親理之時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沙門授本州統及郡縣維那　維那各管其郡縣之僧　爾朱榮之趣洛也選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臺郎暉拒守不從乙亥子鵠拔平陽斬元珍及暉元珍挺之從父弟也　將軍曹義宗圍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城中糧盡刺史王罷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不揆甲冑仰天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

帝所置魏孝文太和中分青州置胡州於濮城天若不亡國家令值中土無釁不得王無必當破賊恩三年前後擒殺甚衆亦不被傷兵未動以中軍將軍費穆都督南征諸軍事將與衆定位乃以母老求還辭情懇至上惜其久才而難逆乃遣還佛射徐勉私勸襲臣若王陵仕漢美雍相對在所成名何必本土襲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六月丁亥遣戎還以戎爲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襲性至孝事父母盡禮自奔喪後遂不進酒肉及歸容貌憔悴見者傷之　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放曹季式皆以輕俠與魏王宇攸有舊祐宋榮之向洛也逃奔濟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陳元康乾等乃降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武衛

將軍放曹爲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放前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辟脩義同拘於晉陽脩義爲龍門鎮將附義書寅既降而反側故亦誅焉　放曹名昂以字行劭時便有壯氣長而倜儻善刀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其父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救曹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蹐坐誦書作老博士也其父常謂人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不直爲州豪也以其昂藏敷茵故以名字之　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沁水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　魏以元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陽邢杲帥河北流民十餘萬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齊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眾討之至下博與榮遊軍相遇榮使其將王昇伏魏徐州刺史侃斬北使者不受將軍王昇伏魏徐州諸軍於滹沱河南榮自將十餘萬人攻之昇等大敗死者什六七榮進圍信都城中兵糧俱盡刺史元天穆大都督宗正珍孫等帥衆救之榮解圍而去天穆等追之榮分軍爲二伏兵擊之天穆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榮收其鎧仗軍資器械而還天穆等收餘衆保信都榮復攻之不克榮以信都城堅兵多糧廣未可卒拔乃留其將尉慶賓守之自將兵擊破殿中將軍費穆於堂陽進圍鄴城魏主以侃爲驃騎大

將己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揭鷹鼓譟使賊不測多
少又以人馬逼戰力不如棒勒軍士齊舉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
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
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
陳擒葛榮餘眾悉降以賊徒既眾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
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輕悍大喜登卽四散
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
得其宜擒其梁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
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
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初宇文肱從鮮

咸西北鴨場而爲湖其水南入小溝下注滹水　魏敬志定州中山郡唐縣有唐水水經唐水導源盧奴縣西北東流至唐

海王顥爲魏主置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丙申
魏以太原王世子爾朱菩提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酉
以長樂等七郡各萬戶通前十萬戶爲太原王榮固戊戌又加榮
太師皆實擒葛榮之功也　壬子魏江陽武烈王繼卒　魏使征
虜將軍韓子熙招諭邢杲杲詐降而復反冬叔仁擊杲於灉水灉水
灉水出瑕邱貨縣東北過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
高宗縣西又北過濟于縣東又東北過下密縣故城西又東北過
都昌縣東又東北入淮海五代志後魏北海郡膠東縣隋改曰灉水縣後又改曰下密縣
灉水利而遏　魏黃穆
竜至拘州薛義宗軍敗爲魏所擒拘州之圍始解劉州受圍三年始解　元
顥襲魏鄄城而據之鄄城縣屬濟北郡魏置屬濮陽鎮縣地　朱
書左僕射于暉等兵數十萬擊羊侃於瑕邱瑕邱劉昫曰瑕邱春秋時魏
州治所臨黃縣　晉之瑕邑宋以爲克
晉滑縣耳縣　徐紇恐事不濟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紇遂來奔

魏敬志定州中山郡唐縣有唐水水經引郡國志曰偏陽有

暉等圍侃十餘重柵中矢盡南軍不進十一月癸亥夜侃潰圍出
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水經引郡國志曰偏陽有
謂之祖口春秋諸侯會吳於相卽此　眾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士卒皆竟夜悲歌侃乃
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相隨幸適去留　言或去或留各從其意也於此爲別各
拜辭而去魏復取泰山暉勁之子也　戊寅魏以上黨王天穆爲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襲并州刺史　十二月庚子魏詔于暉
還師討邢杲　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
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太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魏豫州刺史鄧獻以地來降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梁紀九止一年

高祖武皇帝九

[丙]中大通元年[是年十月方改元魏元子攸永安二年]春正月甲寅魏于暉所部都督彭樂帥二千餘騎叛奔韓樓暉引還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甲子魏汝南王悅求還本國許之然猶未遣也　辛巳上祀明堂　二月甲午魏主子攸尊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烈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大司馬兼

故城內在馬湖府東北　光武中興都洛陽立南頓之廢事見四十三卷建武十九年　元帝之於光武已疏絕服猶身泰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睨晉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又臣子一例義彰奮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洽寰中道超無外廟祖雖勤格宇宙猶北面爲臣又二后皆將配饗乃是君臣竝筵嫂叔同室竊謂不可更錄尚書臨淮王彧表諫以爲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香街在漢長安

部尚書李神儁亦諫不聽彧又詩去帝著皇[諡法帝者皇赤引漢惲皇共皇爲據亦不聽彧又詩去帝著皇]乃是君臣竝筵嫂叔同室竊謂不可更朝亦以顯爲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聘顯遂引兵東出顯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蒙城遂至梁國水經註睢水自梁國甯陵縣北之沙陽亭佰甫之堂城蒙堂字相近疑即此地而字訛也　魏胙即大千有司奏移審遠將軍班中明威將軍班中以輕車班中征虜將軍貞武直遠代明威其戎夷之號亦加附擬選序則依此承用遂以定制轉則進一班遇則退一班班即階也同班以優劣爲前後有鎮衛驃騎車騎同班四中四征同班入鎮同班入安同班四平四鎮同班忠武節師同班武臣爪牙龍驤雲麾冠軍同班鎮兵翊師宣毅宣惠四將軍東西南北

討邢杲以費穆爲前鋒大都督　夏四月癸未魏遷鄴祖及文穆皇后神主於太廟又追尊彭城王劭爲孝宣皇帝臨淮王彧諫曰

等鎮梁國暉業小新成之曾孫也　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

寅壬魏詔濟陰王暉業北行臺尚書都督邱大千

二萬軍考城（高澍案梁國有酋縣後漢卓茂更名考城屬陳留郡晉北梁郡隋復爲酋縣屬宋州考城縣屬梁州）陵之攻拔其城擒睢業（考異曰盛書帝紀克考城在辛丑後今從梁帝紀）辛丑魏上黨王天穆及爾朱兆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洛陽斬之兆榮之從子也　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向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崿阪以禦北海王顥乙丑內外戒嚴戊辰顥克梁國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眾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甚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眾皆是仇讎我弱眾殺七千厲眾三千餘爲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

耳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整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滎陽執楊昱擒實昱曰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昱曰分不坐生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痛黃泉乞小弟一命使死不朽諸將三百餘人伏願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道嶽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眾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梁兵下都喪昱爲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事見一百四十四卷梁武帝中大通元年　今者和帝中興元年　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餓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若干惠魏主子悅將出避顥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士眾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親帥六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將內進討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丙子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爲冀州刺史兄子侃爲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忌椿而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顥後軍都督侯暄守雍陽爲後拔

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圖暄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眾四萬攻拔大梁（大梁即陳留浚儀縣）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趣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爲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人人情未安今往趣之無不克者大王若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窺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眾自發銍縣至洛陽凡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梁朝暫在復恥正欲問

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狡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爲福於卿爲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頴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今宗祏不移（杜預曰宗廟今廟中藏主石室也）我欲受敕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亂臣賊子也豈惟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受朝恩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光韶宪之從父弟也於是冀州刺史賈思同（魏孝昌中置冀州領冀城）廣州刺史鄭先護（魏主置廣州治譙城領陳留建城等郡治譙縣）廣寧城郡（廣寧城郡南兗州刺史元遥（魏正光中置南兗州治瀆城領陳留梁郡下蔡譙郡北梁郡海郡亦不

受顥命思同伯之弟也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爲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平陽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石僕射爾朱世隆爲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領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衆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繼酒不憧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問魏主北出卽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卽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閒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　六月壬午大赦　魏爾朱榮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爲并肆

等九州行臺九州并肆恒朔雲燕顯汾晉也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己丑發穆至洛陽顥引入實以河陰之事而殺之（資治通鑑同朱榮殺王公事見上卷）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褒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褒　辛亥魏推陰太守晉渭以湖陽來降　閏月己未南severed閒王寶炬卒　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榮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尙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啟天子（天子指梁武帝）更請精兵并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悅從之延明曰慶之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南可復爲人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

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啟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惟爾朱榮尙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糧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顥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先以慶之爲齊州刺史因固求之鎭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舒（朝舒晉魏朝所寄註也）欲往彭城謂君遠取富貴不爲國計（晉魏計謂詹事魏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其禍慶之不收復言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河橋南岸也）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水經註曰河中渚上有河平侯

滹河之南崇有一碑題曰唐陽北界也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顯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乎爲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眾謀頓廢乎今四方雕顒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桴筏閒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使顯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秉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眾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柰何舍之北歸使顯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遂嘗曰爲馳不摧爲蛇柰何以文義觀之蓋以虺爲小蛇榮曰楊侃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椿魏以開喜曲沃二縣置正平郡隋廢郡爲正平縣今絳州治所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綱材爲後自馬渚西硤石夜渡五代志河南魏嵩縣又有硤石山南志都州伏石縣本嵩縣有陝石鎮榮擊顯子領軍將軍恪受捣之安豐王延明之眾鬬之大潰顯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頗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榮自追陳慶之會滹高水漲嶺水出少室山五渡水出太室山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入於嶺水嵩高水漲指也水非　慶之單士徙行出汝陰遵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削須髮爲沙門閒行出汝陰遵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執杖棒御道者也道穆令卒擊破其車公主泣訴於魏主魏主曰高中尉前日縣侯會稽郡部縣有永興縣魏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滹頓之士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賈之也道穆見魏主魏主

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以魄魄細何謝也於是魏多細錢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爲百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繁衆今錢徒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二銖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百置無利雖嚴刑峻設也金紫光祿大夫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復嚴刑峻設也金紫光祿大夫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爲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辛卯魏以車騎將軍楊津爲司空津與伯兄播仲兄椿皆有名德播剛毅椿

津謙恭兄弟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閒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津爲司空時已年逾六十椿嘗於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閣前承候安否每旦暮必躬自參問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遣使相致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故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人無間言

初魏以梁益二州境土荒遠更立巴州以統諸獠凡二十餘萬戶以巴曾殷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宋白曰以其逃亡地勢高隆爲名後爲陰州以始欣族子惜爲鎮將始欣貪暴孝昌初諸獠反圍州城行臺魏子建

撫諭之乃散始欣恐獲罪陰來請降帝遣使以詔誓鐵券衣冠等賜之爲愷所獲以送子建子建委以隆城鎮爲南梁州五代志巴西郡舊置南梁州西魏改置梁州及又置南隆州治古閬中隋改今之閬中即其地用愷爲刺史因始欣於南鄭魏以唐永爲東益州刺史代子建以梁州刺史傅豎眼爲行臺子建乞在東益州布以恩信風化大行及代還羣氏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遐先行曉喻諸羌忽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勞仍日方得前行於是氐蜀尋反唐永棄城走東益州遂沒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耿顯皆沒落氐手尋知其爲子建之客垂涕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道愛所被如此傅豎眼之初至梁州也州人相賀事見一百四十八卷天監十五年既而久病不能親政事其子敬紹奢淫貪暴州人患之嚴始欣重賂敬紹得還

巴州遂舉兵攻嚴愷滅之以巴州來降帝遣將軍蕭玩等援之傳敬紹見魏室方亂陰有保據南鄭之志使其妻兄唐寓說帝於外扇誘山民相與圍城欲爲內應圍合而謀泄城中將士共執敬紹以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恥患而卒初子建還洛拜衛尉卿屬元顥內逼魏主子攸北幸子建謂所親盧褒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歷位左光祿大夫加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爲落牧量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養天下多事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懷及歸洛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遊唯與盧道裕盧義僖雅相親暱　八月己未魏以太傅李延寔爲司徒甲戌侍中太保楊椿致仕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止客給田宅賜奴婢

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俸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賻襚來往賓客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慽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綠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梧曾祖珍爲浦陽令恆見翁皆布衣上谷太守）然猶記渭河翁時服飾（祖眞爲浦陽令恆見翁皆布衣上谷太守）恆見翁皆布衣武帶當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愼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用以爲富也又不得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已漸華好吾是以知茶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賴逮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貪賤然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祈求千載之名也

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拆（便省在同泰寺上臨時居之故曰便省）捨身文曰弟子某甲（某甲天子所居毛冕之宮故從古從辰）三請乃許上三答書前後竝稱頓首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淵拔五代志後魏置神武郡於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今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關言語終不敢輒爾尊迎太仰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深謀高以此眾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擐張渾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殲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非言語和然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取賜四兄及吾酒汝等脫若

賊衆何爲復資遣之（馬仕馬及兵仗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樸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義平州本治肥如今徙薊州之范陽）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邱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平營安四州行臺爲刺靈助以營州振爾朱氏本初范陽盧文偉爲平北府長流參軍見北方將亂積穀於范陽城中後經荒儉多所賑贍鄉里歸心焉及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貧乏人人感悅至是樓平以功封大夏男除范陽太守

萬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五代志上邽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爲

北秦州西魏改爲敷州隋太業二年改敷城郡後改爲上邽居改爲隴州治汧源縣）冬十月己酉朔上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上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　魏以前司空辯賀爲司徒　十一月己卯改德興諸降於魏皆州平　丙午魏以城陽王徽爲太尉雍州刺史長孫稚爲司徒　十二月辛亥兗州刺史盪陰景昭州刺史李靈起雄信將軍蕭進明叛降魏　以陳慶之爲北兗州刺史（北兗州治淮陰）有妖賊偷弼自稱天子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北北徐州治鍾離）慶之討斬之　魏以岐州刺史王羆行南秦州事羆誘捕州境羣盜悉誅之　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蕭深藻卒深藻少明悟有縱橫才辯嘗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蓆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明

梁紀十止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

庚申 大通二年 魏元子攸永安三年 春正月己丑魏谷州刺史長孫稚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賊兵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皆收其鎧仗

詗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證嫉將生勝曰然則柰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侯莫陳其先魏之別部也居代郡細川在敕勒川之東亭皆以部落爲氏其後錄代郡武川因家焉）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水經注赤水在都鄰北都山海經之赤水也注於涇蜀賊本蜀人之遷關中者不亂相屬）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升稅其馬賊持疑不下山至渭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尙遲疑若過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城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關夜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九域志鎮戎軍古高平地也）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閤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城衆

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圍高平城中執送譚寶寅以降　壬申以吐谷渾王佛輔爲西秦河二州刺史　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陽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寅善欲左右之言於魏主字攸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應詔猶漢之待詔也）魏主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惟聞李尚書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款（周密也款誠也）故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請寶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耶賊臣不誅法欲安施魏主乃賜寶寅死於驄牛署（後魏官有驄牛都尉署者其寺舍也）五代志太僕寺之屬有驄牛署掌飼驄騾驢牛有令丞）斬醜奴於都市　六月丁巳王遣魏汝南王悅北還使爲魏主　戊午魏詔胡氏親屬受爵於朝者皆黜爲民　庚申以魏降將范遵爲安北將軍司州牧從魏汝南王悅北還　万俟醜奴既敗自涇關以西至蘭州（後魏滅赫連以赫連定孝昌中改鐵爲蘭州治迴樂桥地志云迴樂縣唐蘭州治迴樂桥地下未嘗陷沒故歸蘭州也）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采知醜奴被擒猶據原州初詗朱天光之西伐以武騎常侍李遠爲鄉導（李遠自原州奔京師見一百五十卷晉通六年其兄賢猶在原州遠乃勸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會城黨万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阿寶以性命相投願君有以處賢因令阿寶僞爲醜奴使絳道洛曰今已大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信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遂帥師襲原州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賢又帥鄉人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悅以賢爲原州刺史簿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魏太延二年置高平鎮正光五年改曰原州治高平縣領高平長城二郡）道洛復乘虛忽至潛與城兵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眾西入蕃屯山（蕃音番山在安定臨涇陽縣西涇水所出師古注曰此山在今靈州東南俗語訛謂之幷屯山杜佑曰崆峒山在今原州高平縣據險自守）衛宋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旨黜天光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階爲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隴隴山也歸略陽賊帥王慶雲冒武帝分天水置略陽郡晴廢爲隴城縣屬秦州考異曰魏帝紀作白馬龍湖胡王慶雲今從衛朱天光傳）道洛驍果絕倫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水經注水洛水導源隴山西逕水洛亭西南注略陽川九城志水洛城在德順軍西南一百里范仲淹曰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衛考水洛魏書北史俱作永洛）置百官以道洛爲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尖弓遁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眾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少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爲小退任取潤水飲之賊眾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此卻拒馬槍也杜佑曰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槍長丈餘其端以塞要路）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偪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卽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眾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

郡州皆降三秦秦東秦南秦也河州乞伏之地也魏太武眞君六年置枹罕鎮後改爲河州領金城武始湟河四郡治枹罕今河州領金城武始湟河臨洮郡洮州領隴西南安南安陽廣宕諸郡洮州卽古敦煌之地漢金城西部都尉所統也鄯州古曰瓜州卽古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爲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爲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　爲宇文泰得賀拔岳之衆以創大業於關西張本

八月庚戌上餞魏安南王悅於德陽堂遣兵送至境上　考異曰悅傳云立爲魏主號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僧辯送至境上以冀侵逼按僧辯傳未嘗送悅蓋王弁耳　乃侯道洛餘黨達符顯圍逼魏原州晝夜攻戰歷破城兵主簿李賢閉道赴雍州告急於爾朱天光卽遣兵相救而令賢先期歸報城中令之堅守時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賢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行乃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知之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鬬之便卽散走天光奏以賢爲高平令

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孚恡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覲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魏主又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讒清治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卽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千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爲樂其下其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修政養民順時蒐狩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社預曰蒐索擇取也何必盛夏驅逐咸傷和氣榮攘袂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卽已頓來受國大恩

北人爲河南諸州魏主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魏主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遽不用也魏主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妒忌屢致忿恚魏主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惜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卽自作今亦復決決判也謂天下事有判決也　世隆曰正自不爲若本自爲之臣今亦封王矣魏主既外逼於勢內逼皇后恆怏怏不以萬乘爲樂唯寺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旣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魏主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魏主畏餘人怪之還以他語亂之

曰然撫衛荒餘荒餘謂兵荒之餘民也　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魏主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

未能混一海內何得還言勤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戎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汗朝貴入閙搏虎仍出舍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填六鎮（杜佑曰北荊州今師伊陽縣東荊州後改曰淮則已越伊陽而南矣五代志齊陵郡後魏置南荊州當以此足三荊之數生蠻謂諸蠻戶之未附於魏者六鎮叛亂鎮戶荒廢故欲填之回軍之際掃平汾胡（魏初皆居汾州胡塞謂之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離衍若降乞萬戶侯（乞與也）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城陽王徽之妃魏主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寵之子魏主之姊壻也為己害日毀榮於魏主勸魏主除之魏主憑徽或欲得權寵惡榮為己害日毀榮於魏主勸魏主除之魏主憑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元羅又元勰之弟也）會榮請入朝欲視后孕乳（孕與免同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唐諱曰免徽等勸魏主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徽等乃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魏主疑未定而冀謀頗洩洛陽人恢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偏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魏主魏主恆密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劭以字行機之族弟也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事見大通二年）魏主猜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當死陛下不能事契胡（爾朱氏契胡種也）魏主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爾朱世隆疑魏主欲為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取以黑槊自恃之辛卯魏主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槊卓事子昇具道本末魏主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董卓王允事見）其猶不以為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

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妻爾朱氏也以榮功封北鄉長公主）榮不從是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魏主即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隱忍未發并召天穆有人告榮云魏主欲圖之榮即具奏魏主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魏主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杖魏主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耶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恆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三台中台上星為諸侯三公大角者天王庭也舊曰客所以除舊布新）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剎曰今年眞可作禪文（荊陰之難榮已篡朝士作禪文故羅剎云然）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應

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魏主左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榮毅又見魏主求間魏主即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適魏主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得此壻力徽以白魏主曰榮慮陛下終為己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魏主夢手持刀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徽及楊侃徽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魏主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宴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猶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由是魏主益疑之辛卯魏主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槊卓事子昇具道本末魏主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董卓王允事見）其猶不以為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

六十卷漢獻帝初平三年頁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不必死吾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鄉公生魏主謂殺榮天穆卽救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爲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謂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余仲遠天光豈有來理爾朱仲遠時鎮徐州天光時鎮關隴魏主亦以爲然徽曰榮腰間常有刀或能狠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竝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魏主忌日癸巳榮忌日甲午榮戰入卽詣陳謁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魏主謀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輒魏主以爲無能爲曰何恩慮預謀者皆懼魏主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

因此斃之魏主曰后懷孕始九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魏主從之戊戌魏主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唐李太白詩云脫君帽爲君笑脫帽懽舞蓋夷禮也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魏主聞榮來不懌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魏主連索酒飲之鍾令子昇作赦文斷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赦榮不取視而入魏主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面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興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卽北趨御座斬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御朱陽視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爲伏兵所殺魏主得

榮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不

魏主曰暨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喜譟幹滿洛陽城百僚入賀魏主登閶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屯兵鎮北中郎長公主脩朱世隆帥榮部曲於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素田怡等聞榮死亦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吾輩眾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怡乃止及世隆等走勝遂不從考異曰周書及北史云勝復留世隆至河橋勝以爲世隆無雄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悅今從魏書魏主甚嘉之待屯朱瑞雖爲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魏主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子如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山

城世隆卽欲還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惟殭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權遭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綱朱天光爲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爲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劉昭朱榮誘拘高敖曹事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三年榮死魏主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魏冀州馳赴洛陽魏昌未詳榮作亂高翼梁末河濟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蓋因劉宋先置冀州於河濟間而置東冀州以別河北之冀州也翼乾之父　魏主以乾爲河北大使敕曹爲直閤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爲

表裏形援魏主親送之於河橋恩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寀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敕哲援劍起舞誓以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考異曰魏書無拂律歸名御覽名御覽記有之按爾朱度律拂律歸即度律也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梁太原王尸魏主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叡逆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隨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魏主亦爲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顯寀爲晉州刺史魏孝昌中置唐州建義元年改曰晉州治白馬城領平陽西河南絳北絳永安北五城定陽西平城敷城河西五城皆氏義帥部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魏東徐州刺史廣牧斛斯椿廣牧縣漢朔方東部都尉治所也魏省湖方以廣牧縣爲新興郡魏收志朔州附化郡考指謂是州治爲都城儉

還白魏主魏主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戰鬬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爲大都督帥衆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爲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哲稟蘭根節度爾朱氏兵猶在城下魏主集朝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小賊庶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處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經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爲善魏主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捷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既壞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渡俄而橋絕溺死者甚衆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濟以待南拔天

達奔東夏東魏岳聞禦朱榮死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主外弊而更立宗室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天光設兩壻以疑魏朝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本領平州鎮范陽范陽即涿州後漢章帝改焉淵屯於都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魏主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眾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嫉忌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魏主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廢置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魏主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爲太尉臨淮王彧爲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爲王自此以上至鄭先護官爵皆從宗所授　長廣王曄亦以天光爲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魏太和中置西兗州於滑臺孝昌中置西兗州於定陶下云仲遠與賀拔勝戰於滑臺東則是時猶以滑臺爲西兗州也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魏之兄子也癸未魏主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爲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龍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辭疾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

戰闖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貴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窘鼻乃以高敖曹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敖曹長史孫騰詣兆諫以山獨未平魏主外弊而更立宗室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天光設兩壻以疑魏朝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本領平州鎮范陽范陽即涿州後漢章帝改焉淵屯於都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魏主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眾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嫉忌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魏主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廢置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魏主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爲太尉臨淮王彧爲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爲王自此以上至鄭先護官爵皆從宗所授　長廣王曄亦以天光爲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魏太和中置西兗州於滑臺孝昌中置西兗州於定陶下云仲遠與賀拔勝戰於滑臺東則是時猶以滑臺爲西兗州也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魏之兄子也癸未魏主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爲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龍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辭疾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

戰闖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貴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窘鼻乃以高敖曹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敖曹長史孫騰詣兆諫以山獨未平魏主外弊而更立宗室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天光設兩壻以疑魏朝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本領平州鎮范陽范陽即涿州後漢章帝改焉淵屯於都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魏主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眾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嫉忌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魏主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廢置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魏主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爲太尉臨淮王彧爲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爲王自此以上至鄭先護官爵皆從宗所授　長廣王曄亦以天光爲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魏太和中置西兗州於滑臺孝昌中置西兗州於定陶下云仲遠與賀拔勝戰於滑臺東則是時猶以滑臺爲西兗州也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魏之兄子也癸未魏主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爲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龍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辭疾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

戰闖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貴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窘鼻乃以高敖曹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敖曹長史孫騰詣兆諫以山獨未平魏主外弊而更立宗室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天光設兩壻以疑魏朝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本領平州鎮范陽范陽即涿州後漢章帝改焉淵屯於都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魏主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眾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嫉忌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魏主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廢置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魏主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爲太尉臨淮王彧爲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爲王自此以上至鄭先護官爵皆從宗所授　長廣王曄亦以天光爲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魏太和中置西兗州於滑臺孝昌中置西兗州於定陶下云仲遠與賀拔勝戰於滑臺東則是時猶以滑臺爲西兗州也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魏之兄子也癸未魏主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爲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龍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辭疾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

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爲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堅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爾朱世隆自以爲己功實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應眾長子至洛陽兆自以爲己功實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爲爾朱兄弟叔姪互相猜疑以致夷滅張本　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

戊申長廣王曄大赦初魏主既殺爾朱榮慮其黨爲變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步蕃居北河之西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及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兆遷魏主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兩梁朝橋　令騎兵監送魏主高歡聞之帥騎東巡欲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爲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天光輕騎入關至槨子郡後漢獻帝分太原置樂平郡治沾城唐遷州即其地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兆退保晉陽歡進軍逼之兆德歡以高道穆爲南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步騭於石鼓山魏收志秀容縣有石鼓山　其眾退走兆德歡相與書爲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斛律部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之所人也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攻者半猶課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爵世隆曰當時眾議更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覆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

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歡自謂也譬遊今日天下平取舍在王而阿翰泥已 阿翰泥 兆以歡為誠遂以其眾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 統改六鎮為州葛榮部眾皆六鎮人故曰州鎮 可集汾東受虓令乃建牙陽曲川水經註汾水自汾陽縣南容之南地形志陽曲縣二漢屬太原郡後魏永安中置永安郡陽曲縣屬焉宋白曰唐忻州秀容定襄二縣皆漢陽曲縣地河千里一曲縣當其陽故曰陽曲後漢末移陽曲縣於并州太原縣界晉舊陽曲縣置定襄縣又分置九原縣為新興郡後魏以九原縣為牛寇縣隋為秀容縣 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縱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廢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汗人境內并肆之地兆統內也請令就食山東并肆冀定瀛相殷以太行常山東歡欲以眾就食山東正欲得以從容收眾心因之以起兵也 遠兆也 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

史綦毋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覬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推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童誓何慮郎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陰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滏口追逐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韓垣 垣縣漢屬上黨郡後魏屬鄉郡 全敬宗建義元年分置襄垣縣 會滹水暴漲橋壞水經濁水經注濁水出東北流逕襄垣縣故城南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主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眾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聶馬度水與歡坐幕下授歡刀引頸使歡斬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

得休息謂漢江及洞庭彭蠡間諸州也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四　梁紀十　武帝中大通二年　支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殷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梁紀十一　起中大通三年　盡十大通四年

高祖武皇帝十一

丙午中大通三年魏元恭普泰元年元朗中興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

魏尚書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眾逃散遂來奔丙申以先護爲征北大將軍　二月辛丑上祀明堂　魏自永安主被囚宮室空近日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韙疏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

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以元叉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衆安主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永安主夜遣人盜掠恭衣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拈舌竟乃不言永安主信其真放令歸第久之民間盛傳恭所居上有天子氣恭懼逃於上洛山（上洛山在洛州上洛郡上洛縣界）洛州刺史執送之

梁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爾朱彥伯潛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冀其謀遂決己巳長廣王韙至邙山南世隆等爲之作禪文使黎山太守遼西賈瑋執鞭獨入啟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謳舜之事遂署禪文廣陵王奉表

三讓然後即位大赦改元普泰冀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敘永安
圭枉殺太原王榮之狀魏主悉曰永安手翦强臣非爲失德直以
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成濟弑高貴鄉公事見七十七卷魏景元元年因顧左右取
準自作赦文直言門下魏晉以來出命皆由門下欲以寬德遠屬省被其發端必曰敕門下欲以
榮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春秋莊二十二年大書非預註曰
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若罪書稱眚災肆赦卽主意致大平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爲
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子今但稱帝亦已褒矣加爾朱世隆儀
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
劉季明曰杜佑通典曰後魏永安三年高道穆奏廷尉直司直
十人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事若
配世宗於時無功者配孝明親害其母謂殺胡后也若配永安爲臣不

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爲議首
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庭
又爲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爲之以爲榮功可比周公
廟成尊爲火所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
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永安主使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
軍陽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
南向仵龍文義帥眾先降世隆是子恭之罪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
入洛陽至是爾朱世隆論仵龍文義之功各封王戶侯魏主榮曰

洛陽波斯獻師子見一百十二卷大通二年及魏主悉即位詔曰齊獻王武帝中大通三年
性命送歸本國使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於路殺之而返有司劾
違旨魏主悉曰豈可以歐而罪人遂赦之　魏鎮將軍蔣河崔
祖螭等聚青州七郡之眾圍東陽青州領齊北海樂安勃海高陽河間樂陵七郡治東陽　仍
自立之閒眾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帥城民固守使太傅諮議參
軍崔光伯出城慰勞其兄光部曰城民陵縱日久言東陽之民挾州宋之勢陵暴鄰
郡爲日已久眾怒甚盛非慰諭所能解家弟往必不全貴平彊之既出
外人射殺之　魏幽安營幷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
人又推筭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
臺聲言爲永安主復讎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冀
之民多從之魏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饒安城領浮陽樂陵安德三郡從之者夜舉火爲

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魏收志博陵郡安國縣有
安國城故稱博陵以別之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鶴至冀州託言調
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
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鶴考異曰北史作白鵠今從北齊書
刺史元鑒乾等欲推其父冀行州事冀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
封皮隆之小字也　乃奉隆之行州事爲永安主舉哀將士皆縞素乾升壇
誓眾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
也封磨奴見一百一十九卷宋高祖永初元年　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
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
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
人比之項籍高歡屯鄴大王山魏收地形志上黨郡屯留縣有
大王山按魏太平

遼沮九年二月郡於壺關東北大王山累石爲三封又城其北北
同皇山南足以備之以其有王氣也後高歡果屯兵於其地　六
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
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
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
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溼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
結人神儿曰有知孰不思奮叫尒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
立則屈强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郡州雖小戶口不下十萬穀秸
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
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闢
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堅之（殷州西山險阿之西山也顯甫卒子元忠襲之家素
富貲家人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券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蠭

起滹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舉絹千餘匹
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
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槐樹
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聲卻之葛榮曰我自中
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李氏趙郡之大姓時號爲趙李）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
閤執元忠以碪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魏太和之十一年分置
鉅鹿之南縣鉅鹿廣阿爲南鉅鹿郡後改爲南趙郡殷州之平鄉柏人中部鉅
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巾裁素箏濁酒以
奉迎歡問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
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
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於車上取箏

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忿
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乾字時乞）兄弟
來未高乾已見歡歡紿之曰從叔弟雖何可來（歡與乾兄弟同出於勃海故
稱從叔）元忠曰雖嫌疏解事歡曰遣裨將往使人扶出元忠不可
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
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
若向冀州高乾邑兄弟必爲明公主人（魏冀州治信都高乾邑兄弟據之故云然殷州
刺史鎮鄴）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搞欵至
夜以賜委輸殷既合治瀛閭定自然弭服唯劉誕胡或當乖拒
劉誕亦契胡種也時
山東豹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來馬遠近
聞之皆稱高饑周將兵整補益歸心焉（爾朱氏加於河北諸州司故當時以稱之）歡求
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寘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
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
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僧來哭范陽盧曹
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聲卻之葛榮曰我自中
以勇力稱身長九尺髯而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性宏毅
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臥疾猶中足以堪二人蠕蠕寇
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夫之至
是爲爾朱氏宇文歡歡厚禮召之以敖曹相撫曰宜來與從叔爲二
曹曹慍曰舍兒比國士遂至其徒自魁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
爲馬皁腔長丈六尺以爲二矟送其一於歡諸將莫能用唯彭樂
強梁之未幾曹遇疾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
葬畢潛發　癸酉魏封長廣王湛爲東海王以青州刺史督郡王

肅爲太師淮陽王欣爲太傅爾朱世隆爲太保長孫稚爲太尉趙
郡王諶爲司空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爲大
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爲天柱大將軍賜高歡渤海王徽使入
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
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鎮大梁復加
兗州刺史大梁兗州統內故加兗州爾朱世隆之初爲僕射也畏爾朱榮之威
嚴深自斂抑頗留心几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
爲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
行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
行稱命者稱世隆之命也公爲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級

皆爲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是時天
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
暴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
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已東租稅悉入其
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收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
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懼其彊莫敢違也　己丑魏以涇州刺
史賀拔岳爲岐州刺史淵州刺史侯莫陳悅爲秦州刺史並加儀
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
助至安國城吃列延慶攻安國城不下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單騎之往則成擒
矣淵從之田頓城西啓云欲還內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
壘靈助戰敗輒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
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
末　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時年三十一太子美姿容善舉
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
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
身衣浣衣膳不兼肉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荊子者問之云以清
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膈密置
牀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自加元服上卽使省錄朝政百司進
事填委於前太子辯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平斷

法獄多所全宥寬和容眾喜慍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
賞愛無倦恆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於
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性愛山水於元圃窮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嘗泛舟
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
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晉
迪中大軍北伐建康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左
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又出主衣綿帛年常作襦袴各三千領
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以斂則爲備棺槨每聞遠
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天性孝謹每入朝未五更便守城
門以待開在東宮雖燕居坐起恆西向者不忘西向者不忘也必西向者不
敢背上臺也或値被召嘗豈可幾力致死與吾兵爭勝負哉不如出

入(補註宿衛之名者入謂隔在禁內也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帝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書帝出敕條問太子輒條答之)方疾手書自爲奏答　疾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及卒朝野惋惜建康男女奔走宮門號泣道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者莫不慟哭　癸丑魏以尚書僕射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東道謂太行恆山以東也)文以安定王朔爲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魏爾朱天光出夏州遣將討衛勤明達癸亥擒明達送洛陽斬之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榮爲太尉　魏詔有司不得復稱僞梁　五月丙子魏荊州城民伯爲司徒　魏爾朱天光出夏州遣將討衛勤明達癸亥擒明達送洛陽斬之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榮爲太尉　魏詔有司不得復稱僞梁　五月丙子魏荊州城民斬趙修延復推李珎之行州事珎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光博而不精劉芳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矣每休閒之際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

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強　魏爾朱仲遠使都督魏僧勖等討崔祖螭於東陽斬之(考異曰北齊李淵傳普泰中崔祖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以淵爲征東將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祖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堅壁清野諸將謀有異同淵曰祖客賊之根本若滅祖螭勇銜枚夜襲徑趨營下出其不意喘喉之間使可擒矣如祖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迴疑淵乃時事遊與祖螭略同未知孰客卽祖客乃遣淵赴之淵不能聖逃王輿而取失守乎遂逃奔宋貞劉立是爲威公子滅欣時守也弗案聊萬榮如脫屣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爲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左傳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弗及也遂走而退子魚曰夷字也執子臧大賢之節左傳成十三年諸侯伐秦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卽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僭告晉且請焉子臧乃反諸侯討曹成公執而錄諸京師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廢命弗案聊萬榮如脫屣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謂太伯以天下讓逃而君也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爲之化復興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遂往也世也言以天下讓來葉來世也)苟不盛歟王不能從宏正拾之兄子也太子以侍讀東海徐摛爲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管記職同公府記室梁制上臺東宮皆不領直領直者領直衛兵也)摛文體輕靡

春坊盡學之東宮謂之春坊時人謂之宮體上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橫應對如響上甚加歎異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乘閒白上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上謂摛曰新安大好山水往昉等皆經爲之卿爲我臥治此郡遂出爲新安太守摛至郡爲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期月之中風俗頓改　六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癸丑立皇太孫綱爲皇太子大赦改元　辛酉以南豫州刺史臨賀王正德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壬戌以護軍將軍夏侯亶爲南豫州刺史　甲子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丙寅以吏部尚書徐勉爲中書監侍中　丁卯以中書監侍中王瑩爲尚書僕射　戊辰以尚書僕射王瑩爲尚書左僕射　己巳以中書監侍中徐勉爲尚書僕射　庚午以尚書僕射徐勉爲尚書右僕射　辛未以尚書右僕射徐勉爲尚書左僕射　壬申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爲尚書令　癸酉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甲戌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乙亥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丙子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丁丑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戊寅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己卯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庚辰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辛巳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壬午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癸未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甲申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乙酉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丙戌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丁亥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戊子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己丑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庚寅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辛卯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壬辰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癸巳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甲午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乙未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丙申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丁酉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戊戌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己亥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庚子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辛丑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壬寅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癸卯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甲辰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乙巳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丙午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丁未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己酉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庚戌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辛亥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壬子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癸丑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甲寅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乙卯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丙辰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丁巳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戊午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己未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庚申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辛酉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壬戌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癸亥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甲子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乙丑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丙寅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丁卯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戊辰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尚書令　己巳以尚書令何敬容爲尚書僕射　庚午以尚書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尚書左僕射　壬申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

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糇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是遇害吏民如喪親哉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時楊氏舉宗盡滅唯淮子憎於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考異曰北齊書楊愔傳云愔父津爲井州刺史愔隨之任俄而孝莊踐阼徵津爲侍中愔時適欲還鄴行達鄔鄉遇津義從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遣詣王肇榮賈防禁錮防至安陽亭榮貴遂與俱還乃投高昂昂兄弟潛竄累載曠劫榮神武至信都逆於軹轘門郎署行臺薦中拔時齊神武已在信都言潛竄累載諛矣又云孝莊踐阼徵津爲侍中神武至信都津已死今從北史楊愔傳訴家禍因爲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即署行臺郎中　乙亥上臨軒策拜太子大赦　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以彥伯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悉特遣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　太師太傅太保

爲三司位上公　庚寅以世隆爲之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　詔凡宗戚有服厭者竝可賜渤泳食鄉亭侯　婦人賜渤泳邑男隨遠近爲差　壬辰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敬容昌禹之子也　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强不以爲慮獨爾朱世隆憂之謂朱兆曰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己卯魏以仲遠爲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爲大司馬　癸巳魏主悉追尊父廣陵惠王爲先帝　漢哀帝追尊子入繼大宗尊所生父爲皇自母王氏爲先太妃甘弟永業爲高密王子恕爲勃海王　冬十月己酉上幸同泰寺升法座講涅槃經七日而罷　樂山侯正則先有罪親信都督魏末諸將兵詔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言衆人之死力也所謂心者得天下之强徙繆休　五代志梁山縣舊曰繆休德林漢古郡也爲繆休州招誘亡命欲攻晉陽廣州刺史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伐桀何

眾彊之有獸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詔曰詔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鬬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幸亥獸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七日而罷　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是歲魏前兗州城民王乞得劫刺史劉世明舉州來降魏正光中置南兗州治譙城俱陳梁置南兗州治廣陵下蔡北梁馬頭等郡　世明芳之族子也上以侍中元樹爲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鎮譙城以世明爲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世明不受固請北歸上許之世明至洛陽黍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　前左民尚書何胤卒胤初隱于若耶後以其山迫隘不容學徒乃遷於秦望

山山有飛泉胤乃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嚴爲堵別爲小室寢處其中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巋然獨存人名之曰瑞室胤常禁殺有獵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於講堂馴狎如家禽然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鮑脯糖蜜及蚶蠣汝南周顒與之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捨若云三世理諱則幸災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升鼎沈鯉不能不取備厨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捶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猶復慈心之所忍胤末年遂絕血味

壬申大通四年魏元悅普泰二年元劭中興二年元修永熙元年　春正月丙寅以南平王偉爲大司馬元法僧爲太尉袁昂爲司空　立西豐侯正德爲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上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故王之以太子右衛率薛法護爲司州牧衛送魏汝南王悅入洛　庚午立太子綱之長子大器爲宣城王　魏高歡攻鄴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穴城下爲地道而未成恐其士類落而不得究功故權柱地道既成乃焚其柱故城陷入地　壬午拔鄴擒劉誕勝麻祥爲湯陰令歡適見之呼曰麻都祥懸懼而逃祥答曰四十見天監十八年　歡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悛悛休之子也肰貌偉麗少有名望趙郡李渾嘗謁聚名輩詩酒正歡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爲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長服箱祇明少遐等嘗與悛高寘終日不能發一言至

晚少退乃自誦其佳句謂悛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悛亦禁不能一言直曰遜　二月以太尉元法僧爲東魏王　西通入又使元法僧從東道入故謂之東魏主欲遣還北又以兗州刺史羊侃爲軍司馬與法僧偕行　揚州刺史邵陵王綸遣人就市賒買錦綵布數百匹市人皆閉邸店不出少府丞何智通依事收閉綸被責還第乃遣防閤戴子高等以槊刺智通於都巷刃出於背智通識子高取其血以指畫車壁爲邵陵字乃絕由是事覺庚戌綸坐免爲庶人鎖之於第經二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　辛亥魏王朗追謚永安主曰武悼皇帝甲子以高歡爲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爲驃騎大將軍丁丑魏主朗帥百官入居於鄴　魏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

唯其所欲又請魏主納兆女爲后兆乃悅幷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解斛律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從之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耶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薛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兆北據幷汾天光西奄關隴仲遠擁命徐兗是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眾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猜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眾號二十萬次洹水而軍水經註洹水東出山遏鄴又北逕紫陌西魏國之世逕鄴城南魏主脩紫陌水經註洹水東出山遏鄴又北逕紫陌西魏國之世十一年逕紫陌俗亦謂河伯娶婦祭於此陌田融以爲紫陌趙武帝中大通四年

丑出城紫陌水經註洹水東出山遏鄴又北逕紫陌西魏國之世俗亦謂河伯娶婦祭於此陌田融以爲紫陌趙武帝中大通四年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能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鬬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吏配也庚申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代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馬杜佑曰大角即後魏鹵簿遲遲是也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遣晉陽仲遠奔東郡紹宗追東郡晉改爲濮陽國仲遠時爲東郡太守後復曰東郡治清豐城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馳赴北中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灃陂津爲人所擒送於椿所灃陂津在河橋西亦曰灃陂即爾朱兆犯洛帥騎踏淺涉處之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遣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啟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魏主遜使舍人郭崇報彥伯狠狽出走爲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闕門外送其首幷度律天光於高歡魏主遜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兄子魏主朗辭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拾之辯同之兄子也辛未驃騎大將軍行濟州事侯景降

於魏主朗以景爲尚書僕射南道大行臺濟州刺史爾朱仲遠來
弈仲遠帳下都督爵甯張子期自滑臺請歛隆歛貢之曰汝事仲
遠擴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爲逆汝爲戎首
（前年仲遠舉兵向洛時也）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
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會犬馬之不如遂斬之爾朱天光之東
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
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剚顯壽以應高歛計未有所出宇文
泰謂岳曰今天光倫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
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
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卽令泰入悅軍說
之悅遂與岳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

擒之歛以岳爲關西大行臺（考異曰北史薛孝通爲中書郎以謂
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帝深以爲然謂崔可仁者孝通
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並先在關右並推薦
之乃超授岳督岐華秦渭諸軍事關西大行臺統州牧周文帝爲
左丞孝通爲右丞孝通謂曾經驛入隴授岳等同錄長安後天光敗
乞朝隴關還不得入隴爲齊神武所拔按北史周文帝時在關中今從魏書）岳以泰爲行臺左丞
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咨之爾朱世隆之拒高歛也使齊州行臺
尚書房謨募兵趣四澮（四澮津名在臨濟縣水經註河水東北流
河入濟自泗入淮自淮達江水經同流故有四瀆之名）又使其弟青州刺史郁振亂城揚聲
北渡爲捣角之勢及韓陵既敗郁還東陽聞世隆等死欲來歹數
與左右制簪爲盟帳下都督馬紹隆素爲郁所信待說郁曰今方
同契闊詩擊敝曰死生契闊毛（宜更制心前之血以盟眾郁從之
其一魏主修於既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魏自孝文帝用夏
變夷宜武孝明卽位皆用漢魏之法制今復用夷禮）臣朝賀升閶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歛爲大

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時廢立之議雖發端於高乾兄弟而實決於澄悛一言悛特此頗驕縱尋以貪汙爲御史所劾逃歸鄉里既而清河多浴朝廷以石憕爲太守令得專殺憕經悛宅謂其家客曰諸郎誰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悛顧曰何不咨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來臂下殿捉一天子推背上殿不作偷賊摸貨賊〕初魏高歡起兵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爲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衛韓賢〔魏收志廣宗郡屬冀州領石門中川二縣五代志馬回縣舊陽縣後齊省屬冀州及頓丘郡〕素爲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惟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爲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

史杜德追御朱仲遠仲遠已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眾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屈首從之勢非猶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置之則爲腹心之疾且吐萬人〔爾朱兆字吐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寧雄外抗勁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余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遂辭爲敬而不就徵王辰丞相歡還鄴遣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魏主修收令散騎常侍邢子才恆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校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

問其可否然後施行子才讀書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博覽典籍無不通曉每公卿會議車關典故子才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臣取定俄頃辭致宏遠冠絕一時爲人內行修謹兄弟婚姻之閒稱爲雍睦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士無賢愚皆所顧接然脫略簡易不脩威儀或時對客解衣見蝨與之劇談故朝廷不令出境梁人來聘者每問曰邢子才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爲不作聘使實司姑應之曰子才官位已高非復行人之任耳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與婦甚疏時多外宿自云嘗讀入內閣爲犬所吠　五月魏封故主朗爲安定王　丙申魏主修酰敬主葬於門下外省〔魏諡法有三十五後酉日節閔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加九旒鑾輅黃屋左纛班劍百二十人儀其禮特異於諸王之喪自

以沛郡王欣爲太師趙郡王諶爲太保南陽王寶炬爲太尉長孫稚爲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以清河王亶爲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爲弟恃歡勢驕公卿南陽王寶炬殿之曰鎮兵何敢爾〔魏遷洛陽北人雖居北鎮者率棘尺繒依晉之曰鎮兵〕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爲驃騎大將軍歸第　魏主修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謚武懷皇帝廟號敬宗　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爲太尉　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厙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庚戌魏主修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于太原因以隆之爲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晉置武鄉縣石勒分置武鄉郡唐爲武鄉縣隸潞州我朝屬汾州府〕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

太原郡之地東南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滹太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自此至秦高齊建國故亦以爲四塞之地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自此至秦高齊建國故亦以爲四塞之地　先是晉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婁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昌時猷起兵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不幷州霸業遂興焉　魏夏州遷民郭遷據青州反郭遷自夏州遷青州必叛黨扇動刺史元凝棄城走詔行臺侯景等討之拔其城遷來奔　甲辰星隕如雨　魏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圍元樹於譙城分兵攻取蒙縣等五城去年梁遣元樹鎮譙城蒙縣蒙縣晉屬梁國魏屬譙郡隋并入山桑縣屬汝山桑爲蒙城縣屬亳州　以絕援兵之路樹請帥眾南歸以地還魏子鵠等許之與之誓約樹眾半出子鵠擊之擒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以歸羊侃行至官竹水經註睢水自睢陽東南流整竹圃水次塍其北別因官竹聞樹敗而還九月樹至洛陽禁於永寧佛寺其弟咸陽王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己竹蔭渚菁菁彌望世人謂之梁王竹園官收樹欲南奔請除之樹聞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苟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在原之義邪坦作色而去初樹年十五奔梁帝待之甚厚及見拘每望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欷樹發梁時與愛妹玉兒別玉兒以金指環相贈樹常著之至是寄以還梁表必還之志坦聞其事卽以上聞遂賜死坦竟不悟哭　乙巳以司空袁昂領尚書令　冬十月辛酉朔日從地下蝕出脅從西南角起　十一月丁酉日南至　夏至之日日北至冬至之日日南極晝漏刻日行光道夏至至於東井北極近極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冬至晝漏刻數四兆意忽撽其晷長遠長乃極短近其晷短乃極夏乃至魏主修紀圜丘天故祭大於

圜丘其圜象天　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曄己酉以汝南王悅爲侍中大司馬　魏葬太后胡氏謚曰靈　上問魏室已定十二月庚辰復以太尉元法僧爲鄧州刺史　是年春以元法僧爲東魏主　魏主修以汝南王悅爲近地尊丁亥殺之　魏大赦改元永興以與太宗同號永興魏太宗卽位之初元也　復改永熙　隱士庾詵卒詵新野人也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卜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敝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鄰人有被誣爲盜者見劾妄款詵矜之乃以贖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普通中徵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及卒賜謚貞節處士　魏主修納丞相

歡女爲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婚事元忠曰昔日建義勛蓋大樂旡來寂寂無人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長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歡頷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　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抄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忽歡揣其成百當冥會遷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爲明年窗泰破爾朱兆張本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二　起中大通五年盡中大通六年

高祖武皇帝十二

丑　中大通五年　魏元脩永熙二年　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魏竇泰奄至爾朱兆庭館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猶走追破之於赤洪嶺杜佑曰石州離石縣有赤洪水赤洪其別名也高歡破爾朱兆於赤洪嶺益迫此又曰赤洪水據出方山源東流入離石考異曰魏帝紀正月庚寅甲午齊獻武王自晉陽出討兆丁酉大破之於赤洪嶺北齊帝紀出兵在去年按兆在今年按諸首突會不應直至八月今從齊書　丙申以尚書令高乾為太尉　己亥以尚書左僕射元羅為司空　庚子以侍中崔光為司徒　辛丑以中書監領國子祭酒崔鴻為尚書左僕射　壬寅以尚書右僕射蕭寶寅為尚書令　癸卯以吏部尚書元脩義為尚書右僕射　甲辰以侍中領軍于暉為尚書僕射　乙巳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丙午以尚書左僕射元羅為尚書右僕射　丁未以侍中尚書僕射于暉為尚書令　戊申以侍中領軍元脩義為尚書僕射　己酉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右僕射　庚戌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辛亥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壬子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癸丑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甲寅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乙卯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丙辰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丁巳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戊午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己未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庚申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辛酉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壬戌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癸亥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甲子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乙丑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丙寅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丁卯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戊辰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己巳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庚午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辛未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壬申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癸酉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甲戌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乙亥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丙子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丁丑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戊寅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己卯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庚辰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辛巳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壬午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癸未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甲申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乙酉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丙戌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丁亥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戊子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己丑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庚寅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辛卯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壬辰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癸巳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甲午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乙未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丙申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丁酉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戊戌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己亥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庚子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辛丑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壬寅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癸卯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甲辰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乙巳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丙午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丁未以侍中尚書僕射元羅為尚書令　戊申以侍中尚書僕射元脩義為尚書令　己酉以侍中尚書僕射元世儁為尚書令

事出倉卒且不謂魏主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啟歡及魏主道
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彌
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外示疏忌
內實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論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
啟歡歡召乾詣幷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
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臨啟請魏
主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啓歡求爲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以咸陽王坦爲司空（爲魏主發高乾討高
正光以前阿至羅常附於魏（阿至羅高車種也）及中原多事阿至羅亦叛
丞相歡招撫之阿至羅復降凡十萬戶三月辛卯詔復以歡爲大

（歡張本）癸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七日而罷會者數萬人　魏
行臺使隨宜裁處歡與之聚吊議者以爲徒費無益歡不從及經
略河西大收其用（謂救曹泥及取方侯安洛干時也）　高乾將之徐州魏主徵聞
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邕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
歡聞其與魏主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
魏主召乾對歡使貢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匹夫
加罪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復何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功大身危自古然也若死而有知庶無負非望遂賜死時武衛將
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曰耿王來可引上聽事自餘
部眾且付城死翔斬之送首來降　五月魏東徐州民王早等殺
刺史崔庠以下郡來降（考異曰梁帝紀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猨以下郡城降今從魏書）　戊子
建康大水御道通船　六月壬申魏以驃騎大將軍樊子鵠爲青
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等討耿翔秋七月魏師至青州翔乘城

來聘詔以爲兗州刺史　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大司馬趙郡王謐爲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爲太尉考異曰魏帝紀作賀拔謐按允字阿斛謐蓋謐字誤爲目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焉景詣晉陽丞相歡問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記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覘瞻非常將謀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反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窺者正憚公兄弟耳今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鬬歡不難今費也頭捉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眾未知所屬公若引軍近隴掘其巢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塞考異曰魏帝紀作北臨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益加親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魏主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考異曰魏帝紀二十一年分雍州置華州領華山澄城白水郡秦梁南梁東梁巴谷東益也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所謂近畿也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九月癸酉魏丞相歡表讓王爵不許詔分封邑十萬戶頒授勤義考異曰魏帝紀勤作勳自信都從起討賀拔勝侯莫陳悅者　從之　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

僕射何敬容爲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爲右僕射　十一月癸巳魏以殷州刺史中山邸珍爲徐州大都督東道行臺僕射以討下邳邸姓也　十二月丁巳魏主修狩於嵩高己巳幸溫湯丁丑還洛陽　甲寅護軍臨汝侯淵猷卒初淵猷在益州既破齊梓兒稍行神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覘瞻非常將謀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反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窺者正憚公兄弟耳今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鬬歡不難今費也頭捉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眾未知所屬公若引軍近隴掘其巢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塞考異曰魏帝紀作北臨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益加親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魏主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考異曰魏帝紀二十一年分雍州置華州領華山澄城白水郡秦梁南梁東梁巴谷東益也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所謂近畿也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九月癸酉魏丞相歡表讓王爵不許詔分封邑十萬戶頒授勤義勳自信都從起討賀拔勝侯莫陳悅者　從之　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爲右僕射　十一月癸巳魏以殷州刺史中山邸珍爲徐州大都督東道行臺僕射以討下邳邸姓也　十二月丁巳魏主修狩於嵩高己巳幸溫湯丁丑還洛陽　甲寅護軍臨汝侯淵猷卒初淵猷在益州既破齊梓兒稍行神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覘瞻非常將謀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反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窺者正憚公兄弟耳今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鬬歡不難今費也頭捉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眾未知所屬公若引軍近隴掘其巢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塞考異曰魏帝紀作北臨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益加親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魏主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考異曰魏帝紀二十一年分雍州置華州領華山澄城白水郡秦梁南梁東梁巴谷東益也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所謂近畿也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九月癸酉魏丞相歡表讓王爵不許詔分封邑十萬戶頒授勤義勳自信都從起討賀拔勝侯莫陳悅者　從之　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

僕射何敬容爲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爲右僕射　十一月癸巳魏以殷州刺史中山邸珍爲徐州大都督東道行臺僕射以討下邳邸姓也　十二月丁巳魏主修狩於嵩高己巳幸溫湯丁丑還洛陽　甲寅護軍臨汝侯淵猷卒初淵猷在益州既破齊梓兒稍行神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覘瞻非常將謀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反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窺者正憚公兄弟耳今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鬬歡不難今費也頭捉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眾未知所屬公若引軍近隴掘其巢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塞考異曰魏帝紀作北臨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益加親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魏主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考異曰魏帝紀二十一年分雍州置華州領華山澄城白水郡秦梁南梁東梁巴谷東益也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所謂近畿也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九月癸酉魏丞相歡表讓王爵不許詔分封邑十萬戶頒授勤義勳自信都從起討賀拔勝侯莫陳悅者　從之　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

普置東梁州金城郡今金州城也東梁州治焉二月詔以行東雍州事豐陽杲企討平之
魏世祖置東雍州於平陽太和中罷孝昌中於平陽置南汾州以晉
尭都平陽因以名州建義初改爲晉州未詳復置東雍州也五代
志曰雍州鄠縣後魏置東雍州也魏收志鄠縣舊曰高華州將
未知此東雍州置於何地也隋志上洛郡有商洛縣　魏收志豐陽縣屬上庸郡太安二年
置企世爲商洛豪族商洛出漢古縣商縣上洛縣而
會祖景言爲本縣令封丹水侯使其子孫襲之企九歲喪父哀毀
有若成人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
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累遷東雍州刺史部民楊羊皮
太係椿之從弟恃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破其淺侮企收而治之
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清約織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
鄉里運米以自給　壬戌穆亦大赦　魏永
熙元年　癸亥上耕藉田大赦　魏永
熙浮圖茂觀者皆哭聲振城闕　魏起永寧浮圖見一百四十八卷天監十五年　魏賀拔

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
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倨眾密邇貪而無信必將爲患豈
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
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
河曲在靈州西柯千里一曲河水自洮河至漢時卷古縣牽東北流至富平始曲而北流所謂河曲也富平屬靈州地　悅誘
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
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眾以爲
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我朝以渭州龍
竿縣置德順軍水洛城在軍西一百里　岳眾散還平涼趙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
有常哉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原王叔治感意氣微
悅尚能跼蹐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耳可自同眾人乎

涕泣獻欵於是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請岳尸葬之悅既
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群憎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劣輒害
良將吾屬今爲人虜矣何賀之有憎眞度之從孫也　魏書眞度見一百二十九卷
青明帝建
武元年　岳眾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
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眾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
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
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不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
盛樂前漢之成樂縣也屬定襄郡後漢屬雲中郡魏晉省後魏先
世居於此魏收志永熙中置盛樂郡雲中治所魏土地記盛樂中
城東八十里有盛樂城宋白曰後魏所都盛樂宮爲振武軍　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
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眾乃使
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火中大夫潁川

韓褒曰寇洛自知庸懦委身而託使君若總兵權據有關中之地
此天授也又何疑乎宜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
之勳在斯一舉眾以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
眾則悶之實難願且詳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
平涼而退據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
日者幾也若不早赴眾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獨姐元進險謀應
悅　獨姐元進之族爲州之首望　都督彌姐莞初姓　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祭祿謀
執之祿曰元進狼子野心曾嘗反噬今若執縶不如殺之泰曰汝
大決也乃召元進等入計事祭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
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因目祿祿即拔甲持刀直入瞋目訶諸
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爲人祭祿今日必斷姦人之首因按劍臨之

衆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幷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眾先據彈箏峽（杜佑曰彈箏峽在今隴州之西皇甫謐云弹箏之音詶也）時民聞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柰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胄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遷水相歡使侯景招撫岳眾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大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敬顧常侍代郡張華原義甯太守太安王基勢泰（魏收志建義元年置義甯郡治孤遮城關晉州五代志上黨郡沁源縣後魏置義甯郡又延和二年置太安郡於漢五原界屬朔州泰不受欲勒留之曰暫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溯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信爾關右便自隔絕故使華原銜旨喻公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爲福乃欲曾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資閻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幷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爲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關西大都督臣岳謹城奉國樹罹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冤茹感志雪僅恥以臣昔同幕厝令臣職掌軍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國良策但高歡之眾已至河東（亦謂五原河之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況此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

已發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上畏于天下慚于地吾以弱才猥當蒞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賀拔公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啟天朝暫來奔赴眾情所推遂當戎重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關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平涼在隴山之北取道經州東赴洛）冀追廉藺之迹同聚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泰詔吾則戕戈坐甲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泰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魏以秦州武威置爲瓜州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備遣其黨士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魏太延二年置高平鎮正光五年改置原州治高平城領高平長城二鎮）泰遣都督侯莫陳崇部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俯眾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卽入據

城門高平令李賢及弟遵穆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皷譟伏
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斬於平涼秦表崇行原州事三月
秦引兵據悅至原州崇軍畢集　夏四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魏
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
不撫納其眾今秦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爲主報讎此其勢不可敵
也宜解兵以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
導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峽關
唐志原州平高縣西南有木峽關　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
略陽　武帝分天水置略陽郡爲隴城縣　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卽降泰遣
使詣泰請爲內應悅棄城走南保山險　秦州治上邽城　弼謂所部曰侯

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眾咸信之爭趣
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卽以弼爲秦州刺史
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己與其
二弟幷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乘車逕走數日之中衆桓往來不
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驟令左右皆步從欲
自中山趣薄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願追之悅望見追騎縱
死於野泰入上邽引僻慢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
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納一銀盌以歸泰知而罪之卽剖賜將
士悅黨隨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眾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
亮圍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爲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今軍中
名曰白將一千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會猝見亮至駭愕不知

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遥指城外譎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
服莫敢動亮初名道德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秉歷顯謀策多合
機宜泰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先是故氏
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　魏攻楊紹先見一百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氏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
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蛭
鎮南秦州　拔也惡蛭自夏州徙鎮南秦拔也勝復姓　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鎮渭州可朱
渾氏　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圍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
楊紹先懼稱疾送妻子爲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
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
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

討叛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
使廿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潛北張軌獻於魏主
潛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遣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
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
眞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爲聲援　時置東雍州於華州鄭縣　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爲雍州刺史使將步
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
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
泰顯度卽出迎禦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爲涇
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南岐

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棄遣輕騎襲而擒之　死是魏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宜以防之既而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乃泄其言於椿椿以白魏主俊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問之召隆之詣晉陽乘幾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歡之黨也見隆之等既去恐禍及己亦辭疾歸晉陽高歡所親無在洛者矣　魏辛乃以斛斯椿兼領軍因而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鷟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魏主惡之省建州以去賢　建州當太行路自晉陽入洛之要道也省州去賢不歡使舍人溫子昇齎敕子昇逡巡未敢作魏主據胡牀拔劒作色子昇乃為敕賜歡曰前持心血遣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解以脫卹身過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舊近

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上　梁紀十二　武帝中大通六年　十四　恩福樓

書還陰與下文守石濟之歡上言儁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汝陽王無兩岐之戒矣　按上言儁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及考魏書汝陽王遷字叔照則此所云叔照即叔照之誤也故改

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上　梁紀十二　武帝中大通六年　十四　恩福樓

受大潛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　北史歡弟琛字元寶永寶當作元寶永琛當作元　魏主不聽五月丙戌魏主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駙官廂別二百人　勳府庶子及駙官皆宿衛者也　魏主欲伐晉陽高歡時鎮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矗圭表以測日景之長短以定四時之節氣候之差侯臣所開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千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斬以謝三軍　謝量酌量也　丁卯魏主使大都督源子恭守洛陽胡廣出鎮晉也　水經注洛水又東南逕偃師縣北又東南逕緱氏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鞏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洛口倉北又東南逕鞏縣北入於河案魏收魏書源賀子恭守之以勤歡遽徵汝陽王遷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賀頗智為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滑州元壽椿之弟也蔡儁不受代魏主愈怒辛未魏主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使舍人溫子昇齎敕子昇逡巡未敢作魏主據胡牀拔劒作色子昇乃為敕賜歡曰前持心血遣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解以脫卹身過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舊近

資治通鑑綱目　卷十二上　梁紀十二　武帝中大通六年　十五　恩福樓

應字文為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為聲援今觀其所為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為日已久宪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脫既闇昧不知佞人為誰頃高乾之死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　意言歡亦悔乾封上其所論時事故因卷之　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閻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為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

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于雖啟云西去西去言宇文泰也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關之者尚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眾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奪空拳而爭死朕本寘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實爲王殺幽厥齋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疏至此舌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捐膺不覺歔欷軍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行路所知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泰乃心王室若圖東西幸必

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閒習戰陳勒耕桑修舊京何慮不克魏主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興駕慶復命魏主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前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魏主又問關內郡督宇文顯和時南北朝皆有關內都督州斛斯椿之言也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魏主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魏主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魏主怡然改容曰卿卽我之王陵也時魏主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卽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帶河山險縣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注曰百二得百萬中之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所謂己操戈矛實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

圖欲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魏主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魏主曰高祖定鼎河洛爲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建興郡魏爲建州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以充邸城軍食蓋於此原唐至宋而民始不勝其病矣魏主又敕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相州治鄴城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謠

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魏主以廣甯太守廣甯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兼官走渡河據郡待歡魏收志廣甯郡領勳州領石門中川二縣五代志勳州界時歡在并州薛當直走就歡不必據郡以待歡之南也又按并州之廣甯也若鼎輕重朕雖不武爲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其鄉里則當在廣甯魏主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譬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鄴與決勝負生死以之上策也北阻恐陽南并舊楚江陵舊楚之鄙都在其界內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二鄙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魏主以

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爲關西大行臺許婁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督泰稚曰考異魏收地形志魏無泰都五代史志曰共國泰長壽津迷征記曰舊城到長壽津六十里顯智險約降於泰以後魏置泰平郡又雍州鄜泉縣後魏曰南泰都　後周改曰泰都　顯智語行臺遲迴迎我以待爲直閤將軍泰以前泰州刺史略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洶出潮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探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子也通鑑以此別爲一人韓拔陵所殺之崔暹歡引兵南出告其眾曰孤以爾朱揔命進大義於海內泰藏主上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誣構以忠爲逆今者南遷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宏農賀拔勝軍於汝水賀拔勝蓋出魯陽屯襄城界催越境而止耳　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侻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襲泊歡牙營擊破之因乘勝縱兵擊其後歡軍大潰

掩其勞弊魏主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魏主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魏主遂敕椿停行椿歡曰頃癸巳歲入南斗習天文志曰南斗六星天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牽或謂星也入之天子不安其位後所謂天子下駿走是也　今上信左右謂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縁津據守目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旦得度大事去矣卽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補反潛趣幷州別道而進示將疑高歡之後　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以迎魏主　魏主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賴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帥

泰趣滑臺趙州刺史韓賢趣石濟賀拔勝軍於武牢右通滑臺城又東北通洪口城又東北爲長壽津水經河水長壽津迷征記曰洪口城到長壽津六十里顯智險約降於泰以退軍司元覺之馳還請益師魏主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電至野王魏主知之斬怙五代志河內郡治河內縣舊曰野王歡至河北十餘里自野王通兵距河纔十餘里　再遣使口申誠款魏主不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入於河謂之洛口　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棄椿還紿魏主云高歡兵已至考異曰魏書斛斯椿傳云椿聞己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豫以劫制帝帝信之遂入關拔齊高祖率兵向洛帝不亦說乎此乃魏收欲媚齊人重椿之罪耳今從齊書高祖紀及北史椿傳丁未魏主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

眈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眾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卽追隨恐迹同佞幸詔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賚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欲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豈佞朋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歊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聞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凡事經門下者使之卽奏也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魏主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詣陵廟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魏主謁見於東陽驛而秉君子之器洛思奪之矣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大赦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粮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漢武帝置奉車駙馬駙三都尉魏晉以來尚主者例以駙馬都尉加非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諮云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長史靜瑜守潼關考異曰北史作辭瑾典略作辭長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水經註涑水出龍門山東過蒲坂縣南又東過永樂縣北又東過解縣北又東過猗氏縣北又東過虞鄉縣西又東過河東郡南又東過安邑

陵猜律即河東郡蒲坂津也唐志蒲州河西縣有蒲津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敕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啟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潛行疾驅景等引兵向荆州荆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擒元穎逆擊之勝兵敗與盧柔帥數百騎來奔　魏主修之在洛陽也密遣閤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荆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北方謂高歡也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眾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謂攻元穎時也東荆州民楊祖歡等起兵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魏東荆州本治穰安地宋文帝置高陽郡屬冀州後屬青州五代志青州北海縣舊曰下密置高陽縣置累軍於城中自帥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世子帥眾攻高陽洲夜趣東陽青州治東陽城見州民餽糧者給之曰豎軍已至殺戮殆盡我世子之人也脫走還城汝何爲復往聞者皆棄糧走比曉復謂行人曰豎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至此不知侯公竟在何所城民恟懼遂執貴平出降戊辰淵斬貴平傳首洛陽　庚午東魏以趙郡王諶爲大司馬咸陽王坦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爲司徒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詔見即位於城東北歡以善見高敖曹爲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善見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悉令乘驢欲留後部天平魏自此分爲東西　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於其卒七千人還

至洛陽按歡九月己酉克潼關己酉九月二十九日也不容庚寅已還至洛陽庚寅乃九月十日也又遣僧道榮奉表於魏主脩曰陛下若遣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朝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舊國須有所歸臣當負陛下不負社稷魏主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酬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敬宗尊其父彭城王勰爲世宗帝列室七廟以孝文爲伯考孝明帝爲叔之立當以孝文爲考孝明帝爲叔元永熙自以孝明帝兄弟也義兄弟不相入遂遷孝明帝主於夾室此之由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爲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詔見即位於城東北歡以高敖曹爲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宗則昭穆順遂立之城東北者洛陽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自此分爲東西　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於其卒七千人還

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洛陽（魏明元帝取洛陽置洛州孝文帝徙都洛太和十七年改爲司州高歡既遷東魏主遷都改相州爲司州復以洛陽改爲洛州）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爲尚書左僕射留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先是洛陽輦轂浮河向鄴至是果有遷鄴之事民不勝其苦　十一月魏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邱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眾就之（大野複姓）　庚寅東魏主善見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東魏司州領魏陽平廣平汲廣宗東魏北廣平林慮邯鄲陽黎陽清河郡）魏郡太守爲魏尹是時六坊之眾從魏主脩西行者不及萬人以驃騎將軍李元忠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報許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　魏賀拔勝之在荊州也表武衛將軍獨孤信爲大都督東魏既取荊州魏以信爲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襄陽樊五能攻破淅陽郡以應魏東魏西荊州刺史辛纂欲討之（襄陽紀事纂時鎮穰城則西荊州即荊州以穰城在東荊州之西故云）　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淅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險表裏犄角今少遣兵則不能制賊多遣則根本虛弱脫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可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所憂在心腹何暇治疥癬鬬纂軍不久應至（纂軍謂東魏所遣軍也）公但約勒屬城使完壘撫民以待之雖失淅陽不足惜也纂不從遣兵攻之兵敗諸將因亡不返城民密召獨孤信信至武陶東魏遣恆農太守田八能帥騎不前鞭之使入謂潘猛曰今日幸無他名拒信於淅陽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眾曰狐非狐貉非貉焦黎狗子韜斷索識者謂魏主乃索虜之苗黎狗子謂宇文黑獺也泰與羣臣議所立多歸廣平王寶寶魏主之兄子也時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遏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沖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順泰之僧孫也（拔魏宗室名順者前後凡三人竟武伐中山順欲於平城自立此時猶以拓拔爲姓又任城王澄之子順此高肇門者指元叉妻詠蘭后被簡斥徐統以抗直著此元勰則常山王素之孫二人皆已改姓元氏）　殤魏主於草堂佛寺謚曰孝武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東魏以驃騎將軍李元忠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報許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　魏賀拔勝之在荊州也表武衛將軍獨孤信爲大都督東魏既取荊州魏以信爲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襄陽樊五能攻破淅陽郡以應魏東魏西荊州刺史辛纂欲討之（襄陽紀事纂時鎮穰城則西荊州即荊州以穰城在東荊州之西故云）　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淅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險表裏犄角今少遣兵則不能制賊多遣則根本虛弱脫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可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所憂在心腹何暇治疥癬鬬纂軍不久應至（纂軍謂東魏所遣軍也）公但約勒屬城使完壘撫民以待之雖失淅陽不足惜也纂不從遣兵攻之兵敗諸將因亡不返城民密召獨孤信信至武陶東魏遣恆農太守田八能帥騎不前鞭之使入謂潘猛曰今日幸無他名拒信於淅陽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眾曰

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謂田人能拒其前齊民能躡其後也若還擊齊民則士民必謂我退走士民謂浙齊民皆其後也必爭來邀我不如進擊入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入能乘勝襲穫城辛纂勒兵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閉信令都督武川楊忠為前驅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眾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州招半歲東魏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來奔為賀拔勝與信還據弘本李廣者范陽人也雖有識鑒而坦平無私為士流所愛工於文義好為撰述後嘗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夢非夢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遂病恍惚數年而卒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六終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汾陽郡嚴衍補
明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三　起大同元年　盡大同三年

高祖武皇帝十三

乙卯大同元年　魏元寶炬大統元年東魏元善見天平二年　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是日魏南陽王寶炬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追尊父京兆王為文景皇帝妣楊氏為皇后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

部三千戶西北度烏蘭津抵靈州烏蘭津在平涼西北固原分平涼之會寧鎮置會州又置烏蘭縣屬靖遠縣有烏蘭關　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徵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啟請舉哀制服東魏主詔見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為君迎臣不以禮則無反服記檀弓魯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義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曷為其反服之義也今之君子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義之有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民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既隆李同軌議以為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為之服東魏從之孝武納歡長女以為皇后帝之西奔后留不從　魏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虎等招諭費也頭之眾與之共攻鹽州凡四旬曾泥請降　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

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賛爲司徒　乙卯魏主寶炬元妃乙弗氏爲皇后乙弗之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伽禿髮傉檀所襲奔魏平涼州後之高顧壞莫瓌部落入附其後從孝文遷洛爲子欽爲皇太子后仁恕節儉不妒忌魏主甚重之　稽胡劉蠡升自孝昌以來自稱天子改元神嘉居雲陽谷李延壽曰隋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　魏之邊境常被其患謂之胡荒言其本胡種侵擾漢民若在荒服之外者也　壬戌東魏永相歡襲擊大破之勃海世子澄通於歡妾鄭氏歡歸自曩朔一婢告之二婢爲證歡杖澄一百而幽之婁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汝歡欲立之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入見歡僞爲不知者請見婁妃歡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遍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妃是土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于程正叔曰古人言結髮爲夫婦如言結髮事君結髮戰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巹于那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暨夜供侍後避蠕賊蠕賊葛榮也同走拜州貧困妃燃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也夫婦相宜女配至尊妃二女長配孝武帝次配孝靜帝　男承大業胤澄爲世子也且娶領軍之勳何宜搖動領軍將軍　一女子如草芥況婢乎言不必信郎歡因使子如史翻之子如見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婦自誣因教二婢反其辭脅告者自縊乃放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召婁妃及澄妃遊見歡一步一叩頭澄且拜且進父子夫婦相泣復如初歡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　甲子魏以廣陵王欣爲太傅儀同三司万俟洛爲司空　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加殊禮歡固辭　東魏大行臺侯景請出兵略地以廣軍資歡不許景固請歡曰高王時汝在并州每出兵輒破人家業今日豈可復然景乃止　辛未東魏遷都于鄴　壬申東魏以高乾爲尚書令　癸酉東魏以司空洛爲太尉　甲戌東魏以侍中孫騰爲司空　乙亥東魏以尚書左僕射高隆之爲侍中　丙子東魏以尚書令高乾爲司徒　丁丑東魏以太尉洛爲太傅錄尚書事　戊寅東魏以司徒乾爲太尉　己卯東魏以太傅洛爲太師　庚辰東魏以太師洛爲大丞相　辛巳東魏以大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九錫備而不受　壬午東魏以咸陽王坦爲太傅西河王悰爲太尉　東魏使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發十萬夫撤洛陽宮殿運其材入鄴　丁亥耕籍田　東魏儀同三司婁昭等攻魏兗州刺史樊子鵠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守東平魏收志泰常中置東平郡太和末罷東平義中復置治泰城屬濟州泰城在范縣界　昭攻拔之遂引兵圍瑕邱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已丑大野拔見子鵠計事因斬其首以降始子鵠以驅老弱爲兵子鵠死各散走諸將勸婁昭盡捕誅之昭曰此州不

幸橫被殘敗跂望官軍以救塗炭今復誅之民將誰訴皆捨之戊戌司州刺史陳慶之伐東魏與其豫州刺史堯雄戰不利而還東魏豫州治汝南　三月辛酉東魏以高盛爲太尉高放曹爲司徒濟陰王暉業爲司空　東魏丞相歡僞與劉蠡升約和許以女婁其太子蠡升不設備歡舉兵襲之辛酉蠡升北部王斬蠡升以降餘衆復立其子南海王歡進擊擒之俘其皇后諸王公卿以下四百餘人華戎五萬餘戶壬申歡入朝於鄴以孝武帝后婁彭城王韶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更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泰用武功蘇綽爲行臺郎中魏收志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武功郡屬岐州御漢魏武功縣之地　據此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經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輒出議

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榮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榮乃擢綽爲著作郎榮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水經注池水枝渠至章門西北央宮西北有漢武帝時開鑿漢兵起王莽死於此處顧問左右莫有知者綽綽傳亦云行至長安城西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榮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榮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榮與綽竝馬徐行至池覓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聞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榮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黑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計帳者具來歲課役之人數以報度支戶籍者戶口之籍後人多遵用之　東魏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代侯淵淵既失州任而懼

縣覓四月丞相歡使濟州刺史蔡儁討之淵部下多叛淵欲南奔於道爲宮騎所斷送首於鄴　元慶和攻東魏城父魏收志陳留有城父城至隋改淺儀爲城父縣屬譙郡五代志譙郡城父縣宋置後廢後魏復置又考沈約志陳留淺儀縣又考沈約志陳留淺儀非我朝開封府之淺儀也魏收志梁州陳留郡知諸志凡謂淺儀者皆指我朝開封之淺儀也淺儀縣則我朝開封府之淺儀也魏收志梁州陳留郡今亳州之城父縣是也　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榮帥三萬人趣城父辰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爲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　五月魏加丞相泰柱國　元慶和引兵逼東魏南兗州東魏洛州刺史韓賢拒之東魏既遷鄴以洛陽爲洛州領洛陽河陰新安中川河南屬城郡　六月慶和又攻南頓東魏豫州刺史堯雄破之　秋七月甲戌魏以開府儀

同三司念賢爲太尉乃侯洛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遮勒肱爲司空楚物出於遮勒部四以爲洛　益州刺史鄱陽王範南梁州刺史樊文熾五代志普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爲安州西魏改曰始州至唐改始州曰劍州合兵圍晉壽韋叡救魏東益州刺史傅敬和來降範收之子敞和豎眼之子也　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諸宇文黑獺斛斯椿爲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傾兵百萬剋期西討　東魏遣行臺元晏擊元慶和　或告東魏司空濟陰王暉業與七兵尚書辛琡武於魏晉魏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別兵都兵也及晉分中兵外兵爲左右與魏五兵爲七曹然尚書惟置五兵而已無七兵尚書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北齊復爲五兵　八月辛卯執送晉陽皆免官　甲午東魏發民七萬六千人作新宮於鄴使僕射高隆之與司空胄曹參軍辛術共營之元魏公府佐法壘田水鑑胄集士等曹皆行參軍也築鄴南城父以任祥爲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餘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矣卒如其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

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送至今日登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切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所以勳賞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使興立邸店又欲舫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者此眾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在播蓺以要利入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實又以郊際朋曠終可爲宅佃獲隱卑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君清白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言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閣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籍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案挽不至猶俗語拖拽不來蓋謂財用不足動有阻礙如引重者或推之於後或挽之於前而一步不能移也）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閭之園遂不辦休貲與草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賸內外大小安令得所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穆人無閒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　癸丑東魏主善見祀圜丘　甲午東魏閶闔門災門之初成也高隆之乘馬遶塹謂其匠曰西南獨高一寸最之果然太府卿任忻集自矜其巧不肯改隆之恨之至是譖於丞相欽曰忻集潛通西魏令人故燒之欽怒斬忻集　北齊州刺史蘭欽引兵攻南鄭（梁以西魏南鄭地魏梁州刺史元羅璟州降　東魏以丞相歡之子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原公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兄弟及眾人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辛琡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誡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僞攻之兄澄等皆怖擾洋獨勒眾與樂相格樂免冑言情猶擒之以獻初大行臺右丞楊愔從兄岐州刺史幼卿以直言爲孝武帝所殺愔同列郭秀害其能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愔懼變姓名逃於田橫島（五代志東萊郡即墨縣有田橫島）久之歡聞其尚在召爲太原公開府司馬（爲楊愔爲洋頃之復爲孫任張本）上願有眾萬餘人鄴陽內史吳郡陸襲討擒之按治纂與無濫死者民歌之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陸君　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爲蠕蠕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魏使中謁舍人庾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復爲寇

丙辰大同二年（魏元寶炬大統二年東魏孝靜元善見天平三年）　春正月辛亥魏祀圜丘　甲子東魏神元皇帝配（魏高祖太祖十六年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南郊神元皇帝魏之先祖拓拔力微也）　魏丞相歡自將高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謂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

其部落五千戶以詣　魏置恒州刺史曹泥其地壻涼州刺史曹樂劉豐復叛降東魏　魏置善樂郡屬靈州五代史志靈武郡領樂縣後周置懷遠縣帶普樂郡宋白曰恒州西南至黃河九百里　魏人圍之　考異曰北齊書典略皆云周文帥衆圍泥周書不言故但云魏人　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東魏丞相歡發阿至羅三萬騎徑度靈州繼出魏師之後魏師狼狽歡帥騎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以豐爲南汾州刺史　東魏置南汾州於定陽隋改定陽縣爲吉昌縣唐爲慈州治所　上爲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帝之曰文皇帝　命有司求良材甴阿宏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評宏氏爲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爲寺　二月乙亥上耕籍田　東魏渤海世子澄年十五爲大行臺并州刺史求入鄴輔朝政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樂安孫搴爲之請乃許之丁酉以澄爲尚書令加領軍京

畿大都督　考異曰魏帝紀爲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北齊文襄紀軍事左右京畿大都督按尚書令不在外大行臺并州刺史入輔朝政加領在外大行臺不在內今兼採之　魏朝雖闇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既至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詘引并州別駕崔暹爲左丞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搴劇飲醉甚而卒丞相歡親臨其喪子如叩頭請罪歡曰卿折我右脾爲我求可代者子如舉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爲主簿收子進之子也他日歡謂季式曰卿欲殺我孫主簿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司徒誰時東魏以高季式爲司徒記室魏宗陳元康對曰足能夜中閒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卽投大丞相功曹掌機密考異曰典略孫搴月按搴卒然後陳元康爲功曹在大同十年四山之戰元康又勸高歡追宋文泰事竝在九年北史元康傳又云草劉蠡升軍書按蠡升誠在元年孫搴二年孫搴卒宜置於蠡入輔之下遷大行臺都官郎時猶存今不取然則搴卒宜置於

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平原趙彥深同知機密時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傾趙前性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得天賜我也彥深名隱以字行　東魏丞相歡令阿至羅詣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以招應之　三月戊申隱士陶宏景卒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十餘歲得葛洪神仙傳讀夜研誦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視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自號華陽隱居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閒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挹高巖瞰大澤知此雖立止而恆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挂冠若不爾豈

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爲人圓通謙謹出處晏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惟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聲欣然有樂意竝早與之遊及卽位恩禮甚爲雷問不絕冠劍相望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宏景不出罹昔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絡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教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帝嘗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乃賦一詩答之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王衍字夷甫何晏字平叔以魏晉臨梁也梁武帝嘗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宏景傳曰後侯景圍在昭陽殿　時士大夫競談元理不習武事故宏景詩及

之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滿室曰氛氳滿山謚曰貞白先生　甲寅東魏以華山王鷙爲大司馬　魏以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司徒万俟洛爲太宰　夏四月乙未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爲太尉梁開府儀同三司之下又有開府同三司之儀　尚書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益患者宜速詳啟　戊辰東魏高盛卒

魏秦州刺史万俟普與其子太宰洛圍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人奔東魏考異曰普降一書帝紀在三月甲午典略在六月甲午今從之東魏事北齊周書帝紀北史襲紀在五月今從之丞相泰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河北謂門西河之北也　秋七月庚子東魏大赦　上待

魏降將賀拔勝等甚厚勝請討高歡上不許勝等思歸前荊州大都督撫衛史甯謂勝曰朱异言於梁主無不從請厚結之勝從之上許勝甯及盧柔皆北還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恩白是見禽獸南向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東魏丞相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舍舟自山路逃歸從者東餒道死者太半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主寶炬執勝手歎欲曰乘輿播越天也非卿之咎丞相泰引盧柔爲從事中郎與蘇綽對坐機密　九月壬寅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寇　魏以扶風王孚爲司空斛斯椿爲太傅　冬十月乙亥詔大舉伐東魏東魏侯景將兵七萬寇梁州魏收志梁置楚州治楚城領汝陽作賦城陽郡五代志汝南城陽縣梁置楚州周刺史桓和進軍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擊破之景乘勝重走霞之

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故能得其死力　十一月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　己亥龍北伐之師　宰亥京師地震生白毛長二尺　魏復改始祖神元皇帝爲太祖道武皇帝爲烈祖二祖廟號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　十二月東魏以幷州刺史尉景爲太保

壬申東魏遣使請和上許之　東魏清河文宣王亶卒考異曰國典云亶爲高歡所酖典略周太祖數歡罪亦云毅亶酖之北史皆無酖亶事而帝紀皆云亶薨今從之　丁丑東魏丞相歡檄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　癸未東魏以咸陽王坦爲太師　是歲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徵士阮孝緒卒孝緒字士宗七歲出後從伯舅之舅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誌以歸舅之姊瑗郭王晏之母性沈靜常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彈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乃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畏如此嘗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篤遘必當自歸孝緒果心驚而返合藥須生人髮舊傳鍾山有之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得忽見一鹿前行孝緒隨之而行果獲此草而鹿忽不見母服之而愈鄱陽王恢妃孝緒之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孝緒鑿垣而逃卒不可見王諸子爲渭陽之情歲時餽遺一無所納亦未嘗相見遂終身不識其面惟與劉歊歊音鄔又音孝又音虔劉訏日夕相招攜都下謂之三隱至是卒門徒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初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上中下三品其中篇所載止一百三十七人歊訏覽之而言曰昔稽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

待吾等成邓老緒曰所謂荀君雖少役事當付鍾君若棄車自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字歆訖果先卒孝緒爲之益二傳及孝緒亡訃兄潔錄其遺行附之篇末歆博學有文才而不娶不仕奉母事兄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歆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或疾病亦歆進藥輒先嘗其誠感如此訃即歆之族弟性亦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兄潔爲之聘妻兒曰成婚訃逃匿乃已訃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語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翛遠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訃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老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族祖孝標嘗稱之曰訃超超越俗如天半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

歲之梁穀寒年之纖纊也

丁大同三年（魏元寶炬大統三年東魏元善見天平四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

是夜朱雀門災上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左右竝相顧未答左僕射何敬容獨進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聞者嗤之上雖身衣浣濯而好左右華整嘗有侍臣衣帶卷摺上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乃益脩容止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奏之或譽月背爲之尷

東魏丞相歡軍瀦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軍廣陽（魏改志東累明元年置廣陽縣屬馮翊郡）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使窘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慶勝而驕今宜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城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過潤上中大通六年歡攻潼關元年歡兵又攻潼關今大舉而來兵未出郊謂吾徂自守耳無遠鬬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城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窘泰必矣行軍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陽若未有謀者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晉武帝避直事郎在尚書諸曹上之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瀦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邀輕銳潛出小關小關在潼關之左唐時謂之禁谷襲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

隴右辛亥詔魏主寶炬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窘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水經註曰桃林之塞湖水出焉其中多野馬三秦記曰其安東門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則牧華山休息林下馬牝澤蓄即此地也擊竇泰大破之士眾皆棄甲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辟孤延智少驍果有武力歡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歡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直前求至三十步雷火燒面延大呼繞浮圖逐雷火雷火遂滅延還鬚眉及馬鬃尾俱焦歡歎曰辟孤延乃能與霹靂鬬其勇決如此至是敗退歡乃使延爲殿（辟孤複姓）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鬬而進（杜佑曰商山在商州上洛縣）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企知之殺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窕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

岳及猛略杜弢走歸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逼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倪曺巡城企固守仍飲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弢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所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季式敖曹弟也）丞相歡聞之卽以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唐志京兆藍田縣有藍田關故嶢關也）歡使人告曰寶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既隆年齒又暮前途艱險抑亦可知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宜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

得以吾在東遂虜臣節也元禮於路逃還感父臨別之言與弟仲遵陰結豪右襲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泉企杜雖皆土豪鄉人悉輕杜而重泉室是果忠逆兩分盡　二月丁亥上耕籍田　己丑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中權將軍（中權將軍二百四十號之一也護軍將軍前淵藻爲左僕射謝舉爲右光祿大夫　魏槐里獲神甕（槐里縣漢屬扶風晉屬始平郡後縣後屬扶風）大赦　夏四月辛未東魏遷七帝神主入新廟（七帝謂武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孝文宣武）大赦　魏斛斯椿卒　五月魏以廣陵王欣爲太宰賀拔勝爲太師　六月魏以扶風王孚爲太保梁景叡爲太傅侯平王賀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武川王亮爲司空　東魏丞相歡遊汾陽之天池（水經註太原汾陽縣北燕京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淨鏡淨而不流山上有大池池在山原之上）得奇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以問行臺

郎中陽休之對曰六者大王之字王者當王天下河洛伊爲三川涇渭洛亦爲三川（涇渭洛之流關中之洛水今渭南縣坊同三州而入於渭）大王若受天命終應苞有關洛歡曰世人無事常言我反況聞此平愼勿妄言休之固之子也行臺郎中中山杜弼承聞勸歡受禪歡舉杖擊走之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時東魏欲與梁和好妙簡使臣將以報悛爲使主悛曰文彩才識吾不推李諧至於口辯翩翩諧乃大勝於是遣諧通以吏部郎中盧元明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副之秋七月諧等至建康上引見與語應對如流又與之游歷至放生處止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曰不敢亦不放上大慙語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過勅敕卿聲實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諧爲人短小而善於舉止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

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元明及隴西李神儁北海王昕宏農楊遵清河崔瞻爲首而神儁名更重帝在江南亦雅聞其名嘗云彼若遣李神儁來我當令劉孝綽往其見重如此孝綽者彭城人也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其父繪便令代草詔誥繪友沈約任昉范雲等並命駕先造之雲年長紿十餘歲卽與孝綽申伯季之好其子季才與孝綽年相等雲便令拜之昭明太子好士起樂賢堂首圖

白所謂左把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竝能詩文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悱婦文尤清拔號曰劉三娘一門才學之盛近古未之有也　寔月青州雪害苗稼　獨孤信求還北上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魏孝武西遷信上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貳心上以爲義禮送甚厚信與楊忠皆至長安上書謝罪魏以信有定三荆之功定三荆見上卷中大通六年　還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餘官爵如故丞相泰愛楊忠之勇語置帳下　魏宇文深勉丞相泰取恆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子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五代志雍州華原縣後魏置北天原原西戊子至恆農庚寅拔之雍州恆農郡後魏置有盤豆城戊子至恆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魏收志人

和十一年置陝州治陝城帶恆農郡後魏置北郡後魏西恆農澠池石城河北郡　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行臺侯景左丞楊侃自言父猛嘗爲郁郡白水令魏收志皇興四年置郡郡治白水縣五代志縣郡垣縣後魏置郡郡及白水縣裴慶孫傳部郡垣縣古棠邑春改爲二百餘里孔頴達曰垣縣有召亭四以名郡宋白曰絳州垣縣其地即召分陝之所今縣東六十里有郡原祠廟即古棠邑春改爲二十二年酋長伐晉取朝歌入孟門壁太行張武軍於滏口武軍於滏口亭即今磁州滏口是也後魏收志四年置雍州郡郡治洛陽縣本漢汾陽縣地城內有堆阜三俗名三堆城多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郡郡泰許之侃乃與十騎王覆憐等馳入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災冤老翁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

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言如舊作之客也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甯汝何爲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爲之華言敖曹返自上洛歡復以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爲西道大行臺侯景經略西也與敖曹及行臺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竇泰雄冀州則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牢敖曹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據梁魏泰常中置豫州治虎牢後得汝南置豫州以虎牢爲北豫州領廣武滎陽成皐郡據梁亦國寨之戲也劉昫錫戲博曰訶主人執握槊之器置于庶下曰主進者要約之義揖讓即次有博齒齒與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棱四均鐫以朱墨擲而合彩取應日月視其物止依以爭道是制也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居必投擲以博投謂之又頒朱世隆與元世遵握槊忽鬨局上談笑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慕之既而及禍李延壽曰握槊北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繫獄中爲此戲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貴召嚴祖敖曹不時遣柳其使者使者曰柳則易脫則

難敖曹以刀就柳刎之曰又何難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貴曰一錢漢言漢人之賤也隨之死敖曹怒投刀而貴貴走出還營敖曹鳴鼓會兵欲攻之侯景洛共解諭久之乃止敖曹嘗詣相府門者不納敖曹引弓射之欽知而不責閏月甲子以武陵王紀爲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爲後紀與湘東爭國張本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班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北屈後魏改爲會昌縣屬平陽郡隋改會昌爲吉昌縣屬臨晉縣時關中饑魏丞相歡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餽穀於恒農五十餘日

出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開恒農歡右長史薛瑒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圍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隔陝城粟不得出但嚴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之月麥秋至其民

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郁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雠如猘狗或能噬人耳渭曲葦深土深也且渭曲葦深土淖無所用力不如綴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眾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眾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檜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七　梁紀十三　二十一　思補樓

之不肯截去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游曆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眾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眾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欲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槊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逕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十二將李弼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獨孤信梁禦宇文貳也　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

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宮見也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閒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元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荊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刳刀於其腹言公彥日刳猶立也謂立物地中爲刳○刳音恣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眾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眾邀之斬獲甚眾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猗氏縣自漢以來屬河東郡丁度曰猗氏本虞國也後以猗頓富於此因爲猗氏縣左傳所謂郇瑕氏之地沃而近鹽其後猗頓居之用煮鹽起富遂以猗氏名縣而郇瑕氏廢矣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東魏泰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恭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汾州絳郡後魏置東絳州後周改爲絳州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圖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愼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杜佑曰洪洞故城在平陽北西固重崖控據要險則晉州洪洞縣古陽縣也脩義宿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洪洞嶺以名縣祖業不從修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修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

修設爲晉州刺史言河東薛谷行其赤爲東西魏宣力獨孤信至新安新安縣漢屬河南尹魏天平中分置新安郡屬洛州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走鄧信遂據金墉城孝武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水經註洛陽之南有新城縣嶺界有大石嶺來儀之水逕其南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虬在陽城陽城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魏孝昌二年置陽城郡屬洛州隋廢郡爲陽城縣唐登封元年將有事嵩山改爲告成縣世屬鄭州屬西京登封縣界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虬爲行臺郎中諏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舉城降魏魏收志天平初置潁州治長社城領許昌潁川陽翟郟武定七年改爲鄧州賀若葴姓魏都督梁迴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北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魏收志天平初置梁州治大梁城領陽夏開封陳留汝南潁川汝陽襄陽新蔡初安

襄陽城隸隨郡　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東魏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鄭先護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穆爲滎陽太守忠爲丞相府墨曹參軍　是月丙辰京師地震　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竟雄趙育是云寶攻魏潁川魏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遜西怡峯怡姓峯名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後魏置陽翟郡九域志陽翟在雒東北九十里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言雄等軍過潁祥帥衆四萬繼其後魏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昔賀若統陷沒吾謂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魏丞相泰以柳虬爲記室虬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

法明超后之意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密爲記注
徒開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
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
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
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
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
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

　　臣與太守蕭子顯卒子顯齊豫章王嶷第八子也偉容貌工屬
文嘗採眾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啟撰齊史書成奏之
詔付秘閣嘗爲自序其略云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
心已足若乃登高極目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驚

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凡所製作特寡忠功須其自來
不以力遒　是歲江南饑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四　起大同四年　盡大同十年

高祖武皇帝十四

戊午　大同四年　魏元寶炬大統四年　東魏孝昌二年置穆丁
魏元善見元象元年　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東魏楊郡陂中有巨象百至獲之送鄴魏收志孝昌二年置穆丁郡治下邑城屬徐州
卯大赦改元元象　二月己亥上耕藉田　東魏大都督吾無賀
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魏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
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請州魏梁洞堂孝寬趙繼

宗皆梁城西歸梁通在潁川韋孝寬在汝南未知道繼宗所築何城也
治襄　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東魏
城　洛州治洛陽乃帥百騎至大魏山班志河南郡密縣有大騩山魏收志密縣屬梁陽郡五代志梁陽郡新鄭
縣有大騩山　遇魏師百餘騎勇多置幡旗於樹顛夜分騎爲十隊
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文斬其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盧
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
也盧辯仕於西魏而勇仕於東　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魏以錄事
參軍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
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書盜
所賴卿等其分其憂耳乃悉召梁點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
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

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皆某等爲之所行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書其所在衰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戶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月之間諸盜咸懾首盡衰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竝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　初未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見一百四十卷晉通二年事魏詔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體漸驕倨雖信使不絕不復稱臣頭兵當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留侍中黃門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宿于聖親寵任事以爲祕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爲邊患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爲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又言於魏主寶炬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甲辰以乙弗后爲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爲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考異曰北齊帝紀止有高祖解丞相年月而無復故之文按興和元年談原有丞相田曹參軍信都芳蓋因邙山之捷而復也　柔然送女於魏主寶炬車七百乘馬駝二千頭至黑鹽池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而女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而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丁丑大赦以王盟爲司徒丞相泰朝於長安還屯華州　夏四月庚寅東魏高歡朝於鄴壬辰遷晉陽　五月甲戌東魏遣襄武侯景等將騎萬餘人寇潁川東魏高歡遣斛律金救之景等聞金至乙亥夜解圍去辛卯金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挾泰背罵曰龍東軍士兵打也荷子曰仁人之兵當之者潰鄰之者傷之者所過者化其義未詳謹皆據敗彼注很引東龍爲解考北史又作龍東龍之沽涇然存疑龍東胡也如衣服之沽涇然存疑施東胡疑其貴人搶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泰歸營與之相對泣顧左右曰成吾事者此人也封武安郡公賜以錢帛悉以分其十死擇廄內驄馬騣以賜之以穆所授泰者驄馬故也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盛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河陽南城在河橋南光城七陽

之地在灌水上流之南非指古淮南郡治壽春之淮南　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脂之得如來舍利大赦　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欻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寶炬將如洛陽拜園陵令信等先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次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亟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帥注曰穀城縣西臨穀水　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莫多婁姓　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過李弼達奚武於孝水五代志新安縣有孝水水經注孝水出鹿山之陰北流注於穀在河南城西四十里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眾送恆農泰進軍邊東邊東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干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不知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挾泰背罵曰龍東軍士挾打也荷子曰仁人之兵當之者潰鄰之者傷之者所過者化其義未詳謹皆據敗彼注很引東龍爲解考北史又作龍東龍之沽涇然存疑施東胡之貌陸德明曰東龍沽涇貌也如衣服之沽涇然存疑也　案句麗雖龍東龍而還耳楊倞注曰其義未詳謹皆據敗彼注很引東龍爲解考北史又作龍東龍之沽涇然存疑施東胡疑其貴人搶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泰歸營與之相對泣顧左右曰成吾事者此人也封武安郡公賜以錢帛悉以分其十死擇廄內驄馬騣以賜之以穆所授泰者驄馬故也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盛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河陽南城在河橋南

蝦蟇鳴於樹上　秋七月東魏荊州刺史王則寇淮南淮南郡光城七陽

月丙辰蕃始受命時也今從梁帝紀　六月辛丑日有食之　是夏東魏山東大水

淳北岸即北中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散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緘不得拔刀穿門弱也未徹未透也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舊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葛榮段葳葳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量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房申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絕東魏人情騷動人不自保或謂濟州刺史高季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既得避禍且不失富貴何爲坐受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顛危亡去不義若社稷傾覆當皆城死戰安能區區偷

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洛慷慨有氣節勇冠一世故魏人畏之歡乃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東西魏皆陳既大首尾縣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氣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卽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等金鼓不息戰也兵既交魏王思政下馬梁長矛橫擊一舉幅皆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

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岳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五安乃割衣裹創扶之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梁祚下馬步鬬左右勒棄馬以備介猝祚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介聲大呼以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圍之十餘重祚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莫敢進收之去祚可三十步左右勒射之祚曰吾前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祚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祚徐引還魏主至恆農守將已棄城走所廢降卒在恆農者相與開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梁祚追及泰於恆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祚字承先爾來吾無愛矣泰歡不得寢枕祚股然後安祚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遊諸將皆爭功祚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

安泰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蒲取之物既盡泰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曰先得盧者卽與之羣公將徧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誓曰王思政鎮恆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愚政容貌魁岸有籌策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爲賓客及登大位委以心膂封太原郡公大統後特爲泰所任委然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願挪卽爲盧若內懷不盡必爲神明所不佑便當殺身以謝所率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卽拔佩刀橫於膝上覽木奮袖而擲之泰急欲牽阻已擲得盧矣思政拜而受帶自此之後泰期寄更深　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閒聞魏兵收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皀弊甲敵

誅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
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
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于城伏德係咸
陽後魏置咸陽郡於石安縣石安縣秦之咸陽與咸陽太
趙石勒改曰石安五代志京兆渭陽縣舊曰咸陽郡與咸陽太
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降卒東魏之卒降於西魏散在
西還者也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曰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
賊壁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
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
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眾
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關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
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

詣軍門耳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
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入咸陽斬思慶禽伏德南度渭與
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
東魏太師歡曰晉陽將七千騎至蒲津未濟開魏師已遁遂濟河
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
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時播遷之後朝士流
亡魏之貴臣賈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
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
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京南謂洛京以南也延孫以澄

請伊洛爲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增京兆澄澗係爲東洛州刺史（西魏洛州治上洛以洛陽之地爲東洛州）配兵數百以助之澗係名祐以宰行澗係至潼關或謂之曰恐子此役難以言還澗係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遮之澗係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伊流戍伊川部治所隋改南陸渾縣下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南八十許里有三塗山伊水逕其今山在縣南崖口北三十里許西則非也）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魏收志天平中置新城郡治凡城竭南故城是又曰高齊置孔城防於壽安縣）洛陽以南尋亦西附別兵元魏以後中兵外兵又分左右帥徙兵三千出探運（探運者使之探木運入洛陽城也）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聞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魏收志天平中置新城郡治凡城竭北荊州五代志河南郡伊闕縣舊曰

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會北帶深壑三面阻險南臨洛水）伊闕縣東張白塢在宜陽西北水經注洛內軹縣有南故城是又曰高齊置孔城防於壽安縣）洛陽以南尋亦西附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楊伯蘭所殺景宣收其餘與東魏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嘗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與至營久之乃蘇澗係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係存之雖被追捕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時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游所德

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澗陽州（魏收志宜陽郡領宜陽金門鄧治宜陽）魏以前克州刺史許孝寬（寬宗縣漢舊縣魏郡後魏安平國後太守寶瑗太和二十一年立廣宗郡東魏屬司州平原太守許惇手疏令善學書者僞爲道恆與孝寬書論賂款之意又爲洛陽

有政績清能與諸刺史書褒稱謨等以勸之　夏五月甲戌東魏立永相歡女為皇后乙亥大赦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為司空　秋七月魏以扶風王孚為太尉　九月甲子東魏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冬十月癸亥以新宮成大赦改元興和　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　十一月乙亥東魏使散騎常侍于旟魏收來聘初南北通和東魏首遣李諧盧元明來聘上甚重之至是昕收復以才學見重一時上乃謂之曰盧李命世于魏中興未知後來復如何耳然收少規檢在館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因之亦各自買婢收喚取遍行姦穢館司皆為之獲罪上及朝臣皆稱收之才而鄙其行　東魏人以正光歷浸差一百四十九卷

普通三年命侯瞢郎李業興更加脩正　計佑曰漢之鄧崇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當時文學之士使

領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崔有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矽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至後魏始置祕書校書郎　以甲子為元號曰興光歷既成行之　散騎常侍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間洋柯南下俚洞交阯界委運人依阻深險各自為渠置置州郡紛紛甚眾故異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來歸附者徙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之　就彼土以土人為之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進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

日耗矣　魏自西遷以來歌樂散逸丞相泰命左僕射周惠達等以意斟酌定為樂名曰大同之樂頒下遠近康訛言天子取部鄧中北海唐瑾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冬十月癸亥大赦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為司入肝以飼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閉門持杖擊數月乃止」

大同六年　魏元脩正大統六年東魏元善見興和二年　春正月壬申東魏以廣平公厖狄干為太保　丁丑東魏主善見入新宮大赦　魏扶風王孚卒少有令譽侍中游擊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魏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卷奏之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為慈父鄰州號曰神君歷位太尉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丞相泰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斛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入室見則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

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泰撫手大笑二月己亥上耕藉田　魏鑄五銖錢　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鵲杜佑曰三鵲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十九里有平高城周以梁齊高齊於縣東北十七里置魯城以梁周將復荊州三年西魏梁沙苑之勝取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魏乙弗后既為尼居別宮郁久閭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為秦州刺史使乙弗后賜之官魏主寶炬雖限以大計而恩好不忘密令餐愛有追還之意會柔然舉國度河南侵時頗有言柔然以后故興師者魏主曰豈有興百萬之眾為一女子邪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賜乙乙弗后自盡乙弗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下康甯死無恨也遂自殺檗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

倘柔然不僕射周惠達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
謐議之羆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帥鄉里破
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怯怯
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郁久閭后遇疾殂　五月己酉魏行
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於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爲義州
以處之（按杜佑通典衛州汲郡古牧野之地魏孝文帝太和十七
年徙代郡於石濟之西故有河北馬場號永寧是時置義州治汲
州治汲郡陳城領五城義寧新安澠池陸渾農安陽金門郡五代志
汲郡汲縣東魏置義州僑置七郡二十八縣則七郡皆僑置於汲
縣界又據朱元旭傳時分河內汲郡二郡界扶風之地立義州以
置關西縣正之民後周武帝滅齊改義州爲衛州治汲）　庚
魏陽州武公高永樂卒　閏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己丑東魏封
皇兄景植爲宜陽王皇弟威爲清河王諶爲潁川王　六月壬子
東總華山王鷙卒　秋七月丁亥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象等來
聘　八月戊午大赦　九月戊戌司空袁昂卒昂字千里父顗敗

時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時年十五初顗敗傳
首建業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歐血
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昂容質修偉冠絕
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爲齊孫尊內史丁所生母
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稱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
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及仕梁累遷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
下在昂處寡言笑甚憚勉求昂出內人傳杯昂良久不出勉苦求
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閤啓勉曰我無少年老嫗竝是
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昂在朝
譽謂世號宗臣昭明太子卒立晉安王爲太子昂表言宜立昭明

長息歟爲皇太孫雖不見用擯聲朝野昂雅有人倫鑒游處不雜
入其室者號登龍門至是卒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勿上行狀及
立銘志上不許贈本官諡穆正公　冬十一月綏太師念賢卒
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於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
汗居伏俟城（胡破吐谷渾以伏俟城置西海郡其地有西王母石室青海鹽池即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其
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
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辛丑紀明堂　宏昌王梁介定爲其下所殺弟彌定立（考異曰梁帝紀作彌
泰今從典略）二月乙巳以彌定爲河梁二州刺史宏昌王　辛亥上耕
籍田　乙卯京師地震　魏幽州刺史順陽王仲景坐事賜死

三月魏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反（魏收志上郡屬門因城縣隋志延安郡有四城縣）大都督于謹討擒之　夏五月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等聘於
東魏　秋七月己卯東魏宜陽王景植卒　魏以侍中宇文測爲
大都督行汾州事（五代志謂泉郡後周置汾州隋改臨州治臨川縣）測深之兄也爲政簡
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臨州東接東魏管州界）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
命解縛引與相見爲設酒殽待以客禮幷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
人大慙不復爲寇汾晉之閒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
告測交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測爲我安邊我知其無貳志何得
閒我骨肉命斬之　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爲彊國富民之法大
行臺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
長拜罷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

夫所謂荷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執不從化二曰敎敎化者貴能扇之以清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耳目一時不可以充櫍椸之用也今之選舉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胄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然求賢之路自非一途凡所以得之涂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賢與不肖別矣五曰恤獄訟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甯赦有罪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甯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甯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往往而有凡百守宰可無愼乎六曰均賦役夫均者不捨豪强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閒所可造次必須勤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後以爲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當商大賈緣茲射利輸稅之民於是弊矣又若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强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秦甚重之常侍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遍六條及計帳不得拈官計帳見上卷　東魏詔整官於鄴趾閭議定法制謂之

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士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寶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蠹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胄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然求賢之路自非一途凡所以得之涂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賢與不肖別矣五曰恤獄訟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甯赦有罪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甯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甯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往往而有凡百守宰可無愼乎六曰均賦役夫均者不捨豪强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閒所可造次必須勤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後以爲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當商大賈緣茲射利輸稅之民於是弊矣又若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强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秦甚重之常侍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遍六條及計帳不得拈官　東魏詔整官於鄴趾閭議定法制謂之

麟趾格冬十月甲寅頒行之　己巳東魏發夫五萬築滏濱堰三
十五日罷　十一月丙戌東魏以彭城王韶爲太尉度支尚書胡
僧敬爲司空僧敬名虔以字行國珍之兄孫東魏主寧見之舅也
　十二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騫來聘　初交阯李賁世爲豪
右仕不得志同郡有幷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賦蔡撙爲吏部
尚書以幷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廣陽門出康城西面南頭第一門　韶恥之與賁
俱還鄉里補註蔡撙爲吏部尚書在天監末普通初則賁與韶之還鄉里亦當在此時　至是交州刺史
武林侯諮以刻暴失眾心沈約志永平部有武林縣宋文帝立永平晉穆帝升平五年分烏程立　時
資監德州五代志曰南郡梁簡德州　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諮輸賄于賁奔還
廣州上遣諮與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五代志梁
大通中割番州合浦縣立高州在隋海康縣界端州新興縣梁立新州　諮恢之子也　是歲魏又益

新制十二條宇文泰前已行二十四條今又益十二條故曰新制　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
絹不依舊式謂尺度不依舊式也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魏自喪
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獄因之以成霸
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小弁之詩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註云鞠窮
也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凡江河濟渡之處
悉以通往來曰梁　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俯濟儳僵又於幽滄青
四州傍海煮鹽軍國之資粗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
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　東魏尚書令高澄尚東魏主善見
妹馮翊長公主生子孝琬朝貴賀之澄曰此至尊之甥先賀至尊
三日東魏主幸其第賜錦綵布絹百匹於是諸貴競致禮遺貨滿
十室　魏扶風郡公王熊卒熊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也

世爲州郡著姓熊貲直木強處物不當州閭敬憚之太和中除殿
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滑厲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
鑒見熊雅相欽挹後遷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
辭優厚何爲致辭熊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地宅者皆有
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
耳熊性儉率不事邊幅鎮河東時嘗有綵使至熊爲設食使乃裂
去薄餅緣罷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遲
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慚又有客與熊食瓜客
削瓜侵皮稍厚熊覺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
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熊不暇命搥扑乃手自
取鞭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
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服其清潔　東魏臨淮王孝友表曰令制
百家爲族二十五家爲閭五家爲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
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獻食使狼將羊羊雖終爲狼所噬況羊少而狼多乎喻
族帥並緣侵漁閭帥閭帥又侵漁比帥比帥又侵漁其所領四家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
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
名不改三正鄉官李沖建議所置三長　而每閭止爲二比計族省十三丁得十二
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
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民之道也事下尚書
寢不行貲絹謂計貲輸絹番兵謂番代爲兵　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眾人多

信之

壬大同八年 魏元慶永熙元年 東魏孝靜天平元年 春正月敬躬據潞反改元永熙四年 梁書見興和四年 漢署官屬進攻廬陵遣孫章南方久不習兵人情擾駭豫章內史張綰募兵以拒之綰纘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司馬王僧辯中兵曹子郢討敬躬受綰節度三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斬之僧辯神念之子也該博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左傳 補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 馬溫甲如櫛齒相比曰札 而容淩雲之氣 魏初置六軍夏四月丙寅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幷州刺史 十二月甲寅朱渾恕討於蓽後行人皆遍啟求市綿獨守清倘梁人重其廉潔 五月辛巳東魏丞相歡朝於鄴司徒孫騰坐事免乙酉以彭城王韶錄尚書事侍中廣陽王湛為太尉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徒初太尉尉景

與丞相歡同歸爾朱榮見一百五十卷大通二年 其妻歡之姊也自恃勳戚貪縱不法為有司所劾繫獄歡三詣闕泣請乃得免死丁亥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歡往造之景臥不起大叫曰殺我時趣邪景妻昭歡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汝水胝生因出其意歡撫景而拜謝之因而誡景曰此後無貪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歡笑不答辛卯以庫狄干為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為大司馬封祖裔為尚書右僕射六月甲辰歡還晉陽 八月庚戌東魏以王盟為太子詹事景為兼尚書僕射河南道大行臺隨機防討 魏以王盟為太子略為主帥子雄之眾攻廣州西江督護高要太守吳興陳霸先帥精甲三千救之 高要縣漢屬蒼梧梁置高要郡領高要縣梁州治所元和郡縣志曰端州高要縣西南十二里 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守玉璧以斷其道 杜佑曰玉璧城在絳州稷山縣西南十二里

當授以幷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璧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饑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浦阪丞相黎出軍蒲阪至皁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幷州刺史 十二月魏主寶炬封於華陰大享將士丞相黎率諸將朝之起萬壽殿於沙苑北 魏紀州北迫於胡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氷寇掠有司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民殊以為苦丞相黎乃以金紫光祿大夫宇文測行州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而於要路數百處竝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至是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辛亥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楊斐來聘 孫悶盧子雄討李賁以春瘴方也請待至秋廣州刺史新喻侯映不許武林侯諮又趣之悶等至合浦死者十有六七 趣讀曰促瘴熱病也南方瘴熱春氣深則瘴氣染之者必死軍行尤畏之眾潰而歸映憐之子也武林侯諮奏悶及子雄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收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皆雄豪任俠主帥厭陵杜天合謀於眾曰盧公待遇我等甚厚今見枉而死不能為報非丈夫也我弟倍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祭盧然後待罪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眾咸慷慨曰是所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倍明新安周文育等詣先侯景為兼尚書僕射河南道大行臺隨機防討 魏以王盟為太子略為主帥子雄之眾攻廣州西江督護高要太守吳興陳霸先帥精甲三千救之

要道視遼曰西江糧運所經尋陽豫章柵等州入甘州界合桂江漢武帝自巴蜀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即此水路子顯曰廣州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名督護通專征討之任大破子略等殺天令捕誅即文育霸先以倘叨文育驍勇過人釋之以為主帥詔以霸先為迫閤將軍

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　東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為侍中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飲酒自娛泰相歡欲用為僕射世子澄言其放蕩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汝勿飲酒當謂執事者曰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生

癸亥　大同九年　魏元寶炬大統九年　東魏孝靜帝元善見武定元年　春正月壬戌東魏大赦改元武定　閏月丙申地震生毛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

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遷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奏令改選暹方為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構己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豔而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澄見而挑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尋出為北豫州刺史陰謀外叛丞相歡疑之遣嶺城客壽興與軍事嶺城之職猶防城部曲　仲密但知民務仲密荒酒延壽興伏壯士執之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匈其命終須與活手言必輔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為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為歡屬其子澄令防彭樂張本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為右軍令狐德棻曰若干之先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

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運去與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財爲懷州刺史（魏收志天安二年置懷州於河內太和八年罷大平初復置領河內武德二郡）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考異曰興略作尉興東魏軍士有逃歸者告以歡所在黎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墜及因宇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旁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前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謂其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愼莫緻稍畏死送大呼獨入斫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舍刀而還如是數

（考異曰北齊書神武帝紀云百山大同九年）

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嘗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逐坐人指當時持文墨議論者但能補闕逐坐談而坐食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謙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舉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

獲之收其書云宏速去縱諜入城光宅遣於思北豫洛二州復入於東魏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唯不赦高仲密家來相歡以高乾有義勳請把兵於信都以奉歡而高昂死王事（謂戰死於河陽也）季式先自告（謂先自水安背歡也告謂告發也）背爲之請免其從坐侯景之拔虎牢獲高仲密妻子送鄴仲密妻李氏當死高澄盛服見之曰今日何如李氏默然遂納之（高澄自漁色使宗勤外叛其父幾死於兵長惡聲由李氏豈天也歟）乙未以侯景爲司空　秋七月魏大赦以王盟爲太傅廣平王贊爲司空　八月乙丑東魏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爲大司馬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渾等來聘　冬十一月甲午東魏主

善見狩于西山乙巳還鄴高澄啟解侍中東魏主以其弟幷州刺史太原公洋代之丞相歡築長城於肆州北山西自馬陵東至土（馬陵盛東魏道成之地九域志代州崞縣有土墌寨○墌音發）四十日罷　魏河北太守裴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粟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竝收庸直爲市官馬成時既積馬遂成群至是諸牧守共謁丞相泰泰命俠別立廐（魏收志洞北郡寧陵州本漢皆河東郡之洞北縣地也騎盛郡後爲縣屬河東郡）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泰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

甲子大同十年（魏孝靜帝元善見武定二年）　春正月辛亥朔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　三月癸巳東魏丞相歡巡行冀定二州校河北戶口損益因朝于鄴　甲午上幸蘭陵謁建寧陵使太子入守京城

辛丑謁修陵（晉南渡葬於京口南蘭陵郡於延陵建帝陵梁紀曰建陵皇后陵皇后陵也在陵也）　丙午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爲太保　己酉上幸京口城北固樓更名北顧（鎮江府圖經曰京口城因山爲壘緣江爲池周回九里有京口又府治東五里有京城晉郡邑也以此北固山在府北一里連鎮下臨長江即府治所謂及甘露寺基蕭正義曰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遊軍實帝登望久之日此嶺不足須固守然於京口實乃壯觀於是改曰北顧）　庚戌幸同泰寺宴鄉里故老及所經近縣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壬子東魏以高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元弼爲錄尚書事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尚書令侍中高洋爲左僕射丞相歡多在晉陽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募也委以朝政鄴中謂之四貴其權勢熏灼中外率多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武實罰皆稟於澄

孫騰見澄不可盡敬澄叱左右牽下於牀築以刀環立之門外太原公洋於澄前拜高隆之呼爲叔父澄怒罵之歡謂羣公曰兒子浸長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下見澄無不聳懼庫狄干澄姑之壻也自定州來謁立於門外三日乃得見澄欲置腹心於東魏主善見左右擢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侍郎澄每進書於東魏主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東魏主報澄父子之語亦必與季舒論之曰崔中書我乳母也季舒挺之從子也　夏四月乙卯上還自蘭陵　東魏以散騎常侍高季式爲侍中季式襲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李元忠生平游款及在濟州夜飲忽憶元忠時元忠在光州便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

又承相歡之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往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竝開關爺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耶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暗君謔與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緊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俱脫車輪更暗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大將軍澄白魏主善見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謀集其被優遇如此　五月甲申朔魏丞相泰朝于長安　甲午

東魏遣散騎常侍魏季景來聘季景收之族叔也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鄴下時邢昕稱有才學與子才相伴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　尚書令何敬容妾弟盜官米以書屬領軍河東王譽譽封書以奏丁酉敬容坐免官敬容久處臺閣職隆任重而淺於學術廣通苞苴有無貽者略不交語光祿大夫江革次子從爵作采荷調以刺之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以是敬容敬容不覺唯歎其工及是免官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爽其爲士人所見疾如此　東魏廣陽王湛卒　魏琅琊貞獻公賀拔勝諸子在東者永相欲誅殺之勝憤恨發疾而卒勝少有志操善騎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嘗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自拔重位始愛墳籍乃召引文儒討論義

理性又迴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名位素重見丞相泰不拜等而自悔泰亦有挫焉後從泰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於池上泰乃援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泰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泰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泰焉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真大勇也　秋七月魏更制衡度量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總爲五卷頒行之（二十四條并新制十二條總爲三十六條）搜簡賢才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遷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汙東魏丞相歡啟以司州中從事宋游道爲御史中尉（五代志後齊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爲之以遊

道爲尚書左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御史臺謂之南臺尚書省謂之北省杜佑曰御史臺在宮闕西南故曰南臺尚書省在北故曰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遇之過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以暹不讓而坐觸再行卽辭去澄留之食遲曰遽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澄降階送之他日澄與諸公出之東山（時於鄴都西東山爲遊宴地）遇暹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以永相歡故人當重任意氣自高與太師咸陽王坦鬬貨無厭遲前後彈子如坦及幷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等罪狀無不極筆宋游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澄收子如繫獄一宿髮盡白辭曰司馬子如從夏州策杖投相王大

通四年歡破爾朱氏召子如於紐
州發軍擊鄧叛逆夏州東歸也　王給露車一乘谷粋牛犒賚
角也○粋音翠　卷又音權　懽在道死唯徐仲存此外皆取之於人丞相歡以書
敕澄曰司馬令吾之故舊汝宜寬之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
子如懼曰非作事邪翟澄發八月癸酉削子如官爵九月甲申以
澄陰王晫業為太尉太師咸陽王坦以王還第元羨等皆免官其
餘死黜者甚眾人之歡見子如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蝨
賜酒百餅羊五百口米五百石高澄對諸貴極言褒美崔暹且戒
厲之丞相歡嘗與鄴下諸貴曰崔暹姑憲孝咸陽王司馬令皆吾
布衣之舊尋實親瞻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
宋遊道奏駁尚書遷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令
僕以下皆側目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給事黃門侍

郎楊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
除名澄謂遊道曰卿早從我向幷州不爾彼經略殺卿遊道從澄
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郎　己丑大赦　東魏以喪亂之後戶
口失實徭賦不均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為括戶
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十一
月甲申以高隆之錄尚書事以前大司徒婁昭為司徒　東魏西
河地陷有火出其中　庚子東魏王謁見祀圜丘　東魏丞相歡
襲擊山胡破之山胡聚汾州山中稽胡也俘萬餘戶分配諸州　是歲東魏以
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自梁魏通好魏書每云想彼
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上復書去彼字而已收始定書云想境內
清晏今鄰里安和上亦效之　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梁紀十五　起大同十一年盡中大同元年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五

乙大同十一年　魏元寶炬大統十一年東魏元善見武定三年　春正月雷震華林園光殿殿重霤閣上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　丙申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奨來聘　東魏儀同爾朱文暢與丞相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等謀因正月望夜觀打毬戲作亂殺丞相歡奉文暢爲主事泄皆死文暢榮之子也其姊敬宗之后及仲禮姊大車皆爲歡妾有寵故其兄弟皆不坐歡上書言幷州軍器所聚勃須女功請置宮以處配沒之口又請納吐谷渾之女以招懷之　吐谷渾國於西魏西南高敷延境納其女以招懷之蓋欲借其力以侵擾西魏　未賞吐谷渾可汗從妹爲容華　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李延壽曰突厥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臣役柔然世爲金山小不忍若之乃刖足斷手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復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狼臨其中生十男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其一也最貴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金山形似兜鍪俗號兜鍪突厥突厥因以爲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誘步兒第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須所生也此說雖殊終狼種也俗謂大昌曰金山形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至其曾長十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國人皆哭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三月乙未東魏丞相歡入朝於鄴百姓迎於紫陌都都記紫陌在鄴城西北五里歡握槌遍手而勞之曰往日劬勞今日富貴無法官莫可舉劾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遍良馬遍拜馬驚走歡親擁之援以攀東魏主等見宴於華林園使歡揖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遍一人可勸幷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時於華林園宴射賜歡物千段歡請回以賜遍高澄勸王退謂遍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然遍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寵妹玉儀不爲其家所齒爲孫騰妓騰又棄之高澄遇諸途悅而納之遂有殊寵爨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遍必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遍諂事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遍愧恚刺隧之於前謂之名紙唐李德林曰盛人務加禮改其術使把居之狀門狀澄問何用此爲遍慙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遍停入見之季舒語人曰崔遍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然遍亦頗能薦引人士嘗言邢子才宜任府僚委之機密澄因徵子才甚見親重子才於言論之際或多不滿於遍澄不悅謂遍曰卿每稱子才之長子才則專言卿短此癡人也遍曰子才言遍短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東魏大赦　魏宋王盟至盟委度宏雖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主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　晉氏以來文章競爲浮華魏

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寶炬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尚書卻著作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東魏散騎常侍李繪使梁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虎民常患之繪欲脩檻遂因鬬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虎因鬬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

家給人足丞相歡東巡都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郎中陳元康喻慰之曰孤在晉陽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次河開太守崔諶特其弟逞勢從綸乞麋角鴆羽綸答書曰鴆有大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綸質性方直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而沈屈　上遣交州刺史勃暴討李賁以陳霸先爲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會暴於西江五代志鬱林郡梁置定州勃知卑土惲遠役因詭說誑暴暴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由宗室諱李賁之叛由武林蔡諱也事見上卷七年　遂使洞亂數州遁誅累歲定州欲徙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窮困邑宰則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守宰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

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琛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蠕蠕無知識也阿那瓌封爲蠕蠕王雖曰以爲國號實貶之也至高歡錄其女號曰蠕蠕公主則猶以爲國號不復以爲貶稱矣參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魏北史彭城太妃鄧下館魏北史彭城太妃鄧白日宋井城今并州陽曲縣理又曰代州即古陰館城有上館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極而拜謝妃曰彼將賢之願絕勿顧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可畢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歡輿疾就之　冬十月乙未詔有罪者復聽入贖天監三年除贖罪科見一百四十五卷　東魏遣中書舍人尉瑾來聘　東魏丞相歡請釋邙山俘囚桎梏配以民閒寡婦　十二月東魏以侯景爲司徒中書令韓軌爲司空戊子以孫騰錄尚書事　魏築圍丘於城南　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謂東魏通和也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謂淮汝滄泗新復州郡梁置定州郡在邊關之外者　郡不堪州之控摠緣不堪郡之百倉東魏也戍不堪命各務苞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窮困邑宰則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守宰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詩魯頌曰魯侯燕喜鄭氏箋云燕飲也　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羅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露臺之產謂百金也露臺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　而賓主之間

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
恒待和戎今畜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
貪污爭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
便已消散蓋由宴酣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
資所費事等邱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者少如復
傳蜚增其搏噬（音罷官家食之人復出爲官舊不能畜飛之鳥復傳之羽翼也）何悖哉其餘淫
侈著之凡百習以風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遵白安可
得耶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
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彊而爲之苟以寫素爲先足正
彫流之弊矣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
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雌辰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

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瘢擘肌分理（吹毛以求其疵擘肌以深
刻爲能以羅逐爲務（羅謂逮者擒到其過失而斥逐之也）獨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
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誠願賢其公平之
效體其寬恕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徵倖之患矣其四以爲今天下
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務農費息則財聚應內
省職掌（補註言一應內省中職掌也）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
治理事之所置舍止之所（邸謂諸王列第及諸郡朝宿之區肆市列也閑容禮樂車服旗章也戎備用兵之器備也）四方屯
傳郵置傳舍也（傳驛傳也）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
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
民則無以聚力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
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

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卿又云女妓越溢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竝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追恨所收之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越勇怯不同貧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得不更重任亦非朝廷爲之傳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宂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彫飾之物不入於宮受生

不飲酒不好音聲雜比日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見也朕三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纔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殷肱惟人貢臣惟聖向使朕有殷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品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及深刻繩逐竝復是誰又云治署郵肆何者宜除何者宜減餘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强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竝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卿聞重泰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上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啟及之上惡其穢實故怒琛幼孤家貧嘗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閑則習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可食遂精三禮年二十餘問道者稍眾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講授禮樂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到溉爲行事聞琛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會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

理該贍溉歎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頹然普通中始應辟命時年已四十餘矣帝聞其有學術召見與語悅之累遷散騎常侍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在於讒佞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爲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爲盛德日昃之勤爲至治君道已備

無復可加羣臣歲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殺邦絕祀爲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魏東陽王榮爲瓜州刺史（五代志敦煌舊置瓜州與其壻鄧彥偕行梁卒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各州之大姓皇魏皇族首望者又一州皇族之首）彥殺康而奪其位魏不能討因以彥爲刺史屢徵不至又南通吐谷渾丞相泰以道遠難於動眾欲以計取之以給事黃門侍郎申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鼠使（兵從不多故曰使）不以爲疑徵遣人微勸彥歸朝冀揣其意彥不從徵又使贊成其畧（畧計畧也）計彥信之遂來至館徵先與州主簿敦煌令狐整等密謀執彥於坐賣而縛之因宣詔慰諭吏民且云大軍續至城中無敢動者遂送彥於長安泰以徵爲都官尚書　東魏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陽敬惠伯李元忠卒元忠少厲志操居父喪以孝聞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晉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

甄中大同元年（是年夏四月方改元爲中大同甄元濟）末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鬬隧中其一被傷奔走赤蟲食陵樹葉略盡　癸丑楊暾等克駱甜城李賁奔新昌獠中諸軍頓於江口（江口伽藍歷江入海之口）　二月魏以義州刺史史寧（光是東西繞爭）爲涼州刺史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義州史常先入城據之西魏因以爲刺史成慶以應之晉昌民呂興殺太守郭肆以郡瓜州民張保殺刺史（五代志西城郡石泉縣舊置晉昌郡及瓜州晉昌縣漢敦煌郡之冥安縣舊置晉昌郡及玉門郡）召集豪傑遣保罪狀馳還襲之先克晉昌斬呂興進擊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棄保來降保奔吐谷渾眾議推整爲刺史整曰吾屬以張保逆亂恐罔州之人俱陷不義故相與討誅之今復見推是效尤也乃推魏所遣使波斯者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丞相泰以申徽爲瓜州刺史召整爲壽昌太守（五代志西城郡石泉縣舊應保（劉昫唐志瓜州晉昌縣漢敦煌郡之冥安縣舊置晉昌郡及玉門郡）實安縣因改晉昌爲永興隋改爲瓜州改實安爲常樂貳縣）

日永樂置晉昌郡西魏改爲石泉　封襄武男整帥宗族鄉里三千餘人入朝衆從容謂整曰鄉遠祖立忠而去鄉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道也不爲王莽屈其子孫避地河右故泰稱之云後整從泰征討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六月庚子東魏以司徒侯景爲河南大將軍大行臺　辛丑竟天有聲如風水相擊　秋七月壬寅東魏遣散騎常侍元廓來聘　甲子詔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不坐　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爲貨上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杜佑曰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參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錢並行）糞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

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破嶺在今鎮江府丹楊縣秦始皇所鑿即破岡也）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百錢丙寅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莊子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頃聞外閒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謫運者以謫發之轉運質作質其身使居作皆役之三年此古所謂三歲刑也）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季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邵陵王綸爲丹楊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八月以綸爲南徐州刺史　東魏丞相歡如鄴高

澄還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石經見五十七卷（蘇鑒帝嘉平四年　魏徙幷州刺史王思政爲荆州刺史使之聚諸將可代鎮玉壁者（西魏置幷州刺史僑治玉壁　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晉州屬東魏韋孝寬鎮玉壁）丞相歡悉聚山東之衆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　李賁復帥衆二萬自獠中出屯典澈湖（湖亦當在新昌郡界考異曰典略云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渡武平江據新安村今從陳帝紀）軍懼之頓湖口不敢進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梁武帝普通三年夏五月出師至是幾一年故自謂師老）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孥生全今藉其厭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爲摧殄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棄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

潰賁入屈獠洞中　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詧上屯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時平足以樹根本遇亂可以圖勳功乃克己爲政撫循士民敷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爲詧據襄陽張本）　上日更驕侈務爲奢靡嬖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錯註梁律有五歲刑四歲刑半歲刑二歲刑一歲刑三歲刑二歲刑一歲刑百日刑）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任謂其人巧力所任也之攻木任攻金者則役之攻皮者則役之攻木者則役之攻金者則役之攻皮者則役之設色者則役之設色任塗塈者則役之塗塈任設色者則役之攻其無任者著

升城梁武帝定州科條欲左右註者以升城易以升城易以木瑟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旨因徒有力足以行賂者則守吏詭言疾病權解其械更增械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移汾水上流決而激於城南起土山欲突之以入城不使近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史記日者傳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註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爲孤辰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爲虛賢曰對孤爲虛元女謂黃帝曰對孤爲虛法避孤擊虛衆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斬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灰欲有石地道內者寨柴投火以皮排吹之排韋囊也一鼓皆焦爛鼓排吹之所以吹火入地道故敵人在其中者皆焦爛　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經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沸油加火以燒布幷欲焚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此所謂鉤刀也杜佑曰鉤竿如槍兩旁有曲刃可以鉤物火竿將至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於前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蟻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勢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貉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延賞之子也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歡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爲二家開鑿魏自東西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蟲陣鬬占者以爲人鬬以此決勝負至是黃蟲盡死　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歡驚皆嗚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領河內郡王廣縣舊名長平有齊子嶺有軹關杜佑曰按齊子嶺在今王屋縣東二十里周齊分界處魏建州刺史楊摽鎮軹南恐其寇邵郡先是

按古樂府有其辭云牧馬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余謂此後人妄爲之耳敕勿與鮮卑雜斛律金出於敕勒故使之作敕勒歌若高歡則習鮮卑之俗者也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魏太子少保廣川縣公宇文測卒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曾被竊盜州縣擒盜幷所失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既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賴其力　魏大行臺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宏治道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閒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卽還啟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

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蘇綽武功人　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五代志馬嵩縣有武功鄉里）

湖部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孫愐曰馬翊有九龍泉泉有九流同爲一流因以名州）泰於車後酹酒言曰弟嘗得其力每軌小簞宣窮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習以遺汝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段韶字孝先）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潘樂廣爾志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暇庀落於手衛人也（附鄧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更名樂而以相貴爲字樂齊書或稱樂或稱相樂未詳何義通鑑因之皆稱相樂今悉去相字）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明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六 止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六

丁亥 太清元年 是年四月始改元太清魏元嶽炬大統十三年東魏元善見武定五年 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壬寅荊州刺史續崇貪婪極意聚斂故繹爲都督荊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續崇貪婪極意聚斂故金帛內盈倉廩外實踰終有啟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獻金銀器千餘件 中錄事參軍掌錄衆事在左右親近者也 上方知其富因問宣融曰王之

金盡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上意乃解子應不悉言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豈以乞汝初湘東王繹爲荊州刺史有微過續代之以狀聞按繹在荊州有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得賞戶禁重細具狀以聞繹 李氏行時得賞戶禁重細具狀以聞繹 李氏行時得賞戶禁重細具狀以聞繹

頁東豫州刺史邵元德洛州刺史爾朱渾潁陽州刺史樂恂北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降結私國勉相影會謀詔太清紀又有兗州刺史胡延猴州刺史傅士哲揚州刺史可足渾洛無邪子才與略有司州刺史庫狄暢無高成暴顯詔季昌頗有渾願業拘梅季昌今依梁書而梅季昌北之地　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寖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丁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爲人少夢若有少必實异曰此乃宇宙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誠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爲太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宏正等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丁亥上耕籍田　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捨身如大通故事仍方捨身時有一男子不知何許人手大眾中自割身以飴飢鳥血流徧體而顏色不變又有沙門智泉以鐵鉤挂體從空懸一日一夜端坐不動聞講日有三足烏集殿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繞梁三匝三飛三集白雀一見于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於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既流通益甚境內化

之遂至喪亡云　甲辰澄司州刺史羊鴉仁棄安州刺史王神念志梁置仁州治赤坎城帶臨淮郡領已吾州刺史湛海珍等義城縣已吾之下註云州郡治北代末彭城郡太清紀又有兗州刺史胡延猴州刺史傅士哲揚州刺史可足渾洛無邪子才與略有司州刺史庫狄暢無高成暴顯詔季昌頗有渾願業拘梅季昌今依梁書而梅季昌北代末彭城郡太清紀有兩豫州蒼前官也　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後州徐事燕趙　齊謂青州宋謂北之地　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寖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丁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爲人少夢若有少必實异曰此乃宇宙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誠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爲太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宏正等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丁亥上耕籍田　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捨身如大通故事仍方捨身時有一男子不知何許人手大眾中自割身以飴飢鳥血流徧體而顏色不變又有沙門智泉以鐵鉤挂體從空懸一日一夜端坐不動聞講日有三足烏集殿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繞梁三匝三飛三集白雀一見于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於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既流通益甚境內化

眾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頴川　甲辰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爲太師錄尚書事孫騰爲太傅汾州刺史賀拔仁爲太保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司空韓軌爲司徒青州刺史尉景爲大司馬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司空僕射高洋爲尚書令領中書監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爲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爲右僕射戊午尉景卒　東魏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荊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略魏以求救東魏東荊州治北陽城荊州治長社時蕪北兗州唯北荊州治伊陽與西魏接境豈史家誤以荊爲兗耶　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敗詐雖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永相黍聞之加景大

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開府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貴之還中兵參軍柳昕奉啟於上以爲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釜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爲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卽棄今以西悉臣控歷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救竟上各脩軍兵與臣影響言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彼此相應不失機會也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爲大司馬　六月戊辰以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擊穰城使範擊魏荊州欲以應接侯景　東魏聽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乙巳引兵還鄴考異曰周書帝紀三月李弼救侯景今從典略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稍略地引兵出屯懸瓠景引兵出潁川以東盡據之本　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及都督今從典略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稍略地引兵出屯懸瓠景引兵出潁川以東盡據之本　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五代志河南宜陽縣後周分置熊耳縣同軌郡周齊以宜陽爲界以同軌名郡者言特自此出兵以混壹東西使天下車同軌也　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仕居上將位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之禮不足恭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豈可盡節於朝廷今罪狀之以兵罪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陰

懼大都督留守於鄴使黃門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顯之子也高顯見一百四十七卷天保七年　丁丑澄還晉陽始發喪　秋七月魏長樂武烈公頻使敦諭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高澄將如晉陽以弟洋爲京若干惠在憲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卒不懷恩人思效力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丞相泰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縞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平泰聞之卽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丁酉東魏王築勑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仕居上將位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之禮不足恭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豈可盡節於朝廷今罪狀之以兵罪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陰懼大都督留守於鄴使黃門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顯之子也高顯見一百四十七卷天保七年　丁丑澄還晉陽始發喪　秋七月魏長樂武烈公頻使敦諭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高澄將如晉陽以弟洋爲京若干惠在憲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卒不懷恩人思效力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丞相泰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縞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平泰聞之卽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丁酉東魏王築勑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仕居上將位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之禮不足恭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豈可盡節於朝廷今罪狀之以兵罪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陰懼大都督留守於鄴使黃門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顯之子也高顯見一百四十七卷天保七年　丁丑澄還晉陽始發喪　秋七月魏長樂武烈公頻使敦諭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高澄將如晉陽以弟洋爲京若干惠在憲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卒不懷恩人思效力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丞相泰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縞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平泰聞之卽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丁酉東魏王築勑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仕居上將位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豈不知君臣之道有虧忠義之禮不足恭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豈可盡節於朝廷今罪狀之以兵罪唯侯景不爲池中之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州改合肥爲

合州後漢豫州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治汝南度石氏強豫州刺史鎮蕪湖毛寶治邾城趙胤治牛渚謝尚鎮歷陽又進馬頭桓沖戍姑孰桓溫不常厥居也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悉屬豫州豫州基址因此而立永初二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然猶治壽春也大明以後豫州治歷陽淮南豫州治壽春也大明以後豫州治壽春齊東昏時裴叔業又以壽陽附魏遂以歷陽降豫州至帝天監中韋叡克合肥以爲豫州後復壽陽又徙豫州復爲治今得壽氓之間一彼一此易置州郡類如此矣以鴈仁爲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爲殷州刺史鎮項城故東魏之北揚州爲殷州　八月乙丑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异取急在外在外謂軍旅休戰之閒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杖且陛下背登北願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

骨肉爲讎首　江鄧陽南徐之地爲江左豫南豫之地爲江右朱异告帝以陽鄱陽而不知侯景自壽氣而不知侯景自壽陽舉兵天那人那　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如何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率襜輿襜輿者輿擡施擇人以肩舉之○襜音昌施版屋冠以牛皮上闢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爲都督自淵明以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爲都督　辛未東魏高澄入朝於鄴固辭大丞相昭爲大將軍如故餘如前命甲申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爲穴　魏收志魏郡臨漳縣有鼓山成安縣後齊分臨漳置宋白曰成安縣本漢斥邬縣地春秋時齊侯遷也土地斥鹵故曰斥邬其地在鄴北齊分鄴置成安縣按臨漳縣亦分鄴縣所置　納其柩而瘞之殺其葬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戊子武州刺史蕭弄璋攻東魏磁泉呂梁二戍拔

之五代志下邳郡下邳縣梁曰睢政置武州魏收志彭城郡呂縣有呂梁城水經注曰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　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遵深道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妾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二邦謂梁及西魏也揚旌北討熊豹齊驅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卻仍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巍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　東魏王善見美容儀膂力過人能挾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厭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東魏主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東魏主設法會棄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東魏主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東魏主動靜大小皆令季舒知之

初初中書監令又置通事舍人黃門郎及晉改曰中書通事舍人魏黃初中中書置監令又置通事舍人黃門郎即中書之任也按二書皆謂黃門中書通爲一官而五代志紀北齊黃門侍郎屬門下省中書侍郎屬中書省分爲二官高澄以崔季舒爲中書黃門郎者蓋澄欲使季舒伺察帝動靜帝以爲黃門郎則侍從左右以爲中書郎則典掌詔命故兼帥二職也　澄與季舒書曰擬人比復何似凝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東魏主嘗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順監衛都督高氏置此官以監衛所以防制其君者也烏那羅虜三字姓　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東魏主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　澄怒曰朕

朕狗腳朕使崔季舒毆東魏主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東魏主東魏主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尊亡子房奮秦帝仲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東魏主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驚之子也東魏主謬爲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東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孝嬪東魏主正色曰自古惟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澄乃

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東魏主於含章堂壬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補曰此上指梁武帝而言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礪椒之言上若有非常之衆亦當把兵於盾鼻上磨墨作檄以聲其罪上甚不平及卽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妨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爲塔寺奢費上大怒欲棄朝衆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爲中書監欲用濟爲侍講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及敗侍中楊遵謂之曰聖旨何苦復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辨曰濟嶽鄴也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愛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愛也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

係無異也乙酉以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岳梁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嗷豬腸兒何能爲閒高岳來曰此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爲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卽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郎澄以廷尉卿杜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爲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曰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雖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襄駐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棄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魏收志梁置潼州武定七年改曰唯州治取慮城領縣一陽毅陽雖南南腸陰臨潼郡五代志下邳郡夏邱縣東魏置臨潼郡梁置潼州）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

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魏收志景明中置譙郡於譙城孝昌中陷領南譙汴龍元嶺城下蔡臨渙蒙郡五代志譙郡山桑縣後魏置渦州渦陽郡東魏改曰譙州）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爲今過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皆曰善伯超乃使具尺馬載其愛妾自隨其子威方將赴戰伯超使人召之遂遁還貴孫乃獨帥麾下奮力血戰遂斬首二百級東魏兵大敗而逃初梁人將與東魏戰侯景戒之曰逐北不得過二里紹宗將與梁人戰以梁人輕捍恐其眾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兩擊其背至是東魏兵奔北蓋實敗而走也梁人不用景言棄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其擒擊之梁兵遂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等皆爲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證

寢臣者張僧胤曰朱异啟事上駁之（非時啟事故駁）遂起升內至文德殿閱异曰邊山失律上聞之怳然將墜牀僧胤扶而就坐乃歎曰吾輕者及聞紹宗來卽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得無復爲晉家乎郭鳳退保濟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棄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壓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恢止戈之心上宰運兵車之命（元首謂梁主上宰謂高歡）遂解攀南冠（左傳楚伐鄭鄭人囚楚師四勛公鍾儀獻諸晉晉人因諸軍府言侯覲於軍府見鍾儀操楚音問曰南冠而絷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命稅之使歸合晉楚之成）喻以好睦大同三年梁初與東魏通和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爾侯景先降西魏也）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數暴惡盈側首無託（謂侯景不見以金陵遺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容於西鄰也）以全身之圖　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孰古熟字通言進獻熟之辭於梁以爲容身之圖　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猾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棄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左傳吳伐齊敗齊師於艾陵遂與晉侯會於黃池越子句踐棄疾伐吳殺其太子遂入吳吳王歸及越平其後越遂伐吳滅之趙紹蠭地終有長平之役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徵利是以拔乘陛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牆地以爲壁而能拔距投石者以石投人皆言其有勇力也）令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眾依山傍水堰螳螂以捍蜩螗之甲（螳螂臂似有鋒利故以喻斧蜩蟬也翼在甲下故以喻甲言梁兵之輕弱也）當鄧轍以待輪（古語云螳螂怒臂以當車轍蓋山曰螳螂有斧臂之蟬人謂之拒斧斧之蟬轍不避釋螳不變蟷蠭其子驚蛸舍人云不蟷名蟷蠭今之蜈蚣也方言云蟷蠭以南謂之蠭蛸之域南之蟷蠭蟲趙之際謂之食厝淮汝之間謂之馬蠭然名

其子同云螭蛸也　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纔交麾埃且接已亡哉乘戈土崩瓦解擁指舟中衿甲鼓下左傳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楚晉師林父不知所爲敗于邲中行伯先濟者有賞中軍與下軍爭舟將中之指可掬也又晉伐齊晉師夜遁晉師從之夙沙衛連大車以寒道以塞道以恐道晉州綽及之射殪綽師之厚也乃代之殿衛殿馬於是以惡道晉州綽及之射殪綽中肩弛弓而自後擊之其右具丙恥舍兵面縛郤最皆脅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　同宗聚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左傳宋猛獲與南宮萬弒其君宋討之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弗許石碏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亟而棄好非謀也衛人從之　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見二事以誘梁欲再興請和以增戒景　俟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權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周章征營貌離披分散不可收束之意　夫豈徒然意亦何兒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慢藏誨盜　外崩中潰今實其時亂蚌相持我棄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竝列漢光武用二十八將以定天下後人贊之曰授戚四七　百萬爲

得容姦游堪棄便今見南風不競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鉦鼓不脩問於范文子對曰不脩多矣然不害吾聞之師曠曰不害吾聞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人開之師曠曰不害吾聞歌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果如其言　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驅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鱷篇於股僵不掉渡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聲小不徵則叛運而禍大曾應遙望廷尉不可爲臣用蘇峻事見九十三卷晉成帝咸和二年　自據淮南亦欲稱帝用曹操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但恐楚國亡獲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池魚人姓名國俗遂有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被殃故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橫使江淮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無聞驍險有素射雀論功盤舟稱力國語晉平公射鵠不死使隆與搏之失公怒將殺之以告

叔向叔向曰君必赦之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湯吾君之恥者也於是赦之君懿促顏乃赦之鵠匿小鳥鵠雀也懿促身於困蹙公杜預註曰懿抱也鵠匿鳥名也　姬篡桓公事甚謬蓋射雀論功請以小技論功遷身舟指揚舟事也註引桑舟指力謂以佳勇稱力皆言其兒小不足大也　年餌老矣耋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致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靜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腹腴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蠭起心腹彈弩衛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之虛探雀鷇趙武靈王事見四卷周赧王二十年　空請熊蹯詎延舜刻之命左傳楚世子商臣圍其父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乃縊杜預註曰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　外崩中潰今實其時亂蚌相持我棄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竝列漢光武用二十八將以定天下後人贊之曰授戚四七　百萬爲

羣以轉石之形孫子曰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青蓋入洛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始八年漢淮南王謀反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十六年晉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荊生荊棘露沾衣也　但恐革車之所輾鞾劒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罰之公子晉左思設爲東吳王孫西蜀公子以賦三都張引用之○轍鞾音吝騎音奇　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卽授爵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李所自楚人秦宮卿孫秀自吳奔晉爲驃騎將軍　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

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爲聖朝之郡邑國之男女爲大梁之臣妾上以爲然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渡江許卽位儀衛以棄與之副給之貞樹之子也簡淵明至鄴東魏主善見升閶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耶紹宗曰侯景反覆無信今日之事不容不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開闔侯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棄人背使倘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僅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所擒魏收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六壁城領定戎

建平員老鄉　紹宗豐生俱弃譙城神將斛律光張特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踰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光父斛律金與景同事爾朱榮故自謂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矣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特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逕不復然　魏岐州久經喪亂刺史鄭孝穆初到有戶三千孝穆撫循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爲諸州之最丞相泰擢孝穆爲京兆尹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梁紀十七　止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七

戊辰　太清二年　魏元寶炬大統十四年　東魏元善見武定六年　春正月癸巳朔雨月相承如

鉤見於西方　己亥東魏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

其眾曰汝輩家屬已爲高澄所殺眾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

竝完若歸官勳如舊被髮向北斗爲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

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眾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與

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

陴詬之曰破奴　侯景右足偏短故詬爲跛奴　欲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

聲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

縱之　東魏以刑獄參軍蘇瓊爲南清河太守郡多盜及瓊至吏

民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境中行無不捉送零陵縣民

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寶列送至郡瓊略一經問知其非盜

即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言密

訪獲盜牛者從此郡界畜牧不收多散放田野每曰府君自能爲

我點牧鄰郡富人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後爲賊所攻富人語

盜曰我物已寄蘇公矣盜即舍去郡中皆有盜百餘人瓊皆引置

左右人閒善惡及長史飲人一杯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

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徐思玉本壽
（從今屬安　河南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
景南來）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
閫外之略今君不守開城若魏遣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
獨存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
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
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叡之子也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
景與將士盟沒上下咸以爲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
子於元圃自講老莊自蕭壽以來東宮有元圃崑崙之山三級
下曰癸酉二日元圃三日層城太帝之所
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遂死
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反覆叛臣終當亂國

居東宮或於帝
居故立元圃　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元虛使中原淪
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中寘景遣儀同三司于子
悅馳以收閱併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
未忍移易乙卯卽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郡陽王範爲
合州刺史鎮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
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
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
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猶
必見飢噬之禍矣侯景以凶狡之才持高歡孫翼之遇左傳楚令
（勝如卿子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
與尚長之尹子西曰
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
不逆細流李斯上秦王書曰江海
（鄱置縣國以處降胡故能就其深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凶奴遷
胡似狽貌匈奴　冀後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
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辰葳蕤之效
臣切唯侯景必非葳蕤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
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
應干預朝政但楚襄將死有城郢之忠（金博士令尹子囊將死薦
言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
襄忠將死不　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孔子家語曰衛大夫蘧伯
忘衛社稷　玉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
肖反任之史魚屢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
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
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曰是寡人
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
諫者死而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　臣忝爲宗室遭老敢忘劉向之心劉向
事見三十卷漢
成帝陽朔二年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

介思話之孫也　己未東魏大將軍澄朝於鄴　魏以開府儀同
三思趙貴爲司空　魏皇孫生大赦　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
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其餘爲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
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
許澄謂寘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
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
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諭若梁主不忘舊好
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竝卽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
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啟於上稱渤海王宏厚長者若更通好當
聽淵明還上得啟流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
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

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
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
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敬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
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
陳啟於上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子澄
嗣惡計滅待時所以眯此一勝者（謂渦陽之勝也）蓋天讓澄心以盈凶毒
耳（左傳楚武王將死告其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乎盈而蕩天之道也杜預註曰蕩動敗也）澄苟行合
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秦兵謂西魏之
兵）胡騎迫其背（胡騎謂柔然之兵）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
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鍾離之戰見一百四卷天監十六年）當其彊也陛下
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
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
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
高澄忌貴在翻惡會尼素（尼素事見一百四卷中大同元年）浮屠宣子曰（浮屠宣子事在秦置季在翟難曰至矣網若之何翻與狄同）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
益鼂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景又致書與朱异餉金三百兩
异納金而不通其啟己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讎隙
已深仰邀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
乞申後戰宜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
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假武進退之安國有常
其土山遣樓堞以助防守）五月魏以丞相泰爲太師廣陵王欣
爲太傅李弼爲大宗伯趙貴爲大司寇于謹爲大司空太師泰奉

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

太子巡撫西境登隴至原州歷北長城東趨五原至蒲州自五原至蒲州也五代志河東郡後魏置秦州後周改曰蒲州因蒲阪爲名聞魏主寶炬不豫而還及至已愈遂薨蒲州　壬遣建康令謝挺散騎侍常徐陵等聘于東魏按梁官制建康令秩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徐陵時命而使謝挺特輔行耳復修前好陵捐之子也徐摛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　是月兩月夜見　六月東魏大將軍澄巡北邊　秋七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東魏大將軍澄朝于鄴以道士多僞濫始罷南郊道壇八月庚寅澄還晉陽造何書孝術帥諸將略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侯景既亂梁朝始末盡有淮南之地史究其終言之　侯景自至譙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于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朱張謂朱异張綰之族也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啟求錦萬匹爲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

給之又以禀賜所給仗多不能精敕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謵爲長史謵音攝　徐思玉爲司馬謵遂去夏稱侯託爲族子上既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爲始興內史亦不問景初臨貨王正德愿得郡於上王猶不忍廢用爲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爲有司所奏去職又用爲南兗州正德在任恃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爲之荒至人相食歛既累試無能乃從黜廢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謂奔魏時也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收

大寶儲貳中被廢黜詳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三年四海蒸蒸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固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鄙陽王範密啟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異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僕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報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以合肥之眾討之上不許朱异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啟异不復爲通景遂羊鴉仁同反執鴉仁其使以聞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救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啟上曰若臣事是實應雅國惡如

蒙照察請戮鴉仁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范勸不委景又言高澄與略朱异拒之云云今從太清紀景又言高澄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戊戌地大震是日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李延壽曰制局小司掌典兵力蕭子顯曰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之被恩侍者异等皆以姦佞驕貪敗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陽人驎驗迭爲少府丞以苛刻爲務百賈怨之异尤與之暱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

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異日外聞誅戮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憚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之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景自渦陽之敗南走馬頭戍主劉神今又自壽陽西攻馬頭則此馬頭以登舟又非當塗之馬頭也梁書云執太守劉神茂按神茂迎侯之以入壽陽當塗之要與日梁書云執太守劉神茂按神茂於壽陽東考附於景無頃攻執今從太清紀典略遣其將朱子仙東攻木柵木柵在壽山西敦戍主曹璆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籌答之敕勝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五代志封山縣屬合浦郡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鄱陵王綸持節監督眾軍以討景正表宏正之子仲禮慶遜之孫之高遠之兄子也　九月東魏濮陽武公婁

昭卒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勝帶八尺弓馬冠世勳戚之中最稱宏碩　戊辰地震江左尤甚壞屋殺人地生白毛長二尺益州市有飛蜂萬羣螫人死　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眾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睿陽古淮南郡治所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景將濟慮王質爲極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啟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道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楊尹事昕庾之子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諜告景云質已退未下猶者未下素淮酒也景采之信使折江東樹枝爲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於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執淮南太守文成此憲州非渦陽之憲州據收志梁置譙州于新昌城領高塘臨塗南渠渦昌郡其地當在唐縣臨塗北徐州之新昌南譙之北譙立爲南北徐州之新昌南譙之北譙州屬梁根山西今徐州城是也　助防韓紹先開城降之考異曰太清紀云十三日以王質邀江退防城下又云十三日陷譙城下吳郡上作庚戌下作庚子按此月戊子朔蓋三日庚寅也執刺史

一收餘眾步還建康于』子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戒嚴入見上
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內外軍事悉以付汝（考異曰
云太宗見事急乃入面啟高祖曰請以軍事並以垂付願
不勞聖心南史云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侯今當與諮）太子乃
傳中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
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湘國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羊侃屯
六門繕修宮城爲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大臨大器皆
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冶尚方
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
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
車長史謝禧始興內史元貞守白下章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
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

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德陽堂在收也諸寺謂十二寺也
南闕前庚戌侯景至板橋張舜民曰出秦淮西南行循東天監六年改閱武堂爲德
岸行小夾中十里過板橋店）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開陳
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智實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
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耶言未卒思玉出景啟言
异等弄權乞帶甲入胡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景又請遣了事舍
人出相領解了事謂言曉事也領總錄也解分判也領解言總錄
景所欲言之事而分判是非也凡此皆侯景諫言以
急梁朝君臣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宪隘思玉勞景於板
使集戰心
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侃進曰朱
异等亂政宜除奸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習季猶遣寶宪還宮百姓
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開

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
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城
至猝迫公私震駭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作外軍旅指揮一決
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
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
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
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眾開桁始除一
舶（大船）舶曰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甘蔗生于南方
寸高丈餘以刀去皮切食之味甘冷解煩析醒楚辭所
謂柘漿析朝酲司馬相如子虛賦所謂諸柘者也）有飛箭中
門柱信手甘蔗應聲而落遂棄軍走南塘游軍沈子睦臨賀王正
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

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眾于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
望闕而拜獻欲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
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
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眾乃小安西豐公大春棄
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
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
啟於城中曰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所陷欲加屠戮陛
下若誅朱异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
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于急適足貽笑將來
侯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旣而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
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

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閤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擊扇爲孔扇門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舊子顯書志公車令屬也公車令屬衛尉其署舍在臺城門并故景得據之府者舍之通稱　正德據左衛府景纂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近臺城也景眾登其墻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數百廚皆盡景又燒乘黃殿士林館太府寺大同中士林館使朱异顧琛孔子袪等遷互講述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頂木驢石不能破壯佑曰以木爲谷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淨牛皮蒙之人被其下昇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以攻城謂之木驢　羊侃使作雉尾炬灑以膏蠟爇焚之俄盡壯佑曰鷹尾炬編蒿草爲之分爲兩岐如鷹尾狀以油蠟

灑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促之作雉尾炬也施鐵鏃以油灑之擲驢上焚之　景又作登城樓重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墜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啟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幷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持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臨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鷟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酒恨不足豈計一子寺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爲死矣猶在耶引弓射之景感其忠義亦不之殺　乃造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遣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

十一月戊午朔景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應劭曰蚩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求福解咒曰蚩尤惡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蚩尤受之以作劍戟　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以來奸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穆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爲皇太子以景爲丞相裴以女幷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費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宣城王防閤許伯儁引景眾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擢節而死景又使其儀同三司盧暉略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而出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戰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臨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壬戌

太子請上巡城上將登城瞻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慎不輕脫因泣下上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闚賊賊望乘輿鼓譟流矢雨集上乃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乘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首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乙亥子一啓太子與弟何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僻其眉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子四中稍洞胷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子一少慷慨有大志以家貧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起家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爲當軸所排乃拜

貴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　武帝太清二年　廿五　明倫堂

表求入北爲刺客帝異之又啓求覲嘗祕閣帝許之朱异其姑夫也權要當朝而不爲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爲助子一不肯造門子四及子五性並剛烈左戶郎沈炯嘗奏事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對言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縛帝怒亦欲乃釋之及是相引死難見者爲之流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兵殺掠爰屍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貪劫子女妻妾悉入軍營是後米一升至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俄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瘵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震動天地民不敢竊匿並出從之旬日閱眾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赴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導以扁笙（芙蓉層樓下篇昭樓層觀下篇出若芙蓉花然錦綵飾也）鼓吹振作（鼓吹振作也）纖毛爲之（纖毛氈布也）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二山（二山謂東土山西土山也）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得朱异奴以爲儀同三司异家貲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訴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异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

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齋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廷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百所歎吾一葦航之（詩國風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注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歟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狹也）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啟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誠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屆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率聖顏

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齎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已已湘東王繹遣司馬呉暀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鍋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劭有景眾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當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啟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朝廷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萬一爲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也今開門納桃棒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安前司馬莊邵慧主帥霍俊等而去此失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如期而出景遨得之遍使附書城中曰桃棒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殿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璬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今屬南岸居民於水北此謂

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慥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城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於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侯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求活約所不爲景乃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嶺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帝追慕文皇帝獻皇后乃於鍾山造大愛敬寺以資福乙酉綸進軍元武湖側考異曰太清紀云二十九日典略云壬午今從梁帝紀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爲走卽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丹徒春秋朱方之地時爲蘭陵武進縣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安前司馬莊邵慧主帥霍俊等而還帝賜二百四十號將軍有安前將軍晉長史司馬考異曰梁帝紀作張晉陵令崔浚南史作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崔儁今從太清紀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噐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殿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璬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考異曰梁帝紀作張公洲今從太清紀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此謂秦淮水也焚其廬舍大街以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補註正表正德之弟亦宏之子也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

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水經註邗溝水上承檀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以通望考之此歐陽在今真州界按江淮之間地名歐陽見于史者非一處裴邃移民保孤狹欲營歐陽在壽春境上吳喜使蕭道成留軍歐陽在淮陰界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

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爲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　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侃字祖忻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王嘗問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狀若飢虎王大驚以珠劒大通中南歸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嘗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雨刃矟火纔滅新樓卽立賊以爲神侯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

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作迤城迤曲也○迤音移狀如卻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邀孟恭與左右歿降於景戊申天西北中裂有光如火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置二土山景衆見飛橋迴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乃乘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朱疑降於景教之引元武湖水以灌臺城二十石弓皆千鈞弩矢大石弓皆千乾州弩廟蹋壁直上至五尊橫行得七迹泗橋有數石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素不飲酒而游好賓客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於蓮口置酒有

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而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蕭鎮江州去京最近（按沈約志江州去京水行一千四百里）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幷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卽張公洲）卽粲洲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考異曰梁帝紀作李遷仕今從太清紀）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眾軍

（下流眾軍張公洲之兵也）裴之高自以年位地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眾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猶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韓非子曰有鬻矛楯者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問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不能對後世矛楯之說祖此）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眾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

四方為憚請仲禮曰下官才非梟侮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承盡就消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兵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為下章叔胤敗死張本）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八止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八

己巳太清三年（魏元寶炬大統十五年東魏元善見武定七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羣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率銳卒攻粲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截其渡淮之路）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呼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

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創會檐人惠弼吮創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戰矣　庚申白虹貫日三重　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竝至列營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為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而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為贈上痛惜异特賜尚書右僕射异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

聞諸事便了既被罷任聲勢所壓蕭灼內外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規之昇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起宅東陂窮極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鳧鴈滿庭門將閭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絃四方饋遺財貨充積產與羊侃相埒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廚下珍羞恆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　戊辰有流星長三十丈墜

武庫　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東魏東魏徐州刺史高歸彥遣兵赴之歸彥歡之族弟也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永福省在禁中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紙鴟即紙鳶也今俗謂之紙鷂繫以長繩寫敕于內放以從風冀達眾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爲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穿行聲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渡淮攻東府前攔焚之侯景退眾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孝敬首橋東橋在青溪上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留青塘之敗遂留不還

於是進兵但欲擁兵以自尊於是赫情傲很陵慢諸將鄱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脩若水火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冀援軍至建康眾號百萬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徵貲金銀虜奪子女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王顯貴以譙陽降東魏　壬午樊惡守心　乙酉太白晝見

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及居官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屬精力行皆人所不及時丁父憂歸本郡聞侯景亂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討景野王體素清羸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二月乙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竝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煮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簷刹以

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膜膜脯也又肉食者　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釋氏謂營膳之所曰甘露廚苔生於海其形如髮春二三月閒溝人採取之成片納土窖中出而曬之今乾南人多食之軍人屠馬於殿省閒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眾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東城即東府城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卒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先鎮謂壽陽于以景多詐不許既而城中時已降齊矣日釐太子乃請于帝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

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浙江右四州之地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光州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吏與之和平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于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苦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景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瑳宋白曰江州德安縣本漢柴桑縣晉建興初始以爲郡領尋陽上甲柴桑九江等縣義熙中以尋陽入柴桑上甲入彭澤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遞相對更殺牲歃血爲盟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戰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

恐南軍見躡後軍時皆屯秦淮南岸故謂之南軍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鴈糜不絕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豎眾合三萬至于馬印洲馬印洲蓋即今王家沙老鸛觜一帶景慮其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啓云請北軍聚還南岸以北望言之禹印洲在臺城之北故云北軍南岸即謂秦淮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考異曰梁帝紀作蘭亭苑今從太清紀典略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爲司空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柳仲禮爲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哲皆爲儀同三司夏侯譜爲豫州刺史韋紹先爲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爲北徐州刺史王偉爲散騎常侍上以偉爲侍中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大江西岸即懸陽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心非之舊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資曰殿下都無下意雙六亦博之一名續事始云陳思王製雙六局置骰子二唐末有葉子之戲遂加至六戰國策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可以食子而未下者擬議其便否也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資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

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眾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賈齊竟陵王子良之孫也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槧于扇上嘗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死非其罪人皆痛之　東魏河內民四千餘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馬裔其鄉里也相帥歸之丞相泰欲封裔裔固辭曰士大夫遠歸皇化裔豈能帥之實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　侯景逼東府米入石頭既舉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叛逆圍守官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敵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止啟陳帝十失曰臣方事暌違所以冒瀆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

陳端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爲嘉祥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　漢公孫述據蜀用鐵錢　爛羊鐵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　漢更始趙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篡位狗蟲盈坐時人爲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豫章以所天爲血讎　見一百五十卷晉通六年邵陵以父存而冠布　事見同上石虎之風也　石虎父子事見晉安帝紀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餓笮融姚興之代也　笮融事佛事見漢獻帝紀姚興事見晉安帝紀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聚盛眾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　桑中見詩衛國溱洧放之詩也　邵陵所在殘破淵東軍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　南康王會理帝子績之子時鎮湘陰　親爲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

長未之有也昔鴟峯兵諫王卒改善　左傳鄢峯貢諫楚子楚子弗從陳之以兵懼而從之今日之舉復冥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縱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啟且慙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已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而眾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　考異曰典略云柳仲禮與邵陵王綸書曰天下事勢如此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兄今若爲取之耶曰正當堅營不戰使賊平臺城因天子徐而縱兵既破之後復挾天子令諸侯也仲禮納之按景既克城則人情皆去援軍自散仲禮安能坤以破景仲禮閉壁不出自爲重傷而懼耳非用暱計也今從太清紀及南史太清紀又云簡嘗登朱雀門樓與之語又遣以金自是以後閉壁不戰與略云景遣以金賕亦又近誣今不取　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眾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眾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還京師立效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眾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耶景不對橫刀

叱之浚發憤貫之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
其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固天地所不容沈浚六十之年常恐
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耳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因座去
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石闕前水景決元百
道攻城曹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痛飲不恤吏士其
書佐蕭勱白曇朗恨之丁卯夜向曉勱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眾
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乃排閤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
動曰猶可一戰乎確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
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
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
啓稱爲姦佞所蔽領眾入朝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

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升殿景稽
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典儀朝儀者也至唐猶有典儀之職掌殿上贊唱之節及設殿庭服位之次）
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
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
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
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
內莫非己有上俛首不言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
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摛謂景
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
其廂公王偉貴曰（景之親貴隆重者號曰左右廂公）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
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

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
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
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
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人問其故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
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乃閉門靜處幷日而食卒免
於患允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　時名
流無不宗仰　己巳侯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
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
裴之高王偉辯曰將軍擁眾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
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
理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郡陽世子嗣北兗州

刺史定襄侯祗湘潭侯退安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
還本鎮祗偉之子君正昂之弟也邵陵王綸奔會稽仲禮及弟敬
禮羊鴉仁王偉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
先拜景而後見上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
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
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景命燒臺內積尸將死未絕者
亦聚而焚之眞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曳出焚之宛
轉火中久而方絕　庚午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侯景留柳敬禮
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偉辯歸竟陵王偉辯得歸竟陵爲侯景張本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閉正德
帥眾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爲

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嗟其泣矣何嗟及矣詩中谷有蓷之嘆嗟也　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爲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爲縣西邑郡安帝改堂邑爲秦郡五代志曰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又有安宜縣梁置陽平縣　景改陽平爲北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五代志東海郡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下邳郡梁置東徐州考異曰北青州典略作南冀州今從太清紀　竝以地降東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陽太守蕭粲城走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　東魏據其地　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爲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或勸淵藻舁江北淵藻曰吾國之台鉉位任特隆既不能誅剪逆賊正當同死朝廷安能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而不食卒景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陸經以郡降之

初上以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　付度者前刺史以州府之若事若物付度後刺史　詧纘不遑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爲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選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洞庭青草共爲一湖湖口在巴陵　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湘東王繹以荊州刺史都督荊雍等九州侵譽譽皆其屬也　詧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遣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檣船上挽竿也所以掛帆自蔽庶至江陵遊軍主朱榮遊軍主領遊軍之將也　亦遣使告繹岳陽在雍其謀不遑江陵遊軍主朱榮遊軍主領遊軍之將也　亦遣使告繹云桂陽酈此欲應景譽繹懼鑿船沈米斬纘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慥殺之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爲江北行臺使齎上

手敕召南克州刺史陷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眾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何嗟及矣詩中谷有蓷之嘆嗟也　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爲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爲縣西邑郡安帝改堂邑爲秦郡五代志曰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又有安宜縣梁置陽平縣　景改陽平爲北諸蕭然後簒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乎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臣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遣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陷之肘腋吾計決矣遂以城授紹先改正通鑑原文于以待其變下云會理兵弱法卻以城授紹先今按會理于侯景出屯晉熙時卻與湘潭謀起兵誅王偉拒景此正欲踐其身赴京都圖之肘腋之初心也豈素性者哉故從會理本傳改正紹先既入眾莫敢動會理弟迴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閤門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不知天命何如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爲會理兄弟謀誅王偉本傳改正不克而死張本　湘潭降東魏東魏遂據淮陰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兵助之海以其眾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邊有精兵數千沈約曰浙江西南名曰浙江東吳立爲新城縣屬吳郡今杭州新城縣即其地也　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亹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士豪陸映公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孰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爲柵塹壘三重而守之　己丑京師地震　庚寅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

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懋建策堰淯水以灌之五代志南方縣置下黑黑郡及山鹿縣水經淯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東南過長社縣北城多崩頹岳悉眾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穀不得前東魏使諸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臨堰觀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游水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紹宗容貌恢毅深沈有膽略豐亦果毅絕人壯勇善戰至是俱死朝野駭惋　甲

辰東魏進大將軍渤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宏贈朝命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爲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方貴以爲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方貴窘急遣其子乞師於江陵繹乃厚資遣張纘使赴鎮密援方貴纘至大堤沈約志華山郡治大堤五代志襄陽郡漢南縣宋浴華山郡唐併漢南入宜城縣九城志宜城在襄州南九十里春秋昭公十一年楚子滅蔡以爲縣宋武帝永初三年分南郡置宜城今縣治是也癸巳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詧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詧猶總軍府之政聞襄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殿下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西山謂荊山以西中廬即諸山也　便君既得物情遠近必當歸集以此舉義事無不遵岸既襄陽豪族

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杜氏兄弟尚岑岸嵚岸嵚幼安凡九人　纘乃與岸結盟又要雍州人廚引等於西山聚眾纘著婦人衣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詧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爲沙門更名法纘詧許之荊州長史王沖等上牋於湘東王繹請以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繹不許丙辰又請以司空主盟亦不許　上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梁禁中諸殿上皆有主帥　上不許景不能強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並聘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停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知之王爲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真隸圍碁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即起視事執筆燭寒手爲裂皴皮細起也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啜口以過身衣布衣木棉皂帳木棉江有多三月之晦下子陳之既生須一月三摩其四旁失時不摩則焉草所流微甄菱死入夏漸茂至秋生黃花結實花中綻出如柳土人以織筵藉去其核取如棉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合其勻細卷爲小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加穰絲狀不勞紉緝織以爲布白潤廣來者尤爲麤密方勻曰闊廣多種木棉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大如菱而色青秋深即開

譯白編苴繫士人綱取去穢以鐵杖撲去黑子余見小弓彈令紛起繫後勑續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棉特其細緊者耳　一冠三戴一衾二年宝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恆理衣冠小坐押褥盛夏晨昏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求人君之約己愛人勵精求治罕或有匹焉然先王文武遞用德刑竝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爲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祖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既而王綱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忍弗能誅養成鴟毒及乎耄年委事權倖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遂使滔天揭寇承間掩襲塗炭黎元黍離宮室雖歷數斯窮蓋亦人事然矣　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

復逼長社城杜佑曰許州長葛縣故城王思政所守也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城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幷塞之　辛巳發晉陽丙申後發丹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卽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陽殿出景自留在太極殿左右　壬午詔北人在南爲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尙豪華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以物送人曰輸則香不至指所送之物亦曰輸則香去皆此當從去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金陵記曰梁都之時戶二十八萬西自石頭城東至倪塢南至石子岡北過蔣山南北各四十里侯景之亂至于陳時中外人物不過宋齊之半　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秬填委潸整不可勝紀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宛陵縣漢屬丹陽郡晉分爲宣城治所五代志宣城郡治宣城縣僭偽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都督侯子鑒入吳郡以廟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逈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興太守張嵊與之合謀舉兵討景蝶稷之子也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癸未追尊穆貴嬪爲皇太后追謚妃王氏爲簡皇后　魏詔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復其舊姓見一百四十卷　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　初侯景將使太常卿南陽劉之遴授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之之遴至夏口繹密送藥殺之繹長史將歸江陵繹素嫉其才己丑之遴至而自爲誌銘厚其賻賄　壬辰封皇子大心爲尋陽王大款爲江夏王大臨爲南海王大連爲南郡王大春爲安陸王大成爲山陽王大封爲宏都王　長社城中無鹽人病蠻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眾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陸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齎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東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遣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

陷縱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爲鄭州
按魏收志潁川本治長社後改鄭州
徙治新汲據偽許昌潁川陽翟郡　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
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虛潛乃是更得
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
所遣使者魏仲啟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魏收志淅州領
修陽朱陽南上洛淅陽固郡五代志淅陽郡
西魏置淅州內鄉縣本淅陽郡治猷復書曰襄城控帶
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
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當
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
泰具以啟聞具以思政所請准猷所報二者皆啓聞也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
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

泰深悔之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
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上甲侯
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
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宋子
仙陷戴僧邊不克丙午吳人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
淮南太守文成侯甯爲主甯範之弟也　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
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正德
極惡窮凶爲世所嫉惡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出諸口乃爲之諱
曰甯迳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爲尚
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蔡舊置秦郡於六合新秦即秦郡也觀文帝之廢
也元建自秦郡起還誅景此可證也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爲王景愛永安侯確

之勇常直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
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
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湘東王繹娶徐
孝嗣孫女爲妃生世子方等妃性嗜酒多洪醉湘東主還房必吐
衣中與荊州後堂璪光寺智遠道人私通酷妒忌見無寵之妾便
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卽手加刀刃王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
淫通季江每嘆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獟陽馬雖老猶駿徐娘
雖老猶尚多情繹疏之或二三年一至其室妃聞繹當至以繹日
肫爲半面粧以待之繹怒而出故方等亦無寵及自建康還江陵
繹見其御軍和整始歎其能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疏
其穢行牓於大閤方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

返譽不與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
方等將精兵二萬送之　考異曰太清紀云初上遣諮議參軍周宏直往湘州報河東王譽云侯景既滅須撲滅
今欲遣荊州兵力使汝東往但使諸蕃有一人能匡國雜吾無所
惜譽對宏直攘袂云身始至鎮百度俱闕征伐之任便未能行又
遣舍人虞預至譽所曰周宏直還知汝必不能自出徧吾今便長
驅席捲還望三湘兵糧以相資給譽又拒絕意色殊憤上又遣錄
事劉敬往雍宣旨于岳陽王詧曰吾舟艦足乘惟權仗閑少湘州
有米已就舉求雍部諸兵必能分遣行留之計爾自擇之譽答曰
兵馬蕃扞所須非敢渝撤襄陽形勝之地豈可暫虛發出謂雍州
別駕鄭元成曰觀殿下辭色自無匡復之意卿是殷肱所寄可相
助贊邪答曰樊河衝要王業所基人情驍勇山川險要君其雅識
衛侯多言穀曰本論東討共征黜逆義異西伯非敢貳命於是湘
雍二藩成亂謀矣是月上遣世子方等往湘州具陳軍國之計誡
方等曰吾近累遣使往湘並未相屈今故令汝至彼必望申吾
意若能相隨不可酉王神權知州事譽遂不受命潛圖
構逆此皆敵國爲元帝隱惡飾辭耳今從梁書南史　方等將行
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　侯景以趙威

方爲隊副太守江州刺史彭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摘威方檄州獄
威方逃還建康　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胡注麻溪水經注麻溪水口在臨湘縣北湓口戍）
南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安陸侯方矩收餘衆
還江陵湘東王繹無以容繹龍姬王氏生子方諸王氏卒繹疑徐
妃爲之逼令自殺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禮不聽諸子制服　西江
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
爲主（元景仲法僧之子也）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
舊通六年父子歸梁）景仲集兵南海五代志蒼梧郡梁置成州南海郡即廣州治所）馳檄以討
成州刺史王懷明等懷明乘虛襲番禺（胡注五代志番禺縣屬南海郡）
景仲巳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勃爲刺史軍已頓朝亭
（胡注元日廣州城東北三十里有朝亭昔尉佗因謁作臺北面朝漢園基千步直嶺百丈頂上三畝復道環週遠瀛曲折期望升拜名曰朝臺）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閤下

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陳裕欽之弟也與其
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勃使霸先救之悉擒
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湘東王繹遣覓陵太守王僧辯
信州刺史東海鮑泉鄱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覓陵部
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謂泉曰河東少有武幹（東者河東王譽也時爲湘州刺史）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
我覓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反雖期日有限猶可重
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許之及入見繹迎問曰卿已辦
乎何日當發僧辯辭具以情對繹疑僧辯觀望案劒厲聲曰卿惲行
拒命欲同賊耶今日唯有死耳僧辯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
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繹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絕

然不爲之下或訓與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獵羽無知豈可抗之以義與曰吾性命自有所在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徙劉掠子女拘迫士庶與每係持之得全者甚眾　己亥鮑泉軍于石梁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於橘洲晏公類要曰橘洲在長沙西南四十里湘江中四洲橘洲其一也水經註沅水東逕龍陽縣之汎洲洲長二十里異丹陽太守李衡植柑千其上今洲上猶有遺柑余按汎洲乃柑洲非橘洲水經註又云湘水北逕臨湘縣西又北逕南津城西西對橘洲北則是也類要亦指此張舜民郴行錄橘洲東對潭洲城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係長沙泉引軍圍之　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爲太子勃海文襄王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遣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洋爲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

容吝惜須者意所欲亦求也澄或愧不取洋卽爰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其實益欲習勞也初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臊奴蘭欽仕梁爲徐州刺史考異曰陳元康傳作蘭固今從北齊帝紀欽請贖之不許京嘗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曉琅邪公主琅邪公主事始見一百五十九卷大同十一年欲其往來無閒侍衛者常遣出外幸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卻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槃下圖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爲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牀下賊去牀弒之愔狼狽走遶一靴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蔽

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紘奚舍樂鬬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入討羣賊斬而鬻之徐出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秘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并秘陳元康死問亦所以鎭安人情以王紘爲領左右都督澄美姿容善言笑談謔之際從容宏雅性聰警多謀策當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父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非直本懷狠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當于宮西造宅將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時有買子儒者善相人崔暹當將子儒私視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視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時勳貴以重兵皆在幷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鎭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支分也配猶今人言分配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善見以立太子大赦以安蘭京之黨心懷反側者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謂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擐甲執兵愔等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問侍郎崔季舒曰朝者傅奕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上有朝儀者也晉陽儲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眾皆大驚澄政令有不

便者洋皆改之初勳貴多不法澄輔政時一無所縱捨外議皆怨
度支尚書崔邁及黃門侍郎崔季舒及洋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
之勸季舒從之而去曰一日不朝其閑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
閑放遂不請行既而高隆之司馬子如等狹嫌怨言於洋曰寬政
網豁去苛察法官則遠近人心必當悅服因奏遷及季舒過惡鞭
二百徙邊　侯景以宋子仙爲司徒郭元建爲尚書左僕射與領
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
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
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
以湓城處之一棲不兩雄爲範與大心互相猜忌張本　是月九江大飢人相食者十
四五時天下大亂盜賊蠭起東宮直吳明徹有衆麥三千餘斛而

鄉里飢餒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大不圖久奈何有此而不與鄉
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明徹早孤性至孝及長略通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宏正學天文孤
虛遁甲頗以英雄自許　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
勸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
一旦棄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
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
執送建康侯坻寤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
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全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
不就衡戚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嵊穉之子也少敦孝行年
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勤至數百收淚懽然稷臨晉州爲士民所

害嵊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不聽音樂湘東王繹嘗
爲之筮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爲郡但恐不得終其天年嵊
曰貴得其所耳及是迺畫　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詧詧留諮
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
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虞獄中問計于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
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又遣參軍庾奐奐音煥　謂詧曰正德肆亂天
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爲吾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
姪伐叔逆順安在詧謂奐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
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
陽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詧軍
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龕有舊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省豐中定襄五代志南
新興固鄉州　密邀之乙丑龕與兄岌岸弟
幼安兄子龍各帥所部降于繹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
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詧母龔保林保林宮中女官
自漢以來有之　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輜食金帛鎧仗於
醜師古曰保安也言其可安衆如林也　建水不可勝紀丁度曰建水出南郡今荊門軍北百里有迎水於郎此水也　張嶷病足詧戰以
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爲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嶷性貪婪又恃
才傲物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徙陵王綸作牧郢藩引爲賓客深
相禮遇嶷之出鎮湘州路經江夏綸餞之南浦嶷兒規在坐意不
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慚悲而去其子翁孺
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嶷慟兒慎哭兼

至信次之間又致殞絕規要深痛夫子翊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既又議構湘東叔姪使之骨肉相殘識者知其必不良死荅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厥（晉書作厥水經注古朝陽縣在新野縣西）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檻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覓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牖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時繹下書於所部爾令故曰令旨）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檻宣令鎖之牀側泉爲啟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月甲午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潘樂爲司空

（歲餘大心見一百六十一卷太清三年）大心以爲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推觀寧侯永爲主永範之弟也丁酉鐵引兵襲尋陽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擊破之鐵走至建昌（建昌縣漢柴桑縣豫章郡治所）大心遣構將兵追討之　宋子仙自吳興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　丁未地震　十一月乙卯韓武皇帝于修陵廟號高祖侯景使衛士以大釘于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　百濟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圮哭于鼎來哭于端門（端門臺城正南門之中門）覓者莫不泗泣侯景怒錄送莊嚴寺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邁降之　岳陽王詧使將軍胡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爲漆椀詧既與湘東王繹爲敵恐不能自存遣

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魏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爲質于魏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捌等十五州諸軍事鎮懷城仲禮至安陸太守柳翽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岫眾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爲西魏因詧而并繹張本）　宋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開錢塘已敗出奔郡陽（考異曰南史云東才皆附論臨城公大連懷等害己乃圖之綸覺之乃去今從典略）郡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綸進擊蕃破之　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五代志東都唐城縣後魏曰義西置義陽郡西魏改曰淯西爲下溠杜佑曰下溠戍在漢東郡棗陽縣東南百餘里九域志唐城在隨州西北八十五里左傳楚人隊道梁溠營軍臨絕即此溠水也溠音詐）忠以伯符爲鄉導伯符岫之子

也　南郡王大連爲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土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馬東陽弼異凶狡殘暴爲眾所患大連悉以其眾降於子仙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尊以其眾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爲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漢獻帝初平二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信安五代志東陽郡信安縣有江山即今江山縣也宋白曰信安縣漢太末縣地漢末爲新安晉爲信安縣隋改爲衢州治所唐又分信安之南川爲江山縣）執送建康帝開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謝舉爲東陽太守（爲後弼異據東陽張本）收其妻子爲質　己酉東魏以井州刺史彭樂爲司徒　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　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以討侯景郡人侯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殿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梁紀十九止一年

太宗簡文皇帝上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證法平易不喜日簡勤學好問日文　在位二年

爲侯景所弒改元一

戊大寶元年魏元寶炬大統十六年齊高洋天保元年是歲東魏亡　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　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大庾嶺在今南安軍大庾縣西南吳錄南野縣有大庾山自嶺嶠九

禮二里至嶺下平行十里至平亭　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南野縣漢屬南康郡劉昫曰唐韶州始興縣漢南野縣地宋白曰虔州南康大庾嶺南雄州之始興皆漢南野縣地興地志今虔州龍南縣漢南野縣地　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眾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　庚午邵陵王綸至江夏郢州刺史南平王恪郊迎以州讓之綸不受乃推綸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考異曰太清紀云三月綸遣奪恪州徙恪於郡蓋今從梁書典略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去年仲禮將兵應襄陽　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者出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

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灤頭水所衝日灤考異曰太清紀作灤頭其事紀在去年十二月今從典略猱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眾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於魏　廣陵人來聘說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貴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也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卽天未悔禍猶足爲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兗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勱爲刺史仍結東魏爲援皓陷之子祖暉見一百四十七卷武帝天監十三年勱勃之兄也乙亥景遣郭元建帥眾奄至皓嬰城固守　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城五代志廣陵郡長壽縣後州置石城郡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譽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

停攻建永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爲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陸爲界請同附庸幷送質子貿遷有無永敦鄰睦忠乃還　宕昌王梁彌定爲其宗人獠甘所襲彌定奔魏獠甘自立羌酋傍乞鐵忽據渠株川與渭川民鄭五醜合諸羌以叛魏丞相泰使大將軍宇文貴涼州刺史侯莫陳崇討之擒斬鐵忽五醜甫別擊獠甘將百騎奔生羌翟廉玉生羌破之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甫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可豈舍將滅之寇更煩再舉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眾當先斬君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擊鑒廉玉斬獠甘虜廉玉送長安　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眾二萬攻諸藩諸藩謂梁之宗室分任藩維者　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況於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禮記三年問曰創巨者其痍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貫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節也　大非禽獸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天讎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越王句踐臥薪嘗膽聽求以報吳晉劉琨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子執親喪泣血三年孔穎達曰說文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註曰無聲而血出是也　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

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民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荊州治江陵在江北故曰江外　良爲藩屏盤固宗鎮彊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民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弟若暫陷洞庭湘州之地襟帶洞庭故謂湘州爲洞庭　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瘡腫直當開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狠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譬過惡不赦且曰咎引楊忠來相侵逼頗遵談笑用卻秦軍　後仲遠談笑而卻秦軍繹引此以爲大言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旦平　臨湘縣自漢以來屬長沙郡時爲州郡治所隋改臨湘縣曰長沙縣暮便卽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

無日矣　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徒兵步兵也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憚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考異曰太清紀曰城中數百人典略曰死者八千人今從南史以子鑒鎮南兗州鎮廣陵景還建康　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爲東揚州刺史省吳州景置吳州見上卷上年　庚寅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爲太保　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爲左僕射　宣城內史楊白華進據安吳孫吳立安吳縣屬宣城郡晉省安吳入溧縣　侯景遣于子悅帥眾攻之不克

東魏行臺辛術將兵入寇圍陽平不克　侯景納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三月甲申朔辛亥二月有丙戌庚寅乙巳則三月無甲申既有甲申則下不應又有庚申四月朔必非庚辰考魏書二月甲申葬齊文襄王則甲申當在二月下文丙午侯景逼帝幸西州梁書南史俱在二月而通鑑又在四月自庚辰朔至丙午十六日不應又有辛巳且又有丙午則帝幸西州亦當在二月無疑矣今未敢妄改姑存之以俟再考　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讓宴因被帳而開宴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立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爲齊王　臨川內史始興王毅等擊莊鐵王毅始興人　鄱陽王範遣其將巴西侯瑱救之殺等敗死　鄱陽世子嗣與任約戰於三章約敗走嗣因徙鎮三章謂之安樂柵去年鄱陽王範西上使世子嗣守安樂柵今移鎮三章亦因安樂名柵

夏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詔爲長沙王　丙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聲侍衛四百餘人景密數千浴鐵翼衛洛鐵甲堅滑若以水沿之也王至西州景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裘褐景服紫紬褶加金帶與其黨索超世等西向坐深陽公主與其妹范叔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慽然泣下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偽笑曰丞相聞此以爲何聲因命景起舞景卽下席應弦而歌景亦請

地驟其書又見白狗大如騾從城出不知所在興甚惡之俄而城陷初湘東世子方等之死臨蒸爺周鐵虎功最多吳立臨蒸縣以臨蒸水而名屬衡陽郡晉屬湘東郡劉昫曰隋改臨蒸爲衡陽縣今衡州所治衡陽縣是也衡州志吳分酃縣立臨蒸縣俯臨蒸水其氣如蒸姚思廉陳書曰周鐵虎不知何許人梁世南度事河東王蠻爲臨蒸令蠻委遇甚重僧辯得鐵虎命烹之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而釋之還其麾下繹以僧辯爲左衛將軍加侍中鎮西長史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發喪刻檀爲高祖像置於白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爲天子制於賊臣不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

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鄱陽王範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晉安帝分豫江郡立晉熙郡五代志同安郡懷甯縣舊置晉熙郡唐以同安郡爲舒州　遣其世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多輒改易郡縣守令也　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惟尋陽而已　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由是二鎮相猜忘無復討賊之志大心使徐嗣徵帥衆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據齊書晉安王子懋傳子懋謀襲取湓城子恕先已具船於稽亭渚閤叔業得湓城乃據州自衛則稽亭渚在江州城東也　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其衆秘不發喪奉範弟安南侯恬爲主有衆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爲東道大行臺鎮錢唐丁巳以侯子鑒爲南兗州刺史　東魏齊王洋之爲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爲管記由是親昵言無不盡金紫光祿大夫丹陽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爲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如其不作人將生心洋鑄像十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諸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教之耳洋以人心不壹遣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平城鎮宋白曰遼州平城縣本漢潞縣地晉置武鄉縣此地屬焉隋開皇十六年於趙簡子所立平都故城置平城縣　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

關西國之勍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此天子謂西魏主王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爲王所爲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豈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十一年改曰遼山縣我朝爲遼州治所

固言未可洋欲還倉永李集曰王來爲何事而今欲還洋僞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匹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日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大橫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驍騎事條幷密書與楊愔是月山提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子才議造儀注祕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置於東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肯復進

高德政徐之才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卽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眾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鄴召夫夫民夫也齊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爲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爲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是作圜丘備法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啟事東魏主善見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東魏主欽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之曰制已作訖使侍中場惜進之東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惜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座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殿賓所司請發所司謂掌諸代事者東魏主曰古人念遺譽敝履朕欲

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東魏主步入與嬪妃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直長趙道德以鞚車一乘候於東上閤直長官名東魏主登車道德超上抱之東魏主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東魏主曰今日不滅常道鄉公漢獻帝眾皆悲愴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司馬子如有宅在太原故謂鄴城之宅爲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考異曰北齊書北史高德政傳云五月六日晉陽發南顧案後魏書北史帝紀皆云主遜位戊午王卽帝位典略辛亥王如鄴用寅加九錫丙辰魏朝皆不與德政傳日相應於辛亥王遣鄴以長愿推之此月己酉始自晉陽如鄴非到鄴之日也　先是魏永熙中鄴中有童謠曰一束蓁兩頭然河邊殺戮飛上天槩然兩頭于文爲高河邊殺戮爲水邊羊指其名也至是果驗　齊給百官祿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　己未齊主洋封其故主善見爲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爲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改爲高祖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爲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請自關西及江南來投者　文成侯甯起兵於吳有眾萬人已已進攻吳郡行吳郡事侯子榮逆擊殺之子榮因縱兵大掠郡境自晉氏渡江三吳最爲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亂掠金帛既盡乃掠人而食之或賣於北境遺民殆盡癸是時唯荊益所部尚完實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水巴郡巴縣有巴水水折三遍如巴字巴郡唐爲渝州考異曰南史云六月辛酉紀書圓照東下按六月己卯朔無辛酉典略在五月或者五月辛酉歟　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梁置信州於白帝唐改爲夔州　未許東下　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連行揚州事　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宣都王大封自信安閒道奔江陵

齊主洋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厙狄干等七人皆爲王高岳及厙之歸彥皆高宗長郡昔子俊勝因叔孝緒凡十人厙狄干賀拔仁解律金韓軌可朱渾道元彭樂潘樂凡七人　癸未封弟

浚爲永安王淹爲平陽王淑爲彭城王演爲常山王渙爲上黨王
淯爲襄城王湛爲長廣王潛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
凝爲新平王澗爲淝塊王洽爲漢陽王　鄱陽王範既卒侯瑱往
依莊鐵鐵忌之瑱不自安丙戌詐引鐵謀事因殺之自據豫章
尋陽王大心遣徐嗣徽夜襲湓城安南侯恬裘之橫等擊走之
齊主遂娶趙郡李希宗之女生子殷及紹德又納段韶之妹及將
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政欲結勳貴之援乃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
母宜更擇美配齊主不從丁亥立李氏爲皇后以段氏爲昭儀子
殷爲皇太子庚寅以庫狄干爲太宰彭樂爲太尉潘樂爲司徒司
馬子如爲司空辛卯以滑河王岳爲司州牧宇尚獻武妹樂陵長
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眾威望之重爲諸將所服爲
齊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聞之必喜而
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南都
武太康元年更名寧都五代志南康虔化縣舊曰南都
先會于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吾得眾心必能平賊君
宜厚資之湘東王繹以霸先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之橫攻稽亭徐嗣徽擊走之　秋七月辛亥齊立世宗妃元氏爲
文襄皇后
后東魏孝靜帝妹
宮曰靜德又封世宗子孝琬爲河閒王孝瑜
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封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
沌爲尚書令　辛酉梁王詧入朝于魏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謀
云洛等
謀云虜複姓也
迎鄱陽世子嗣使鎮皖城
皖尚日懷寧縣松望江縣此城即皖
合浦郡蒙帝
太湖等縣皆漢皖縣地
縣古城也　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

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遣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
戰士千餘人咸勸大心走保建州（後漢改南郡有枝信縣江左僑置于弋陽界五代志弋陽縣併入固始）大心不能用戊
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大心使太子洗馬韋臧鎮建昌有甲士五千
聞尋陽不守欲帥衆奔江陵未發爲麾下所殺臧粲之子也于慶
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以瑱同姓待之甚
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徇南諸郡（豫南謂彭蠡湖以南也）以瑱
爲湘州刺史初巴山人黃法𣰰五代志臨川郡崇仁縣梁置巴山郡）少勁捷有膽力步行日三百里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
領出入郡中爲鄉閭所憚侯景之亂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謝下
江州自巴山順流赴江州爲下命法𣰰監郡事法𣰰屯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

襲新淦（新淦縣漢屬豫章郡五代志屬廬陵郡○淦音紺）法𣰰敗之陳霸先使周文育進
軍鄱陽法𣰰引兵會之　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
將精兵五千襲之約覘遺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
湘東王繹改宕都爲宕州沈約曰劉備分南郡立宕都郡梁以宕都郡置宕州隋并宜都入夷陵郡）以
王琳爲刺史　是月以南郡王大連爲江州刺史　魏丞相泰以
齊主稱帝帥諸軍討之以齊王廓鎮隴右徵秦州刺史宇文導爲
大將軍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鎮關中　益州沙門孫天
英帥徒數千人夜攻州城武陵土紀與戰斬之　邵陵王綸大脩
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左衞將軍王僧辯信

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
王逗江陵授以湘州　齊主洋初立勵精爲治趙道德以事觸黎
陽太守清河房超超不發書梧殺其使者主簿之命守宰各設棓
以誅屬請之使久之都官郎中宋軌奏曰若受使請賊猶致大戮
身爲枉法何以加罪乃罷之司徒功曹張老上書請定齊律詔右
僕射辭琡等取魏麟趾格更討論損益之（驍騎將軍格見一百五十卷武帝大同七年）
主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陳必死（魏齊之間六軍宿衞之士
分爲六坊然後取之簡之百係皆其勇可係任係任也）又簡華人
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百有上中下
是爲九等）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九月丁巳魏軍發長安（發長
安而東伐齊）　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鸚鵡洲在江夏江中昔黃祖使禰
衡賦鸚鵡賦於此洲因以得名洲之下即鄂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聞之遣其
子威正侯頵將兵擊之龍虎敗奔於僧辯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
前年殺人之姪（謂殺河東王譽也）今歲伐人之兄（兄謂於緯也）以此求榮恐天
下不許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築其麾下於西
圍（圍在郢城西僧辯放曰西圍又有東圍在城東東湖上）弟泣言曰我本無佗志在滅賊湘東
常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樹儲欲戰則取笑千
戰不容無事受縛誉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
頵自倉門登舟北出（據姚思廉梁書倉門郢城北門臨江阻險）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
平王恪爲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王僧辯
爲領軍將軍綸遇鎖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軍器
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涸飲寺僧法聲賢綸於嚴穴之下綸長史
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橛流民以求樹仗（時流
民於北江州結七橛以相係）　綸出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於

齊昌據魏收志梁武帝置北江州治鹿城關領義陽齊昌新昌梁安齊興光城郡五代志黃州木蘭縣梁曰梁安郡又有義陽郡後齊罷湘州後改曰北江州則齊昌亦當在木蘭縣界唐省木蘭入黃岡縣宋白曰吳置衡春郡晉惠帝改西陽郡南齊北齊改西陽爲齊昌郡爲齊州道使請和于齊齊以綸爲梁王　湘東王繹改封皇子大款爲臨川王大成爲桂陽王大封爲汝南王　癸亥魏軍至潼關　庚午齊主洋如晉陽命太子殷居涼風堂監國　南郡王中兵參軍張彪等起兵於若邪山若邪山在今越州東南四十里攻破浙東諸縣有衆數萬吳郡人陸令公等說太守南海王大臨往依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橈敗以我自解不可往也　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甯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爲秦州刺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嘘陵王應爲江州刺史以文盛爲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西陽卽今黃州黃岡縣古之邾城也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子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叱羅房複姓　綸不爲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州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爲繹所厚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綸之故史也開城納之魏收志鄧州有汝南郡治上蔡縣五代志竟陵郡舊置鄧州所領有漢東郡舊曰上蔡則汝南城卽漢東縣城也又按姚思廉梁書汝南治安樂重城宋白曰晉汝南郡人流寓夏口因僑立汝南郡汝南縣於滻口荊湘記云金水北岸有汝南舊城是也任約遂據西陽武昌　裴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召之以爲新興永留二郡太守新興郡置於江陵縣界永南郡置於襄陽南漳縣界又以南平王恪爲武州刺史鎮武陵武陵唐爲朝州至我朝改爲鼎州　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獻爲齊州刺史鎮齊昌任約舉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　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加殊禮　梁王詧還襄陽　黎州民攻刺史張賁棄城走五代志義城郡梁曰梁安置以爲北益州刺史楊黎州屬之利州是也州民引氐酋北益州刺史楊法琛據黎州魏以武興爲東益州氐王楊氏居之梁蓋以爲北益州於平興也州下卷楊法琛治平興則梁置北益州於平興也命王賈二姓詣武陵王紀請法琛爲刺史紀深貴之囚法琛貢子崇顗崇虎冬十月丁丑朔法琛遣使附魏　己卯齊主洋至晉陽宮宪是廣武王長弼與并州刺史段韶不協及齊主將如晉陽長弼言於齊主曰韶擁彊兵在外恐不如人意豈可徑往投之齊主不聽既至以長弼語告之曰如君忠誠人猶有讒況其餘乎長弼永樂之弟也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段韶爲右僕射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立皇子大鈞爲西陽王大威爲武甯王大球爲建安王大昕爲義安王蕭子顯齊志甯蠻校尉治西陽領齊興晉熙二郡義安郡治尋陽後齊志義安郡治湖口縣有義安郡城宋白曰湖口縣古之柴桑縣也晉義熙中分柴桑置湖口縣屬江州義安郡大擧爲殺建王沈約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立殺建郡於漢南海郡四會縣地大圜爲梁梁王　齊東徐州刺史行臺辛術鎮下邳十一月侯景徵租入建康術帥衆度淮斬之焚其穀百萬石遂圍陽平景行臺郭元建引兵救之壬戌術略三千餘家還下邳　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猾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曰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詣衞書信恆通　甲子東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湘東王繹爲相國總百揆繹不許　魏丞相泰自宏農爲橋濟河至建州丙辰齊主洋自將出頓東城卽晉陽之東城也　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曾久雨自秋及冬魏軍畜產多死乃自蒲阪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已東皆入于齊　丁卯徐

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于通趙威方仍進軍大雷口永經注江水東過鄱縣南東逕白虎磯北又東逕貝磯北又東逕黎磯北北岸烽火洲即皐洲也北北對皐口皐水出龜頭山逕梁定州城南又逕梁司豫州城東又南歷齊安郡西又東南歷赤亭下分爲二水南流注于江侯景又南歷齊安郡西又東南歷赤亭下分爲二水南流注于江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考異曰典略七月景軍次濡須使梁仲宣知留府事按典略九月景請梁妃主同宴梁帝紀十月乙未景遣太宗幸西州不容七月已在濡須今從南史　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子左衛將軍柳敬禮謀起兵誅王偉以拒景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會理乃與約西鄉侯勸東鄉侯勔同舉事遣

鬼安樂侯久理潛往長蘆今直州六合縣有長蘆鎮及長蘆寺清曉日長蘆鎮在滁河西南　集眾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中宿世子中宿侯之世子也沈約曰中宿漢舊郡屬南海郡吳改屬始興郡　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勔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禮考究其事錢塘褚冤以會理故賁亦求於省問事之所起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郎豈不爲我致此卿雖忍死明我心實欲殺賊不必爲證冤竟不服偉乃舍之而殺理會等五人初景之遣仲禮歸司州也餞于後渚敬禮謂仲禮曰貝令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及是週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家敗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久理既聚眾將渡江攻城及城中事敗其

外別先責絹五疋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兎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常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至是得罪卒於配所　武陵王紀遣濮州刺史楊乾運南梁州刺史譙淹合兵二萬討棱法琛法琛發兵據劒閣以拒之　侯景遣建康

梁紀二十　起大寶二年盡元年凡二年

太宗簡文皇帝下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後學吳郡嚴衍　補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資治通鑑補　

遣儀同三司田遷赴伯超救之稜風敗走考異曰典略去年十一月彪自圍錢塘與趙伯超救之稜風敗走伯超敗於陽平死者八萬餘人走還剡伯超兄子稜在彪軍中謀殺彪偽請與彪盟引小刀授之刀遞至心被以手接之刀斜入不深彪頓絕稜謂已死出外告彪諸將云彪已死當共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之彪已蘇翻擊謂曰我尚活叫與手武遂誅稜彪復奉表於湖東王繹今從太清紀稜伯超之兄子也　癸亥齊主

梁書南史投尸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鳥漂零周迴數步

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百姓憐之爲立祠廟

獨不霑漉酒主帥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雪霧糅唯家壙

梁王詧乃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而　或告齊太尉彭樂謀反

壬辰樂坐誅　齊遣散騎常侍薛文皎使於江陵湘東王繹使兼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四　梁紀二十　二　思適齋

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　庾景以王克爲太師宋子仙爲太保元

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王偉爲尚

書左僕射梁超世爲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多以

子仙元建化仁爲佐命元功偉超世爲謀主子悅彭偽主聶鄴

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爲爪牙梁人爲景川者則故將軍趙

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

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宏正等皆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

之任也　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庾景殺之　杨乾運進據平

興平興者杨法琛所治也法琛退保魚石洞乾運焚平興而歸五代

志義城郡領谷陵舊曰白水置平興郡唐志武德四年以利州之

景谷及龍州之方維置沙州貞觀元年州廢省方維爲縣以景谷

屬焉利州西有白崖二鎮戍九域志文州曲水縣有方維鎮劉昫曰利州景谷縣漢白水縣地宋置平興縣隋

爲景谷縣　李遷仕收眾還據南康陳霸先遣其將杜倫明等拒之生

擒遷仕斬之考異曰太清紀在四月云遷仕進霸先於零陵縣遇遷仕敗走霸先追擊相距百餘日是月廣州刺史蕭勃遣歐陽頠水步萬餘人來援陵與戰大破之斬墨仕首歐陽頠絕稜謂已死出外告徐儉悉降勸先引軍前進今從陳書　湘東王繹使將軍先進兵取

江州以爲江州刺史　三月丙午齊襄城王淯卒　庚戌魏主寶

炬殂年四十五太子欽立　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蘆洲在武昌西

昔伍子胥去楚出關於江上求渡漁父歌曰芻芻兮我思慮之淵子胥既渡解劒與之辭不受漁父遂覆舟而死劒其處水經注沔水南對夏口西北有白崖磯九域志文州曲水縣有方維鎮劉昫曰利州景谷縣漢白水縣地宋置平興縣隋洪與蘆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亦曰伍洲　己未齊以

湘東王繹爲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齊司空司馬子如自

求封王齊主澤怒庚子免子如官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眾西上

攻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留王偉居守閏月景發建康考異曰梁帝紀三月丁未景發京師典略云閏三月丁未按乙卯徐文盛克武昌己巳發建康閏三月甲戌朔無丁未蓋字誤也　自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四　梁紀二十　三　思適齋

頭至新林舳艫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龍祖於齊安五代志蕲

州黃岡縣齊曰南安置齊安郡九域志黃岡縣有齊安鎮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堅水死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甲辰魏葬文帝於永陵文帝性強果孝武時爲太尉高歡將改葬其父誦廷追贈太師百寮會弔者皆拜文帝獨不拜曰安有生三公而拜贈太師邪及葬大位櫬歸宇文護登遣遥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機也既而大運未終竟保天祿云

鄖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伏牀騎背爲馬恃徐文盛軍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蒲酒爲樂庚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鄖州丙午大

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由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相踵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臥五色彩辮其髮辮交結也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於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髮開彩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陽滆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宏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上不勞遠擊但守巴邛巴邛即巴陵有巴邛山　以逸待勞無虜不克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白岳陽武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據梁書胡僧祐傳時西沮蠻反使僧祐討之令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繹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邛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湖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塔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己急追之及於芊口據姚思廉梁書芊口在南平郡安南縣界呼僧祐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水經註澧水過作唐縣北而東逕安南縣南又東與赤湖水合二縣皆屬南平郡巴陵志洞庭湖在巴邛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亙七八百里又有赤亭城三面臨水即胡僧祐所據杜佑曰巴陵郡西華容界有赤亭城城近赤亭湖因名任約擒於此　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江陵百里洲盛宏之荆州記曰百里洲在枝江縣北而東逕安南縣洲繞布川中百里洲最爲大　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

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慙反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悉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眾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背綴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築王登間矣景克郢州刺史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牙五代志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武寧郡梁置武寧縣漢舊縣也其地當在今郢州長壽縣西北宋白曰桓元立武寧郡於故稚縣城其處有長林縣與鄰俱立分稚縣所置也　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眾議欲答以矣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敗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建水待時進軍咨聞之召其軍還僧祐南陽人也　五月魏隴西襄公李虎卒

矣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太半湘東王繹遣智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據梁書胡僧祐傳時西沮蠻反使僧祐討之令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繹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邛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湖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塔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己急追之及於芊口據姚思廉梁書芊口在南平郡安南縣界呼僧祐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水經註澧水過作唐縣北而東逕安南縣南又東與赤湖水合二縣皆屬南平郡巴陵志洞庭湖在巴邛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亙七八百里又有赤亭城三面臨水即胡僧祐所據杜佑曰巴陵郡西華容界有赤亭城城近赤亭湖因名任約擒於此　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江陵百里洲盛宏之荆州記曰百里洲在枝江縣北而東逕安南縣洲繞布川中百里洲最爲大　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

能測侯景之始降也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
去元英曰景爲國立效師云舉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邊圍
臺城元英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
落穫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
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釋許之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
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眾擒約送江陵景聞之乙
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配宋子仙等眾號二萬戍郢城
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考異曰梁帝紀作魏司徒棗化仁按魏司徒安得爲景守城今從典略　范希榮
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
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鮑泉及戴僧朔於黃鶴磯
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言樓船四合如雲江爲之暗　子仙且戰且走至
白楊浦白楊浦蓋去郢城未遠　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
之乃倘舜攻城時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

碎散又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鸚鵡洲水中郢城遂破　庚午
齊主淫以司馬子如高祖之舊復以爲太尉子如少機警有口辯
好交游豪傑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
撫諸兄子慇懃當時名士莫加欽愛世亦以此稱之　江安侯圓
正爲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眾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
畀爲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
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荊益之豐自此始矣梁正武陵王紀第二字也　陳霸先
引兵發南康贛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爲難曾水漲數丈三百里閒巨石齒沒霸先進頓西昌章貢縣源於江
山經零都而會于章水西江導源于南安大庾縣之聶都山與贛
水合會于贛水二水合而爲贛在州治西北流一百八十里至鴻
安縣界由萬安而上爲灘十有八怪石如犀錐突兀廉纖盤旋視十八灘故俚俗以爲

上下三百里瀕石臨立西昌縣
周廻陵邵今在吉州太和縣西　錢勒將伐柔然突厥酋長土門
遂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土門特其彊盛求婚於柔然柔然
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
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
之　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侯景還
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鄱默城
晉將鄧默反時所築城也繹以瑱爲南兗州刺史景悉殺瑱妻子及弟辛丑王
僧辯乘勢下湓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於巴邱此吳所謂
巴邱縣也屬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石以資之
廬陵郡界　丙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
八月壬寅朔王僧辯振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
陽城走晉熙人王僧振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

之　魏收志梁武帝置沙州治白沙關城領建寧齊安都當在黃州黃岡縣界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
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　初侯景既克建康常言吳
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
壁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讒思
欲離間其羣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
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
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尋光殿學士謝昊爲詔書以爲弟姪爭立皇
辰失次背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
齊入逼帝幹之棟歡之子也華容公歡昭明太子妃蔡氏昭明既薨武帝爲
章王薨謚曰安　金華敬妃
爲敬太皇太后　昭明太子妃蔡氏昭明既薨武帝爲
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
王氏爲皇太后妃張氏爲皇后以劉神茂爲司空
主洋如趙定二州五代志趙郡大陸縣傳曰廣同置屬殷州及南和
別立金華宮供侍一同常儀薨謚曰敬豫章太妃　九月癸巳齊
鄗郡後改爲南趙郡改殷州爲定州治中山
等帥兵入殷慶帝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
左右守之潛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拘禁館
遂如晉陽　己亥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江州

刺史陳霸先爲東揚州刺史　王偉恐帝尚存衆心未絕苦說矣
景弒帝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儁王脩纂進酒
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來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
何得言陛下此酒將不得盡此乎　言壽將盡於此酒　於是儁等齎曲項
琵琶　杜佑曰傅元琵琶賦云漢遣公主嫁烏孫念其行道思暮故使工人裁箏筑爲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
盤圓柄頃陰陽象也杜十有二配律呂也四弦法四時也以方俗
語之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爲名
釋名曰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杜摯曰秦人苦長城之役絃鼓
而敲之故本詳孰是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頭修頸而
小疑是弦鼓之遺制傅元云體圓柄直柱十有二其他皆兌上敛
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用兩制者謂之秦漢
據此事則南朝似無曲項琵琶五弦出胡中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因盡
醉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既醉而寢偉乃出僞進土囊修纂坐
其上而殂　年四十九　偉撤門扉爲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帝自幽縶之

後無復侍者及紙乃書壁及板障爲詩及文數百篇辭甚悽愴自
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贊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敬至於此命也如何偉見而惡之使人
於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豐侯循以南鄭與魏召循還江陵循以
無故輸城非忠臣之節　考異曰南史宜豐侯修今從梁書　報曰請待改命魏太師
秦遣大將軍達奚武將兵三萬取漢中又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
谷攻上津　五代志西城郡豐利縣梁置南上洛郡曰豐利後周省郡入上津郡唐以上津爲縣屬商州　循
遣記室參軍沛人劉璠求援於武陵王紀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
救之循恢之子也王僧辨等聞帝已殂丙辰啟湘東王繹請上尊
號繹弗許　丞主洋詔中書令兼尚書郎魏收撰魏史敕之曰好
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既又除收魏君故優以祿力使專
在秘閣不知郡事　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邱敗還

陰謀叛景景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
瞻雲麾將軍元頠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頠及別將李占下據建
德江口（五代志東陽郡金華縣有建德縣人馬唐武德四年復置建德縣分烏傷縣地州治所今東陽江新安江合於州城南）
十里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
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爲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等復上表勸進湘東王繹不許戊寅繹以湘
州刺史安南侯方矩爲中衛將軍以自副方矩方諸之弟也以南
平王恪爲湘州刺史侯景以道伯超爲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
爲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爲中軍都督謝答仁爲右廂都督李遵
爲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　己卯侯景矯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
相以下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於景冊書上賊徒驚駭

競射之不能中己丑濛章王棟禪位於景景卽皇帝位於南郊將
登壇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光遶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鼓
譟而上將登御牀牀腳曰陷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幷其
二弟橋樛同鎮於密密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
祭七世祖考幷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阿爺名標
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侯景本懷朔鎮人魏敗鎮爲朔州）　眾咸笑之景素有
知景神名乙羽周者白外祖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爲元皇帝
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
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
之不許輒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撲不殊
時都下王侯原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

獨鬱茂及景篡位修南郊路僞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
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枯生使長數尺時既冬月忽
茂若春景乃大驚惡之悉令斫殺　壬辰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
爲郢州刺史韶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
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及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
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
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踏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

日時賓客滿坐韶大慙　益州長史劉孝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
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十二月丁未謝答仁李慶緒攻建
德擒元頠李占送建康（頠音鬱）　景戕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齊主
蓬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恆爲之飲食護視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四　梁紀二十　十五　思補樓
簡文大寶二年

太原公主勃海王歡之女是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中山王殺之幷其三子
謚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
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以安置七廟神主故謂之七帝寺　至
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高歡之女也）　寵遇異於
諸元開府儀同三司吳陽公元暉業（魏濟陰王暉業齊受禪降封吳陽王）以位望隆
重又志氣不倫尤爲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鬻
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聖與人（韶奉璽於齊兒上卷上年）何不
言知卽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問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
汾水氷沈其尸孝友彧之弟也齊主嘗剃元韶鬚髮加之粉黛令
婦人服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爲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世祖孝元皇帝上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在位三年降于魏尋爲魏人所殺改元一）

壬承聖元年是年十一月方即位改元○正月湘東王以南平
內史王褒爲吏部尚書褒褒之孫也　齊人屢侵侯景邊地甲戌
景遣郭元建帥步軍趨小峴侯子鑒帥舟師向濡須己卯至合肥
齊人開門不出乃引還　丙申齊主湛伐庫莫奚大破之俘獲四
千人雜畜十餘萬齊主連年出塞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唐邕練習
軍書自督將以降勞效本末及四方軍士彊弱多少番代往還器
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齊主前簿
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齊主嘗曰唐邕彊幹
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
人也寵待賞賜羣臣莫及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
馬輕裘與卿共敝又嘗登童子佛寺望幷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
曰此是金城齊主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或時切責侍
臣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重如此　魏
將王雄取上津魏興東梁州刺史安康李遷哲軍敗降之五代志西城郡
安康縣舊曰富都齊置安康郡後魏置東梁州按蕭子顯齊書安
康南都二縣皆齊所置魏收只書安康郡漢中郡之安陽縣也
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柔然頭兵可汗自殺其太子菴羅
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帥眾奔齊餘眾復立
登注次子鐵伐爲主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
謂之特勒考異曰諸書或作勅勒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湘
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舸艦數百里
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江南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
又以舸舟千艘載戰士類篇曰鶂船長艘王僧辯傳鶂舸其中載士兩邊悉八十
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濤蓋今之水哨馬舸其狀考異曰典略作烏鶂舸千艘今從梁書僧辯應細船皆
白蓋水陸俱下也　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
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於大雷丙辰發鵲頭中江而風
浪大作帥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
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戊午侯子鑒還至
戰鳥子鑒蓋自合肥遁杜佑曰宣州南陵縣有鵲洲後漢有鵲
在江中本名孤圻昔桓溫率兵東下住此圻中背烏驚噪因名戰鳥圻孤
官軍下之既而安行以戰鳥驚噪因名戰鳥圻按晉溫
有題靈山寺詩下注戰鳥蓋戰鳥圻後爲靈山寺　西軍奄至子
鑒舉懼奔還淮南淮南今太平州當塗之地　侯景儀同三司謝答仁攻劉神
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
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
瀨七里瀨在桐廬縣距建德七十餘里與嚴陵灘相接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
不畏神茂同心別將王曇朗通竝據外營降於答仁答仁送之建康　癸酉
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幸未亦降於答仁答仁送之建康　癸酉
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淮
東王繹王僧辯之罪眾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
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
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
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
子鑒乃捨舟登岸開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驀大喜
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
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
又以舸舟千艘載戰士類篇曰鶂船長艘王僧辯傳鶂舸其中載士兩邊悉八十
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濤蓋今之水哨馬舸其狀考異曰典略作烏鶂舸千艘今從梁書僧辯應細船皆

令退縮西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眾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翻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鴻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初景之圍臺城也拔軍三十萬兵士望見景眾二萬至是僧辯等破子鑒下歷陽皆求陳而其一千破任約精兵二萬至是僧辯等破子鑒下歷陽皆求陳而其眾已舉幡乞降景問乏大懼涕下復面引衾而臥良久方起歎曰咄咄咄吐出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乃強言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舫舸及海艚方言船短而深謂之舫以石絕之塞淮口縱

淮作城自石頭至於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竭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豈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誠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事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三年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考異曰陳書云橫隴立柵今從典略眾軍次連八城直入石頭東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王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蕩輅無遺史言王僧辯御軍無法失伐罪弔民之意戊子僧辯命侯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諸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在克良久曰逋平原持去杜幼安　劉昫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爲大劉碓先進共足寸寸斷侯景傳中趙思賢兼平原太守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之以至於頭大劉碓者爲大劉刀發機如碓使之踏之詣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丁亥王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招提寺在石頭城北侯景帥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眾城寡應分其兵勢

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禹貢曰淮海惟揚州長鯨謂侯景古者伐國取其鯨鱉以爲大戮岳陽王詧據襄陽與湘東爲敵故斥爲短狐短狐域也含沙射人中之者死易曰小人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時和雖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致嘉祥之事也云春爲青陽者言春之氣和則青而溫陽也云夏爲朱明者言夏之氣和則赤而光明也云秋爲白藏者言秋之氣和則白而收藏也云冬爲元英者言冬之氣和則黑而清英也四時和謂之玉燭釋云此釋太平之時四時和暢以君德輝動于內則和氣應于外就而言之謂之玉燭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蔡郡戍主郭正買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侯瑱辯之發江陵也敬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臺城六門大司馬門萬春門東華門西華門太陽門承明門　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宦孫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竟已殂豫章王棟及

二弟橋櫺相扶出於密室逢杜龕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別索馬仗會侯子鑒渡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讐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　梁盛弘之荊州記曰直瀆在方山王志計脇太守管下有直瀆吳孫氏所開溫庭筠過吳景帝陵詩虛開直瀆三千里青蓋何曾到洛陽按侯子鑒王偉已渡江非方山之直瀆也沈約安帝立縣王偉辯問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其朋耶頗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命也工拙在人使漢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偉之此言亦以愧僧辯也　尚書

左丞虞騭嘗爲偉所辱乃睡其面曰死虜脯復爲憲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慙而退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王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田遷東攻劉神茂有餘兵在晉陵　因驅掠吳民東趣吳郡　夏四月齊主遣使大都督潘樂與郭元建將兵五萬攻陽平拔之　王僧辯啟陳霸先鎮京口　考異曰陳紀高祖廉接郭元建遣僧辯啓高祖鎮京口按是時徐嗣徽爲南徐州刺史蓋爾先但領兵戍京口耳未爲刺史也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南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　補註資陵內西域國也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問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湘東於兄弟次第七故呼爲七官　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爲己瑞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

滿爲竟陵王圓普爲譙王圓肅爲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固諫不從僧略僧辯之弟怦勉之從子也初嘉城之圍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普爲譙王圓肅爲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固諫不從僧略僧辯之弟怦勉之從子也初嘉城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惡不欲行內銜之會蜀人費合告怦反怦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爲反徵詣怦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醜之何益紀乃誅詠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略永豐侯撝欺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宏豐侯諮議參軍劉璡爲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譖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遣之璡苦求還中記室暨登私謂璡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璡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

與府侯分義已定府侯謂宜豐侯循　豈以吳險易其心乎父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違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爲己用乃厚禮遣之以宏豐侯循爲會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循府長史蜀郡太守　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間侯景敗走帥舊人欲北出候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沈約曰嘉興本名長水奉改曰嘉興今秀州是也北至吳郡一百五十五里　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已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松江在今吳縣一名笠澤在吳縣南四十里　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儁田遷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儁腹抽其腸儁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塿二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爲小妻以其兒鵾爲牌直都督待之甚厚鵾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蕤密圖之葳蕤答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景自混瀆下海魏收志東安郡新泰縣有蒙山景欲浮海趣山東復入北也　己卯景曹緹鵾語海師海師習知海道者也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臨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呼海師向京口考異曰典略云舟人李槓文紹景向前徐州今留梁書因謂景曰吾等爲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鵾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抉船底欲入水鵾以矟刺殺之竟向京口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聞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證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街頭乃傳其首江陵俄其手使謝威棄逐於齊梁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幷骨皆靡深陽公主亦預食焉考異曰典略云復京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甲申齊

高顴色亦少異低眠屢顧群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性猜忌好殺戮恆以手刃爲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食或先斷手足割舌剖鼻經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恆聞叱咄聲又處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叩其心者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並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下自篡位至敗百日而已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剃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蠶室及齊主洋即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答仁皆降於侯瑱瑱送伯超答仁幷田遷等於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謂伯超曰卿荷國事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伯超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因命送伯超及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謝答仁伏知命於江陵伯超等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稱歎功德僧辯懌然乃謬答曰此聖上威德羣帥用命老夫何力之有焉初僧辯之出獄僧辯之下獄出獄皆在太清三年　其母深相賀厲辭色俱嚴且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佑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是僧辯克復舊京功蓋天下母恆訓之謙損勿以富貴驕人朝野共稱之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　乙丑葬簡文帝於莊陵廟號太宗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宏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閒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甲申齊

以吏部尚書楊惜爲右僕射以太原公主妻之公主卽魏孝靜帝之后也　楊乾運之卻北劍閣　魏澄矣武進擊之大破乾運於白馬陳其俘械於南郭城下　白馬陳其俘械於南郭城下且遣人啓宣豐侯循循怒出兵與戰都督楊紹伏兵擊之殺傷殆盡劉璠還至白馬西劉璠自成都還魏收志華陽郡五代志漢中郡西縣舊曰嶓冢縣亦屬華陽都其名待之如舊交時南鄭久不下武詣屠之泰長安太師泰素聞其名待之如舊交時南鄭久不下武詣屠之泰將許之惟令全璠請之於朝　朝謂魏也　泰怒不許璠泣請不已泰曰事人當如是乃從其請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繹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謁山陵修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封永寧郡公陳

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封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　霸先長城縣人也杜佑曰湖州長城縣吳王闔閭避弟夫槩築城狹而長晉武帝太康三年立　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殿直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十五百言詩五百言詩今之五十韻詩也　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爲折衷　魏達案武遵尚書左丞柳帶韋入南鄭說宏農侯循曰一旦間爲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臠肉而殺之　丙戌齊合州刺史斛斯昭攻懋陽拔之　丁亥湘東王下令以王偉等既死自餘衣冠舊族被逼偷生猛士勠力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初扶風竇泰逆紇合鄰人以係新蔡　沈約宋志江州所部有南新蔡新蔡郡不言僑置之地似云去京都水行一千三百七十六里有綠以水程約言之南新蔡郡當置於今潁州界五代志潁州真陽縣舊曰永興隋開皇初改

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係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爲爲忠乎豈若轉禍爲福使慶流子孫耶循乃請降帶韋慶之兒子也開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開城中食盡請攻之大都督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也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視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則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鬬則成敗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於是劒北皆入於魏　六月丁未齊主逐還鄴乙卯復如晉陽庚寅立安南侯方矩爲王太子　齊遣散騎常侍謝季卿來賀平侯景　衡州刺史王懷明作亂廣州刺史蕭勃討平之　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偦辭偦辭以與齊通好皆不許秋七月辰陵僑人朱盛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四　梁紀二十　元帝承聖元年

酋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偦偦辯曰人之情僞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亟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偦辯乃命武州刺史杜龕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　八月魏安康人黃眾寶謀反攻魏興執太守柳桮進圍東梁州（梁置南梁州於西魏都西魏改梁收志後魏太延五年洲置魏興郡於上洛郡界僑陽亭縣即洛州後改爲商州）令桮誘說城中桮不意欲激我耳乃謂循曰王欲之荊爲之益武陵王紀封循爲隨（梁王故以王稱之）循辭循起長城北至社子戍四百餘里遶三十六戍（此長城蓋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按輿律金傳夏國攻掠朔律金傳在烏突戍東）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寶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爲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歷下萬人多江淮輕盜從王偦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偦辯不能禁偦辯以宮殿之燒（謂軍人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也）恐得罪欲以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桮唯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且尋除魏

琳遂責乃密啟王請誅琳于以琳爲湘州琳曰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于子方略爲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爲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

琳軍五代志太舟卿梁初爲都水臺使者天監七年改爲主舟卿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也主舟掌提渠　載有寵于王而御下峻刻荊州人疾之如讐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竝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以往諭之納對曰刳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臠割出其心向之扑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讓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　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湘東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嗚太常爲承聖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

而已時有兩日俱見　丁丑以安豐侯循爲湘州刺史　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略爲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爲永嘉王追尊母阮脩容爲文宣皇后侯景之亂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北盡武寧岳陽王答分界嶺南復爲蕭勃所據部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而已　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涇口破之衡州治衡陽縣縣東二十里有烝湖其涇口即湖口也唐志涇州有涇口成丁皮曰湘東有涇水張舜民郴行錄亦謂之涇水口南行七十餘里有空靈岸考異曰典略作空雲城今復州沿江東北下通漢教港神林港象湖滋新打口石頭口得涇溪口皆非丁道貴敗處唯此耳之涇州日按郴行錄對境圖之涇溪口是　道貴弁等陵其眾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崱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宣惠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明

梁紀二十一　起承聖二年盡承聖三年

世祖孝元皇帝下

庚承聖二年魏元欽二年齊高洋天保四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丙子山胡國齊離石戊寅齊主浚討之未至胡已走因巡三堆大獵而歸　以吏部尚書王褒爲左僕射　己丑齊改鑄錢文曰常平五銖　二月庚子李洪雅力屈以空靈城降陸納納囚洪雅殺丁道貴納以沙門寶誌詩讖有十八子以爲李氏當王天監中寶誌爲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蔚卓應死餘人故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甲辰推洪雅爲主號大將軍使乘平肩輿列鼓吹納帥眾數千左右翼從　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王雄至東梁州黃眾寶帥眾降太師泰救之還其衆帥於雍州　齊主浚遂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爲可汗卒子料羅立號乙息記可汗考異曰顏師古隋書突厥傳云弟邀可汗立今從周書及北史三月遣使獻馬五萬於魏柔然別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可汗考異曰魏書北史蠕蠕傳皆云立鐵伐爲可汗突厥傳皆云立鄧叔子爲可汗蓋諸部分散各有所立也乙息記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乙息記卒捨其子揭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考異曰周書作木汗附書作俟斗木杆今從北史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詣版爲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圖照之謀也圖照時鎮巴東巴東信州執醫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荊鎮爲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乃殺子糾左傳齊無知殺其君雍廩殺無知公子小白自莒入子糾魯莊公伐齊納子糾魯師敗績齊魏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咸難之大將軍代人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阻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　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按下文陸納大岸爲城甲子王僧辯攻拔之乙丑進圍長沙則車輪之地蓋據湘江之要去長沙不遠也王僧辯考異曰僧辯傳云與陳霸先諸將議都督於僧辯霸先讓都督今從典略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爲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於車輪　戊戌齊主浚還鄴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於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宿勤知其還襲之於赤泉唐志涼州姑臧縣有赤泉烏泉因名輒員五千一百八十里軍之最大者也獲其僕射乞伏觸拔　陸納夾岸爲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宏豐侯循親受矢石拔其二城納眾大敗步走保長沙乙丑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壟上視築圍壘吳藏李賢明帥銳卒千人開門突

出蒙楯直進趣僧辯時杜崱杜龕並侍左右甲士衞者止百餘人力戰拒之賢明乘鑑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據胡牀不動裴之橫從旁擊藏等藏等敗退賢明死李賢明本侯景將也景敗歸王琳藏脫走入城　武陵王紀至巴郡閻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遣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紀以爲潼州刺史以爲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安同心戮力保國甯民而兄弟尋戈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劒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五代志晉安郡梁置南安州後改爲安州晉安舊曰南安西魏改曰安　與灘探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

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爲前軍侯呂陵虜三字姓　至劒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涪水自龍州州治涪其城西臨涪水　乾運以州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據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五代志隆山邵隆山縣舊曰犍爲縣置江州　迥使原珍等躡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聞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實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爲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眾曰敢諫者死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鱗川護軍陸納和梁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帝拔任約於

獄以爲晉安王司馬帝封子方智爲晉安王　使助灘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本今爲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績之女使宣猛將軍劉棻與之俱　庚辰巴州刺史余孝頃將兵萬人會王僧辯於長沙　豫州太守觀甯侯永昏而少斷左右武毚奴用事軍主文重疾之永將兵討陸納至宮亭湖重殺毚奴永軍潰奔江陵重將其眾奔開建侯蕃蕃時鎮鄱陽遂殺毚而并其眾六月壬辰武陵王紀梁連城攻絕鐵鎖陸納和告急相繼上復拔謝答仁於獄去年侯景敗得謝答仁不殺而囚之以爲步兵校尉配兵使助灘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眾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納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

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使將兵西拔峽口　甲辰齊章武景王庫狄干卒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將眾七千梁壘與陸納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曰吾年爲如家人禮陸納既平湘州諸軍相繼西上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謬有平亂之功齊此樂推事歸當璧左傳楚共王無家適立禹乃大有事於羣望而所日請神擇於五人者以璧見於羣望日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者齊而長人拜康王跨之壘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違之平王弱抱以入再拜皆壓璧後平王卒有楚國　僞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鞭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瘠不盡言辭無復相見之期讓棄永罷懽愉之日心平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憾憂不知所爲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以前旨還蜀奉業知紀

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紀以
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綵綵是
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爲賞前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
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稱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
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答仁任約進
攻陵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諸城已降江陵
兵斷道故不發退　順流東下遊擊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
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
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
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
瀘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紀屬籍賜姓蕭氏下

劉孝勝獄已而釋之上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
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聞之號哭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于是
哭世子不絕聲上頻使視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阿
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上竝命
絕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乙未王僧辯
遣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撝屢
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還人悅攻之
則將士傷還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撝與宕都王圓肅帥文武詣
軍門降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
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撝及圓肅竝爲開府儀同三司
以迥爲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寵於是擢用賢
才以甯頵一方初丞相府田曹參軍隴西辛昂隨迥伐蜀以功授
輔國將軍至是迥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雜俗
雜昂既達於從政乃復表昂行成都令事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
翁講堂因其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
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
生等竝深感悟歸而告其父兄曰辛君教誡如是豈可違之於是
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
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懍御史中丞劉毅諫曰建業王氣已盡
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
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盛宏之荊州記曰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

九十九洲楚謠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　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
郎周宏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君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
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百姓未見與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
王宋名天子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宏正等
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長計宏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長計
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堂後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
欲還建康諸卿以爲何如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
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僻都山陵所在荊鎮邊
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
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
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

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以湘州刺史王琳爲衡州刺史

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丙子以護軍將軍陸曨和爲郢州刺史法和爲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術教化部曲數千人通謂之弟子　契丹寇齊邊壬午齊主

霍北巡襲定州安遂伐契丹　齊主霍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　退北齊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二年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眾繼之　步大汗薩三字姓考異曰梁書作邢果遠步六汗薩今從北齊書北史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　冬十月丁酉齊主霍至平州從西道趣長城　書傳征烏桓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後人因謂之長城使司徒潘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使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斷契丹走路　魏收地志營州統內

上密令其將徐佛受圖之佛受使其徒詐爲訟者詣蕃遂執之上以佛受爲建安太守以侍中王質爲吳州刺史質至鄱陽佛受置之金城自據郡城掌門管　左傳蔡秬子曰鄭人使我掌門管也北門之管杜預註曰管鑰治舟艦甲兵質不敢與爭會蕃故部曲數千人攻佛受佛受奔南豫州侯瑱殺之質始得行州事　十一月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爲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爲右僕射　己未突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　癸亥齊主霍自晉陽北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　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魏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　十一月齊宿預民

東方白額以城來降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甲戌承聖三年　魏元帝元年齊高洋天保五年春正月癸巳齊主霍自離石道討山胡遣斛律金從顯州道　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大孰城蓋在隋西河郡界　常山王演從晉州道夾攻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　水經河水東逕蒲川石窌山南又南逕蒲城東謂其地在蒲子縣西五代志汾州樓山縣有北石樓山又有石樓縣本漢土軍縣後魏置吐京郡此隋改縣曰石樓　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霍主命剉其五藏什長十人令九人食之肉及藏惡皆盡自是始爲威虐　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進圍涇州五代志江都郡永福縣舊曰浦梁置涇州領涇城東陽二郡陳廢涇州併二郡爲浦郡後周改浦郡爲石梁縣唐併石梁縣入六合北史梁涇州在石梁杜佑曰揚州天長縣梁於石梁置涇州　南

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爲之聲援辛丑使晉陵太守杜僧明帥三千人助東方白額　魏太師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汞以九爲上五代志曰泰命尚書盧辯崔猗周之建職置三公以爲論道之官又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其內命謂王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謂諸侯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子男之大夫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具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當之上大夫皇爲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爲一萬石其九伐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俱爲四十石凡頒祿視其年之上下歉至四釜爲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爲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爲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爲凶荒不頒祿盧辯傳曰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將軍開府儀同大將軍齊王憲平之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中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前後左右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上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大將軍齊王憲俱爲武帥部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五千戶以上州刺史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中郎將監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中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前後左右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大將軍齊王憲俱爲武帥部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五千戶以上州刺史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中郎將監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中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前後左右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

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荊
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微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
密爲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武帝太清三年楊忠入寇伯符以下逆擊降之因留於魏）帝弗之
信　柔然可汗羅辰叛齊主自將出塞大破之棲羅辰父
子北走太保安定王賀拔仁獻馬不甚駿齊主拔其髮兒爲庶人
輸晉陽負炭　齊中書令魏收擿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
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
中書舍人盧潛奏收誣罔一代罪當誅尚書左丞盧斐頓邱李恮
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淫云臣既結怨讎宗（盧李山東望十姓以爲讎宗）恐
爲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庶及尚書郎中王松年皆坐誅史鞭
二百配甲坊（甲坊洛甲之坊）斐庶死于獄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

謂之穢史潛度世之晉孫斐同之子松年遵業之子也　夏四月
魏主廓大攀羣臣秘書監柳虯執簡書告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
嗣子也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於公不才亦
由於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扈元輔之任乃不能訓誨有成
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託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師泰乃令
太常盧辯作誥以諭公卿深引以爲己罪　柔然寇齊肆州齊主
將自晉陽討之至恆州柔然散走儒大軍已還齊主以二千餘騎
爲殿衛貴伪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四面圍之齊主安臥平明
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
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老幼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
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

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棲羅辰超越殺谷僅以
身免　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　癸酉以陳霸先爲
司空　丁丑齊主洋復自擊柔然大破之　庚辰魏太師泰酖殺
故主欽　五月魏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黃國等作亂
五代志西城郡安康縣齊置安康郡魏置東梁州西魏改曰直州漢川郡西鄉縣舊曰豐寧置洋州及洋川郡考漢川志蜀分漢成固縣立南鄉縣晉改爲西鄉縣魏廢縣仍立豐寧成置豐寧縣開府儀同三司高平田宏河南賀
若敦討之不克太師泰命車騎大將軍李遷哲與敦共討熾等平
之仍與敦南出徇地至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考異曰典略云斬梁巴刺史牟安今從周書北史）　巴濮之民皆附於魏（春秋巴子之國三巴郡地是也春秋百濮之地在西城上庸之間）　辯自向五子王陷白帝遷哲擊之五子王遁去遷哲追擊破
之泰以遷哲爲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
採葛根爲糧時有異味輒分嘗之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軍士感
悅慶擊叛蠻破之羣蠻慴服皆送糧餼遷子弟入質由是州境安
息軍儲亦贍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累世雄豪爲鄉里
所率服性復華侈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

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
閹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閒縱酒飲讌盡生平之樂子孫
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柔然乞旃達官寇魏廣武（魏收志東夏州偏城郡帶廣武縣五代志延安郡豐林縣後魏置廣武縣及偏城郡宋熙寧九年省豐林爲鎮併屬焉）遷柱
國趙貴追擊破之（破正柱國趙貴原文作李緝按周書本紀乃貴非弼也攷貴傳亦然攷正）　廣州
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陳霸先推蕃勃爲廣州刺史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三年）內
不自安止亦疑之勃啓求入朝乙巳止以王琳爲廣州刺史勃爲

晉州刺史五代志同安郡梁置上以琳部眾彊盛又得眾心故欲
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
此今天下未定還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翦撲以官憂不過
疑琳琳分望有限宜與官爵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便鎮
武情琳自放兵作田爲國興捍君有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
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膺然其言而弗敢啓　散騎郎
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亦
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
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疆止失荊
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
之何益　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攻涇州王僧辯使侯

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未進又遣將軍尹令思
將萬餘人襲盱眙時齊與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徐預
廣陵涇州皆告急於齊齊諸將患之詔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
懷去就疆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請君不足憂吾揣
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徐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
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師猝至望風退走詔進擊超達破之回趣廣
陵陳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桑郡時吳明徹圍
齊海西海西縣前漢屬東海郡後漢屬廣陵郡齊明帝置東海郡將
海郡東魏武定七年改海西郡今西海州郎其地　詔將

尺美鬚髯汎涉墳典尤長吏事嘗爲頴川太守潁川西界與魏接
境因侯景背叛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交易而禁格嚴重
犯者非一基原悕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數日之中
刑判咸盡獄訟清息官民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愼無所營求皆
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顯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
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親過知仁斯
亦可矣　癸未有黑氣如龍見於殿內　柔然帥餘帑東徙且欲
南寇齊主霆帥輕騎邀之於金川虜志單于府帶金河縣其部金川與柔然
遁營州刺史蠡邱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數十人　鄧至羌酋
桁失國奔魏太師泰使秦州刺史宇文導將兵納之　齊段韶還

至宿預使舜士說東方白額開門請盟因執而斬之　秋七
月庚戌齊主霆還鄴　魏太師泰西巡至原州　八月壬辰齊以
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
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
上黨王渙爲左僕射　乙亥齊儀同三司元旭坐事賜死丁丑齊
主霆如晉陽齊主之未爲魏相也太保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
常侮之及將受禪隆之復以爲不可齊主由是銜之崔季舒譖隆
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齊主以隆之受任
既重知有冤狀便宜申滌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禁之尚書省
隆之嘗與元旭欲謂旭曰與王交當生死不相負人有密言之者
齊主由是發怒令壯士檠百餘拳而捨之辛巳卒於路久之齊主
追忿隆之執其子慧景等二十人於前齊主以鞭叩鞍一時頭絕

竝投尸漳水又發隆之冢出其尸斬截骸骨焚之棄於漳水　齊主使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帥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齊主巡四城欲以攻魏師魏師不出乃如舊陽　魏宏帥泰欲開廣梁漢舊路命侍中崔猷開通車路鑿山塹谷五百餘里至於梁州　帝好元談辛卯於龍光殿講老子　曲江侯勃遷居始興王琳使副將孫瑒先行據番禺（番音潘）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之何謹曰繹兵漢河席卷度江迫據丹陽上策也（謂東還建康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五　梁紀二十一　元帝承聖三年　十六

蕭氏係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懼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甯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去年壬琛將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丁卯帝停講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石梵在柄州河口上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庚午復講百官戎服以聽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爲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翼軫楚分）今必敗矣蠟御皆泣陸瓊

和開魏師至自鄀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帶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鄀州不須動也瓊和曰瓊和是求佛人倘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來援耳今既破疑是業報定不可逃也遂選州壁其城門以土塗城門（帥都江陵外城門亦依建康城門名之津陽門城東面東來第二門）選北風暴雨輕鋒還宮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揜水爲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爲之副左僕射王裒都督城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爲之副王公以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米石夜魏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柵州刺史裴畿棄柵走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宮外商民家已亥移居龕洹寺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江陵南岸謂之馬頭岸）遙爲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俄而有流星墜於城中帝拔蓍筮之卦成取龜式驗之因抵於地曰吾其死此下平因裂龍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選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

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遁己酉帝移居天
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劒進曰唯斬宗懍黃羅漢可以
謝天下（買臣罪其諫帝曰襲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眾中王
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開道先報江陵王琳爲鎮南將
長史至百里洲爲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
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對曰唯
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闔臺城破圍（時都江陵上臺所
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攻告城中兵曰援大至各思自勉
吾以聞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使速殺
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
釋之政之禮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

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
士明行賞罰眾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
內外大駭魏悉眾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答
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
和魏軍之初至也眾以王僧辯子侍中頴可爲都督帶不用更奪
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爲都督城中諸
軍事裴畿裴機慰陽侯儼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幷縊殺
之峻淵猷之子也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閭城陷
乃散帝入東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考異
日晡
經籍志云焚七萬卷南史云十餘萬卷按王僧辯所送建
康書已八萬卷并江陵舊書豈止七萬卷乎今從典略）將自赴
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劒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

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眾
猶強乘閭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約（任約築壘
江陵僅隔一江耳）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
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
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
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爲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于
謹徵太子爲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乃書曰
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謹爲柱國大將軍封常山公）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
出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劒擊閹曰蕭世誠一至
此乎（閹門扇也）魏軍士度堙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爲
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幸帝使拜謹揖

帝令西至龍泉廟出武陵河東二王諸孫於獄列於沙州鎖械嚴
酷瘡痍腐爛引帝使視之謂曰此皆骨肉忍虐如此何以爲君帝
無以應梁王詧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爲詧所詰辱
乙卯于謹令開府儀同三司長孫儉入據金城帝紿儉云城中埋
金千斤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詧見辱之狀謂儉曰向
卿相紿欲言此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詣帝於主衣庫（此主
在江陵禁城中之禁中）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爲政尚嚴及魏師
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梏
殺之事未成而城陷中書郎殷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城陷失其母
時氷雪交積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不
至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壞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

如是七日乃得之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遲成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扉首儉竝遣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庚申齊主澤北巡至蓬速嶺行視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辛未帝爲魏人所殺年四十七梁于謹遣尚書傅準監刑以土囊隕之謹使以布帊纏尸通俗文曰斂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幷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王大成等帝性好書籍因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不絕雖睡卷猶不釋宝人各司一更恆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輒驚寤更令追讀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謀羽檄文章詔誥援

筆立就殆不游手常言我韜於文士今人謂器械有餘用者愧於爲寬韜與此韜同義　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然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雖骨肉亦被其禍尤多禁忌牆壁崩倒屋宇傾頹年月不便終不脩改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西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驗年而遭禍　魏立梁王詧爲梁主資以捌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三百里廣不及三百里也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磬表宋渾既封帝山又封新野故曰別封謹固辭不許謹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既立欲俟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帶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遽謝獨善遂不受初江陵既平衣冠士伍多沒爲僕隸元帥府長史唐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之而獲濟者甚眾

天保元嘉十三年錢樂之所鑄也梁銅磬表武帝所造

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惟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曰秦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秦不信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惟見文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餘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暇恆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閒夜宴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豪腴田宅以振之所留遺子孫者竝墝埆之地朝野以是稱之

是歲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導卒寧少雄豪有仁惠爲華秦二州刺史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深爲吏民所附及是卒華戎會葬萬有餘人莫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　魏加岑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劒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後學吳郡錢衍　補

梁紀二十二　起昭泰元年盡太平二年九月凡二年有奇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也謚法夙夜警戒曰敬　在位三年禪位於陳改元二昭泰一太平二

乾昭泰元年　是年十月方改元魏元郭二年齊高洋天保六年後梁蕭詧大定元年　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拔江陵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置邵陵郡爲邵陽縣屬長沙部唐爲邵州　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徹殺之帥其眾還據邵陵　梁王詧卽皇帝位於江陵諱詧是爲後梁考異曰周書詧傳云詧在位八載保定二年薨然則詧以甲戌年

爲蔡所立乙亥年乃卽位改元也　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尊其母張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歸爲皇太子歸音貴　魁　賞刑制度竝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爲五兵尚書大寶殷鼂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爲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以莫弁爲武州刺史魏永壽爲巴州刺史　相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志進州桂陽縣漢舊臨蒸縣古桂陽郡所謂小桂也至蒸城蒸漢臨蒸縣城也在衡州界闇江陵已陷爲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

郡爲進取之計長沙王詔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爲盟主　齊主逕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州五代志安陸郡安陸縣西魏置安州　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隔江郢州刺史陸澹和及儀同三司宋蒞舉州降之　考異曰北史宋蒞作宋菴今從北齊紀又北齊紀云王寅岳度江克夏首送法和按典略甲午齊已召岳還今從典略　長史江夏太守王珉不從殺之甲午齊召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成郢州　北齊書慕容儼清都武安人魏之後也按魏收地形志東魏郡置魏尹武安縣屬焉五代志齊官有清都尹也考異曰梁紀四月法和降齊遣侯瑱計之按齊主與王偷辯書云清河王岳今攻漢口與陸居士相會然則法和先已降齊也今從典略　王偷辯遣甫孫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丗譜宏豐侯循皆引兵會之　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爲梁主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　寒山之敗貞陽沒於齊　徐陵湛海珍等皆驟從淵明歸　武帝大清二年徐陵使魏魏禪於齊而梁又有侯景之亂是以留北湛海珍降見一百六十七卷三年　二月癸

丑晉安王方智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偷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以南豫州刺史侯瑱爲江州刺史湘州刺史蕭循爲太尉廣州刺史蕭勃爲司徒鎮東將軍張彪爲郢州刺史　齊主洋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王偷辯書以爲嗣主沖貌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屑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今主幷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偷辯書求迎偷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父祖　父當作文荃用受終於文祖事　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澹和爲都督荊雍等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蒞爲郢州

刺史蒞弟鑒爲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　譙郡梁置合州於襄安縣界襄安漢之巢縣也梁置譙州於新蔡縣隋改曰襄安唐復曰巢縣　己卯淵明又與偷辯書偷辯不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于王琳　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襲之齊軍司尉瑒儀同三司蕭軌南侵皖城　晉熙郡懷寧縣漢之皖縣也　晉州刺史蕭惠以州降之齊改晉熙爲江州　齊晉州治平陽故此晉州改爲江州以尉瑾爲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克東關斬裴之橫仔敬千人王偷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丙申齊主洋還鄴封世宗二子孝珩爲廣南王延宗爲安德王孫瑒聞江陵陷棄廣州還曲江侯勃復據有之去年蕭勃之王琳居始興　魏太師黎遣王克沈烱等還江南黎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

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爲奴婢者黎問何能如是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擯紳何咎皆爲皁隸鄙人攜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黎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　夏四月庚申齊主洋如晉陽　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勍永嘉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生七年矣　莊世子方等之子　尼濟慕容之王琳迎莊送之建康　庚寅齊主洋還鄴　王偷辯遣使奉啓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爲質於淵明　考異曰典略三月辛卯遣延尉張纘等送質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爲皇太子淵明許之今從梁帝紀等書事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事明於鄴按淵明五月始入建康疑太早恐非

雅等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蒞爲郢州

庚子遣龍舟鷁鷁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潛盟於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考異曰梁紀七月辛丑淵明潛江甲辰入京師北齊紀五月癸卯至建康今從之）於是梁興南度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檄中流不敢就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僧辯會於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逆者皆以哭對之）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　六月庚戌朔齊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恆州九百餘里（幽州夏口蓋即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關在縣北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訓之下口下當作夏）命定州刺史趙郡王叡將兵監之叡琛之子也於時盛夏叡在途中屏除盜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定州先有冰室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遣人倍道送冰正值日中停車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之於懷朔鎮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于沃野獲其酋長水經註雲中郡有白道嶺白道川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辰還晉陽　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　齊主淫遁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救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今道家有太霄眼霄經云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廩理唯道是從從道爲事故曰道士今按此說是道流借吾儒經解大義以演繹道士二字道家雖日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其言與佛教皆起于東漢之時）　初王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頗兇頑諫諍不聽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屠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爲乎乃密具袍帔干頒及錦綵金銀爲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潛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爲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

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徐度及錢塘杜稜謀之稜以爲雖霸先憚其
謀泄以手巾絞稜閤絕於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
弟子著作郎蔡景歷鎮京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
頭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江乘羅落江乘縣之羅落橋自江乘至羅落橋京口趨建康之太路劉裕伐桓元由此　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
外人皆以爲江旰徵兵禦齊不之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趨石
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
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耶霸先曰安都
瞋我乃進安都至后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羅堞不
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眾隨而入進及
僧辯臥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

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頠與俱出閤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聽事前
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頠俱下
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
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京口爲建康北門　是夜霸先縱殺僧辯父子既而
覺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前青州刺史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
力戰於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霸先深義之以
爲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爲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
且曰資斧所指唯王僧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貞
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考異曰梁書九月丙午帝即皇帝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按長歷丙午九月二十九日己巳十二日豈有即位二十四日始改元大赦乎蓋丙午乃即帝位耳典略丁未廢貞陽侯出就邸今並從陳書　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己酉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

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公告齊
云僧辯陰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
馬恭與梁人盟於歷陽　辛亥齊主湛如晉陽　壬子加陳霸先
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齊二州刺史癸丑以宏
豐侯循爲太保建安公淵明爲太傅曲江侯勃爲太尉王琳爲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戊午尊帝所生夏貴妃爲皇太后立妃
王氏爲皇后　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
以瀘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長城縣霸先與其宗族世居之晉太康三年分烏程立長城縣屬吳興郡今湖州長興縣是也在湖州西北七十里立柵以備
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
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考異曰南史云僧智齊任約今從典略　陳蒨至長

城收兵纔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
失色蒨言笑自若部分益明眾心乃定泰晝夜苦攻數旬不克而
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臨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
收得數十人聚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射不兩
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卻藏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
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於義興霸先聞
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
衡衝臺省五代志永平郡梁置石州隋後改曰蔣州宋白曰蔣州治鐘津縣漢猛陵縣也甲戌軍至義興
丙子拔其水柵譙梁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
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梁置秦郡及秦州　及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

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襲據石頭遊騎至闕下矣宏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闕城者斬及夕聞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爲戰備將旦開徽等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開徽等奔遁石頭不敢復逼蠹城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齎書諭載丁丑載及杜北叟留降霸先厚撫之以觀監義興郡引職道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考異曰梁書十一月庚寅霸先還建康按庚寅十一月十三日太晚且庚寅以前霸先已有在建康與責相拒事迹今從陳書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嚮導將軍河東裴忌助之忌遂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趨吳郡夜至城下鼓課薄之僧智以爲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爲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

先使合州刺史徐嗣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劉達摩五代志鍾離郡梁置北徐州齊改曰楚州舊下定遠縣梁置安州江都郡山陽舊有淮陰郡東魏置淮州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淮南秦惟之南也　分兵絕彼之糧運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儀安都夜襲胡墅考異曰典略作己巳按長歷是月戊寅朔無己巳今從陳書　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倉門石頭倉城門水之南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初齊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歸彥高歡族弟也　岳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及齊主洋即位歸彥爲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己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聽事後開巷歸彥譖之於齊主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爲永巷但無關耳齊主由是惡之齊主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齊主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爲其父乞司徒齊主大怒縣其姊鋸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齊主益怒乙亥使歸彥鴆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薛嬪有寵於齊主久之齊主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恆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爲琵琶一座大慟齊主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

柵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霸先自往采石迎齊援　以鄧州刺史安豐侯循爲太保廣州刺史曲江侯勃爲司空并徵入侍循受太保而辭不入勃方謀舉兵遂不受命　鎮南將軍王琳侵魏魏大將軍豆盧寧御之容氏燕北地王精降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賜以爲氏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口得其琵琶及屬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眾軍攻其水南二柵卽倉門水南二柵　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水者以千數霸先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甯據要險嗣徽等

水步不敢進頓江南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單資器械已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解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請和而求質子者恐還以無功得罪欲以質子藉手）時建康虛弱權重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子昌（昌時留齊）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偃武與齊和好以靜邊疆若違眾議必謂孤愛昌明不恤國家今決遣昌明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鬬也霸先恐昌明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還建康與永嘉王莊丹陽尹王沖之子珉俱為質於齊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淫詠柳達摩　壬戌齊和州長史

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歷陽郡治烏江縣今和州烏江鎮）到鎮日齊梁遙和置和州於歷陽郡烏江縣今和州烏江鎮）令陳嗣黃門侍郎嘗朗據姑孰反陳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　交州刺史劉元偃帥其屬數千人歸王琳　魏以侍中李遵為尚書左僕射　魏益州刺史宇文貴使譙淹從子子嗣誘說淹以為大將軍淹不從斬子嗣貴怒攻之淹自東遂南徙屯墊江（晉於德陽縣界東南置遂寧郡五代志遂寧郡方義縣梁曰小溪置東遂寧郡郡墊江縣漢屬巴郡梁為楚州治所隋為渝州。墊音丁念反）

初晉安民陳羽（吳立東安縣晉武帝更名晉安太康三年分晉安立晉安郡五代志建安郡南安縣皆曰晉安今之泉州即其地）世為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賀化侯瓊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粟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彊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為晉

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位於寶應霸先許之（為後陳實應亂閩中張本）

是歲魏太師泰諷淮安王育下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鄧叔子城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西破噘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契骨即唐之結斯古堅昆國或曰居勿或曰結骨薛愚昆語訛為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或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使者相繼於道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鴟殺之於青門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青城門或曰青門秦東陵侯召平種瓜於青門外即其地）　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

丙子太平元年（是年九月方改元太平魏元帝三年春正月丁丑齊文宣受禪改元天保七年後梁蕭詧大定二年）　春正月丁丑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宗伯以上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北史盧辯傳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戊寅大赦其與任約徐嗣徽同謀者一無所問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說徐嗣徽使南歸嗣徽執旰送齊　己亥以太保宜豐侯循襲封鄱陽王　陳侯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侯等通龕與侯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王氏侯瑱妻女也）霸先雄略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侯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於侯龕未覺侯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項羽起吳下故後人為立寺于吳與考異曰梁書太平元年正月癸未杜龕降詔賜死陳書紹泰元年十二月杜龕以城降明年正月癸未誅杜龕于吳興龕從弟北梁司馬沈孝敦越關死

與略魏恭帝二年十二月僧命劉澄等攻盧大敗之盧乃降明年正月丁亥問遣虎送杜龕東陽太守閻興僧稽糧食霸先以異志北叟司馬沈孝敬並勸殺今從南史王僧智與其弟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考異曰梁書南史王僧辯傳僧辯既亡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既不能行又迫害僧智弟僧愔位譙州刺史征蠻勃及陳武帝誅僧辯僧愔不平密召侯瑱兒禽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于將羊鴉仁僧愔復得奔齊陳霸先以周文育爲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侯瑱及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僧辯僧智僧愔兄弟討蠻勃及陳武帝誅僧辯僧愔恒陰欲圖正月初僧愔與瑱共討曲江侯勃至是吳州刺史羊亮說僧愔殺瑱而關以告瑱瑱攻之僧愔奔齊凡此諸說莫知孰是今約其梗槩書之　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爲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耶山中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達追斬之彪之走也唯與弟嵩妻楊氏俱又常所簪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彪妻楊氏有容貌蒨令昭達生購彪并圖其妻昭達乃令人乘夜勃取之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勃來便嚙一人中喉卽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卽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勃曰官不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吾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會不辭悔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勃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蒨敎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葬畢黃蒼又俯伏家門號叫不可舍去楊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室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蒨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霸先軍人又求取之楊投井決命衆共出之已寒凍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而死馬彪

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爲時所貴也　陳倩之攻杜龕東陽太守留異僧稽糧食霸先以異爲縉州刺史因縉雲山而道縉州五代志處州括蒼縣有縉雲山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爲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侯瑱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　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五代志曰南都交谷縣梁置明州張懷鈞蓋帶刺史而戍采石也　後梁主蠆蠆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鎭巴州　三月壬午詔雜用古今錢　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柵口側江口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百五十里與無爲軍分界館古之蓄須口宋白曰廬州東南至柵口今謂之新婦口三百五十四里對岸卽舊南陵縣地對岸爲繁昌縣　向梁山陳霸先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

婁叡討魯陽蠻破之　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考異曰梁書云壬午安都襲恭按長歷是月乙巳朔無壬午　大破之俘獲萬計　魏太師泰尊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蒨敎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葬畢黃蒼又俯伏家門號叫不可舍去楊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室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蒨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霸先軍人又求取之楊投井決命衆共出之已寒凍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而死馬彪

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南郡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竝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

此大議遂立豎爲世子　秘魏太師泰北巡　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考異曰典略云五月齊主在東山飲酒授任赫怒王導建幕府其上因名　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北齊帝紀及梁傳皆無是事今去之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庚寅入丹陽縣此丹陽縣乃漢古縣名非今鎮江府之丹陽縣也據沈約志晉武帝太康三年分丹陽縣立于湖今太平州也丹陽縣地當在太平州東北　丙申至秣陵故治沈約曰秣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闕場闕場今言教場晉咸和中詔內外諸軍以次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丹陽記秦始皇以名戲場亦曰闕場　而臺中及潮溝北永退路燥潮溝吳孫權所開以引潮抵於秦淮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齊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以荷葉裹飯媲以鴨肉數臠以鴨肉盡故上曰媲今江東人猶謂以物蒙頭曰媲○媲音滂備音

連上聲　乙卯未明孚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間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眾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於臨沂晉成帝咸康元年用溫嶠南琅邪太守鎮江乘蒲州之金城求對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宋白曰臨沂山西北臨大江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攝山在今建康城北四十五里名頗有草可以牖生故生擒齊帥儀同三司乞伏無勞納先潛撤糒卒三千配陳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虜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鍾山之龍尾也自山趾築道陂陁以登山曰龍尾者縛荻投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驛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眾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敗己未解嚴軍士以賞

伊貿酒一人載得一醉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蠻
明霸先啓解南徐州以授於安都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
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救巴州助防呂旬收其衆奔
江州侯瑱與之結爲兄弟琳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幷獻
馴象安南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蒋猶道易中爲大穽以雄象
其中就穽中教習馴擾之始甚咆哮穽深
不可出牧者以言語論之久則漸解人意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
世子毅皆沒於魏琳又獻款於魏以求妻子亦稱臣於梁　齊發
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三臺在鄴城
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瀝馭下或有違
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
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

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
塗傅粉黛或乘驢牛驀驢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
之而行或搥胡鼓笳胡笳以手拍之或聲劉昫曰驃鼓大者
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本胡鼓也
字開口逼遣乘騎或引來去流血灑地以
爲娛樂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衖或盛夏日中暴
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齊主居之自若三臺榱木高二十
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齊主登脊疾走
殊無怖畏時復雜僕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問
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頗顒顒何成天子齊主殺之婁太后以齊
主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齊主曰卽當嫁此老母與
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齊主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

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慚恨使積柴燒火欲入其中太后徐呼齊主歸彥執
自持挽強爲之笑曰婁昭汝醉耳齊主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
杖口自責數自責而數罪也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
前自抱之齊主流涕苦請乃笞腳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
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齊主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罵
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餘瓣以楊愔
爲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劈其腹崔
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去之又置憎於棺中載以
輜車幾下釘者數四又嘗持梁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脅者
三佘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多與之亂或以賜
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浟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齊主
色齊主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
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爲言齊主
乃止又嘗於眾中召都督韓哲撫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
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
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殿庭左右立仗謂之供御
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日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訥之
上書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
以成名於後世耳齊主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齊主與左右
飲酒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齊主曰何謂也對曰
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齊主縛紘欲斬之紘曰楊遵

彦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賊

古未有此事齊主投刃於地曰王師雖不得殺乃捨之高澄之死王慈冒刃

（禦寇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二年）齊主遊寘東山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

收於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極陳甲兵之盛然翠不行

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

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齊主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

國彊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

下奈何濫賞齊主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齊主乘馬欲下峻岸入

于潭水道德攬轡回之齊主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

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酒顛狂不可教訓（酣音虛去聲）齊主默然而止它

日齊主謂道德曰我飲酒過多須痛杖我道德扶之齊主走道德

逐之曰何物人爲此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五代志曰後齊制官多倣後魏之旨尚食尚藥二局皆有典御及丞尚食總知御藥事尚藥總知御藥事屬門下省比齊主於榮紂齊主令縛置

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

齊主又令沈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榮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

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又被引入見

似有所諫齊主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憯憯各

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彌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爲非又能委

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愔風表整裁爲朝野所重少歷屯阨及得志一餐之惠酬荅必重

怪命之雖亦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奬拔人才爲己任性復

彌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選人僥漫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

卿前在元子思坊元子思坊郭城中坊名魏侍中元子思坊名乘短尾

居此後謀西奔被誅時人因以名坊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而我何爲不識卿漫漫驚服然愔多以

言貌取人或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秋

七月甲戌前天門太守樊毅襲武陵殺武州刺史衡陽王詧王琳

使司馬潘忠擊之執毅以歸詧武帝之弟丙子以陳霸

先爲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初余孝頃爲

豫章太守矣瑱鎮豫章孝頃於新吳縣漢靈帝中平中立新吳縣屬豫章郡今洪州奉新縣

即其地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使其從弟彊守豫章恐眾攻孝頃久

不克築長圍守之癸酉矣平發兵攻彊大掠豫章焚之奔於建康

彊音氣瑱眾潰奔湓城依其將焦僧度僧度勸之奔齊會霸先使記

室潁陽蔡景歷南上白連康沂流至湓城爲南上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

先爲之誅矣平丁亥以瑱爲司空南昌民熊曇朗世爲郡著姓曇

朗有勇力侯景之亂聚眾據豐城爲柵南昌縣帶豫章郡吳立富城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豐城縣屬豫章郡今縣在鄱陽一百五十五里世祖以爲巴山太守江陵陷曇朗兵力

浸盛侵掠鄰縣侯瑱在豫章曇朗外示服從而陰圖之及瑱敗走

曇朗獲其馬仗　己亥齊大赦　魏太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

買使於王琳鉗耳夷姓也出於西羌　琳遣長史庾嶷報之且請歸世祖及愍

懷太子之柩泰許之　八月己酉鄱陽王循卒于江夏弟豐城侯

黎臨鄧州事王琳使兗州刺史吳藏攻江夏不克而死循字世和

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能屬文性至孝年十一丁所生

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迴風前後部伍多致沈溺循抱柩長號

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他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虎自

是絕跡野鳥馴狎棲宿磨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衛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衛武帝視之移當初郡陽王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筆領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循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遲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後爲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閤右田一頃將遇秋蝗循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王廉勸循捕之循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盡遂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于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

魏太師泰北度河據魏紀泰北巡度北河　魏以王琳爲太將軍長沙郡

公　魏江州刺史陸騰討陵州叛獠五代志隆山郡西魏置陵州隆山縣之獠因山爲城攻之難拔騰乃陳伎樂於城下一面獠棄兵往攜妻子臨城觀之騰潛師三面俱上斬首萬五千級遂平之騰俊之元孫也　庚申齊主洋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齊主使稍騎圍之騎兵執稍者爲稍騎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齊主醉不能起黃門郎是連子暢曰是連亦陛也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齊主曰大怖邪若然勿殺遂如晉陽　九月壬寅改元大赦以陳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郡公以吏部尚書王通爲右僕射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至番禾番禾縣漢屬張掖郡魏分置番禾郡隋年改爲天寶縣○番音潘吐谷渾覺之奔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甫曰樹敦賀

眞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眾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眞甫從南道趣樹敦樹敦城在曼頭山北吐谷渾之舊都也周穆王時犬戎樹惇居之因以名城祭公謀父所謂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者也　吐谷渾可汗在賀眞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木杆破賀眞獲夸呂妻子甫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吐谷渾中有青海周回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則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牝馬皆有孕生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日行千里木杆歎甫勇決贈遺甚厚　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齊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有夫而濫奪者什二三　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北巡而還也　驛召中三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宏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於雲陽年五十雲陽縣漢屬馮翊魏收志屬北地郡後周置雲陽郡有雲陽宮　護還長安發喪

泰能鴈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爲泰所屬而羣公各鬬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眾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遂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眾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謹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眾議始定護網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十一月辛丑豐城侯泰奔齊齊以爲永

州刺史南方以零陵郡爲永州永州刺史未知此永州置於何地詔徵王琳爲司空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陀監郢州身還長沙魏人歸其妻子　壬午齊主詳詔以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倡梟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茲而頹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糾合鄉部託跡勦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啟立州郡濫及合小公私煩費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時菲所以取俗諷風示民軌物且要荒向化舊多浮僞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責實事歸焉有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　詔分江州四郡置高州四部蓋臨川安成豫寧西負山面水據高臨深因名高州　以明威將軍黃邕鼓角參軍

大同二年分廬陵之興平臨川之新建二縣立西寧巴山二縣合其縣立爲巴山郡其郡古述在撫州崇仁縣巴山之北　十二月壬申以曲江侯勃爲太保　甲申魏葬安定文公丁亥以岐陽之地封世子覺爲周公岐陽即扶風之地昔周興於岐周因爲國號宇文輔魏做周以立法制故魏朝之臣以周封之將禪代也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臨川漢保章郡南城縣之地後漢分南城北境爲臨汝縣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臨汝縣置臨川郡隋唐爲撫州始興王毅以讓章之東部南城臨汝二縣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多驕橫難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眾推爲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且膽力勁果爲豪傑所宗乃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工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爲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

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丙有女伎按繩破幾傍若無人輕財好施凡所周贍豪蠹必均諭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　補註爲周迪逃竄山　齊自西河總秦成築長城考異曰去歲六月已云築長城而此名長城不同不知與此爲一事爲二事北齊書北史皆然今皆存之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主廓詔禪位於周魏道武帝以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改元皇始歷十二世至孝武帝永熙三年西遷魏遂分爲東西西魏又歷三世凡十五世一百六十年而亡　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紱魏主出居大司馬府

辛丑周公覺卽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露門門路大也宇文寧國率故古制故外朝曰路門鄭元曰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丙有路門周制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故太僕云王眡燕朝則正其位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視之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之朝也其一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故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其三是皐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此是謂眾庶之朝也　追尊王考文公爲文王妣爲文后大赦封魏王爲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爲太師趙貴爲大司馬　詔以王傳大冢宰獨孤信爲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爲大司馬　詔以王琳爲司空驃騎大將軍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爲左僕射　周王覺祀圜丘自謂先世出於神農以神農配二丘宇文氏自謂其先出於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去匿姓多算略鮮卑奉以爲主裔孫日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以爲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遂以爲氏及國號二丘圜丘方丘也　始祖獻侯配南北郊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證曰獻侯　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癸卯祀方丘甲辰祭太社五代去後周憲章雍

周祭記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爲壇之制圜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通徑三百步內通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方丘在國陰十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一階級一尺其通八面徑百二十步內通半之南郊爲方壇于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廣四丈其墳方百二十步內通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墳加方丘其祭圜丘及南郊皆正月上辛左宗廟而左社稷皇帝親祀記社稷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除市門稅魏末盜賊暴起國用不足稅入市門者人一錢今除之　乙巳享太廟仍川鄭元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爲五廟其有德者別爲祀廟不毀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元註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親廟與親廟四決疑要註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后魏文帝之女晉安公主也癸亥耕籍田　齊南安城主馮顥請降於周周柱國宇文貴使豐州刺史太原郭彥將兵迎之五代志永安郡黃岡縣齊曰南安又魏收志天平初置南安郡屬襄州後陷以地考之當在五代志之潁川郡葉縣界又

五代志淅陽郡武當縣舊置武當郡及始平郡後改爲齊興郡梁置興州後周改爲豐州隋爲均州遂據南安　吐谷渾爲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武威郡涼州西平郡鄯州抱罕郡河州　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魏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又有都督都督帥都督督諸軍事左右前後中軍大都督內而宿衛有正副都督散督外而州郡有防城都督帳內都督部督之名雖同其位任懸絕矣此秦州都督督河渭涼鄯諸州也後周九命之制都督八命其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鎮　翼不從僚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而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　初世祖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歐陽顧爲刺史久之徙顧爲鄖州刺史蕭勃留顧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爲廣州刺史勃遣其將孫瑒監廣州盡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見一百六十五卷永聖三年○瑒音暢又音唱琛名　顧別據一城不往

詔開門自守勃怒遣兵襲之盡收其貲財馬仗與之結盟江陵陷顧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于廣州遣顧及其將傅泰蕭孜爲前軍孜勃之從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孝頃據新吳舊志號屬南江州命爲刺史　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　癸酉周王發朝日於東郊戊寅祭太社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宇文護自中山公進封晉公　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　領軍將軍徐度出東關侵齊戊子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　歐陽顧等出南康顧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塘口城塘音唐雙　余孝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勱音遘　自出豫章據石頭水經注贛水北水之西岸有石盤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江而西有山岡然並江而出者石頭渚也沮江員嶠十里而近即

發豫投豫章　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顧共襲高州刺史蔡路養路養投曇朗曇朗誘顧共襲路養路養投曇朗進至瀝口城下暴約其破顧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顧俱進至瀝口城下暴約其破顧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顧俱進朗陽敗走灊甄乘之顧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於巴山周文育軍少船余孝頃有船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踐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遣周迪書約爲兄弟迪得書甚喜許僧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偽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閒道乘行據芊韶據姚思廉梁書芊韶在巴山界芊韶上流則歐陽顧赫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開築城壘士顧等大駭顧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顧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顧乘舟而宴巡壩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

頃退走　甲午周以于謹爲太傅大宗伯侯莫陳崇爲太保晉公護爲大冢宰柱國武川賀蘭祥爲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司寇　周人殺其故主廢誶曰魏恭帝　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頠傅泰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　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之己酉逼令自殺信美容儀善騎射魏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孤由是知名信既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眾軍中號爲獨孤郎後爲隴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顧附者數萬家信初名如願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信風度宏雅有奇謀大略太祖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

故委信鎮之既爲百姓所懷聲振鄰國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吏民有藏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死不以罪遠近痛悼　甲辰以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　曲江侯蕭勃在南康閭歐陽頠等敗軍中恟懼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五代志曰南康郡梁置德州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　是月齊大熱人或暍死　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當二十梁末有兩柱錢及鴞眼錢時人雖用其價同但兩柱重鴞眼錢至是鑄四柱錢一當細錢二十　齊遣使請和　壬午周王邕謚成陵周太祖陵曰成陵　乙酉還長安　齊以太師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右僕射楊愔爲左僕射仍加開府儀同三司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爲左僕

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自高歡居晉陽并州有行臺尚書令僕等省位任亞于朝省　初齊主洋既踐阼誅毀崔暹者猶不息齊主乃令都督陳山提等往徙所援暹家甚貧匱唯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齊主嗟賞之仍不免眾口乃又流暹於馬城晉則負土供作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鑊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齊主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當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恨乃將厚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玩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齊主雖原暹反謀乃貰其往昔打背之事暹自陳往日之言明己功以贖罪齊主悟曰我之免禍乃暹之力耶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至是遂擢居台位謂羣臣曰崔暹清正無雙卿等不及也　丁亥周王邕享太廟

壬辰改四柱錢一當十丙申復閉細錢　故曲江侯蕭勃主帥閻孝頊等攻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數持勃首降勃故記室李寶藏舉懷安侯勱任據廣州任亦箭氏子封懷安侯何承天志學林郡有懷安縣勱孫余孝頊猶據石頭爲兩城各據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軍進攻之蕭孜出降孝頊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遣丞相霸先以歐陽頠聲諸南土復以頠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　馮歐陽頠父子世據嶺南張本　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爲中外府司馬　是月齊主洋出城東馬射敕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

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爲西道都督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　秋七月辛亥周王憲享太廟　河南北大蝗齊主洋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怒使左右歐之擿其髮以洩沃其頭擿拔也曳足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　八月丁卯周人歸世祖之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　戊辰周王憲祭太社　甲午進丞相覇先位太傅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　周宇文護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爲相府司錄參掌朝

政〔周禮司會掌邦國之財用之會計以詔王及冢宰後周之制司會中大夫屬大冢宰五命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相府司錄總錄相府之機務軍司馬孫恆亦久居權要〔唐六典周禮大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兵部郎中之任也後周依周禮官軍司馬中大夫五命〕及護執政植恆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屬天官冢宰後周左宮伯中大夫五命〕植恆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爲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恆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他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犄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既爲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臣之言疎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羣公入醼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杜國賀蘭祥

〔周書祥傳曰其先與魏俱起有紀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衙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殺爲略陽公悉召公卿會議欲迎立岐州刺史甯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宮門之外也〕孫恆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鎮宏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既至長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辨自陳初無此謀遠謂植信然詰朝將植謁護〔將如字護謂植已死左右白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李遠封陽平公〕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公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略陽公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尋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幷逼令遠自殺植弟叔詣叔謙叔讓亦

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係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尚義歸公主（公主宇文泰之女也）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詵兩釋之

癸亥周甯都公自岐州至長安甲子卽天王位大赦　齊自夏四月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鄴都蔽日聲如風雨齊主洋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六終

陳紀一　起永定元年盡永定三年武帝既有功於梁自以爲姓出於陳自吳興郡公遷封陳公及受命國遂號曰陳

高祖武皇帝　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姓陳氏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邱長陳寔之後也世居潁川十世祖達於永嘉中南遷爲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富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帝生於天監二年癸未歲追其隱德正二百之期也帝少倜儻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治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帝心獨喜其頓軍西昌也有龍見水濱高五丈許五采鮮耀軍民觀者數萬人帝又嘗獨坐胡牀於閤下忽有神光滿室廊廡之間竝如晝日帝知異之閉竝得相見趙知禮侍

測怪而問帝帝笑而不答及是遂受梁禪在位三年改元一

釘永定元年冬十月戊辰進陳公霸先爵爲王辛未梁帝方謁禪位於陳（梁四主五十六年而亡）　癸酉周魏武公李弼卒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對敵臨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後功封已盛每卒兵征討朝受令夕便引路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其憂國忘身類皆如此兼復性沈雄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　陳王霸先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帝如別宮恪排閤見霸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澈主王侹志代之乙亥王卽皇帝位於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梁帝爲江陰王梁太后爲太妃皇后爲妃以給事黃門侍郎蔡景歷爲秘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事皆

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丙子上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上出佛牙於杜姥宅設無遮大會帝親出關前膜拜（膜拜胡拜也）　辛巳追尊皇考文讚爲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氏曰安皇后追立前夫人錢氏爲昭皇后世子克爲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章后烏程人也諱要兒母蘇氏舊遇道士以小龜遺己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而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奇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帝爲長城縣公后拜夫人至是立爲皇后　置删定郎治律令　乙酉周王毓祀圜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　戊子太祖神主祔太廟七廟始共用一太牢（牛羊豕具曰太牢始祖爲首餘皆胖體）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

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玆必敗戰無名矣始者以王琳不應王召而討之猶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既受梁禪則安都之師爲無名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弁曰（弁口弁水入江之口正對北岸大軍山　安都乃釋郢州悉衆詣沌口（沌音豚上聲　舊沈泰一軍守漢曲（漢西曲水之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考異曰典略云乙亥安都敗陳書云是月敗績按高祖以丁亥受禪安都聞之而歎豈同日乎）　今從陳書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爲琳所擒沈泰弃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焉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鏁繫之遣琳所坐艑下（艑大船也）令所規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　周

晉公護弒其故主略陽公覺黜其故后王氏爲尼　十一月丙申上立兄子蒨爲臨川王頊爲始興王弟子曇朗已死而上未知遂立爲南康王（頊時在長安亦遙立也）　庚子周王毓謁成陵癸酉還長安　譙王純薨　十二月庚午周王毓謁成陵癸酉還長安　譙寅申京師大火　十二月庚午周王毓謁成陵癸酉還長安　譙淹帥水軍七千老弱三萬自蜀江東下（譙淹自墾江東下爲周所逼也言蜀江以別湘江）　庚子周王毓謁成陵癸酉還長安　譙欲就王琳周使開府儀同三司賀若敦北羅睺等擊之（北羅姓睺名若音）　庚子周王毓謁成陵癸酉還長安　譙慧斬淹悉俘其衆　是歲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依險立木壘石以自保守曰砦音寨）　上患之使乾諭以禍福豪帥皆帥衆請降卽以乾爲建安太守（按五代志閩州建安縣舊曰晉安建安之地唐爲建州晉安之地唐爲泉州）　乾子毓之子也　初梁興州刺史

好臧否人物由是眾共疾之詢祖與宗人思道俱爲北州之儁魏收因盛譽思道而抑詢祖詢祖曰收兒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逕勢沖天者剪其翅翮惟長廣太守邢子高曰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氷棱文舉人以爲確論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發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齊主洋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齊主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庶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進淨河南度至濟州爲人所執送鄴齊主之爲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皆見世宗齊主有時渙出浚貴齊主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齊主深銜之及即位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兒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晉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或密以白齊主齊主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齊主裸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齊主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齊主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齊主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憚懈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戚永定二年齊高洋天保九年周宇文毓明帝二年後梁蕭詧大定四年　春正月壬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爲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爲鎮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鼉柝聲武親來慶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敎遣勒甲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齊　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齊主淫昏虐滋甚陰爲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消難尚高祖女齊主尊其父敬愛高祖情好不睦公主訴之上幕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皐成皐北豫州治虎牢之地也消難從弟子瑞爲尚書左丞與御史中丞畢義雲有隙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北豫州采風聞先禁消難與機家客等消難懼密令所親中兵參軍裴蘊託以私假假休假也閉行入關請降於周三月甲午周遣柱國韋孝寬武內大將軍楊忠帥騎士五千迎消難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三遣使報消難消難皆不報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鼉柝聲武親來慶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敎遣勒甲

士二千人據東陲鎮城邵防城大都督之任畢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物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至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蓬矣周以消難叛今從周書典略　丁酉齊主湛自晉陽還鄴考異曰北齊帝紀天保七年八月帝如晉陽不言其還八年四月帝在城東馬射數京師婦女悉赴觀是在鄴也此月又言至自晉陽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則又復在晉陽　齊發兵援送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考異曰北齊帝紀十一月丁巳琳遣使請立莊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郭莊爲梁王進居九派今從陳書及典略然顧書典略皆云立莊於郢州按琳時在濡城蓬始居

江州後遷鄂州耳　改元天啟追諡建安公淵明曰閔皇帝莊以琳爲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　夏四月甲子上享太廟　乙丑上使人害江陰王諡曰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爲江陰王　己巳周以太師護爲雍州牧　甲戌周王后獨孤氏殂　辛丑齊大赦　齊主湛以旱祈雨於西門豹祠不應毀之并掘其冢

五月癸巳余孝頃等屯二萬軍於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并送兵糧樊猛等欲叛盟而還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　周以大司空侯莫陳崇爲大宗伯　乙未周王邕如同州冬十月辛酉還長安　余孝頃之弟孝勱及子公殿猶據舊柵不下新吳舊棚也　庚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之　齊三臺成更名銅爵曰金虎　癸未衆軍至自大雷　九月甲辰周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　丁

齊主覺之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演唯涕泣拜伏竟無所言
齊主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
取所御盃盡壞棄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
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摘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
可諸王宮寮有師有友演不從因開極言遂逢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郎中剖
斷有失輒加撻楚令史奸黠便剋考竟齊主乃立演於前以刀鐶
擬殺以刀鐶擬演脅　示將案殺之　召被演罰者臨以白刃求演之短咸無所陳
乃釋之晞昕之弟也齊主疑演假辭於晞以諫欲殺之演私謂晞
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
於眾中杖晞二十齊主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配甲坊
居三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撞考異曰北史孝昭紀云文宣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猶帶擔取遂

令刀鐶亂築因此致
困今從北史王晞傳
閉口不食太后曰不食太后日夜涕泣齊主不知所爲曰
傷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
晞還汝乃釋晞令詣演演抱晞曰吾氣息悒然　悒困劣也恐不復相見
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
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
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免徒　配甲坊徒刑也還爲王友及演錄尚
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
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
居不恆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
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
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經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　狂藥謂酒也

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傳魏收謂楊愔
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搖動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
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徒使國家不安
愔以收言白齊主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
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　釭車轂中鐵也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
誣伏唯三公郎中武強蘇瓊　三公郎自魏晉以來有之五代志後齊尚書三公郎中掌五時讀時令諸曹因帳簿罪赦日建金雞等事劉昫曰武強漢屬趙郡縣屬河間國晉改曰武強屬安平國後魏屬廣宗郡又屬武邑郡五代志曰齊慶郡爲武邑郡　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爲治時趙州
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
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
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慙齊主怒臨漳令秸瞻舍人李

文思以賜臣下爲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爲奴者昕曰冀子爲之奴頤以白齊主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昕字元景）齊主遣騎執之見方搥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昕有德業楊愔稱爲人之師表及以讒死士類莫不痛惜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築臺殿賑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并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戊寅齊以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尉粲爲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司徒

壬午周大赦　齊主達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渙於地牢齊主臨穴詬歌令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

齊主嗜然爲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齊主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爲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渙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塡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爲之痛憤齊主以儀同三司劉郁捷殺浚以浚妃陸氏賜之馮文洛殺渙以渙妃李氏賜之二人皆齊主家舊奴也陸氏寧以無罷於浚得免浚早慧年八歲問傅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荅　高涼太守馮寶卒海隅擾亂寶妻洗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生九年是歲遣僕帥諸酋長入朝詔以僕爲陽春太守

（五代志高涼郡陽春縣梁置陽春郡）

後梁主鐇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紀永定三年（齊高洋天保十年周宇文毓武成元年後梁蕭詧大定五年）　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邕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總管（諸州總管自此始）　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五代志始安郡梁置桂州今爲靜江府）　量雖與琳合而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爲開府儀同三司　壬午侯瑱引兵焚齊舟艦於合肥　丙戌齊主逞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左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自往省之因手斬其髻擲首牆外　齊斛律光將騎一萬擊周開府儀同三司曹同公斬之柏谷城主薛禹生棄城走遂取文侯鎮立戍置

樽而還　三月戊戌齊以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　吐谷渾寇周邊庚戌周遣大司馬賀蘭祥擊之　丙辰齊主逞至鄴　梁永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沈約曰監利縣疑是吳所立晉圖南郡宋屬巴陵郡後梁置監利郡今監利縣在江陵府東南百八十里）　齊主逞之爲魏相也膠州刺史定陽文肅侯杜弼爲長史五代志高密郡倩置膠州唐武德五年改曰密州五代志文城郡吉昌縣後魏曰定陽）　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見一百六十三卷文帝大寶元年）　齊主問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齊主以爲譏己銜之高德政用事弼不爲之下嘗於眾前折德政德政銜其短於齊主弼恃舊不自疑夏四月齊主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之既而悔之驛追不及　閏四月戊子周命有司更定新歷　丁酉遣鎮北將軍徐度將兵城南皖

口南皖口統水入江之口也祝穆曰皖水自霍山縣流入舒溪南
縣北二里又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吳地志皖口今舒州
之山口鎮　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爲相愔常忌之齊主淫酣飲德政數
强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
欲自退齊主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爲冀州刺
史病當自差齊主從之德政見除書卽起齊主大怒召德政謂曰
聞爾病我爲爾鍼親以小刀刺之血流活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
劉桃枝執刀不敢下齊主責桃枝曰爾頭卽墮地桃枝乃斬其足
之三指齊主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省其夜以氈輿送還家明旦
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齊主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御
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
斬之幷其子伯堅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司徒侍中高陽王湜爲

尚書右僕射乙巳以浟兼太尉　齊主淫封子紹廉爲長樂王
辛亥周以侯莫陳崇爲大司徒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
爲大司寇五代志樂鄉郡屬後周日武陽柱國趙城公邕爲大司空趙城郡名在汝州東
城縣　乙卯周詔有司無得糾赦前事唯殿庫倉廩與海內所共若
有侵盜雖經赦宥免其罪徵備如法備償也　周賀蘭祥與吐谷渾
戰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李延壽曰賀蘭之先與魏俱起有乞伏爲
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劉昫唐志洮州臨潭縣本吐谷渾之洪和城後周攻得之置美相縣
仍於舊洪和城置美相縣天寶中廢美相併入臨潭　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齊太師奏
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淫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
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癸未誅始
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四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

袖而死　周文育周迪黃法𣰰共討余公𣰰璝章太守熊曇朗引
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自豫章西南入象
之山口鎮公𣰰詐降謀
弭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
欲自退齊主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爲冀州刺
史病當自差齊主從之德政見除書卽起齊主大怒召德政謂曰
聞爾病我爲爾鍼親以小刀刺之血流活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
劉桃枝執刀不敢下齊主責桃枝曰爾頭卽墮地桃枝乃斬其足
之三指齊主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省其夜以氈輿送還家明旦
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齊主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御
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
斬之幷其子伯堅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司徒侍中高陽王湜爲
尚書右僕射乙巳以浟兼太尉　齊主淫封子紹廉爲長樂王
辛亥周以侯莫陳崇爲大司徒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
爲大司寇五代志樂鄉郡屬後周日武陽柱國趙城公邕爲大司空趙城郡名在汝州東
城縣　乙卯周詔有司無得糾赦前事唯殿庫倉廩與海內所共若
有侵盜雖經赦宥免其罪徵備如法備償也　周賀蘭祥與吐谷渾
戰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李延壽曰賀蘭之先與魏俱起有乞伏爲
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劉昫唐志洮州臨潭縣本吐谷渾之洪和城後周攻得之置美相縣
仍於舊洪和城置美相縣天寶中廢美相併入臨潭　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齊太師奏
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淫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
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癸未誅始
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四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
褚纊而死　周文育周迪黃法𣰰共討余公𣰰璝章太守熊曇朗引
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自豫章西南入象
之山口鎮公𣰰詐降謀
弭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
欲自退齊主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爲冀州刺
史病當自差齊主從之德政見除書卽起齊主大怒召德政謂曰
聞爾病我爲爾鍼親以小刀刺之血流活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
劉桃枝執刀不敢下齊主責桃枝曰爾頭卽墮地桃枝乃斬其足
之三指齊主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省其夜以氈輿送還家明旦
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齊主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御
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
斬之幷其子伯堅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司徒侍中高陽王湜爲
尚書右僕射乙巳以浟兼太尉　齊主淫封子紹廉爲長樂王
辛亥周以侯莫陳崇爲大司徒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
爲大司寇五代志樂鄉郡屬後周日武陽柱國趙城公邕爲大司空趙城郡名在汝州東
城縣　乙卯周詔有司無得糾赦前事唯殿庫倉廩與海內所共若
有侵盜雖經赦宥免其罪徵備如法備償也　周賀蘭祥與吐谷渾
戰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李延壽曰賀蘭之先與魏俱起有乞伏爲
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劉昫唐志洮州臨潭縣本吐谷渾之洪和城後周攻得之置美相縣
仍於舊洪和城置美相縣天寶中廢美相併入臨潭　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齊太師奏
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淫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
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癸未誅始
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四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

袖

暢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爲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明選舉以爲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懅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重戰伐以爲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碁者有劫彼此爭行以相持以先後着決一枰之勝負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爲舉動其五禁奢侈以爲比來富室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炫耀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胄之士然其坐受優賞反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卽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遜於擾攘之中志

道不倦孝閔帝踐祚爲小師氏下大夫自謙王儉以下竝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性柔謹寡於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　周處士韋夏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濟於榮利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周王毓禮敬尤厚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夏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讚之孫也（寇讚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綃五匹儁於後知之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慲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魏大統中稱老疾

不朝謁宇文護心欲見之倘不得已入見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朝舊事儁身長八尺鬚髯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王與之談論不覺屢爲前膝及辭還王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宜數相見以慰虛想載以御輿令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荷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　周文育之討余孝勱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民周協南歸（王琳使周民助曹慶攻周迪自南川歸也。民音揖）與戰擒之孝勱弟孝敬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眾愛破之眾愛奔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建康　詔臨川王蒨於南皖口置城使東徐州刺史吳興錢道戢守之　丁酉上不豫丙午殂（年五十七）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爲政務崇寬簡非軍

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蚌盤以蚌爲飾今謂之螺鈿）敝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敦能隆功茂德光於江左時皇子昌在長安（梁元帝承聖元年徵昌爲領直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棱典宿衛兵在建康章皇后召棱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秘不發喪急召臨川王蒨於南皖景歷親與宦者宮人密營斂具時天暑須治梓宮恐斤斧之聲聞於外乃以蜥爲秘器文書詔敕依舊宣行侯安都軍還適至南皖與臨川王俱還朝甲寅王至建康入居中書省安都與羣臣定議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皇后以昌故未宣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卽按劍上

殿白皇后出璽又手解蒋髮推就喪次爲侯安都侍定策之
大行於太極西階皇后乃下令以蒋纂承大統是日卽皇帝位大
赦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爲皇太后辛酉以殽璜爲太尉侯安都爲
司空　齊王洋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爲王或身嘗貴顯
或兄弟强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
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爲之
久不食魚使元蒨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鳶以飛蒨頭猶能
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
蠻祠部郎中元文遙等數家獲免蠻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
遙遵之五世孫也定襄令元景安此後漢新興郡之定襄也在隋秀容縣界戮之元孫
也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
乎丈夫甯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齊主齊主收景皓誅
之賜景安姓高氏　八月甲申葬武皇帝於萬安陵廟號高祖
戊戌齊封皇子紹義爲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左
僕射都官尚書崔昂爲右僕射　周卿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爲
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
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毓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
武成　癸卯齊詔民間或有父祖冒姓元氏或假託攜養者不問
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　初高祖追諡兄道譚爲始興昭烈王
以其次子項襲封及王卽位項在長安未還上以本宗乏嗣始興王道
譚二子上入纂皇緒而項留長安故本宗無主祭者戊戌詔徙封項爲安成王皇子伯茂爲
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　初周太祖平蜀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二年以其

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問諸子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城
公憙請行太祖以其幼不許壬子周主毓以憙爲益州總管時年
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人悅之九月乙卯以大將軍天水公
廣爲梁州總管廣導之子也　辛酉立皇子伯宗爲太子　己巳
齊主洋如晉陽　辛未周主毓封其弟輔成公邕爲魯公安城公
憙爲齊公正平公招爲趙公直爲衛公純爲陳公盛爲越公達爲
代公通爲冀公逌爲滕公逌音由　乙亥立太子毋吳興沈妃爲皇
后　周少保懷甯莊公蔡祐卒五代志蜀郡成都縣舊置懷甯等四郡　齊主洋嗜
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
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齊太子殷字正道　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
汝愼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本秦王歸彥侍中
廣漢燕子獻五代志梁陽郡浚儀縣舊置開封郡扶風郡雍縣後魏置平秦縣舊曰廣漢　黃門侍
郎鄭頤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初齊主登祚改年爲
天保有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
百日齊主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
大百日十年也又齊主問秦山道士日吾得幾年爲天子答曰得
三十道士出後齊主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至是
果卽期而殂　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
卽位大赦徵羣臣議喪禮時魏收與楊休之俱集中書省愔與二
人素相款狎因共議論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嗤眉而已他日愔
問之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
之世魏癸時過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愔無
以詰　庚戌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諸王木
金鐵雜作一切停罷　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爲

陳紀二　起天嘉元年　盡天嘉三年

世祖文皇帝上諱蒨字子華高祖兄始興王道譚之長子　在位七年改元二天嘉六天康一

天嘉元年　齊高殷乾明元年高演皇建元年周宇文毓武成二年後梁蕭詧大定六年　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　齊大赦改元乾明　辛酉上祀南郊　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　史記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同異也楚辭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漏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以其言語滑利智計捷出故云滑稽也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癸亥卒　辛未上祀北郊　齊主殿自晉陽還至鄴　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　軍所戍鎮軍前也據郡應王琳涇令賀當遷討平之王琳至柵口　柵口在濡須口今謂之側江口宋白曰廬州東南至柵口三百九十里今謂之新婦口之東水導巢湖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舍肥巢湖之眾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頊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竝壞沒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頊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久聞琳東下遣都督荊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南譙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去年王琳東下留孫瑒守郢州琳聞

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析間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儼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援丙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西岸自相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騎皆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爲陳軍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棄舫艇冒陳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遣遂來降仲威奉莊奔齊泌昂之子也樊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自此江南皆爲陳有矣　齊葬文宣皇帝于武寧陵廟號高祖後改曰顯祖　戊戌詔曰王琳識暗挈瓶智愧衛足干紀亂常自貽顛沛而縉紳君子多被繫維雖涇渭合流蘭蕙同肆求之厥理或有咎從今九罭既設八紘斯掩天網恢恢吞舟是漏至如伏波游說永作淡薄延齡脫歸終爲魏守器改秦庾材通晉楚行藏用舍亦豈有恆宜加寬仁以彰雷作其衣冠士族預在凶黨悉加原宥將帥戰兵亦同肆眚並隨材銓敘庶收力用　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此錄省尚書也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晉陽并州故曰并省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僕

射詔諸元艮口配沒入官及賜人者並縱遣　乙巳以太尉侯瑱都督湘巴等五州諸軍事鎮湓城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卽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東館蓋在鄴宮昭陽殿東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演出歸第考異曰北齊書孝昭紀云除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禁鄴今從楊愔傳　自是詔敕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鷦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出中山太守陽休之詣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演以常山王錄尚書事故稱爲錄王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及齊主殂立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眞守文艮主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騶覽萬機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借令得遂沖退自齊家祚得保靈長乎家祚猶國祚也　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不欲爲周公得耶演不應顯祖常遣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主殂將發晉陽發晉陽者嗣位而詣鄴　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高歡建大丞相府於晉陽文宣帝之以移魏鼎祚將勤兵威在焉故以爲根本之地執政欲使常山王從齊主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從至鄴外朝閱之莫不駭愕又敕以王晞爲并州長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愼躍馬而去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僕

總知禁衛楊悟宣敕留從禹五千兵於西中晉陽在鄴西故謂之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恐悟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弟也尚書主姑東平公主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悟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潤燕王儁主之叔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齊主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齊主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楊悟時爲尚書令故稱之爲令公悟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齊主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昌儀蕃亦內職女官之名高仲密之

妻也高仲密因妻而外叛事見一百六十五卷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悟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悟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脫悟曰吾等至誠憱國豈宜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錄尚書後室錄尚書者宴息之所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悟等我各勸雙孟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執之及宴如之悟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悟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

子獻多力頭又少髮狠狽排眾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欻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顧於尚藥局五代志尚藥局總知御藥事屬門下省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悟等唐突入殿龍門唐突猶言干乘輿者爲唐突兒都督叱利騭招之不進使騎殺之叱利歲複姓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刃叱演演使歸彥諭之休寧厲聲不從歸彥久爲領軍素爲軍士所服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後齊禁中有朱華閤閤門下省領左右局領左右二人掌知朱華閤內諸事宣傳已下白衣通謁干已上皆主之又有左右直長四人朱華閤以外左右衛將軍各一人主之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御仗屬官直突屬官直閤屬官直齋屬皆屬門分爲左右廂齊主與太皇太后皇太后竝出太皇太后坐殿上皇太后及齊主側立演以導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下皆重足屏氣其相脅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詔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婊永樂武力絕倫素爲顯祖所厚叩刀仰視婊姓也叩刀者拔刀離鞘纔寸許考異曰楊悟傳作領軍劉桃枝今從帝紀齊主不悅之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卻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爲置使豈不佳邪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齊主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媪斟酌婁太皇鮮卑也叩刀者拔刀離鞘纔寸許考異曰李太后華族也故云然太后拜謝冰

皇太后又爲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頭不止太后謂齊主何不安慰爾叔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爲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兒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湛以鄭顯昔嘗譖己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秦王歸彥引侍衞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大皇太后臨憎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憎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問頃之復簿錄五家楊愔可朱渾天和蔡子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謚孤兒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

馬黑脊曰騏驥毛異曰馬青驪色曰騏麟東方朔傳騏驥驪騵盜驪驊騮天下良馬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八　陳紀二　天嘉元年

晉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爲大將軍平陽王淹爲太尉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浟爲尚書令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閫未嘗戲弄幼喪母嘗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詩云天保定爾俾爾戩穀何謂也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高昂兄弟靡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協謀舉義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事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愔遭離家難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恆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儕咸共怪笑

長公主憎貴公子早著聲譽及爲宰相樞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辭氣溫潤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憎少遭家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從弟姪數十人並待而舉火性周密畏慎極若不足稱聞榮命愀然變色及是被誅舉國痛憤　江陵之陷也

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　長城世子昌武帝封長城公昌爲世子及中書侍郎頊皆沒於長安高祖卽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還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王琳據中流昌還建康路梗故居安陸　琳敗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召戾安都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爲歸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慰不

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庚戌以昌爲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王　齊大丞相演如晉陽既至謂王晞曰不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演奏趙郡王叡爲長史王晞爲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算　周軍初至郢州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死戰周人不能克乃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守之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既而周人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遣使奉表舉中流之地來降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州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𣰰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寨其中路

迪等與周敷共圍之及琳敗曇朗部眾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丁巳傳首建康盡滅其族齊軍先守魯山戊午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　甲子置沅州武州梁置武州於武陵帝分荊州之義陽天門南平郡州之武陵四郡置武州其刺史僧沅州領武陵太守治武陵郡其都尉廳部六縣爲沅州別置通寧郡以刺史領太守治都尉城省舊都尉以右衛將軍吳明徹爲武州刺史以孫瑒爲相州刺史瑒懷不自安固請入朝徵爲中領軍未拜除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臨近畿餞送鄉里榮之　壬申齊封世宗之子孝珩爲魔甯王長恭爲蘭陵王　甲戌

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道迎候丙子濟江中流殞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

祖遣衆陽毛喜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爲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宏正通好於周　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爲衡陽王　辛巳獻王祀　周主毓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貴毒於糖餳而進之

六典紀前世官制治革以侯周之典庖中士爲有藏中士爲珍羞署令之職掌醢中士爲掌醢署令之職膳部中大夫以類推之則後周之膳部中大夫唐太官署令之職社佑通典後周膳部中大夫爵冢宰六命又有膳部下大夫五命

餳大餹也江陵未敗時梁荊陸法和有道衡先具大餳薄餅及江陵陷梁人入魏果見餳餅蕭北食也今城市間元宵所賣焦餳卽其物但較小耳德出南方煎蔗爲之絕甘存疑宇文護傳膳部中大夫原作下大夫周主頗覺之庚子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冨公朕之介弟覓

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宏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年二十七魯公邑幼有器質特爲周主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周主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壬寅魯公薨卽皇帝位大赦　五月壬子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　癸亥安都父文撝爲始興內史卒官上迎其母還建康毋固求停鄉里乙卯爲置東衡州梁先已置東衡州於始興今復置也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子祕纔九歲上以爲始興內史竝令在鄉侍養　辛未周葬明帝於昭陵廟號世宗　六月辛巳改謚皇祖妣安皇后曰文皇后　壬辰詔葬梁元帝於江甯梁敬帝太平二年周人歸元帝之柩於王琳琳敗陳人乃得而葬之車旗禮章悉用梁典　齊人收永安上黨二王遺骨葬之敕上黨王妃李氏還第馮文洛尙以故意脩飾詣之妃盛列左右立文洛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闕汝何物奴猶欲見侮杖之一百血流灑地　秋七月丙辰封皇子伯山爲鄱陽王　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謂曰比王戾諸貴每見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思霄骨血之重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安載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謙退粗糠神器實恐違上元之意堅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皆無異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攝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告演

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毛晃曰牒書板小簡也　侯少隙卽徑進也因敕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職務罷竝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及田市徵稅舟車通塞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爲利而於今毀棄或道德高儁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景日景日入而後聽還私舍故云畢景聽還　齊主議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卽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碎　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宏齊主笑曰誠如卿言殷初隮萬機庶不周悉故致爾耳顏之推曰如是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齊主曰顯爲爾而已爲耳

安我姑之子庫狄顯安父干娶勃海王歡之妹樂陵長公主今序家人之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齊主曰何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耶齊主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齊主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驕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顯安子之子也羣臣進言齊主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齊主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時太后居南宮去殿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輦蓬太后疾小增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薨心痛不自堪齊主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血流出神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戊子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浟為大司馬　周軍司

馬賀若敦唐六典曰周官大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兵部郎中之任也後周依周官其爵列中大夫也大命帥眾一萬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之屢戰破瑱乘勝深入軍於湘州九月乙卯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辛酉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瑱於巴邱會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為久留之計湘羅之閒遂廢農業梁置湘州於長沙置羅州於湘陰縣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冬十月癸巳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梁姚思廉陳書楊葉洲在西江口西江謂湘江也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眾會瑱南討十一月辛亥齊主邕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齊主徵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為中世子叔虎柔之從叔也齊主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雲地陳兵數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幷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

與彼蒲州相對魏神龜元年置雍州於河東延和元年改曰秦州太和中能魏既分為東西東魏天平初復置蒲州於河東沙苑故後河東之地入於西魏後周因蒲阪舊名而置蒲州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供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我與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齊主湛自將聚庫莫奚至天池庫莫奚出長城北通此文宣帝所築也齊主分兵追擊獲牛羊七萬而還　十二月乙未詔自今孟春訖于夏首大辟事已款者已款謂囚已款服也宥且申停及秋冬乃行刑也　齊主演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執杜預王肅議以元氏司馬氏為二王并曹氏為三恪朝士莫不雷同太子中庶子崔瞻別立

異議收謂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
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用謂國士
議文直此冷笑瞻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莫萊諸生云何自進
瞻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斂遽無一言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
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初爲侍御史在臺恆於宅中送食備盡珍
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
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
攜匕箸恣情飲噉瞻方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
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冒請鴈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
每與之同食　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遣巴州刺史庾安貴
守之庚子獨孤盛將餘眾自楊渠洲潛遁　丙午齊主還晉陽

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
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庭非行戮之所齊主改容謝曰
自今當爲王公改之齊主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
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
作熟官但思之爛熟耳　初齊顯祖之末穀糴踊貴濟南王即位
尚書左丞蘇珍芝建議脩石隄等屯霬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
足食杜佑曰石隄在楚州安宜縣西八十里邵艾築城於此作白水塘北接連洪澤屯田一萬三千頃安宜唐寶應元年改爲寶應縣　齊主演即位平州刺史裴讓建議開督亢舊陂置屯田歲收
稻粟數十萬石北鎮周贍督亢陂在唐涿州新城縣界慕容皝荆軻獻圖於秦即此地　又於河內
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齊分河內汲郡爲義州置懷義等屯由是稍止轉輸之
勞此是五代志序齊濟南王至孝昭時軍儲通鑑取之附見於此
辛丑天嘉二年　齊高湛太甯元年周宇文邕保定元年後梁蕭詧大定七年　春正月戊申周改元
保定以大冢宰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
細皆先斷後聞五府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府也　庚戌大赦　周主邕祀圜丘壬子禘於太廟　周主邕祀方丘甲寅祀
感生帝於南郊用鄭元之說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乙卯祭太社　齊主演使
王琳出合肥召募僧楚更圖進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珉之壻
也請以私屬爲鄉導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沈
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　按梁置合州於今合肥矣景之亂已入於齊齊之境土南盡歷陽濡鬚僑置合州於江濱以景徽爲刺史　齊主以琳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
刺史鎮壽陽　己巳周主邕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　辛

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瑱不能
制乃求借船送敦等度江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我地爲爾侵
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
北歸軍士病死者十五六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
五代志澧陽郡孱陵縣舊置南平郡安鄉縣舊置義陽郡南鄉縣松滋縣舊置河東郡宋白曰澧陽郡安鄉縣本漢孱陵縣地後漢爲漢壽縣地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　二月甲午周主
邕朝日於東郊　周人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事見一百五十
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後周之制小司徒六命上大夫也　乃遣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爲刺史
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或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
靜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盆以所戍城降齊孝寬遣諜取之俄
斬首而還離石以南生胡數爲抄掠五代志離石郡後齊置西汾州生胡即稽胡之不附周

者而居於齊境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
役徒十萬甲士百人（河西龍門河之西也）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岳
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
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
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
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
稷山諸村縱火（唐志蒲州萬泉縣有介山介子推隱處稷山縣有稷山）齊以大軍爲營收兵
自固岳卒城而還　三月乙卯太尉寧陵壯肅公侯瑱卒　丙寅
周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而役（八丁兵者凡曉丙民丁
二丁兵者分爲十二番　分爲八番遞上就役十
月上就役周而復始）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周以少傅
尉遲綱爲大司空　五月丙午周封愍帝子康爲紀國公皇子贇

爲魯公贇李后之子也　六月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來聘（周書
傳曰御正任專繇綸誥中書舍人之職也北史盧辯傳武成元年
增置御正四人位上大夫考之唐六典則曰後周依周官春官府
置內史中大夫掌王言蓋比中書令之任後又增爲上大夫小
史下大夫比中書侍郎之任小史上士比中書舍人之任然則爲
御正者亦代言之職在帝左右又親
密於中書杜佑通典御正屬天官府）　秋七月周更鑄錢文曰布
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己酉周追封皇伯父顯爲邵國公以晉
公護之子會爲嗣顯弟連爲杞國公以章武公導之子亮爲嗣連
弟洛生爲莒國公以護之子至爲嗣追封太祖之子武邑公震爲
宋公以世宗之子賓爲嗣　齊主演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
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齊主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散
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頗典機密齊主以領軍代人庫狄
伏連爲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羨爲領軍以分湛權湛陰伏連不

聽該親事　齊主以伏連代羨爲朔州以羨代伏連領軍以分鄴下之權湛知其故乃陰伏連不使之離州而羨子又不
屬其親領軍府事）　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
秦王歸彥恐濟南復立爲己不利勸齊主除之齊主乃使歸彥至
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
鞫而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耶元
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卽謂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繞牀
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
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梁孝王事
漢景帝中二年後見十六卷）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不干朝政必保泰山之安
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眾口請青齊二州刺
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

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
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斛律羨字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
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
道讓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
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
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
至晉陽九月齊主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齊主尋亦悔
之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丙子齊以彭城王浟爲太保長
樂王尉粲爲太尉　戊寅熒惑犯太微與上將合　初齊主演與
濟南王約不相害及後殺之時有尚書令史趙叡於鄴見文宣從
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既而齊主出敗有冤鷹墜地

絕肋堪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時齊主與毛夫人亦見三人爲祟乃備爲厭禳之事或黃油四洒或持炬燒逐終不能解齊主惟扶伏牀枕叩頭求哀而已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沖幼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兹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於晉陽宮　年二十七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爲也

趙郡王叡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齊主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長廣王湛即皇帝位於南宮　南宮晉陽南也　大赦改元大寧　周人許歸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杜杲來聘周禮天官之職有司會凡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及其財用在書契版圖者皆聽其會計以歲月日考其成數元日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余按後周地官卿唐戶部尚書之任司會當如唐之度支郎中而六典不言所以杜佑通典後周司會屬天官府有中大夫上士中士上悅即遣使報之幷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周得黔中則全有巴蜀得魯山則全有漢沔故匡其所欲而餌之　齊以彭城王浟爲太師錄尚書事平秦王歸彥爲太傅尉粲爲太保平陽王淹爲太宰博陵王濟爲太尉段韶爲大司馬豐州刺史婁叔爲司空五代志上黨郡壺關縣後魏置南恒州尋改曰豐州　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任城王湝爲尚書左僕射幷州刺史叡昭之兄子也尉遲太子百年爲樂陵王史舛律光爲右僕射婁叡昭之兄子也封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周以薛愼爲潮州刺史仍爲右僕射幷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既雜蠻左恆以劫掠爲務愼乃集

琳自鄱陽言安磌潛通使往來今有嶺路自潯州經信州達於鄱陽琳敗上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遷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眾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劉昫曰建德縣漢合稽富春鄣地吳分置建德縣隋廢唐復置建德縣爲睦州治所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閏月庚午齊葬孝昭帝於文靖陵

壬午天嘉三年齊高湛河清元年周宇文毓保定二年後梁蕭巋天保元年　春正月乙亥齊主還至鄴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后魏兗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己亥以馮翊王閏爲尚書左僕射　周涼景公賀蘭祥卒　壬寅周人鑿河渠於同州　丁未周以安成王頊爲柱國

大將軍遣杜杲送之南歸　辛亥上祀南郊以胡公配天二月辛酉祀北郊　閏月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傅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爲孝昭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辯主湛卽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齊主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歸彥始爲文宣所親任其後背楊愔附孝昭以成濟南之禍又爲孝昭所委信孝昭既迫又迎武成以貪天之功故武成眙其反覆而忌之　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御前作詔草除歸彥冀州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爲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卻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齊主之爲長廣王也

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爲開府行參軍及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疎義雲納賂於士開得爲兗州刺史於是和氏之門如市廬詢祖嘗謂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　帝徵江州刺史周迪移鎭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趑趄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爲己將深不平之乃陰與晉興相結遣其弟方興襲敷敷與戰破之迪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爲賈人欲襲湓城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晉異女爲妻陰與異合謀拒朝命皎寄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他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瞿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班固曰蒯通一說而喪三傑應劭注云謂烹酈生敗田橫騎韓信也豈若班彪王命論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五年　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乙卯齊以任城王湝爲司徒　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尙書盧潛以爲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湝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啓請且息兵齊主遣

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曇朗爲齊所殺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二年琳於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　梁末喪亂錢錢不用民間私用鵝眼錢甲子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主巋安於儉素不好飲酒性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遥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臺下散騎常侍和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檛之太后諱昭君少明悟雖多猜忌而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于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年四十四葬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嬪即皇帝位改元天保尊襲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母曹貴嬪爲皇太妃　三月丙子安成王頊至建康詔以爲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乙在關中乃長安一布衣

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之禮有加焉頊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爲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𣰰豫章太守周敷共討周迪　甲申大赦　詔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出諸暨出永康諸暨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永康縣吳赤烏八年分上虞烏傷立永康縣東陽郡自永康至東陽一百九里　異大驚奔桃枝嶺於嚴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踝足跟也○踝音誇上聲　乘輿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迮而爲堰迮迫也　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

陳寶應安都壻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爲新安太守帥精甲三百輕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露洗之子也　夏四月辛丑齊婁太后殂齊主遇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齊主投諸臺下散騎常侍和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檛之太后諱昭君少明悟強族多聘之竝不守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眞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密謀秘策后恆參預神武嘗西討師既出於其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嘆良久后高明嚴斷雖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妒忌神武

姬侍咸加恩待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先是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殂而齊主不改服齊主於昆弟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乙巳齊遣使來聘　齊青州上言河水清齊主遣使祭之改元河清先是周之君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癸亥始詔柱國等貴臣邑戶聽寄食他縣　五月庚午周大赦　甲申齊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　己丑齊以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　壬辰周以柱國楊

忠爲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國齊國公尉遲迥爲大司馬　秋七月己丑納太子妃王氏金紫光祿大夫周之女也　齊平秦王歸彦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還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彦於南境置私驛問大軍將至卽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彦自稱大丞相有眾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爲本州刺史得人心子繪父隆之禮同皆爲冀州刺史　使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彦發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海舉籌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水經註衡漳水逕武邑郡南又東北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白馬河注之水上承呼沱東逕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漳水謂之交津口　鎖送鄴乙未載以露車衝赦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彦前譖清河王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　以歸彦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賜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爲太傅婁叡爲司徒平陽王淹爲太宰斛律光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癸亥齊主還如晉陽　上遣使聘齊　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侍中都官尚書到仲舉爲尚書右僕射并陽尹仲舉溉之弟子也　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考異曰陳書帝紀云丁亥迪請降安成王頊督眾軍以招納之今從南史迪傳　冬十月戊戌詔以軍旅賚廣百姓空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至於百司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陳紀三起天嘉四年盡天康元年凡四年

世祖文皇帝下

癸天嘉四年齊高湛河清二年周宇文邕保定二年後梁蕭巋天保二年 春正月齊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書右僕射時齊主湛終日酣飲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庸俗齊主亦輕之以收才名素盛故用之而收畏懦避事尋坐阿縱除名考異曰北齊書帝紀正月乙亥收爲僕射己卯除名盼名相去五日不容如此之速恐誤今去其日免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高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

文帝天嘉四年

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孝主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齊主以馬鞭筆元海六十責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抗幷州幾許無智出爲兗州刺史 甲申周迪招懷潰叛嶺奔晉安臨川郡南城縣有陳寶應宮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瑱嘗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縣迥順可得伴乎八也且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不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懈誅利賞必有韓智曾陽之謀天假其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城之重陳寶應於閩越故云然東南

萬里遠鬬鋒不可當兵自建康來建康於晉安爲北故曰北軍將軍自戰其地人多偾後眾寡不敵將帥不俾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十也爲將軍計莫若絕親醜氏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沖凡豫宗族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甯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十三卷漢高祖疎屬事見漢高后七年寄感恩懷德不戮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廣公病勢稍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　周梁蹂公矦莫陳崇從周主夐如原州周主夐遣長安人竊怪其故崇謂所親曰吾比聞術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晉公死耳或發其事乙酉周主召諸公卿於大德殿面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家宰護遣使將兵就崇第逼令自殺葬如常儀　壬辰以高州刺史黃法𣰰爲南徐州刺史臨川太守周敦爲南豫州刺史南豫州時治宣

城　周主詔命司憲大夫拓跋迪唐六典御史大夫秦官歷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並不置司憲中大夫二人掌承司寇之法以左右刑罰蓋比御史中丞之職也　造大律三十五篇一刑名二法例三祀享四朝會五婚姻六戶禁七水火八興繕九衛宮十市廛十一關津十二劫盜十三賊叛十四毀亡十五違制十六詐僞二十一請求二十二告言二十三逃亡二十四繫訊二十五斷獄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至百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磬絞斬梟裂古者公族有罪磬于甸人鄭元曰縣縊殺之曰磬絞者全其身首斬者殊死梟者懸其首於木上裂者車裂　凡二十五等　庚戌以司空南徐州刺史矦安都爲江州刺史　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竝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　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五代志軹縣屬汲郡王屋縣仍築長城二百里首十三戍　丙戌齊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　夏四月乙未周以柱國達奚武爲太保　周主詔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午周主若太學謹入門周主拜迎於門屏之間謹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設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甯升階正爲周主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醬食味之主古之養老執醬而饋今燒而設豆親爲之祖割祖而割牲也　謹食畢周主親跪受爵以酳酳以酒漱口也有司撤訖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水爰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司空矦安都恃功驕橫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詩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擿輒奔歸安都上性嚴整內衛之安都弗之覺每有表啟封訖有事未盡開封自書之云又啟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常陪樂遊園禊飲禊音係謂上曰何如作臨川王時上不應安都再三言之上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啟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於御堂宴飲上雖許之意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座賓客皆在羣臣位稱殿上壽會

重雲殿災安都帥將士帶甲入殿上甚惡之陰爲之備及周迪反朝議謂當使安都討之而上更使吳明徹又數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遣其別駕周宏實自託於中書舍人蔡景歷幷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因希旨稱安都謀反上慮其不受召故用爲江州五月安都自京口還建康部伍入于石頭六月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尙於尙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宥其妻子資給其喪初高祖在京口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竝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

猜防不設戾郎慢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乙卯齊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　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淫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晝夜不離閤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卽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旋詔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煩不辦無爲自劬苦也齊主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騎兵及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齊主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僧敬之子也胡僧

敬見一百五十人卷梁武帝大同七年　齊主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叡父琛勃海王歡之弟也亂歡後庭因而杖殺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由是忌之孝瑜窺與爾朱御女言齊制八十御女比正四品古之御妻也孝瑜傳云爾朱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　齊主聞之大怒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齊主使左右斐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尙書事諸矦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閒王孝琬大哭而出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愼寡言敏速十行俱下其死也人多惜之　秋七月戊辰周主邕幸原州　八月辛丑齊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　九月壬戌廣州刺史

陽山穆公歐陽頠卒詔子紇襲父爵位頠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爲信著聞于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于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宦起家信武府中兵參軍累遷衡州刺史初交州刺史袁彖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遣合浦太守龔蔿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　蔿音委　頠爲蕭勃所破資財竝盡唯所寄金獨在墨綬亦尋卒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伏其重然諾如此　甲子周主邕自原州登隴　登隴坂也　周迪復越東興嶺爲寇東興嶺在臨川郡南城縣界唐志撫州南城縣武德四年析置永城東興二縣七年省沈約曰東興縣吳立屬臨川郡　孔奐帥衆討之　丙戌周主邕如同州　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唐六典曰後周天官府置

劉伯中大夫二人天子出入則侍于左右大祭祀監沈與拔巾武帝改御伯爲納言諸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爲加官

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葬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業徵帝紹泰元年　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頁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遣女荐等復命考異曰典略在保定二年按王慶傳公卿請云是歲乃與入并之後故置於此　公卿議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爲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　冬十一日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十二月辛卯

周主至長安　丙申大赦　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梁元帝之世益州之地已入于周陳命余孝頃蓋領益州刺史耳　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　是歲初祭始興昭烈王於建康用天子禮帝以子伯茂奉始興昭烈王之祀今初以天子禮祀之非禮也　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唐海代州鴈門縣有東陘關西陘關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木杆分國爲三部木杆牙帳居都斤山地頭可汗統東方步離可汗統西方　己丑自恆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湛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兵三萬屯平陽拒達奚武之兵也　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彊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閒王孝琬叱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必得嚴整齊壹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幷州刺史段

紹總之時齊地霜晝下雨血於太廟

甲申天嘉五年齊高湛河清三年周宇文邕保定四年後梁蕭詧天保三年　春正月庚申朔齊主湛登北城晉陽北城也　軍容甚整突厥咨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師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東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以下皆無毛比至長城長城卽文宣所築者馬死且盡截猶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

得書亦遁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光見齊主於晉陽齊主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於此乃止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齊主卽位變俘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辛巳上祀南郊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初齊顯祖命羣臣刊定魏麟趾格爲齊律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久而不成時軍國多事決獄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齊主湛卽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一名例二禁衛三婚戶四擅興五盜制六詐僞七鬬訟八賊盜九捕斷十毆傷十一雜律十二斷獄凡七百九條損十一殿牧十二雜律令四十卷其刑名有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卽車裂也　次梟首次斬次絞二曰流投邊裔爲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

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死四等流一刑五等贖四等杖
通鑑依五代志大凡十五等之文也其流外官及老小閹癡老者小者閹者癡者
日閉精氣閉藏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三月辛酉班行之因
大赦赦其宿罪此後有犯者皆以法合處行是後爲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
常講習之仕門謂入仕之家故齊人多曉法又令民十八受田瞻租調二
十丈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遞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
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受田奴婢依良人數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丁牛者勝
耕之牛牧牛者得受其田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土不
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
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奴婢者官役其力牛調一尺故所調牛於良人
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蠶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已已齊羣

盜田子禮等數十人共劫太師彭城景思王浚爲主詐稱使者徑
向浚第至內室稱敕牽浚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浚大呼不
從盜殺之浚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
郡公博士韓毅教浚書見浚縫迹求工戲浚曰五郎書畫如此忽
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浚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爲秦相未
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
不作三公浚時年八歲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
嚴察部內肅然有一人從幽州來驅馱鹿脯至滄州界脯痛行遲
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浚乃令左右及府僚吏
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還定州刺史有老
母姓王孤獨煢榮三畝數被偷浚乃令人密往書榮葉爲字明日

見百戲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齊主憂懼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貫德胄教百年書百年當作數救字德胄封以奏之齊主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髀肉與其妃斛律氏見齊主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救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邊堂行且走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肉哀號不食月餘亦卒肉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庚寅周改御伯爲納言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邕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聞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之言

使者甚悅勳州刺史韋孝寬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爲言西朝欲運好之意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遣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　秋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周遣柱國楊忠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水經河水東過浚儀縣故城南又北屈而爲南河出焉河水又北逕西滑於縣故城東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東逕高關南　戊子周以齊公憲爲雍州牧宇文貴爲大司徒九月丁巳以衛公直爲大司空追錄佐命元功封開府儀同三司隴西公李昞爲唐公

錄昞父虎佐命之功也李太取中大夫長樂公若干鳳爲徐公周官氏有天下國號曰唐本此太取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載國賓官　峴虎之子鳳惠之子也李虎始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六年若干惠見一百五十八卷大同九年乙丑齊主湛封其子綽爲南陽王儼爲項平王儼太子之母弟也　突厥寇齊幽州眾十餘萬入長城大掠

而還　周皇姑之歸也齊主湛遣人爲晉公護母作書報護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惡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等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蹇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紀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之鄰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

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紀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開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紀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姑姑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羣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其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在愛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

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蔥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竝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蒙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覲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燿世閒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

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憒慮汝致感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護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逆離膝下三十五年受生棄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護字如此不孝子爲公侯母爲俘隸暑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暨聞霊夜悲號纖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恩以德音摩敦四姑竝許矜放(護兄弟叶其叶爲阿摩敦四姑即母之姑也初聞此旨魂爽飛越左傳鄭子產日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

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敘齊朝寬宏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乏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優貴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朝霈然之恩既已霑洽

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生死謂使死者復生肉骨謂使枯骨再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主使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主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申其情理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即遣之間氏至

周舉朝稱慶周主置爲之大赦凡所資苹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北叟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其擊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二十四軍六柱國統閻中諸府兵也安定公梁相魏左右各十二軍荀國公梁相魏左右廂禁衛兵也兼存秦隴巴蜀之兵散隸於左右廂者　幷兗及十二大將軍所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冬十月甲子周主置授護斧鉞於廟庭丁卯親勞軍於昇陽門外壬午突厥還宮詵軍至通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爲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壽春之兵少師楊檦出軹關　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五代志郡陽郡梁置吳州陳廢郡陽之吳州而於吳郡置吳州詳

兵大敗迪眾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之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紿敗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敗許之方登壇爲迪所殺　陳暾應據晉安建安二郡水陸爲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爲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幷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甫田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幷擒留異及其族纂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問虞寄譙讓質應命昭達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甯無恙以爲衡陽王導書記舍入謝上曰所以暫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寄少鳥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儇躁堅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稟然白刃不懾也自流寓南土與兄弟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祿纔朞年數月便自求解退常曰但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座嘗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　周晉公讓進屯宏農尉遲迥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軍於邙山　戊戌齊遣兼散騎常侍劉逖來聘　初周楊檦爲邵州刺史五代志永熙中置邵郡及白水縣後周置邵州改白水爲亳城隋廢州及郡改亳城爲臨汝縣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

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檦軍檦遂降齊權景宣圍縣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南郡城陽縣舊置楚州後齊曰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人爲土山蹋世怡竝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徵守永州五代志故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斬河陽路還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遣召幷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鬬亂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詔督將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　己未齊太宰平陽靖翼王浟卒　段韶自晉王導書記舍入謝上曰所以暫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

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部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邙阪北邙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部即馳告之阪也）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部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怕懼部遥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寧得其母宋能悔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可問訊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部且戰且卻以誘之待其力敝然後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壑溪谷死者甚衆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水經穀水出宏農澠池縣晉家林穀陽谷東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三十里中軍資器械

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餘一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卿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敗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櫪畏宣亦棄豫州走丁卯齊主湛至洛陽己巳以段韶爲太宰斛律光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王申齊主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變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令在坐（此稽胡與雜石稽胡同種散居領夏之間）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

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填積周師罷歸忠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詔勞罷之　是歲齊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　岩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州宏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勇有謀略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朝廷壯之

乙丑天嘉六年（齊高祖天統元年周宇文邕保定五年後梁蕭巋天保四年）春正月癸卯齊以任城王湝爲大司馬　齊主湛如晉陽　二月辛酉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襲收志勝州有神武郡領尖山陽縣東山下西南流右合諸升爰水其水左合中陵川後魏置神武郡於神武川治尖山縣隋爲神武縣屬馬邑郡）備皇后

儀衛行殿幷六宮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毅燔之兄子也　丙寅周以柱國安武公李穆爲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爲大司寇　壬申周主邕如岐州　三月齊有物隕于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出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于脣嬉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　夏四月甲寅以安成王頊爲司空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特頊勢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御史臺在尚書上見陵竟服殿庭肅爲敛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上爲之免頊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　戊午齊大將軍東安王斛叡坐事免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疏率無行嘗爲高

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叵羅胡人之國於涎譽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世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冒州敗請粟三千石更代功曹趙彥深宣敎給之事覺徙配）顯祖時涎爲秘書丞盜華林徧略及有他贓當絞除名爲民（華林徧略梁武帝集諸學士所撰也南人持至鄴下貴之高湝重以得罪至顯祖時又盜徧略一部及招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也是除名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仗令直中書省寫主謎爲長廣王涎爲胡桃油獻之（涎善爲胡桃油以進）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孝徵祖涎字也）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爲姦諂涎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涎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

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涎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涎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六年）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卽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鄴公上齊主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昧夫也祖珽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丁丑齊以賀拔仁爲太師侯莫陳相爲太保馮翊王潤爲司徒趙郡王叡爲司空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

言於太祖太祖異之引置麾下嘗從太祖校獵于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惟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乘馬步逐至山半便擊之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得免罪　十一月癸未齊太上皇至鄴　齊主皇之爲長廣王也數爲顯祖所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爲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于主皇乃說主皇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爲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主皇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　十二月乙卯封皇子伯禮爲武陵王　壬戌齊上皇如晉陽　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爲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　是年二月改元齊高緯天統二年周宇文邕天和元年後梁蕭巋天保五年　春正月己卯日有食之　癸未周大赦改元天和　辛卯齊主緯祀圜丘癸巳祫太廟五代志齊制圜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圜丘則以冬至皆以孟月并嚴凡五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　僕射　己亥周主邕耕藉田　庚子齊主緯如晉陽　周遣小載師杜杲來聘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弼地官其官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而無大小之別五代志後周置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敏妬之節制縣彊脩廣之役頒施惠之要審收產之政　二月庚戌齊上皇還鄴　庚午日闕光遂微日中見昼　丙子大赦改元　三月己卯以安成王頊爲尚書令　丙午周主邕祀南郊夏四月辛亥大雩　甲子日有交暈白虹貫之　上不豫畫閤眾事竝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奐琇之曾孫也　孔琇之見一百三十九卷齊明帝建武元年　疾篤與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楊之子也　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附逢他貨產充積而權獨居處奉養擬於王者交往端坐一室非公事未嘗出游樂利之惑淡如也天嘉中爲吏部尚書其所薦舉多會上旨遷愼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皆辭其門者　太子伯宗素弱上憂其不能守位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遜隆殷法晉成帝立母弟爲嗣事見九十七卷咸康八年殷法兄死弟及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介弟之尊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忠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人臣之事君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辯袁盎廷爭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以爲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左傳宋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穆公卒捨其子馮而立與夷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襄之楚康王有疾其弟圍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而自立是爲靈王　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左傳晉獻公有疾屬其子奚齊於荀息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公薨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以葬獻公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肥義事見四卷周赧王二十年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

哉
癸酉上疏上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以繼蕭妃曰刺閨宮中小門也就閨中刺取外事故曰刺閨　救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太子即位大赦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乙酉齊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令　吐谷渾龍涸王莫昌帥部落附于周以其地爲扶州五代志同昌郡嘉誠縣後周置縣并龍涸郡及扶州總管府

庚寅以安成王頊爲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爲司空以吏部尚書袁樞爲左僕射吳興太守沈欽爲右僕射御史中丞徐陵爲吏部尚書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眾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王太尉謂僧辯也荊州禍敗謂江陵陷沒也　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方法也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宇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一日當于一年也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眾咸服之　己亥齊立上皇子儼爲東平王仁宏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　六月世祖　秋七月戊寅周築武功郿斜谷武都駱谷津坑諸城以置武士武功郿扶風武功縣　丁酉立妃王氏爲皇后　八月齊上皇如晉陽　周信州蠻幷令賢向五子王等據巴峽反巴峽在巴郡巴縣有明月峽廣德等峽亦謂之三峽　攻陷白帝鎮與連結二千餘里周遣開府儀同三司元契趙剛等前後討之終不克九月詔開府儀同三司陸騰督開府儀同三司王亮司馬裔訶之騰軍于湯口水經江水自朐腮縣東注之湯溪水注之湯口在巫縣左則湯溪即湯口也令賢於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遠結涔陽蠻爲聲援丁度曰涔陽在鄂中此蓋荊州蠻也又水經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東北流遷成固縣南城北北至西陽縣南入于沔水經又曰涔水出縣西北天門郡界東南流注于灃水九域志江陵府公安縣有涔陽鎮此涔陽當從九域志　自帥精卒固守水邏城騰召諸將問計皆欲先取水邏後攻江南騰曰令賢內特水邏金湯之固外託涔陽輔車之援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術也乃遣王充帥眾度江旬日拔其八城捕虜及納降各千計遂頓暴驍勇數道進攻水邏蠻帥舟降水邏眾潰斬首萬餘級捕虜萬餘口令賢走追獲斬之騰積骸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其後羣蠻望之輒大哭不敢復叛向五子王伯犖并安西素與令賢有仇騰說誘賂以金帛使爲鄉導水邏之旁有石勝城令賢使其兄子龍眞據之騰密誘龍眞龍眞遂以城據石壘城使其子寶勝據雙城今黔州巴東縣北臨大江有遺壘也荊州頭長數丈經數百年不損日日向王怡葺諸向所據處也　水邏既平騰頻遣諭之猶不下進擊皆擒之盡斬諸向酋長捕虜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徙之於八陳灘北諸葛亮八陣於魚腹平沙之上今謂之八陣磧夔州圖經云八陣磧在奉節縣西南七里又云在永安宮南一里諸下平磧上聚細石各高五丈皆碁布相距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沒水退則依然如故又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聚　以司馬裔爲信州刺史小吏部辛昂六部分屬六官小吏部屬天官奉使梁益且爲騰督軍糧時臨僧楚合等州民多

從亂五代志巴東郡鹽江縣後周置陴州巴都梁置
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爲用會巴州蒲榮郡民
反五代志蒲化郡梁置巴州所領永穆縣舊置蒲
榮郡唐志永穆縣屬通州我朝改通州爲達州攻圍郡城過絕
山路昂謂其徒曰凶狡猶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
可也遂募通開二州五代志通州郡梁置蒲州西魏曰通州所領
西流縣入盛山縣仕佑曰通州漢宕渠之地梁於此置蒲州
以州內地蒲餘頃故以爲名西魏改通州以居四達之地得三
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城壘賊以爲大軍至望風瓦解一
郡獲全周朝嘉之以爲渠州刺史冨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
冬十月齊以癸莫陳相爲太傅任城王湝爲太保婁叡爲大司馬
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　庚申帝享太
廟　十一月乙亥周遣使來弔　丙戌周主罷行視武功等新城

十二月庚申還長安　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怨讒殺其兄孝瑜也爲草人
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
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
此時已謂天子爲大家言比上皇於婦人又魏世諺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上金
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五代志曰後齊赦
及戴於闕門外之右集囚於闕前擊鼓千聲釋焉謂雉翼曰海中
星占曰天雞發有赦故後聲北者赦曰皆設金雞掛于竿
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
塡庫稍幡數百塡讀曰鎮上皇以爲反具收訊諮妣有陳氏者無寵誣
孝琬云孝琬常讐陛下像而咒之其實世宗像也孝琬父湛廟號世宗上皇
怒使武衛赫連輔元倒鞭撾之鞭者執小頭撾之以大頭撾之孝琬呼叔上皇曰
何敢呼我爲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

皇帝之甥何爲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
哭之淚赤魏中興初分樂陵置安德郡　又爲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
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延宗文襄第五子也
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獨己膳中抱之曰可憐止
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衛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
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
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腊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
孝昭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又以四試刀驗其利鈍騎縱
多不法至是上皇既鞭之復殺其昵近九人延宗於是深自改悔
　是歲齊賜侍中中書監元文遙姓高氏頭之遷尚書左僕射魏
末以來縣令多用厮役由是士流恥爲之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
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悉召之集神
虎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爲縣自
此始文遙性和厚與物無競初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頃家貧衣食
所資時魏已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卽以與之及貴
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
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九終

陳紀四　起光大元年盡宣帝太建三年凡五年

臨海王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嫡長子也在位二年爲安成王所廢尋被殺改元一

【辽】光大元年　齊高緯天統三年周宇文邕天和二年後梁蕭巋天保六年　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尚書左僕射袁樞卒　乙亥大赦改元　辛卯帝祀南郊　壬辰齊上皇還鄴　己亥周主邕耕籍田　二月壬寅朔齊主緯加元服大赦　初高祖爲梁相用劉師知爲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雖位宦不遷而委任甚重與揚州刺

史安成王頊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恆居禁中參決衆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爲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衆猶豫未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按隋子顯齊志東宮職僚未有通事舍人五代志梁東宮官有通事守舍人舊事守舍人員法守舍人員陳因之　又受委東宮乃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頊將出中記室毛喜馳入見頊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其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頊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鎮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社稷願留中勿

伺閒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頊深然之考異曰陳書文沈后傳云安成王既專沈太后憂悶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希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冀因此以圖高宗安國事覺並爲高宗所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逮黨與竝殺之按后欲圖高宗而令安國據郡反迎不相涉且后若實有此謀高宗既立后豈得自全今删去仲舉既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義長公主除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爲衡廣諸鎮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頊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到仲舉既廢還私第非在位者蓋頊召其會讎因而執之幷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考異曰陳書子高傳死在光大元年八月按華皎傳子高誅後皎始謀叛帝紀此年五月皎已謀反又慈訓太后令先言劉師知子高誅後乃及余孝頊始興王伯茂傳師知等誅後伯茂乃進號中餘黨一無所問偽然則子高傳誤也　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頊恐扇動內外故以爲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遊處

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左僕射　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　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啟求廣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頊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立譽爲質

五月癸巳頊以丹楊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　甲午齊以東平王儼爲尚書令　司徒頊遣吳明徹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五代志醴陵郡安復縣舊置安成郡茶陵縣漢屬長沙郡吳分屬湘東郡陳并入衡山郡湘潭縣九域志茶陵縣屬衡州在州東三百五十五里　巴山太守黃法𣰰從宜陽出醴陵宜陽即漢舊郡

宜春縣也晉孝武帝更名宜陽避太后諱也隋復曰宜春縣帶袁州後漢立醴陵縣屬長沙郡九域志在郡東一百六十里自宜春至醴陵二百二十里共襲華皎幷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鄂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　辛亥周主邕尊其母叱奴氏爲皇太后　己未齊封皇弟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直爲丹楊王仁謙爲東海王　華皎使者至長安梁主嶷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上謂攻齊恪陽也事見比雖倘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　辛巳齊左丞相咸陽武王浟律卒頓輒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違則前驅以赤棒棒之自遷鄴以後

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命一遵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官屬中丞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從上皇與胡后張幕於華林園東門外而觀之遣中使驟馬趣伏（遣殿前導不儀仗也）得入自言奉敕赤棒卒應聲卒其鞍馬驚人墜上皇大笑以爲善更敕駐車勞問良久覩者傾鄰城儼恆在宮中坐含光殿視事諸父皆拜之上皇或時如幷州儼恆居守每送行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器玩服飾皆與齊主纔同所須悉官給營於南宮見新冰旱李遷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自是齊主或先得新奇屬官及工人必獲罪儼性剛決當言於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劭后亦勸之既而中止　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五代志武陵郡龍陽縣梁置武州）遣使誘都督陸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竝隸於皎（文帝命皎都督湘巴等四州）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爲之用（湘州與長沙郡同治所以湘州疏郡故曰本隸皎下）司徒頊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爲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助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衡公直總之與皎俱下寇于曇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考異曰陳帝紀云步騎二萬蠻夷謂之猺今從周帝紀）皎軍於白螺（水經江水過長沙下鳥江水又東過彭城口又東過州北又東過白螺山南）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嶺路即前所出安成宜陽步道也）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曰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皇明徹於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

後皇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巳爲徐度等所據度等遊使僞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眾并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慣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竝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桂陽太守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使汝陰任忠嘗有密啓皆宥之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蠶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幷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五代志沔陽郡龜山縣梁置梁安郡西魏改曰魏安郡置江州廢帝三年改曰沔州龜山有陽臺山在漢川之南三十五里土俗訛爲羊蹄山）總管許增兵守禦不許遷城寬乃量度年常水至之處豎大木于岸以過船行總管所遣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所豎木上皆通船過靈洗乃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眾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寬儀貌環偉博涉墳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親沒撫諸弟以篤友聞榮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寬有幹略嘗爲孔城城主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敝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用兵邀擊無不克之及是被擒卒于江左寬弟漢立朝端直而雅好賓游每遇風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開以爲什自寬沒後遂斷

紹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孤姪情甚篤至　丁巳齊上皇如晉陽山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　冬十月甲申帝享太廟　辛卯日出入時有黑氣大如杯在日中甲午又加一焉六日乃滅　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丙午齊太赦　癸丑周許穆公宇文貴自突厥還卒於張掖贈使持節柱國涼州刺史諡曰莊　戊辰齊上命公卿射中者卽以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性好音樂耽弈碁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以此稱之　齊上皇還鄴　十二月周晉公護母卒詔起令視事　齊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舉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

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飢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賣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陛下勿殺臣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得少覺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爲項羽耶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眾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于范增縱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謀謀之讓盡忠補益於功臣中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教誨諸子務存靜退而子孫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仰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幹爲太上子居宸扆于已及子俱保休祚陵爾張良何足可數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舂徙光州五代志東萊郡舊置光州敕令牢掌

與梁僕射王操守江陵三城鏖夜拒戰十旬梁將馬武吉徹擊明

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梁主乃得還　夏四月辛巳周以達奚武爲太傅尉遲迥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司馬　齊上皇如晉陽　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之才歷事五主每以戲狎得寵性好色而不耀嘉魏廣陽王妹之美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與之私通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附錄之才博識多聞於方術尤妙有人患腳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腳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棆萊至是上皇以酒色過度恍惚不悟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太虛所致即虛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舊咸五色物數劑而疾竟愈之才聰辯強識有緣人之敏尤好劇談諧語營胡王昕姓云有言則証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旋角尾而爲羊又變盡亢明云卿姓在亡爲虐在邛爲虛生男則爲膚養馬則爲驢　時有馬嗣明者亦善醫術爲人診脈一年前知其死生楊愔患背腫嗣明以鍊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爲

楊愔所重作鍊石法以礬黃色石如鴈鴨卵大猛火燒令赤納酒醋中自有石屑浮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末書從駕往晉陽至遵聖山云數處見勝云有人家女病若能治之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勝至問病狀俱不敢下手唯嗣明爲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趺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爲處方前後服十劑腫而平復如故　五月癸卯齊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和士開爲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庚戌周主邕享太廟庚申如醴泉宮醴泉宮即漢甘泉宮之舊地在漢馮翊池陽縣西後魏於此置南夏縣後改曰醴泉縣　壬戌齊上皇選鄴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　有星孛於東井北行一月至輿鬼乃滅　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楊忠卒子堅襲爵忠識量沈深有將帥之略且狀貌瑰偉武藝絕倫嘗從太祖狩于龍門忠獨當一虎左挾其腋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爲拚于

因以字之堅初爲開府儀同三司小宮伯　周建宮伯掌王宮衛之官及其戒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二人下士二人鄭玄注云伯長也掌王宮衛之官及其戒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後周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禁令更直於內小宮伯貳之　晉公護欲引以爲腹心堅以白忠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　丙午帝享大廟　戊午周主邕還長安　壬戌封皇弟伯智爲永陽王伯謀爲桂陽王　八月齊請和於周周遣軍司馬陸逞聘于齊九月丙申齊使侍中斛斯文略報之　冬十月癸亥周主邕享太廟　庚午帝享太廟　辛巳齊以廣甯王孝珩錄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齊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　甲辰周主邕如岐陽五代志扶風郡雍縣有岐陽宮　周遣開府儀同三司崔彥穆等聘于齊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甲寅頊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爲溫麻侯溫麻縣侯也沈約曰晉武帝以溫麻地屯立縣屬晉安郡晉安隋改爲建安　寘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殺之車中　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　十二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秘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憑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

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高歡尚澄未卽篡魏魏擢魏之政北齊君臣皆謂之霸朝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侍中尙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姊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爲鄭州刺史上皇驕奢淫泆役繁賦重吏民苦之甲申詔所在百工細作悉罷之鄴下晉陽中山宮人官口之老病者悉簡放齊有鄴宮晉陽宮中山宮官諸家緣坐在流所者聽還緣坐謂罪非正犯　諸家口沒官爲奴婢者　周梁州恆稜獠叛總管長史南鄭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面進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如從一道則我得示以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曉諭爲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恆稜親識卽以實報之境上內附者謂之熟獠　恆稜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導卿但先行慰諭子弟使來降也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眾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人以文表爲蓬州刺史蓬州本漢宕渠之地李勢時爲獠所據齊立蓬山而以爲名也　壬二月丁丑周主邕還長安

高宗宣皇帝上之上　諱項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王道譔第二子也帶生時有赤光滿室少寬容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時有眉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遊處帝睿夜被酒張燈而寢總意出諸反乃見帝是大龍總驚駭走還他室及江陵陷遷于長安帝銳若不慧魏將楊忠門客張子賢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在位十四年改元一

太建元年　秀高祖天統五年周宇文邕天和四年後梁蕭巋天保八年　春正月辛卯詔周主以齊上皇之喪罷朝會遣司會李綸弔賻且會葬　甲午安成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皇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太子封皇子叔陵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尙書僕射沈欽爲左僕射度支尙書王勱爲右僕射勱份之孫也　辛丑上祀南郊　壬寅封皇子叔英爲豫章王叔堅爲長沙王　戊午上享太廟　齊博陵文簡王濟正皇之母弟也爲定州刺史語人曰次敘當至我矣言以兄弟之次亦常爲天子也齊主纘聞之陰使人就州殺之葬贈加禮　二月乙亥上

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坎孤寘耶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辭色
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安吐根本安息胡人天平初柔然情狀高歡因爲之備禮柔然入掠無獲而返其後歡與柔然和親結成婚姻皆吐根爲行人既而歸歡由是見親待得在
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
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
至明日叡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
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慰慰欲王等更思之
叡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姝母子家者兄之力也長粲胡太后之兄故云然厚賜叡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
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御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趙
陛下羽翼宜謂叡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竝

可用爲州且出納如舊尚書出納帝命令且如舊領職待過山陵然後遣之叡等
謂臣眞出心必喜之齊主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
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兗州刺史西兗州時治滑臺葬畢叡等促士開就
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
人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違叡曰吾
受委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識天
遂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
爲卮酒言訖遽出士開戲美女珠簾詈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
開蒙王力武成帝討婁定遠特全其命用爲方伯今當奉別讎上
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
秦王曰此兒至孝我子無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讀孝經至資于
事父轍流涕獻欲十歲喪母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
口屈喪長齋骨立杖而後起神武殷勤敦譬食必呼與同案其見

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親二宮定遠許
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
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乾明齊濟南王年號他臣出之後必有
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辭主太后皆泣問計安出
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爲
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且曰叡將復入諫斐子咸止
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甯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
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
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雀離佛
院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曰雀離大清淨故僧以建佛院令劉桃枝桃拉殺之考異曰北齊帝紀天統三年六月以幷省尚書左僕射摸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五年二月殺趙郡王叡三月以幷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蓋定遠既爲僕射復爲幷省尚書令及定遠先出定遠然後殺叡叡外必在定遠作司空後帝紀誤也但不知果在何時耳又
士開傳云出爲青州定遠傳云尋除濟州蓋先出爲青州後乃除濟州也復以士開爲侍中尚書左僕
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叡有至性其母魏華山公主
也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爲神武所愛養于宮中令游嬪母之
恩同諸子至四歲未嘗識母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
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
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神武
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
秦王曰此兒至孝我子無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讀孝經至資于
事父轍流涕獻欲十歲喪母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
口屈喪長齋骨立杖而後起神武殷勤敦譬食必呼與同案其見

慟惜如此神武殂哭泣歐血及壯將爲婚娶而貌有戚容文襄謂
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
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爲
之惻默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
爲定州刺史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勤課農桑接禮民儁所部大
治八年除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
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擣而掘井鍬鍤裁下泉源湧出至
今號曰趙郡王泉叡自孝昭殂卽受顧託自是以來久典朝政清
正自守稱爲賢相及遇害大務三日朝野冤惜之鄭述祖亦有德
望其女旣爲叡妃嘗坐受叡拜命坐叡乃敢坐後鄭妃卒叡更娶
鄭道蔭女叡坐受道蔭拜命坐道蔭乃敢坐叡謂道蔭曰鄭尚書

風德旣高又貴重猶舊君不得竝之　三月齊主巡如晉陽夏四
月甲子以幷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魏收志太原郡晉陽有晉祠）乙丑齊主還鄴　齊主巡年少多變龍武衞將軍高阿那肱
素以諂佞爲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
有寵累遷幷省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崩都督二十人使侍衞東
宮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風以字行累遷侍
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
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爲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
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
開高阿那肱皆爲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爲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
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衞大將軍宮人穆舍

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爲之養母薦
爲宏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
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五代志東海郡朐山縣舊曰朐山後改爲海州）珽乃遺陸令萱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心
服深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郎和士
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令萱言
於齊主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
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
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爲祕書
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爲齊
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
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五月庚戌周主邕如晉陽
宮　丁巳以吏部尚書徐陵爲右僕射　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
妃沈氏吏部尚書君理之女也　辛亥周主邕還長安　八月庚
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魏收志漢晉河南新城縣後魏改曰新城郡治孔城其地在隋河南郡伊闕縣界）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杜佑曰今福昌縣）築崇德等五城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自
華皎之叛帝心疑之徵爲左衞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反遂舉
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此始與之衡州五代志南海郡始興縣梁置安遠郡及東衡州）帝遣中書
侍郎徐儉持節諭旨紇初見儉盛列仗衞言辭不遜儉曰呂嘉之
事誠當已遠呂嘉事見二十卷漢武帝元鼎五年六年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
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應遣儉於孤園寺累旬不得還紇嘗

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紘乃遣儉還儉陵之子也冬十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竟昭達討紘　壬午上享太廟　十一月辛亥周郙文公長孫儉卒（郙音情）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爲荆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敎誨不明信不破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聽事前肉袒自杖三十拾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

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後徵授大行臺尚書當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儉本名慶明他日太祖謂儉曰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攀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百餘人奔嶺表時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儉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于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　辛丑齊以斛律光爲太傅馮翊王潤爲太保琅琊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右僕射　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　自韋孝寬之亂與周人絕至是周遣御正中大夫杜杲來聘謝復脩舊好

王許之遣使如周

庚寅太建二年（齊高緯武平元年周宇文邕天和五年後梁蕭巋天保九年）春正月乙酉朔齊改元武平　齊東安王婁叔卒　丙午上享太廟　戊申齊使乘散騎常侍裴讓之來聘　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而還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爲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五代志高涼郡陽春縣梁置陽春郡廣州治南海郡）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世不能惜汝負國送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倍道兼行至始興紇聞昭達至惶擾不知所爲出頓湟口（水經湟水出橫陽縣盧聚東庫過含湟縣南出湟浦關右合溱水謂之湟口）

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上流裝艦造拍竿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狎籠籠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紇衆大敗生擒紇送之癸未斬於建康市初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著作佐郎蕭引謂人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攀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百餘人奔嶺表時紇父顧爲廣州刺史引往依焉深見敬待顧死紇嗣位引察其有異志每因事規正由是見疎及紇反士人流寓在嶺南者皆惶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管寧字幼安依公孫度度安其賢魏文帝初卒還鄉里袁渙字曜卿爲呂布所拘而不爲布所爲布敗歸魏武）君子正身以明道道已以行義何憂懼乎紇平上徵爲金部侍郎（唐六典曰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主財帛委輸錢金部郎舊之任）

也隋氏據晉宋齊梁後魏北齊並有金部
郎中梁陳隋爲侍部場帝旦日郎　馬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
石龍太守五代志石龍縣屬高涼郡
益梁陳置郡也今爲化州　遣使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
太夫人賜綵幡鼓吹一部并麾
總治絡也給鼓吹一部并麾
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引允之弟也方正有器局望之儼
然雖造次之間必由法度上嘗謂之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
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焉　三月丙申皇太后章氏
殂　戊戌齊安定武王賀拔仁卒　丁未大赦　夏四月甲寅周
以柱國宇文盛爲大宗伯　周主如醴泉宮　辛酉齊以開府
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　戊寅葬武宣皇后於萬安陵
閏月戊申上謁太廟　五月壬午齊遣使來弔　六月乙酉齊
以廣甯王孝珩爲司空　甲辰齊穆夫人生子恒齊主纏時未有

男爲之大赦陸令萱欲以恒爲太子恐斛律后根怒乃白齊主使
斛律后母養之　己丑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齊立肅宗子彥基爲城陽王彥康爲定陵王彥忠爲梁
郡王甲寅以尚書令閻毗爲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
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爲之假
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嘗有一人士參士開疾值隆云王
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陶宏景曰今近城寺別室空處曰內藥舍
病篤死者皆差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爲王先嘗
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爲之彌服遂得愈　乙卯周主還長
安　癸酉齊以斐子開爲北徐州刺史開感其意爲之彌服遂得愈　乙卯周主還長
韋昭達攻梁梁主蠡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

蜀城峽口西陵峽口也杜佑曰安蜀城在夷陵縣界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爲橋以度軍
糧昭達命軍士爲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樓絕因縱兵
攻安蜀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襄州總管衛公直直遣大將軍李
遷哲將兵救之遷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帥騎兵出南門使
步兵出北門首尾邀擊陳兵陳兵多死陳兵棄夜縋於城西以梯
登城登者已數百人遷哲與陸騰力戰拒之乃退昭達又決龍川
南湖陘水經注紀南城西南有赤坂關關下有溝溝水東北流入城
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陂陂在羅溪東江陵內水至淵
深在龍見於其中故曰龍陂引水灌江陵騰出戰於西陘昭達兵
當朔門書陸騰傳作當陽　己丑齊以廣甯王孝珩爲司
徒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復以梁永嘉王莊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
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乙酉上享太廟

己丑齊復威宗諡曰文宣皇帝廟號顯祖　丁酉周鄭桓公達奚
武卒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顯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
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恆蓋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
名蓋世出入儀衛須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
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
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　十二月丁亥齊主纏還鄴　周大將
軍鄭恪將兵平越巖置西甯州西甯州後改曰巖州　周齊爭宜陽久而不
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
之勢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崤東宜陽在三崤之東　來闕汾北我
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水經注水出河內
閿鄉縣西華谷水出河內閿鄉縣西華谷水注

云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又西過長脩縣南又西過武平縣南又西與華水合水出於北山華谷此所謂長秋耳　脫其先我圉之實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諮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五代志絳郡稷山縣有後魏龍門郡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一城久勞爭戰今已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荀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魏收志後魏延興四年置定陽縣及定陽郡五代志文城郡吉昌縣後魏置南汾州後周改曰汾州吉昌諱又改爲吉鄉縣九城志陽汾州宋白曰慕容皝後魏孝文帝置定陽郡及定陽縣後魏唐避李暠昌諱改曰吉鄉縣本漢北屈縣地屬西河郡時會有河西定陽胡人度河居此因以爲名周人釋宜陽之

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辛卯太建三年齊高緯武平二年周宇文邕天和六年後梁蕭巋天保十年　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徐陵爲左僕射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瓛聘來聘　辛酉上祀南郊辛未祀北郊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汾北之地於鄔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晉公護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　二月辛巳上祀明堂丁酉耕籍田　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爲太尉趙彥深爲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爲尚書令唐儉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與選

月丁丑大赦　周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此自夏陽度汾陰也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至柏谷城地險城高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矢射之一旦可盡遂攻拔之置戍而還此書遣段韶等出伊洛以牽制汾北也　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壬午齊以琅琊王儼爲太保　壬辰齊遣使來聘　周陳公純取齊宜陽等九城考異曰北齊斛律光傳云周柱國統千牛備身略關宜陽今從周帝紀　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　五月癸亥周使納言鄭詡來聘　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築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姚襄城者襄爲桓溫所敗奔乎今汾州吉昌縣西則姚襄所築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之險春秋時晉之北屈也　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

之六月韶圍定陽城考異曰韶傳七月居其外城周書北齊紀皆云六月陷汾州今從之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　周汾州治定陽城隋改爲吉昌縣汾州今從之唐改爲慈州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濶皆無走路唯虞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濶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懼韶不敢進覘知城必陷沒乃召其衆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邊鎮實願同心破賊但彊寇攻圍日久糧食已盡救援斷絕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決倘或得免猶冀生還受罪闕庭孰與死于寇乎吾計決矣于諸君意何如衆咸泣涕從命數乃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考異曰周書齊王憲傳曰破齊師北齊書斛律光段韶傳曰擊破周師要之周失汾州齊師勝耳齊人欲任用數不屈憂懼而

卒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听築城獨存敕愴之族子也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常慨然景慕之敢子素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贈謚上表申理周主遑不許至于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敢大將軍謚曰忠壯以素爲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周主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他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纔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宣慰勞之旨也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齊主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乃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齊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北宮在鄴之北城　五日一朝不得每旦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膏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宣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桂張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閉構何可出北宮入民閒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馮子琮朗太后之妹夫故儼自稱曰兒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宣表彈士開罪請禁推請收禁而推鞫之　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詐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

且請殺奏子琮曰琅邪受救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納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宣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齊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固逼儼曰尊既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將禁兵入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齊主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爲尼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卽入見齊諸王皆呼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　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齊主後聞之戰慄齊主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桂彊牽衣諫曰若殺楊遵彥止入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齊主泣啟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於永巷齊主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家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遶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齊主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於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瑣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儼所帶刀鋸亂縈辮頭辮頭示將事之也　良久乃釋之收庫狄

伏連高舍洛王子宏劉辟疆都督翟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二都街
齊主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
安趙彦深亦曰春秋責帥（春秋左氏傳韓穿子謂中行桓子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於是
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
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車載尸歸其家（內參宦者也車載庫物者也）自
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　八月己亥齊主緝如晉
陽　九月辛亥齊以任城王湝爲太師　己未
齊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出總軍旅入參幃
幄功高望重而雅性謙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閨門雍肅齊勳貴
之家無能及者　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彦深爲充州刺史齊主
繇以珽爲侍中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琊王聰明雄勇當今無

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宰臣
何洪珍等亦請殺之齊主未決以食擲密迎珽問之（食啗載粱肉以喻太官者）
也　珽稱周公誅管叔李友酰慶父（左傳魯莊公有疾問後於叔牙以喻太官者）
臣以死奉殷乃使殷季酰叔牙而立殷季友乃入立閔
公寧文又使人賦之季友以像公子奚斯請弗許哭而往
慶父聞之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之子兄弟
也然而以酰死者叔牙也齊主乃擲儼之首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
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奭王今甯就死不忍行此齊主出
元侃爲豫州刺史庚午齊主啟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獵字
仁威夜四鼓齊主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爲不去儼出至
永巷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枝桃以袖塞其口
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

埋於室內齊主使啟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遣腹四男
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　甲申上享太廟　乙未周遣
右武伯谷會琨等聘於齊（五代志周置左右武伯掌內外衛之禁令帥六率之士左右小武伯各二人貳
之谷會胡姓）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
曇獻爲太上皇者齊主纔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
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齊主自晉
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卽時當
有暴逆事齊主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箭馳入南城（鄴都有南北城遣宦
者鄧長顒幽太后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
太后或爲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庚戌齊遣侍中赫連子悅
聘于周　十一月丁巳周主邕如散關　丙寅齊以徐州行臺賀
拔仁爲南道行臺以斛律光爲左丞相

十二月己丑周主邕還長安　壬辰邵陵公章昭達卒昭達性
倜儻輕財尚氣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有所克捷必推功將帥
廚膳飲食竝同于羣下將士以此附之　是歲梁華皎將如周過
襄陽說衛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諸郡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
理宜資贍奉借敬州以資梁國直然之遣使言狀周主邕詔以基
平郡三州與之（五代志竟陵郡豐鄉縣西魏道基州及章山郡又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武寧郡西魏置郡州今周以與梁
紫陵縣其城南面梁置郡州今周以與梁
者蓋武寧之郡州也當陽縣後周置平州）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一

宋漊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陳紀五　起太建四年盡太建六年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壬　太建四年　齊高緯武平三年　周宇文邕建德元年　後梁蕭巋天保十一年　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爲左僕射　己巳齊主鑾祀南郊　五代志後齊制圜丘方澤並三年一祀皆以正月上辛今書己巳以致齋之日爲始也南郊爲壇於國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遶內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四面各通一門又爲大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壍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壝

之外丙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證用四圭有邸躬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騂特牲一　庚午上享太廟　辛未齊主鑾贈琅琊王儼爲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又以儼妃李氏爲楚帝后　二月癸酉周遣大將軍昌城公深聘於突厥司賓李際小賓部賀遂禮聘於齊後周做成周之制以建官司賓蓋周官大行人之職小賓部其小行人之職與壯伯日後周杜官之屬有小賓部下大夫上士深護之子也　己卯齊以衛善薩爲太尉考異曰北齊書北史並同不知善薩何人亦不言何官　辛巳以幷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　乙酉封皇子叔卿爲建安王　庚寅齊以尚書左僕射盧潛爲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延欲以陸令萱爲太后爲令萱自同州還長安周主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謖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言魏係太后故事係本太后事見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二年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司馬貞曰女媧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羲立號曰女希氏蓋宓羲之後

敬詩因出懷中酒誥授之周成王作酒誥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周主所戒讀酒誥未畢周主以玉斑自後擊之記天子搢笏御元日冕亦笏也斑之言斑然無廣其首如椎頭南方謂之大主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刻蚣蝑長尺二寸方面不折以球玉爲之護踣於地周主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周主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苟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謩及其弟乾基乾光乾尚乾威幷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愚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壽傑護都督中外故置中外府其屬有長史司馬司錄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聞之周主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緯謂七緯日月五星之行失行則爲災候謂月令七十二候失節則爲災返政歸權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

迥爲太師柱國竇熾爲太傅李穆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陸通爲大司馬柱國辛威爲大司寇趙公招爲大司空時周主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尷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恩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世之權宜非經國之治徙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宜太祖十兒第可悉爲天子卿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暫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感戒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第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

奴僕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珽大慚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邵中何宜爲事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敦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該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該曰救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該常以盛滿爲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誅世達世遷世辨世酋皆死周主邕聞光死爲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爲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齊主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爲領

軍因言珽與廣甯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見人輒自蓋而顏有愧恨者爲顏）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爲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瑾令瑾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地形志天平初置潁州治長社城武定七年改鄭州治潁陰城周滅齊改鄭州曰許州於禁騎置鄭州）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齊主常令要人扶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七月遣使如周　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任城王湝爲右丞相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甯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大司徒　齊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　齊尚書右僕射魏收卒收弱冠時隨父子建在定州好習騎射欲以武藝

爲皇后私謂齊主纘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者又以胡后有寵於齊主不可離閒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閒胡

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齊主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當何物人作齊主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　十一月庚戌周主還行如羌橋集長安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長安以趙公招爲大司馬辛巳太建五年　齊高緯武平四年周宇文邕建德二年後梁蕭巋天保十二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爲右僕射　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車輞曰衡持輪者曰輞車非二者不行故以爲喻　號曰三貴矯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揩葳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葳仍乘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齊主纏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奏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諧詐常帶刀走

馬未嘗安行嗔目張拳有嗽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　庚辰齊遣崔象來聘　辛巳上祀南郊　周主邕祀南郊　甲午上享太廟　是月齊鄴都及并州有狐媚多惑人髮　二月辛丑上祀明堂　乙巳齊立右皇后穆氏爲皇后穆后母名輕霄本穆氏之婢也面有黡字北史輕霄本隋子倫婢轉入朱欽道家欽道之姦私而生此女莫知其姓后既以陸令萱爲母穆提婆爲外家號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齊皇后母號也視一品班在長公主上由是不復問輕霄輕霄自瘵面欲求見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齊主纏頗好文學丙午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琅琊顏之推同判

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之推舍之九世孫也早傳家業近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聰穎機悟有才辭作家訓二十篇行於世其教子篇略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云爲恣其所欲及誡反獎應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遂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誠哉斯語其兄弟篇略曰兄弟之際異于他人雖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寒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畏風雨之

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婁子之爲風雨甚哉其勉學篇略曰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緒餘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勞視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恥辱哉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經書一月光殷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闇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辛亥白虹貫日　甲寅周太子贊巡省西土　乙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宮　齊以北平王仁堅錄尚書事　丁巳齊主緯如晉陽　壬戌周遣司會侯莫陳凱等聘於齊　庚辰齊主緯還鄴　三月己卯周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周主邕詔曰在德不在瑞　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權將軍滕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卽良

副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總監軍事統眾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瀾戍出歷陽　夏四月己亥周主邕喜太廟　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于大峴破之（梁置巴州於巴陵北大峴在合肥之南歷陽之北）　戊申齊以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安德王延宗爲太尉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宣陽王赴彥深爲司空　齊人以大木爲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今巢州闔閭其地涂諸曰瀆）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輯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瀘戎擊破之又遣開

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梁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齊置秦州於秦郡涇州於石泉悉江淮閒恃爭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唐高祖遣李密徇山東延臣多諫帝曰如以蒿箭射高中耳不足措也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陰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今舊將將兵屯於淮北且琳之於頊必不可北而爭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宏子殷爲軍父宰言於魯君請與二吏俱至邑使二吏書而擊其肘書不工輒怒之吏不能堪歸以告魯君魯君曰是慮我擊其肘耳宏殷是以能爲單父後之言掣肘者本此　復成速禍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

因相傾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爲外左兵郎中擁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眞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祖遂不祭師出綱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春秋左氏傳曰龍見而雩杜預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甘雨鄭元曰雩吁嗟求雨之祭孔穎達曰天之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五代志後書以孟夏龍見雩祭太微五精帝於南郊之東爲圜壇於其上祈穀實以孟夏宣帝配齊師遂長大有智力者爲前隊有甚頭犀角大力之號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靡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

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銊鋭銊錢小鎛也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關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卽使之赴尋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槻克石梁城五代志石梁在江都郡永福縣齊置譙州於此五月己巳瓦梁城降以五代志攷之瓦梁城當在江都郡六合縣界癸酉陽平郡降以地形志考之梁置淮州治淮陰城其地當在淮陰城西甲戌徐槻克廬江城拔地形志梁置盧江郡治潛縣潛縣今屬無爲軍界徐槻之師蓋漸西向貲瀁甄進軍逼歷陽歷陽窘蹙乞降瀁甄稽之則又拒守瀁甄怒卽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

秦郡吳明徹之鄉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家文武羽儀甚盛鄉人榮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竝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謹爲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讒間異珽乃譖御史中丞魔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魔姓也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且因此幷坐及令萱猶恐齊主寵溺於近習時胡后猶未廢珽欲引后黨爲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出者自內省出就朝列金紫光祿大夫本皆之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後遂于左右光祿大夫之下又置金紫光祿大夫假銀印青綬者爲銀青光祿大夫後魏置金紫光祿大夫從二品中領軍第三品君瑜既解中領軍有品秩而無職事君璧還鎮梁州胡后

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沖不問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陸令萱令萱憫默不對敬言之泣　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大是姦臣人實難知老婢應死齊主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之重譬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齊主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柏閭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爲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縢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顏色拗拗以爲己任隨事酬許將作永崔成忽於眾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

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共構祖珽逐而代之　齊蘭陵武王長恭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考異曰北齊書長恭與周戰於邙山後主謂曰入陳太保失利將無所及對曰家事迷忘之故邙山之戰在河清三年後切不覺遂給帥纛其稱家事迷忘之故邙山之戰在河清三年後主時年九歲尚未御位何得有此問且稱家事亦何足致忘今不取武士歌之爲蘭陵王長恭才武面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軍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作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陳曲齊主矜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所親

尉相願問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爲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相願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慶有疾不

療齊主遣使酖殺之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其之故人樂爲用　六月郢州刺史李綜克灊口城水經注江水逕魯山南左得潮口水又東合蕲口水水上承河水於安陸縣而東逕蘄陽縣北又克合州外城何也當考庚戌淮陽沈陽郡皆棄城走下邳郡於東海郡之沈陽縣東魏改曰沈陽郡　王子周皇孫衍生　齊主緯遊南苑從官暴死者六十人改正暘死通鑑誤作陽死今從北齊書及北史改正以高阿那肱爲司徒

癸丑程文季攻齊經州拔之按齊經州治石梁是年四月徐槪已克石梁城　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　丙辰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王紘聘於周

癸亥黃邊戍克合州以此觀之則前請降者仓胔戍卒也　吳明徹進攻仁州地形志州治赤坎城蓋仁山陽縣界　甲子克之　治明堂五代志陳制明堂殿屋十二在山陽縣中央六間安六牖四方各

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　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騭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水斬遇安州刺史汝南周炅炅盡贏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峽口峽石口也夾岸築兩城以扼淮流　周炅克巴州後齊置巴州於黃閘淮北絳城及穀陽十民超殺其戍主以城降絳城蓋虹縣城晉同而字異耳五代志虹縣城郡穀陽縣後齊置穀陽郡　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眾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二城皆在壽陽城中相國城壽陽中城也自晉以來率謂中城爲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　壬寅盱眙城降盱眙縣亦屬江都郡　王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海安城在海陵縣東今爲海安鎮　青州東海城降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今朐山縣　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晉州平固縣沈約志屬南康郡吳立曰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五代志同安郡梁置晉州因晉舊以爲名　九月甲子陽平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安宜縣梁置陽平郡　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五代志鍾離郡塗山縣古當途也後齊置馬頭郡　甲戌齊安城降五代志永安郡黃岡縣後齊置齊安郡　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此廣陵非江都之廣陵按魏太和中蠻帥田益宗納土於梁梁爲立東豫州治漢陵城五代志漢南郡新息縣魏置東豫州則此廣陵乃新息之廣陵也又梁武帝置楚州於汝南郡之城陽縣治楚城即楚子夙也水經淮水先過城陽縣而後過新息縣則知廣陵城與楚子城相近　壬午周太子宇文孝伯言於周主邕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德隨諮日就月將就從也將行也從事於學將以行之也郯元曰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積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敬容曰卿世載純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

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周主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霍伯仍爲左宮正運迴之弟子也周主嘗問禹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頷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癸未沈君理卒　壬辰晦復明　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地形志譙州下蔡郡有黃城晉按東魏置譙州於渦陽則黃城亦其屬縣也蓋下蔡在淮北而黃城在壽陽西水經注柴水東北入於東遲黃城西故弋陽縣也城內二城西即黃城也柴水又東北入於淮謂之淮口　冬十月甲午郭默城降晉氏不置劉石疆宮郭默轉徙而南築城以自保故有其名　己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宏正爲尚書右僕射　齊國子祭

爭未決長樂遽言於齊主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幷州其實米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資產癸卯遂如晉陽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按水經注肥水過壽陽城而入淮然引流入城交絡城中吳明徹壅之以灌城其勢順易）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斛律羨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淮口蓋即潁口景和之師自潁上出至淮而屯因謂之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緊如此也如此始度淮也）眾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

扶風王可朱渾道裕尚書左丞李騊駼送建康騊駼音陶音遙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所錄咸潛容貌瑰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彊濟爲文褒所知言其終可大用後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爲陳人所憚及是被擒時李騊駼將逃歸幷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於弟士達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虛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數日壽陽陷吾當以頸血濺城而死佛狗不能自殺故在蔣陵生今可死矣于是閉氣而絕潛雅性貞固祖述曾要潛陷仁州刺史劉迷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行臺侯景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人有如兄弟我死特上駐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餽樞出門自停不可動亟說以爲餽聲怒曰何不與盧向書我所騎騏驥馬其子遵奉命樞乃行潛以馬價爲營謂事其實時直如此　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罷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朋徹軍中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乎爲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

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言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拔兵珽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賜珽死

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禍以興乎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徐廣事見一百十九卷宋高祖永初元年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司馬孚事見七十九卷晉世祖泰始元年梁故建甯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遊蔓宏之智（周靈王卽位諸侯不朝萇宏乃明鬼神事設射諸侯之不來者欲依怪物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晉人殺萇宏）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瑒早造末僚預參下席降群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露巾雨袂痛可識之顏罔腸疾首

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旒孤墳旣築或飛衛士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昔廉公告逝卽肥川而建塋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霑眷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陵霜共志節又吳明徹亦數夢王琳求首並爲之啟上十二月壬辰朔幷熊曇朗等首皆還其親屬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開道弈濟別議迎葬尋有詔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賜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轀輬車以葬之　癸巳周主邕集羣臣及沙門道士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佛爲次釋爲後　乙未譙城降　乙巳立皇子叔明爲宣都王叔獻爲河東王　壬午任忠克霍州　詔徵安州刺史周炅入朝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詔仍舊任及炅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於齊齊遣歷陽王景安將兵應之詔以炅爲江北道大都督總衆軍以討龍升斬之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以炅爲定州刺史　是歲突厥求昏於齊

甲午　建六年（齊高緯武平五年周宇文邕建德三年後梁蕭巋天保十三年）春正月壬戌朔周齊公憲等七人進爵爲王　己巳周主邕享太廟乙亥耕藉田　壬午上享太廟　甲申廣陵金城降（去年九月樊毅克廣陵楚子城其金城至是始降）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乙未齊主緯還鄴　丁酉周紀國公賢等六人進爵爲王　辛亥上耕藉田　齊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邊鎮人心齊主緯使嬖臣斫骨光弁至州（斫骨姓光弁名）虐復不禮於思好思好怒遂反與幷州諸貴晝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軍至陽曲（五代志太原郡汾陽縣舊曰陽曲）自號大丞相武衛將軍趙海之在晉陽倉猝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齊主聞變使尚書令唐邕都督劉桃枝等馳之晉陽辛丑齊主勒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于盡先是有人告思好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奏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告者弟伏闕下求贈官長鸞不爲通丁未齊主還鄴甲寅以唐邕爲錄尚書事　乙卯周主邕如雲陽宮　丙辰周大赦　庚申周叱奴太后有疾三月辛酉周主邕還長安癸酉太后殂周主居倚廬（考異曰隋書張衡傳云武帝居憂與左右出獵衛諧變與衡切諫案帝居喪有禮疑自敍之妄）朝夕進一溢米（鄭元曰二十兩爲溢於粟米之法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總斷庶政衞王直諧齊王憲於周主

曰憲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祖括髮袒者結也括髮袒免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免如冠而廣寸自項向後卻交於前却繞髻也汝嘗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它人　夏四月庚子彗星見

乙卯齊遣侍中薛孤康買弔於周辭疏而實厚且曾葬初齊世祖為胡后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為火所焚主是齊主緯復為穆后營之使商胡齎錦綵三萬與弔使偕往市珠周人不與齊主竟自造之及修后愛衰其侍婢瀉小便大幸拜為淑妃與齊主坐則同席出則竝馬誓同生死　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

詣跣行至陵所辛酉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衰服小記斬衰括髮以布圍極髮以麻寢苫居廬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

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庚午齊大赦　齊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西兗州治宿豫　丙子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是月齊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　六月壬辰詔書右僕射周宏正卒宏正字思行為人醜而不陋吃而能談俳諧似優剛腸似直善元理為當世所宗侯景之陷臺城士大夫多屈節宏正獨嗚然不染元帝在江陵遣其弟宏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取廢陟屺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弟子孫多此無乃褊小直曰無一身何不自容何論子孫直憍從周主校獵而亂行周主對眾撻之直橫怨憤因肩主在外遂作亂乙酉帥其黨襲肅章宮肅章宮門名長孫覽櫜弢前周主所尉遲運倆在門中直兵奄至手自闘門直

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不得入縱火焚門運恐火盡直竊得進取宮中材木及牀榻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帥留守兵因其退而擊之直大敗帥百餘騎奔荊州戊子周主還長安八月辛卯捕追廢爲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尉遲運爲大將軍賜賚甚厚直之亂也百僚多有逃者宮尹中士安定皇甫績聞難獨馳赴宮太子贇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周主聞而嘉之遷小宮尹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養常與諸外兄博弈孝寬以其情業嶮以嚴訓憫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博覽經史遂以成名　丙申周主邕復如雲陽　癸卯齊主緯如晉陽甲辰齊以高勱爲尚書右僕射　九月庚申周主邕如同州　冬十月丙申周遣御正宏農楊尚希禮部盧愷來聘

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杜佑曰周以宗伯掌禮部中大夫屬春官

尚希愷柔之子也性孝友神情爽悟嘗從周主邕在雲陽宮救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先見曰昔田子方贈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周主美其言而止及是行人多從其國禮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　甲寅周主邕如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還長安　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爲右僕射度支尚書孔與爲吏部尚書瑒沖之子也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功敘其功洋附敘其實奚識鑒精敏不受請託事無疑滯人皆悅服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頗飭有司求爲三公奚曰袞章之職本以德舉三公命服張身之章也　未必皇枝因以白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言世祖之子嘗先爲公　奚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喜爲殘虐愛波斯狗嘗出行見婦人抱兒奪以飼狗婦人號哭綽怒以兒血塗婦人縱狗使食之常云我學文宣伯之爲人齊主羅閹之鎖詣行在至而宥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器盛狙其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三二升道浴舟使人裸臥舟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噱不已　蠍盛人器滅淮以北即有之通俗文蠍長尾曰蠆短尾曰蠍浴舟浴器也　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由是有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歲韓長鸞疾之是歲出爲齊州刺史將發使人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邊不可赦齊主不忍明誅使龍刖何猥薩與之手撚捻而殺之　周涼州比年地震壞城郭地裂泉湧出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陳紀六　起太建七年　盡太建八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乙未　太建七年　齊高緯武平六年　周宇文邕建德四年　後梁蕭巋天保十四年　春正月辛未北祀南郊　癸酉周主邕如同州　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譙州五代志下邳郡　乙酉還鄴　辛巳上祀北郊陳制亦以剛歲正月上辛　夏邛關梁後齊置譙州治取慮城　齊主緯

用特牛一祀天地於南北二郊　歲者一祭祀南郊也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柵等六城地形志下邳郡有柵湖縣武定八年分宿豫置　齊主緯言語澀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

人視所謂弱頭也　雖三公令錄參事令尚書令錄尚書事　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爲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爲新巧朝衣夕敝盛修宮苑作偃武脩文纂其嬪嬙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瑇瑁殿丹青雕刻妙極當時所好不常毀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甚則以湯爲泥鑿晉陽西山爲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晉陽宮也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修德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晉韶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宦雜齊唱和之樂往哀來無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民閒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賣縱民不聊生　周主邕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偫加戍卒齊人聞之兒村齊主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閒以爲樂又寫築西鄙諸城使

人衣黑衣攻之齊主自帥內參拒鬬寫築者諸城之形而築以參者謂隨官也或實穜弓射之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驟衣解髮散而歸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盛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竝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爲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數百敷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氈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或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犬至數日乃死馬犬鷹乃有

儀同郡君之號所謂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者是也至有鬬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魏齊官制凡祿各以品秩爲差官一品每歲祿入百匹二百匹爲一秩二品六百匹爲一秩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爲一秩三品四百匹一百匹爲一秩從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爲一秩四品二百匹九十匹爲一秩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爲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爲一秩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爲一秩從六品八十匹二十匹爲一秩七品六十匹十五匹爲一秩從七品四十匹十匹爲一秩八品三十匹七匹爲一秩從八品二十匹五匹爲一秩九品二十匹四匹爲一秩從九品二十匹三匹爲一秩入流者一秩從入流者一秩外官祿各以品秩爲差官一品每歲祿入百匹二百匹爲一秩二品一百匹一百五十匹爲一秩三品一百匹一百匹爲一秩四品一百匹九十匹爲一秩五品一百四十匹六十匹爲一秩從五品一百匹四十匹爲一秩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爲一秩從六品一百匹二十匹爲一秩七品一百匹十匹爲一秩八品一百匹七匹爲一秩從八品一百匹五匹爲一秩九品一百匹三匹爲一秩入流者一秩從入流者一秩外官祿各以品秩爲差官一品每歲祿入百匹二百匹爲一秩二品一百匹一百

亦增脩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彊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羅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閒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蕃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讐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輒鬬方軌而進五代志輒鬬在河內郡王屋縣周師若自輒鬬出險趨鄴前無阻隘可以方軌橫行兼與陳氏共爲犄角欲約陳共攻之左傳曹加諸處晉者犄其後并令廣州襲旅出自三鴉穆永安中置廣州於魯陽穆分東人角之諸我犄之角者當其前犄西廣州西陽三鴉谷在魯陽縣界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漢荊襄爲山南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州之路楊朝南句奴之餘種散在河東西柯部界胆山而居在長安北凡此諸軍仍令各募潮河

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潮河之外指齊境而言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齊庭必當拏旗葬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鴉以北萬春以南萬春地名新書志武德五年析淮三鴉以北萬春以南韋孝寬指周東北之境舉西端而言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我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杜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事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舂之費莊子漏百里者宿舂糧彼有奔命之勞左傳申公巫臣遺楚令尹子重司馬子反書曰吾必使汝疲於奔命以死於是潘吳伐楚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一二年中必自離叛周主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

枯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尚期十載左傳伍員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此言十載以教訓言之也武王取紂猶烜再舉史記武王三年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歸三年紂淫暴日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遂不可武王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復伐紂滅之今若更存遵養時晦詩周頌於樂下武遵養時晦毛傳云遵率養取時晦也鄭箋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晦昧之君以老其惡自是說者悉祖其義故云然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眾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乘幷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伊婁房複姓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幾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周主大笑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偉聘於齊以觀釁丙寅周主置酒長安東門外焚之庾子齊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尚書右僕射六月壬辰月丙戌有星孛於大角甲午上享太廟

牛獻之詔遣還民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詔於雲龍門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爲尚書僕射甲戌齊主緯如晉陽秋七月丙戌周主還如雲陽宮庾大將軍楊堅妥相奇偉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沈深嚴重雖至親昵不敢狎也幾伯下大夫長安來和樂伯周置屬大司徒杜佑曰周每縣小幾伯則下大夫地官之屬每方幾伯中大夫也誉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亟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周主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堅父忠從周太祖屢有戰功賜姓普六茹氏子重司馬子反書曰吾必使汝疲於奔命以死於是潘吳伐楚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周主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丁卯周主還長安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

史王誼謀伐齊又追納言慮韞乘馹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周置安州于安陸　餘人皆莫之知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榮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逵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瓊（瓊正作瓊通鑑原文作別註以爲崇已前死此又一崇也殊爲不考今按周書侯莫陳崇此傳寫之訛也而本傳昭然可據故改正之但周昌公瓊傳作同昌郡公當以同昌爲是然周紀及北史皆作周昌故不敢妄改）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甯公辭迴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太行道在河陽北守之以斷其相往來）常山公于翼帥衆三萬守河陽道（自河陰北渡河爲河陽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以攻河陰守之以斷其相往來）申公李穆帥衆二萬出陳汝（蓋令于翼自安州出陳汝自齊王憲以下皆偏師）瑗崇之弟芮崇之子誼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周主將出河陽將兵拒周師考異曰北齊書云閏月己丑案是月癸丑朔無己丑又下有庚辰蓋誤也）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河水迅急溯流西歸追兵不及故焚其舟艦由陸道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庚辰齊以趙彥深爲司徒斛阿列羅爲司空閏月車騎大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彭城壬辰敗齊兵數萬於呂梁　甲午周主還如同州　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齊爲新蔡王叔文爲晉熙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以王謨爲尚書左僕射太子爲事吳郡陸繕爲右僕射　庚午周主還長安

丙申　太建八年　齊高緯隆化元年周宇文邕建德五年後梁蕭巋天保十五年　春正月癸未周主還如同州辛卯如河東浹川（杜預曰浹水出河東聞喜縣入涑○浹音協）甲午復還同州　甲寅齊大赦　乙卯齊主緯還鄴　二月辛酉周主還長安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王軌左宮正宇下先驅周主許之　八月癸卯周遣使來聘　周師入齊境樂伐

文孝伯從行軍中節度皆委二人太子仰成而已　奢括雜戶安
年二十己下十四己上未嫁者悉集（魏齊西涼之人沒入名爲雜
齊乃悉放諸雜戶爲百姓）有隱匿者家長坐死　壬申以開府
儀同三司吳明徹爲司空　三月壬寅周主還長安夏四月乙
卯復如同州　己未壯亨太廟　尚書左僕射王瑒卒（考異曰陳
辛按長歷是月己酉朔無庚寅陳書誤）　五月壬辰周主還長安　六月戊申朔
日有食之　辛亥周主享太廟　初太子叔寶欲以左民尚書江
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謂瑜曰江有潘陸
之華（晉惠帝爲太子潘岳陸機皆爲東宮官）而無園綺之實（園公綺里季羽翼漢太
子盈高帝遂不易太子）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爲恨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泰曰
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所見願選敦

事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曰卿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
王廓世有謇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
子不宜爲太子詹事（謂回避父諱不宜居是官也）　奐曰宋朝范曄郎范泰之子
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總歎之
曾孫也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爲左僕射帝欲以孔奐代繕詔
已出太子泯之而止更以晉陵太守王克爲右僕射頃之總與太
子爲長夜之飲荒淫昏姻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
官　周利州刺史紀王廣五代志義城郡古晉壽也後魏立益州
又改曰利州）驕矜無度縛脩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廣殺融

中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餘皆從行軍中節度皆委二人太子仰成而已　奢括雜戶安
年二十己下十四己上未嫁者悉集（魏齊西涼之人沒入名爲雜
齊乃悉放諸雜戶爲百姓）有隱匿者家長坐死　壬申以開府
儀同三司吳明徹爲司空　三月壬寅周主還長安夏四月乙
卯復如同州　己未壯亨太廟　尚書左僕射王瑒卒（考異曰陳
辛按長歷是月己酉朔無庚寅陳書誤）　五月壬辰周主還長安　六月戊申朔
日有食之　辛亥周主享太廟　初太子叔寶欲以左民尚書江
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謂瑜曰江有潘陸
之華（晉惠帝爲太子潘岳陸機皆爲東宮官）而無園綺之實（園公綺里季羽翼漢太
子盈高帝遂不易太子）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爲恨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泰曰
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所見願選敦

事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曰卿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
王廓世有謇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
子不宜爲太子詹事（謂回避父諱不宜居是官也）　奐曰宋朝范曄郎范泰之子
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總歎之
曾孫也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爲左僕射帝欲以孔奐代繕詔
已出太子泯之而止更以晉陵太守王克爲右僕射頃之總與太
子爲長夜之飲荒淫昏姻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
官　周利州刺史紀王廣五代志義城郡古晉壽也後魏立益州
又改曰利州）驕矜無度縛脩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廣殺融

中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餘皆從行軍中節度皆委二人太子仰成而已　奢括雜戶安
之子（斛律羌舉見一百五十七卷梁武帝大同三年）比於餘人差不貧穢　秋八月乙卯
周主還長安　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伏俟城吐谷渾國都也其
地即漢西海允谷鹽池在青海西）　宮尹鄭譯王端等（周置太子宮尹皆有寵于太
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寔
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
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
儼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
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嘗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
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乃敕東宮官屬錄
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周主威嚴矯修飾由是過惡

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
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周主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
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恆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
常以此爲憂周主以問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
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日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
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
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
私計向者對眾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將周主須臾可愛好
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周主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
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酒罷周主責孝伯曰公靈語
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父子之際人

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周主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周主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不從容而言不為衆言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周主深以軌等言為然為太子得位殺軌等張本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丁卯以司空吳明徹為南兗州刺史五代志江都郡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為東廣州陳復曰南兗　齊主經如晉陽營邯鄲宮北二事也既如晉陽又營宮於邯鄲以備故都也其地在隋唐臨洺縣洺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　齊有野雉登於御坐獲之有司不以聞　九月戊戌皇子叔彪為淮南王　周主詔譴冢臣曰朕去歲屬有寢疾遂不得克平遺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為捐背未扼其喉謂去年河陰之役漢婁敬曰今與人未扼其亢而捐其背未能全勝　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頓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擾之必克然後乘彼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周主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厝化公邱崇為左三軍廣化郡公五代志河池縣後魏曰廣化置廣化郡　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猶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儁公直勤敏儲侍有備百姓安業驅場無

虞諸葛俊佯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於汾曲汾曲之曲在平陽南水經汾水南過平陽縣東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是汾曲也　遣齊王憲將兵二萬守雀鼠谷水出汾水南過冠氏縣東北又東南流注汾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緣石就路繫幡

嚴側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臨山岸下瞰絕澗俗謂之鼻船擡蓋通古之津隘又在今之地險也陳王純進兵圍守千里徑千里亦當在平陽北要路之一也鄭公邁突襲步騎一萬自聶谷攻齊汾州諸城水經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聞喜縣東山　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齊子嶺在馮氏公尹升地名　馮氏縣公也地形志涼州番和郡有馬支番和縣水經註步騎五千守鼓鐘鎮此馬氏縣因燕支山以名縣隋并入番和縣　教水出垣縣北敎山其水南應鼓鐘上峽又南流應鼓鐘川西南有冶官世人謂之鼓鐘城山海經曰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觀百神即是山也垣縣　後魏于此置郡郡涼城公宇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此蒲津關也後魏自六鎮反亂此地皆乘之不能有後周時取郡名以封城郡于洪沃陽縣臨澤北七里池西有舊城俗謂之涼城郡取名也拔後魏自六鎮反亂此地皆乘之不能有後周時取郡名以封酈元謨魂以後五等之封皆無實士其來久矣蒲津關在蒲坂因津渡處以立關漢書武帝元封六年立蒲津關　步騎一萬自聶谷攻齊汾州諸城水經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聞喜縣東山　委蕤谷俗謂之聶谷郡齊將解律光取周汾北以進築者也　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汾水關在邑縣南臨汾縣北自此以上凡言守者皆以斷齊援兵之路閻守蒲津關者為後繼括地志汾州靈石縣有雀鼠谷汾水關　遣內史王

誼監諸軍攻晉州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襲城拒守　癸亥夜虹見於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宮長十餘丈　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猝急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周王軌帥衆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考異曰馮淑妃傳云獵于三堆今從高阿那肱傳余按宋白續通典嵐州靜樂縣本三堆也天池亦在靜樂　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晉州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按齊主發於鄴非池

癸亥還晉陽甲子部集兵庚午自晉陽帥兵趨晉州壬申晉州陷時齊主方獵於天池馮淑妃請更殺一圍審如是則晉州陷之日晉主在天池今在忻州静樂縣至晉陽一百七十餘里自晉陽馳馬至晉州又五百餘里齊主既以庚午還晉陽而南無繼役北至天池亦謂獵部連池與獵天池只是一事北人謂天爲亂連故天池亦謂之部連池通鑑萃集諸書成一家言自癸亥排日書至庚午發晉陽是據北齊紀書高阿那肱不急奏邊報是據阿那肱傳書請更殺一圍又馮淑妃傳以爲獵於三堆三堆在晉州北洪洞城在陽縣取城北二城二城皆在晉州永安郡平寇縣界亦在晉陽北　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洪洞嶺名之永安古堆縣地隋改曰霍邑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周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似永昌公椿屯雞栖原永昌縣公五代志巴東郡大昌縣後周置永安北憲密謂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巷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漢皇甫規親入羌廬巡視三軍椿廣之弟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壬申晉州陷癸酉齊軍已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則知晉州陷不與獵天池同日明矣

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周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巷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晉州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鬬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紘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挺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責之子也

宇文貴本謂方人徙京兆仕周主留齊王憲爲後拒齊師追之至周爲大司馬非周之族也　周主留齊王憲爲後拒齊師追之至高梁橋憲以精兵二千阻水爲陳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名時陳王純梁公侯莫陳芮內史王誼竝在憲側暢問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太弟齊王也指陳王以下竝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憲亦旋軍而齊人又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百餘人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晉州黃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詩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眾皆震懼梁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婁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水遙爲晉州聲援齊人作地道攻晉州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督矢及橋乃拙攻城木造遠橋舊橋近城齊主別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開晉州更帥諸軍繼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縱之使還使齊師知周師將復至而懼亦以堅晉州守者之心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高顯著近涑川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晉州戊申周主至晉州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嶺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

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喬山當在平陽城西）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阿那肱曰晉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攻玉壁事見一百五十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耶不如勿戰卻守高梁橋（地形志晉州平陽縣有高梁城水經註汾水逕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晉文公害懷公于此汾水又南過平陽縣東新唐志晉州臨汾縣東北十里有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一撮言其少也）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

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卽以淑妃弈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武衛屬左右武衛將軍亦曰軍詩收訖甚完整閉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將領也）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雖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施粉添粧曰鏡以自玩也）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

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襢翟等（五代志梁制皇后謁廟服襢褕大衣蔡邕獨斷曰皇后助祭朝廟以襢衣祠郊祖以褕狄小妻以闕狄親蠶以桑衣禘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襢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綬帶周制皇后翟衣六色祭翟小祀受獻翟則鞠衣赤色采桑則鶵衣黃色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鞠衣白色食命婦歸寧則褕衣元色隋制皇后禪衣深青繒成爲之爲翟翟之形素質五色十二等降名婦人上服曰褕狄也鳴鶴俱雉名○褕音圭羽反　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晉州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弊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眾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甯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魏孝昌中改懷朔鎮爲朔州太和中改爲北朔州後齊置朔州于古馬邑城於西河郡馬邑縣而以馬邑縣置開州開州治善陽縣隋志曰馬邑漢舊縣後齊置朔州于古馬邑城於西河郡善陽縣而以馬邑縣置開州　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耳臣皆以爲不可齊主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高壁嶺名在雀鼠谷南據地志汾州靈石縣有高壁嶺杜佑曰在縣東南宋白曰靈石縣東南有高壁嶺雀鼠谷汾水關皆汾西險固之所）餘眾保洛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阿那肱招引西軍齊主令侍

中舒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那肱有隙
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延宗廣甯王孝珩募
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後魏太和中置朔州於定襄
襄古城之朔州有北朔州之稱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
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介休縣屬齊
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
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
王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之地謂山西謂曰并州兄自
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
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
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惟高

顯貨文之子也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

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甯使
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
名流涕嗚咽眾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擲砆投甎石以禦敵已
未周主至晉陽考異曰周書武帝紀丁巳大軍次并州又云己未大軍至己未帝乃至也庚
申齊主入鄴周師圍晉陽四合如黑雲時或有兵多故加黑雲安德
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
帥眾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
齊大豬往來督戰勁捷如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暢以千騎突
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晉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敗顯自門入夾擊
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
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齊人欲閉門以闔下積屍扉不得

圍於是周承御上士張壽奏周主馬首（承御上士蓋侍御左右之官）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殺中侯周主且城東道阨曲周主莫知所從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遲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

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有緇皁雜紗為之者唐邑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啟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湝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翠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啟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周主尊郎發兵齊主知之令人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濫忝猥戚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勸曰子湝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勸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幷州達官率皆委叛平坐此輩（將代齊使謙來觀釁）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眾唾面使其知愧謙曰

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
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
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
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幷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
雀門（朱雀門鄴宮城正南門也）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
從是時人情怊懼莫有鬬心朝野出降晝夜相屬高勱曰今之叛
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
因咎之以戰若不捷則焚殺此輩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
北城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
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陳紀七（起太建九年盡太建十一年）

高祖宣皇帝中之下

己酉　太建九年（齊高恒承光元年周宇文邕建德六年後梁蕭巋天保十六年是歲春正月乙亥朔
齊太子恒卽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羅爲太上
皇帝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太上皇后以廣甯王孝珩爲太
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千秋門鄴宮西
門）斬高阿那肱立廣甯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北路入朝不果孝珩

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
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
猜忌耶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高韓謂高阿那肱韓長鸞相顧按
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
千餘騎覘周師出潼口登高阜西望遥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
幟卽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世辯桑之子也（紫陌橋在鄴城外）於是
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靜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
外募兵（齊制門下省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中書省侍郎四人河外謂大河之外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河南爲河外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道衡孝逼之子也）丁
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滑州（滑州治白馬縣城）癸未幼主亦自鄴
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　辛丑上祭北郊　壬辰周師至鄴城

下癸巳潤之攻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後齊備禮制武衛將軍副貳左右衛將軍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閤以外階從三品加大者進等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遣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瀋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馬腦石似玉質石也世榮得卽降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顧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揣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幾力內實通敵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考異曰北齊書勤作剛今從周書是日西方有彗如雷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先精三禮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先是周齊通好周遣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宏深自有條貫必欲昇堂覩奧嘗可汨其先後但能暗意當爲汝第陳之公正于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還具言之於周主周主大欽遲之及是安生還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後周之制六官七命小司馬中大夫七命自小冢宰至小司徒小宗伯小司寇皆上大夫七命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后卽鄴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

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卽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恆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爲偕詔尊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湝正守國通鑑作宋國嘗是傳寫之誤而胡註不考以爲當作宗國亦臆無據今按北齊書及北史俱作守國故改正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瀋州齊制六璽受命璽在大璽之外紱印組也古者載加佩璲又實繡爲而已相背形謂之韍紱皆韋以蔽膝而已孝卿行未達爲周人所執送鄴湝正通鑑原文云孝卿不及孝卿本傳而書之也然考之周書武帝本紀則云孝卿未達被執送鄴愚以爲齊主高緯在濟州傳聞之辭不如周人目見之爲眞況孝卿本傳稱其爲人後悟有風檢又言自趙彥深死朝貴與機密者惟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周主詔去年至貧儉豈其至是遂反覆負心若是故依周書改正周主執莫多婁敬顧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初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冀褒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幷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爲上柱國封隰公此去年事也因齊亡敎之于此應圖

公用古邪晉應韓之應以封之丙申周以越王盛爲相州總管後魏置相州于鄴東魏都鄴改爲司州以其京畿之地倣漢晉之制而置司州也周旣平齊復爲相州列于諸州　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濟州城北有破破浪津故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顒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鵬鸞年十四五便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旣爲閹寺使役辛苦時伺閒隙周韋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流吟至是承命覘師爲周師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搥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卽欲入陳而高那阿脇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襄

金紫於鞍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鄭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幷胡太后送鄴先已輸送太后於濟州今幷齊王送鄴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推季舒等宣追加贈謚幷為改葬子孫各隨蔭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幸並詔曰僞齊世縱淫風事窮彫飾或穿池運石為山學海或層臺累榭榮日淺異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宏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倘想力役之勞方當易茲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　二月壬午上耕籍田　丙午周主饗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甯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

治信都湝自河間進兵至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魏孝昌二年分定相二州置殷州治廣阿後改為趙州）湝遣二諜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偏示之（齊舊將從憲軍者衆以攜湝軍之心）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布吾使乃與湝書曰足下諜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謂諜者當能具告也）誠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車之軾高三尺立而憑之）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易大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憲至信都湝陳於城南以拒之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眾降相願湝心腹也眾皆駭愧湝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湝及廣甯王孝珩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

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胙之幷胡太后送鄴先已輸送太后於濟州今幷齊王送鄴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推季舒等宣追加贈謚幷為改葬子孫各隨蔭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幸並詔曰僞齊世縱淫風事窮彫飾或穿池運石為山學海或層臺累榭榮日淺異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宏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倘想力役之勞方當易茲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　二月壬午上耕籍田　丙午周主饗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甯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湝從之（魏孝昌二年分定相二州治信都湝自河間進兵至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置殷州治廣阿後改為趙州）湝遣二諜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偏示之（齊舊將從憲軍者衆以攜湝軍之心）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布吾使乃與湝書曰足下諜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謂諜者當能具告也）誠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車之軾高三尺立而憑之）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易大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憲至信都湝陳於城南以拒之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眾降相願湝心腹也眾皆駭愧湝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湝及廣甯王孝珩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

突厥猶有眾三千人紹巂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太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為英雄天子以紹巂重躁似之甚見

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僕伏營州刺史高寶甯不下 五代志絳郡後魏置東雍州治汾西郡置營州治和龍城 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 梁太宗大寶元年齊襄祖受魏禪五主二十七年而亡齊所有司冀趙義懷黎建東雍汾西汾晉南朔并肆瀛鄭恒朔定瀛幽東燕北燕營南營安青濟光膠徐仁睢兗北徐南青海東楚滕北譙北建鄴合江仰共六十州而東廣巳下十州時廣寨西楚揚南豫北建鄴合江仰共六十州而東廣巳下十州時巳爲陳故止言五十州考異曰睹書地理志云州九十七郡一百六十一今從周書 高寶甯者齊之疏屬有勇略久鎮營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官及六府官 何陽幽州治綸青州治益都南兗治譙豫治汝南徐治彭城北朔治馬邑定治中山或都會之地或守禦之要也故皆置總管府統管諸州諸軍事重鎮也幽州若別都然置六府官以代省也六府官之府來必備官也 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於吐谷渾使者之下 紇奚虜複姓 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已亡永安何用餘生欲閉氣自絕恐天下謂大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以顯示遠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匹而歸之梁主蠆入朝于鄴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儐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贊致享皆如古禮 都元日每積有牢禮米禾粊薪又曰大禮饗飧也左傳居則具一日之積牲頭曰芻米菜薪又傳曰牲腥曰餼或曰餽客生食及芻米曰儐儐主副也導主以行禮者也介賓副也輔賓以行禮者也五代志曰梁王之朝周人歲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醯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王東帛棄馬設九介以荷之總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于廟餼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元冕棄車陳九儐以束帛棄馬致食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棄車執贄設九儐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棄車還贄於公公皮弁迎于大門授贄受贄揖於堂之中楹又明日王

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 汾水還晉絳二州之間東西流絳州在絳州界故隔水 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蒼兒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使衙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不富貴佗日又問前救河陰卻何賞敕阿陰事見上卷七年 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爲傅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衛六軍奏

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又自彈胡琵琶命高孝珩吹笛孝珩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奏笛裁至口淚下嗚咽周主乃止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後周之制內史屬春官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周主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實發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爲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周主大笑曰誠如公言德林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敷而理暢年十六遭父喪自鴈靈興反葬故里時

嚴冬單衣跣足州里由是被慕之博陵豪士崔謙僕射之兄也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赴弔德林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黮灼齊任城王湝與楊愔書云燕朝固多奇士今歲所舉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流　己巳周主還享太廟　五月丁丑周以燕王儉爲大冢宰庚辰以杞公亮爲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爲大宗伯梁公侯莫陳芮爲大司馬應公獨孤永業爲大司寇鄭公韋孝寬爲大司空己丑周主祭方丘（周制方丘在國陰大里之郊以其尊卑次於圜丘之丘事亦如之）遣使巡省風俗以路寢小殿爲名舍仁壽和思齊諸殿皆皆公讌事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當尚書諸曹過爲上司總圖內綴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帝怒以爲沮衆出爲譙章內史未行有飛章劾景歷在省贓污狼籍坐免官削爵士　周改葬德皇帝

於冀州宇文泓者宇文黎之父也從鄴于脩禮攻定州戰死于鼓得改葬于冀州周主邕服縗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　周人諡溫公高緯與宕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幷其宗族皆賜死眾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楯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漢張敞奏言昌邑王賀清狂不惠蓋曰凡狂者陰陽厥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故言清狂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曰清狂如今白癡也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裔周主以高湝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齊后妃貪者至以賣獨為業　十一月壬申周立皇子充為道王道古邑名春秋有江黃道柏　癸酉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救徐州　初周人敗齊師於晉州獲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棄閒竊出竝盜而有之乃立劉蠡升之既多又山谷險絕王帥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周主從之以憲為行軍元帥督諸軍討之行軍元帥始此至馬邑分道俱進沒鐸分遣其黨天柱守河東穆支守河西據險以拒之此西河華石之西也　憲命譙王儉擊天柱滕王逌擊穆支竝破之斬首萬餘級周人既克關東將討稽胡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趙王招擊沒鐸禽之餘眾皆降　周詔自永熙三年以來東土之民掠為奴婢及兗江陵之日良人沒為奴婢者竝放為良又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二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彊不息每行兵親自行陳步涉山谷暨

孫沒鐸為主劉蠡升為高歡所滅見一百五十七卷梁武帝大同元年號聖武皇帝改元石平

王儉卒　丁巳周主還長安　吳明徹圍周彭城迮清水以灌之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淮口清水入淮之口即清口也結長圍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歸道元曰清水即泗水之別名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拳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讓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裴子烈曰若破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先遣馬出時明徹苦背疾甚篤輦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卒乘馬翼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

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弟馬軍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棄水勢退軍翼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竝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擊之衆潰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蕭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睺猶全伹得還初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彭汴謂彭城汴水之地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人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乘舟艦之工踐車騎之地徐克

塘之四平車騁便於虜突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卽日召蔡景歷復以爲征南諮議參軍初蕭摩訶之突圍也於陳壘馬周人攢稍刺之周羅睺救之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周師乃退帝賞其功時參宴席羅睺頗能賦詩得韻卽成帝更異之曰周將軍武士詩每先成文士何反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鍾制詩還如上馬入陳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視重周主封吳明徹爲懷德公懷德郡公五代志巴東郡武寧縣後周置南都郡漢陽縣梁改都曰懷德縣曰武寧位大將軍明徹憂憤而卒　乙丑周以越王盛爲大冢宰　三月戊辰周於涪州造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同州治馮翊宇文泰輔魏多居別宮長春宮在胡邑馬翊之同州其後受魏禪遂以同州留屬縣也是宮蓋亦宇文所置　甲戌周主邕初服常冠以皁紗全幅向後襪髮仍裁爲四脚今之幞頭始此制微有不同耳杜佑曰皁而向後襪髮謂之頭巾後漢士王公卿未以幅巾爲雅用全幅舊幞頭後周武帝因裁幅巾爲四脚俗人因號儀同三司溉子景爲大都督總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孫瑒都督

捌郢諸軍平北將軍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荆山緣淮諸軍當遠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諸軍以備周此新蔡在弋陽縣界五代志梁置平高新蔡新郡於固始二縣皆屬弋陽　乙酉大赦　壬辰周改元宣政

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戊午樊毅遣軍渡淮北對清口築城壬戌清口城不守　五月己丑周壬軰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原古國名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癸巳周主不豫詔止雲陽宮五代志京兆郡雲陽縣後周置雲陽郡并置亦置別宮於此丙申詔停諸軍驛召宗師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後周置宗師之官掌諸宗室杜佑曰宗師屬天官中大夫也五命小宗師下大夫四命周主執其手曰君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孝伯司衞上大夫總宿衞兵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丁酉朔周主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周主沈毅有謀且克

己勵精聽覽不怠凡布懷行立皆欲踰越古人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閒使天下一統惜乎天奪其年不遂其志也戊戌太子贇卽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爲皇太后周主初立卽逞奢欲大行在殯會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遍爲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己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周主及六宮皆議卽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卽除冕軌之內奔赴未盡鄰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元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不從自丁酉至己未二十三日而葬太速矣　周主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

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恐天下不服且人情疑懼誰復自安陛下不孝之子矣周主不懌由是疏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周主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爲太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慙獨被引進周主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卽執之憲自辯理周主使于智證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卽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貽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縱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敢唯李綱撫棺號慟斫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周主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件死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公以賞之憲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襁褓而神采嶷然生有至性母舊患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憲長於將略齊國之平皆其功也威名既盛潛思屏退故高祖之伐突厥託疾不從而竟死於嗣子之猜忌君子悲之　閏月乙亥周主竇立妃楊氏爲皇后　辛巳周以趙王招爲太師陳王純爲太傅　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爲得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narcissus以宜帝太建十年

公narcissus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襲虛襲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牛爲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服舉哀還入突厥高寶甯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水經註鮑邱水出梁淸北梁中谷謂之大榆河南過路縣爲潞水　聞昌期死還據闆丘及南郊竝正月上辛今用七月丙午非經制　庚戌周以小宗伯斛斯徵爲大宗伯徵博涉群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自魏孝武西還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鐘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鐘于也眾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註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眾乃歎服徵遂取以合樂焉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令教授皇太子與諸皇子等咸服青

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竝呼徵爲夫子徵既爲大宗伯周主贊皆虛日甚徵自以荷高祖重恩嘗被位師傅乃上疏極諫周主不納復爲鄭譯所譖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乃以佩刀穿獄牆而出之元被捶拷百數終無所言周主大怒購之甚急御正上大夫趙煚素與徵不協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無益聖朝不如赦之以明覆載之恩周主從之徵賴以獲免而煚終身不以自鳴　壬戌周以亳州總管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五代志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亳州　癸酉周主贇尊所生母李氏爲帝太后　八月丙戌周主祭西郊壬申如同州以大司徒杞公亮爲安州總管上柱國長孫覽爲大司徒楊公王謜爲大司空丙戌以永昌公椿爲大司寇　九月己巳立方明壇於

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若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請遵輕典竝依大律其五曰高祖斲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今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與造之制務從卑儉其六曰都下之民僦賃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以奉俳優角抵凡此無益之事請竝停罷其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蒙戮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是鉗天下之口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天下幸甚其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元象垂誡庇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讜之理誠願諮詢讜善道修布德政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

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陳容願與臧洪同死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三年）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剛爲魯王（剛帝諱衎後改名贇甲辰周主登東巡以許公宇文善爲大宗伯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剛爲皇太子

二月癸亥上耕藉田　周下詔以洛陽爲東京發山東諸州兵治洛陽宮常役四萬人徙相州六府於洛陽　周徐州總管王軌開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近彊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思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嗣主遽忘之

耶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竟從容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烏丸軌　王軌善鳴好之譯又因言軌將須事改正通鑑原文云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胡身之乃誤認因言將須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之言遂爲之註曰宇文孝伯何爲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耶然經於不免也衍胡次讀之深用疑焉以爲殺孝伯地下有武帝之言則悉得有諸軌之事果若有之則周主必喜之矣何爲卽賜之死因深歎靈信書之不加無書也及考周書宇文孝伯傳則云帝旣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腳上杖痕誰所爲也譯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矜須事通鑑但顧宇文孝伯於于軌之下耳亦未嘗謂將須之言出自孝伯之口也此由身之誤遂使孝伯忠信之士蒙讒于干載故特因周書改正其誤且刪去胡註以白孝伯之冤周主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肎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周主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於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爲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爲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爲宮正（此太子正也）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己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秦州總管乞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周主大惡倪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爲幷州刺史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周龍門伐諸羌　突厥陀鉢可汗請和於

周周主賛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陀鉢不從　辛巳周主賛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衞等官　保定四年改宗伯爲納言此納言似隋官之納言爲門下省長官諸衞等官左右宮伯小宮伯左右中侍左右前侍左右長官諸左右騎侍左右宗侍左右庶侍左右武伯小武伯左右武賁左右旅賁左右射聲左右驍騎左右羽林左右游擊也　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爲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周禮有六尊六彝尊珪瓚祭祀之器而彝有舟而無足鄭眾曰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祭謂之瓚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己常自帶綬冠通天冠加金附蟬貂尾侍臣升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竝令去之五代

志古者君臣佩玉綬者所以貫佩相承受也又上下施故加緑緑五彩之後雖兵不息佩非兵器雖非戰儀於是解去佩數節其繫綬以蒼白青以朱以黃以白以元以纁以紅以紫以緑以碧以綵十有二色諸王及三公九色自黃以下王公以下以差降綬通天冠古制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卻乃直下微爲卷梁前有展簡冠首加金博山述加金附蟬者乃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爲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黑妝每召侍臣議論唯欲興遊變革木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伏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地命自公卿以下嘗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

終　癸未日初出及將入時其中竝有鳥大如雞卵經四日滅

戊子周以越王盛爲太保尉遲迥爲大前疑代王達爲大右弼辛卯徙鄴城石經於洛陽　漢靈帝時蔡邕立石經於太學講堂前一字石經商書盤庚之於鄴周徙之洛陽　詔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總管竝受東京六府處分三月庚申天元遜長安大陳軍伍親擐甲冑入自青門周主闔備法駕以從　青門漢長安城東出南來第三門也　夏四月壬戌朔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后父人本出寒微生周主長於天元十餘歲疏賤無寵以周主故特尊之　己巳周主祀太廟壬午大酺於正武殿五月以襄國郡爲趙國濟南郡爲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上黨郡爲代國新野郡爲滕國邑各萬戶　食邑各有實土安富疑當作安平五代志漳陽郡武當縣舊置武當郡南陽郡之新陽縣舊曰棘陽置新野郡　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竝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慶神舉之弟也　癸丑有流星大如斗出太微落落如遺火　癸厥寇周并州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修齊所築長城也齊築長城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　是月周咸陽有池水變成血　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爲大前疑柱國司馬消難爲大後丞　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五代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謂之女錢二品竝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錢又有兩柱錢及鷂眼錢兩柱重而鷂眼輕雜而用之其價同私家多鎔錢又鑄以鍮石兼以鉛鐵初出當鷂眼之十至是又

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後遂當二八
皆不以爲便未幾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　丙申周納司馬消
難女爲正陽宮皇后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
壬子改天元帝后朱氏爲天右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
天左皇后凡四后云元氏開府儀同大將軍晟之女陳氏大將軍
山提之女也陳山提彌朱兆蒼頭也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五年八月庚申天元如同
州　丁卯上閱武於大壯觀命都督任忠帥步騎十萬陳於元武
湖都督陳景帥樓艦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還　壬申周天元還
長安甲戌以陳山提元晟並爲上柱國　戊寅上還宮豫章內史
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滿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
財賄止閱武方泰當從敬稱母疾不行而微服往民閒淫人妻爲
州所錄州謂楊州也　又帥人仗抗拒傷禁司禁司掌禁防姦非者爲有司所奏上

大怒下方泰獄免官削爵土尋而復舊　辛巳熒惑犯南斗第五
星　壬午周以上柱國畢王賢爲太師鄖公韓業爲大冢宰　是
月周地所在有蜮羣鬬各方四五尺死者十八九　九月乙卯周
以鄭王貞爲大冢宰以鄖公韓孝寬爲行軍元帥帥行軍總管杞
公亮郯公梁士彥寇淮南仍遣御正杜杲禮部暢舒來聘　冬十
月壬戌周天元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配醮初復佛像及天尊像
天元與二像俱南面坐大陳雜戲令長安士民縱觀　甲戌以尚
書僕射睦縕爲尚書左僕射　十一月辛卯大赦　周韋孝寬分
遣杞公亮自安陸攻黃城梁士彥攻廬陵分兩路進兵以攻淮南甲
午士彥至肥口肥水入淮之口　乙未周天元如溫湯鄖山溫湯在驟山西北十道志云
將軍斐子烈鎮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鎮柵口柵口江口　前信州
刺史楊寶安鎮白下戊寅以中領軍樊毅都督荊郢巴武四州水
温泉有三所其一處即黃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　戊戌周軍進圍壽陽　周天元如同

陸諸軍事 五代志南郡公安縣隋置荊州江夏郡置巴州武陵郡置武州 己卯周天元還長安 貞毅將軍汝南周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之於上云其欲反上執其兄定州刺史法尚發兵將擊法尚法尚奔周周天元以爲儀同大將軍順州刺史 五代志漢東郡鄖鄉縣西兵置順州上遣將軍樊猛潛江擊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降於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欲叛還若得軍來自當倒戈猛以爲然引兵急趨之法尚陽爲畏懼自保江曲江曲江水之曲戰而僞走伏兵邀之猛僅以身免沒者幾八千人 周司宗中大夫庾信卒信字子山幼而俊遒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梁中大通中信與徐陵並爲東宮抄撰學士既各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信在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其爲梁元帝聘于魏也屬魏師南侵遂留長安江陵陷仕魏爲儀同三司及孝閔帝踐祚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俄拜洛州刺史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而信及王褒獨留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 閻篤誼曰劉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流身荒谷公私塗炭舉族罹禍余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凶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傷晏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靈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伯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故有著書成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銜悲流離至于暮齒無歸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壘之南忽奏延陵之樂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

惟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觀其賦意可見欺讒構隙橫階拯弱而不定劍義君子人誰行人諂守西河之節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禁風雲之以血約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喉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羣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焚夷事伐加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田亭壁無蓄積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組接蘇秦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俟愴惻心者矣況復自殿路驅星漢非槃桓可上風飄道阻蓬蒿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勢者須歌其事達士高悶而無掌是所廿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拳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登官禀崇華之玉石洞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愛安建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被衽而南遷於豹虎直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陵江而建邑怡播遷於吾謂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于純深事君彰于義烈新野有生祠之願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眞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蕭條移談講幽就倚書窮鈞臣民文翰高于甲觀模楷盛于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

戴狄泉之蒼鳥把旗地則石敬瑭山天則金精動宿北斗以整無駕馬浮鼓沒鼓地則石敬瑭山天則金精動宿北斗以整無駕馬浮鼓沒鼓山於赤縣青龍加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陰朝單于長圍高宴雨觀當戟于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鼓逃負臺之禍遂獻筑賊之變官守無齊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朱船顧榮則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祀重圍經豎墨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道裹鼓以旗折失羣班馬途輪亂散盜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豕走林常山之陣地奔穴五都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讒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于此滅皆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晉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樓船倡副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飾之臥輜人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飽勃謀總元戎身先士卒曾落鹽門兵填馬磨磨犯通中頻遭刑時功業大莊身名埋沒或以準冀鶩披虎威狐假雷漬鋒鏑重圍經豎墨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闔鵾衆尚虛驚鼓笳鳴而漯下蟬神亭而亡載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顧覆長洲睽麗潰潰洲溺注注塔塔塔續天地離昭神人怨酷晉鄉牌依晉衛不睦競動天關爭鬨地神探雀穀而未飽待熊蹯而距熱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余乃假刻璽于關塞稱使者之謀對逢鄂坂之讖讖直彩門之征稅桑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轣吹落葉之扁舟縱長飆於上游波瀾互而鉤爪又迴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鬪飛鵝之船樓張盛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邱作風飛電散師然干

驚而射火或箭亂而回舟未辨磬于黃蓋已先沈于杜侯落帆黃鵠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于湘漢星猶看于斗牛若乃陰陵失路釣壑斜趣望赤岸而沿衣旗烏江而不度雷池柳浦鳴陵焚戍旅舍無煙巢禽失樹謂判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持混淪雜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盧中而渡水屆于七澤濱于十死原大係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詎等窮于中軍孟尸丞于御史信生世等於能門辭親同于柯洛奉立身之道訓受成書之顯託苗三世而無惡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于梁山推枯魚之衔索入敵斜之小徑掩蓬蓬之茅扉就汀洲之社君待盛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翦及繁陽蠶兵金實校戰玉堂菅鷹赤雀鐵舶牙檣沈白馬而誓眾黃龍而度湘海御連艦江萍泛王戎車屯于石城戈船掩于淮泗諸侯則鄔伯前驅盟主則荀蕃暮至割巢燼穴奔寇走魁埋長狄于駒門斬蚩尤于中冀然腹爲虛飲頭爲器直虹貫日黃祲氣莫不蹙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滅博望北臨元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于天女窗扉繫馬於四皇樓杜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誤明寅亮齊起于繫表道高於河上既不遇于濟郎運無育于帥城捐璧于而訊人知西陵護軍謂韋榮青蛤之敗與子弟皆死節臨護軍四江子五皆濟陽人承明門之職兄弟三人同死難尚書謂王偉莊徽等惟王負勤槨與戈而對敵主執金戟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于柱元凱王室是賴深于溫大眞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衒柱人南陽依鄧艾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翩翩然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陳紀八止一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上

庚子　太建十二年　周宇文闡大象二年後

崩　戊戌以左衞將軍任忠爲南豫州刺史此時南豫州治宣城督緣江軍

防事　乙卯周稅入市者人一錢　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門學

釋奠　周露門學在露門左右壁古者仲春仲秋皆以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隋元日釋奠者設舊饌酌奠而已

突厥入貢於周且迎千金公主乙丑周天元改制爲天制敢爲天

敕　制者大賚罰大除授赦宥慮囚恩勞用之敕者臺宣州縣增減官吏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發兵施行百官奏請戒約臣下皆用之皆直署申覆而後行　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

爲天元聖皇太后　二太后天元嫡母阿史那氏所生母李氏也　癸未立天元皇后

爲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爲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爲天右

大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正陽宮皇后直稱皇后

是日周縣州有黑龍與赤龍鬥於汴水之側黑龍死　周行軍總

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溫娶周遲氏甥公迴之

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遍而淫之亮聞之憤三月軍

還至豫州　自淮南還軍豫州治汝南　密訓長史杜士儉曰主上淫縱滋甚社稷

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羣孝寬并其眾推諸

父爲主　諸父謂趙王招兄弟　鼓行而西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

遣亮國官茹負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午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卽召其妻入宮拜長廣妃辛卯立元弟永昌公椿爲杞公　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候爲三百六十重　候正主候望前驅先導也式道候在大駕前　自應門至於赤岸澤　鄭元曰天子五門皇門雉門應路詩云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赤岸澤在長安北同州南道里蓋通中　數十里閒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級馬上稱蕃蹕乙未改同州宮爲天成宮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錦綺纏纓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閒服之　五代志後周之制冕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衣隋唐以下有朝服有公服朝服曰具服公服曰從省服　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彥之對曰皇后興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太

學博士西漢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博士秦官漢置五經博士魏晉武帝立國子學置博士一人隋有國子博士太學博士之分西魏郡時置金州帝玉紀云前嚳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列女傳云舜二妃皇次曰女英天元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爲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皇后各居其一賢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　下帳山陵中便房所用祝版所以祝鬼神　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　按古制有五輅後周之制皇帝之輅十有二公三公大人之輅皆九至上嬪御乘之車十有二等亦曰輅下至三妃三夫人之輅皆七至以古之五輅載婦人其輅五天元雖淫侈無以加　五輅謂元輅夏篆也夏縵車也毳車鍚車也　又好倒懸鶏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爲樂

夏四月癸亥御醫左僕射陸繕卒　己巳周天元祫太廟己卯大雩壬午加仲山祠雨　顏師古曰仲山卽今九嵕山之東仲山是也括地志仲山在耀州雲陽縣西十五里甲申還長安令長安士女於衢巷作樂迎候　五月癸巳以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僕射　周楊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遣令引決　徐陵引缺　陳周書作訣　后母獨孤氏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大前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卽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因吏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爲天元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謂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譯卽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

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爲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　壽陽屬南則爲譯壽陽屬北則爲揚州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陵劉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　姓佑曰周御正屬天官御正中大夫五命小御正下大夫四命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竝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正中大夫顏之儀竝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尺元瘡不復能言昉見周主闓幼沖以揚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　鄭譯以內史上大夫領內史　御師大夫柳裘周置御師大夫掌御師大夫領內史　其御服又百司服章之朝那皇甫綸後周下士二命　朝那縣屬安定郡　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乃從之頗受詔焉中侍疾甚愧

之孫也是日天元殂年二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考異曰周帝紀乙未帝不豫遷宮詔堅入侍疾丁未追五王入朝己酉大漸昉譯矯制以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按堅以庚戌起倉猝依得矯命當周帝若自乙未至己酉凡十五日事安得不泄今從隋帝紀　顏之儀知非天元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年八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老天下神器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言天位之貴是天地神明之器故不可以力爲也又曰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　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并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爲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慙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

出爲西疆郡守五代志臨洮郡合川縣後周仍立舊縣置郡考異曰北史鄭譯傳之儀與宣者謀引宇文神舉輔政仲已至鄭坐譯知之遽奉阿摩登入府楊惠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幷與之議見譯等楊堅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堅爲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按之儀若爾當復得全今從之儀傳　丁未發喪用主入居天臺龍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爲太皇太后楊后爲皇太后宋后爲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爲尼以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贊爲上柱國百官總己以聽於左大丞相堅初受顧命日顧命令始於周成王此安國曰臨終之命所言也使邢國公楊惠詣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喪令總文武事綱國任重今欲與公共勠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剋昉鄭譯議以堅爲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

宰後周置小冢宰上大夫也六命紫謂雅冢大宰也冢宰之上不宜加小字故周官止曰小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爲丞相府時猶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道左右將之東宮正陽宮本東宮也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伏衛仗翦執仗而衛翦之兵也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眾莫敢動出崇陽門崇陽門周宮城之東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卻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賁舜之弟子也以鄉譯爲丞相府長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二人由是總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熲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遣楊惠驗意楊惠堅族子也堅既受禪封觀王改名雄熲承旨欣然曰熲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

不辭滅族乃以爲相府司錄司錄總錄一府之事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堅同帳而坐改正與堅同帳原文作與劉昉鄭譯等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人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定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承天元奢酷之政更爲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綦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太史掌天文歷數周制太史中大夫屬春官五命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繼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熲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討遲迴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迴子

魏安公惇奉詔昔召之會薨王子以上柱國孝寬爲相州總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鄴相州總管治所

陳王純時鎮齊州純就國於濟南齊郡也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正掌門閤啟閉之節及出入門者彭以兩騎往託疾不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而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

是月有流星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明照地

賢若風吹幡　六月周五王皆至長安　庚申周復行佛道二教

周紀二卷六見一百七十一卷六年　舊沙門道士猗誠自守者備令入道　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堅遣李寬至朝歌五代志汲郡衛縣舊朝歌

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豫章侯李寬問貴與語以審之

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百七十四　陳紀八　宣帝太建十二年　六

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李寬兄子璽爲魏郡守迥遣璽迎李寬李寬問迥所爲璽不以實對魏郡守與相州總管府同治鄴

孝寬怒將斬之璽懼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乃擒藝西走至亭驛盡驅其傳馬而去謂驛司曰獨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財遲迥封鄧公故稱之

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

堅又令倏正破六韓裒詣迥諭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昶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同休戚遲

通宇文泰之舅也吾將相宅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纔三合爲糾凡言合者義取諸此以匡國庇民何如眾咸從命迥乃自稱

五代志義陽郡江左置司州後
魏改曰邵州後周改曰申州　東楚州刺史野也利進五代志項
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曰東徐州東魏改東楚州陳改安州後周改
置南徐州梁改爲東徐州名書之郡實也廣後改爲申州名書之郡實也廣後改爲申州名書之郡實也廣後改爲申

目憤氣扣刀入衛招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胄嘗爲齊王憲左右數從征伐憲甚親信之招因曰汝非昔事齊王者耶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耶鄉何猜釁如是招僞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僞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間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時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每令胄及都督淫陽李圓通爲屬從淫陽縣屬京兆由是得免

癸丑周主詔封其弟衎爲毕王衎　周豫荊襄三州蠻反豫州汝南郡荊州南郡襄州襄陽郡此蠻蠻酋即所謂山蠻自洞蠻至於汝歟者有之攻破郡縣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武陟地名按五代志在河內郡脩武縣界至隋析置武陟縣　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啟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竝受尉遲迥饋金軍中慆慆慆慆憂愁不安也　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之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挾令謂挾天子以令諸將也　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

若加縻紲則自鄭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朝之所以敗也燕惠王信讒用騎劫代樂毅而敗於田單趙孝文王如愚所以見但遣公一人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熲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羽檄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洄漯岳九州及叠山甑山等八鎮來降五代志漢東郡西魏置幷州後改曰隨州安陸郡京山縣舊曰新陽梁置朝州西魏改曰溫州應山縣梁置應州漢東郡土山縣梁置土州順義縣梁置順州河陽郡後周置後州後改河州

安陸郡吉陽縣後周置漢州孝昌縣西魏置岳州魯山在河陽郡漢陽縣界臨江齊梁以來爲重鎮遣其子爲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爲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征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沔即漢也南豫州刺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趣南兗州慧紀高祖之從孫也　周益州總管王謙周益州總管治成都府　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此巴蜀謂漢巴郡蜀郡大界五代志曾安縣梁置南梁州後改曰安州西魏改曰始州　梁睿至漢川不得進漢川即漢中梁置南梁州後改曰安州西遊諱改曰漢中梁

帥以討謙　戊辰詔以司馬消難爲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滻于陵克期江都五代志廣陵郡烏江縣梁置江都郡後齊改爲齊江郡陳改爲臨江郡　梁主巖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

省寔悔恨攝梁主奔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嗣暹迴暹謀以爲進可以靖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漢河之地在中南太華諸山之南）梁主疑未決會壯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因魏晉挾天子係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暹迴亟曰舊將皆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當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潰滅隨公必移周祚來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眾議遂止高類至軍爲橋於沌水尉暹惇於上流縱火栰大曰栰小曰桴木爲栰實火積薪於上流放之欲順流而下以焚其橋也（類隊爲土狗以禦之（誰積土於水中前銳後廣前高後庳其狀如坐狗分居上流以疑火栰使不得下過橋邊也）考異曰隋書作木栰木狗今從北史）仍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卻

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卻鳴鼓齊進軍既渡頻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而進追奔至鄴庚午迴與惇及惇弟西都公衎五代志西平郡屋水縣舊曰西都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黃龍兵迴弟勤帥眾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卻鄴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刷觀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勞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也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創屠之彼望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恃眾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眾大潰爭沒泳水死水

士龍尾追之築道陵阨以上城其道下附於地若龍垂尾然故曰龍尾迴彎弓將射宏度宏度脫兜鍪謂迴曰頗相識否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卑爲身計何所得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宏度顧其弟宏升曰汝可取迴頭宏升斷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阬之勤悼佈東走青州未至聞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李惠自中州舉兵應迴敗而知迴事不成先自歸堅復其官爵迴末年喪氣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達拏遷之子也（拏音如文士無筆文士音拿）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下仲文軍至蓼陵去梁郡七里（九域志蓼陵梁孝王築至睢陽三百里陵此則九域志所謂睢陽非謂舊城之地）檀讓擁眾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

七百級進攻梁郡（梁郡治睢陽）迴守將劉子寬舉城走仲文進擊皆州（皆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其妻子在金鄉五代志金鄉縣屬彭城郡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勞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也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創屠之彼望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恃眾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眾大潰爭沒泳水死水

為之不流猶楹讓檻送長安斬毗羅傳首闕下詔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魏收曰檄堅令韋孝寬討尉遲迥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蜀多叛是則舍宋以來所謂山東也南朝諸史所謂荊雍州豈者也以其先出於巴種故謂之巴蜀其推案帥蘭徙州為主以附消難王誼遣諸將分討之旬月皆平　陳惠紀齊靡訶攻廣陵周吳州總管于類聚破之　沙州氏帥楊永安聚眾應王謙周大將軍樂安公達奚長儒討之軍楊素破宇文胄於石濟斬之　周以神武公竇毅為大司馬齊公于智為大司空九月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惠為大宗伯竟陵公楊惠志行湯郡竟陵縣舊日霄城道竟陵郡後周廢郡改縣日竟陵　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激三夜乃止　丁亥周將王延貴帥眾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延貴　壬辰周廢皇后司馬氏為庶人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家宰總統舊齊之地自關以東河汾以北皆謂舊之地　壬子以左丞相堅為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甲寅日有食之　周丞相堅殺陳哀王純及其子　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慈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眾十萬攻利州五代志義城郡後魏立益州世號小益州梁日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曰利州　壅江水以灌之嘉陵江在利州城西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慈等破之會梁睿至慈等遁去睿自劒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慈乙弗虔守城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慈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舊縣蜀郡九城志新都在成都縣北四十五里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劒南平時以巴蜀險阻人好為亂乃更開平道路劒閣之路　十二月甲辰周達奚長儒破楊永安沙州平

丁未周鄭襄公韋孝寬卒寬沈敏和正存心經濟嘗爲雍州刺史光是路側一里值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候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太祖知之乃曰當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爲候焉久在邊境屢抗強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室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人以此稱之

十二月庚辰河東康剛王獻叔卒　癸亥周詔諸改姓者宜悉復舊姓三年上書十二月庚辰朔此書癸亥自庚辰至癸亥四日二月皆壬子朔恐是丙辰

去都督中外大家宰之號進爵爲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爲隨國案隋書帝紀時以南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安人應州之平靖上明義州之淮南土州之永川昌州之資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安豫州之蔡陽鄧州之南鄂州之安蔡州之拔南鄂顯州之淸東二十郡爲隨國　賛并不名備九錫之禮是時九錫之禮一大將戎略各一元壯二翊二衮冕之服登六佾黃三百人七鈇鉞各一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九和鸞一卣圭瓚副焉堅受王爵十祖而已辛未殺代巽王達滕閻王逌及其子巽音遜不辭而怒曰王申以小冢宰元孝矩爲大司寇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命孫也元孝矩通鑑頃文作孝規按孝規乃孝矩之兄仕至小冢宰而止未嘗爲大司寇又考孝矩傳云孝矩歷平公明帝武帝三朝以小冢宰卒如元會之儀元會正旦大朝會也文物充庭羣官各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劒升賀降階帶劒復位再拜羣官在位者又再拜

大將軍虞寄亦勸之於是周主圍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冊大宗伯趙煚奉皇帝璽紱禪位於隨隋書帝紀周主下詔曰皇帝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人應天順人事歸有德皇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璽傳則置於筵前之左又有六璽有神璽其一皇帝行璽封命諸侯及三公用之其二皇帝之璽與諸侯及三公書用之其三皇帝信璽發諸夏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璽封命書誥之君用之其五天子之璽與諸國之君書用之其六天子信璽徵書國之兵用之六璽皆白玉爲之方一寸五分高寸螭虎鈕梁敬帝太平元年周閔帝受魏禪五主二十四年而亡　隨主冠遠遊冠遠遊冠冠而前無山述有展筒橫于冠前皇太子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紗帽白紗帽也名及王者後諸王服之　入御臨光殿服衮冕七月上始服黃百僚畢賀並以黃爲常服　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祀于南郊改國號隨爲隋以周齊不逞閒處故去隨之走辶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

十一郡五百八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四終

曷尒內史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周定六官事始於一百六十卷梁敬帝紹泰元年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五省隋志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佽後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冠禮除其位多曠告攝行事詩省府及僚佐習公則生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統都省事無不總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據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事綱紀百官左右丞各一人部事八人分司管轄六曹尚書分統三十六侍郎各司曹務通宿禁省如漢之制門下省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郎通直員外諫議大夫等官內史省置監令侍郎舍人等官掌詔誥焉內史省置內史令內史二省內史省即中書省避武元諱改置端揆等官領著作太史二曹內史省即中書省避武元諱改曰內史門下內史二省主出納朝直代言備有賤事秘書省校優閑內侍省則皆宦官也　御史都水二臺御史臺即內侍御史監察侍御史官秩水臺置使者及丞參軍河堤謁者又領享太常等十一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船局及諸津都水則津尉丞長等官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九寺故置則少卿丞主簿錄事等員國子寺初元年楊彪事見六十九卷魏黃初二年隋主怒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拖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毅謂公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

右監門府左右領軍府各置大將軍將軍長史司馬錄事參軍等員以分司統諸衛事功倉兵騎等曹參軍法曹鎧曹行參軍等員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勳勞隋採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大都督都督總十一等　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　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總七等　以加文武官之有德望者改侍中爲納言　以考證忠故改侍中爲納言　以相國司馬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兆慶慶則爲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爲內史令乙丑追尊皇祖呂氏爲元明皇后丙寅修相國內郎相國府從事中郎避諱改爲內郎　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爲元明皇后丙寅修廟社時自爲祖以下置四親廟與皇兩已無受命之祖社稷竝列於含光門內之右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太子勇爲皇太子丁卯以天宗伯趙煚爲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爲內史令乙丑追尊皇祖呂氏爲元明皇后丙寅修漢公贊秦公贊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兌荊公元宣帝子棘公衍鄖公貞宋公實高祖子公衍薨死德林曰此品位不進　乙亥上耕籍田　隋主堅封其弟邵公瓚爲滕王同安公爽爲衛王子雁門公廣爲晉王俊爲秦王已巳封周王贇爲介公介國名周氏諸王皆降爵爲公初劉鄭嬌

王秀爲裁王諒爲漢王　隋主賜李穆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卽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入朝隋主以穆爲太師贊拜不名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無比又以上柱國竇熾爲太傅幽州總管于翼爲太尉李穆上表乞骸骨詔曰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記百年曰期願呂尚遇文王年八十矣）甘茂文王以及武王則是期頤之年也）張蒼以華皓相漢（華皓謂白首也張蒼免相後口含乳年百餘歲乃卒）才高命世不拘常禮仍以穆年耆舊德劭朝集有大事就第詢訪美湯公薛威（美陽古縣名漢晉屬扶風五代志不見薛已省）名封酈之耳綿之子也少有令名周晉公護欲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中爲叔父所逼卒不獲辭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除稍伯下大夫皆辭疾不拜宣帝就除開府儀同大將軍隋主爲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爲邳公以威襲爵　丁丑隋以晉王廣爲幷州總管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鎮廣陵（考異曰隋書今從陳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鎮廬江（廣陵爲吳州仍舊也五代志廬江郡梁置南豫州又改合州開皇初改和州仍舊梁之南豫合州治合肥東五十里陳改治合肥西北九十里隋改合州仍舊名也廬江在合肥西北九十里既徙治合肥而名也廬江故以廬名州）　隋主堅有幷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熲薦吳兵以上柱國賀若弼行基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穎荒凶札則不徵其賦又有市門之稅　既而歎曰今所爲者譬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隋主隋主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隋主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隋主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隋主前不去隋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隋主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安定梁毗以威兼領五職安繁繚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隋主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何遽迫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主深然之高熲深避僻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隋主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敗日隋主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推舉吾開進賢受上賞甫可使之去官命熲復位熲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隋主無不與之謀議納言度支尚書歲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制

華州刺史張賓等謀亂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廣有寵於隋主私謂太子曰貴欲撓亂殿下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隋主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賓公卿奏二人皆罪誠除名爲民也隋主仁慈且言上儀表非人臣之相由是大被知遇常在幕府　庚子隋詔前代品爵皆依舊不降

丁未梁主巖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　夏四月辛巳隋大赦戊戌悉放太常散樂爲民仍禁雜戲後齊之季有散樂周天元鄧位悉徵詣長安隸太常隋令放之　散騎常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瑗聘于周鼎叡之孫也辛丑至長安隋已受禪隋主致之介國　隋主堅召汾州刺史韋沖爲兼散騎常侍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後周改爲汾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故胡千餘人在塗亡叛隋主召沖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沖爲兼散騎常侍韋沖之所致赴長城之役沖奮之也事見一百六十七卷高

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沖爲兼散騎常侍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故胡千餘人在塗亡叛隋主召沖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沖爲兼散騎常侍韋沖之所致赴長城之役沖奮之也　庚辰梁主巖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　夏四月辛巳隋大赦戊戌悉放太常散樂爲民仍禁雜戲後齊之季有散樂周天元鄧位悉徵詣長安隸太常隋令放之　散騎常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瑗聘于周鼎叡之孫也辛丑至長安隋已受禪隋主致之介國　隋主堅召汾州刺史韋沖爲兼散騎常侍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故胡千餘人在塗亡叛隋主召沖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沖爲兼散騎常侍韋沖之所致赴長城之役沖奮之也　庚辰梁主巖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　夏四月辛巳隋大赦戊戌悉放太常散樂爲民仍禁雜戲後齊之季有散樂周天元鄧位悉徵詣長安隸太常隋令放之　散騎常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瑗聘于周鼎叡之孫也辛丑至長安隋已受禪隋主致之介國　隋主堅召汾州刺史韋沖爲兼散騎常侍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故胡千餘人在塗亡叛隋主召沖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沖爲兼散騎常侍韋沖之所致赴長城之役沖奮之也

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沖爲兼散騎常侍韋沖之所致赴長城之役沖奮之也　庚辰梁主巖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　夏四月辛巳隋大赦戊戌悉放太常散樂爲民仍禁雜戲後齊之季有散樂周天元鄧位悉徵詣長安隸太常隋令放之　散騎常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瑗聘于周鼎叡之孫也辛丑至長安隋已受禪隋主致之介國　隋主堅召汾州刺史韋沖爲兼散騎常侍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故胡千餘人在塗亡叛隋主召沖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沖爲兼散騎常侍韋沖之所致赴長城之役沖奮之也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鄯州西魏改爲西都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建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堅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帥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歷盛言有代周千餘里中有小山應時謂之龍駒島仔斯篤計吐谷渾震驚其名王三十人各帥所部降隨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爲鄯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幽州西魏改爲宜州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　酋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右衛將軍九江周羅睺攻隋胡墅拔之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　隋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猶還奏稱蜀

德故也戎服以黃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白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齊黃袍

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鑄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民間便之　隋鄭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譯自以被疎呼道士醮章祈福道士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贊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請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果麪餌幣物歷祝天皇太乙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爲醮爲婢所告以爲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爲惡司所劾由是除名隋主堅下詔曰譯若置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所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復授開府隆州刺史　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堅命高熲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牛弘更令裴政等太子率更令魏晉之制主宮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隋制掌伎樂編刻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同

修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轅及鞭法梁制有制鞭法鞭當臏凡三等之差創鞭生革康成法鞭生革去節常鞭熟韌不去節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厚長二寸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千里至三千里按隋志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居作二年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應住居作者三流俱設等加三十　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徒刑有一年有一年半有二年有二年半有三年　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議即用議人議之科則請者八百入議之減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罪皆例減一等若犯公罪者皆以銅贖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從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罪從過九年者流二千里五額外官及庶人有財者贖銅各有差其以金銀錢絹贖者各以金銀錢絹十匹準銅一斤其以銅贖者銅一斤爲錢千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笞一十贖銅六斤每等則加六斤二十贖銅百斤笞二十贖銅百二十斤加

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隋主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亦無之然隋主慈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成衣領窄內亦無之然隋主慈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隋主外家呂氏濟南人五代志齊郡歷城縣舊置濟南郡案微賤齊亡以來隋主求訪不知所在及卽位始求得舅子呂永吉追贈外祖雙周爲太尉封齊郡公以永吉襲爵永吉從父道貴性頑駿言詞鄙賊隋主厚加供給而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爲濟南太守後郡廢終於家　壬辰隋主堅如岐州岐州刺史安定梁彥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傘以厲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爲天下最

隋主聞之免彥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五代志趙郡大陸舊曰廣阿置殷州及南趙郡後改南趙郡改州爲趙州彥光自請復爲相州隋主許之豪猾聞彥光再來皆嗤之彥光至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勸鄙悉及舉秀才祖道於郊以財物資之於是風化大變吏民感悅無復訟者時又有相州刺史陳留樊叔略有異政隋主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徵拜司農卿新豐令房恭懿自漢政爲三輔之最隋主賜以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隋主見恭懿必呼至榻前咨以治民之術累遷德州司馬五代志平原郡開皇九年置德州　隋主謂酅州朝集使曰隋志每元會諸州悉遣使

赴京師朝集謂之朝集使房恭懿志存隱恤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違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賚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爲海州刺史海州東海郡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十一月丁卯隋遣兼散騎侍郎鄭撝來聘　己巳有流星聲如雷光燭於地　十二月辛巳彗星見　庚子隋主堅還長安　隋隆州刺史鄭譯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于醴泉宮隋主堅賜宴甚歡因謂譯曰朕退已久情相矜憫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隋主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隋主使李德林立作詔誓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荅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隋主大笑　廣州刺史馬靖廣州治番禺得嶺表人心兵甲精銳數有戰功朝廷疑之遣吏部侍郎蕭引觀察其政績還奏稱靖撫納夷越甚得物情隋主悅賜靖金一斤銀一百斤錢十萬布絹各百匹　靖卽遣子弟入質　是歲隋主詔增諸州調一年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隨風而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隋主堅以周秦州總管宇文孝伯徐州總管王軌忠而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因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猶在我豈無措手處也　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褐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事見一百七十一卷大建四年我死汝曹當避大邏便大邏便者木杆之子也佗曰突厥以勇健者爲大邏便酒器也突厥以其母賤眾不服褐邏毋貴突厥素重之攝國政後主謂國人曰若立邏褐者我當帥兄弟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突撕

謝安墓棄去其柩以葬其母初喪之日僞爲哀毀自稱刺血寫經未及十日即墾餠烹肥日進甘膳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爲尤不軌浸淫上聞上素愛之不繩之以法但貰讓而已既而入爲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閤省閤隔中書尚書二省　執事者能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或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諄]新安王伯固以譖譖譴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伯固懼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旺太建十四年[隋煬堅開皇二年梁萧巋天保二十一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劒以進[朝服帶劒以爲儀飾非求其適用故爲木劒]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拥剉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於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媼吳氏自後擊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媼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幘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冀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竝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

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謨送其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必以公爲台輔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喪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臧溫譚麒麟詣摩訶摩訶執以送壓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龐妾七人於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六朝[福建泉航漳滙而處者非一處當朱雀門者爲大航當東府門者爲小航]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壓匾所邏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匿仆陳仲華就斬其首[軍行摩便於被馬壓幹壯偉者乘馬居前以壯軍容謂之馬容]伯固爲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竝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韋謨及前衛陽內史彭嵩[衡山縣舊置衡陽郡陳爲王國故置內史]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

之子也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辛酉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幷州以齊王暕爲尚書令鎮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尚書令隋主堅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涖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選貞良有才望者爲之僚佐以驃州刺史王韶爲幷省右僕射鴻臚卿趙郡李雄爲兵部尚書左武衛將軍卿方李徹總管王府單事兵部尚書元巖爲益州總管府長史王韶李雄元巖俱有骨鯁名李徹前朝舊將剛毅有器幹故用之初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遊雄倜儻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將如幷省隋主謂雄曰

吾兒吏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令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會
王廣實窮池起三山詔自鎖而諫廣謝而罷之獨王秀性好奢侈
嘗欲取獵口以爲閱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屢皆不奉教排
閤切諫秀輒謝而止二王憚嚴爲人每事酌而後行不敢違法
度隋主聞而嘗之又置河南道行臺於洛州以秦王俊爲尚書令
洛州刺史領關東兵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
興王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事舍人乙丑
尊皇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創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
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扁丁卯封皇弟叔重爲始
興王奉昭烈王祀　隋元壁山出漢口漢水名上開府儀同

三司鄧孝儒將卒四千攻甑山鎮將軍陸綸以舟師救之爲孝儒
所敗漫口甑山沌陽守將皆棄城走　漫水記自漫口入二百里得
之北五代志河陽郡漢陽縣有沌水　戊辰遣使請和於隋歸其胡
墅　己巳立妃沈氏爲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爲尋陽王叔慎爲
岳陽王叔達爲義陽王叔熊爲巴山王叔虔爲武昌王　宣帝第子
仕於唐　隋高類奏禮不伐喪　晉秋公羊傳襄公十九年晉士匄
者何善辭也何善辭也二月己丑隋主堅詔類等班師　癸巳葬孝宣
皇帝於顯陵廟號高宗　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
既掌機密頗作威福多所譴黜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
言諷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而靡上欲用侍
士風者別待遇之仕周爲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
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峯荊楚

兵二萬東伐自宛葉趨襄城所過秋豪無犯所部都督輒入民村
刨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開皇初翼入朝隋主堅降榻
握手極歡至是卒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
名終　甲子隋更命傅國璽曰受命璽六月甲申隋遣使來弔
乙酉隋上柱國李充敗突厥於馬邑（馬邑朔州治所大業初改馬邑縣爲善陽縣）突厥
又寇蘭州（五代志金城郡開皇初置蘭州總管府）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
峩山（無神木曰峩○峩音該）　隋主堅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異納
言蘇威勸隋主遷都隋主以初受命難之夜與威及高熲其議明
旦通直散騎侍季才奏曰臣仰觀乾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
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冬十月癸酉隋
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咸陽在長安西北隋渭水北）　十二月丙子隋命
新都曰大興城　乙酉隋遣沁源公虔慶則屯宏化以備突厥（五代

遷都隋主省表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無不
可矣丙申詔高熲等創造新都於龍首山（三秦記龍首山長六十
餘高二十丈尾瀕下可六七丈色赤初傳有黑龍從前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行成迹）　以太子左庶子宇文
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晉志太子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隋分置門下坊左庶子二人與
者監領營新都事）　愷忻之弟也禮家世武將諸兄竝以弓馬自
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爲名公子　辛卯隋以
上開府儀同朱敞爲徐州總管敞彥伯之子也彥伯被誅時彥伯見一百九
五十五卷中大通四年　敞年十二自竇而走至於大街見兒童戲者敞解
所著綺縠金翠之服易衣而逝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
去比究問乃知其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媼
跪而牀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愈急

跡且至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留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臨前
高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廢下泫然而歎曰吾
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閉行微服西歸於長安周太
祖見而禮之歷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靈壽縣公於是
迎長孫氏歸家原貲給之隋主受禪改封滎城郡公及在徐州政
號嚴明吏人懼之　秋七月辛未大赦　是月自建康至荊州江
水色赤如血　六月癸未夜天有聲如風雨相激乙酉夜又如之
九月丙午設無導大會於太極殿（導與導同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
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冬十月癸酉隋
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咸陽在長安西北隋渭水北）　十二月丙子隋命
新都曰大興城　乙酉隋遣沁源公虔慶則屯宏化以備突厥（五代

志上黨郡有沁源縣後魏置宏化郡治合水開皇六年罷慶州）　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
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周槃當在宏化縣界沙鉢略有衆十餘萬帳中
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爲虜所衝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
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
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創遍中者二其戰士死者
什八九詔以長儒爲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
泊（乙弗泊當在鄯州之西）　鄯州總管叱列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
皆爲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
金城上郡宏化延安六畜咸盡木硤石門兩關皆在宏化郡平高
縣界天水上郡皆古郡天水則秦
州上邽則隸州也延安郡後
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爲延州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
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

其牙錢物之先本匈奴苗裔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崑山谷往往不絕至北齊之南雖姓氏不同總謂之鐵勒　沙鉢略懼迴兵出塞　隋主堅既立待遇梁主蠻禮恩澤厚甚蔵納梁主女爲晉王妃蠻又欲以其子琮尚蘭陵公主由是寵江陵總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長城公上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也在位六年爲隋所滅改元二至德四禎明二

至德元年　隋楊堅開皇三年後梁主蕭巋卒子琮嗣改元二至德四禎明二　春正月庚子隋將久新都大赦　壬寅大赦改元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聰叔堅而有寵於上上乃卽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以詞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　癸卯立皇子深爲始安王　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癸酉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於隋　突厥寇隋北邊　三月丙辰隋遷於新都考異曰隋食貨志正月入新宮今從帝紀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每歲十二番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後周之制民年十八成丁今增三歲每歲十二番則三十日役今減爲二十日調絹減半　閏末權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周末官制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鹽則河東鹽池井鹽則蜀中鹽處處有之祕書監牛宏上表以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書肇乎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宏宣教導開通古今揚于王庭肆于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揚言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略懼迴兵出塞　隋主堅既立待遇梁主蠻禮恩澤厚甚蔵納梁主女爲晉王妃蠻又欲以其子琮尚蘭陵公主由是寵江陵總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長城公上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也在位六年爲隋所滅改元二至德四禎明二

至德元年　隋楊堅開皇三年後梁主蕭巋卒子琮嗣改元二至德四禎明二　春正月庚子隋將久新都大赦　壬寅大赦改元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聰叔堅而有寵於上上乃卽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以詞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　癸卯立皇子深爲始安王　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癸酉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於隋　突厥寇隋北邊　三月丙辰隋遷於新都考異曰隋食貨志正月入新宮今從帝紀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每歲十二番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後周之制民年十八成丁今增三歲每歲十二番則三十日役今減爲二十日調絹減半　閏末權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周末官制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鹽則河東鹽池井鹽則蜀中鹽處處有之祕書監牛宏上表以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書肇乎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宏宣教導開通古今揚于王庭肆于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揚言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略懼迴兵出塞　隋主堅既立待遇梁主蠻禮恩澤厚甚蔵納梁主女爲晉王妃蠻又欲以其子琮尚蘭陵公主由是寵江陵總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長城公上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也在位六年爲隋所滅改元二至德四禎明二

至德元年　隋楊堅開皇三年後梁主蕭巋卒子琮嗣改元二至德四禎明二　春正月庚子隋將久新都大赦　壬寅大赦改元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聰叔堅而有寵於上上乃卽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以詞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　癸卯立皇子深爲始安王　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癸酉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於隋　突厥寇隋北邊　三月丙辰隋遷於新都考異曰隋食貨志正月入新宮今從帝紀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每歲十二番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後周之制民年十八成丁今增三歲每歲十二番則三十日役今減爲二十日調絹減半　閏末權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周末官制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鹽則河東鹽池井鹽則蜀中鹽處處有之祕書監牛宏上表以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書肇乎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宏宣教導開通古今揚于王庭肆于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揚言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略懼迴兵出塞　隋主堅既立待遇梁主蠻禮恩澤厚甚蔵納梁主女爲晉王妃蠻又欲以其子琮尚蘭陵公主由是寵江陵總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長城公上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也在位六年爲隋所滅改元二至德四禎明二

至德元年　隋楊堅開皇三年後梁主蕭巋卒子琮嗣改元二至德四禎明二　春正月庚子隋將久新都大赦　壬寅大赦改元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聰叔堅而有寵於上上乃卽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以詞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　癸卯立皇子深爲始安王　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癸酉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於隋　突厥寇隋北邊　三月丙辰隋遷於新都考異曰隋食貨志正月入新宮今從帝紀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每歲十二番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後周之制民年十八成丁今增三歲每歲十二番則三十日役今減爲二十日調絹減半　閏末權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周末官制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鹽則河東鹽池井鹽則蜀中鹽處處有之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舊新簿雖古文舊篇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以恢宏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排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關乎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書經籍雖遭兵火其文

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
籍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殲萃於繹
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
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
車未息保定之始晉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
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
三萬餘卷所益晉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
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
方圖譜之說猶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以後迄於當今年踰千
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功無與二
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

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云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
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爲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
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
縱有知者多懷悋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則異典必臻
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矣隋主從之丁巳詔購求遺書於
天下每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臨洮洮
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汶州總管梁遠擊走之又寇廓州州兵
擊走之（汶山郡後周置汶州宋白曰晉置廣陽縣於北州汶山縣西北五十里今不詳其遷所後周又立廣陽縣於石龍山西六十里至隋廣陽縣今縣也又置汶州此縣治此隋改曰州治汶河郡周置廓州）　壬申隋以尚書右僕射
甚厥數爲隋寇隋主堅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處俱通二國周人取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
憚周交之厚謂周意輕重國遂安危進竝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
之防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貿
爲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而不有朕以爲厚斂兆庶
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
用有餘因入減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
成策在心凶醜恐閣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
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斯蓋上天所忿驅就
齊斧（齊讀曰齋言齋戒而授斧鉞於將帥一讀曰資應劭曰利斧也）敬選將治兵贏糧聚甲義士
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但荒遐之表文軌
所棄得其地不可以居得其民不忍皆殺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
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常勞

潤橋之拜（匈奴遣子入侍及來朝渭橋拜見漢宣帝紀）　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
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自馬邑出塞也）己卯
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白道在長城北有白道嶺白道縣）　李充言於爽曰突厥
狃於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
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
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爲糧加以疾疫死者
甚眾幽州總管陰壽帥步騎十萬出盧龍塞聘高寶寧求救
於突厥突厥方禦隋師不能救庚辰寶寧棄城奔磧北薁龍諸縣
悉平壽設重賞以購寶寧又遣人離其腹心寶寧奔契丹爲其麾
下所殺（高寶寧自稱末孫　黃龍至是敗滅）　己丑鄖州城主張子讓遣使請降於
隋（鄖州治江夏）　隋主堅以和好不納　辛卯隋主堅遣兼散騎常侍聘

舒兼通直散騎常侍王劭來聘劭松年之子也　癸巳隋主堅大
雪　甲午突厥遣使入見于隋　隋改度支尚書爲民部都官尚
書爲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
廢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
突厥於摩那度口　乙巳梁太子琮入朝於隋賀遲都　辛酉隋
主堅祀方澤　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
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
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滂雨軍乃復振
于是進擊阿波敗之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
歲坐事配燉煌爲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
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

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
晟時在榮定軍中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
纔入遂卽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
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孽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
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阿波建牙在斯關之北）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
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
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彊此爲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
其戮辱耶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
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鋒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
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

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歲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强又
有貢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
沙鉢略從弟地勒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
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堅皆不許　六月庚辰
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

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廣宗古縣五轉戰十餘月代志屬清河郡）
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頹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
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
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樵遇敵死亡略盡及明猶還城者尙
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
者封爲特勒（特勒突厥達官）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

今日效命以謝國家汝輩死且可降賊无使散走努力還鄉若
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禀英果
有謀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尙小拜爵
之日親族賀之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崇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小
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及是果
死王事秋七月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播爲幽州總管命李崇子敏
襲爵敏娶梁平公主之女娥英詔假一品羽儀禮如尙隋主女既
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壻當爲爾求柱國
若餘官汝慎勿謝及進見隋主親御簪簪遣敏歌舞既而大悅謂
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隋主因授以儀同及開府皆不
謝隋主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於其壻而惜之乎今授汝柱

國敏乃拜而蹈舞　八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考異曰隋紀作七月丁卯蓋愚差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爲司空實奪之權　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出甯州道內史監處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五代志平原州　九月癸丑隋大赦　冬十月甲戌隋廢河南道行臺省以秦王俊爲秦州總管隴右諸州悉隸焉　丁酉立皇弟叔平爲湘東王叔敖爲臨賀王叔宣爲陽山王叔穆爲西陽王　戊戌侍中建昌侯徐陵卒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惠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爲人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

邑邑戶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壽致之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者其周急如此　癸丑立皇弟叔儉爲安南王叔澄爲南郡王叔興爲沅陵王叔韶爲岳山王叔純爲新興王五代志始安郡賀郡熙平郡桂陽縣梁置陽山郡永安郡黃岡縣置西陽郡巴陵郡華容縣舊曰安南置安南郡沅陵縣置沅陵郡信安郡新興縣梁置新興郡岳山郡岡縣置岳山郡巴陵一名天岳山岳山蓋卽巴陵　十一月遣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彥聘于隋帝聞隋主堅狀貌異人使彥畫像而歸

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黃雜色隆隆若雷聲　隋以上柱國竇榮定爲右武衛大將軍榮定妻隋主堅姊安成公主也隋主欲以榮定爲三公辭曰衛霍梁鄧若少自貶損不至覆宗隋主乃止　隋主以李穆功大詔曰決勝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隋禮部尚書牛宏請立明堂隋主堅以時事草創不許

隋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滿萬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蘇威牛宏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日省例二日禁三日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雖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隋主堅以長安倉廩尚虛是歲詔西自蒲

陝東至衛汴河東郡蒲州恒農郡陝州
敎洛管汴汾晉蔚絳
懷衛相凡十三州　水次十三州蔡丁運米華陝
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五代志京兆郡鄭後魏置東
雍州并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轉相灌輸
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水運曰漕渭東自商谷關以東州
後周改爲汾州晉州
臨汾郡舊平陽郡也　時隋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誓侍御
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興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
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五代志梁
郡睢陽縣
杞州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趙州時
治廣阿閭于職務政由
疆小賄賂公行百姓咨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今人猶呼
割稻爲殺
餘種穢良田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涖衆非其所解如
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漢置刺史掌刺舉
郡縣吏故云然　所損殊

大隋主善之干子寬免隋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
宏德封應國公申牒請載戟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棄
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有門外既設內閤又
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服或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
碎上疏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爲叢脞是謂欽明書元首
叢脞細碎煩大也脞小也堯典曰放勳欽明文思舜任五臣號咎四岳垂拱
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
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開奏過多乃至營造
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
分未寢動以文簿爲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
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實成所司則聖體靈無疆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陳紀十　起至德二年盡禎明二年凡五年

長城公下

甲辰　至德二年　隋楊堅歸皇四年後梁　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　己巳隋主堅享太廟辛未祀南郊　壬申梁主蕭入朝于隋服通天冠絳紗袍北面受郊勞及入見於大興殿隋主堅服通天冠絳紗袍梁主服遠遊冠朝服君臣竝拜通天冠絳紗袍天子之服也殿於隋而未至純於臣也冠遠遊朝服諸王見天子之服也入見於大興殿純於臣矣大興殿晴新都正殿也唐爲西內太極殿遠遊冠絳紗袍北面以受郊勞示臣天子之服北面以受郊勞示臣冠絳紗袍天子之服也入見於大興殿純於臣矣大興殿晴新都正殿也唐爲西內太極殿遠遊冠絳紗袍君臣竝拜非禮也　賜縑萬匹珍玩稱是　隋前舉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等遊甲子元歷成甲子元歷其要以上元甲子己巳已來至開皇四年歲在甲辰積算起　癸巳大赦　二月乙巳隋主堅餞梁主蕭於灞上　突厥酥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庚戌隋主堅如隴州五代志扶風汧源縣西魏置隴東郡及東秦州後改隴州　突厥達頭可汗請降於隋考異曰隋帝紀云突厥阿史那彌俟斤　夏四月庚子隋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爲右僕射　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北谷渾時發河西五州兵擊北谷渾蓋梁甘凉鄯廓也殺男女萬餘口二句而遺脫隋主堅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堅也說文曰小障也一曰庫也城也通俗文營居曰塢命子幹勒民爲堡堡小城也仍營田積穀子幹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後爲原州刺史卒　壬寅隋上大將軍梁士彥擊北谷渾破之　隋主堅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堅也說文曰小障也一曰庫也城也通俗文營居曰塢命子幹勒民爲堡堡小城也仍營田積穀子幹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後爲原州刺史卒　壬寅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北谷渾時發河西五州兵擊北谷渾蓋梁甘凉鄯廓也殺男女萬餘口二句而遺脫隋主堅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堅也說文曰小障也一曰庫也城也通俗文營居曰塢命子幹勒民爲堡堡小城也仍營田積穀子幹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後爲原州刺史卒　壬寅隋上大將軍梁士彥

滯每親巡農訪求民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惟嘗飲水而已及去職後吏民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隋主堅初爲相國百官皆勸進箴曰以世爲周臣獨不旬署箴時人皆高其節　乙卯隋主堅以世爲周臣獨不旬署箴時人皆高其節　乙卯將軍夏侯苗請降于隋隋主堅以通和不納　九月甲戌隋主堅以關中饑行如洛陽　隋主堅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五經之外悉令焚除其有上書奏事者皆以質樸爲先於是海內化之　周內史上大夫宇文孝伯卒孝伯博學有才辯明習故事朝廷每有大議孝伯輒引古今證成其義甚爲當時所重　隋主堅以關中饑行如洛陽　隋主堅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五經之外悉令焚除其有上書奏事者皆以質樸爲先於是海內化之　周內史上大夫宇文孝伯卒孝伯博學有才辯明習故事朝廷每有大議孝伯輒引古今證成其義甚爲當時所重　隋主堅以關中饑行如洛陽　隋主堅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五經之外悉令焚除其有上書奏事者皆以質樸爲先於是海內化之　周內史上大夫宇文孝伯卒孝伯博學有才辯明習故事朝廷每有大議孝伯輒引古今證成其義甚爲當時所重

薛上書曰魏之三祖三祖謂曹操子孫崇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彫蟲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猶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彫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搜羅士襍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實遊總丱鄉元日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多集會司者詩髮也丱幼稚也○丱古患切十甲子也先製五言至如羣皇舜禹之典伊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做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乘大聖之軌模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師仁孝之行者撰落私門不加收斂干輕薄之藝者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刺史縣令未遵風教採私情而不存公道也請普加采察有如此者送臺推劾又上言士大夫務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詩前後所奏頗示四方　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爲隋所敗

乃請和親十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隋主堅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賀乘之隋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雨境雖殊情戰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是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彼此有何異也隋主復書曰大隋大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意意既爲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常使之外令特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亟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于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翻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崇何不敬婿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突厥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日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闕沙達曰頡利發曰通干皆達官也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藏於首既而大恥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爲大隋

來聘道衡奏以爲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貢以稱藩隋主戒道衡曰朕且含養晉之度外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附錄道衡在陳嘗爲人曰詩云入春纔七日籬落已二年陳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房解作詩及云人語落應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丙寅大赦　是歲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窗牖壁帶縣櫚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釋名曰窗聰也於內見外之聰明也牖亦窗也說文牖穿壁以木爲交窗壁帶壁中橫木施圓者賦金紅衛壁是爲列綺窗註曰以黃金爲紅其中衛壁納之於壁帶爲行列櫺檻卯鏡也施於前後兩楹之間下不至地檻下階際者也施於牖下階際者皆所以憑也施於窗牖之間者曰櫺）飾以金玉開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輕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麗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並有寵（案御覽貴妃貴嬪貴人是爲三夫人金章紫綬八十首佩于玉虎頭鞶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是爲九嬪金章紫綬八十首虎頭鞶佩采綬上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五職位亞九嬪銀印珪紐艾綬虎頭鞶美人才人良人三職散位銅印黑綬虎頭鞶　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考異曰平陳記云張貴妃等八人夾坐江總等十人預宴先令八婦人學采歲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稽緩則罰酒今從陳書南史）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遊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五代志後主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堂等曲與宰臣製其歌詞務使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臨春閣之製也）其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大抵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時有通宿隋主戒道衡曰卿且含養晉之度外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道衡常侍陳暄者慶之之子也亦與狎客之列性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言不顧上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爲病而撤弄轉甚帝稍不能容後遂捋艾爲帽加于其首火以熏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督聞于外而弗之釋曾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投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敕之遣次之慾伏待刑憲上素重莊意稍解敕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暄文才俊逸而嗜酒無節操編歷王公門沈湎謔浪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戒之致書于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與陳吾飲酒過進吾有此好五十餘年皆吳圖張長公亦稱吠嗜吾兒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于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汝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于地下汝欲笑吾所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問斯言

王湛能元清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謂太原之氣潘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杜病殘年產不異于顏原名未動于卿楫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昔周伯仁度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江路議有書酒銷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鄙吾塵馬侍中之門陷於武陵之第爾布朝野自言焦悴邱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沒身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清眼不識盃鐘吾口不辨鄧杓汝等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正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遂能精邵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龍愛嬪侍兒生叔寶及長七尺餘黑如漆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閒暇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仰視曰瞻正視曰視斜視曰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造祥祀於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意於政

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憑（憑或作馮）輒置諸坐側坐倦則（則或作身）曲肱以隱之　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寶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言出命不出於宮由中嗇而施也）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孔張謂孔貴嬪張貴妃也）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則徐哲暨慧景等（暨音夏）云有吏能

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爲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鹽制軍人士人竝無關市之稅上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恆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竝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梁制太市令屬太府卿統六百石尚書金倉都令史金部倉部都令史也梁制尚書都令史視奉朝請）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纖毫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爲知人尤見親重小大眾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長範亦以爲然司馬申復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

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瓦解

隋齊州別駕洛陽趙軌治有能名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竟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誡在州四年考績連最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

啟入朝父老相送者各賜酒別爲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後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吏民聞之莫不改勵

己巳至德三年（隋煬帝開皇五年後梁春正月戊午朔天保二十四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隋主堅命議部尚書牛宏修五禮勒成百卷戊辰詔行新禮　三月戊午隋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豐州刺史章

大寶昭達之子也五代志建安郡陳置閩州後又置豐州）在州貪縱朝廷以太僕卿李罕代之罕將至辛酉大寶襲殺罕舉兵反（隋王柱國鄖公王誼與隋主堅有隙其子襃尚隋主女蘭陵公主襃孝恭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之曰夫婦人倫攸始喪紀人道至大故鑽燧改火賁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其忘哀之早誼爵位已重而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待之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自言名應圖讖相表當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壬寅賜誼死　夏四月戊申隋主還長安　章大寶遣其將楊通攻建安不克以此觀之陳之將帥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長範亦以爲然司馬申復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三族　隋民部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

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堅從之五月甲申初詔郡縣置義倉百里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平儉之子也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承周制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六十者爲老山東承北齊之弊政戶口租調姦僞尤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以驗老小之實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隋顏新令編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裁外計里正比閭正爲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又以民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請爲輸籍定樣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月縣令巡民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隋主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輸長安者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　隋員外散騎侍郎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上表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順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昔時行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用之相續不絕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是車輞令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炭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補益甚大隋主從之劭太原人也沈默好讀書尚採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遍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阿波浸强東距都斤西逾金山軀兹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伊吾之地吐魯番哈實土魯番之盛突厥所置酋帥號西突厥突厥自号分爲東西）隋主堅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波以撫之秋七月庚申遣散騎常侍王話等聘于隋　突厥沙鉢略既爲世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故北魏長城下倚隋爲援）隋主堅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隋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威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雖削衽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鬬國同心無不銜荷遣其子郊廟嘗頒遠近凡陽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眞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九月將軍湛

文徹侵隋和州隋儀同三司費寶首擊擒之　丙子隋遣兼散騎常侍李若等來聘　冬十月壬辰隋以上柱國楊素爲信州總管庫合眞入朝（考異曰隋突厥聘作庫合眞今從帝紀）八月丙戌庫合眞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諸告

初傅縡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卽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侍郎參掌平慕容氏之制縡性木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上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禮毎媚泾昏之鬼小

人在側臣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纨廢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殭尸蔽野貨賄公行府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瞽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緯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臣者李善慶鴆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緯言及之（周舒緯死有驍虬屬尾來上靈林當前受祭酹夫兩後來者百餘日晡時有雹）

指　甲午十一月辛巳大赦　是歲梁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公安梁荊州治所）隋主堅徵梁主琮叔父太尉岳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留江陵總管以監之梁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荊州刺史宜黃侯巖紀宜黃古縣吳立屬臨川郡隋并省　謀泄梁主殺之　隋主堅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築武築長

城東距河西至綏州五代志屬離石郡縣歷七百里以遏胡寇

丙申至德四年（隋楊堅開皇六年後梁蕭琮通元年）春正月梁改元廣運　甲子薨（周舒緯死有驍虬屬尾來上靈林當前受祭酹夫兩後來者百餘日晡時有雹）

丙申立皇弟叔謨為巴東王叔顯為臨江王叔坦為新會王叔隆為新甯王（五代志屬陽郡長江縣陳為臨江郡南齊置新甯郡　庚子皇太子隋主堅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效近代帝王傳位於子自求逸樂者哉　夏四月乙亥遣兼散騎常侍周磻等聘於隋　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為會稽王　秋七月乙丑隋新都雨毛如馬鬣尾長者二尺餘短者六七寸　八月隋遣散騎常侍裴豪等來聘　戊申隋申明公李穆卒葬以殊禮　閏月丁卯隋太子勇鎮洛陽　隋上柱國郯公梁士彥之討尉遲迥也所當必破代迥為相州刺史隋主堅意之召還長安上柱國杞公宇文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亦忌之以譴去官

與莊國舒公劉昉皆被疎遠閑居無事頗懷怨望數相往來陰謀不軌忻欲使士彥於蒲州起兵（蒲州蒲坂河津之要去長安三百餘里）己為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彥為晉州刺史欲覘其意士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三司辟摩兒為長史隋主亦許之後與公卿朝謁隋主令左右執士彥忻昉於行閒詰之士彥初猶不伏捕辟摩兒適至命之庭對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虎要須成斑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丙子士彥忻昉皆伏誅叔姪兄弟免死除名九月辛巳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誡　冬十月己酉隋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為禮部尚書隋主堅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

綱貢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隋主善之而不能從癸丑隋置山南道行臺於襄州（襄州治襄陽其地在長安南山之南）以秦王俊爲尚書令俊妃崔氏生男隋主賞賚須賜羣官直祕書內省博陵李文博曰實嗣之設功過所存今王妃生男於勢官何事乃妄受賞也聞者愧之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于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特爲辭道衡所知恆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幷察己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卽抄掇記錄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及直祕閣內省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遍賓客恆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癸亥以尚書僕射江揔爲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佃爲僕射　十一月己卯大赦　吐谷渾

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夸呂隋書吐谷渾傳作呂夸）　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于隋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堅不許太子謀洩爲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爲太子（鄯州刺史杜粲五代志臨洮郡鹽川縣後周置鄯州宋白曰秦州東北百里地山多重疊也）　請因其毀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鬼王訶復懼誅謀伽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其事卽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唯教鬼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迎兵馬助爲惡事鬼王訶乃止　安國入貢于隋其國在葱嶺之南代以女爲王女王夫不得與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

其俗婦人輕丈夫而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女王死則求死者族中之賢女而立之事阿脩羅神以人祭之祭畢入山祝之有鳥來集羣止破腹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占

丁未禎明元年（隋楊堅開皇七年是歲後梁亡）　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　癸巳隋主堅享太廟　乙未江南地震　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二月丁巳隋主堅朝日於東郊（五代志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蓋法不依二分於東西郊常以郊祭時且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議其損益假令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於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爲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合於古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爲壇如其郊有郎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婚媾如圜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爲壇於堙中婚媾禮如朝日春明門外爲壇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坎中爲堙每以秋分夕月性躰與周同）　遣兼騎散常侍

王亨聘于隋　以散騎常侍徐孝克爲都官尚書省中多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孝克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人咸以爲貞正所致孝克陵之弟也性至孝梁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饑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臧氏甚有容色孝克謂之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遍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賒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于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

於是歸俗更爲夫妻高宗嘉其操行除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啜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崧崧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崧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遵以遺母崧以實啟高宗嗟歎良久乃敕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後家居貧困母病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啜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隋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夏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揚州治廣陵山陽縣屬焉按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間而深廣之將以伐陳也）癸厥沙缽略可汗遣其子入貢于隋因請獵於恆代之間隋主堅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缽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缽略尋卒隋主爲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初

沙缽略以其子雍虞閭幡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遂可汗舍其子而立木杆木杆始其子而立佗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襲長（謂大邏便也雍虞閭又與沙缽略爲敵邏頭又從而助之也）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居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處羅侯竟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聚阿波阿波之眾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考異曰隋突厥傳前云沙缽略西擊阿波破擒之後又云處羅侯生擒阿波及生擒阿波長孫晟傳曰晟奏上阿波爲天所破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收拾亡散取之以獻按前云沙缽略後擒之擒蓋亨耳

處羅侯云當取以獻則是得否未可必隋安得預議其死生乎今從突厥傳後）上皆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貧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楊同兼通直散騎常侍崔儦來聘儦仲文之子也少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著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群言無所不通　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己卯隋雨石於武安滏陽開十餘里　秋七月己丑隋衛昭王爽卒　八月隋主堅徵梁主琮入朝梁主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

長安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鄉公崔宏度將兵戍江陵甲子至郡州（五代志巒陵郡梁鄉縣西魏置郡州又南鄰紫陵縣其城南面梁置郡州）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巖弟荊州刺史義興王瓚等恐宏度襲之乙丑遣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請降九月庚寅慧紀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嚴等驅文武男女十萬口來奔隋主問之廢梁國（梁敬帝紹泰元年後梁中宗即帝位更三主三十三年而亡）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安集遷民梁中宗世宗各給守冢十戶拜琮上柱國賜爵莒公　甲午大赦　五兵尚書領右軍將軍侍中定襄桓侯孫瑒卒瑒字德璉吳郡人也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事親以孝聞於諸弟比篤財物能散之親友及以王琳土地歸國朝廷待之甚厚瑒三朝秉心如一　上即位敬待彌深頻幸其第及著詩賦以述勳德

之美展君臣之意及卒上親題四十字於銘後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冬十月隋主堅如同州癸亥如蒲州　十一月丙子以蕭巖爲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瓛爲吳州刺史（五代志會稽郡梁置東揚州吳郡陳置吳州）　丁亥以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甲午隋主堅如馮翊親祠故社（隋主生於馮翊猶漢戊祀豐枌檢社之意）　戊還長安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隋主自同州救昔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還隋主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　初隋主堅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饋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吹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卽命班師遣使赴弔書僞姓名頓

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倍（謂兵既登岸後服大江士無反顧之心有必死之志其氣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無有儲積皆非城塞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竭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等乘平江南之策光州刺史高勱上表云陳叔寶肆其昏虐毒敎金陵數年以來荒悖滋甚牝鷄司旦昵近姦回何力役徒積脩千數彊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舉措沈

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顚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罪被戮天厭亂德妖賓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劍人肝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冬十月隋主堅如同州癸以祠天狗或自拾身以厭妖訛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駑駘請效鷹犬巍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滁方吳海等州（武昌陳爲郡隋平陳廢爲鄂縣江夏郡五代志斷春郡後齊置郢州江都郡後周改曰滁州六合縣後齊置秦州後周改曰方州江都郡本南兗州後周改曰吳州東海郡東魏海州更帖精兵（帖添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蜀郡若州巴東郡信州襄陽郡後齊置郢州南郡郡荊州竟陵郡沔陽郡後周改曰竟陵郡）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蜀江出三峽過南郡漢江過襄陽竟陵西瀰而二江合流國於東南者二江其上流也）　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斬口湓城置船水經注江水過夷陵東而至荊門虎可之門荊門之所不能遏行者苦之又出西陵峽而東歷荊門虎可之門荊門之下爲延洲又東過南郡而東右與油口油口公安也又東過長沙下湖縣北與湘水會謂爲洞庭而得巴陵又東至彭城磯磯北對隱磯夏首即夏口以夏水入江而得名隱原衰郢過夏首而西浮江水又東過蘄春縣與蘄水會謂之蘄口又東至尋陽得湓浦有湓城皆沿江要害之地也　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漢口卽夏口峽口西陵峽口）　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渡如擁眾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上江諸軍謂蜀江漢江順流東下之事也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秘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屬先於荊隱退還自帝起永安宮居之遂巴東有永安之名）　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

餘尺左右前後遣六拍竿竝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艨艟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宮稽首言陳有三可滅隋主問其狀曰大衣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辭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　時江南妖異特眾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酹之經三四年乃去朏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蔣山眾鳥鼓兩翼以拘鷹曰奈何帝奈何帝又建康城無故自壞大風拔朱雀門帝嘗夜中索飲忽變爲血坐牀頭而火起有狐入其牀下捕之不見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臨平湖在餘杭郡錢塘縣此湖常蓁塞故老相傳湖開則天下平　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

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閥閱競排訾之除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謂平嶺南百越之地也景仲載戢干戈鬱林張本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見一百七十五卷太建五年　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萊諂佞謟邪升之朝廷今强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卽日斬之

戊申隋煬帝開皇八年　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恪爲東陽王恬爲錢塘王　遣散騎常侍元旻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周羅睺將兵屯峽口伐隋峽州九江都江南之尋陽郡江州治所也夷陵東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後周改曰硤州三月

議量事嗜欲聰敏强記涉獵經史工書翰書還歲早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國七廟與帝俱入長安及帝崩后自爲哀辭文甚酸切隋煬帝每巡幸恆令從駕及煬帝被殺后自腹陵過江于毗陵次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　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爲吳郡王　己未隋置淮南行臺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帝遣乘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爲隋主褒美善心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六合本漢堂邑縣之地江左立秦郡及開皇初廢郡改開氏縣後周改合秦郡爲六合郡隋道行臺監軍俊出襄陽秦王俊以山南道行臺監軍初廢郡改開氏縣爲六合縣俊出襄陽今自襄陽出指漢口素出永安永安下三峽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荆州治江陵使劉仁恩出師會楊素東下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蘄州治蘄春使王世積出師會楊素東下蘄州治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江廬州治廬江使韓擒虎出師自横江度攻自橫江津　姑孰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吳州治江陵使賀若弼出廣陵自瓜洲渡江攻京口

農燕榮出東海東海郡海州青州治益都此蓋使燕榮以青州之師出朐山渡海以攻南沙也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亙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熲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爲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　有星孛於牽牛　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逐祖記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陳師誓眾　丙子立皇弟叔榮爲新昌王叔匡爲太原王　隋主堅如河東十二月庚子還長安　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爲突厥復讎張本　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辭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蔡脞奸佞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任蠻奴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頓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韶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後揚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昕許斤反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水經注江水過流頭灘又東逕古宕昌縣北又東逕狼尾灘其地猶在黃牛峽灘今夷陵郡宜都縣界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奪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

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邏明而至擊昕敗走悉俘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附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竝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眾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眾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瓛爲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江州治尋陽南徐州治京口皆緣江重鎮也　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鬬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粲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爲相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爲用無可任

者乃擢施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
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
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開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
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幷出金超二百
緣江上下以爲防備金超船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憲及驃騎將軍蕭
摩訶皆以爲然乃與文武群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
己廢其逃職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職此以出守藩方爲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
己得專權文慶與客卿時共掌機密客卿得專之俱言於朝曰必有議論不假
以爲然二人齎啟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
面陳但作文啟即爲通奏謂朝臣若必有所陳說不須面見陳主言之但文字來便爲聞達憲等
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開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于再三

文慶璽曰元會將遍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
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對曰如此
則聲聞鄰境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爲之遊說帝重違
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
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齊帥
謂梁嶷蕃紹秦元年徐嗣徽任約以齊帥襲建康據石頭太平元
年侯瑱破采石與齊蕭軌同入逼逼建康世祖天嘉元年齊將裴
伯球裴咨侍德郎王琳下燕湖古陂周師再來謂天嘉元年齊將孫瑒
盛智若敦入湘川臨海王光大元年宇文直元定助華皎皎皆敗
彼何爲者郭都官尚尋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
虜雖曾能飛度郭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崩若度
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
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是歲吐谷渾名

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堅曰普天之下皆是朕臣朕
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悖狂妻子懷怖竝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
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
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
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河南王移兹袁率隋主堅令其弟樹歸襲
統其眾　隋處士趙郡李士謙卒士謙髮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
會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瑒深爲嗟歎曰此兒吾家之
顏子也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李氏宗黨豪盛
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沈醉喧亂嘗集士謙所少長肅
然不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知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
自責曰何乃爲人所逺畏如此家富于財而躬處節儉每以振施

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舁尸赴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
財不均至相訟閱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等兄弟
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于
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慙嘗執盜粟者士謙慰
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嘗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歲惡儉
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于是
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焚契曰債了矣明年大熟爭來相償士
謙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饑士謙罄竭家貲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
萬計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或謂之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
陰德者正如耳鳴己獨聞之今我所作人皆知之何陰德之有語
談元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報應之說士謙諭之曰積善餘

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嗟辜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曰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鵑鳩袁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毋爲龜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瞽生爲蛇羊祜前身爲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是年終于家納郡十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曾不死而令李君死乎會葬者萬餘人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陳仁錫　參閱

後學吳郡談允厚　衍補

隋紀一　起開皇九年盡開皇十一年　隋開皇九年春正月庚子朔陳主叔寶朝會羣臣大赦四海以爲隋興改元開皇　隋以爲縣秦漢爲南郡晉屬義陽郡梁置後分置隨郡梁日隨州後入西魏魏忠從周太祖以功封隨國公子堅襲爵交州譯遂以隨爲國號又以周有不遵命處去之作隨以之訓走故也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鍾生子元壽後魏時爲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元孫忠從周太祖起義關西實生帝　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二開皇二十仁壽四

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叔寶朝會羣臣大赦四塞入人與皆辛酸陳主皆匿至晡時乃窮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

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瀆音木注滄日瀆）陳人覘之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徵人馬喧譟放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夜濟采石（橫江浦在和州界采石磯在今太平州北三十里對岸津渡處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張舜民日桃葉山在今江寧縣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被無所苦我自來接汝及是晉王廣軍于桃葉山果乘陳船而渡）丙寅陳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丙辰竝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

達竝爲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竝爲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陳南豫州治宣城時徙鎮姑孰孰白於此名白下縣散騎常侍泉文奏將兵鎮南譙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嚴論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閒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譙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牛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皋文奏敗遲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詹廣達之子世眞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衞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

十艘於白下遊奕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慢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竝進（京口於建康爲北姑孰於建康爲南）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曲阿本雲陽秦時人言其曲改曰曲阿）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毀其勢斷直道使阿曲改曰曲阿）其地在武進界（武進二縣之閒）弼分兵衝其衝恐三吳之兵入救建康（衝其衝也）陳主命司徒孫瑒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

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資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晉孝武帝建朱雀門上有兩銅雀前南大航謂之朱雀航）辛巳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將步騎二萬屯于新林（新林浦去今建康城二十里西直白鷺洲）弼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自九江（按班志豫章郡尋陽縣禹貢九江皆在南東合爲大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派之尋陽縣在今潯州界王世積以舟師自破陳將紀瑱於斷口（斷水入江之口）破陳將呂仲肅於漢口（漢水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斷口（斷水入江之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

弼縱煙以自隱竊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醬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告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縢以繩約物曰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眾軍隨後繼尋臣以死拒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眾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薄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

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遣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事見一百六十二卷太清三年）陳主不從下欄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憩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視穆曰景陽殿井在法寶寺或云白蓮閣下有小池面方丈（作圊脂痕一名圊井又名廁井）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此太子舍人也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初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

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至是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鬬壯士或問頒曰郎君來被陳國滅其社稷櫬讐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謂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耶請發其邱壠斲棺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首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鍤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冀陵剖棺見陳高祖鬚竝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冀骨而飲其灰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西階賓階也衰服藉草喪禮也）救書唁焉（弔生曰唁）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衣革履（具曰襲）

善心哭燕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郭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江夏陳郢州治所）秦王俊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按楊素傳忠肅屯峽亭正據江峽則岐亭在西陵峽口也考異曰隋書作呂仲肅南史作呂肅今從陳書）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級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謝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舍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藥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千人（蠻亦蠻也居巴中者曰巴蠻此水蠻之習於用舟者也）乘五牙四艘

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梁置信州於巴東西魏取之屯於安陽城）陳慧紀屯公安（公安陳荊州治所）慧紀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棲舸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巴州治巴陵）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睺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壬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走豫章諸郡行臺省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閒辭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夷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丙申制五百家爲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陳吳州刺史蕭巋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巋爲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蹤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順政郡鳴水縣西魏置落蹤縣及落蹤郡順政西魏之興州也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弈巋并軍拒述述築且至巋立柵於晉陵城東陽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戩與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巋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乘

城走璵以餘眾保包山包山在太湖中其地西北距吳縣百二十
十里土宜橘柚燕榮擊破之璵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
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璵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
下拜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
刺史岳陽王陳叔慎年十八性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

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與矣圍正理
在坐沈約志廬陵郡有遂興縣吳立以蒋山名州也晉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
見黃塵起黃塵污人衣皁莢相料理及王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
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
皁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羖羊角爲皁莢隋氏

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槥櫝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
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己亥帝幸
驪山驪山在新豐縣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于太廟陳叔寶及諸
王侯將相幷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
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殿庭拜廣爲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
元圭白璧丙辰帝坐廣陽門親廣陽門之觀闕也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
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
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
叔寶及其羣臣竝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

司馬消難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
篤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
免猶以舊恩引見尊卒於家嗣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愼
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廣陽門大興宮城正南門也唐六典曰
曰昭陽門唐武德元年改曰廣陽門開皇二年作仁壽元年改曰
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承天門冀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凡指
所聚之物曰積則去聲取物而積疊之則入聲遂於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
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宄其軍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
威德遠被臣前謂以突厥可汗爲侯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
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
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腎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
楊素爵爲越公以其子元感爲儀同三司元褒爲清河郡公賜物

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韓擒虎等凱旋入見於廣陽門內勞賜
公仍各加賜金寶又各賜陳叔寶一人爲妾賀若弼韓擒虎爭
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
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
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逐賊致令將士傷死甚多
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
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敢鬬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
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
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頻
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
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閒也帝從容命頻與賀若弼韓擒

陳事類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
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熲問方略於上
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
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熲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
惋且後世觀公有若盧行熲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
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諱廣之誤陳五佚也
五佚謂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析暨慧景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
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竝露已未帝暴其過惡
投之遐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
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
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
者奏言叔寶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
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
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
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
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爲上開儀府同三司
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爲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
吳興姚察爲秘書丞帝嘗指察謂朝臣曰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
平陳惟得此二人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昌州刺
史隋志晉陵郡後魏置南遵州西魏改曰昌州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
寶擯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
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衢路乃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遠

也衛懿公與狄人戰於熒澤爲狄人所殺宏演納肝以徇之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貿若鄉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捉把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役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慰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安州刺史宜州置於京兆華原縣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

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歲星木星也十二年一周天　老夫當委貳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爲太府卿盡資用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于氣盡於此矣吾與汝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授開府儀同三司壬戌詔曰往以吳越之野羣黎塗炭于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法蕩然俱盡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術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益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須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捜摸其所讀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補註七策當作十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郵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爲

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婦委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韓擒虎亦爲帝所欽重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左衛將軍龐晃等短高熲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獨孤公脩鏡也每被曆覽皎然益明初熲父寶爲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爲獨孤而不名　樂安公元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上同學甚相愛上爲丞相引致左右諧謂上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開一堵將大危矣及上受禪顧諧笑曰水閘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累歷顯仕諧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與上柱國王誼善誼誅上稍疎忌之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滂臨澤侯田鑒陳亡郡義興縣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

蔣有臨澤縣上儀同三司祈緒等謀反祈姓下有司案驗有司奏諧謀令祈緒勒党項兵斷巴蜀又諧鸞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緒竝伏誅　閏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爲右僕射六月乙丑以荊州總管楊素爲納言　朝野皆謂封禪秋七月丙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升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後言及封禪者即禁絕　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寵特盛與高熲處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嚮上惡其得眾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八月壬戌以雄爲司空實奪之權雄既無職務乃杜門不通賓客　帝踐阼之初柱國沛公鄭譯請脩正雅樂詔太常

卿牛宏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爭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爲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祗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爲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譯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隋志譯云取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云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鵝識華言長聲即商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蕤賓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蘭華言斂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施琵琶弦柱相似寫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靡皆和合仍以其譯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簇爲商應用姑洗爲角

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越度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隋志譯云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與邵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鞮一調可定帝素不悅學不知樂而牛宏不精音律何妄自恥宿儒反不逮譯等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宮及七調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或欲令各造樂務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沿沿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時又有樂工鞠智常妙達鍾律譯等爲黃鍾調成奏之帝召問智常智常曰此亡國之音也意陛下之所宜聞帝不悅智常因極言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道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智常奉詔造諸樂器其聲率下

鄭譯調二律拜揆樂譜六十四卷其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易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賓常特創其事皆咸之及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然其聲雜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蘇夔尤忌賓常藝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賓常常樂竟爲威所抑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舊樂器并江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內十四調賓祭用之五夏昭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二舞文武二舞登歌升堂上而歌匏竹在下貫人聲也帝雖潛時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爲房內曲十四調後周故事懸鍾磬依七正七倍合爲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爲七聲有正有倍爲十四也仍詔太常悉總清商署以掌之時天

下既覺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宏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典午南渡未能備樂石氏之亂樂人頗有自鄴而南者苻堅滅前燕得慕容垂破西燕盡獲苻氏舊樂子寶喪敗其遺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德子超獻之姚萇子興又得之姚泓滅其樂悉歸於魏及周武平齊收歸長安多在江左前克荊州得梁樂今平陳州又得陳樂史傳相承以爲合古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冬十二月詔宏與許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參定雅樂世基務之子也

隋志永安郡後漢置衛州開皇五年改總管曰黃州帶陵郡平陳初置永州總管府己巳以黃州總管周法尚爲永州三千五百人爲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等皆詣法尚降始安郡梁置桂州定州刺史呂子廓涉林郡梁置定州據山洞不受命法尚擊斬之以

爲部侍郎狄道辛公義爲帳內刺史隋志鶩部侍郎屬兵部尚書狄道縣屬金城郡臨洮郡溢

梁縣西魏置岷州岷州俗畏疫鬫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道已之廳事舉月病人或至數百廳廡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眷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圍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幷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閒決遣咸盡方還囹圄事爰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求盡必須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不遨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平罪人閱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護而止

庚戌開皇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爲河南王楷爲華陽王昭廣之子也　二月上幸晉陽命高熲居守夏四月辛酉至自晉陽成安文子李德林恃其才望論議好勝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奏德林很戾上多從威議上賜德林莊店使自捄之德林請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衛國縣本漢觀縣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國縣後改地形志屬頓邱郡開皇六年改曰觀城屬武陽郡上許之及幸晉陽店人訴稱高氏強奪民田於內造店賃之蘇威因奏德林誣罔妄奏自入司農卿李圓通等復助之曰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自是益惡之處處則等奉使關東巡省還皆奏稱鄉正專理辭訟黜與愛憎公行貨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爲不可然詔來始爾復卽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毀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敕臣於律令輒欲改張卽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紛未已上遂發怒大詬云爾欲以我爲王莽邪先是德林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賄官給事黃門侍郎楊尼陳茂等密奏德林父終於校書安稱諮議上甚衛之至是上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務比不可懶計談者以公不宏耳甯自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參（散參謂散官無職務而預朝參者）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邱園死且不恨上不許遷懷州刺史而卒李圓通本上微時家奴每謀賓客恆令圓通監廚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廚人撾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閤外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

去之後上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以爲可當大任及爲隋公以圓通及陳茂爲參佐委以心膂梁國之廢也上以梁太府卿柳莊爲給事黃門侍郎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上及高熲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之於上上稍疎之出爲饒州刺史（隋志鄱陽郡梁置吳州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臧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捶楚不甚（問事者行杖之人也楚荊也以荊之義卽命斬之尚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上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上頗霽顏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

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上不懌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所由傳言所主也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隋志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開皇十二年置楚州上言上寵高熲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欲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竟於殿廷殺之上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元魏之季兵制有六坊後齊因之亦曰六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貫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爲內史令　冬十一月辛丑上祀南郊　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

疏緩世族陵態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隋志東陽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上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元愉皆舉兵反隋志東陽郡平陳置婺州會稽郡梁置永陽郡平陳改吳州後改越州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蘇州○婺音務檜音膾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悛饒州吳世華溫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越州陳之故境則當於陳境求之沈約志郡陽太守有樂安縣吳立新唐志合州有樂安縣唐初析臨海置以下文汪文進令荼道人守樂安縣之蓋台州之樂安蔣山在蔣州江寧縣永嘉郡脫皇九年置處州十二年改括州唐高宗上元元年始析括州之永嘉安固置溫州安陸郡京山縣有溫州非陳境當是永嘉之溫州史追書耳建安郡陳置閩州平陳改曰泉州餘杭郡平陳置杭州交趾郡舊曰交州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臠其肉食之曰更能使饑誦五教鄒

潛伏城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護兒重然諸叔交契厚於財利不爭產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算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　汪文進以蔡道人爲閩宏正慿三年精於讖論聲擅都邑既而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棄棲霞之採杜絕入緡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按則皆謝而遣之不受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聰於至冀觀其所資唯松朮而已雖歷冬浹寒不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餐性所資唯松朮而已雖歷冬浹寒不服綿絮初汪緡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歸然後得道及虜以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於是遂語揚州將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次夕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俯仰數旬顏色不變是時自江湖至於天台道中往往見則徒步云得放歸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室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遂跨石　番禺夷王仲宣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　番禺縣時廣州治始興仲宣所圍者南海也　韋洗中流矢卒詔以其副馬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廣州舊治番禺隋爲南海郡又事又詔給事郎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仲宣遣別將周師舉圍東衡州東衡州亦治始興　矩與大將軍鹿願擊斬之進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與賊將陳佛智素善逗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斬州獄更遣孫盎出討佛智斬之進會鹿願於南海與慕容三藏合擊仲宣仲宣衆潰廣州獲全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數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　隋志蒼梧郡梁置封州　矩承制署爲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矩復命上謂高熲楊素曰韋洗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矩爲民部侍郎拜馮盎高州刺史追贈馮寶廣州總管譙國公册洗氏爲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官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　以幷州總

管晉王廣爲揚州總管鎮江都復以秦王俊爲幷州總管廣至揚州手書召隱士東海徐則請受道法則拒而不授　隋經則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宏正慿三年精於讖論聲擅都邑既而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棄棲霞之採杜絕入緡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按則皆謝而遣之不受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聰於至冀觀其所資唯松朮而已雖歷冬浹寒不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餐性所資唯松朮而已雖歷冬浹寒不服綿絮初汪緡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歸然後得道及虜以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於是遂語揚州將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次夕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俯仰數旬顏色不變是時自江湖至於天台道中往往見則徒步云得放歸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室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遂跨石　番禺夷王仲宣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　番禺縣時廣州治始興仲宣所圍者南海也　韋洗中流矢卒詔以其副馬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廣州舊治番禺隋爲南海郡又事又詔給事郎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仲宣遣別將周師舉圍東衡州東衡州亦治始興　矩與大將軍鹿願擊斬之進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與賊將陳佛智素善逗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斬州獄更遣孫盎出討佛智斬之進會鹿願於南海與慕容三藏合擊仲宣仲宣衆潰廣州獲全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數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　隋志蒼梧郡梁置封州　矩承制署爲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矩復命上謂高熲楊素曰韋洗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矩爲民部侍郎拜馮盎高州刺史追贈馮寶廣州總管譙國公册洗氏爲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官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　以幷州總

仍敕夫人以誠效之故特赦暄逗留之罪拜羅州刺史宋巳日羅郡秦陽秦郡二漢屬合浦郡元嘉三年州本招義擅道濟於綏羅江口築石城因置羅州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夫人竝盛於金篋竝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具存此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番州總管趙納貪虐諸俚獠多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納罪狀不可以招懷遒人上遣推訊得其贓賄竟致於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誡詔書自稱使者慰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爲湯沐邑臨振縣漢朱崖地隋煬帝置臨振郡今吉陽軍贈馮僕崖州總管隋志朱崖郡梁置崖州平原郡公

譯開皇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爲帝與皇后怒太子而察之張本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佗國聞之必當相傚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平鄉令劉曠有異政平鄉縣屬冀州郡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臨潁令臨潁縣屬潁川郡潁川郡時爲許州高熲鷹曠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上召見勉之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丙子優詔擢爲莒州刺史隋志浪邪郡沂水縣舊置莒州後周改爲莒州辛巳晦日有食之滕穆王瓚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與獨孤后素不平瓚由是亦與帝不協周宣帝殂帝入禁中謀總朝政令世子與召瓚計議瓚聞召不往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

帝爲周相以瓚爲大宗伯瓚忌爲家禍陰欲圖帝帝陰之及帝即位妃鄧鄧不得志遂陰爲呪詛帝命出之瓚不可秋八月瓚從帝幸梁國坐樹下方飲酒瓚忽流血面驚時人疑其遇鴆瓚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及其死也人多惜之乙亥帝至自梁國　沛達公鄭譯卒　孝女王舜者逍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幼年五歲播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陰有復讐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報吾雖是女子何用生爲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祭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上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八

明　朱謀㙔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隋紀二　起開皇十二年盡開皇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壬開皇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爲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　國子博士何妥與尚書右僕射郕公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爲太子通事舍人少敏辯有盛名士大夫多附之及議樂夔與妥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忠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禮侍坐於先生席間函丈何妥周武帝時已爲太學博士故云然

反爲昨暮兒之所屈耶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辞道衡尚書右丞王宏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吏部侍郎考功尚書尚書左右丞分司曹務隋制尚書二十四曹侍郎獨吏部侍郎班左右丞之上吏部侍郎正四品左右丞從四品省中呼宏爲世子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補罔冒爲官等數事上命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雒案之事頗有狀上大怒秋七月乙巳威坐免官爵以開府儀同三司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初周室以來邊無清濁及愷搆吏部與辞道衡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之追籍威好立條章然頗傷苛碎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云曾內無五品之家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頗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內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疏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熲攸牛宏厚接群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

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竝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亦足標奬賢能辭氣侃然觀者屬目熲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彥謙之元孫也

癸開皇十三年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隋以火德王以赤帝赤熛怒爲感生帝壬戌行幸岐州　二月丙子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仁壽宮在岐州舊國

使楊素監之素素前乘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隋志東萊郡舊道光州開皇五年更名萊州隋制未除授正官而領其務者爲檢校官　記室封德彝爲土木監土木監掌土木之事以營宮室書記之非常設之官　於是夷山塡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顚仆推塡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

平地死者以萬數　己卯立皇孫暕爲豫章王暕廣之子也　丁亥上至自岐州　丁酉制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讖　秋七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是歲上命禮部尚書牛宏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明堂木樣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將立之而諸儒異議久之不決乃罷之　隋志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大尺規矩皆有準憑帝異之命有司於安業里爲規兆基在長安南郭內也既以異議罷至大業中愷復奏明堂議及木樣其議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注曰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近古從質尚文理應減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然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註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蓋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獨增逕之義研覈其違或是不然雖按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開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讖云夏后氏世

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楹閒焉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圖之制諸書所說並爲下方鄭注周官匠人蜀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註曰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註云複廟重屋也注王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淫君之象也大戴禮云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綠戶白約牖室高三尺東西九尺南北七尺其宮方三百步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牖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註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案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瓚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圖惟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階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窓徑九尺象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

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數日之照屬六尺其外倍之數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員法陽也水濶二十四丈應觀禮堂方百四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堂徑九尺象乾以九武帝立明堂汝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辯也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茅以茅今蓋以瓦下藉茅以存古制自晉以前未有鳴犀其劇璿璧水一依本圖皆堂方構不合天文既缺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建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圜墻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墻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隔通巷連外臨多其室皆用壁累極成隔陋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墻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林數梁武帝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炳劉熙所造晨昏異氣不可同一室後魏孝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義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圜觀觀有四門會逕東之役不果行　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嘗

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其詩曰盛業等前賢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孟酒恆無樂絃歌記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貢頗爲邊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戢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檢校峯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爲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晟開

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丙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考異曰裴矩傳云沙鉢略子今從長孫晟傳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乃諸公主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閼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雍虞閼都藍頭玷厥達頭也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爲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逼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虞閼以爲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爲隋破都藍樹立染干張本　牛宏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定雅樂隋制有協律郎二人隋志梁武帝改爲協律都尉皇初都督又上佐都統掌領樂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義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圜觀觀有四門會逕東之役不果行　李

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隋志南海郡舍匪縣梁置陽山郡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著明宏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妥之言注宏奏下不聽作旋宮但用黃鍾一宮於是宏等復爲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議宏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登用一調迎氣用五調郊廟用一調止用黃鍾一宮迎氣用五調春用角夏用徵中央用宮秋用商冬用羽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

甲寅開皇十四年春三月樂成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宏加禁約務存其本務實常鑑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

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實常不知何許人其明於樂藏天性也當與人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實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叩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時鄉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世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實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入妙然皆鄙聲惟實常所爲獨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實常然皆謂以爲衣食實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附錄仙傳拾遺云鴻寶常當醉行於野遇十許異人召實常至前授以音律元微之要頁久俱凌空而去實常還家已五日矣自後人間之樂無不精究忽一夕先所遇仙人復降其家曰記得玉亭宮之會乎實常憮然頁久乃悟他日謂隣人曰吾謂自仙宮謂於人世今將去矣遂不知所之。

五月辛酉京師地震　先是盜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唐六典工部尚書四之冬官屬

也漢五曹尚書其三曰民曹後漢以民曹兼主繕修工作鹽池園苑之事自晉宋齊梁陳皆宗廟則權置起部尚書事畢省之後同依周官置大司空卿一人隋開皇二年始置工部尚書以爲所在官司以官廨錢物出舉興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從之六月丁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公廨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蘇威爲納言初張賓慮既行振賓慮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至德二年廣平劉孝孫隋志武安郡永平縣舊曰廣平置廣平郡仁壽元年改永平縣曰冀州秀才劉焯信都郡置冀州並言其失實方有寵於上劉晞附會之共短孝孫斥罷之後實卒孝孫爲掖縣丞隋志萊州東萊郡治掖縣委官入京上其事詔留直太史以它官入太史曹爲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興覩來詣闕下伏而慟哭執法拘而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導乃遣與實慮比校短長直太史勃海張冑元隋志勃海郡開皇六年置棣州與孝孫共短

實慮異論蜂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無驗冑元所刻前後妙中刻刻定也孝孫所刻驗亦過半於是上引孝孫冑元等親自勞徠孝孫請先斬劉晞乃可定歷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劉焯者生而犀顖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好學不倦貫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窮其秘奧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　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殆將一朞八月辛未上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焉

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冬閏十
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叔陳讓以時脩祭
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慧從帝登邙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
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奏請封禪帝優詔答
之他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
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
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符氏
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邁天命與之官乃違天
也　齊州刺史盧賁隋志齊郡舊曰齊州治歷城　坐民飢閉民糴而自糴之除
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
太子爲言此輩竝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

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
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顧之儀等請
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
逆譯爲巫蠱考異曰盧賁傳云昉爲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按賁傳譯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昉以六年坐謀反誅
賁傳誤也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爲難信非
我棄之眾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　壬
一月癸未有星孛於角亢　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
牛宏創定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
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車駕東巡　上好祲祥小數上儀
同三司蕭吉上書曰甲寅乙卯天地之合也今茲甲寅之年以辛
酉朔旦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劒至尊

本命冬至陰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尊德並乾之授育皇后
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大悅賜物五百段吉
蕭之孫也員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識干之表　邵云乾鑿
度云秦表戴干鄭元註云表者人形繪之彰識也干盾也秦人之表戴干指示羣臣上悅拜著作郎邵前後
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眾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緯讖據撫佛經
回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
劭集諸州朝集使盛手焚香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
朔倫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賜優洽
乙卯開皇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頓齊州庚午爲壇於泰山柴燎
祀天以歲旱謝愆咎禮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赦天下　二月丙
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　三月己未

上至自東巡　仁壽宮成丁亥上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
次於道楊素恣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
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獻讌以告封德
彝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考異曰隋書此史皆曰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太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啟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乃
解今從唐書　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
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素退問德彝曰
卿何以知之德彝曰至尊性儉故初見而怒然雅愛后言后婦人
也惟麗是好后心既悅帝慮必移所以知耳素嘆服曰揣摩之才
非吾所及素負貴恃才多所踐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與論宰相
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須據吾此坐屢薦於帝帝擢

爲內史舍人帝後又於歲暮晚日登仁壽宮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屆年暮魂魄思歸邪乃令灑酒宣敕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　六月戊子詔鑿底柱　底柱山在陝縣北大河門註云底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才謂之三門　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坐從嗣秦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戊寅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爲荊州總管世康洗之兒也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　拔世康傳自禮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在開皇四年之前七年拜襄州刺史歷安州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不專在吏部也　常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訣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今老雖未及壯年已謝簿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病瘡增非可趨走緑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嬰眷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恒山之悲倍深常戀說苑孔子與顏回閒非徒哭死又哭生離者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而送之子曰何如曰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而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謂之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　因懇乞骸骨帝不許使鎮荊州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台境無訟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楊益荊以晉秦郢三王及世康爲之當時以爲榮　十一月辛酉上幸溫湯乙丑至自溫湯　鑿山溫湯也在大昌曰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脩屋宇井欄松

相承主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眾略定南蠻上以天下初定未許其後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梵其地既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帥眾擊之入自蜻蛉川至於南中蜻蛉川漢蜻蛉縣之地）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功碑（唐史南詔王鳳迦異築柘東臨白諸葛亮石刻故在）度西洱河（按唐史太和三年南詔異牟尋陳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州鑒其西與黃瓜葉險西洱河接西洱河即葉榆河也蘇軾曰南詔有西洱河即洱河也河形如月抱洱故名之爲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諱將夔翫入朝將加詔許之夔翫陰有貳心不欲詣闕賂字）詔許之夔翫陰有貳心不欲詣闕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拾翫而還（爲史萬歲得罪張本）庚寅上幸仁壽宮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帝遣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

法尚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尹州（隋志鬱林郡改爲南定州平陳改尹州　梁置定州後世積所部遇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白石洞在今尋州南六十里）法尚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光仕眾潰而走追斬之（隋制）帝以曠爲忠直遣每旦於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何曲帝怒命斬曠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閤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佗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御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佗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二金盃酒幷盃賜之曠因免死徙廣州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

嶺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特險驍倨未嘗參謁熙論以恩信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奏改安州爲欽州（隋志鬱林郡梁置安州今改欽州）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三月丙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懦弱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考異曰刑法志作張宿必早字誤）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河東趙綽固爭（隋制九寺各置卿少卿各一人）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冤（掌固隋置即漢之掌故唐省監寺監皆有掌固因隋也）曠又告少卿趙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閤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佗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御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佗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二金盃酒幷盃賜之曠因免死徙廣州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

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持敕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上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也臣不關聽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撾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威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啖糞者熟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過上與皇后同榻卽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甚計與大理卿辭甞同時俱名平恕然甞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甞端之子也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勁武官衣劒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翹遲晚（翹麥莖也○翹音武廟令屬衛尉寺）左右出使或受牧宰馬鞭鵝鴨帝察知竝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恆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毘上樗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殺之捶陳延幾死帝遣親衛大都督長安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隋氏右親衛左右勳衛左右翊衛有大都督帥都督郎將等官楊帝改大都督爲校尉帥都督爲旅帥都督爲隊正副突虜復姓）得

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謀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包千餘人命帝愈怡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擢通爲左武候將軍（隋志左右武候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遞符歸田則掌其營禁也）上柱國劉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有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驕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辦頭反縛鑪鞴上作猱雜於是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驩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爲餓鴟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每轉鬬維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或

告居士謀爲不軌帝怒斬之昶賜死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眾昶有女爲長孫氏婦居士之姊也見居士無行每垂泣誡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女時寘居哀昶如此每歸甯於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及昶坐居士事下獄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奉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獻欷嗚咽兒者傷之及昶賜死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女言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辭情哀切人皆不忍聞兒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楊素牛宏等復薦張胄元歷術上令楊素與明歷術者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胄法久難通者令劉晫等與胄元等辯析晫杜口一無所答胄元通者五十四上乃

拜開元前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至是書
元歷成夏四月戊寅詔頒新歷前造歷者劉暉四人並除名　秋
七月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上不許顧右武
候大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
也慶則拜謝恐懼乃以慶則爲桂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秦王
俊幼仁恕喜佛教嘗請爲沙門不許及爲并州總管漸好奢侈違
越制度盛治宮室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
以明鏡閒以寶珠極藥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其上俊又
好內其妻崔氏宏度之妹也姓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
師上以其省繇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從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
家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佗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

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
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上五子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王諒非兆民之父若
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
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　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
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
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宏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
孝卿相繼爲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帥眾南徙居
度斤舊鎮度斤舊鎮突厥謂北牙曰都斤山突厥謂北牙曰都斤山
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
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翔州總管韋世康卒世康沈敏有
器度寬嗇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

之事幷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尙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全

戊開皇十八年春一月甲辰上幸仁壽宮　高麗王元帥靺鞨之衆萬餘寇遼西隋書靺鞨在高麗之北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部在伯咄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而黑水部尤爲勁健即古之肅愼氏也遼西郡治柳城隋置營州總管府　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竝爲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尙書左僕射高熲爲漢王長史周羅睺爲水軍總管

遼州刺史獨孤陀隋志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延州有婢曰徐阿尼事貓鬼能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會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貓鬼疾也隋書陀傳云徐阿尼事貓者鼠也陀嘗從家中索貓其妻曰無錢可酹陀因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鎖也阿尼便呪之居數日貓鬼向素家十

一年上初從幷州還陀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大埋丞陽遺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猪一盆以馳和而埋之曰貓女可來無往宮中久之阿尼色止青若被牽曳者云貓鬼已至由是其事具得實上以陀后之異母弟陀妻楊素異母妹由是意陀所爲令高熲等雜治之具得其實上怒令以獨車載陀夫妻將賜死獨孤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蠱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弟司勳侍郎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陀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貓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至是詔誅被訟行貓鬼家夏四月辛亥詔畜貓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隋書志江南諸郡往往畜蠱而安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蟲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蟲之蛇則曰蛊蝨則曰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它人則畜者自鬻其婢婢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遠女子嫁者竝投於四衢　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臨渝關在柳城西四百八十里所謂榆關者也　值水潦饋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白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辛卯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　十二月自京師至仁壽宮

遣行宮十有二所　南蠻夷獽徼復反宪是獽亂以金寶賂史萬歲剋王秀知其受賂遣使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至是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責萬歲萬歲詆譴補註詆譸譴也上怒命斬之高熲及左衛大將軍元旻等固請

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　是歲河南八州大水

己開皇十九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二月甲寅上幸仁壽宮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唐志自夏州北度烏水行五百三十餘里過橫水又行百一十九里至安樂戍戍在河西端東端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古永濟縣也詔以漢王諒爲元帥尙書左僕射高熲出朔州道隋志馬邑郡置朔州僕射楊素出靈州道靈武郡後魏置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於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隋志雁門郡靈邱縣後周置蔚州　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北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

朝一降入耳大隋天子豈聽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讎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紿之曰城高地迴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閉其達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奠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郁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高頻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孟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

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頻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出靈州道時燉州總管下邽魚俱羅以母憂去職素路逢俱羅遂奏與同行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身長八尺膂力絕世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及遇突厥俱羅與數騎奔擊嗔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陳遶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號哭而去　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爲內史令　宣陽公王世積爲涼州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隋志河南郡宜陽縣後魏置定部置涇州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孝諧配防桂州鎮防者配隸軍伍使之防守因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希非用武之國世積坐誅拜孝諧上大將軍　獨孤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沒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頻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頻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俟上於閤內及至后流涕拜謝頻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高頻父之家

客甚見親禮頻父寶爲獨孤信參佐信被誅后以寶父之故吏數往來其家至是聞頻謂己爲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上從容謂頻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頻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后知頻不可奪陰欲去之會上令選東宮衛士以入上鑾頻奏稱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循衛太少上作色曰我有時出入宿衛須得勇毅太子毓德春宮左右何須壯士此極弊法如我意者恆於交番之日分向春宮上下關伍不別三百人爲伍豈非佳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頻子表仁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防之頻夫人卒獨孤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告頻頻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

願上乃止既而頍愛妾生男上聞之極喜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尚復信高頍邪始陛下欲爲頍娶頍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頍伐遼之役頍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上曰頍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事於頍頍以任寄隆重每懷全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諒甚銜之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頍所殺上聞之瞲不平及擊突厥出白道進圖入磧磧大磧也即所謂大漠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頍欲反上未有所答頍已破突厥而還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於頍處得之上大驚有司又奏頍及左右衞大將軍元旻元胄竝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賄旻胄坐免官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弢刑部尚書辭胄民部

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頍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無敢言者秋八月癸卯頍坐免上柱國左僕射以齊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頍侍宴頍歔欷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上謂頍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頍勝於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暸然忘之解落謂解官落職也如本無高頍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頍國令上頍陰事隋制王國公國皆有令有尉稱其子表仁謂頍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頍於內史省而鬻之意討復秦沙門眞覺嘗謂頍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晬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頍謂弢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下頍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

心乎有司請斬之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頍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頍初爲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愼之頍由是常恐禍變至是頍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於禍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徵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楚辭曰鴨乎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以全吾軀乎元善之言謂此可以付社稷看唯獨高頍上初然之及頍得罪上深責之善變慴而卒　九月以太常卿牛宏爲吏部尚書宏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愼雖致停綴其所進用竝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竇機悟清愼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宏深識其眞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宏識度之遠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爲意利珍豆啟民可汗華言

意智健也突厥歸啟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大利城在雲內縣東北時安義公主已卒隋志定襄郡治大利縣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啟民部落歸者益眾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雜虜鈔掠不得常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鹽州五原之地於夏勝州之閒隋志朔方郡後魏置夏州統林都開皇二十年置勝州杜佑曰勝州治榆林縣漢沙南縣地有雲中城佛雲堆金河紫河自馬邑郡善陽界流入縣西有漢五原城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爲啟民防蔽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鎭恆安洪擒虎之季弟也隋志鴈門後周置肆州開皇五年改曰代州舊唐志恆安鎭在隋馬邑縣雲內縣界唐爲雲州所都平城之地又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

宏化郡開皇十六年置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涿郡後齊置北燕州後周去北字大將

軍武威姚辯出河州枹罕郡舊河州匿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爲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敭民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八　隋紀二　一　王益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八　隋紀二　文帝開皇十九年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隋紀三　起開皇二十年盡仁壽三年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熙志河安郡梁置蘭州後改晉州後齊改江州熙州因晉熙郡名州也）三月辛卯以揚州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爲行軍總管（隋志總管府置長史司馬河內郡置懷州帥步騎五萬討平之　賀若弼復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大猛既而釋之他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熲曰陳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熲曰陳主無道我欲伐之恐其不死公有何術熲曰陳主雖無道其臣下皆有才幹未可圖也弼曰公有三大猛陳主雖無道其臣下皆有才幹未可圖也弼曰公有三大猛自是非人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陳主雖無道其臣下皆有才幹未可圖也弼曰公有三大猛自是非人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公有三大猛自是非人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

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蒋因取諸藥赫水上流突厥人齊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考異曰楊帝紀曰幽靈武無虜頭遁逃而去晟傳曰達頭與王相抗蓄逐北虜王來而還晟帥別道與達頭相遇耳晉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言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聞

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晉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成安公至德元年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啟民上又發兵助啟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啟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冥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爲大隋典羊馬也

補註莫緣可汗之號殆突厥既降後以其國之尊稱稱隋王帝也但文帝本紀及突厥傳俱不著其事此史官闕徵之疏也

遣趙仲卿爲啟民築金河定襄二城將志檢校都金河縣隋初置檢關總管定襄館雲內縣之

恒安鎮

乙亥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　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貢汝俊慙怖疾遂篤乃復拜俊上柱國初許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俊疾上馳召之俊於是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來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柰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癇不可救也六月丁丑俊薨上哭之數聲而止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立碑隋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主簿錄事功曹水鏡士等曹行參軍兵城局等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法田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軍典籤等職名碑者葬時所設臣子追述父之功以書其上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也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

人作鎮石耳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嬖臣希旨奏湛之柬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榮事見十六卷漢景帝六年彊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七年十九年　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爲喪主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至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蜀鎧也蜀人工巧所作鎧甲已精盛而勇又文飾之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裁鞾一合鞾皆謂之靿又葉葅鞾也內謂之鞾內則芥醬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謂勇仕周時　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師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隋制太子衮冕五旒青纊充耳犀笄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旒黻冕白紗內單朱羅縠褾襈裾革帶金鉤鞶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緣紕積青綬色火山二章綵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縹紺紕朱質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處朱積赤舄以金飾頭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駿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貴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生長甯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約高良娣生安平王雋媛生高陽

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暟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
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
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
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申
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
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綾綵綾綵無文者也給事左右屏帳改用
縑素故絶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爲不好聲色還宮
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
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
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卽當
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肉顯言耶嘗王廣美姿儀性敏

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
於諸王廣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
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
宮恆蓄猜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梧勾是以
勤憂積念懼殞危亡后忿然曰晛地伐漸不可耐勇小字晛地伐我爲伊
索得元家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
婦猶尋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
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
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
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
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
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己爲壽州刺史淮南郡集隋南則爲譙州
晉兒大孝愛侍闈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遣離未

改日壽州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
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
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
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
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
與約相見其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
歿似沈靜而內多譎詐素凡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
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
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
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遍廣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
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

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
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
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
禍患公之兄弟功名盛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
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
宮恆蓄猜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梧勾是以
勤憂積念懼殞危亡后忿然曰晛地伐漸不可耐勇小字晛地伐我爲伊
索得元家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
婦猶尋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
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
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
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
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
晉兒大孝愛侍闈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遣離未
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己爲壽州刺史淮南郡集隋南則爲譙州
晉兒大孝愛侍闈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遣離未

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其食嘗若睨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廣小字阿婆）嘗恐其潛地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遊譖厥朕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革褥襲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東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衝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酒於元武門達至德門元武門侍衞大興宮城正北門至德門在宮城東北量譴倏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衞之人侍官以上名籍侍官謂直閤直

寢直舍直後閤身直長等舍東宮率府所統略同十二衞府之以左衞率蘇孝慈沈謹有器幹出爲淅州刺史隋志淅陽郡西魏置淅州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元象久見聲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二梁武帝大清三年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宰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卽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翊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鬱邑然愁苦走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恐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宏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衞如入敵國我爲下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言自仁壽宮奉敕向長安劉居士事見上卷十七年太子奉詔作色奮肩舋目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君大事不遂我先被誅謂殺代時事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欷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迺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丁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晉從南充州來語衞王云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賫之勇卽默曰會當殺元孝矩孝矩元妃之父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甫初生勇長子儀封長甫王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肖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卽好屠割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今儁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衞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從樊川至散關總規爲苑並云晉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

美我實無金以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孺子乎言二君皆驕而亡國　嬖令師姥卜吉凶師姥巫也姥女老稱　語臣云至尊忘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　朕近覽齊書是時李百藥所撰齊書未出帝所覽者蓋崔子發齊紀也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耶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纛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宏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

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悲默長孫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悵然楊素進曰伏望聖心同於釐手　釐治也　壯士斷腕不宜復留意文林郎楊孝政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胸已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隋志太子家令掌飲食膳羞庫什物奴婢等事　左衛率司馬夏侯福隋左右衛率各置長史司馬　與膳監元淹隋志典膳局置監丞各二人屬門下坊　前吏部侍郎薛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主璽下士後周立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檢校殿中監東郡公崔君

綽游騎尉沈福寶開皇六年置武騎屯騎驍騎游騎羣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隋志曰煬帝嗣太寶曰雄雄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　特免死瀛州衡士章仇太翼是後煬帝嗣太寶曰雄雄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　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大作匠高龍叉率更令晉文建隋率更令掌東宮漏刻　遍直散騎侍郎元衡隋制東宮亦有通直散騎侍郎皆參起居遊途中見(二)枯槐根榦盤錯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燧取火之木也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廁又藥藏局貯艾數斛隋志東宮門下坊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帥等六局索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祠開公家馬數萬匹勇悉備從太子宿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珊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臣曰以手摸書而知其字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讓諫勇不聽冬十月太白晝見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選使實問勇勇不服冬十月太白晝見

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媚嫵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謂護左右庶子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耶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有發言臣安敢畏死不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顧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惡鄰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宇文述爲左衞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川總管郭衍預焉隋末東宮置左右衞率掌諸門禁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襲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初帝

以不被親任者艮山發人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及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自古廢立家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恩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右右皆爲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太平公史萬歲遣自大斤山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棄上斋牧耳遂寢之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鶯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將士在朝堂聊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撾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冤惜之冤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射遲迴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士彥曰請射行中弟三鴈即應弦而落三軍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弟三鴈即應弦而落士彥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悅服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復部伍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　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當受冊日天下地震京師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太子請降璋服宮宮不聽臣安敢畏死不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顧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宇文述爲左衞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川總管郭衍預焉隋末東宮置左右衞率掌諸門禁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襲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初帝

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吝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而待也元齡與杜果之孫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元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始詔有毀佛及天尊嶽鎮瀆神像者以不道論隋書佛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之太子釋迦牟尼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道曆云有元始天尊者生于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湻莫知其極天地淪壞劫數終盡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嶽者五嶽東嶽太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恆山中嶽嵩山隋五嶽各置令又有吳山令蓋吳山亦五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荆州其山鎮曰

會稽衡山其山鎮曰霍山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兗州其山鎮曰岱山雍州其山鎮曰華山豫州其山鎮曰嵩高山徐州其山鎮曰霍山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山荆州其山鎮曰衡山梁州其山鎮曰嶓冢山益州其山鎮曰峨眉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于會稽縣界南海于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洒掃十六年又詔北鎮于營州謚山立祠岱嶽華嶽衡嶽恆嶽嵩嶽皆先有廟四瀆江河淮濟　沙門毀佛像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開皇以魏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于焉翊般若寺於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闕色染人衣爛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蹔出幾絕困不能嚬時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裴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及是無因而至語太祖曰貧道

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竝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姦詐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棃識朕意誠心宣道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乃擢伽爲雍令（雍縣岐州治所）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已後書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宜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極北極也）謹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六緯之書有春秋元命包孔安國曰璇美玉璣者正天文之器）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爾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是後百工作役竝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丘苦之

壬辰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　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爲左僕射納言蘇威爲右僕射　丁酉徙河南王昭爲晉王　突厥步迦可汗犯塞代州總管韓洪拒之遇於恆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突厥復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潰圍而出死者太半趙仲卿自樂甯鎮邀擊斬首千餘級洪坐除名以晉王昭爲內史令　辛丑詔曰投主列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孤孝子之

恆仁壽二年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壽宮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河掠啟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

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竝行虜不覺之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素以功進子元感爵杜國賜元縱爵淮南公元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是拜柱國與父俱爲第二品朝會齊列其後上命元感降一等元感拜謝曰不意陛下罷臣之甚許以公庭猶展私敬　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　兵部尚書柳述魔之孫也柳慶見一百六十一卷梁武帝太清二年侯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蒿年韋雲起符璽局屬門下省直長四人萬年爲京兆外間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時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爲陛下宮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秋七月丙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益州總管蜀王秀貌瑰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嵓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梁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嚴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宮者車馬被服擬於梁輿及太子勇以讒廢皆王陳爲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源師卽北齊源文宗之子蓋是鳴亦老矣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忠比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救追王已沈時月今乃邊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益州總管平涼郡置原州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行四十餘里將襲楷覘知有備乃止　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聖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取肥肉脯鮓乾肉爲脯曝魚肉爲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後也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

花妓樂來迎又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福善願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釋典菩薩普也薩濟也菩薩言能普濟眾生臣謹按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在仁壽宮中寢殿也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奄然如寐遂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幷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鎖三百餘鄉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悲喜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壽宮　隴西地震　冬十月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爲納言達雄之弟也　閏月己丑詔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宏等修定五禮　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爲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十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慕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

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汲上弟慥從周武帝伐齊全并州力戰而死然竟從吉言吉退造族人肅平仲曰皇太子遭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宇文逮時爲左衛率公前稱我當爲天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云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壬寅葬文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事勤求吉地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可別封一子萇康公邑萬戶隋志高涼郡杜原縣舊有立陽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珠綾錦稱是　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怀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廢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毒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

者閱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整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頹祥幷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簡秀集中集文集也俱以聞奏上曰天下甯有是邪因歎曰元嚴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十二月癸巳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拼謝曰伏願慈恩賜經矜愍殘息未盡之閒希與瓜子相見詩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小譴敕竄南鄙南寧者御史臺也文連時爲左衛率公前皆在南故倘書省曰南省御史臺曰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按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史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熲以天挺貞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渥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甯

無革心願陛下宏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加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龍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交恩文紀族父冕並爲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產業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磑碾所以檃物器也磨也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戚故吏布列清顯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

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憚者獨柳彧及吏部尚書柳述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爲西甯州刺史（隋志益州郡後周置西甯州十八年又改曰嶲州毗刺西甯卷十八年以前也）几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傑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朝帥以金遺毗毗貨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爲大理卿處法平允毗見楊素專權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鑒忤旨者嚴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

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處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元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黜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捐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罰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唯素揚科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亦寖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刺史（隋志河南郡後周置伊川郡及北荊州後改曰伊州開皇初又改曰伊州）素既被疎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　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晉永嘉之亂蒼梧秦漢開駱越之王所築也）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劉方有將帥之略詔以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鼈破之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送之長安　是歲河南河北諸州大水

癸酉仁壽三年夏六月甲午詔曰禮云至親以期斷蓋以四時之變易萬物之更始故聖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爾也但家無二尊母爲厥隆豈以父存喪母還服於朞者服之正也豈容朞內而更小祥然三年之喪而有小祥者禮云朞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以是之故雖未再朞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

喪祭之本然朞喪有練于理未安雖云十一月而練乃無所法象非朞非時豈可除祭而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可謂苟存其變而失其本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絰黃裏縓緣絰則布葛在躬纔服未改豈非絰哀尚存子情已奪故十一月而練者非禮之本非情之實父存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達孝子之心　秋七月丁卯詔曰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父安四夷賓服然致治不精才未之有也但恐王道衰民風薄上下相蒙君臣義失是以行歌避世辭位灌園卷而可懷黜而無慍雖求傅嚴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其令州縣搜揚賢哲不限多少徵召將送必須以禮　八月壬申賜幽州總管燕榮死榮性嚴酷鞭撻左右動至千

數嘗見道次讓捌以爲堪作杖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兒汝既而有犯將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有罪若之榮曰無罪尙爾況有罪耶杖之自若觀州長史元宏嗣隋志平原郡東光縣舊置勃海郡隋廢郡置觀州杖佑曰開皇三年改別駕爲治中通典長史司馬遷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收榮曰宏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乎何敢玩我於是遣宏嗣監納倉粟飏得一粞一粞皆罰之每笞之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宏嗣付獄禁絕其糧宏嗣抽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使案驗秦榮暴虐臧穢狼籍徵還賜死元宏嗣代榮爲政酷又甚之

九月壬戌置常平官 開皇初置義倉今 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 隋志龍門屬河東郡 王召見於太極殿與語大悅曰得生晚矣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上遂不用通退而與楊素蘇夔李德林語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其故通曰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言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言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 帝疑開皇十年李德林已相爲湖州刺史後轉懷州刺史而卒此時之卒與不卒雖未可知然其不立朝滿斷可知矣通何得與之語邪豈此時偶朝覲至京師而通適與之相見亦未可知也存之以俟而考 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餈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顯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既罷歸

資治通鑑綱目續編卷第一百八十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吳郡嚴衍補
明

隋紀四　起仁壽四年盡煬帝大業三年凡四年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高祖文皇帝下

[理]仁壽四年春正月丙辰赦天下　帝將避暑於仁壽宮術士章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變與不返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罰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廣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　是月有星入月中數日而退長人見於雁門迹長四尺五寸秋七月乙未日青無光

八日乃復　甲辰上疾甚百僚入問上臥與公卿辭訣並握手歔欷欲命太子赦章仇太翼召太子入居大寶殿又召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內史舍人封德彝入問上疾甚太子廣以下皆出獨素述巖德彝侍疾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防禦也閤也

遺素等矯詔徵楊勇入纂嗣位素等以上素愛勇不從乃先發喪矯詔賜勇死勇聞之號哭謂使者曰願得一見天顏死無所恨使者不許勇又請入別宮取金帛以賜將士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上表使者又不許勇又請見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上書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子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女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妾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僧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尼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道士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巫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醫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卜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相工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馬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狗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鷹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鵝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鴨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雞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豚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犬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貓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鼠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蟲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魚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鱉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龜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蛇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蛙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蝦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蟹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蚌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螺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蛤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蜆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蠣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蠔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蠣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蠔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蠣使者又不許勇又請一蠔

亡戶六十萬大約猶氏混壹天下見
戶未及五百萬及其盛也蓋幾倍之獨冀州已一百萬戶
冀州乱以古冀州之域言之也冀州兼有幽幷營三州地
其男比他州爲最大其後以天文畫野分州自周七度至翼十一
度爲大梁冀州分所志以信都趙河濟汝河內長平上黨河東絳
汶濮臨汾龍泉西河離石雁門馬邑定襄樓煩太原襄國武安趙
恒山博陵河間涿上谷遼陽北平安樂遼西等郡爲
冀州則其地亦兼有幽幷營三州地故其戶最多　然猶忌諱察
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又不悅
詩書廢除學校唯婦言是聽援立非人逮於暮年持法尤峻喜怒
不常過於殺戮此其所短也帝既崩太子秘不發喪會伊州刺史
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帝詔賜故太子勇死
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帝凶問太子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
任乙卯發喪太子即皇帝位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隋書房
遷舊日房陵邸業初置房陵郡考異曰大業略記云庶人勇入男亦監加改害恐

其爲厲皆剉埋之按隋書北史皆云煬帝踐極廢黜房陵王勇
實酖之也諸弟分徙嶺表仍敕在所皆殺焉今從之　按通鑑下
文大業三年殺及七弟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丙子殯於大興前殿柳
述元嚴並除名述徙龍川嚴徙南海帝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
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
憂憤而卒臨終上表請葬於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公主
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年十八適述諸
姊並驕倨公主獨能折節婦道事舅姑甚孝謹遇有疾病必親奉
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　太史令袁充奏言皇帝
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議以爲國哀
甫爾不宜稱賀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刻之左遷
給事郎降品二等　漢王諒有韜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

名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兵辭氣不橈鍾葵議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乃因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此關蒲津關以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南距大河北盡燕代皆高齊之地也）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明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參軍聞喜裴文安說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琳爲蒲州刺史韋道正爲韓州刺史張伯英爲澤州刺史梁菩薩爲潞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刺史尉遲勤爲絳州刺史（隋志臨汾郡晉州後周改絳州上黨郡潞州上黨郡襄垣縣後魏置東雍州置韓州大業初州廢長平郡皆曰建州開皇初改澤州）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鳳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竝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帝遣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貨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運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毓曰吾亟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僞從

之徐伺其便毓勳之子也豆盧毓見一百七十四毓兄顗州刺史
賢隋志淮安郡後魏置東荊州西魏改淮州隋皇五年又改順州晉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
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
帝許之賢密道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
隋志西河郡後魏置汾州後齊廢州後周改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屬在隋下毓謂
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邪當與
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
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宿勤
姓　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考異曰皇甫誕傳
諸源以拒之按諒屯清源城時素將王諒也已逼祁縣自還襲毓今從毓傳　毓兒諒至紿其眾曰此賊軍也
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

兵識諒卽開門納之毓誕皆死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隋志
魏郡滏陽縣後周置開皇引兵攻行相州事群胡又不克相州治
十年置慈州大業初州廢引安　遂自滏州攻黎州隋志汲郡黎陽縣舊置黎州
陽　塞白馬津在東郡白馬縣北對黎陽岸
塞之使不得渡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右衞將軍史祥爲行軍總管
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
險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與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
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問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按九域志鄭州
須然其地在河南史群帥誤讀注汜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勢
于河疑須水當作溱水杜佑通典作溱水則須字誤明矣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
趣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祥閉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
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綦綦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
雄受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拜廣州而使之往幽州求得之廣州又以左領將軍長
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
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
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
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
時劉建閉城將京兆張祥於井陘縱火燒其郭下祥登城望西王
母廟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
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
會子雄軍至破建於抱犢山下隋志恆州石邑縣有抱犢山　建乃遁去李景被
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馬邑郡朔州楊義臣本姓財運財運避
自以兵少悉攻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分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
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
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殄潰義臣
縱擊大破之斬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隋志絳汾郡霍邑縣後魏置晉安郡開皇十六年罷
汾州十八年改呂州　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
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高壁嶺名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漸之
自引奇兵潛入霍山霍山在霍邑東北亦曰太岳山禹貢所謂
岳陽指是山之陽也史記謂之霍太山　緣
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偪陣三百人守營
漢晉總軍司馬爲軍司今軍吏亦謂之平司　軍士懼北兵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
偪致遲綦責所由軍司具對綦卽召所偪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

令開門出人皆無顧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
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踐蹂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
脩羅屯介休（晉介州治隰城縣西今介休縣屬焉）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
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蒲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頒諫曰楊
素縣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坐敵而
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
源（開皇十六年分晉陽縣置清源縣在晉陽西南宋白曰地理志檢
縣自漢至晉皆爲榆次縣地隋於故城西清源水爲名）王頒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
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蒲山公訶斬之諒退保晉陽素
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王頒將
弁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
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也吾死
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痤之石窌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
過其故人竟爲所擒并獲頒尸衆於晉陽舉臣咨漢王諒當死帝
不許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
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嘗無嫉生之子嘗謂侍臣
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
侍五子同母可謂兄弟也豈有此爨耶況兄弟之及至突厥
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
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
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

知嬪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會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
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於太陵廟號高祖與文獻皇后同墳異穴

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十二成丁（隋因周齊之制婦人及奴婢部曲給田爲差軍人以二十一成丁至是以戶口益多府庫殷實故有是詔是後兵役繁興逃亡漏罪起而是詔爲具文矣）

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木之衝（地紀爲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也帝深以爲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楊
素以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庭元拜爲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庶人諒妓妾二十人　左領軍大將軍崔彭卒彭少孤事母
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略通大義高祖受禪

恆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閫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
有惰容高祖甚器之謂之曰則每侍側我寢處自安又嘗問曰卿
弓馬固已絕人頗知學否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
不敢廢也高祖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高祖稱善
焉高祖嘗宴逢頭可汗使者于殿上時有鴻鳴於梁閒高祖命彭
射之一發而中高祖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返可汗復遣使請彭
相見高祖曰此必善射聞于虜庭所以來謝耳遂遣之及至突厥
可汗召善射者數千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鳥遣其善射者射之
多不能中乃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
歎服可汗遂留彭不遣高祖賂以貂綵然後得歸　丙申發丁男
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龍門縣屬蒲州長平汲郡澤州汲郡衛州）抵臨清

關唐志衛州新鄉縣東北有臨清關　度河至浚儀襄城浚儀汴州　襄城汝州　淹於上洛上洛商州以遏關防　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長城縣屬吳郡　今長興縣是也　詔曰煬　癸丑下詔于伊洛營東京仍曰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今所營構務從儉約　獨王秀之得罪也右衛大將軍元胄坐與交通除名久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邱和以蒲州失守除名胄與和有舊數從之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肚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衛將軍以和爲代州刺史

煬皇帝上之上　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麼高祖第二子也謚法好內遠禮曰煬　在位十三年爲文化及所弒改元一

辛丑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赦天下改元　立妃蕭氏爲皇后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　隋紀四　煬帝大業元年

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帝甚寵敬焉　廢諸州總管府　丙申立晉王昭爲皇太子　高祖之末羣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對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　隋志日南郡梁置德州開皇十八年改曰驩州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眞等以步騎萬餘出越裳　隋志河南郡舊越裳縣後改曰南郡方親帥大將軍張鎩等以舟師自南海郡　隋志南海郡舊置安縣有縣仁宮水經注洛水徑宜陽縣故城南又東與黑澗水合水出陸渾西山歷黑澗西北北跨洛濱　隋志河南郡舊無縣不借又當傳考杜佑曰隋大業七年修建國道于南北鎮城開塹壍谷置去舊關四里餘○夔音宗塹音漸入洛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　杜佑曰陳留郡城西有通濟渠煬帝引沐水即蔓蔕渠開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達於河　是役也考異曰鄒記作自甫公儀又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　管建云發兵夫五十餘萬今從略記　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東京東去故都十八里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麓之東西出漫水之西其城西面連苑距上陽宮七里北百二十六里北連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繞洛二水會于其間故自苑引之爲渠以通轉運　庚寅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作　癸卯賜賚各有差　素等再拜舞蹈而出己卯以素爲尚書令　唐六典秦漢已前尚書令僕射丞郎通稱尚書于禁中有令丞掌通奏而已魏初因之武帝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

歷漆澭入汴板渚在虎牢之東水經洴水東合汜水又東過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又東過滎陽縣苑陂南東流注于汴渠出焉是渠南出爲汴水漢之滎陽石門卽其地也隋志滎陽郡滎澤縣開皇四年置曰廣武仁壽元年改焉　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汴汴入泗茲皆故道　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鑿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春秋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亦因故道也邗溝今揚州城中山陽今淮安州楊子今揚州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宏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皐縣舊置成皐鄉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于東京四時祭高祖經曰夫孝天之經也故以名宮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閣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轉相

踐蹂卽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卻走踐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新唐書林邑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疊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自林邑南界與西屠夷分境計交州至謝佐曰林邑南有西屠夷馬援所樹銅柱表界處也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疊東臨大海宋白曰馬援討交阯自日南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又南行二十餘里有兩浦夷國援至其國鑄二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夷分境計交州至謝柱五千里來柱之誤銅柱在林邑南今此所記則林邑在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以四月梵志乘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爲之刻石記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於道初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素尷綱於高祖以爲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之幾死罷還久不得調威復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綱擅離所職下吏按問會赦免官屏居於鄠鄠縣屬京兆郡馮李淵爲何潘仁所逼致張本　五月築

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臨渤海中三神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運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復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棄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帝待諸王恩薄多所猜忌滕王綸衛王集內自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草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呪詛有司奏請誅之秋七月丙午詔除名爲民徙邊郡綸賚之子集爽之子也　閏七月丙子詔曰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

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　八月壬辰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宏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洛水入河之口御龍舟考異曰略記云甲子進龍舟按長歷是月戊子朔無甲子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元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元壇板艙黃篾等數千艘大船曰艙○艙音倉貪入聲讀餞音蔑　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戎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十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腳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艫艫艚艨艟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

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契丹冠營州（遼西郡置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紀干犯約斬之（紀干突厥小官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悕無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此古柳城也隋志遼西郡營州故治柳城縣乃龍城縣本和龍城自後魏以來營州治焉開皇元年改爲龍山縣十八年改爲柳城）與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契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娶之擢爲治書侍御史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莫何可汗所孱（見一百七十六卷陳國人立長城公禎明元年）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辯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爲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爲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

取其弊董巴曰帳起於秦人施于武將初爲絳和以表貴賤　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六月壬子以楊素爲司徒進封豫章王暕爲齊王　秋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老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分秩假而已雖有闕員留而不補時牛宏爲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別敕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驍衛大將軍張瑾內史侍郎虞世基太常少卿裴蘊黃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雖七人同在坐然與奪之筆虞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刺色狀今謂根腳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故帝彌委任之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惡之恣

其奢靡孫氏復擅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室儼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稱國士而清貧不立未嘗一有所贍也

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甲戌薨考異曰雜記云初太子之遷疾也時與楊素同在侍宴帝既深忌于素每起二后同至禽酒者不悟也藥酒錯進太子既飲二日而薨下之欲曰豈意代楊素死乎素平常始知毒酒誤飲太子秘不敢言太子知也素亦竟以毒薨按宅書皆無此說蓋時人見太子與素相繼薨安有此論耳帝哭之慟遽也有詔徵還至壻陽漢王諒遣使馳召或欲與計事或初不知諒反爲使所遏遂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自栴危爲諒怒而囚之及諒敗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又徙敦煌及是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　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爲燕王倓音談又音淡倓敏慧美姿儀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母劉手濕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與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恆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爾出外懼將遠離是以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詔改修律令

翠東南原上（翠縣屬河南陝州洛水在翠縣入河謂之洛口）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太子內舍人姚察卒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仕梁爲尚書駕部郎值梁室喪亂隨二親還鄉里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察家口既多竝採野蔬自給察每嶇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恆得相繼常分減以推弟妹乃至故舊乏絕者皆相分卹自甘惟藜藿而已在亂離之閒篤學不廢陳太建中累遷吏部尚書察甚勵潛節廩錫之外一不交通嘗有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綀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綀（綀音蘇）此物於吾無用其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餽遺陳亡入隋爲文帝所敬待委任隆重察有人倫鑒識在位多所引拔一皆可錄撫不實屬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篤於親故所得祿賜皆充周恤深懷退避不以所長矜人終日恬靜惟以讀書爲樂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文尤所推重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　初濟溫公之世齊主緯周封爲溫公有魚龍山車之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欲之（見一百七十四卷陳高祖受禪末好譯等所定之樂也周書九年平陳置請商署宋齊舊伎即清樂也相仍曰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越自氏胡來舊與樂器形制益繁故謂之雜伎其音分散其聲淫過故謂之鄭衛周三祖所作者皆倫於史籍謂之正聲也因置清商署宋齊舊伎即清樂也周書九年平陳置請商署宋齊舊伎即清樂也相仍曰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越自氏胡來舊與樂器形制益繁故謂之雜伎其音分散其聲淫過故謂之鄭衛周三祖所作者皆倫於史籍謂之正聲也因置清商署）竇熙等所定之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正音謂雅樂也）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龜龍魚鱉水人蝦魚鴈鶩於地又有天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欻音忽）左右易處又有神龜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自端門外至建國門內綿亙八里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伎人皆衣錦繡綵綵舞者鳴環佩綴花氈殆三萬人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爲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隋志齊後主寶胡戎樂歌笑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

封王開府）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責汝宜自脩謹

丁丑　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啟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率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宏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儛辮剛等功也各賜帛甚厚

是冬　彗星見天出於東壁二旬而止　是月武陽郡上言河水清　二月己丑彗星見於奎掃文昌歷大陵五車北河入太微掃帝座前後百餘日而止　三月辛亥熒惑星見西方竟天　帝遣長安　癸丑帝使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隋志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是後陳棱自發安海遂求其王高華與初又東行二日至龜龍嶼又一日便至流求○龜龍音渠隴）詔定興開此坐嬪事太子勇與妻子皆沒官爲奴婢上創仁壽宮及營造聞其有巧思召之使與其事以此爲朝請郎時宇文述用事以富樂於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梁家子弟

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幷以奇服新聲求媚於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將有事四夷大作兵器述薦定興可使監造上從之述謂定興曰兒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壽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勒上殺之述因奏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興兵誅討若使之從爲則守掌爲難若留於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然其奏乃鴆殺長寧王儼分徙其七弟於嶺表仍遣閉使於路譴殺之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吏部尚書牛宏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之大業律甲申始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分宏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白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實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爲罪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宏曰然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甯處何故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此綱紀謂郡長史司馬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察則長官自辟受認赴任雍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銓介之迹皆爲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善其言而不能用炫少以聰敏見稱與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性子精明視日不眩强記默識莫與爲儔左僕射方右盡員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壬辰改州爲郡故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置殿

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爲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太府寺止掌左右藏黃藏其尚方司織司染織甲弓弩冶皆屬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改左右翊衛左右備身爲左右驍衛左右武衛依代名改領屯衛加置左右禦侯改左右武候爲左右候衛是爲十二衛改領左右屯衛爲左右備身府左右監門依舊名凡十大府　廢伯子男爵唯置王公侯三等　王好文學之士初爲晉王時招延南朝名士而諸議參軍柳晉爲之冠晉音箭　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晉有口才每有顧問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俳諧由是彌見親狎及嗣位拜祕書監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閤言宴雖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遣召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爲偶人以象晉施機關能坐起能伏每於月下對酒輒命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以爲歡笑　丙申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突厥啟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幷州以通馳道丙辰啟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啟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詔報上不許　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四親廟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祖武元皇帝廟四曰皇考太祖恭王廟　帝卽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奏請爲太祖高祖各立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至是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帝謂祕書監柳晉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此何所六月丁亥詔爲高祖建別廟仍修月祭禮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過雁門雁門太守邱和獻食甚精至馬邑馬邑太

守楊廓猶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爲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戊子車駕頓檇林郡帝欲出張耀兵經突厥中指于涿郡文恐啟民懼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啟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姦雷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謹居鮮卑故地依冷陘山南奧支水室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其北者爲室韋劉昫曰室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其北音懺平聲晟兄子帳中草穢欲令啟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啟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穢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子內撫穢謂是曾香草耳啟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安庭草割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檇林北境至其牙東邊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爲御道帝聞晟策益嘉之丁酉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寮定襄太守周法尚朝於行宮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事見二十卷武帝元封元年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嚮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百千里動關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竝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鉤陳曲環如鉤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鉤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啟民可汗復上表曰以前聖人先帝莫繼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兄弟嫉妒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云來聖人先帝憐臣且死養活勝於往前遣臣徂大可汗垂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今處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種種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臣事言不能盡竝至尊聖人心裏在臣今非昔日邊地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率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爲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啟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

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啟民帛二千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啟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隋志定襄郡大利縣有陰山白柴河通典紫河發源朔州善陽縣金河上承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上不聽築之二旬而畢死者十五六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熲諫不聽熲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熲又以帝過啟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熲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又謂安德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尚書宇文弼私謂熲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其可汗太侈竝爲人所奏帝以

爲誹謗朝政丙子高熲宇文弢賀若弼皆坐誅熲諸子徙邊弼妻子沒官爲奴婢事連蘇威亦坐免官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自蒞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熲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熲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于當世帝之爲太子也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關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其意蓋自許也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有文武幹用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故帝忌之死非其罪天下莫不痛惜

先是蕭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爲內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總麻以上皆隨才擢用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淡雅不以職務爲意退朝縱酒而已身雖鰥旅見北閤豪貴無所降下與賀若弼既談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琮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善弓馬遒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沿金河（隋志榆林郡有金河縣杜佑曰單于都護府秦漢時地也治余河縣中都縣地也治余河縣有金河上承紫河朱白二金河縣即漢盛樂縣地也）時天下承平百物豐盛甲士五十餘萬匹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修飾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雉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每至御營十里之外屈

膝稽顙無敢乘馬敢民奉虛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祖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層者按蹕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竝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啟民從入塞己丑遣歸國癸巳入樓煩關（樓煩郡治靜樂縣樓煩城今有關）壬寅至太原詔營晉陽宮帝謂御史大夫張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乃先馳至河內具牛酒（張衡河內人帝改懷州爲河內郡）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九月己未至（濟源屬河內郡）幸衡宅帝悅其山泉曠宴三日賜資甚厚衡復獻食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己巳至東都　辛未長星晃陳方竟天　壬申以齊王暕爲河南尹癸酉以民部尚書楊文

思爲納言　冬十月敕河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藝戶其家以技藝名者陪助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改甘州爲張掖都交市互市也）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誘致諸胡至者厚加賞賜胡人貪利競來入關者四十餘國矩盛言中國之大財物之豐以炫耀之啗以金寶令其國人來觀中國見綺帛之美謂中國錦繡爲山積以示之又啗以重利令其回市與中國貿易所經諸國動數千里以證其遠中國之人無不周遍以明其廣又奏言伊吾（唐爲伊州高昌唐爲西州都護唐爲納縛波地）從中國而出以三國爲西域門戶從西域而入總湊敦煌鴈門之地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濛汜蒙谷之水也日所入處史記曰禹本紀言崑崙出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遏遏故朝貢不通今竝因

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
遣使非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我夏其在茲乎（渾厥謂吐谷渾
也）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
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幷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
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
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
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
也　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
謝罪請降帝使裴矩慰撫之

隋紀五起大業四年盡大業八年

煬皇帝上之下

（反）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
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班志沁水出上黨羯羊頭山世祖令
武陵蠻界入河處遠隋
爲沁源縣考異曰燉煌記三年六月敕開永濟渠引穀水入洛於汾
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於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及永濟渠卽今
御河未詳通汾永濟記誤也）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爲內
史令　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己

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詔書慰諭之（帝置司朝謁者臺大夫一人
之考異曰唐帝紀作崔毅今從西突厥傳）處羅見君肅甚倨受詔不拜君肅謂之曰
突厥本一國中分爲二百相讐敵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而莫能相
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敢民舉其部落百萬之衆卑躬折節入臣
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其滅
可汗耳羣臣咸欲從啓民之請天子既許之師出有日矣願可汗
毋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俯閣謝罪請發使召
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此則
向夫人爲誰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
衆左提右擊以擊可汗亡無日矣柰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
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爲墟乎處羅蹙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

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　三月壬戌倭王阿每多利思比孤隋書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爲面居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自謂泰伯之後一名日本自云國近杜佑曰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去邊東萬二千里大較在閩川會稽之東亦與朱崖儋耳相近自謂泰伯之後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因以爲稱　入貢遺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　乙丑車駕幸五原帝改豐州爲五原郡因出塞巡長城去年所築者　行宮設六合城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牆合爲之塗以青色壘六板爲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牆板高六尺開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樓敵二門觀門樓檻皆丹青綺飾又造六合殿千人帳載以槍車車載六合三板其車軸解合交叉卽爲馬槍每車上張幕幕下張平一弩傅矢五人更守兩車之閒施車軸馬槍皆外其轅以爲外圍次內布鐵蒺次內施蹙鞬每一蹙鞬中施弩牀長六尺闊三尺牀柱壁插鋼錐皆長五寸銼音倭之蝦鬚音須皆施機關張則錐皆外向其牀上施旋機弩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觸所而發其外又以矟周圍行宮二丈二鈴二柱往舉矟去地二尺五寸矟音朔行宮南北門施槌擊運矟以機發之有人觸矟則衆鈴發響槌擊兩聲以知所警省爲擊警帝慕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常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丙寅命駿齎物五千段以賜其王赤土者南海中遠國也永行百餘日乃達其地土色多赤因以爲號其國到五月日亭午物影都在南一日三食飯皆旋炊不然逾巡過時卽便臭敗熱氣特甚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初元德太子勇河南尹齊王暕次當爲嗣暕音諫　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帝爲之妙選僚屬以光祿少卿柳謇之爲齊王長史令暕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因引謇之詣暕所西面立先宣敕以戒柳謇之曰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鼈卿門若有不善罪宜敕以戒柳謇之庶之從子也暕寵遇日隆百官趨謁闐咽道路暕以亦相及謇之慶之從子也暕寵遇日隆百官趨謁闐咽道路暕以是驕恣昵近小人所爲多不法遣左右喬令則庫狄仲錡陳智偉求聲色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美女輒孀暕命呼之載入暕第淫而遣之仲錡智偉詣隴西擄豕諸胡貢其名馬帝改渭州爲隴西郡得數匹以進暕暕令遣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取歸其家暕不知也樂平公主常奏帝言柳氏女美樂平公主周天元后也　帝未有所答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從帝幸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誦得幸於暕遣禁攜之至汾陽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奏暕帝令甲士千餘人大杖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崔氏早卒暕與妃姊元氏婦通產一女暕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三子俱侯　恐不得立陰挾左道爲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賜妃姊死暕府僚皆斥之遊遣柳謇之坐不能匡正除名時趙王杲尚幼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

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睦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恆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帝制十二衞每衞置護軍四人掌副貳將軍無則一人攝尋改護軍爲虎賁郎將正四品）睦有微失虎賁輒奏之帝亦常慮睦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太史令庾質季才之子也其子偸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齊王何向背如此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猶怒出爲合水（開皇十六年置合水縣爲慶州治所帝改慶州爲宏化郡唐改合水縣爲安化）時在驍衞將軍成紀董純亦坐與睦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衞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陛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謹慤遂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闕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于膝上令吾兒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陛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

謹慤遂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陛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謹慤遂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闕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于膝上令吾兒

壬戌制父母憂隨子之官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河右河西武威酒泉敦煌等郡皆敦煌州威戎縣津水經註河水自湟河東流逕鄯川城南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爲黃河之地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誚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隋志西平郡化隆縣有拔延山杜佑曰拔延山在鄯州廣威縣西南隋志西平郡湟水縣有拔延山杜佑曰湟水經西平之鄯谷東逕養女川水出縣外湟水自湟河東流逕鄯川城南又東長寧川水注之長寧水東南流逕晉昌川又東逕西平之北山○浩案晉昌川水經註作晉興川北山東南隋志西平郡湟水縣有舊浩亹城北山有養女祠郡國志云河源郡積石山在西平郡化隆縣西南浩案出塞外湟水經積石山東南流逕晉興川水經註浩亹作晉興者考異曰隋帝紀作二庚辰入長寧谷長寧谷在古晉昌郡界水經註湟水逕臨羌縣故城南又東長寧川水注之長寧水東南流逕晉昌川又東逕西平之北山○浩案晉昌川水經註作晉興川

陂沾塗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太半（考異曰帝紀在六月癸亥朔記作達寸按谷今從帝紀）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乙未車駕入西京癸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　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叛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倘多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刑部大理莫敢與爭必稟承進止然後

決斷蘊有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權要高祖末出爲襄州總管（帝改襄州爲襄陽郡帝卽位自番禺以名州帝改爲南海郡）欲用爲祕書監道衡州刺史召之（隋志廣州仁壽元年改番州置）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頗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頗藻之義也（詩小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潤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拜司隸大夫將罪之罪司隸刺史房彥謙勸道衡杜絕賓客卑辭下氣帝遣司隸大夫一人爲司隸臺率又置司隸刺史十二人正六品巡察畿外諸郡　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頻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頻邪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恃舊有無

君之心覓詔書每下便腹誹私議推惡於國安進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卑賤與高頻賀若弼等外擅威權百知非當誣罔及我卽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道衡自以所非大過促憲司早斷冀癸日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癸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才名大著河東裴讓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斯君矣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閉壁而臥閭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死非其罪天下冤之　帝大閱軍實稱器甲之美宇文述因進言此皆雲定興之功帝卽擢定興爲太府丞　召驍衛將軍長孫晟卒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捫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過羣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開皇末突厥敢民可汗入朝賜射於武安殿遲舉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給晟箭六矢發皆入鹿時有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竝應凡而落晟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

庚大業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既而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帝以諸蕃會長毕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洛陽皇城端門外之街）盛陳百戲戲場

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城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東都東市曰豐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遠　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寶榮者亦藉以龍須席（龍須席以龍須草織成今淮上能織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點者頗覺之見以縮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荅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

（女官即女道士）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鼎慶之孫也（隋志千牛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鼎音天）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開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鉅鼎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羅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殽亂靡所不至以是爲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靣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流求不從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同安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之（帝改鷹州爲鷹州義安郡）行月餘至其國以鎮周爲先鋒流求王

（按熙州爲同安郡發州爲義安郡）行月餘至其國以鎮周爲先鋒流求王歐斯渴剌兜遣兵逆戰鷹破之遂至其都（流求國王所居曰婆羅槐三重設以流水繞其外曰波羅壇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寶榮者亦藉以龍須席（龍須席以龍須草織成今淮上能織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點者頗覺之見以縮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荅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女官即女道士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孫也（隋志千牛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鼎音天）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開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鉅鼎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羅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殽亂靡所不至以是爲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靣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流求不從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同安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之（帝改鷹州爲鷹州

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鑠起眾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帝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爲阿諛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

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隋志京尹正三品）　冬十二月己未寄奴悉然公牛宏卒宏寬厚恭儉學術精博爲高祖所敬重禮樂之事皆宏所與定時楊素恃才輕貴矜侮朝臣唯見宏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宏言別宏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宏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宏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及帝卽位賜宏詩曰晉家山東部魏世盧尚書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宏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于言而敏于行上嘗令其宣敕宏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曰竝忘之矣

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隋室舊臣始終信任

悔吝不及者唯宏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酌嘗因醉射殺宏駕車牛宏來返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宏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今浙西運河自杭州達鎮江府入大江是也鎮江古京口也帝改杭州爲餘杭郡）　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幷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上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閒不便是歲始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自此文武官常服（據小前也○據音鑑）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救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隋志高陽縣屬河閒郡）　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

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秦末衛滿據之傳國至孫右渠漢武帝滅之以其地爲四郡漢末公孫度據之傳國至孫淵穆滅之至晉皆爲郡之開爲四郡漢末公孫度據之傳國至孫淵穆滅之至晉皆爲郡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開皇十八年

今乃不臣別爲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宏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遲日語高麗王宜早來覲勿自疑懼存亡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及是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貿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辛未大業七年春正月壬寅眞定襄矦郭衍卒（隋志恆山郡治眞定縣）　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邊郡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船前邊補其安邊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宏（幽州大業初已廢諸州總管此書元宏嗣前官）　往東萊海口（帝改萊州爲東萊郡）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考異曰略記曰丙午幸涿郡之臨朔宮按長歷是月丙辰朔無丙午今從帝紀）　文武從官九品以上竝令給宅安置先是詔總徵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郡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鎗手三萬人　五月救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

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有黎陽倉涿郡有黎陽倉洛口倉初見上卷二年脩
繼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塡咽
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山東河南大水
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底柱在河南郡陝縣
北河中　初帝西巡遭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處羅可汗與車駕
自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
自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特疉大耳臣
謂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卽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
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
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言射匱處羅將兩皆從降也　帝
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

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
然後爲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桃竹桃枝竹也今江南有之以賜射匱因謂
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
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
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窩於高昌東伊吾城伊州伊吾縣有拓羅漫山
山亦曰天山　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
門關晉昌城新唐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
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
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
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豐
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領遼西柳城遼東三縣　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
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
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鹿車小車也言
容一鹿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鎭無可輸皆
懼罪亡命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苛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
必先賤買之然後宣敕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價贏數倍裹刻徵
斂取辦一時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
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羣盜郡平民于薄擁眾據長白山

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鉏帝改德州爲平原郡鉏豐也○鉏音鋤上聲
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窊累世仕宦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
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眾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
德漳南本漢東陽縣地久廢開皇六年復置十八年改爲漳南縣屬清河郡宋白曰取地居漳水之南爲名
曾有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三人先入擊殺之餘不敢進請
其尸建德曰可投繩縋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縋使盜曳出建德
曜起捉刀復殺數人由是知名爲人重然諾尚氣俠鄉人有喪親
貧無以葬者建德方耕遽解牛與之父死葬千餘人賻予一無
所受由是爲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里正應募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以家爲水所漂妻

子餓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考異曰杜儀譜隋季羊爲縣令所考今從舊唐書建德傳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迹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尙爲所敗今水潦爲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爲亡虜耶我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葦豐茂可以違難亂音玩承閒竊出椎埋掠奪足以自資因收拾豪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羣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鄒人張金稱聚衆河曲鄒漢縣舊屬濟陰皇十六年復置屬清河郡河曲清河之曲名新唐書作河渚C師音鈐音檢蓓人高士達蓓音倍條聚衆於清河境內爲盜時羣盜往來漳南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閭郡縣疑建德與

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孫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資建德始此自是所在羣盜蠭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騭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隋置奉車騎都尉馬都尉屬三衞帝並慶之此蓋置都尉以討羣盜帝又改驃騎爲鷹揚郎將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壬申大業八年春正月考異曰略記云癸丑帝御前殿按長歷是月辛巳朔無癸丑略記甲子多差誤今不取皆從隋書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爲三使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甯突厥之官典兵者謂之設盛州鳴沙縣後周置會州會寧都尋廢唐復置又使特勒大奈別將衆餘居于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號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　初嵩高道士潘誕隋志河南郡嵩陽縣有嵩高山自言

三百歲爲帝合煉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發石工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數十處凡六年丹不成帝詰之誕對以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且死語人曰此乃天子無福值我兵解時至學仙者謂鬼神登仙爲尸解故其徒謂死爲解化今誕謂兵死爲兵解　我應生梵摩天云　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爲克否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惑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

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遼方長岑海冥縣馬建安南蘇遼東元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帝指授諸軍所出之道多用漢縣舊名漢志鐘方長岑朝鮮屬樂浪郡菟郡有蓋馬大山遼東漢郡名海冥即漢樂浪郡之海冥縣建安南蘇扶餘皆高麗國城守之處沃沮亦古地名是時其地已入新羅界　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瀰臨屯候城提奚踢頓鼺愼碣石東暆帶方等帶方等縣屬樂浪郡侯城襄平屬遼東郡暆帶亦郡名踢頓即漢末遼西烏丸踏頓所居碣石禹貢之碣石也杜佑以爲北碣石在高麗中杜佑曰碣石山在漢樂浪縣塞長城起於此山今驗長城東截遼水入高麗遼址猶存駱驛引途總集平壤平壤城高麗國都也亦曰長安城南屈曲南臨浿水杜佑曰高麗王自東晉以後所居平壤城即漢樂浪郡王險城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

鄭氏注類宜告祭名孔穎達曰天道遠以事類而祭告之也社主殺氣故求便宜社主陰物於此壇殺故曰宜桑乾河源出馬邑縣東北入於此壇代郡桑乾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西北又東過廣陽薊縣北今在薊城南乾水東過廣陽薊縣北今在薊城南城邑有變遷也　祭馬祖於薊城北註曰馬祖天駟也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隊隊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隊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亙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衙三萬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亙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甲辰內史令元壽薨　二月壬戌觀德王雄薨補註雄初封齊平後改封淸漳又改封安德徵也谷渾還又改封觀王　北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尙書以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必爲國患乃上表以爲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窮則歸投強則反噬劉淵侯景近事之驗眾所共知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鎭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書郎斛斯政椿之孫也通典曰隋帝更尙書諸曹侍郎爲郎兵曹郎開皇之兵部侍郎也以器幹明悟爲帝所寵任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壬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益不從及征高麗以文振爲左候衞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沍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過秋霖深爲艱

阻兵權既竭彊敵在前銳鞠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眾軍總會臨水爲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衞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蔕熬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黃熱病也熱則頭痛故燃艾以炙之熱則上蒸瓜蔕味苦寒故噴鼻以通腦戶○蔕音噴乃自請爲前鋒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爲死日我得良殺汝當富貴惟忠與孝爾其勉之帝命工部尙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眾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义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考異曰隋帝紀癸巳上御師甲午車駕度遼乙未大赦按長歷是月庚辰朔不容有乙未大赦遼水橋戊戌麥鐵杖死甲申子又戊戌之下不容有甲午乙未丙申此必誤也今並除之引高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慰懌之因下詔救天下命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鎭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書郎斛斯政椿之孫也通典曰隋帝更尙書諸曹侍郎爲郎兵曹郎開皇之兵部侍郎也以器幹明悟爲帝所寵任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壬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益不從及征高麗以文振爲左候衞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沍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過秋霖深爲艱

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其中施行殿殿上容侍臣及三衞仗合六百人中夜爲之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詔贈麥鐵杖宿國公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齊馬所不

及性疏誕使酒好交遊事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太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劫盜旦還及衙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每旦見鐵杖在御左右故不之信尙書蔡徵曰此易驗耳乃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以詔書送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敕而往及旦而癸事宣帝曰其爲盜明矣然惜其勇捷乃誡而釋之陳亡入隋寓居清流縣積功爲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歸鄉里及帝卽位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擊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賈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時人以爲敏慧至是戰死帝痛惜之故褒贈獨隆　夏五月壬午納言楊達薨達少聰敏爲人宏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鬬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卽宥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寤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卽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爲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卽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酌城西敗卒御六合抜城以督戰遼東諸城各堅守不下乃議分兵直逼平壤以傾其國都右翊衞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艫艦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逆志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皆在樂浪界○浿音旆又音配　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尙北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僞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尙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以應接諸軍考異曰北史云護兒高麗斬高元弟建武因被高元書及革命記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貳扶餘道右翊衞大將軍于仲文貳樂浪道陳制十二衞各本傳于仲文帝卽位之初爲右翊衞大將軍何也考二人其邪營于城外以待諸軍今從隋書及革命記左翊衞大將軍征吐渾時來護兒已爲右翊衞大將軍通鑑盖追書仲文之官也　左驍衞大將軍荊元恆貳遼東道右翊衞將軍辛世雄貳元菟道右禦衞將軍張瑾貳襄平道右武候將軍趙孝才貳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衞將軍崔宏昇貳遂城道檢校右禦衞虎賁郎將衞文昇貳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班志元菟郡西蓋馬縣有馬訾水東南入海今名鴨綠水平壤城在鴨綠東南全入謂鴨綠水自江杜佑曰鴨綠水闊三百步在平壤西北四百五十里遼水東南四百八十里述等自瀘河懷遠二鎭進師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楯幷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軍令中士卒有遺棄米粟者斬軍士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

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乙支東夷姓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遣人紿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將軍伐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諸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遇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

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考異曰革命記云許公既至平壤城頭即樹降幡約至五日檢錄簿籍圖書開門待命期過五日無一言許公頻催竟無報答又十數日乃云船糧敗卻還許公更欲何待然始抗旌拒守分兵以據險要許公知被欺即卷甲歸每日常設方陳而行四面俱時受敵偽殺既還糧食又盡過遼水者什無二三按煬帝驕暴高麗若明言不降述等必不敢還今從隋書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于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爲殿擊高麗卻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考異曰隋記七月帝自涿郡還東都十一月宇文述等程畫進擊高麗出兵邊戴亡失儲盡帝怒敕所司鎖將臨行無疲羸十能等於軍市梟斬今從隋書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明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高麗置遼於遼水之西以警察度遼者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敗還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望海頓當在遼西界使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辰車駕至東都考異曰維記十月車駕幸東都徵兵馬將還度遼之功甚偉今不取冬十月甲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　十一月己卯以宗女爲華容公主嫁高昌　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

薩水之敗高麗追圍降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爲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悲發病困篤乃出之卒于家　是歲大旱疫山東尤甚時征役煩興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齊郡丞閻鄉張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不可擅與須陀曰今帝在遼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　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閭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

張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帝遼白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朝政詔賜衡于家衡臨死大言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人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爾註出此觀之帝之猜父昭然可見矣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二　隋紀五　煬帝大業八年　歲在壬酉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隋紀六起大業九年盡大業十一年

煬皇帝中之上

夏大業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驍果作逸）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漢晉以來遼東郡皆治襄平公孫度氏始徙平郡於此後魏因之遼東言古城蓋漢郡有遼隧也）賊帥杜彥永王潤等陷引平原郡大掠而去　平原李德逸聚眾數萬稱阿舅賊　盜武賊帥白瑜娑（帝改爲鹽州武都考異曰隋書作白榆安今從略記）劫掠牧馬北連突厥罷右多被其患謂之

奴賊　戊戌赦天下　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　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權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科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齊北人歸進洛聚眾爲羣盜　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干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杀何親辱敵小寇乎帝不聽　三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兵爲盜係據冏橋（帝改曹州爲濟陰郡）眾至數萬兒人稱引書史輒殺之　丁卯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郡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眾攻剽（帝改青州爲北海郡瀛州爲河間郡

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士客死者甚眾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亞絙光接而復上絙音更又音恆帝望見壯冀之召與語大悅即拜朝散大夫極言左右死吳興人也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最略綜書記微有辭藻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窘父兄並以傭書為事光獨跅弛交通俠客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贈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衣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為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俱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入號為肉飛僊及帝東征以驍果應

募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寘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是果被龍用　五月丁丑癸酉入南北　齊北人甄寶車衆眾萬餘寇掠城邑　禮部尚書楊元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隋志左右翊衛府領親勳武三侍左親侍隋志左右翊衛府領親勳武三衛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伏下黑色小兒贈視與常勿令領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謝事務讀書鷩欲聾包愷乘(二)黃牛被以青韉將漢書一帙掛于角上一手捉牛鞚一手翻書讀之向晡令楊素見之于道從後按轡躡之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素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荅曰項

羽傳毫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元感與爲深交時或勸之密曰入言當指實陳可面訣若決機兩陳之閒喑嗚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臨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耶元感笑而服之初帝之卽位上殿足弱欲倒者數四楊素以手扶接帝乃上素歸謂家人曰小兒子吾已提起作大家郎丞知了當得否素特宥此功見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褻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蔓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夷族元感頗知之且自以素世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元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盡顯在朔文武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

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命元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按隋志帝改州爲郡郡置太守羅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以貳之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促之元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元感弟虎賁郎將元縱鷹揚郎將萬石竝從幸遼東元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前石至高陽高陽縣屬河閒郡爲監事許華所執華時有監事蓋因隋制也斬於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軍未發元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矣軍期而反六月丁巳元感入黎陽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爲牢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旁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倉謂黎陽倉郡縣官有幹用者元感其衆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倘糒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

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爲衞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河內郡丞薛唐禪爲懷州刺史復開皇之制以郡爲州以太守爲刺史隋志州郡皆置丞薛東光縣屬平原郡宋白曰今定遠縣治東光縣東北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移於今縣東南三十里開皇三年又移于後魏廢勃海郡城縣置令丞附正治書侍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元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報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元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元孫也元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楊宣城篙帥三千餘人帝改赫州爲丹楊郡改宣州爲宣城篙帥習於用舟者篙進船竿也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

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禪自元感所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元挺進黎陽及舉兵密適至元感大喜以爲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爲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彊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臨渝關隋屬平州盧龍縣即所謂盧龍之險也扼其咽喉斷路既絕尚飛檄燕薊之必踵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衞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倘糒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

恐唐禍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楊元挺將驍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元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爲備修武民相帥守臨濟關（修武縣屬河內郡）元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隋志偃師縣舊屬河南郡）元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白司馬坂在邙山北邙山在洛城北）元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槊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宏策將八千人拒元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

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宏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太半元挺亦不追宏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元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宏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元挺頓抵太陽門宏策將十餘騎入宮城自餘皆一人返者皆歸於元感元感屯上春門（隋志河南郡舊置洛州大業元年移都改曰豫州東面三門北曰上春中曰建陽無太陽門當考考異曰元感傳云屯兵上春門又云屯兵尚書省按劉仁軌河洛記東都羅郭東面北頭第一曰上春門唐改曰上東門又尚書省在宣仁門內元感不容至此）每謂眾曰我身爲上柱國家棄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願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眾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沈之兄子也從軍出拒元感爲元感所獲元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元感令福嗣爲書遺樊子蓋數帝

人國榮陽（隋志滎陽縣屬滎陽郡郡治管城滎陽百郡西願覺將五千人取虎牢（隋志滎陽郡汜水縣舊曰成皐即虎牢也隋皇十八年改曰汜水大業初置虎牢都尉府虎牢降以覺爲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侍郎鄭善果如東都考異曰隋書云步騎七萬數元感眾不過十萬而下云眾寡不敵今從舊記）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隋志華陰縣屬京兆郡楊素世居華陰）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澠直趨東都城北澗瀍池元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金谷即谷名也水東流經洛陽西北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渠在河南縣界）遶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魚梁道若魚梁然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懼會楊元感反詐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

敗乃謂之聰明元感麤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浸成亂階耳帝又
聞達官子弟皆在元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元感善
元感之反政與之通謀元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元縱
等竊與政內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
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邱山營壘帳幕安堵不動皆棄之而
去眾心惘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創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
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
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兵之眾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
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
最後羸弱數千人為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
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

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
欲我行當為此耳元感其有成平質曰元感地勢雖隆桑非人望
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
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右候衛將軍屈
突通乘傳發兵以討元感來護兒至東萊聞元感圍東都召諸將
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捨遠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
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事捨
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宏乏整馳驛
秦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救護兒救東都兒宏整甚悅賜護兒璽書
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候
引兵屯河陽守文述襲之元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
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雖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

拔樊奕謂樊子昇也元感然之將拒通樊子素知其謀數擊其營元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破陵當在河陽南岸洛城東北元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新唐志華陰縣有永豐倉蓄所所置也三輔可指麾而定此指言漢三輔之地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宏化留守元宏嗣握强兵在隴右帝改慶州爲宏化郡其地屬隴右可聲言其反必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紿衆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華陰諸楊元感之宗黨也壬辰元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蹤之至宏農宮父老遮說元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守洛陽之地元感以爲然宏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元感闕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元感兵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元感怒晡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許眾西入軍事貴速

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以自全元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元感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追及於皇天原水經注玉澗水南出玉溪北流經皇天原西周圍記世祖天於其上名之爲皇天原上有漢武思子臺又北逕閿鄉城西又有全鳩聚山東首止平博方可里餘三面壁立高千餘仞漢淵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隋志閿鄉縣有玉澗全鳩澗元感上樂豆布陳亙五十里且戰且行元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元感陳於黃杜原諸軍擊之元感大敗獨與十餘騎棄上洛帝改商州爲上洛郡元感欲由藍田出洛也追騎至元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

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元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檛而焚之元感弟元奘爲義陽太守隋志義陽郡舊衆之司州後魏改曰郢州後改曰申州大業初改義州尋改爲義陽郡將赴元感爲郡丞周寔玉所殺仁行爲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元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帝改宋州爲梁郡元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日間眾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隋志襄城郡東魏置北荊州後周改爲汝州尋改爲郡日和州開皇初改爲伊州大業初改

爲郡聞元感敗眾稍散爲吏所獲傳首東都帝以元宏嗣斛斯政之親也留守宏化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爲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十三郡天水隴西金城枹罕臨洮漢陽宏農武興方平涼宏化延安雕陰上郡也淵御眾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

徵詣行在所淵過扶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初大理卿鄭善果母崔氏年二十而寡父欲奪其志崔抱善果謂其父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爲無禮苟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竟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九歲以父死王事襲爵開封縣公善果父滅以討賊死開皇中歷官魯郡太守崔性嚴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道每聽果出聽事崔恆坐胡牀于隙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崔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下亦終日不起母乃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恨汝家耳汝先君在官清恪未嘗問及於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能承

父志汝既年小而孤自童子時便承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順怒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犯天子法以取罪戾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于地下乎崔又恆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毋何自勤如是耶崔曰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功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婆子柰何獨擅其利哉且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皇后下至大夫士庶之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厥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于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自非手足所營及

莊園絲枲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皆內自出餼于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以脩治廨宇分給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考績爲天下最及母卒爲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變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眇小爲崑山縣博士劉昫曰崑山本漢婁縣地梁分婁縣置信義縣又分信義置崑山縣收縣界山名以屬吳郡　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据常熟常熟吳晉南沙之地本屬吳縣晉分吳縣置海虞縣梁置常熟縣劉昫曰今崑山縣東一百三十里常熟故城是也隋志南沙城屬吳縣自言有王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揚子地名時屬江都縣　分爲五營以衛南賊南賊謂燮及崇等崇遣其將陸顗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眾益盛至十萬　辛酉司農卿雲陽趙元淑坐楊元感黨伏誅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皇甫儀與留守樊子蓋推元感黨與考異曰雜記作消儀今從隋書雜記推元感黨在十月疑太晚今因誅趙元淑言之儀天竺胡人也帝謂蘊曰元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郎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餘人元感之閭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元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琊王胄俱坐徙邊綽胄亡命捕得誅之初綽數從元感遊其族人秘書郎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元感若與絕交者上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故遊焉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嘗道衡死帝

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又嘗從容謂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諛君位至通顯而諫以求名鶚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終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帝使裴矩安集隴右因之會諸在陽武那可汗部落遣闕逕度設寇掠吐谷渾以自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　九月己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民彭孝才並起兵爲盜至有衆數萬　賊帥梁慧尚率衆四萬陷蒼梧郡　甲午車駕至上谷隋志涿郡易縣上谷郡接秦置上谷郡本治沮易王隱晉書地道志涿之項故因以上谷名焉馬睛之易縣則漢涿郡故安縣地也非古上谷以供費不給免太守虞荷等官閏月己巳幸博陵　東陽人李

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眾至萬餘　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東郡古白馬之地隋開皇九年置杞州十六年改滑州大業二年改爲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斬之　劉元進帥其眾將度江會楊元慼敗朱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改毗州爲扶風郡改爲建安郡）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將兵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帝改貝州爲清河郡）楊元慼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元慼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考異曰隋書密傳云密開行入關與元慼從叔淘相隨匿於溆湖淘妻之舅尋爲鄉人所告遂捕獲因於京兆獄又云及出關

外防禁漸弛又云至郡鄙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唐曹雖不云四於京兆獄亦云出關按密若自關中送高陽不當與韋福嗣同行今從實錄）及劉仁軌河洛行年記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纔謀亡夫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賜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飲宴謔讙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同疾若不爲重法無以肅將來帝曰聽公所爲十二月甲申述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立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積善福嗣仍加車裂皆焚而揚之積

薪自言手殺元慼誤得免死帝曰然則梟類耳因更其姓曰梟氏

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幷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帝改岐州爲扶風郡扶風漢三輔之一也）因舉兵反眾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烏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帝召衛文昇樊子蓋詣行在慰勞之賞賜極厚遣還所任　劉元進攻丹楊（隋書吐萬緒傳云時元進以兵攻潤州按唐志武德三年始以延陵地置潤州而丹楊縣本曲阿亦唐改名元進所攻蓋此丹楊非隋志之丹楊郡隋之丹楊郡治石頭城隋書成於武德之後書潤州書丹楊皆以唐州縣書之也）吐萬緒濟江擊破賊眾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徙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隋志吳縣有黃山）緒圍之元進變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千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敝請息甲待來春（考異曰帝紀云緒與俱羅連年不能克攻賊請待來春而王世充十年又擊益）嘿然則元進敗正在今年冬春之交矣元進退保建安而得拒世充于江上者蓋良來也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惰俱羅敗衄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王世充爲江都丞帝又改郡曰江都治爲丞）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變敗死於吳時有大流星墜于江都求及地而滅逝麾拂竹樹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

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旦失石所在未幾而元進敗其餘眾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元寺瑞家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下海爲盜聞之旬日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阬之於黃亭涸死者三萬餘人考異曰隋記阬其眾二十餘萬于黃亭涸長數里深闊數丈積屍與之平雜記世充負而焚信利在子女資財並阬所首入千餘人于黃山之下今從隋書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世充見隋室將亂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傑多收眾心江淮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每戰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愛由此人爭爲用

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課關中富民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

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爲刎頸交章邱縣漢二縣隋志皆屬濟北郡唐志章邱縣後魏置南徐州東魏改爲東徐州隋改爲東濟也開皇十六年改爲章邱縣宋白曰高齊天保七年移高唐縣治古黃巾城隋改章邱縣東南章邱爲名臨濟縣之管縣久廢開皇六年置朝陽縣十六年改曰臨濟　俱亡命爲羣盜唐書杜伏威傳公祏數盜姑家牧羊以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爲盜　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爲帥下邳鄧後魏置南徐州梁改爲東徐州東魏改爲東楚州隋改爲安州後周改爲泗州帝改爲下邳郡　伏威使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爲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安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眾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討之帝置鷹揚府郎將副郎將每府置二人掌領校尉二人掌騎士步兵校尉越騎校尉二人掌騎士步兵校尉伏威與戰陽爲不勝引顯眾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顯

眾皆焚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海陵漢縣屬臨淮郡梁置海陵郡開皇初廢郡爲縣隋志屬江都郡召與并力伏威使公祏厲兵於界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眾　封皇子杲爲趙王杲聰令美容儀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薨后嘗炙杲請先試炷后不許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賜嘗今若欲炙何忍令嘗炷悲咽不已后竟爲之停炙由是鍾愛之

甲戌大業十年春考異曰幸記是年正月又以許公宇文述爲元帥將兵十六萬討劉元進二月辛未詔百官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丁酉扶風賊帥唐獠立李宏芝爲天子考異曰隋可汗　二月辛未詔百官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丁酉扶風賊帥唐獠立李宏芝爲天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命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隋志北平郡盧龍縣有臨渝宮鴨綠水在縣東北　辛巳遣使祭黃帝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師祭也在野曰禡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祚社位曰禡師祭也爲兵誓也其祠蓋蚩尤或云黃帝北典之制天子親征將屆戰所卜剋日備元牲列軍容設于辰地爲壇而禡祭太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柴奏大濩之音設畢徹牲柴燔掩埋記王制天子出征禡于所征之地具載亡矣杜佑所載者北齊之禮耳　斬叛逆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

癸巳月檢林太守章純帝改勝州爲檢林郡隋志作李宏今從唐書辭舉例有眾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隋志北平郡盧龍縣有臨渝宮鴨綠水在縣東北　辛巳遣使祭黃帝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師祭也在野曰禡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祚社位曰禡師祭也爲兵誓也其祠蓋蚩尤或云黃帝北典之制天子親征將屆戰所卜剋日備元牲列軍容設于辰地爲壇而禡祭太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柴奏大濩之音設畢徹牲柴燔掩埋記王制天子出征禡于所征之地具載亡矣杜佑所載者北齊之禮耳　斬叛逆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

癸巳月檢林太守章純帝改勝州爲檢林郡隋志作李宏今從唐書辭舉例有眾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隋志北平郡盧龍縣有臨渝宮鴨綠水在縣東北　辛巳遣使祭黃帝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師祭也在野曰禡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祚社位曰禡師祭也爲兵誓也其祠蓋蚩尤或云黃帝北典之制天子親征將屆戰所卜剋日備元牲列軍容設于辰地爲壇而禡祭太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柴奏大濩之音設畢徹牲柴燔掩埋記王制天子出征禡于所征之地具載亡矣杜佑所載者北齊之禮耳　斬叛逆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

帝紀作李宏今從唐書辭舉例有眾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隋志北平郡盧龍縣有臨渝宮鴨綠水在縣東北　辛巳遣使祭黃帝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師祭也在野曰禡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祚社位曰禡師祭也爲兵誓也其祠蓋蚩尤或云黃帝北典之制天子親征將屆戰所卜剋日備元牲列軍容設于辰地爲壇而禡祭太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柴奏大濩之音設畢徹牲柴燔掩埋記王制天子出征禡于所征之地具載亡矣杜佑所載者北齊之禮耳　斬叛逆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

癸巳月檢林太守章純帝改勝州爲檢林郡隋志作李宏今從唐書辭舉例有眾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隋志北平郡盧龍縣有臨渝宮鴨綠水在縣東北　辛巳遣使祭黃帝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師祭也在野曰禡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祚社位曰禡師祭也爲兵誓也其祠蓋蚩尤或云黃帝北典之制天子親征將屆戰所卜剋日備元牲列軍容設于辰地爲壇而禡祭太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柴奏大濩之音設畢徹牲柴燔掩埋記王制天子出征禡于所征之地具載亡矣杜佑所載者北齊之禮耳　斬叛逆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

眾皆焚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海陵漢縣屬臨淮郡梁置海陵郡開皇初廢郡爲縣隋志屬江都郡召與并力伏威使公祏厲兵於界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眾　封皇子杲爲趙王杲聰令美容儀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薨后嘗炙杲請先試炷后不許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賜嘗今若欲炙何忍令嘗炷悲咽不已后竟爲之停炙由是鍾愛之

甲戌大業十年春考異曰幸記是年正月又以許公宇文述爲元帥將兵十六萬討劉元進二月辛未詔百官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丁酉扶風賊帥唐獠立李宏芝爲天子考異曰隋可汗　二月辛未詔百官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丁酉扶風賊帥唐獠立李宏芝爲天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隋志北平郡盧龍縣有臨渝宮鴨綠水在縣東北　辛巳遣使祭黃帝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師祭也在野曰禡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祚社位曰禡師祭也爲兵誓也其祠蓋蚩尤或云黃帝北典之制天子親征將屆戰所卜剋日備元牲列軍容設于辰地爲壇而禡祭太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柴奏大濩之音設畢徹牲柴燔掩埋記王制天子出征禡于所征之地具載亡矣杜佑所載者北齊之禮耳　斬叛逆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

癸巳月檢林太守章純帝改勝州爲檢林郡隋志作李宏今從唐書辭舉例有眾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隋志北平郡盧龍縣有臨渝宮鴨綠水在縣東北　辛巳遣使祭黃帝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師祭也在野曰禡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祚社位曰禡師祭也爲兵誓也其祠蓋蚩尤或云黃帝北典之制天子親征將屆戰所卜剋日備元牲列軍容設于辰地爲壇而禡祭太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柴奏大濩之音設畢徹牲柴燔掩埋記王制天子出征禡于所征之地具載亡矣杜佑所載者北齊之禮耳　斬叛逆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

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隋志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爲北華州西魏改爲鄜州大業二年改爲鄜城郡後改爲上郡）敗績迴論任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　六月辛未賊帥鄭文雅林寶護等聚衆三萬陷雄安郡太守楊景祥死之　秋七月癸丑東夏大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因敝來侵遼東築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衆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眾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圖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苔裴謂行不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閫外事當專決豈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

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衆八千人抄奪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廄馬四十二匹而去（帝置殿內省統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等六局尚乘局置左右六閑一曰左右飛黃閑二左右吉夏閑三左右龍媒閑四左右駒騶閑五左右駼騵閑六左右天苑閑）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如楊積善之法仍烹其肉使百官噉之佞者或噉之至飽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乙巳有事于南郊上不齋于次（鄭氏曰次自脩正之處　詰朝御法駕（漢仍秦制大駕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帝更定其制大駕用三十六法駕

用十五郎行禮是日大風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二疾驅而歸　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郡　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隋志離石郡後齊置西汾州後周改爲汾州帝改離石郡）自稱天子眾至數萬將寇潘長文討之不克　汲郡賊帥王德仁擁眾數萬保林慮山爲盜（隋志汲郡林慮山在魏郡林慮縣　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貧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閒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入東都　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劉昫曰沂水縣東晉僑置屬琅琊郡宋爲琅琊郡彭城留守童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　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眾十餘萬據都梁宮

（隋志盱眙縣屬江都郡有都梁山吳淮爲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都梁宮在臨山出都梁香故名）吳淮爲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爲五柵以塞險要贏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眾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　齊郡賊帥左孝友眾十萬屯踰狗山郡丞張須陀列營逼之復分兵拒其要害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其後諸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便決郡賊帥盧明月眾十餘萬軍祝阿（隋志祝阿縣屬齊郡陳改爲禹城縣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眾來追若以千人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眾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

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眾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徘徊為之言於太子癸高祖以渾為穆嗣渾既嗣業日增豪侈二歲之須陀同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聖以字行

乙亥大業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隋志秘書省監丞各一人郎四人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帝增少監一人減校書郎為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十人文林郎二十人增校書郎員四十人加置楷書郎員二十人凡百一十七人 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筆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脩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二十載脩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厩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其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

初西京寶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脩文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為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宮府其正御書皆裝潢華淨寶軸錦標標卷端也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窗戶牀褥厨幔咸極珍麗每三閒開方戶垂錦幔北有二飛儀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香爐始於漢漢官典職曰尚書郎給女史二人著深衣服執香爐燒熏 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厨扉皆自啟帝出則垂閉復故

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郵塢皆築城 上谷城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眾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 初高祖朝散大夫賜物百段餘人皆賜東帛仍於其地造離縣毀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

谷閒結草爲營而居之　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張起緒舉兵爲盜衆至三萬　以衞尉少卿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考異曰創業注云帝自衞尉少卿轉右驍衞將軍奉部爲太原道安撫大使即隋大業十二年帝未幸汾陽宮時　余按隋書李渾傳煬帝幸汾陽宮正閱嬪頊渾自衞尉少卿轉右驍衞將軍奉部爲太原道安撫大使即隋大業十二年帝未幸汾陽宮時　余按隋書李渾傳煬帝幸榆林今從高祖實錄渾自衞尉少卿轉右驍衞將軍奉部爲太原道安撫大使即隋大業十二年帝未幸榆林今從高祖實錄　緣在幸汾陽宮時　余按隋書李渾傳煬帝幸榆林今從高祖實錄渾自衞尉少卿轉右驍衞將軍奉部爲太原道安撫大使即隋大業十二年帝未幸榆林今從高祖實錄　緣在幸汾陽宮時　余按隋書李渾傳煬帝幸榆林今從高祖實錄渾自衞尉少卿轉右驍衞將軍奉部爲太原道安撫大使即隋大業十二年帝未幸汾陽宮正閱嬪頊　緣在幸汾陽宮時　余按隋書李渾傳煬帝幸榆林今從高祖實錄渾自衞尉少卿轉右驍衞將軍奉部爲太原道安撫大使即隋大業十二年帝未幸汾陽宮正閱嬪頊　緣在幸汾陽宮時　余按隋書李渾傳煬帝幸榆林今從高祖實錄　郡自可以言幸榆頊但有十二年十一年之差耳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賊帥毋端兒師衆數千薄城下淵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衆大潰斂其屍梟京觀諮得其箭於屍中　劉昫曰龍門漢艾氏縣後魏改爲龍門精志謂河東郡姓也　八月乙丑帝巡北塞考異曰薛記六月癸巳賊入崞城鎮抄掠道路貴討擊之王師敗績安貴死百計讀僅七月帝幸雁門先至天池值雨山谷泥深二尺從官狼狽帳幕多不至一夜迺露坐雨中至曉多死宮人無食貨糒於衞士今從靖書　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收吉不敢受始畢悶而漸

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酋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爲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　崞漢縣後魏置石城縣開皇十年改曰平城大業初改爲崞縣屬鴈門郡○崞音郭癸酉突厥圍鴈門上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江都下惶怖撤民屋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瞼歐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匄奴至此左衞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帝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

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爲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滅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聞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者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係全凡在行陣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虎賁郎將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敢每賊至輒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彊弓射賊

所發皆殪突厥由是不敢逼城甲申詔天下募兵宇是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八應募綵屯衞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爲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江都郡丞王世充盡發江都民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晝夜不解甲耨卓而臥帝聞之以爲愛己益信任之帝遣閒使求救于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城援兵亦至令匄奴至此左衞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忻口　九域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寨隋志秀容縣後魏置忻口鎮後改爲忻口縣屬鴈門郡杜佑曰隋置忻州因忻口爲名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蹤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丁未車駕還至太原　帝改并州爲太原郡蘇威言

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使道向洛陽自濟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鄚日平楊元感殺人尚少故也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固請以爲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慚不敢對帝性吝官賞初平楊元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爲正六品次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一階將士守鷹門者萬七千人得勳者纔千五百人皆準平元感勳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得第一勳者至秉義尉其在行陳而無勳者四戰進一階亦無賜會仍議伐高麗由是將士無不憤怨初蕭瑀以外戚有才行嘗事

帝於東宮案選至內史侍郎委以機務瑀性剛峭數言事忤旨帝漸疎之及鷹門圖解帝謂羣臣曰突厥狂悖勢何能爲少時未散蕭瑀遽相恐動情不可恕出爲河池郡守（隋志河池部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河池郡即日遣之候衛將軍楊子崇從帝在汾陽宮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及賊退帝怒曰子崇怯懦懾動眾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爲潍石郡守（潍石郡隋志濟陰郡後周改曰潍州南郡河州陽郡）子崇高祖之族弟也　彭城人魏郡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郡賊故槃陀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邨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民部尚書斛斯政長白山賊帥左才相以武力雄其閒陰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鄉人有陷賊者必多方保護之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眾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遂軍中壯士養爲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關棱爲之冠（隋志濟陰郡後魏置西充州後周改曰普州隋改濟陰郡）子通遂忌其彊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眾葬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十一月乙卯賊帥王須拔破高陽郡　城父朱粲（隋志城父縣屬譙郡）始爲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眾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眾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荊河（荊州南郡河州陽郡）及山南郡縣山南者長安終南山之南　所過噍類無遺　十二

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其衝車　庚辰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郡賊故槃陀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邨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眾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他郡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隋紀七起大業十二年盡大業十

煬皇帝甲之下

大業十二年　楚帝林士宏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孫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

謀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雁門人翟松柏起兵於靈

邱眾至數萬轉攻旁縣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

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

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　二月甲子夜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三　隋紀七　煬帝大業十二年　明嘉靖

有二大鳥似鵰飛入大業殿止於御幄至明而去　東海賊帥盧

公遣率眾萬餘保於蒼山　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

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衮以

木爲之開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鐘磬箏瑟能成音曲　己

丑張金稱陷平恩　隋志平恩縣屬武安郡　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

鹿清河諸縣　隋志武安郡鉅鹿縣屬武安郡清河郡帶清河縣屬清河郡　金稱比諸賊尤殘暴

所過民無子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爲盜起倏走

入西苑匿草閒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恒驚悸云有賊

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眾十萬寇太

原將軍潘長文收死　涇陽令房彥謙卒彥謙深達政體初爲長

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高祖令持節使者巡行州

縣察長吏能否以彥謙爲天下第一及上卽位彥謙知王綱不振

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

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夙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

彥謙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

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炸　炸音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

悼之皆爲之拜惟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炸亦不敢

爲恨其後朝政漸亂直道不容故出爲涇陽令至是卒於官彥謙

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惛勉之娓娓不倦自少及長一言一

行未嘗步私家有舊業資產素殷而彥謙好周恤親友家無餘財

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

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李綱柳彧高孝基辟道衡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三　隋紀七　煬帝大業十二年　明嘉靖

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

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　癸巳有大流星隕於吳郡爲石

甲午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嶺谷　考異曰吳競貞觀政要貞觀八年上謂侍臣曰人君之言不可容易隋煬帝幸甘泉宮怪無螢火收云捉取少多於宮照夜所司遠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斛於宮側小事尚爾況其大乎今從隋書　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杜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識司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　隋志汜水縣屬滎陽郡舊曰成皐開皇十八年改曰汜水　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龍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

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歎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賊以伐高麗事威不願帝復行且欲帝知天下多盜乃謂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罪盜自可得數十萬衆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二歲之閒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賊多故蜀志彭羕誣劉備曰老賊指劉備老革胡注云老革皮色枯黑之形蒙老革胡注云老革猶言老兵也帝引此語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隋志洛州洛南郡大業二年移都改曰豫州矣威告在高陽典選謂九年從帝自遼東還高陽時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蘊又欲重己權

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其爲朋黨于時軍國多務凡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　秋七月壬戌濟景公焚子嗣卒字嗣平生無他權略但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斬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屬云隋書焚子嗣傳帝以子嗣守東都平元感之功進爵濟公謂其功被天下封以重名無此郡屬也　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隋志張掖郡酒泉郡舊置盜賊蠭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卽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

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隋六典曰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掌都省之職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準孝寬之子也帝以詩誦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遊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隋志帝置謁者臺臺官尋又置散騎郎二十人從五品承議郎正六品通直郎從六品各三十人宣德郎正七品宣義郎從七品各四十人徵事郎正八品將仕郎從八品常從郎正九品奉信郎從九品各五十人洛都羅城門正南曰建國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　戊辰馮翊孫華聚兵爲盜高涼通守冼瑤徹舉兵作亂瑤郎寶字嶺南溪洞多應之虔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戊辰車駕至鞏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鞏縣屬河南郡新唐志洛府無箕山公路二府疑移於倉內後遂并爲鞏洛府也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

王愛仁復上表請遊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眾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棱將衛尉將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聚數十萬自恆山寇高陽帝改恆州爲恆山郡　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隤墻癸丑有大流星如甕出羽林　九月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　壬戌安定人孫老反舉兵作亂　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龍昵之及卽位以爲太僕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已解衣辮髮跣而釋之賜述爲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惟化及與之

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爲右屯衛將軍領及爲將作少監化及兄弟爲逆張本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考異曰大業十一年正月歷亭鎮將王該認形狀獲李密送字文述密伴患足疾防守者一日不行一二十里忽至一洞水深岸險密敕足貧緣伴足腫返撲而墜乃至夏久賊若未蘇防守者又無計下取之遂以手中鎗戟引之密以手援戟伴作失勢推戟向水守者以危岸乎探不住遂即放卻密既得槍擿守者二人俱斃遂投郝孝德於平原按密陽元感之黨前已詐亡防者豈得不加械繫急慢如此今不取○擿音昌入聲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游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帝改陳州爲淮陽郡變姓名聚徒教授久之作詩自弔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怪之以告太守乃下縣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雖即令邱君明隋志雖邱縣屬梁君明不敢舍轉寄於游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帝令懷義自爾敕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秀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初韋城翟讓爲東郡法曹韋城韋氏之國漢帝改滑州爲東郡東郡有西鄄金戶兵法士等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曰讓圄牢之豕圄音權上聲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劒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柰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爲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柰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勉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岡爲羣盜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家於衛南之北酒監郡也離狐漢縣後魏時屬濟陰郡唐中世改曰南華宋白曰離狐縣初置在濮水南常爲神狐所穿穴遂移水北故曰離狐衛南古楚邱也隋開皇置衛南縣屬東郡宋白曰全衛之鳴此地在衛之南垂故以名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三　隋紀七　煬帝大業十二年　五　思誠樓

以馬一匹自送至柯執狄飲酒而別軍中慕從者亦遂十人仍遣兵馬將送密於翟讓今從隋書

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誅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翠盜旦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元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元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彥藻自負其才恨

不爲時用預於楊元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遊密於梁宋之閒遂與之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爲遊客盡於讓嘗謂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有異雄者曉陰陽占候爲讓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恢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者翟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盜賊之興譬猶一也言如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食無倉廩惟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黎陽休兵館穀考異曰革命記密說讓曰洛口倉米逾百億請公發一札之令發密奉之告其道英雄就倉食米必

當雲合響應受命于公然後稱帝號以定中原云云讓曰就倉食米實是上謀自領精銳倉猝攻之師自潰懷德改容而拜讓亦拜迎是言宴語數各恨相知之晚即日讓作書與密敘告諸處賊帥並克期定日令總會洛口倉食米今從隋書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金堤關當在滎陽界以漢金堤名之攻滎陽諸縣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宏之子也宏高祖從祖弟也討河間王　不能討帝徙張須陀爲滎陽通守以討之庚戌須陀引兵擊讓讓敗歸敖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很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伏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帥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陀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收合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兵圍之須陀潰圍而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陀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遂

夜號哭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爲須陀之副亦被傷帥餘眾五千餘人奔梁郡務本葬卒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爲河南討捕大使代領其眾徙鎮虎牢　虎牢即滎陽汜水關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須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麾下士卒多爲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岡公若不往惟公所適讓從此別矣讓帥輜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　郡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帝改爲郡陽郡操師也考異曰隋帝紀作操大城按唐高祖實錄林士宏傳人業未與其鄉人操師乞起爲羣盜攻照潁章郡入據之唐書士宏傳操乞師自號元興王皆無操攻照潁章郡入據之唐書士宏傳操乞師自號元興王建元爲天成天成名此賊本一人而隋唐二史各有名號年紀今參取之　攻陷豫章郡帝改洪州爲豫章郡而據之以其鄉人林士宏爲大將軍詔治黯倚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宏代統其眾與子翊戰於彭蠡湖禹貢東匯澤爲彭蠡班志豫章郡彭澤縣彭蠡湖在西今在南康東南與江州德化縣界周迴四百五十里子翊敗死士宏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士十二月壬辰士宏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　考異曰唐高祖實錄士宏僭號淮元延康唐書林士宏傳據乞師攻陷豫章郡而據之以士宏爲大將軍與乞師分治今從實錄乞師既死士宏代董其眾後與劉子翊人戰於彭蠡湖隋師敗績子翊死之士宏大振兵至十餘萬十三年正月改洪州爲江州郡復爲洪州隋帝其國號年名與此同今從隋書　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帝改江州爲九江郡後復爲洪州臨川郡豫州爲南豫州宜春郡　梁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　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爲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爲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崔鼠谷　隋志西河郡永安縣有崔鼠谷淵眾繩數千賊圍

淵戰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考異曰新舊唐書本紀皆云十三年拜太原留守討賊仍云擊高鸂鶒兒於西河破之今從隋末紀　帝疏薄骨肉蔡王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　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居陷郡縣隋將帥敗亡者相繼唯虎賁郎將補王辯清河郡丞華陰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與賊七百餘戰未嘗負敗帝遣太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隋志平恩縣屬武安郡　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爲營隋志臨清縣屬清河郡劉昫曰臨清漢清泉縣後魏改爲臨清永濟渠大業初所開北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約束之戰既而不出日暮金稱還營明旦復來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爲怯屢遣

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隋志館陶縣屬武陽郡此河謂清河也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衆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之吏立木於市縣其頭張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求死閒歌謳不輟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　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絢爲前驅擊士達士達又取虜獲婦人揚言建德妻子于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攜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

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閒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渚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隋志饒陽縣屬河間郡　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考異曰革命記曰高士達高德政與宗族鳩集雖散得五萬人據渦於四根柳樹入高雞泊中德政自號東海公以建德爲長史德政病死即有高雞泊立爲東海公建德仍依舊任權脫領兵劫抄至晏城府爲城中兵所射而死賊之異類皆欲建德爲主高氏一族

不欲更立別人遂分爲兩軍各推精鋭然高氏兵精強建德恐後屠乃詐分爲官軍告高氏併力共擊之高氏無疑即合軍共圍兵刃纔交建德自後擊之高氏兵大亂建德兩軍據地坐箭其驍勇及頭首千餘人殺之遂總統其衆建德自號長樂王處抄州郡即大業十二年二月也今從隋帝書　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淳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城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攜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

黃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眾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鄧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爲大理司直（唐六典後魏永安三年御史中尉高穆奏置司直十人秩視五品隸廷尉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雖復職兼他司皆同正監之下）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帝好文飾禮）飾豐薄豐則舉從停傑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帝改州爲郡歷陽郡通元楷自小郡丞遷大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約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搗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法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三　隋紀七　煬帝大業十二年　十二　思誠堂

竟政振救王世充密爲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間賊帥格謙攏眾十餘萬據豆子鹹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高開道收其餘眾寇掠燕地軍勢復振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於涿郡涿郡人物殷阜屯兵數萬又臨朔宮多珍寶諸城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等不能拒唯虎賁郎將雲陽羅藝獨出戰前後破賊甚眾威名日重什住等陰忌之藝將作亂先宣言以激其眾曰吾輩討賊數有功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莫可散施以濟貧乏將何以勸將士眾皆憤怨軍還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什住等懼改竟州爲督都改郡州爲勝州爲東平郡折州爲歷亭郡）勝兵二萬餘人　宏化人到仝成聚眾萬餘人爲益羣賊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爲營州（隋書柳城縣帶遼西郡以襄平太守鄧暠爲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突厥數寇北邊詔太原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雨軍眾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

丁丑大業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寶建德丁丑元年）李密元年定揚可汗劉武周天興元年梁王梁師都永隆元年秦王薛舉秦興元年涼王李軌鳴鳳元年是歲并楚凡八國）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眾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逆拒之稜部將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擒其首復入稜軍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考異曰隋陳稜傳云往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三　隋紀七　煬帝大業十二年　十三　思誠堂

克連唐杜伏威傳云稜僅以身免蓋稜先破李子通等後爲伏威所敗也今從唐書）伏威乘勝破高郵（隋志樂壽縣開皇舊置古樂成縣仁壽初改名）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考異曰實錄實唐帝紀皆云武德元年二月進德稱長樂王按進德改元丁丑即是今歲今從隋帝紀及進德傳）寇掠江都郡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丙辰寶建德爲羅藝所逼唯虎賁郎將雲陽羅藝獨出戰前後破賊甚眾威名日重什住等陰忌之藝將作亂先宣言以激其眾曰吾輩討賊數有功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莫可散施以濟貧乏將何以勸將士眾皆憤怨軍還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什住等懼改竟州爲督都改郡州爲勝州爲東平郡折州爲歷亭郡）勝兵二萬餘人　宏化人到仝成聚眾萬餘人爲益羣賊　盧明月轉掠河南至於淮北眾號四十

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隋志南陽郡舊置淯州開皇初改鄧州煬帝改爲郡）斬明月餘黨皆散　二月壬午鷹揚郎將朔方梁師都（帝改夏州爲朔方郡）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　戊子賊帥王子英破上谷郡　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鷹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閤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餓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爲民父母之意乎眾皆憤怒武周知眾心搖動因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烟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陰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

是開倉以賑饑民咄嗟環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考異曰創業注云二月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按唐書武周據汾陽宮乃稱號於時未也）遣使附於突厥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沖幼弱守諸官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帥之敵若將帥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請分兵三萬及黃驃馬潛戍皆來從軍器械修整衣服鮮華旌旗鉦鼓甚盛長蒸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而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考異曰蒲山公傳云克取洛口倉後二十一日會戰柯洛記曰二十一日會戰按下有庚子密譖其卿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蒸等驅之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水經注洞水出南溪石泉世亦名之爲石泉水過緱氏縣東北入于洛水洞水出南而北入于洛蓋即石子河也）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介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蒸等見密

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靡披遂大收長
恭等俾衣潛竄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
等罪慰撫之密謀襲收其帳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主
上密號爲魏公遣子設壇場卽位稱元年考異曰壺關錄云王伯
王字通湖上如錄約中者爲主其次以近遠爲拜官高下使賈雄
執筆仰天而誓密正中字心遠拳以爲主其說鄙陋今不取河洛
謂天改大業十二年爲永平元年今從蒲山公傳及隋唐書大赦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
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衞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爲上柱
國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減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爲左
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爲元帥
左長史東郡郡丞眞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
馬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

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
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
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驅賊等皆歸密隋志長平郡漢舊
改爲譙州煬帝改爲郡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改亳州煬帝改
爲郡改南州爲豫州爲豫北郡商州爲上洛郡黑社白社蓋賊之號非人
姓名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
如流衆至數十萬考異曰二月丙辰密遣其將夜襲倉城二府兵
圍之己未又悉衆來攻而府兵敗退入城倉城二十餘日不下既而外救不至食又
盡城乃陷汝死者太半於是舉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頲等舉
縣降賊密開倉招納降者日數百千人於是捕魏以南江淮以北
莫不歸附自是賊徒益熾壬子遣到長恭拒洛則等就兵東討大
然二府將士皆各圖自固守既而密遣翟讓將兵夜襲倉城官軍擊退之
盡城乃陷汝死者太半於是舉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頲等舉
縣降賊密開倉招納降者日數百千人於是捕魏以南江淮以北
莫不歸附自是賊徒益熾壬子遣到長恭拒洛則等就兵東討大
政刑日紊史多臧污孝意清簡屬發奸摘伏動若有神　睹帥
孚逼德帥眾十萬寇廬江左屯備將軍張鎮周擊破之　梁師都
略定雕陰宏化延安等郡隋志雕陰郡西魏置後出大業初改爲
遂卽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始畢遣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

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屯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隋志鹽川郡舊西魏置西安州後改爲改爲鄜）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鄜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卹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丕平尊其父爲太公以其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爲質以自固始堪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文以子和爲平楊天子（平楊猶定楊也）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　汾陰薛舉僭居金城（隋志汾陰縣屬河東郡煬帝改蘭州爲金城郡）驍勇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爲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金城郡有府二日廣武日金城校尉其帥也金城縣帶郡）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纂十三人

於座劫瑗發兵（考異曰唐高祖實錄先作仁果後作仁果新舊高祖太宗紀薛舉傳薛芳唐歷柳宗元集皆作仁果）太宗實錄吳兢太宗勳史革命記集略唐朝年代記陳鄂唐統紀皆作仁果今釐泉昭陵前有石馬六匹其一銘曰白蹄烏平薛仁果時所乘此最可據今從之）因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仁果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招集亡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帥眾歸之以爲義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枹罕（隋志枹罕縣屬河州爲枹罕郡）舉選精銳二千人襲破之岷山羌酋鍾利俗擺眾二萬歸之（隋志臨洮郡臨洮縣有岷山）舉兵大振更以仁果爲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爲晉王諒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　李密以孟讓爲總管齊郡公己丑夜讓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癸未密襲據都倉乙亥密部眾入自上春門於宣仁門東街立柵而住內寅燒上春門及街南北里門宣仁門因過門爲陳與城上弓矢相接而退運倉雜記密遣將二千餘人夜入都郭燒豐都市三月辛未密遣將王伾敦孫人提宮城守固宣寶有差撤天津等諸橋運回洛倉米入城四月密攻偃師圍金墉東都兵出洛口五月裴仁基翻虎牢入賊自漆溝以東至陳譙下郡縣皆屬密賊眾途盛并家口百萬請山公傳三月丁亥密帥眾自上東門攻宣仁門不克丙寅燒上東門而退此三條月日交

監察御史鄭頲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爲護軍頲爲右長史裴仁基得破城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察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翎李密知其狼狽使人說之陷以厚利賢務本之子閻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閻甫曰蕭君如樓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閻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閻甫爲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遣仁基書慰納之仁基遣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眾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爲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絳郡公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咬金皆用爲驃騎選軍中尤驍勇者

八千人分隸四驃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敵金後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眾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新唐志孟州河陽有回洛故城是地得名之由見一百五十八卷隋武帝大同九年）遂燒天津橋（煬帝恒營造東都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因名其橋爲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眾屯回洛倉東都兵倘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乙未還洛口（考異曰略記三月辛未密遣將二千餘人夜入都郭燒豐都市比曉而去癸未密襲據都倉乙亥密部眾入自上春門於宣仁門東街立柵而住內寅燒上春門及街南北里門宣仁門因過門爲陳與城上弓矢相接而退運倉雜記密遣將王伾敦孫人提宮城守固宣寶有差撤天津等諸橋運回洛倉米入城四月密攻偃師圍金墉東都兵出洛口五月裴仁基翻虎牢入賊自漆溝以東至陳譙下郡縣皆屬密賊眾途盛并家口百萬請山公傳三月丁亥密帥眾自上東門攻宣仁門不克丙寅燒上東門而退此三條月日交

錯皆不可思今從隋唐書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丁酉房獻伯陷汝陰（陽帝改潁州淮陽太守趙陀舉郡降密己亥密帥衆三萬復據汝陰）回洛倉大修營壘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諜府移檄郡縣數帝罪惡略曰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賓胠篋以取神器及纘承眞展狼虎其心始瞳明兩之照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鴆毒禍深於莒僕釁酷於商臣況復壞壍弊石勦絕維城其罪一也貪獸之行在于聚麀人倫之體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遇幸告終先皇嬪御並進銀鍰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鷄鳴于晨孽飛祖衣戲陳侯之朝宮廬同冒頓之寢其罪二也荒湎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膬伎常居窟室每藉糟邱中山千日之飲酩酊無名襄陽三雅之梧流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窺四壁自比商人見要逆旅內外驚心退邇失望其罪三也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鎖丹墀薇虡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其罪四也科稅煩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斂預括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妻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滅西芻王孫之室酬同原憲之貧東海廢笠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廣積薪芻多備鑿鑢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跛倚供頓辛苦飄風東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迹遂周行於天下秦王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稏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又追鞠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屍駭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于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而乃恃衆怙力彊兵黷武惟欲幷吞不思長策遂令百萬生靈復輪不返義夫切齒壯士捩腕其罪七也愎諫違卜妒賢嫉能直士正人皆遭屠害左僕射齊國公高熲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藥石之言翻加鴆鍖之賜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不悟國之將亡不知身之將死其罪八也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黃金之貶孟他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自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瀁陪踵東都守固圍鄉野戰鴈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危急則勳賞縣授克定則絲綸不行凡百驍雄誰不懼怨其罪十也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靈總瘁無大無小共識殷亡愚夫愚婦咸知夏滅豬肩之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于上國猰貐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蒼生懷懷咸懷杞國之崩赤子嗷嗷恆懼歷陽之陷我魏公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啟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躬戡逆亂雨豈解勞徐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祖君彥之辭也越王侗遵太常丞元善達閒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

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
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庾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誰之若
如所言誰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
經賊中向東陽催運此東陽蓋指婺州東陽郡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人
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朝臣
無與爲比親黨馮之賜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甚
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
宣行詔命詔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多
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
皆德彝所爲也　五月辛酉夜有流星如甕墜於江都　初岐公

李淵娶於神武竇公實教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太
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晴志東宮左右內率府有千牛備身八人掌執千牛刀以千牛名刀者取其解千牛
而芒刃不頓臨汾縣帶臨汾郡本平陽也開皇初改名　世民四歲時有書生見之謂淵曰此
子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淵因採其言以
爲名及長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
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取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
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宏基晴開皇書親勳武三
衛大業初改爲勳武三侍順德蓋關皇中官勳簡宏基則爲大
業勳侍也三衛三侍皆分左右劉宏基雖州池陽人隋志雖州有
雲陽縣無池陽舊唐志云貞觀三年改石門爲雲陽縣爲池陽涵芬樓唐書以唐州縣書之也　皆避遼東之役
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幷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
按王仁恭是年春已死此必事在去年史序李淵起兵來罪及之　淵恐幷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閒
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
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
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
官因取紙筆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

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偏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李渾字金才見上卷十一年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眾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舉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

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竝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敕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考異曰創業注曰隋書作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號驛繫之恐泄遣司直姓名號驛繫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于號錄太原王氣所在恐被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悔時皇太子在河東獨秦王侍側耳語謂王曰隋歷將盡吾家雖屢有命不早起兵者顧兄弟未集耳今遭羌里之兒爾昆季須會孟津之師不可從吾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爲英雄笑王泣而起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人靖同冀觀時變帝曰今週時來逢茲彌繁雖覩機變何能爲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啟今吾散厲謹當敬天之誠以上與亡自天佑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後數日果有詔使鴆驛而至驛淵而免仁恭各依舊檢校所部按煬帝若有詔斬仁恭則此後使之至仁恭已死矣又高祖身爲留守且被禁繫亡太何之恐此亦非太宗之謀也今皆不取　淵謀亦竢淵之爲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爲副端詳之孫也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今玉牀

公地兼親賢（補註獨孤皇后關之從母也故曰親）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尊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宏基等各募兵遣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宏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二人皆避役亡命故曰背征）安得將兵欲收校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狄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勒威等校募人之狀（隋制諸守副司戎倉戶兵法士曹等書佐士謙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爲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開皇初置保長鄉長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苑即大業初所築西苑）會密爲流矢所中臥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陳于洛倉西北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太半密乃率衆還洛口（考異曰略）

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新唐志太原有府十八開陽其一也隋志胙城縣屬東郡舊曰東燕開皇十八年改名）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惟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耶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羅衛路文靜因與劉宏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淵于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恟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圍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玉（隋制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涇陽縣屬京兆郡）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

記云四月戊申段達等帥騷內兵陳于倉西倉南密出兵拒戰大破兇醜密還固倉五月丁丑達等又出兵陳于倉西倉北密又來拒大破之密奔洛口按隋書北史新舊唐書皆云密爲流矢所中臥營中東都出兵擊之密最大潰棄囘洛倉奔洛口俱無月日河洛記密軍失利歸于羅縣東都復得囘洛倉蒲山公傳曰五月二十八日越王夜出師使段達等大戰于倉西北密軍敗績退于羅縣亦不云密還月再敗也戊申四月二十八日丁丑五月二十八日蓋趙毅承蒲山公傳說已密一敗分爲二事也龐玉霍世舉軍于偃師杜佑曰偃師帝嚳所都古西亳也湯亦都之孔王伐紂囘師息戎遂名偃師縣屬河東郡柴孝和之衆聞密還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考異曰隋唐書皆作德韜德方作玉德仁今從河洛記）密以鄭頲爲左司馬蔡陽鄭乾象爲右司馬（考異曰隋唐書皆作乾象惟南陽錄作玉密殺其兄乾褒乾褒之子自通衣從龐彥師殺密今從之）李建成元吉分統其衆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難成謀于紹曰追書甚急恐已起事隋郡縣連兵絕其歸路勢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賊權以自濟紹曰不可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隋紀八起大業十三年六月盡大業十四年四月首尾不滿一年

煬皇帝下

丁丑大業十三年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考異曰創業註突厥去舊人來報文武大賀帝曰且勿相賀當爲諸君召而使之即自手與突厥書證溫大雅紙盡勸爲翻耳今從唐書劉文靜傳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啟卑辭厚禮遣始畢可汗考異曰創業註云仍命封題署云名啓所司請改啟爲書帝不許按太宗云太上皇稱臣於突厥益謂此時但溫大雅誰之耳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

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驅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留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隋色尚赤今用絳而雜之以白示若不純於隋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雖適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申申淵使進成世民將兵擊西河考異曰創業註云命太宗與錄但云命太宗徇西河益史官沒建成之名耳唐般紀傳從隱太子攻西河今從創業註命太原令太原

溫大有與之偕行隋志太原舊有晉陽開元十年分置太原縣而晉後魏所置龍山縣爲晉陽縣二縣竝帶太原郡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舉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閑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迥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亦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勅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雛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撫慰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劉文

靜爲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襲爲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爲太原張道源爲戶曹晉陽長上邽姜謩爲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爲府掾此唐公開大將軍府初置官屬參用隋親王府大將軍府州郡官爲之制也隋制親王有傳有記室大將軍府有鎧曹州郡有戶曹皆行參軍也煬帝改州爲郡郡置諸司書佐而書佐即參軍之職行書佐即行參軍之職也隋志武城屬清河郡上邽縣帶天水郡大谷縣屬太原郡晉陽縣帶晉陽郡長孫順德劉宏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爲左右統軍高平縣後魏置高平郡隋已改爲平高縣煬帝改秦州爲天水郡古郡名也統軍後魏所置自餘文武隨才受任又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元吉爲姑臧公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文靜爲司馬領西河通守天有性端謹以兄弟同掌機密意不

自安固請他職淵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爲疑卿何自疑也大有雖應命然每退讓遷避機權察列以此多之道源名河仍字行年十五居喪以孝聞縣令郭湛署其所居爲復禮鄉至孝里嘗與友人客游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臥達曙方哭步送其喪至家後拜大理卿時有得罪者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以自奉仁者不爲也資以衣食而遣之開山名嶠亦以字行不害之孫也　李密復帥衆向東都丙申大戰於平樂園此蓋鄧漢魏平樂觀之地爲園也然漢魏平樂觀在洛城西隋既遷營新都則平樂園當在都城東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

禮容謹恭贈遺厥賄利等甚厚揚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也當爲汝貰之不足爲汝貴乙巳盩厔賊帥郝士陵隋志盩厔縣屬恆山郡帥衆數千降於淵淵以爲銅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整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七月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邛黃蠻接唐邛都有烏蠻白蠻又有羣蠻河南大種類多不可計意必有黃髮也河北大使大常少卿韋藏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考異曰據四月世諮議譙人劉文靜爲司馬領西河通守天有性端謹以兄弟同掌機密意不

乞帥淮南兵萬人援東都世充行至彭城僵尸蔽野眾之潰自以兵少不敢乃間行自黎陽濟河而至七月世充歸留守兵二萬擊密無功今從略記　蒲山公傳　暨世康之子也　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悉以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論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眾以從大業八年分大奈之眾居樓煩故今亦從淵　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口訓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貫胡堡　貫胡堡在霍邑西北括地志汾州靈石縣有貫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候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贏兵還太

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　煬帝改石州爲離石郡　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爲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訥不當立者因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電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　考異曰密闕錄云高祖屯寺陽遣右衛將軍張仁則齎書己酉朔十九日丁卯不應已遣至霍邑又發書日不應猶在前陽今皆不取　密自恃兵強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同本　唐公出於李虎密出於李弼是異派也然李弼之先本遼東襄平人李虎祖武川鎮人所謂根系但同姓耳　自惟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也　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誅代瘟商辛於牧野　謂煬帝　豈不盛哉且欲使

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　煬帝改懷州爲河內郡　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安自矜大非折節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還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皐之道綴東都之兵　塞成皐之兵　則江都信使不通綴東道之兵則不得西應長安　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　煬帝遣八使慰撫天下　使山西河東故云然入典六屯　宿衛六軍　十二衛唐公當爲將軍故云　順而不扶通賢所貴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頭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翼弟早膺圖籙以南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殫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津左右何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一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第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屯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聒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不救被野何憂之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新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與大義舊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武爲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

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嚴裝也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夜追左軍復還考異曰創業注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賛我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爲惜遺吾言笑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謂云何或者以老生恥突通相去不遠李密謀難測突厥見利而行武周事明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恩夫所愛伏誅致旨唐公頓謂大郎二郎曰爾讓何如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招情突厥必欲來利太原南可近忘焉邑武周悉其此勢未必同謀同志老生突厥奔蔵來非進闕圍南退寫自北還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沈近於斯矣今不蔵彼野人焉無憂坐卻有禮行卻尚識李密恩于倉栗未遠遠略老生輕躁敗之不疑定裝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係家愛命言不可聽雨罷進軍若不發老生見等敢以死謝唐公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三占從二何精與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太劇宜錄盡以爲太宗之策無非成名益深之耳據資成同追左軍則建成

意亦不欲還也今從創業注　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鷹揚府司馬武威季軌家富好仕俠辞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辞舉必來侵暴郡官屬怯勢不能禦書辞豈可束手幷妻孥爲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幷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眾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夷所附故使之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辜士政軌自稱河西太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公既見逼爲主當與吾號令今與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於是以統師爲太僕卿士政爲太府卿西突厥闕達度設據會甯

初自稱闕可汗詩降於軌　群舉自稱柰帝考異曰唐高祖實錄舉稱薛舉據今冬舉敗問諸亮曰天子有有降事否是則已稱尊號也今從唐書舉傳立其妻鞠氏爲皇后子仁果爲皇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質信子立悉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啗軍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縣之以醋灌鼻貲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喪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劒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卻之劒口劒門關口舉指授仁越使之趣劒口未至而蕭瑀以河池拒之遂退卻　又遣其將常仲興麾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旨松旨松縣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阬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留之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皆克之軌遂據有河西五郡之地

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七里井益其地去河間七里故名　時竇建德以無糧食兵士飢憊懼無計問一女巫欲走避之如何巫云不宛問欲首如何巫云亦不吉問欲搶其不備擊之如何巫云今夜天未明到大吉上時日已午上遽去河間二百四十里建德猶情兵二百八十人先行餘勒續發建德與眾決云夜到鄃打明鼓降之害凶之事在此舉耳遂行去世雄營二里天已曉明文聞吹角聲建德慢眾欲降須臾大務忽起建德曰此天助我也遂引兵入營致之兵遂大亂

世雄左右先已裹束擬發皆無鬬意既不知賊多少悉棄甲奔亡
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慙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
間　八月己卯雨雹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出貿胡
堅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
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
彼恐爲左右所秦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眞胡
謂淵也眞胡堅時鎮蒲坂老生不能逆戰　吾卿其無能爲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
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
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
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
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卻世民與軍

頭臨潏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　新唐志曰武德元年改霍揚郡
如也後又改雋州領霍邑縣霍揚郡　將曰軍頭蓋起兵之初已置軍
軍隋志臨潏縣屬騎將頭爲騎將　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
城爲霍邑縣屬北海郡　蕭造文吏必當挈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
兩刀皆缺血流滿襲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傅呼曰已獲老生矣
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宏基就斬之
餘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
淵賞霍邑之功謂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閒
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宣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
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
散官　煬帝置散職九大夫朝請大夫正五品朝散大夫從五品　還鄙或諫以宮太濫淵曰隋氏
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山收衆以宮不勝於用兵
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

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
淵至龍門　龍門縣屬河東郡在今東北　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
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緻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
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陰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
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
東乃以大斧爲大將軍府寮非掾河東縣戶曹任瓌河東縣帶河東郡舊曰蒲
坂　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
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通郃陽梁山
城縣界臨河謂左傳所謂梁山崩者也韓城郃陽二縣皆屬馮翊
郡隋所置也杜佑曰同州韓城縣漢夏陽縣有梁山龍門山宋
白曰今韓城縣西南三里有夏陽故城今縣理南二
十五里有少梁故城隋文帝分郃陽故城於此置韓城縣以古韓
城爲名　蕭造文吏必當挈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

聲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
河梁謂津橋前拒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　驍果從帝在江
都者多逃去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厭偶難以久處請
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
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　武陽郡丞元寶藏
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爲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
魏徵爲啟謝密隋志鉅鹿縣　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部西
取魏郡魏郡謂大名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爲魏州總
管召魏徵爲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
落拓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竇建德兵襲破黎陽倉據
徵進十策以說密密奇之然不能用初貴鄉長宏農魏德深隋志貴鄉
徵稅白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惟貴鄉閭里不擾有無
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
從事其鄰城管造皆聚於廳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譟猶不能
濟德深聽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惟戒吏以不須過勝餘
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
吏民皆欲獻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
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貴鄉父老詣闕請留德
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改書爲詐郡不能決

會持節使者韋藏等至兩縣訟之乃繼從貴鄉吏民歌呼滿
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合境悲泣竇藏深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
都所領兵聞竇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嚮慟哭而返或勒
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
滿野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
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吏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
帥數千人自原武濟河隋志原武縣屬滎陽郡　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部西
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兵襲破黎陽倉據
之隋志洹水縣屬魏郡後周置考異曰河洛記今年四月翟君彥
徵云又得回洛後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而九月魏徵啟
方猶取黎陽倉君彥爲機　黎陽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
欲虛張聲勢非事實也　萬考異曰唐李勣傳勣初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
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蓄其所一兄於眾人中即加處敬引之

以內藏誰志德按徵爲元寶藏作啟方謀取黎陽倉高季輔已爲
設令杜正倫爲羽騎尉郭孝恪先在密所足知此事爲虛今不取
以相誑耳羽騎尉武安郡屬州名武陽郡隋志魏德深本鉅鹿人家宏農河南
驍遣魏州隋改名武陽郡隋志魏德深本鉅鹿人家宏農河南
郡陝縣後魏之宏農郡也宏農郡後魏之西宏農郡也　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
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　隋開皇初改洛州爲永安郡
州後魏曰鄧州後周改申州大業二年改義州
尋改爲郡改光州爲弋陽郡改齊州爲齊郡
亦遣使附密密以粲爲揚州總管部分秦王道士徐洪客獻書於
密以爲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
之機凶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
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雲昊見於營室　乙卯
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　隋煬帝改熙州爲龍泉郡治陽川縣漢之緜
定陽縣也皆下之獠文成太守鄭元璹元璹譯之子也　屈突通追虎
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
考異曰創業注云桑顯和帥驍果數千夜襲長諧等軍
營諸及孫華等奉敎備環故拉慢之侗仰赴營設伏分擊通時摧

散書高祖本紀云義師不利大宗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願和潰散案太宗時未遣河西今從高祖實錄及唐史大宗傳　孫華

史大宗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

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于李淵造循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考異曰創業注戊午唐公親帥諸軍圍河東郡屈突通不敢出閉門自守城甚高峻又易可攻唐公觀義士等志誠遣登之南面千餘人應時而上時傅甬甚公命旋師軍人時速上城不時速我師常務入必斬之號銳先登恩無還路今取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時殺人得城卻何所用乃命遣師高祖實錄云驍勇十餘人已登其南城高舸在東原會繇雨高祖鳴角收眾由是不克溫大雅因爲麻美耳今不取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取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牽制大眾馮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

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察勝之威撫歸順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眾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庸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雪武功薛孝誼以蒲津中潬二城降（考異曰朝邑縣屬馮翊郡後魏曰南五泉西魏改爲其地當蒲津橋西唐改爲柯西縣梁大河爲橋故有中潬○潬音但）　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周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王世充韋霽王辯及河內通守孟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都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王隆帥邛黃獠者也）己未越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龐玉等帥偃帥兵與世充等合十餘

萬眾擊李密於洛口（考異曰略記作乙丑河洛記作十二日蒲山公傳九月十一日陳出東都案長曆是月己酉朔乙丑十七日也今從蒲山公傳）與密夾洛水相守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考異曰略記云世充擊密圍不摧城露布相繼而來百姓忻忻歡詠於道蒲山公傳云自秋徂冬凡經三十餘戰世充多敗績河洛記云四十餘戰世充纔功二書相違莫知孰實帝遣撫江都郡丞馮慈明是今者不取唯勝負有頃狀者存之）　帝遣撫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爲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元感舉兵偶脫罔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喻高旨莽卓敦元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闇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薩郎爲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慈明出至營門罹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宵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卽殺何須罵詈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饑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于是亂刀斬之

慈明子琮之子也密之克洛口也質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以其貳弱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有長孫慈明者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楓譙水竭士卒瘧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三月至於是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爲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留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季珣祥之子也　庾申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隋志朝邑縣關中有長春宮）　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

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御東方兵慰撫使賀蘭敦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宏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于志甯安養尉顏師古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屬武陽郡安養縣屬襄陽郡劉昫曰漢鄧城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後周廢山都樊城二縣入焉及世民婿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名籍以字行志甯宣敏之兄子子宣敏見一百七十五卷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師古之推之孫也顏之推見一百七十三卷太建九年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以志甯爲渭北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湯陰姜君素領河東通守隋志湯陰屬汲郡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考異曰唐書通鑑云將自武關趣藍田唐書通鑑云將自武關趣藍田考異曰唐書通鑑云將自武關趣藍田考異曰唐書通鑑云將自武關趣藍田考異曰

長安故城今從唐書宏基傳　城中出戰宏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晉志皆帥眾從之頓於阿城阿城直泰陵宮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盩厔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慮矣乃命建成巡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新豐縣屬京兆郡長樂宮故漢宮也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自盩厔歷鄠長安故漢之杜縣也至渭北營敕令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自馮翊渡渭過離宮圜苑皆能之出宮女還其親屬于淵引軍西行自馮翊渡渭過離宮圜苑皆能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春明門長安城東北面三門之中門也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邨落侵暴慶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還館於安興坊安興坊安城東面三門通化春明安興　巴陵校尉鄧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徹葛壁徐德基郭華丙陽張糊等謀據鄧叛隋志巴陵郡梁置巴州平陳改曰岳州大業初改曰羅州尋改爲都督府統巴陵郡後置巴州　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眾所服羅川令龐銑梁室之後羅川縣帥巴陵郡之羅縣　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眾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城召募得數千人銑嚴業計　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鮮散惟侍讀姚思廉在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詞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世食隋祿不能竭節盡忠而欲劫脅幼主將何面目以見天下後代乎眾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淵還合於長樂宮壞其五廟至是竊文昇已卒戊午秋陰世師背儀等殺以貢婁師德且拒義師俱帥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眾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銑而先見柳生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舉梁公勳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反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貿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爲若主矣因步出謁門柳生大慴伏地請罪銑貰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爲政且柳生爲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爲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以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陷中懼還舉六烽與倉城相應　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渡洛南餘眾東走月城月城益臨洛水築偃月城　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改代王宗室達者卖三族採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永吉先登事錄作雷紹今從舊錄作雷永吉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鮮散惟侍讀姚思廉在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詞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世食隋祿不能竭節盡忠而欲劫脅幼主將何面目以見天下後代乎

守常介然獨立如此則皆隋之良也唐公特以其後頓墓設家廟
拒守不下尚詠之勢以貧婪苛酷非其罪也考異曰隋書北史衛
元傳皆曰賊陷歸干家數萬中率撫文昇與
二人俱薄醫守宮不容獨免今從唐本紀　死者十餘人餘無所
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梁興淵有隙隋志三原屬京兆郡考異
商顏郡突厥始畜有四方之志因自鎮上變狀詔曰
都至長安道遠不通而北突大宗謀起兵烏紇尚未知知之猶不
從當擊突厥之時未有異志靖何從察知之又上疑當乘驛取疾
何爲自鎮也今依靖行狀云昔在隋朝曾經作旨及蔡城陷高祖
追責備言公抗敵五論特蒙宥釋但行狀題云魏徵撰非也案徵
以貞觀十七年卒靖二十三年乃卒蓋後人爲之託徵名又敘靖
事極佞諛無取惟此可爲據耳淵入城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
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
負志氣有文武才略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當立功立
事以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乎其勇韓擒虎每與論兵未嘗不稱
善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更部尚書牛宏見之曰

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亦與之善每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
牀爲我所有靖亦以素爲能識己及素卒靖哭之甚哀
　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懟愧請
戰於密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翟讓
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
密軍大潰世充大敗西走考異曰前已有丙辰戊午欲各依
密勿甲軍鄴之世充大敗西走考異曰前已有丙辰戊午欲各依
通鑑下文書成年兼書之　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冢宰總領
衆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謂兄柱國榮陽公寬粗惡人也謂讓曰天
子汝當自爲汝何與人汝不爲者我當爲之讓但大笑不以爲意
密聞而惡之總管崔世樞自鄧陵初附於密鄧陵縣屬潁川郡讓囚之私
府遣其貨世樞營求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
邊巡未就杖之八十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資

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
密因與左司馬鄭頲共說密曰讓貪愎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
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頲曰毒蛇螫手壯士解
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
讓與兄寬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周訊密密與讓寬斐仁基郝
孝德王儒信其坐單雄信等皆立侍考異曰洛記云密讓讓兄
從蒲山公傑　房彥藻鄭頲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
右止留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
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曰甚佳
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排刀立侍食未進密出頭
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寬

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勣出走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遥訶止之
單雄信叩頭請命密梓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爲密大言曰與君等
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
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箇箠下親爲傅創讓麾下欲
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雄
信伯當分領其衆申外遂定讓幾忍摩侯儒忌儒信貪縱故死之
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
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
密天資明決爲龍爲蛇固不可測也　壬戌李淵備法駕迎代王
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義寧尊煬帝爲太上王
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

軍事尚書令大永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曰於虔化門觀事虔化門在大興殿前東偏乙丑檢林驍武平原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悉咨質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覓淵謁之以爲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爲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斌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爲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爲樵長安城中六街苑城及都城渭水以易布帛可得數十萬匹淵從之己巳以李建成爲唐世子李世民爲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爲齊公

河南諸郡盡附李密唯滎陽太守鄭王慶梁郡太守楊汪尚爲

隋守密以書招慶爲陳利害且曰王之死世家往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豈敢不同此初慶祖父元孫早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從周文起兵關中元孫在鄴恐爲高氏所誅冒姓郭氏故密云然慶得書惶恐卽以郡降密復姓郭氏　十二月癸未義甯主追謚唐王淵大父襄公虎爲景王考仁公昞爲元王夫人竇氏爲穆妃　丁亥甘陽民曹武徹聚兵爲盜建布通聖　薛舉造其子仁果遜扶風賊帥據汧源拒之　汧源縣隋屬扶風郡據遣使招諭諭乃殺李宏芝請降於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衆諭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太守竇璡殺之據勢益張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間唐主淵已定長安遣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竇

璡帆俱出散關大散關在扶風郡陳倉縣西南安撫隴右左光祿大夫梁師都在大興縣西北偏乙丑檢林驍武平原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悉咨質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覓淵謁之以爲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爲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斌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爲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爲樵長安城中六街苑城及都城渭水以易布帛可得數十萬匹淵從之己巳以李建成爲唐世子李世民爲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爲齊公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蒲瑰及扶風漢陽郡相繼降于唐王淵隋改成州爲漢陽郡武都仇州之地也淵以竇璡爲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爲禮部尚書宋國公　婁敬緩軌進至長道元魏分上祿置長道縣隋屬漢陽郡爲群盜所敗引還唐王淵使通議大夫醴泉裴寂世讓安集唐弼徐黨隋志醴泉縣屬京兆郡後魏之宜安縣也與舉相遇戰敗爲舉所獲舉所署時棄攻扶風將世讓至城下令給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僞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盡於此矣宜固守以俟安全舉重其執節亦不忍害及仁果平乃得還　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誅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自金川出巴蜀徵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隋志金川縣帶西城郡屬西魏改曰吉安後周以西城入焉大業三年改曰上廉後曰吉陽西以其地有金也自金川出巴中自巴中則至蜀矣　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元悉力苦戰忠元爲流矢所中顧揺衆心忍而不言更入敵陣者再三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

事雨主恩願陛下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悅之唐王淵遣其家僮召之逼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悉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卽以城降文靜遣寶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弘州湖城縣有稠桑驛通結陳自固寶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

考異曰革命記高祖命諸將擊通通走出潼關仍令通子壽追軍以城降文靜安縣亦屬河南郡其地在陝東則取宏農郡升宏農宮取之矣

唤父至關乘追及之壽告通云天下今既喪亡相王舉義兵平定禍亂大人須轉禍爲福以自保全單馬輕身將欲何往通此賊何由可耐引弓射之壽招喚通兵士並悉放仗來降壽乃馳

甲辰唐王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雲陽志武功二縣皆屬京兆郡煬帝改縣尉爲縣正考異曰創業注十一月甲子遣使慰諭巴蜀實錄在十二月甲辰皆歷在十二月甲辰唐王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隋志雲陽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四　隋紀八　煬帝大業十三年　三十一

未知創業注所云者卽俊等耶爲別使也今從實錄　乙巳方與賊帥張善安襲陷灊江郡隋志方與縣屬彭城郡煬帝改廬州爲廬江郡因度江歸林士宏於灊章士宏疑之營於南塘上煬帝改洪州爲豫章郡水經注南昌縣南塘本通大江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大江南江也善安恨之襲破士宏焚其郭郭而去士宏徙居南康蕭銑遣其將蘇胡兒襲豫章克之士宏退保餘干煬帝改廬州爲南康郡餘干縣屬焉銑都有烏程來巢其帳幄驅不能止有石自江浮入於揚子曰光四散如流血帝甚惡之

戊寅大業十四年春帝詔皇泰元年實建德五國元年李軌安樂元年朱粲昌達元年皆歲煬帝廣業帝伯李密詳仁果俱亡井林士弘武周梁師都銑凡八僭國　春正月丁未朔宴羣臣於殿上殿贊拜不名隋志梁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秦漢以來天子殿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變陳都督銑凡八僭國　春正月丁未朔宴羣臣於殿上殿贊拜不名隋志梁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秦漢以來天子殿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變也近代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庶象劒言象趨劒局武帝時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至開皇初因襲舊式朝服升殿亦不解

焉十二年因蔡徵上事始制儿棚會應登監坐者御筵俱起其不坐者勅召奏事及須升殿亦就席解劒乃登翁言訖門內史令侍郎舍人旣夾侍之官則不脫其劒皆奏刃非殿又撰哥威康元年定令敎事自天子以下皆衣冠帶劒今天子則玉具火珠鏤首惟侍臣帶劒上殿自玉公以下非殊禮引升殿皆就席解劒後升殿下曰駕華下曰駕華下曰駕諸非侍臣皆殿升殿曰唯冤服及具服著之殿則諸服皆用凡朝會賀拜則曰某官某不名亦不稱臣　遹欲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曰以百數　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據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巳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渡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眾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語

溼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考異曰隋書北史李密傳曰世充復修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眾以軍密密出擊之官軍稍卻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趣河陽其夜雨雪尺餘眾聞之者死亡殆盡王世充時曰充必將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溼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溝山公傳曰世充移營就洛水之北與密隔洛水以相望密乃築長城據保壘週迴七十里以自固十五日世充與密戰於石窟寺東密軍退敗世充度洛水以來之逼偪城負營壘密縱兵挾戰世充兵馬稍卻死者不可勝數密又令露布上府日世充復修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眾以軍密密出擊之官軍稍卻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趣河陽其夜雨雪尺餘眾聞之者死亡殆盡王世充時曰充必將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溼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溝山公傳曰世充移營就洛水之北與密隔洛水以相望密乃築長城據保壘週迴七十里以自固十五日世充與密戰於石窟寺東密軍退敗世充度洛水以來之逼偪城負營壘密縱兵挾戰世充兵馬稍卻死者不可勝數密又令露布上府日世充及王辯才綽又於倉城北徐度水南戰還

忽降凍殆盡今參取眾書日從溝山公傳雨從河洛記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屯含嘉城營在東都之北秦瞢書玉世充傳含嘉倉城也　不敢復出密勝乘進據金墉城修其門堞廬舍而居之鉦鼓之聲聞於東都未幾擺兵三十萬陳於北邙南遏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考異曰隋書列傳不言戰日溝山公傳此戰在四月九日酈記亦云四月乙未李密率眾北據邙山南接上春門段達韋津出兵拒之兵未交而達韋先遁入城眾遂潰亂乙未二十一日也今據河洛記正月十九日世充又與密戰於上春門外韋津沒焉又二月壬寅彭澤與竇建德書亦云幕府以去月十九日親蒞虎牢四月己酉朔二十日與事多差互不合今日從河洛記事從略記及隋段達韋津傳補之新舊書韋安石傳津安石之祖也拒戰於上東門外兵敗為密所囚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充僭號深被委遇及洛陽平商祖與津有舊微篡譯大夫出為陵州刺史李與隋書異未知孰是　於是偃師柏谷

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續等各舉所部降於密鴻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考異曰河洛記云盧祖尚許世表於密案祖尚本起兵宣陽事恐不爾今不取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王李淵為左元帥秦公世民為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徇東都　東都乏食大將軍元文都等棄守城不食公擒者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五品以上通用象牙　二月己卯唐王李淵遣太常卿鄭元璹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南陽郡守賈閏甫舉城降　辛巳唐王淵改南陽郡為南都置百官以元璹為納言　壬午唐王淵改南陽郡為南都置百官以元璹為納言　壬午唐王淵改南陽郡為南都置百官以元璹為納言　壬午

曰昔在雍邱曾相追捕事見一百八十三卷大業十二年射鉤斬袂不敢恨幾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鴈塞待之彥藻以書招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塞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德仁有眾數萬據林慮山衛州倚爲汲郡北障林慮山在魏郡林慮縣四出抄掠爲數州之患　三月己酉唐王李淵以齊公元吉爲鎮北將軍考異曰創業註改太原留守爲鎮北府在去年十一月己巳蓋因元吉進封齊公言之耳今從實錄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都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　帝在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后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嘗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宏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隋初門下省統城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六局各有直長煬帝以城門尚食尚藥御府等五局隸門下省改符璽爲監門郎又置司醫醫佐等官意者醫正即司醫也動侍三侍之一也皆與

丹楊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虬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謀曰楊帝置左右監門府有直閤各六人正五品　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則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宏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隋初門下省統城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六局各有直長煬帝以城門尚食尚藥御府等五局隸門下省改符璽爲監門郎又置司醫醫佐等官意者醫正即司醫也動侍三侍之一也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后陽驚曰聞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爲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纜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密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竝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靜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爲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猶快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考異曰趙郡公傳曰趙行樞楊士覽以司馬德戡謀告化及化及兄弟開之大

喜因引德戩等相見士及說德戩等曰足下等因百姓之心謀非常之事直欲走逃故非長策德戩曰爲之柰何士及曰官家雖言無道臣下尚假假期之間公叛亡必急相追捕竇賓之事誠鑒在近不如靡物士馬攻其官門因人之欲猶屋香因事必克成然後非立則世天下可安吾從無患矣動靜一柬公等坐延榮祚繼重不成威弊大振足得官家勝懼不敢輕相追討遲疑之間自延數日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衞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勢太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勿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彼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爲亂兵所殺裴虔通自玄武門入帥衞者俾呼有賊虔通乃遣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衞者令前遇將軍獨孤盛時內直衞陳兵廡下以拒之詐曰天子在此爾等何敢兇逆吮兵核戰兵皆倒戈虔通謂盛曰公何暗於機會忽語不及彼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爲亂兵所殺考異曰蕭山公傳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勿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裴虔通自玄武門入帥衞者俾呼有賊虔通乃遣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衞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衞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勢太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勿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

德戩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衞士虔通自玄武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

德戩等引兵自元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

兵排左閤魏氏收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

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窗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乎對曰臣不

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閤虔通本帝爲晉王時親信左

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

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爲上江來船未至

夏日以上為上江　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俯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宮城門也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遍帝乘之帝嫌其鞍勒敗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乎遷與手與手謂舁人舉有是言言與之齊手而殺之也宋孝建初群安都助順有大功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罪為林慮令群淑之所鞫安都曰群淑之鞫我從弟特往訓殺之元景曰小子無宜過應往與手甚快安都既罔馬元景復呼使入車讓止之此與手之徵也帝問世基何在賊竊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淫奢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化及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

欲獻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兒秘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晶梁公蕭鉅等及其子護兒子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眾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亦謂禍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江陽縣帶江都郡漕廣陵也大業初更名蘊與惠紹謀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彼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數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播郎世基小字也世基宗人伋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渡同死何益熙曰乘父背君來生何地咸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為驍果取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馬

首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及集眾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宏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慟不可行宏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尘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顧踣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時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霍陽王楷妃河南元氏之女也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是化及殺楷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鞭之百餘妃辭色愈厲因取鏡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見辱我之罪也不食而卒　唐

出師命將不料眾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慑受縛謀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焉之中實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況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羣盜乡出廝役之中無尺寸之資十家之產曼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惟前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為敵眾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陳是皆基禍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肘覆踵猶爐炭帝魂魄氣慴皆絕雨京謀竄身于江湖冀永錫之齊連既而禍生設下壑起舟中思卒告而莫追唯請死而後可身乘前巢之野首縣太白之旗子孫勦絕宗廟為墟夫以開皇之初比

于大業之盛庶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眾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輕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謀人則句麗不侔於陳國商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卻渾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纂臣如寇讎勢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阽危邦圖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羣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故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

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稽其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幷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羣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節矣

唐王李淵徙泰公世民爲趙公　戊辰義甯主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爲李淵爲相國總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淵謂僚屬曰此詔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淵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爲相國府其九錫殊

禮皆歸之有司　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棱爲江都太守綜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爲御營前別立帳化及及親事其中伏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煬帝改徐州爲彭城郡）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煬帝嘗將正四品掌領驍果馬領左右府　使將給使營於禁內既立御營以郎將之內宮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將錢傑（煬帝置十二衛府每衛置護軍爲虎賁郎將而置虎牙郎將副焉）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悅首事讎受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諂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譁知事覺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

則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鬬死

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　武康沈法興自稱吳王以吳郡劉昫曰吳分烏程餘杭二縣立永安縣晉改爲永興又改爲武康唐分屬湖州　世爲郡著姓宗族數千家時爲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以討化及爲名（考異曰太宗實錄唐高祖紀二月法興據丹楊起兵案法興起兵討化及當在弒逆後）北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楊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　陳國公竇抗唐王李淵妃之從兄也與淵少相親狎楊元感作亂時淵統兵隴右抗言於淵曰元感爲我先耳李氏名在圖錄可乘其便淵曰無爲禍始何言之妄也後煬帝使抗行長城於雁武（行猶行也）聞淵定關中抗對眾而拜曰此吾家姝壻也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之主癸酉帥靈武鹽川等數郡來降（煬帝改靈州爲靈武郡曜

川郡　淵見之大悅握手引坐曰李氏竟王如君言矣因縱酒爲樂　夏四月稽胡寇富平隋志富平縣屬京兆郡杜佑曰稽胡一名步落稽蓋匈奴別種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將軍王師仁聚破之又五萬餘人寇宜秉相國府諸議參軍竇軌將兵討之戰於黃欽山宜秉富平縣志宜君

2083997

S
2121.5
15a

ZW 21101000561182

軍襲殺化及史立孫嵬爲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爲外助孟海公據陳州遂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宏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爲遊獵至後軍德嵬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譲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嵬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過於昏情不得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長化及之弟弼帥衆具牛酒迎之李密據鞏洛以拒化及洛水至鞏入化及不得西引兵向東郡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　辛酉李密將井陘王君廓帥衆來降隋志井陘縣屬恒山郡考異曰太宗實錄曰王君廓陳井陘之役勒先往陳之因爲帥入定鄴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君廓遂略鄴郡悉往投之因爲皆出太宗實錄稱李密潤王君廓降從君廓傳　君廓少無行善盜嘗負竹

笥如魚具內覆逆則見獲緒者以筍發其頭不可脫乃奪緒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聚兵爲盜有衆數千人與賊帥翟霸鄧豹合軍虞鄉縣分置虞鄉縣隋志屬河東郡　唐王季凝與李密俱遣使招之霸豹欲從凝君廓僞與之同乘其無備襲擊破之奪其輜重李密密不禮之復來降拜上柱國假河內太守　蕭銑郎皇帝位追百官準梁室故事謚其從父琮爲孝靖皇帝祖嚴爲河間忠烈王父瑒爲文憲王封酇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爲王追宋王楊道生襲南郡下之徙都江陵場帝改荊州爲南郡江陵仍改南郡爲江陵郡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使與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浩繙御注南朝將張鎮周王仁尊等拒之既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銑欽州刺史馮長真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煬帝改欽州爲南越郡長真刺史文帝所命也變杜鄯據